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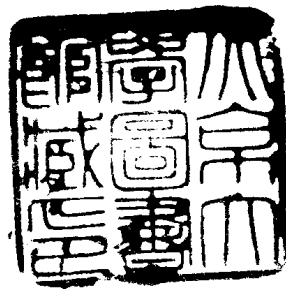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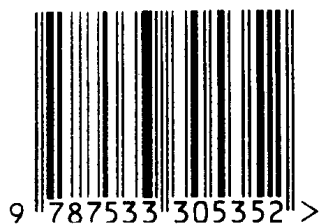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3085/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4.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二六一冊目次

史部·職官類

南臺舊聞十六卷

〔清〕黃叔瓚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一

御製官箴一卷

〔明〕宣宗朱瞻基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 二〇二

牧津四十四卷

〔明〕祁承燾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 二一三

南臺舊聞十六卷

〔清〕黃叔瓚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臺舊聞

十六卷》提要

古之仕者心敬其官官宿其業而修其方精能之至賈入乎神五行可分而主神龍可恭而授司馬司空倉庾之屬咸世其官以為姓氏非若後世遷除更代傳舍其畧也降及春秋其風未改晉悼公使為太傅者修范武子之法為司空者修士蒞之法是故古之仕者難而易任之專也後之仕者易而難責之備也漢以來職掌繁重體勢軒揭表裏百司幹維攸繫莫過於御史臺北平黃玉圃先生任御史精白一心恪居官次退食之暇必稽於藝訓而諮於故實於是南臺舊聞之纂祖范以通家末契得受而讀之讀竟作而言曰有虞命官尚矣周書立政篇首文極奧竒周公稽首而告啟其端未發也在廷咸戒於王不過祇誦官名不益一語公即繼以歎美知恤兩字義蘊無窮何簡妙若此至於周官冢宰一職挈要提綱包絡巨細朱子所謂從聖人廣大心中流出者又極其詳密茲編可謂詳矣詳而不蕪體要兼該前八卷建官命職之

南臺舊聞陳序

一

源流也後八卷居官奉職之軌迹也身為監察上誌提綱明有統也官之低昂添省職之分并重輕惟上所令代有不同至於顧名思義以守道為守官前哲之話言行事炳炳烺烺古今一揆也易是輟而足為永戒者亦古今一揆也先生學古入官典常作師纂是編網羅徃代未載本朝蓋以

國家令甲藏諸冊府布在有司較若畫一非如徃代傳聞異詞數典易忘待考信而詮次也且

南臺舊聞陳序

二

是編用以裊躬而率人所謂宿其業修其方者非以為當世得失之林也故目曰舊聞云爾不遺禱昧屬為校讐且序其端范也何敢為序辭不獲已聊託於子政子固校書皆序之之例而作序亦無嫌進越焉常熟陳祖范拜譔

周官御史為太史之屬掌受冢宰之成法著令而布之邦國都鄙職任甚輕故其下屬史至百二十人以所司惟贊書也至漢較重迨唐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然後其重與公卿相倚朱子謂太宗所以致治之根源端由於此唐以後任是職者多自矜奮以不能其官為恥余以非材濫與茲選又奉

簡命

巡視臺灣大懼隕越每覽篇籍凡事關職任前賢風節可為後世表儀及枉道徇私垢污在人萬類者輒

默識焉以自鏡又念自唐杜易簡至前明劉宗周紀御史臺事以為法戒者無慮數十家而久之皆凋零

南臺舊聞自序

磨滅間有存者購索甚難

本朝董正治官

列聖明目達聰諸前輩讜論嘉猷科抄始出為海內傳誦者不少而余所聞見多闕乃按前史附以所聞知分為十三類存其崖略觀省之餘兼與二三同志交相砥礪至於旁搜博採備輯章疏以繼歷代名臣奏議之後則博雅君子當別有權錄非寡昧者所能任也唐分臺職為二以中書省為西臺御史臺為南臺故今所述名曰南臺舊聞云

康熙壬寅初秋中憲大夫巡察福建臺灣湖廣道監

察御史內陞正四品黃叔璥識

南臺舊聞自序

凡例

南臺舊聞為監察御史而志也故事臺無長官彈劾不相關白是編當從監察始然而御史臺表正紀綱闕之則事體不備志提綱

古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中丞即今左右副僉都御史通典治書侍御史舊御史中丞因附中丞之後皆憲長也其居官事蹟卓然可紀者分附提綱之後為臺官表式焉

官署異名曰府曰臺曰院曰寺所謂三院五院

南臺舊聞凡例

者皆布列於御史臺中無可分也次憲署

御史位亞於大夫中丞風紀之任則同隋始置監察代有沿革然檢校之職憲旅之司皆蘭臺也唐有臺院侍御史隸焉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今併其二於察院則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宜並錄也次建置狐裘表萬民之望大車懾淫佚之思儀之效也獬冠絳幘八印三駟體莫崇焉然風裁峻整之目單騎不損重籠街不加威次官儀

官或要而不雄或雄而匪要御史則雄要兼之
所以儀型百僚為耳目紀綱之司其何以充
稱厥職次職任

監察所掌實繁且劇國有大政集閣廷預議內
而獄訟勅下臺推案有故出入會法司理辦
之外而糾繩四方與夫督學監紀邊屯河漕
鹽茶之屬非止一事次差判

犯顏廷諍以補衮職鋤奸詰慝以清周行白簡
青蒲薦鴈搏擊可敬可慕之迹班班可考則

南臺舊聞凡例

二

讜論切諫彈劾宜連類而志

乘傳而出御命而入澄清矜恤多所平反紓九
重之憂勞培萬姓之命脉斯無忝五術六察
之任次按錄

危言正論倘儻非常之人所樹立也而丰裁峻
整實始基之一旦臨大節百折不撓伏鉄質
而不辭節槩凜然於今為烈次風節

旁搜博採遇有異事可傳一行可表不忍棄遺
恨多放失又或書及先世知胎謀之有由事

屬後見見清芬之勿替凡以申仰止非徒備
談資也以雜錄終焉

茲編所載前明事實從前雜取裨官野
史毀譽失真乾隆四年明史成悲為改
訂庶可信今傳後

南臺舊聞凡例

三

南臺舊聞目錄

卷一

提綱一 御史臺 都察院

卷二

提綱二 御史大夫 左都御史

卷三

提綱三 御史中丞 治書侍御史 副都御史
金都御史

卷四

憲署 登聞鼓院附

卷五

南臺舊聞目錄

建置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卷六

官儀

卷七

職任

卷八

差判

卷九

讜論

卷十

切諫

卷十一

彈劾

卷十二

按錄

卷十三

風節

卷十四

鑒戒

卷十五

南臺舊聞目錄

雜錄上

卷十六

雜錄下

二

鑒定

參校

桐城方苞望溪

門人高從龍雲壘

宜黃鄒山少水

姪千人證孫

常熟陳祖范亦韓

元鐸振路

元特容萬

登賢雲門

男 守謙若谷

南臺舊聞

南臺舊聞卷一

北平 黃叔瓚

王圃輯

提綱一

御史臺 都察院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

法令焉掌贊書周禮春官

吳氏曰內史書王命外史書外令御史為二官之屬

則贊二官之書魏氏曰御史所贊冢宰治令書寫藏

其副

瓊山邱氏曰御史之名始見於此然其所職者乃邦

南臺舊聞卷一

國都鄙之治令以贊冢宰者也漢因秦制而設此官

則專以司糾察之任名雖同而制則異矣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掌贊書而投法令戰國時亦有御

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

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通典

杜周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

府也又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

府也漢書注

金吾車輻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末御史大夫司隸

校尉得執焉古今注

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
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晉書

梁及後魏北齊謂之南臺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
中尉宋游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

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亦曰霜臺潛確類書

梁武官班多同宋齊之舊御史臺掌糾察彈劾中丞一
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

史各十二人煬帝三年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為
三臺隋百官志

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
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其鞠案禁繫則委之

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滋其
奸又案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

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有
風聞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而後彈之將有彈

奏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武后時改置左右肅政二
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

又置肅政臺使六人受俸於本臺與御史同尋罷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龍
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太極初竇懷貞

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

南臺舊聞卷一

二

之官並隸焉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
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內供奉裏行者各
如正員之半通典

員數品從唐制大夫正三品百官志一員中丞二員百官志
志正四品六侍御史百官志六員從六殿中侍御史七
典正五品六典四員正六六典六員百官志十五員六典

唐三省舉綱維御史臺肅庶僚廣治平略

唐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
臺而以御史臺為南臺故今都察院可稱南臺不可

稱西臺惟唐人稱李栖筠為李西臺宋人稱李建中
為李西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猶近理栖筠官御史

大夫而呼西臺則不可解矣分甘餘話

御史臺事總朝綱職司天憲五代會要

御史臺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
彈其屬有三院凡祭祀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

宋仍唐制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
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

事中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
員副中丞判臺事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於是以御

南臺舊聞卷一

三

史專領六察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銜者亦除去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監察使至是使名悉罷 文獻通考

治平元年閏五月詔御史臺閣門十日一具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為冊月上之 烏臺筆補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忘道荒政弗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

南臺舊聞卷一

四

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之餘可知矣

御史臺太宗會同元年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會同九年見御史大夫耶律斛里重熙七年見南面侍御壯骨里 遼志

御史臺登聞檢院隸焉御史大夫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常有陳訴者付臺治之御史中丞貳大夫侍御史二員掌奏事判臺事治書侍御史二員殿中侍御史二員每遇朝對立

於龍墀之下專劾朝者儀矩凡百條假告事具奏目進呈監察御史十二員掌糾察內外非違刷磨諸司察帳並監祭禮及出使之事 金百官志

金制大夫一員從二中丞一員從三侍御史二員從五治書侍御史二員從六殿中侍御史二員正七監察御史十二員正七 烏臺筆補

張雄飛奏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察兒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曰卿等既為臺官職在直言朕

南臺舊聞卷一

五

所行未善亦當極諫况百官乎汝宜體朕意人雖嫉汝朕能為汝地也 元史

至元五年命張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德輝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陛下宜慎思之有頃復召曰朕慮之熟矣卿當力行之對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毋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其徐行之 同上

至元改元之五年秋七月臺肇建於以配肅天德用昭太微執法之象詔前平章政事塔察公為御史大夫曰中丞曰殿中侍御史以帖赤木八刺撥灰貳焉曰侍

御史曰治中曰監察御史純用漢人一切事宜率循舊典其裏行十有二人令各舉所知以充員數烏臺筆補

元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

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糾彈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歷代名臣傳

至元五年始立臺建官設大夫一員從二品十九年陞從一品至治後定置御史大夫二員設中丞從三品治

書侍御史從六品十九年陞中丞為正三品治書為正

南臺舊聞卷一

六

六品大德十二年陞中丞為正二品治書侍御史為正三品至治後置中丞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元百官志

大夫中丞為上臺侍御以下為下臺烏臺筆補報午時省即起然後臺起六部視臺起然後部起同上

元御史臺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鞠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登聞檢院

隸焉南京都察院志

明太祖吳元年設御史臺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又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十五年

改都察院設監察御史八人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為

之又分設十二道監察御史十七年陞正二品定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僉都御史左右各一

人十二道各設監察御史建文元年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二年改為御史府設

御史大夫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為拾遺補闕靖難後復故左右都御史掌風紀副僉

都御史為之貳十三道監察御史有分道無專官一人常兼數道河南道獨掌內外考察之事十三道各奉其

職明會典

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

南臺舊聞卷一

七

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

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陟黜大獄重囚會鞠於外朝偕刑部大理讞平之蓋六部

至重然有專司而都察院總憲綱惟所見聞得糾察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銜者有總督有提督有

巡撫有總督兼巡撫提督兼巡撫及經略總理贊理巡視撫治等員其奉勅內地撫巡外地各專其勅行事明職官志

明初設御史臺其後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

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為都察院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七年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其巡撫自永樂十九年勅大臣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考察官吏宣德初年添設漸多始命巡撫官每歲八月赴京議事初各處巡撫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而都御史之差多本院堂上官更代至正統十四年以後國家多事於各方面邊防有險要者始有專職鎮撫景泰四年以鎮守尚書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礙於是盡改為都御史初名

南臺舊聞卷一

八

巡撫或名鎮守後定為巡撫兼軍務者加總督贊理堂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兵備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等項皆隨事異名若邊境有事又有總督提督總制參贊贊理及經略巡視之名各處巡撫員缺廷推各衙門資望相應者陞補非復本院堂上官更代之舊矣

廣治平略

明太祖諭御史臺臣曰為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貪穢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為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為賢則墮其術

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無敢誰何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為不肖則失人矣 又謂憲臺劉基章溢周正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憲臺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官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於臺憲何以異故審已不可不慎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于公陰德子孫貴顯天道昭然至可畏也

南臺舊聞卷一

九

宣德七年御製都察院箴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糾違繩愆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直與明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數達民隱察舉官邪必究大體毋刻毋頗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賄遷毋以勢備敦仁之存篤義之行冰霜之清松柏之貞凡爾憲臣敬慎以勗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姘姘緘默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已庶懋爾績庶輔予理

中外之官莫難於風憲莫危於風憲曷謂難人之所趨者不敢趨人之所樂者不敢樂人之所私者不敢

私所謂曉曉者易缺皎皎者易汚非難而何曷謂危入焉與天子爭是非出焉與大臣辨可否至於發人之奸貶人之爵奪人之官甚則罪人於死地一或不察而反以為辜則終身無所控訴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所謂危且難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誠置死生禍福於度外庶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或奏對於殿廷之上平心易氣惟事上陳理誠直從容婉轉而益直理誠屈雖抗厲激切而益屈夫僥僥其色辭非惟有失事上之體而於已事亦無所益古之攀檻斷鞅曳車軻輪者皆務危事迫不得已而為之苟事不至於是殆不可以為法

南臺舊聞卷一

十一

察院條約

劉氏曰御史之官職古今屢變矣以御史掌書傳命而兼記事之職者周與戰國也以御史平章報奏而兼察劾之任者秦漢以來也唐之御史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訟獄之事宋之御史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諫諍之職此其官職沿革之大略也御史之官署古今屢變矣漢謂之御史府又謂之御史大夫寺謂之憲臺又謂之大司空府唐貞觀謂之御史臺天寶謂之肅政臺左臺以察朝廷右臺以察郡縣至宋則又有

臺院殿院察院之三院又有中臺西臺南臺之三臺此其官署沿革之大略也以其名之異則唐以御史大夫為臺長中丞為之副侍御史為之屬殿中以糾朝會班序監察以察祭祀獄訟而此外又有御史裏行之屬宋之御史大夫為空官中丞為臺長臺院有侍御史殿院有殿中侍御史察院有監察御史而此外又有御史知雜之類是其名之異也以言其任之重則漢之御史中丞入朝與尚書令司隸專席而坐北齊御史中丞出朝與皇太子丞相分道而行赤棒前呵則王公避路繡衣行部則守令解綬言及乘輿

南臺舊聞卷一

十一

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白簡飛霜臺強屏迹朱衣杲日奸邪授首是其任之重也

博物典彙

南臺舊聞卷一

北平 黃叔瓚 玉圃輯

提綱二

御史大夫 左都御史

端門次東第一星為左執法廷尉之象端門西第一星

為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 史記天官書注

御史大夫秦官漢因之位次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

故事選郡守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成帝綬

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哀帝建平二

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帝從之

南臺舊聞卷二

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 更始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建元元年光武東巡以張純

視御史大夫從 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魏黃

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

左右焉晉初省之此皆為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 通典

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是宰

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

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

雖與人主親近權勢尊重然亦是御史大夫之屬事下

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而可否之於是下之郡

守下之諸侯王蓋尊者行其尊而卑者行其卑也及其

後以御史大夫抗丞相之權對立而為兩府郡國事不

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意平章之 太平經國

漢繡衣直指即秦時御史大夫 通典

諸乘傳者持尺五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 前漢平帝

秦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光武廢丞相與御史大夫

而以三司綜理眾務 隋百官志

自御史大夫改為司空遂專為政府之官不與臺涉歷

代乃以中丞為臺長及隋避忠諱始復設大夫而省中

丞 閱史約書

御史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政朝列

南臺舊聞卷二

中丞為之貳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者與三司詰

之凡中外百僚之事應彈劾者御史言於大夫大夫事則

方幅奏彈小事則署名而已若有制使覆囚徒則刑部

尚書參擇之凡國有大禮則乘輅車以為之導 唐六典

唐李華御史大夫壁記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

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行

御史大夫其任也用舍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

宜錯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

正於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

之雄雌與德輕重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

副丞相相關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
 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畧古曰府近曰臺
 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
 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
 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
 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
 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徽
 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或分左右肅
 政罷置不恆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
 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

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
 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
 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
 御史大夫宋初不除正員止為加官檢校官帶憲銜有
 至檢校御史大夫者元豐官制行亦並除去 宋職官志
 御史大夫從二品朱衣直宣八人捧橈官四十人紫衫
 帽銀偏帶交椅用直背銀間粧青絲絲結邀鳴三人傘
 用朱浮圖與品官同惟直宣御史臺稱通引以俛使班
 祇人充御史中丞從三品引接六人捧橈官一十八人
 及邀鳴服紫衫銀帶銀裏圍背交椅與品官同惟中丞

引從則給緋衫並用銀水確鐮孟益牙杖骨系大劍
 各兩對以次執之服皂衫帽塗金銅束帶 金儀衛志
 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姚天福言於世祖曰古
 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
 張有一蛇二首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 元史
 元世祖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
 醫兩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自庚申
 帝御極燕帖木兒為相即用其弟買里古思為御史
 大夫太平既敗繼用伯顏為相即用其弟脫脫為御
 史大夫脫脫為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為御史大夫
 及脫脫見貶荅麻矯詔醜之遂以荅麻為相即用其
 弟雪雪為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設
 是官本以防權奸膠固黨與盤結之患使之有所防
 範擊刺以正國勢及其末世省臺要任乃皆萃於一
 門殊失養猫捕鼠畜犬防奸之意而使莽操懿溫之
 倫居之已不迨順帝而後宗社為墟也 鴻書
 明初設左右御史大夫洪武十三年罷 續文獻通考
 洪武中命湯和等為御史大夫論曰國家新立惟三
 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
 臺糾正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為

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正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 秦明夢餘錄

洪熙元年諭吏部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曰都御史十三道之長都御史康御史雖不才亦知畏憚今不才者無復畏憚矣時左都御史劉觀有貪名 明紀事本末內閣張孚敬疏曰昔唐韋思謙為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嘗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鵝鸞豈衆禽之

南臺舊聞卷二

五

偶乎宋杜行為御史中丞宰相而下畏之曰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國朝顧佐為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貪墨不法許穿緋衣當御前加糾舉就行李問故都御史凡衣緋入朝之日必有糾舉大臣莫不股慄今此職不舉故大臣無忌憚朝多貪墨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掌院官必在得人始能召率撫巡揚厲百司其守令等官一有慢令害民者撫巡官即按之無貸撫巡官一有不奉法者掌院官即按之無貸則法無往不行矣 同上

事蹟

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王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 綱目

丙戌以鼂錯為御史大夫丁亥七國反殺鼂錯初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帝即位錯說上曰吳王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之人謀作亂今

南臺舊聞卷二

六

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反急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請斬之 同上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大行王恢議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上許之 前漢書張歐元朔中為御史大夫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同上元朔三年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春罷於海郡時通西

南夷東至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疲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綱目

卜式傳元鼎中徵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繇是不悅式

前漢書

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

上誠知人

同上

魏相遷御史大夫時霍光子禹復為大將軍兄子山秉樞機諸壻據權勢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

南漢書開卷二

七

夜詔門出入相因平息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職世卿今霍氏驕奢放縱恐凌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

同上

神爵三年蕭望之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

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

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

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上從其議

同上

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

耶

太平經國書

杜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氏族博考

南漢書開卷二

八

貢禹為御史大夫言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純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奸臣遠放調佞放出園林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前漢書

元帝時華陰守臣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直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

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奸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同上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言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靈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

南臺舊聞卷二

九

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同上谷永疏言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薛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舉措時當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惟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同上朱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

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為百僚率哀帝從之乃更博為御史大夫同上

丞相王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凶凶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眾心上感其言止數月卒下詔封賢高安侯孫寵方陽侯息夫躬宜陵侯歷代名臣傳

南臺舊聞卷二

十

漢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因學紀聞魏元忠聖歷二年遷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唐書列傳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同上韋陟除御史大夫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同上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
答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鵬鴉豈眾禽之偶柰何
屈以狎之 潛確類書

至德元載顏真卿至鳳翔謁帝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
昧日不暇給真卿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
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
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遂奏改之帝以為達識 唐書列傳

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方挺無所屈元載所厚栖筠并劾
之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頽雜侍栖筠以任國風
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 同上

南臺舊聞卷二

十一

李勉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
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救吏治數百人具以餽至
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
修具朝恩啣之 同上

元和初召李元素為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難其人
補而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既而一不建白
為容容持祿人人失望 同上

自唐初來歷五院惟二人李朝隱張延賞五院謂監察
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也 南部新書註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棕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

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棕李宗閔之黨故造此
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槩觀焉無此事
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閒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困學紀聞

文宗謂宰臣曰牛僧孺可為御史大夫鄭覃曰頃為中
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帝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 白
孔六帖

大中中李景讓進御史大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
監察御史盧祐威肅當朝貴戚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
其糾彈 唐書列傳

南臺舊聞卷二

十二

天成元年以李琪為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 五代史
至元十四年相威拜行臺御史大夫乃上奏曰陛下以
臣為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司為耳目倘非其人
是臣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
清其選每除目至必集幕僚御史議其可否不協公論
者即劾去之 元史列傳

至順四年脫脫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
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
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
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 同上

鐵木兒塔識至元五年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為苛燒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其妻孥祖宗聖制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為令同上

太平姓賀氏名惟一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特賜姓蒙古而改其名同上明太祖率諸將進攻集慶路馮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太祖嘉福壽之忠為棺衾以禮葬之并建祠明紀事本末

南臺舊聞卷二

七

建文二年御史大夫練子寧執李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臣備負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南京都察院志

宣德二年前問朝臣中可使掌憲者士奇曰顧佐廉公有威乃以佐為都御史與壘書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二十餘人憲臺肅清廣治平略

成化十三年左都御史李賓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藉者多為賈書誘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究死相屬無敢言者故賓奏之明紀事本末

弘治元年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是春帝籍田雜劇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二御史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專罪言官遂得釋明通紀

弘治時戴珊為左都御史一日與劉大夏侍坐帝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容何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而廉且屬勿廷謝曰恐為他人所忌也明史列傳

正德年間少保胡世寧官左都御史時嘗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

南臺舊聞卷二

四

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同上

萬歷末朝政廢弛都御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孫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瑋素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明年即予告歸同上

趙南星拜左都御史天啟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忤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卒置四人不謹巡方向有題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

西徐揚先宣大李

並劾奏之巡方者始矣

鄒元標拜左都御史明年

京察專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

十二人諸臣多獲昭雪孫慎行之診

疏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

自解於世語極激切及陛辭上老臣去國情

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為傳誦同上

高攀龍辭免重任疏都御史者天下之事皆得而言

之臣工之邪皆得而糾之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

南臺舊聞卷二

五

而後可以潛消人之陰私自心先無隔礙而後可潛

通人之隔礙至於御史簪筆朝端公論之明晦由之

持斧寓內一方之安危由之必為之長者聯為一體

萃為一心惟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後可弘

濟於艱難不然御史之失職即都御史之失職此之

關係何如重大乃以臣之薄劣當之是易所謂覆餗

者也 又自請罷黜疏御史陳九疇論新推山西巡

撫謝應祥及文選司貢外夏嘉遇與九疇互相奏辨

事隨奉嚴旨處分矣臣諫臣之長以諫為職當有顯

諫顧伏而思之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怒為

子者當夔夔齋慄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霽何可

更為激瀆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植黨之

語前代往往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人國亦由當時

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別為激瀆然而臣

之職失矣伏乞即將臣罷斥以為人臣不盡其職者

之戒

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呈秀走忠賢所

為義兒遂據謝應祥事謂攀龍黨趙南星詰責引罪去

呈秀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緹騎往逮攀

龍聞而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乃衣冠自沉於池

南臺舊聞卷二

六

遺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

叩頭從屈平之遺則明史列傳

崇正元年曹于汴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束僚吏臺

中肅然明年京察力汰匪類忠賢餘黨幾盡仕路為清

故御史高捷史堯陰邪為清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光

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惡其人卒

持不予兩人遂日夜謀傾目為西黨謝事去于汴操履

粹白立朝正色不阿有古大臣風同上

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

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

之本曰貞法守立焚錦衣刑具清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繫此於僂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奸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請為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僂吏治今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錢已復為常例矣至於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為回道考察第一義上是之

明紀事本末

南臺舊聞卷二

七

救入對反覆力諫帝怒革職歸二年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福王起故官宗周以大讐未報不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如據形勝以規進取重屏藩以資彈壓慎爵賞以肅軍情劾舊官以立臣紀媿媿數千言又劾馬士英阮大鍼奸邪賣國及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等諸桀驁不法狀傑輩恚甚乃遣客往刺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無惰容至者不敢加害而去明年南都亡遂絕食二十三日而死

史列傳

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為憲臣去國可惜疏言聖上

起劉宗周於廢籍而為風紀之長臣適奉差在外遠邇相傳無不加額以為聖朝美政蓋宗周四朝耆舊一介孤清事必合乎古人行必準諸理道其迹似迂其氣近類要本之忠君愛國而其學無欺昨蒙召對語詞過激眾為之危仰賴聖度寬容不加嚴譴在宗周不知如何感激如何追悔行且青衣小帽策蹇就途臣見近年來署位之間規利圖便恬不為非以致是非不明功罪罔定外邊內賊相得益熾自舊臣登用始知人間有廉恥事今宗周就職未久突不得黔落職遠去士類能無共惜至念憲臣金光宸冰檠為

南臺舊聞卷二

木

心薑桂成性往年按豫愛民如子嫉貪如仇一時罌吏望風解綬豫之人官於京者類能言之幸於摧折之餘俾以佐憲之任今亦以語言失檢同時獲罪在二臣戀主固有熱腸而恬退亦其本性但兵戈壓境之日豈放逐舊臣之時伏望聖慈矜其小過錄其生平允大小臣工之請還兩臣原舊之職必能益勵晚節振揚風紀所裨于國是不小矣上令部議處罰俸三月又次日劉公騎一驢一僕負被襖出順成門金公降調聞艱歸

春明夢餘錄

李邦華為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即日請督東南援兵入

衛力疾上道抵九江左良玉潰兵欲東下留都文武大吏相顧愕眙邦華乃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用便宜發九江庫銀十五萬餉之開誠慰勞一軍遂安及賊陷山西邦華密疏請帝倣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未得命都城陷走文信國祠三揖曰邦華請從先生於九江矣為詩曰堂堂丈夫兮聖賢為徒忠孝大節兮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遂投綬而絕

同上

南臺舊聞卷二

南臺舊聞卷二

十九

南臺舊聞卷三

北平 黃叔瓚 王圃輯

提綱三

御史中丞 治書侍御史 副都御史 僉都御

史

秦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事
林廣記

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及

南臺舊聞卷三

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率即今

之御史大夫任也

周官小宰注即今御史中丞

哀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為中丞

通典

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周密置中書居中受事每詔下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不得居中制事不過為掌治刑獄等官而已

廣治平略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後又屬少府

後漢百官志

建武元年宣乘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後漢書列傳

御史中丞遇尚書即駐車執板揖車過乃去漢書典職魏初改中丞為宮正後復為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陳因梁制後魏為御史中尉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辨國之五禁亦

南臺舊聞卷三

二

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唐因隋亦曰大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 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相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齊中丞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梁中丞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緇衣執鞭仗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墜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啗後魏御

史中尉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避避其餘百僚下馬弛車止道旁有違緩者以赤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東魏徙都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琅琊王儼兼為御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特假兼四職武成視之遣中使馳馬趨仗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觀者傾京邑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通典

南臺舊聞卷三

三

梁御史中丞銀印墨綬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繫腰劍佩水蒼玉陳中丞銀章龜鈕青綬八寸首二梁冠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緹為展筒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也凡執法官皆服之隋禮儀志梁天監二年御史中丞給方蓋軹形如小傘後魏熙平元年左右僕射御史中丞各給哄士十二人同上治書侍御史舊御史中丞也初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溫舒尚德緩刑之言季秋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始於此後漢亦二人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魏置持書執法掌奏劾而持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並置

晉置四人又置黃沙獄持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黃沙持書侍御史太康中又省持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齊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侍郎官轉持書者謂之南奔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後魏掌糾禁內朝會失時服章違錯饗宴會見悉所監之北齊亦有焉後周有司憲上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為持書侍御史臺中簿領悉以主之唐永徽初以國諱故改持書侍御史為御

南臺舊聞卷三

四

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改為中丞三人亦時有內供奉本一人聖歷中加一職副大夫通人尋省先天中復置判臺事開元二十一年置京畿都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為之通典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臺以受四方之書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臺使天寶九載改為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唐百官志宋承唐制無大夫以中丞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奸慝肅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除右諫議權熙寧初言者以為職等詔以本

官職兼權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取索諸房文字檢校監察御史輪詣尚書六曹凡奉行稽遲付受差失咸得彈劾渡江後稍闕不舉紹興三年因御史主簿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文獻通考

宋天聖七年上因讀唐史見臺丞見臺丞下民究枉之事乃置臺丞仍專命御史中丞為理檢使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枉累經訴理不獲辨明或事干機密並許詣臺函投進內是急速文字盡持進入尚書筆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

南臺舊聞卷三

五

疑之異時因問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之仁宗頷之筆錄遼金俱有御史中丞元御史臺外置行御史臺有御史中丞持書侍御史續文獻通考治書侍御史乃是臺奏事官為制一臺事也馬臺筆補洪武初有御史中丞十三年罷十七年設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左右各一人明會典

事蹟

于定國以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昌邑王即位行淫亂定

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霍光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由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漢書列傳

元帝擢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石顯用事頗權咸頗

言顯短素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洩省中語下獄髡為城

旦同上

薛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谷永上疏竊見薛

宣前為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同上

趙孝顯宗素聞其行遷侍中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

亦恭讓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

南臺舊聞卷三

六

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

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漢書列傳

漢幽州刺史朱君碑君名龜石碎落不能詳其官閱其

可考者嘗以御史中丞督捕益州蠻又為幽州刺史禦

鮮卑爾靈帝光和二年卒隸釋

崔洪博陵人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為弘農

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陽

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

嬰薦恢高行邁俗倖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

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董嬰為浮華之

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為鷹晉書

熊遠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

色不如柔不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同上

傅咸為御史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簪帶

疎誦不寐坐以待旦於是貴游備服臺閣風生

咸御史中丞歲煌煌天文眾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

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塞

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

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明專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

南臺舊聞卷三

七

搆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

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

庶僚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慚

於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愆是用作箴維以自救同上

鄧隗為御史中丞劾奏南中郎將王含以族疆顯貴驕

傲自恣事雖被寢王氏深忌嫉之隗之彈奏不避強禦

皆此類也晉中興書

王恬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

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明日

桓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尚同上

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其枉道曲媚乎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饔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梅陶自序

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嘆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而事賊虜乎乃自殺
宋永初二年引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
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羨之使琳之弟璩之解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南史

南臺舊聞卷三

八

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孔覲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
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同上

武帝以蔡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朝廷儀典多取定於中書令傅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同上

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遺書曰絳駟清路白簡光朝通典

劉瑀為人恃性使氣為御史中丞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

不畏其筆端南史

齊武帝即位沈冲轉御史中丞冲與兄澹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澹深並歷御史中丞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所焚燕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同上

江淹為御史中丞齊明帝曰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淹曰當官而行恐不足仰稱明旨於是彈中書令謝朓等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刺史劉俊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諸郡二千石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曰自

南臺舊聞卷三

九

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同上
顏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順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同上

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謝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同上

樂藹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幅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藹性公強居憲

臺甚稱職同上

陸杲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悻直無所顧望時山陰
今虞眉賊汚數百萬杲奏收劫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
眉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睦之時在御側杲
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
張稷侍宴訴帝陸杲是臣親遇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
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同上

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
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
駟清道悲感不自勝同上

南臺舊聞卷三

十

任昉為御史中丞後進宗之時劉孝綽陸倕等及到概
到洽車執日至號曰蘭臺聚倕贈昉詩任君本達識時
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同上

王準之自會祖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其家世相傳
並諳江左舊事絨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除御史中
丞為百僚所仰自彪之至準之四世此職焉同上

宣城王長史張縮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綯宣旨曰
為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
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同上

張緝為御史中丞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遣人

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同上

陸繹父任御史中丞紹泰元年除繹中丞以父任所終
固辭陳文帝復拜御史中丞固辭不許乃權換扉字徒
以居之同上

徐陵天嘉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權傾朝野直
兵飽僧獻假王威風抑塞詞訟陵奏彈之文帝見陵章
服嚴肅若不可犯為欽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
殿上侍立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朝廷肅然
同上

褚玠遷御史中丞剛毅有膽決其有直繩之稱同上

南臺舊聞卷三

十一

袁憲大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
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
練典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
間為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同上

元志為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御史中
尉辟承華車蓋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
曰臣神州赤縣主普天之下誰非編氓豈有俯同衆官
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北魏書

臨洮王舉哀兼尚書左僕射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簿
中尉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

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詔許之後元子思為御史中尉
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尚書郎裴獻伯移注云按
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
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
漢書御史中丞為獨坐又按漢書崔瑗傳曰既為中丞
百僚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
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職令朝會失時則御史彈之若
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常變紀請付法詔曰國異
政不可據以故事檢孝文帝舊格以開尋從子思奏同
李彪為孝文所寵性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

南臺舊聞卷三

十一

氣帝嘗呼為李生謂羣臣曰吾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同上
魏自正光以後在位多貪汚高歡啓以宋游道為御史
中尉北齊王高澄請以崔暹為之以宋游道為尚書左
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清澄
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澄回馬
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垣貪黷暹彈之削
其官爵綱目

崔暹為御史中尉暹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
蕤稽華鄴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魏

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
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
跪言惟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北史
高肇兼御史中尉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
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宣武嘉其剛梗同上
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于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
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寬於既往
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首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宜加
顯戮靈太后以忠事經肆皆遂不追罪匡復欲與棺
諫許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辛雄奏理

南臺舊聞卷三

十二

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諤諤之性簡
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
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譴先帝
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
同上

高恭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
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諍盡言無所顧忌選用御
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那子
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
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恭之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

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
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被所行者公事
豈可私恨責之也同上

高祖武德初孫伏伽上言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
陛下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帝大悅擢
治書侍御史是時軍興賦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

曰隋為無道上下蔽蒙朕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
孫伏伽可謂諠臣矣俯首噤默豈朕所望哉唐書列傳

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勅璟往
揚州推按奏曰臣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今

南臺舊聞卷三

古

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
督屈突仲翔璟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敢出使
且仲翔所犯賊汚耳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
今勅臣恐非陛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詔令副
李嶠使蜀璟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
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大唐新語
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古者璟請窮治后曰易
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
法后不懌姚璿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
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

諸謝璟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唐書

裴度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
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不為禮因構寰送詔

獄當大不恭度言寰無辜帝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
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但寰為令惜陛下百姓
安可罪帝乃釋寰同上

盧奕拜中丞自懷慎真及奕三世其官清節似之時傳
其美同上

宋中丞劉溫叟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太
祖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

南臺舊聞卷三

五

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
傳呼而過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山堂肆考
仁宗五年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
除命喜曰不辱吾筆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獨被災郡
縣逋租帝嘉納之綱目

明道二年太后遺詔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御史中丞
蔡齊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
后相繼稱制乎由是上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
政同上

至和二年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為

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修為翰林學士論者以為
三得人也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立乃能
如是昇曰臣愚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
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
孤立耳帝為感動宋實錄

嘉祐中以包拯為中丞極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
憂夫萬物皆有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
禍孰大焉帝曰徐當議之歸田錄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
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

南臺舊聞卷三

六

此同上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
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
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
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東軒筆錄

御史臺有關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之槌侍中丞賢
否賢則橫否則直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槌直問曰爾
槌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論庖人造食
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

其成何俟喋喋之煩若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鄙
之不自知其槌之直也范大慚明日視之槌復橫矣同上
杜衍為御史中丞論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豪
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之歲則閉糴高價以圖厚利而
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官吏出納
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
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
官帑助之皆見裨益歷代名臣傳

南臺舊聞卷三

七

孔道輔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
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
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
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
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
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
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
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宋史列傳

傅堯俞擢御史中丞奏言人各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
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
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
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同上

呂公著拜御史中丞入對帝語及西陲事公著曰惟當嚴修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也 歷代名臣傳

呂誨拜御史中丞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樸野中藏狡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疏上出知鄧州 同上

熙寧間王安石初拜參政呂誨將入對司馬光亦將侍講邇英於路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誨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奈何論之誨曰王安石雖有

南臺舊聞卷三

六

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置之政府天下必受其弊此乃腹心之患顧可緩耶未幾安石變法百姓騷然光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 聞見錄

王安石用事老成多引去楊繪時為御史中丞上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朝廷舊臣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六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皆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怒罷為侍讀學士 讀史節

司馬光晉御史中丞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 歷代名臣傳

蘇轍擢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則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恤者祖宗朝廷也疏入調停之說遂已 同上

南臺舊聞卷三

九

日錄亂之願擇史臣申飭成書又數言近習之非會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公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書布遂相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

宋孝宗以黃治為御史中丞治嘗奏曰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無誤上深然之 萬世正傳錄
馮璧權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腹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

方饑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奸賊伯嘉與令有連付令有司釋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

金史列傳

御史中丞孟鑄奏彈紇石烈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累過不悛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儻人似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

金史逆臣傳

至元二十三年陳天祥除治書侍御史六月命理筭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東木

南臺舊聞卷三

三

兇暴不法時桑哥竊國柄與岳東木姻黨為其爪牙羽翼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

元史列傳

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何榮祖主其謀奏為左右司都事以隸己未幾御史臺除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又出為山東按察使而阿合馬莫逞其志矣

同上

至元二十五年董文用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祇通王惲雷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

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桑哥當國恩寵方盛自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文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

同上

至元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起程思廉為御史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無自外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

同上

陳天祥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章曰去歲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其地為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為利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

南臺舊聞卷三

三

八番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倉皇退走以致大敗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發四省諸軍以圖收復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迺數千里軍勞民擾未見休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罪績下明詔示彼一方自有歸順之日疏奏不報

歷代名臣傳

董士選拜御史中丞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征八百媳婦國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

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辨不止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元史列傳

至元二十九年御史中丞崔彧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中書樞密宜早為詮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言之當者即議施行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黨比桑哥銜命江南理笑積逋期限嚴急胥卒追逮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實桑

南臺舊聞卷三

三

哥及其死黨之為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同上

張珪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并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同上時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楊朶兒只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諫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

用珪言拜朶兒只為侍御史同上

大德二年命不忽木行中丞事有因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厲風俗為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微贓不叙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簞篋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恕同上朶爾直班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甫上黜御史懿憐直班朶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章劾奏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毋辭對曰臺綱墜矣臣安得獨留帝為之出涕同上

南臺舊聞卷三

三

郝天挺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臺臣皆以為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同上

李好文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據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

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並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同上

張養浩延祐初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禾黍自生四月未嘗居家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賑饑無少怠在官法戒錄

洪武元年章溢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養人廉恥使避

南臺舊聞卷三

雷

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明名臣記

靖難兵起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為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明紀事本末

左僉都御史景清見文皇恒伏利劍於衣袵中朝舉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植立嫚罵扶其齒且挾且罵含血直噴御袍乃命剥其皮革積之械繫長安門後駕過索忽斷所械皮槌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已而上書寢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耶命赤其族同上

右副都御史練子寧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

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同上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姻姬同死者八十餘人同上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起兵遣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極大方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同上

南臺舊聞卷三

五

入朝陳吏治積弊八事其言考績請託訪察舉劾提問資格佐貳餽遺諸弊痛切指陳不避忌諱樞強直好搏擊清節為時所稱明史列傳

天啓二年吏部將用太僕卿鍾羽正為左副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吾後入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而可以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為副甫入署即言方從哲無謀無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為法受過沈淮結內援招權賄宜遠決其去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及從吾羽正言書院之設實為京師首善勸不當議禁因自劾乞休同上

馮從吾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
案從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
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為難者即奸人也由是羣小
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朱童蒙遂疏詆之因
引歸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同上

天啓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奏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斥其違祖制而亂朝政親亂賊而離忠義竊威權而擅
殺遂恣誣陷而播宮禁末云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
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
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疏入忠賢懼甚其黨王體乾及

南臺舊聞卷二

美

容氏力為保持遂降旨切責自是忠賢日謀殺漣同上
左光斗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
諸人咸居要地光斗與相得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
忌者浸不能容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又與攀龍
共發崔呈秀贓私已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徵三十二斬
罪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誦知先假會推事削籍復搆汪
文言獄逮至酷訊與漣同日為獄卒所斃同上
崇正末命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
故事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自岳貢始同上
甲申賊薄近郊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語兵部尚書張縉

彥檄天下兵勤王縉彥慢弗省邦曜太息而去城陷趨
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即
解帶自縊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乃命家人市信石
雜燒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同上

南北朝有書侍御史多以大將軍府參軍郎中為
之與治書侍御史不同官制不載按南史云何思
澄自廷尉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
初始重其選又北史陽固傳宣武末遷書侍御史
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
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傳於今豐屋生災著於

南臺舊聞卷三

美

周易此蓋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
則中尉與書侍御史非同官明矣又高道悅徵兵
秦雍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
志等稽違奏舉其罪或謂書侍御史應作侍書御
史侍御史主文中散魏書無史字

南臺舊聞卷三

南臺舊聞卷四

憲署 登聞鼓院附

北平 黃叔瓚 玉圃輯

成帝時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 前漢書

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 寺在大司馬門內無塾其門署用梓板不藏色顏曰御史大夫寺 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

南臺舊聞卷四

一

臺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開主陰殺也 北齊楊

都故事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今東都臺門不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改司經局為桂坊置司直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以兵部尚書李圓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開北門非也 通典

御史臺御史廳前有兩株柏總章中李元同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曰爰有貞柏徙植清臺麝條霜勁蠶葉風開始逢雀喜終見烏來 續通典

武后時改為肅政臺置左右二臺其左臺本御史臺也又別置右臺右臺地即今太僕寺是也本隋長秋監地

武后改為司官臺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臺太極初左臺大夫竇懷貞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以其地為御史臺使院開元八年移太僕寺於此 通典

唐會昌中監察御史鄭路所葺體祭廳謂之松廳蓋廳內有古松也 因話錄

舒元興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之動靜為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

南臺舊聞卷四

二

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於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條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朝堂輒道以監之雜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庭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為之使以蒞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我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烟起天子負斧宸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

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息憇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賓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坐而入

南臺舊聞卷四

三

諠譁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為涕唾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耶太和三年御史知雜事瑯琊王君以寓直省院為歎乃議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為之豈直柏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事得聞於上上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合為三院由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朝集臺院附於樞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總號為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若百官之請事羣吏

之參謁入吾門抵伺於屏者見吾軒堂塔闥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於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

張良器烏臺賦士有利於鴻漸者觀乎憲臺降太液邇蓬萊風威四驚霜氣傍摧地疏曹而獨秀居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凌晨而身出樹夕陽而鳥來巖城岑寂靈臺寒產直狀臨而愈明偽迹投而遽剗故座有彝法門無濫板理縱擾而庭幽事雖

南臺舊聞卷四

四

煩而人簡及夫貪吏無厭豪宗不戒酷奮黔俗洪威桎梏是司也故以矜遠聲哇長喟奉絲綸以遐察騰錦車而遙屆則跋扈顏沮強梁志憊望馳馬而跼踖仰繡衣而下拜是知上能贊聖下足安凡顧盼而朝班已肅摧彈而邦度增嚴庶究厥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則漢起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忠雅標懿桓陳以剛直著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紀虞詡之人方側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王秀珠明鷹隼視既幹時而助化亦圖國而遠恥莫不才拔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理唐續玉葉蓋臣惟哲法

省嬴劉臺兼員薛昂涼階字奮迅霜雪耿獨坐而情
雄邀羣司而位絕豈徒以聳動僚寮逡巡朝列倘吾
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節

石林葉氏曰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
曰察院此其公字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
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則稱侍御近世殿院
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
止曰侍御端公雜端則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
從其所沿襲而已

南臺舊聞卷四

五

宋仍唐制有三院中興前又有三京留司御史臺管勾
臺事各一人 文獻通考

石林葉氏曰兩京留臺皆有公字榜曰御史臺舊為
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
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
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即為移文詰
之堯佐惶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公熙寧元豐
間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
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
宮觀後重臣不復為率用常調庶官比宮觀給使請

俸差優耳朝廷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
與屬吏無異矣

曾肇重修御史臺記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
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借而綱
紀是張宮室勿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
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耳目
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
著在文字刻之金石垂休無窮雖然臣嘗聞之責人
非難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
官有司失其職天下有敗法壞紀服讒蒐慝者御史

南臺舊聞卷四

六

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
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之而君子病焉
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
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
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
愧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
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
意焉

蘇軾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我行汴隄上厭見榆陰
綠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

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墻曲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
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屋榆憶我初來時草木向
衰歇高槐雖經秋晚蟬猶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
疎笑棲鴉寒不去哀叫饑啄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挂
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槐今日南風來吹亂
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刃紛相觸蕭然風雪意可折
不可辱風齊亦已回倚倚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風
荒籬菊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綠竹故園多珍木翠
柏如蒲葦幽囚無與樂百日看不已時來拾流肪未
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翰所

南臺舊聞卷四

七

閱固多矣應見李將軍騰落温御史柏

陳賈御史臺廳壁記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
官邪元豐紹聖著於甲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
職其間悉由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是耳目所
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除公正之士革締交合
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元豐手詔於臺院蓋欲遵
用忠純體國之人以成篤厚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
月龍蛇飛動琬琰光輝聖意相傳家法不改實我宋
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於此者宜有考焉

登聞鼓院宋朝鼓在宣德門南街之西廊院在外門西

之北廊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改今名凡文武臣僚
閣門無例通進文字者諸色人進狀並先經登聞鼓院
除告軍機密事及論訴在京臣僚即依例實封如進入
後審狀有異同虛妄及夾帶他事並科違制之罪淳
化三年置理檢使院在宣德門外西北廊鼓院之西今
登聞鼓司進狀人有稱冤濫沉屈者即引送理檢院審
問未經鼓院進狀檢校不得收接未經檢院不得接駕
進狀違者依法科罪烏臺筆補

南臺舊聞卷四

八

賢改廳院曰登聞院院在宣德門東廊之北景德四年
五月改為登聞檢院勅如急速文字畫時進入常程文
字一例每五日一次於檢院內通進同上

遼南面有御史臺金御史臺登聞鼓院隸焉元立憲臺
續文獻通考

鼓院在掖門東檢院在掖門之西無故入御史臺杖六
十搥鼓者先杖八十烏臺筆補

王惲狀竊見一等狂妄小民苦無冤抑如婚姻田宅
戶門等事往往輒便接駕唐突聖主愛民心切必奉
勅旨令有司理問則是萬乘帝王之尊下行有司之

事合無建立登聞檢鼓院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抑累經訴理未獲辨明或事不機密者許令投進以聞使天下冤抑之情得以上達而朝廷尊嚴之勢狂妄小民亦不能咫尺輕近矣同上

明初制一循元舊洪武十四年始改為都察院建文初改為御史府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都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六部矣續文獻通考

登聞鼓院在西長安門小廳三間東向傍一小樓懸鼓俾冤民擊之每日科道官各一員錦衣衛官一員輪司

南臺舊聞卷四

九

其事民有冤抑有司不為申理具狀通政司又不為轉奏審實列其狀以聞赤明夢餘錄

方孝孺御史府記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錮_一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一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察院舊署

在太平門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宴於新治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輕重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綱紀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謬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往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更改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國之靈為民之病者則去之母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攝於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政使黎民醇厚如三代盛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為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之後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南臺舊聞卷四

十

南臺舊聞卷四

北平 黃叔瓚 王圖輯

建置

侍御史

法駕每出侍御史執法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後漢與

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老聃嘗為之秦時張蒼為御史

主柱下方書一名柱後史亦為侍御史漢因之凡十五

員漢舊儀曰漢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

俱給事殿中為侍御史宿處在石渠門外二人尚書

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領錄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 惠帝初遣御史監三

南臺舊聞卷五

一

輔郡其後又置監御史後漢亦有侍御史員察舉非法

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祀及大朝

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以公府掾屬

高第補之或故牧守議郎郎中為之初上稱守滿歲拜

真出劇為刺史二千石平遷補縣令見中丞執板掛順

帝復絕他選專用宰士有三關三府各一舉劾案章事

無大小尚書受成而已又按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

一曰令曹掌律 二曰印曹掌刻 三曰供曹掌齋 四曰尉

馬曹掌廄 五曰乘曹掌車 魏置八人晉侍御史九人顏

用郡守為之品同持書而有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

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

東晉初省課第曹置庫曹後分庫曹置內左庫外右庫

二宋代多併諸曹凡十御史焉齊有十人梁陳皆九人

居曹糾察不法後魏御史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

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畫則外臺受事夜則番直內臺

御史舊式不從臺主簡代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為

御史中尉始請革選北齊有八人後周有司憲中士則

其任也隋侍御史八人猶踵後魏革選開皇之後始自

吏部選用仍依舊入直禁中大業中始罷御史直宿臺

內文簿皆持書主之侍御史但侍從糾察而已唐自貞

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最為雄要其將除

拜皆吏部與臺長官宰相議定然後依選例補奏其內

南臺舊聞卷五

二

詔別拜者不在其限麟德以來用人尤重選授之命不

由銓管及李義甫掌大選罷任既重始得補之自義甫

之後無出於吏部者侍御史凡四員內供奉二員掌糾

察內外受制出使分判臺事又分直朝堂與給事中中

書舍人同受表裏寃訟送知一日謂之三司受事其事

有大者則詔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同按之亦謂之

三司推事武后時刑獄滋章凡二臺御史以誅暴為事

猜阻傾奪更相陵構神龍以來稍革之其後名流謹選

俾於貞觀永徽矣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鞠彈舉公廨

知公雜事總判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

廨事

內之事悉主之號為臺端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雄劇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為南牀太極以前二臺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隨仗入分居兩行東行在侍中黃門侍郎給事中後起居中書令侍郎舍人後起居舍人常侍詔議大夫御史中丞下西行在侍詔議大夫御史中丞大夫下承詔者各五日有旨召御史不呼名則承詔者出承詔御史舊在西侍御史或闕則假殿中承乏至德以來諸道使府參佐多以省郎及御史為之或兼或攝諸使官亦然 通典

南臺舊開卷五

三

持書侍御史者本漢宣帝元鳳中因路溫舒上書宜尚德緩刑帝深采覽之季秋清讞侍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故曰持書侍御史烏臺筆補御史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唐百官志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鞠訟獄其職有六一曰奏彈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東推五曰賊贖六曰理歷凡有制勅付臺推者則按其質狀以奏若尋常之獄推訖斷於大理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為狀大夫中丞押奏唐六典侍御史一人掌貳臺政宋職官志

宋仍唐制貳中丞隸臺院天禧中置言事御史後久不除慶歷五年復置文獻通考

遼會同元年置侍御史金侍御史二員續文獻通考

至元五年設侍御史從五品十九年陞正五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二品後定置二員元百官志

明初有侍御史後罷明會典

明太祖諭侍御史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默乎爾等

以言為職所貴者忠言日間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

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

君負臣朕嘗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

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

南臺舊開卷五

四

其意故嘗齋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

實者亦略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

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為言者積咎愈深遂至

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

能改過便可成德矣

殿中侍御史

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

也晉置四人江左多置二人梁有四人掌殿中禁衛內

事後魏北齊有之隋初改曰殿內侍御史置十二人至
煬帝省唐置六員初有二員貞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開元中加二員內供奉三

員初掌駕出於鹵簿內糾察非違餘同侍御史唯不判
事咸通以前遷轉及職事與侍御史相亞開元以來權

歸侍御史而遷轉猶同兼知庫藏出納及宮門內事知
左右巡分京畿諸州諸衛兵禁隸焉彈舉違失號為副

端閣門之外百僚班序有離立失列言驚而不肅者則
糾罰之或缺吏部以他官攝之其郊社巡幸大備鹵簿

出入由旌門者監其隊伍初武后時有殿中裏行及員
外殿中御史官或起家為之而即真者神龍以來無監

南臺舊聞卷五

察則有裏行通典

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儀式凡冬至元正大朝會
則具服升殿若皇帝郊祀巡省則具服從旌門往來檢

察視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糾之凡兩京城內則分知左
右巡各視其所巡之內有不法之人唐六典

唐天成二年御史臺奏曰每遇入閣日欲依常朝例差
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級供奉官班出入所冀

共為糾察從之五代會要

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官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
望六參官班序東西對立彈其失儀者舊制侍御史兼知雜事殿

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察使官卑而入殿
中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

察事監察御史兼言事文獻通考

殿中侍御史二員正四品至元五年始置秩正七品後
陞正四品凡大朝會百官班序其失儀失列則糾罰之

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報者則糾舉之大
臣入內奉事則隨以入不可與聞之人則糾避之元百官志

監察御史
始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御史宋魏鶴山古今考
理諸郡謂之監史戰國策有韓安邑之御史載通秦以御史監
則以御史監郡六國亦有之非自秦始也漢省其官

南臺舊聞卷五

晉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以吳混之為之掌行馬外事

晉志古司隸掌行馬外事晉過江罷亦蘭臺之職禁防
司隸官置檢校御史以掌行馬外事禁防

御宋齊以來無聞後魏太和末亦置此官宿直外臺不
得入宿內省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後周司憲旅下士

八人蓋亦其職通典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
朕且臨定其號名史記

前漢百官表其治書符璽者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

印黃綬漢官儀尚璽四人掾史趙竟為符璽御史尚璽
者也晉職官志符節御史秦符璽今之職也漢因之

次御史中丞掌綬節銅虎符竹使符及泰始中武帝省併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烏臺筆補

晉職官志按魏晉官品令又有防禁御史第七品蘭臺之職也同上

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東晉孝武太元六年復置隋煬帝時監軍御史同上

北齊司馬子端選御史表周興鐵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

糾劾百僚揚摧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翩翩妙技心焉靡石直也如絃有兼

南臺舊聞卷五

七

此者實所飢渴

御史臺省殿內御史員增監察御史員十六人加階為

從七品開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罷其制五年增侍御史為正七品唯掌侍從糾察後又增置御史從九品

尋又省隋百官志

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凡十二人煬帝

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唐監察御史十員初四員貞觀二十二

年加二員顯慶中加裏行五員開元初革以殿中掌左

右巡監察或權掌之非本任也職務繁雜百官畏懼其

選拜多自京畿縣尉又有監察御史裏行者太宗置自

馬周始焉初馬周以布衣有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遂以為名高宗時王本立自沂州定襄縣尉為

之凡裏行皆受俸於本官多復本官者武后時復有員自王大寶後罷本官俸方有即真者

外監察試監察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又有臺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同監察時人呼為六相吏部式其試監察

神龍以來無復員外及試但有裏行凡諸內供奉及裏行其員數各居正官之半惟俸祿有差職事與正同通

高宗時方置內供奉及裏行官皆非正官也開元初又置御史裏使及侍御裏使殿中裏使監察裏使等官並無定員尋省建中三年御史臺請置推官二人常與本推御史同推覆奉敕依通典注

南臺舊聞卷五

八

唐龍朔元年置侍御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武后文

明後顯以裏行名官長安二年復置內供奉官舊例掌

殿庭供奉之儀式每朝與侍御史隨仗入位在中丞下給事中中書舍人後烏臺筆補

宋初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太平興國

三年詔本司自薦屬官俾正名舉職天禧元年詔別置

御史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專任彈舉有急務

聽非時入對嘉祐四年中丞韓絳請置裏行從之文獻通考

明道二年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

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

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之雜保

薦者毋得除授綱目

皇祐三年仁宗宣諭宰臣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純直

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革浮薄之俗自是詔舉御史必

載帝言降勅宋會要

治平二年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上言臺諫者人主之

耳目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今臺閣中

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

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竊為陛下惜之歷代名臣傳

治平四年中丞王陶言奉詔舉臺官而才行可舉者多

南臺舊聞卷五

九

以資淺不應格乃詔舉三丞以上知縣為襄行宋職官志

熙寧三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襄行宋

敏求繳詞頭云去歲驟用京官今又募職官便昇朝著

峻處糾繩之地臣恐未厭眾議五年詔秘書殿中內侍

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奏七年以六察

官為監察御史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乾道二年詔

自今非經兩任縣令者不得除監察御史著為條令文獻通考

唐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凡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

舍宋孝宗定知縣以三年為任未經兩任不除監察

御史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日知錄

大觀時胡舜陟為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為職故自唐

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

臣欲便已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

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

之文以復祖宗之制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

今臺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

為先後宋史列傳

王炎雙溪集曰昔漢部刺史以六條察州五條以察

二千石而一條以察大姓強宗墨綬以下不與焉非

南臺舊聞卷五

十

故嚴於其大而略於其小也以為大吏有所畏忌則

其小者不治而自肅也今外之臺府與內之臺諫不

論貴近而論處僚不按郡守而按小吏則人情不服

而法不平矣聞南軒先生有言曰帥桂四年但按四

郡守微如簿尉縱有姦賊為害也小不若先治其大

者此至論也

金選監察御史尚書具才能者疏名進呈以聽制俟任

滿御史臺奏其能否仍視其所察公事具書於解由以

送尚書省如所察事皆無謬戾為稱則有陞擢庸常者

臨期取旨不稱者降除任未滿者不許改除大定二十

七年前常令六十以上者為之後臺官以年老多廢事為言乃勅尚書省於六品七品內取六十以下廉幹者備選二十九年令臺官得自辟舉明昌三年復命尚書省擬注每一缺則具三人或五人之名取旨授之承安三年勅監察給由必經部而後呈省泰和七年勅尚書自今初授監察者令進利害帖子以待召見貞祐元年減定監察御史為十二員四年命臺官辟舉以名申省定其可否興定四年減四員五年勅監察御史所彈事同列不得與聞著為令 續文獻通考

南臺舊聞卷五

士

舉之事至元五年始置御史十一員悉以漢人為之八年增置六員十九年增置一十六員始參用蒙古人為之至元二十二年參用南儒二人 元百官志 洪武元年詔御史臺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耳目之寄肅清百司今後慎選賢良方正之人以副朕望意宣德三年令都察院選進士監生教官堪任御史者於各道歷政三箇月考其賢否第為三等上中二等授御史下等送回吏部正統四年令凡都察院各道監察御史並首領官按察司官並首領官自今務得公明廉重老成歷練之人奏請除授不許以新進初仕及知印承差吏

典人員充用又令吏部於進士監生教官儒士出身曹歷一任者選送都察院理刑半年考試除授六年奏准凡御史員缺於行人博士知縣推官斷事理問及各衙門司務各按察司首領官進士監生出身一考兩考者吏部揀選送院問刑半年堂上官考試除授景泰六年奏准進士年三十以上并歷事聽選監生原係舉人者及考滿在部教官該陞者通取赴吏部考選試職一載滿日仍從本院堂上官考察成化十年令御史缺選進士三十以上者問刑半年考試除授博士行人推官知縣兼選仍試職弘治元年奏准行人知縣等官送都察

南臺舊聞卷五

士

院理刑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注考語送吏部選用嘉靖六年奏准御史有缺兼取主事評事資望相應者考補隆慶四年奏准歷俸將及三年中書行人并己及三年博士助教等官及各部員外郎主事選改萬曆二年命各部員外郎不准改授御史 明會典 洪武十七年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 明紀事本末 御史分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核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 續文獻通考 永樂六年巡狩侍從御史二十四員遇萬壽聖節公侯

駙馬伯文武官四品以上近侍官及監察御史預宴五
品以下賜鈔經過郡縣分令給事中監察御史存問高
年頒幣帛酒肉 嘉靖十八年南巡扈從十三道監察
御史二員 同上

永樂七年命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
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賓言
循理等二十四人由進士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
用人雖不專一塗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
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
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為序班

南臺舊聞卷五

三

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 日知錄

御史分為十三道凡四等寄以言責倣保氏之掌諫委
以代巡倣禪人之巡行天下合清軍巡鹽省惟三人倣
王制歲使大夫監於諸侯之國國三人者也 廣治平略

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
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
磨勘也 春明夢餘錄

景泰初御史張子初練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
則大臣有過必鉗口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
帖耳而不敢異願停之以清弊源下部議部是御史言

同上

舊制御史百餘員至萬歷末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
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都御史數年空署帝素惡言官
前此考選除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宰臣請
至數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
之明史

南臺舊聞卷五

南臺舊聞卷五

古

南臺舊聞卷六

北平 黃叔瓚 玉圃輯

官儀

漢直指使持斧衣繡衣 烏臺筆補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為展筭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後漢與服志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皆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

南臺舊聞卷六

尾 蘇綜注侍御史載之同上

侍御史一名柱後史謂冠以鐵為柱言審固不撓也威烈赫奕莫之敢犯真御史守中丞持書服其冠上事言守關移稱真自漢以來皆朝服法冠 通典

杜詩歲中三遷為侍御史世祖召見賜以祭服 漢杜詩傳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陞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此為御史簪筆書過以紀不依古法者今直備位眊

筆耳 魏志

齊代舊事籍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後梁天

監十二年以御史掌視為輕省以侍中奉耒耜 隋禮儀志

初定法冠一名獬豸冠鐵為柱其上施珠兩枚為獬豸

角形法官服之開皇中御史戴却非冠而無此色新制

又以此而代却非御史大夫以金治書侍御史以犀侍

御史以下用麀羊角獨御史司隸服之 同上

侍御史彈劾則大夫中丞押奏大事法冠朱衣纚裳白

紗中單小事常服殿中侍御史元日冬制朝會則乘馬

具服戴黑貂升殿 唐百官志

舊制御史以鷲羽飾車以白鷲察泉中魚象御史察隱

微之罪 唐室儀

御史有八印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倉印監庫

南臺舊聞卷六

印監察印出使印 同上

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 唐職林

朝日殿上設黼宸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

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於兩觀監

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執道以涖之平明傳點畢

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次黃麾仗殿中侍御史分

導左右各令御史一人騎從居黃麾後 唐儀衛志

元宗詔殿中侍御史糾察諸衛大將軍中郎以下給袍

者皆易其繡文 唐車服志

御史故事殿中得立五花輓用紫鞍褥之類號為七貴

御史遭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長官戰轡辭而止焉乾封中王本立為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弛蹀輕重無常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監察御史服之獬豸冠其梁上刻木為獬豸角碧粉塗之梁數從本品立筆古人臣簪筆之遺象其制削竹為幹裹以緋羅以黃絲為毫拓以銀鏤葉插於冠後 宋初御史皆重戴餘官或戴或不太宗淳化二年御史臺言舊儀三院御史在臺及出使並重戴事已久廢其御史出臺為省職及在京釐務者請依舊儀違者罰俸一月從之 宋輿服志

知雜御史遇尚書侍郎諸司三品金吾大將軍統軍諸位上將軍分路而行 熙寧二年定臣僚御路上馬之制近上臣僚並於御路上行馬御史中丞知雜御史金吾并攝事清道呵止行人 宋禮樂志

官告之制大觀初著新格凡文武官綾紙五種分十二等大綾紙一等八張盤毬錦標大牙軸色帶左右司郎中司業侍御史等用之內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用九張此其小異者也 紹興二年詔四品以下官及監察御史以上官告並用錦標外其餘官并封贈權用纈羅

南臺舊聞卷六

三

禁中惟有三官得告宰相告於中書翰林學士告於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官告 宋會要

曹修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一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專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聞立命答之 宋史列傳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宰相韓公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今兩省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祭御史不相見云 容齋隨筆

元豐元年詳定鹵簿車十二乘虛設於法駕之後實近曠左之嫌請令尚書御史乘之 大駕鹵簿國初導駕官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御史中丞二人分左右次黃麾旛二殿中侍御史 人騎 今史四 紹興前部黃麾仗第

南臺舊聞卷六

四

一部殿中侍御史二員騎二部三部四部五部六部殿中御史並如初部 宋儀衛志

從五品侍御史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七人侍御引從則

給緋衫正七品殿中侍御史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四人

本破如奉擬之職內外正四品以下設之以射柳軍充 監察御史獬豸冠青綾金

儀衛志

黃麾仗前第一部殿中侍御史二人朝服第四部殿中

侍御史二人 同上

殿中黃麾殿中侍御史二人本品服騎次黃麾一舍人

殿中侍御史從者凡四人服同前隊檢校官 分布中道之外外仗

南臺舊聞卷六

五

之頓遞隊監察御史二人次武衛鉞戟隊監察御史二

人次殿中繖扇隊監察御史二人皆本品服 元輿服志

導駕官引進使二人分左右前行次給事中一人左起

居注一人右侍御史一人左殿中侍御史一人右次御

史中丞一人左同知樞密院事一人右次御史大夫一

人左知樞密院事一人右 冊寶攝衣官殿中侍御史

二人監察御史四人 元儀衛志

殿下執事糾儀官尚書侍郎各一人監察御史二人知

班三人視班內失儀者白糾儀官而行罰焉皆東向立

右仗之東以北為上左仗同各服其本品之服 同上

舊日監察出使帶牌起驛馬 烏堂筆補

監察御史朝服冠二梁加獬豸革帶用銀佩用藥玉綬

用黃綠赤三色絲織成練鵲花錦下結青絲網綬環二

用銀笏用槐木公服青袍用小雜花徑一寸幘頭烏角

帶常服銀帶多補 南京都察院志

太祖分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二印文曰繩愆糾繆守

院御史掌其一其一藏內府有事則受以出復命則納

之洪武二十三年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

改鑄某道監察御史其奉差者則曰巡按某處監察御

史銅印直紐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釐篆文 明輿服志

南臺舊聞卷六

六

國初朝儀專叙品級不分散要左班面西侍立一品二

品為第一行三品第二四五品京堂第三宮坊五六品

第四翰林六七品第五兩房中書第六此為一段其下

則六科第一吏部第二中書舍人第三此為一段其下

則御史第一五部次之自此以下品級官次素不可紀

矣右班面東侍立六科并立甬道左右東西向御史立

甬道左右北向其行禮班次則一二品第一三品第二

四五品京堂翰林第三科道中書第四其下頗紊 統城筆塵

舊制御史皆乘驢宣德間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

職受耳目之寄糾劾百僚肅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則御

史以朝廷所差序於三司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驛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驛馬許之著為令

明通紀

正統四年定巡按下學拜謁禮畢退詣明倫堂生員講說經史御史中坐本處提調七品以上正佐官序坐於左諭訓序坐於右問答之際教官生員不許行跪禮凡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首領官初見行拜禮御史中立答拜銜指揮鹽運司運使同知知府初見御史上手立對拜鹽運司副使判官府同知通判推官知州州同判官知縣及守禦千戶初見御史中立答拜各

南臺舊聞卷六

七

衛并鹽運司首領官縣丞主簿初見行拜禮御史起身舉手典史及倉場庫務陰陽醫學僧道等官行拜禮御史坐受舉手

明會典

天順間御史李蕃楊璉巡按宣撫遼東所過軍衛有司俱令擺列官軍遠出迎送上聞之大怒俱令挈問仍降勅申飭以後有司迎送路踣甚至鼓吹放炮開門一如制撫則萬歷以後事也

春明夢餘錄

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

同上

天順八年開經筵侍儀御史給事中俱青繡服瑣綴錄御史於巡撫始猶投刺稱晚生侍坐也辛卯以後則僉

坐矣尋稱晚侍生正坐矣又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彼此俱稱侍教生矣蓋由南北多警遷擢既驟巡撫不必者宿御史多有與之同臺者又功罪勘報其權往往屬之御史積漸凌替故非一朝也 正德以前都御史會於都察院上任者御史執屬官禮嘉靖中葉都御史曾於本院協管堂事者尚執屬官禮二十年來雖管堂事者俱勿論矣

觚不觚錄

百年前京堂翰林諸公使事道里及以禮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按察司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巡撫布政司府州縣則由旁門走東階蓋以桑梓之重與持憲者有

南臺舊聞卷六

八

分別耳

同上

故事巡按御史行部必竣事而後與鄉士大夫還往當徐文貞公柄國日其父贈公在鄉賢祠時直指之陳姓者三日謁文廟畢即謁贈公主於祠而後聽諸生講講畢即造文貞第謁家廟設坐於堂拜之而後出一時他直指皆效之郡遂定為儀注後直指溫見儀注大駭泚筆去之諭郡毋入此條而身行禮亦不敢廢嘗為子言如此及文貞公謝政歸直指無謁鄉賢祠者而其訪文貞亦必待竣事矣

同上

職任

北平 黃叔瓚 玉圃輯

榮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黃石公陰謀秘法

上至東都詔自今已後諸授勳官並不得回授文武執事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隋紀

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凡將帥戰伐大克殺獲數其俘馘審其功賞辨其真偽若諸道屯田及鑄錢其審功糾過亦如之凡嶺南及黔

一

府選補亦令一人監其得失凡決囚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監之若在京都則分察尚書六司糾其過失及知大府司農出納凡冬至祀圜邱夏至祀方邱孟春祈穀季春祀明堂孟冬祭神州五郊迎氣及享太廟則二人共監之若朝日夕月及祭社稷孔宣父齊太公蜡百神則一人率其官屬闕其牲牢省其器服辨其輕重有不修不敬則劾之凡尚書省有會議亦監其過謬凡百官燕會習射亦如之唐六典

柳宗元監祭使壁記漢以侍御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

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

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

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

教愛事於有功烈者是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

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采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

二

於庖廚鐘鼓笙竽瑟琴夏擊之樂篋篋綴兆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盥洗俎豆醜學之器必潔於禮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列數其實設簋朴於堂下以儆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饋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視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長居是職貞元九年

十二月御史多闕余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
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於是始為記求於簿書得為
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唐監察御史十員襄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并監祭祀及
監諸軍出使等隋末亦遣御史監軍垂拱三年鳳閣侍
武后曰此來御史乃有控制軍中大小之事皆須
承稟非所以委專任也以卑制尊理便不可不許監察
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
西鳳闕南待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
至開元七年勅並令隨仗入閣罪人當答於朝者亦監
之開元三年貶御史大夫宋璟為睦州刺史坐監朝堂
杖人杖輕故也據此唐人監杖即御史大夫亦然

南臺舊聞卷七

三

分為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月一代
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若蒐狩則
監圍察斷絕失禽者通典

監察御史從七品掌史戶禮兵刑工之事分條百司而
察其謬誤凡察事小事則舉正大事則糾劾籍記其多
寡當否歲終條具殿最以詔黜陟唐職官志

舊制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立於臺門俟御史
御史竟往門外收采知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
知永徽中崔義玄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勅
狀題告人姓名或訴訟之事南京都察院志

初貞觀之制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李義
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密奏宋璟為相復貞觀之政治
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廣治平

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頌事無所承誌崔隱甫
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
側目唐書列傳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
則侍御監奏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殿其次用七品
紫宸殿最近用六品唐國史補

南臺舊聞卷七

四

子無所避忌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
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
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冊府元龜

舊例彈奏皇帝視事日御史奏之景龍後皆先進狀聽
進止許則奏之不許則止烏臺筆補

三京留司御史臺元和十三年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
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務宋朝西京於分司內差官權
掌南京止令留守通判權掌北京置臺專差官同上
監察御史六人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糾其謬誤大
事則奏劾小事則舉正迭監祠祭歲詣三省樞密以下

輪治百官應赴臺參謝辭者以拜跪書札體驗其老疾
凡事經郡縣監司省曹不能直者直牒閣門上殿輪奏
宋職官志

宋仍唐制有三院無正員止為兼官太平興國三年以
張翼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
言職至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
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
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特御史臺請以吏部及審官東
西院二班院隸吏部兵部武
及司農寺隸戶部大理寺審刑院隸刑部兵部武
學隸兵部禮部太常寺隸禮部少府將作等隸工部
從熙寧五年詔秘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七年以言

南臺舊聞卷七

五

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八年詔監察
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徽宗時辟雍大成府
等學大官局翰林儀鸞司東西上閣門客省引進四方
館皆不隸臺察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而南臺御史亦
有不言事者自大觀臣僚申請而殿中六尚辟雍大成
府等學大官局翰林儀鸞司皆隸六察自余應求有言
而東西上閣門客省引進四方館復隸御史自胡舜陟
申請而本臺始增入御史言事之文文獻通考
咸平四年以御史二人充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
官右巡主之武官左巡主之分其職掌糾其違失掌參

班簿祿料告假皆主之祭祀則兼監察使掌受誓戒致
齋檢視糾劾又有廊下使專掌入閣監食又有監香使
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充通稱曰五使宋職官志

景德二年詔自今宴會宜令御史臺預定位次各令端
肅不得喧譁違者殿上委大夫中丞丞殿委知雜御史
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視彈奏 朝省集議設監
議御史於堂之西南北向又設三院御史於中丞之後
知名表郎官以所議事授所司羣官以一副紙書所議
事節署字於下授四坐監議御史命吏官云所見不同
者請不署字宋禮樂志

南臺舊聞卷七

六

舊制百官臺參謝辭臣僚於朝堂先赴三院御史幕次
又赴中丞幕次得以體按老疾今止於御史廳一員對
拜不惟有失舊儀兼恐不能公共參驗請如舊制同上
大祀前期十日嘗明誓戒有司設行事執事及陪祀文
武官位於尚書省又設行事執事官陪祀親王宗室位
於太廟齋坊監察御史二人自下分引羣官各就位左
僕射讀誓於尚書省右僕射讀誓於太廟齋坊文曰今
年十一月冬至日皇帝謁款於南郊各揚厥職其或不
恭國有常刑讀訖羣官以次退宋會要
仁宗時侍御史知雜事司馬池言文武官年七十以上

不自請致仕者許御史臺糾劾以聞宋職官志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

中丞始榜臺中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孔平仲談苑

監察御史裏行張戢程穎言每欲奏事必俟朝旨或朝

政有闕及聞外事而機速後特則已無所及况往復俟

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則或致阻格請依諫官例

牒閣門求對或有急奏即許越次登對庶幾過事入告

無憂失時宋禮樂志

崇寧二年都省申明臺官職在繩愆糾謬自宰臣至百

南臺舊聞卷七

七

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當劾皆得糾正舊臺

令御史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點檢諸房文字輪

詣尚書六曹按察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得彈糾宋職官志

宋陳忠肅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

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托言者

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况以訐為忠

無補於時反傷治體南京都察院志

乾道八年宰相進呈御史臺事分隸六察虞允文奏曰

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帝曰今既分隸六察可許

隨事彈奏自此臺綱肅清矣宋會典

嘉祐元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知諫院上章乞立宗

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韓公言其旨韓公攝饗

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

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會同為直講又問近日會聞

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

言何事此一段溫公私記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

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

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

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况之等論

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以無章疏罷職靖康時諫

南臺舊聞卷七

八

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

者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臺諫分職

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謂大

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羣有司較計長

短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

彥若侵御史論事左遷秘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

彈擊為非也元祐初孫覺為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

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

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

掌糾察官邪肅正紀綱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

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夫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志不避道捕從者笞辱左補闕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素茂典禮辱天子侍從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官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御史許風聞論事自晉宋以下如北齊沈約為御史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

南臺舊聞卷七

九

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採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疾惡公方者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開元十四年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月勅狀遂題告人姓名乖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奏是也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准具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臣雖職在扞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緊觀其遷叙定限可知

矣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又四年改臺職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升沉迥別矣 容齊隨筆 御史主封駁之司處搏擊之任錦衣鷹服為鐵簡銀魚以侍天顏而糾百僚執朝綱而肅憲度袖懷諫草而臺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奸諛之膽是御史之為職亦甚重且艱矣是故口啣天語面帶霜威何其壯也天潢貴戚豪華鼎盛而望鐵面則屏氣矣大臣權門依馮龍靈為城狐社鼠之勢營蟠結根據之奸牢不可動而覩鐵面則落膽矣武夫悍將擁兵擅權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免奪於鐵面之威嬖人佞倖出入宮掖如鬼如域而亦不免懼於鐵面之勢鄙夫懦士緝口結舌以特祿取容而思鐵面之臣則汗顏無地其甚而天子且改容以謝過者有矣臣子駢首於請室者有矣 隆趙并論

南臺舊聞卷七

十

至和以後仁宗在位久熟知人情偽與羣臣才性之善惡故雖委事大臣而聽用臺諫官廣開言路使耳目無壅蔽大臣有不法者輒去之故任事者雖專亦不能自肆治平初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諫不留一

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其弊至此南豐雜識

元豐新制省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故其

法詳御史非其長而以察為官旁而治之者也故其

法略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考成於

是長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歲法至備矣廣治平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

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擿纖瑕細務強置人於過豈

惟為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

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宋名臣言行錄

宋制入臺有十句不言事輒舉辱臺之罰竊謂過矣

南臺舊聞卷七

士

使時無可言固將強聒也故嘗謂臺諫之言事當論

其大小不當論其疏數當論其緩急不當論其蚤暮

春明夢餘錄

金監察御史十二員掌糾察內外非違劾磨諸司宗帳

并監察禮及出使之事泰和元年制猛安謀克並隸按

察司監察御史止按部提舉有罪則并坐監臨之官又

御史臺奏按察司官比任終遣官考核然後尚書省遣

官復察之今監察御史添設員多宜分路巡行女直漢

人各一人同往仍分為四路四年制以給由具所察事

之大小多寡定其優劣八年定制事有失糾察者以息

情從事貞祐二年定監察御史黜陟格以所察大事至

五小事至十為稱職數不及且無切務者為庸常內有

二事不實者為不稱職與定元年以縣官或非才監察

一過不能備知遂令每歲兩遣監察御史巡察三年定

御史上下半月勾檢省中制勅文字續文獻通考

大定十九年上謂宰臣曰監察專任糾彈宗州節度使

阿思憐侵擾百姓完顏守能為招討使貪冒皆未嘗舉

劾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然後遷除不舉職者大則

降罰小則決責仍不得去職金完顏守能傳

元世祖時立御史臺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以姚

南臺舊聞卷七

士

天福為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上嘉其直賜巴兒恩謂

其不畏強禦猶虎也仍厚賜之天福曰臣職居糾彈惟

尸祿是懼敢貪重賞以重臣罪乎至元十九年勅御史

臺得選用御史中丞崔彥言國政得失生民休戚百官

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今惟御史有言臣以臺官

皆當建白又選用臺察若由中書必有偏徇合從本臺

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從

之至正三年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

史劾之在外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

巡次年四月中還司續文獻通考

違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賞有司禁治不嚴從監察御史
廉訪司究治 元輿服志

葉季既至京師世祖召見披香殿尋拜御史中丞固辭
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此職然御史臺天子耳
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
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
應一一拘牽遂成文具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制曰
可 元史列傳

舊例隻日臺院受事雙日殿院受事 烏臺筆補

廊下使入閣監食使監香使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充

南臺舊聞卷七

三

通謂之五使 同上

監察到臺特詔庭見以肅其氣優棧秩以厲其嚴朱
衣梓板雖以七品就列秩望清峻天下事無非所當
言者其出使四方佩金符分屬掾馳驛傳中外具瞻
凜盛繡衣直指之望至有恨其崇資不得與之同事
者內則號下臺通論駁設六察畫坊廂縱游管小大
事月限以數於是騰章抗狀紛番迭作霪逐簡花風
聲動臺閣矣 烏臺筆補序

監察有急事至撤合門納帖子無問早晚自宮中傳入
奉御傳於門嬖門嬖轉於承御承御聞奏上如熟寢承

御直夜者不敢聲言擊所懸之玉為之震聲既寤進讀
某人奏到帖子如此等事若上即裁決令承御批送省
部臺上用小方玉印印之所司得旨登時勾當越明日
朝奏對 烏臺筆補

監察外路有體究公事差部官一員并部令史事得其
實官人申臺吏人杖一百已下皆決之若有大段公事
臺司覆察得實關所該部分差部官與監察一同致勘
如所察不實監察所得罪止是罰依贖銅 三品以上
官有罪監察體究得申臺呈省聞奏若宜勘本官不問
虛實即便承伏如中間實有冤枉令家屬告登聞檢院

南臺舊聞卷七

十四

不理然後撾鼓以聞 同上

殿中侍御史下設知班十人如百官朝會知班四人於
四方臨視如有失儀隨簡者知班向其人前問何姓氏
然後具狀糾彈 百官入朝知班一人於宮門受百官
及命婦入宮帖子其止書某官某職某爵上用職印令
職事人受知班蓋使知其百官是日有疾病有故者其
所告狀為之曹狀 同上

四推蒞太倉左藏出納舊例以殿中侍御史第一人同
知東推蒞太倉出納第二人同知西推蒞左藏出納號
四推御史 同上

冬至元正大朝會則具服升殿若皇帝郊祀巡省則服從旌門往來檢察視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糾之冬至祀園邱夏至祀方邱孟冬祈穀季夏祀明堂季冬祀神州五郊迎氣及享太廟則二人共監之朝日夕月及祭社稷孔宣父齊太公蜡百神則一人率其官屬閱其牲牢省其器服辨其輕重有不修不敬則劾之京都忌齋日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七品已上行香不到則牒送法司同上

南臺舊聞卷七

五

尚書省監司七品已上官會議先牒報臺亦一人往監若據狀有違及不委議意而署名者糾彈凡有勅令一御史往監即監察受命而行亦監其過謬同上舊例吏部將除定員數及擬到州縣付之監察於吏部別置監察一幕御史閱數臨視而已若中間或有資歷先後品從高下及不應等事許授除官陳告御史即推究根因與之改正同上

趙天麟請定憲臺品秩疏御史之職乃天子親聽之官是以霜簡鶯車柏林石室昭其清也授以立秋象以煇或昭其嚴也鷹擊之論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干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為三司昭其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獨倭指邪彰善瘴惡使雄

奸巨媚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顛則狐狸眇眇蜂蠱微毒將不治而自息矣今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諸司之案牘朝會祭祀之事理斷失宜之類以至於該載不盡應合糾察者並行糾察之其制可謂恢而不漏矣阿合馬擅政於前桑哥弄權於後雖牛馬走亦知側耳而憎也而臺官以下察院之屬閉口吞聲見如不見宴居高位聞若不聞此由省府之職秩懸隔而不敢抗衡故也伏望陛下厲憲臺之風采崇其品秩委任而禮貌之使專糾行臺南臺之不如法者則邪佞難蔽而中外永清矣

南臺舊聞卷七

六

明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文武大臣果係奸邪小人構黨為非擅作威福紊亂朝政致令君澤不宣災異迭見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奏彈劾凡百官有司才不勝任猥瑣闕茸善政無聞肆貪壞法者隨即糾劾凡在外有司擾害善良貪贓壞法致令田野荒蕪民人受害體訪得實具奏提問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圖進用或才德無可稱述而擬身自拔者隨即糾劾以戒奔競正統四年定凡風憲任紀綱之重為耳目之司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但有不法等事在內從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糾舉須要明著年月指陳實跡明

白具奏若係機密重事實封御前開拆并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揆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凡糾舉官員生殺予奪悉聽上命若已有旨發落不許再劾凡都察院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淫暴橫者許互相糾舉并要明具實跡奏請按問明白劾奏區處其有挾私妄言者抵罪

正德元年令凡不公不法之事奉有明旨科道官記著務要即時糾舉不許隱匿遺漏十四年令撫按官不許互相薦舉如有不公不法仍照憲綱互相糾劾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十二道監察御史遇刑名各照道分送

南臺舊聞卷七

七

問發落其有差委監察御史出巡追問審理劄卷等事請旨點差正統四年定凡都察院并監察御史綱紀所在其任非輕行事之際一應諸衙門官員人等不許挾私沮壞違者杖八十若有干碍合問人數敢無故占愆不發者與犯人同罪凡都察院官及監察御史官吏人等不許於各衙門囑託公事違者比常人加三等有贓從重論凡監察御史行過文卷從都察院磨勘如有違錯即便舉正中間果有枉問事理應請旨者具實奏聞凡國家政令得失民生利病一切興利除害等事並聽監察御史各陳所見直言無隱若建言創行事理必須

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凡監察御史追問公事中間如有仇嫌之人並得移文陳說迴避若懷私按問敢有違枉者於反坐上加二等科罪所問雖實亦以不應科斷凡監察御史有追問諸衙門官員取受不公刑名等事除京官軍官并勳舊之臣及在外文職五品以上官具奏請旨方許取問其餘六品以下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之後仍具奏聞若奉特旨委問者須將終始緣由議罪回奏取自上裁凡風憲官問定官員贓罪如有冤屈許本犯從實申訴若果真犯實跡不肯伏罪或捏造挾仇等項為詞摠入原問者於本犯

南臺舊聞卷七

六

上加二等科罪仍押至午門前聽候再審天順二年令每年霜降後本院以各道問擬該決重囚具奏引赴承天門外會官審錄弘治七年令凡捕獲強盜押赴衙前引奏者著同刑部大理寺錦衣衛堂上官於午門前會問嘉靖四十五年題准五年大審獄囚河南道掌道御史亦與審 凡朔望日皇極殿朝參丹墀皇極門外各侍班二員每日常朝丹墀午門外各侍班二員凡賀萬壽聖節正旦冬至皇極殿行禮殿上侍班四員丹墀十員賀大祀禮成冊立皇后東宮殿上丹墀各侍班二員賀聖駕視學還皇極門行禮丹墀侍班二員凡頒詔

殿上侍班四員丹墀午門外承天門外各二員登極頒
詔殿上侍班四員丹墀十二員午門外承天門外各二
員凡冊立東宮傳制亦如之大祀誓戒及一應傳制殿
上丹墀各侍班二員凡祭郊廟社稷神祇諸陵歷代帝
主先師孔子俱監禮二員聖駕幸學行釋奠禮監禮四
員凡慶成宴殿上侍班二員丹墀糾儀四員凡經筵侍
班二員凡冬夏至大祀齋戒點齋二十四員凡救護日
月食糾儀六員凡賀皇太子之華殿行禮殿上門外各
侍班二員凡祭酒等官率諸生上表謝聖駕視學狀元
率諸進士上表謝恩及進春進歷殿上丹墀俱侍班二

南臺舊聞卷七

七

員進實錄殿上侍班四員丹墀十二員凡大朝會行禮
若有失儀聽糾儀御史舉劾常朝大小衙門官員奏事
理有未當及失儀者聽侍班御史并給事中劾奏凡朝
會行禮敢有撓越班次言語諛諛有失禮儀及不具服
者隨即糾問凡大小祭祀敢有臨事不恭牲幣不潔褻
瀆神明有乖典禮失於舉行及刑餘疾病之人陪祭執
事者隨即糾劾凡祭祀郊社宗廟山川等神若有怠於
執事及失儀者並聽糾儀御史糾劾凡早朝遇雨雪司
禮監傳旨有事進無事退有事者即從東西廊行至皇
極門上東西對坐糾儀御史序班俱北向立凡京堂四

品官員失儀照三品事例具本劾奏凡在外布政司按
察司并鹽運司苑馬寺太僕寺在內順天府五品以下
堂上官考滿赴部俱從本院考劾凡在京各衙門郎中
員外郎主事等官及直隸府州等官各衙門首領官在
外按察司首領官考滿本院俱發河南道考劾各出考
語牒送吏部該司候考凡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官每
三年朝覲吏部會同本院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六年
一次吏部會本院并各該衙門掌印官及堂上官考察
凡天下諸司官三年朝覲除考察黜退外其存留官員
公事未完等項露章面劾凡京官五品以下六年一次

南臺舊聞卷七

七

考察及四品以上自陳有遺漏者科道糾舉 南京都
察院凡本院問擬刑名審錄取決重囚及提問職官等
項俱與南京刑部同凡南京各衙門考滿郎中等官本
院發河南道考核牒送南京吏部該司覆考停俸赴京
給由凡兵馬司兵馬考滿先赴兵部考劾咨送本院行
河南道覆考凡六年一次會同南京吏部考察南京五
品以下官員與都察院同凡各道御史糾劾言事與北
道同 明會典

洪武元年置登聞鼓於午門外日令御史一人監之凡
民間詞訟皆自下而上或府州縣官及按察司不為伸

安二衛 江西道協管前軍都督府在京府軍前燕山
左龍江左右龍驤豹韜天策寬河八衛淮安府淮安大
河邳州九江武清龍門各衛 福建道協管戶部寶鈔
提舉司鈔紙印造二局承運廣惠廣積廣盈賦罰甲乙
丙丁戊字天財供用行用各庫在京金吾後武成中飛
熊武功左右前獻陵景陵裕陵泰陵十衛常州池州二
府定邊開平中屯二衛美峪千戶所 四川道協管工
部營膳所文思院御用司設神宮尚衣都知等監惜薪
司兵仗銀作巾帽鍼工器皿甲軍器寶源夜作鞍轡
織染柴炭抽分竹木各局僧道錄司在京府庫濟州大

南臺舊聞卷七

三

寺光祿寺鴻臚寺尚寶司中書舍人欽天監太醫院司
禮尚膳尚寶直殿等監酒醋局鐘鼓司教坊司在京羽
林左留守前後神武左前鼓城六衛伊唐周鄭四府兩
淮鹽運司揚州大名二府揚州高郵儀真歸德寧山潼
關神武右各衛泰州通州汝寧各千戶所 廣西道協
管通政司六科在京燕山右前大興左騰驤左右武驤
左鎮南瀋陽左會州富峪忠義前後十二衛安慶徽州
保定真定四府安慶新安鎮武真定各衛紫荊開倒馬
關廣昌各千戶所 廣東道協管刑部應天府在京虎
賁左濟陽武驤右瀋陽右武功左右孝陵長陵八衛直

南臺舊聞卷七

三

廣武水軍右江淮永陵八衛遼梁岷吉華陽五府荆襄
楚三府長史司及興都留守司寧國府寧國宣州神武
中定州茂山各衛 貴州道協管吏部太僕寺上林苑
監內官印綬二監在京旗手衛長蘆鹽運司大寧都司
萬全都司蘇州河間順德三府保安州蘇州太倉鎮海
薊州遵化鎮朔興州五屯忠義中河間天津左右宣府
前左右開平保定右蔚州永寧各衛嘉興吳淞江梁城
滄州興和長安龍門各千戶所 明職官志

南臺舊聞卷七

七

司糾劾官邪大班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朝會糾儀
祭祀監禮凡政令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凡出巡得糾
劾諸司官凡罪囚巡按審錄有故出入理辨之凡獄勅
下臺推按奏上常獄擬罪移評大理寺不當再訊三訊
至於五六訊必允乃已凡有大政集閣廷預議焉凡御
史犯罪加三等有贓重論 續文獻通考
唐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今併其二於
察院 博物典彙
御史常朝糾儀戶部署員外主事某人將笏落地事屬
失儀 錦衣衛百戶復命不行平身事屬失儀不謹

刑部主事某打斷復命例不叩頭却行俯伏事屬差錯
禮科引奏官吏人等數內官一員跌倒在地事屬失
儀 進守衛揭帖官員跌倒在地事屬失儀 兵科給
事中某引奏遲誤及刑部主事某奏事重複 金吾左
衛具奏俸糧官員數內一員跌倒在地事屬失儀 南
京工部辦事官某奏事不出及跌倒在地事屬不謹
浙江布政司公差參政某朝見不行平身事屬不謹
行人司行人某復命不行稱臣事屬不謹 陝西行都
司指揮等官某等奏事行禮差錯 鴻臚寺序班引班
差錯 刑部給事中某引奏官吏人等七起說作八起

南臺舊聞卷七

七

事屬差錯 刑部署郎中某幞頭落地事屬失儀 兵
科給事中某奏事遲慢及吏科給事中某失落題本在
地 都指揮某飲賜酒飯不行叩頭事屬失儀 河南
按察司僉事某朝見行禮卑身太遲 鴻臚寺鳴贊某
不候某繳勅先贊叩頭事屬差錯俱合拿問請旨 鴻
臚寺堂上官引彝人拖拉不起中間必有別情合著通
使問別奏定奪請旨 春明夢餘錄
武宗即位御史陸崑疏陳重風紀八事摘錄有關職
任者於左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未制御
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

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為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即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而奏立取府裁一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牽制一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為限顯分重輕自今除巡按百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一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明史孫丕揚疏故事御史掌道恒用年深邇來定為六人規矣然掌管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便

南臺舊聞卷七

考

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完掌焉掌道之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二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隆慶二年事例劄委掌管一年為滿即准算差倘遇缺人差用亦必掌踰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久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上善之何氏孟春曰高皇帝稽古定制改前代御史大夫中

丞為都御史臺為察院是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分設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中侍御諸名銜而糾劾巡按照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為憲臣之號也御史從前代重矣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任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則凡事無不當察官吏之賢否察之得為之激揚軍民之利病察之得為之興除風俗之美惡察之得為之移易刑罰之輕重察之得為之勸沮變故之隱伏獄訟之冤抑察之得為之消弭清雪察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

南臺舊聞卷七

考

天下承平既久官箴漸替事未必安民未必安則巡撫須得人以老成靜重為主得風力御史佐之尤佳風力者何行於大奸大貪故曰持斧斧缺為貴循故事塞責完而歸之京堂開府肩摩而上何貴焉明大京畿道在十三道之右為特置焉說者謂始以僉都御史領之後乃易以御史之久次者然其沿革不見於會典而今兩京畿道印其一有文曰洪熙元年造則其領以御史也久矣豈僉都御史之設乃洪武永樂間事而御史其定制歟國朝建立諸司條理品式燦然備具而又於文案嚴照刷之條重埋沒違枉規

避之罰期以杜吏欺飭法守故其文移之體視諸道
有加重重其任俾得行其法也及其久也吏既視以
為常而御史間亦習於姑息送刷者舉其一或遺其
二照刷者詳於細或略於大而當時建署設官之良
法美意且將為彌文古事日以墜失徐階京畿道題名記

南臺舊聞卷七

南臺舊聞卷七

天

南臺舊聞卷八

北平 黃叔瓚

玉圖

差判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

前漢書

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為

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

制矣日知錄

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

三前漢武帝紀

惠帝二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輔察辭訟凡九條監者

南臺舊聞卷八

三歲更常以月中奏事也漢官訓詁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文

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博物典故

尹翁歸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

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

之時遂借此為罔民之事矯其弊者乃并訪察而停

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日知錄

高光魏太尉柔之子少習家業明練刑理武帝置長沙

一作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長沙御史秩與

中丞同晉書本傳

高道穆疏言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聞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詔從之 北史

南臺舊聞卷八

二

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 唐六典
唐監察御史後增至十五人正八品以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隸焉知朝臣左右廂及百司綱目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為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藏器晦跡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凡戰伐大克獲則數俘馘審功賞然後奏之屯田鑄錢嶺南黔府選補亦視功過糾察決囚

南臺舊聞卷八

三

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蒞之國忌齋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蒞宴射習射及大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初開元中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驛號館驛使分察尚書省六司繇下第一人為始出使亦然與元元年以第一人察吏部禮部兼監察御史第二人察兵部工部兼館驛使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歲終議殿最元和中以新人不出使無以觀能否乃命專察尚書省號曰六察官 沈約宋書古司隸尉掌行馬外事晉江左罷司隸校尉置檢校御史謂之察官開元十九年以監察御史二人蒞太倉左藏庫三院御史皆初領繁劇外府推事其後以殿中侍御史上一人為監太倉使第二人為監左藏庫使凡諸使下三院御史內供奉其班居正臺監察御史之上 文獻通考

御史巡行五術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美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 潛

類書 按此即唐陸贄以五術省風俗

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勅自今每年造五品以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 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判官詩曰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儒學傳仲子陵蜀人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為榮 大歷十

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日知錄

武后時李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

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同上

漢監者每三歲一更常十一月奏事三月還監焉唐巡

察使率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入奏事宰相李嶠請

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諸監司每歲分上下半

年巡察州縣具平反究訟察訪利害及薦舉循吏案劾

奸賊以聞烏臺筆補

則天時侍御史桓彥範受詔於河北斷塞居庸岳嶺五

迴等路以備突厥舊唐書

南臺舊聞卷八

四

李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

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舉生非強幹弱枝之誼

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新唐書

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餼饋咸出於豐給繕

完築復必歸於整頓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

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

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

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

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

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

告而罪之柳宗元館驛使壁記

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

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

吏除宿頓台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

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並呼

索並以入已贓論仍乞選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

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已

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

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

南臺舊聞卷八

五

節用之心歐陽文忠公集

宣宗南遷嘗以御史巡察縣令與定元年以縣官或非

才監察御史一過不能備知遂令每歲兩遣監察御史

巡察仍別選官巡防以行黜陟之政金鑑舉志

皇統二年定御史行臺官品皆下中臺一等金史

舊例兩臺歲發使八人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

條察州縣烏臺筆補

差監察例以三人為率本臺備具本官脚色伴奏目進

呈御筆點差假如首先一人是臺家注意者御筆或點

却次者第三者同上

舊例十道巡按則選判官二人為之佐如本道務繁得
量差官人歷清幹者號為支使同上

在京監察每二人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內有不
法之事謂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訛宿背蒲博盜竊
獄訟寬濫諸州隱盜賦歛不如法式諸此之考成舉按
而奏之若不能糾察及故縱庇匿者則量其輕重而坐
所由御史同上

舊例照刷所司先具事目到臺文卷後粘連刷尾具公
事本末赴臺照刷監察御史閱朱銷簿當該人員引卷
通讀若係算數文卷更設帳科司吏一名與臺令史一

南臺舊聞卷八

六

同刷磨其中但有違錯稽遲監察將文卷收訖申臺諒
情治罪餘無違錯者即令大程官於刷尾騎縫近下先
用刷訖銅墨印然後蓋以監察御史朱印及於朱銷簿
上結尾後亦用刷訖銅墨印同上

王暉論置官吏空行簿今按察司既立請中書吏部具
州縣見任官吏姓名為空行簿所至州縣先暗體察然
後遍見官吏一一詢考政績得其公廉勤幹者明注寔
狀於簿其衰老無能顯有不治之迹者以朱書書之其
有中人之才雖別無奇效亦不至敗闕者以墨書書之
又有雖是常才能專長一事亦以朱書書之還臺具奏

以聞然後付之吏部使陞劾補充之際可以坐見郡吏
賢愚能否則天下之才昭然可得矣同上

諸按察官知所部官有犯若事理重者躬親廉察部民
縣令餘事聽先委不干礙清強官體究有無寔跡結罪
保明申所委官司於察章內明坐所差官體究到事因
並不得出榜召人首告即犯贓私罪雖已離任被告論
或因事彰露者聽察治每歲終具發摘過贓吏姓名置
籍申尚書省同上

至元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臺於揚州尋徙杭州又
徙江州二十三年遷於建康以監臨東南諸省統制各

南臺舊聞卷八

七

道憲司總諸內臺初置大夫中丞侍御史各一員統淮
東淮西湖北浙東浙西江東江西湖南八道提刑按察
司十五年增江南湖北嶺南廣西福建廣東三道二十
三年以淮東淮西山南三道撥隸內臺三十年增海北
海南一道大德元年定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以江浙
江西湖廣三省統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湖南湖北廣東
廣西福建海南十道大夫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品
秩同內臺察院品秩如內察院至元二十三年增蒙古
御史四員後定置二十八員 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至
元二十七年始置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京兆為陝

西行臺雲南改立廉訪司延祐元年罷二年復立統漢中隴北四川雲南四道定置大夫中丞等同前察院品秩同內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員大德元年徙雲南行臺於陝西後定為二十二道內八道隸御史臺山東東西道河東山西道燕南河北道江北河南道淮西江北大道山南江北道江西北遼東道江南十道隸江南行臺江東建康道江西湖東道江南浙西道浙東海右道江南湖北道嶺北湖南道嶺南廣西道海北廣東道海北海南道福建閩海道陝西四道隸陝西行臺陝西漢中道河西隴北道西蜀四川道雲南諸路道元百官志

南臺舊聞卷八

八

凡遷調閩廣川蜀雲南官員每三歲遣使與行省銓注而以監察御史往蒞之元選舉志

大德元年徹里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微職以多為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俗莫茲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喜之歷代名臣傳

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

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絲朝命其體輕矣殺山筆塵

凡差三等南京畿道提學道巡按順天真定應天蘇松淮揚浙江湖廣江西福建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四川雲南廣東廣西貴州等處御史及巡視京營俱大差遼東宣大甘肅三處巡按御史及清軍印馬屯田巡鹽巡倉巡關僂運巡茶御史俱中差印馬屯田并作一差三年滿後准一大差巡視光祿舊小差今改中差巡視皇城四門馬房巡青十庫蘆溝橋五城等處御史俱小差

南臺舊聞卷八

九

凡在京刷卷屬京畿道以御史資深者差用為大差之首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先行立案令各該軍民衙門抄案從實取勘本衙門並所屬有印信衙門各刷卷宗分器已未照刷已未結絕號計張絲依左粘連刷尾同具點檢單目并官吏不致隱漏結罪文狀責令官吏親賈赴院以憑逐宗照刷如刷出卷內事無違枉俱已完結則批以照過若事已施行別無違枉未可完結則批以通照若事已行可完而不完則批以稽遲若事已行已完雖有違枉而無規避則批以失錯若事當行不行當舉不舉有所規避如錢糧不追人

賊不照之類則批以埋沒各卷內有文案不立日月顛倒又在乎推究得實隨其情而擬其罪其日照過曰通照曰稽遲曰埋沒此皆照駁之總名凡照刷各衙門卷宗同正統四年定凡在京大小有印信衙門并直隸衛所府州縣等衙門在外各都司布政司文卷除千碍軍機重事不刷外其餘卷宗從監察御史每歲一次或二歲三歲一次照刷五軍都督府六部大理寺令該史具報事目太常寺通政司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翰林院各衙門首領官吏具報其餘衙門正官首領官通署呈報以憑查刷都察院堂上及各道文卷俱照例

南臺舊聞卷八

十

送刷中間千碍追究改正事理照依已定行移體式施行如有遲錯其經管官員應請旨者奏請取問其餘官吏就便依照刷文卷律治罪凡南京各衙門文卷每三年照常京畿道通刷三年一次其文曰京畿道監察御史之印凡南北直隸各省布政文卷嘉靖十二年命巡按御史兼理三十八年復差三十九年令清軍御史兼管照刷文卷近年俱巡按御史兼理以上京畿道正統元年令吏部會同禮部都察院選差監察御史才行兼備者二員請勅提調南北直隸學校近年遼東宣大甘肅巡按俱兼提調學校凡提學御史進退人才奉有專勅撫

按官毋得干預其師生廩饌及修理學校等項提學御史止是督行有司轉申撫按施行不得擅支及那移倉庫錢糧以上提學明會典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偽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賊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日知錄明太祖勅御史曰風搖木落露結將霜斯化機之權由此而當時故所以顯榮枯應節候孰物能背是理而久長乎必當理而承候棄市者決焉今命爾某於某處審定干憲章者爾慎法天時則陰陽焉汝往欽哉

南臺舊聞卷八

十一

成祖諭御史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為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飯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徃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軍民之間何利當與何弊當革亦悉以聞論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况治獄得情尤難鞭朴箠楚之下罪人成於鍛鍊者

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等
分遣御史宜具以慎刑之意書於簡以授之使論決
之時詳探其情者即與辯釋必揆之以理不可生然
後行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遣御史分行天下曰
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
心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執
之郡縣有闕茸不職及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司
按察司堂上官以狀來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
利病宜一一奏來汝不恭命汝則有罪

仁宗蒞政即命擇御史巡行天下察吏治明年詔曰古

南臺舊聞卷八

三

稱官不必備唯其人今官冗矣且賢否廉污混淆無別
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御史按察司明公廉
察凡賢才者留否者罷 廣治平略

宣德四年御史徐訓言御史差遣分巡追問等項本院
官遵守成憲必引於御前請旨點選慎重其事近年五
府六部凡有公事未完不分大小輕重輒便擬奏委任
巡按御史催辦府部各有官屬可遣巡按止是獨員若
從所委徧歷郡縣職專催辦非重風憲之職矣乞救五
府六部自今果有重務當御史督理者明白具奏取自
上裁不得仍前輒行差委從之 南京都察院志

明世祖諭左都御史戴珊劉大夏曰各衙門凡事都
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信耶大夏進
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
多責成之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唯有識量者
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為
非以賢為不肖使民不被其澤耳珊今後遇差巡按
御史務檢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喜事之人仍以
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 續晨鐘集

宣宗定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選能幹御史率監
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有隱匿錢糧

南臺舊聞卷八

三

虛冒者即以聞 景泰六年給事中李瓚言南北直隸
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御史二員專理始命
御史葉鸞張監督南北直隸學校 正統四年定凡巡
按許帶書吏一名照刷文卷許帶人吏二名若應用監
生臨期奏請每出巡審因刷卷必須遍歷不拘限期巡
歷去處各衙門官吏不許出郭迎送違者舉問如律凡
分巡地面果係原籍并先曾歷仕寓居處所並須迴避
所至之處須訪問軍民休戚及利所當與害所當革者
隨即舉行或有水旱災傷當奏者即具奏聞凡陳告官
吏取受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凡倉庫局務等衙門

南臺舊聞卷八

古

但錢糧出納去處不時巡視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忠
 臣烈女核實奏聞凡律令條例事理令有司官吏熟讀
 詳玩或有不能通曉者依律究治凡考察官吏廉貪賢
 否必於民間廣詢密訪務循公議以協衆情毋得偏聽
 及輒憑里老吏胥之言顛倒是非亦毋得搜求細事羅
 織人過 景泰元年令在外鄉試仍聽巡按御史監臨
 嘉靖六年題准酷刑官員雖有才能不許推薦仍要劾
 奏罷黜二十一年令御史出巡務要痛革濫刑嚴懲酷
 吏如用酷刑及打死無辜者密拘屍屬審實六品以下
 徑拿五品以上參題照律例重治巡按滿日將問過酷
 吏名數開報若御史自行酷虐及縱庇不究者回道考
 以不職以上出 天順八年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
 各營上操軍士嘉靖七年令點軍科道官不許挨次差
 委務選有風力肯任事者用心查照稽考有作弊悞事
 人員就便舉劾若似前因循容縱即係不職吏部奏請
 黜調以上出 景泰間民間擊牧種馬南直隸差御史一
 員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地方共一員同該管寺丞印俵
 嘉靖二年奏准三年一差後以巡按御史帶管三十年
 復差照屯田事例更替接管印 宣德二年始令巡按御
 史兼理屯田天順九年令南都察院差御史一員巡視

南臺舊聞卷八

主

屯田正德三年差御史督理北直屯田嘉靖八年題准
 在京從直隸各衛所屯種照南直隸事例差御史一員
 清查三年一替後設都御史專一查理復罷三十九年
 奏差御史二員一往山西宣大雁門等處一往甘肅延
 寧等處查理其呂藎等州貴之直隸管屯御史隆慶二
 年差都御史三員經理各處屯田三年題准北直隸屯
 田歸并印馬御史兼領二敕三年更代准作大差屯宣
 德二年造給事中御史各十四員往各處清理軍役正
 統五年差能幹御史一十七員前去浙江等處布政司
 并直隸保定等州府清軍嘉靖十三年題准行巡按御
 史帶理二十九年差南北道御史一十四員往直省清
 理軍伍兼照刷文卷以五年一次差遣二十四年停行
 巡按御史帶管隆慶六年復差嘉靖十年差御史一
 員於直隸揚州府通州狼山鎮提督軍衛巡司人等巡
 捕私鹽正統二年令兩淮兩浙長蘆等運司每歲各差
 御史一員催督鹽課十年令長蘆御史兼理山東鹽法
 成化八年奏准山東濟寧州直抵南京一派河道兩淮
 巡鹽御史帶管通州直抵濟寧州一帶河道長蘆巡鹽
 御史帶管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河東運司并陝西靈
 州大小二池鹽課嘉靖間令雲南福建四川廣東各處

巡按御史兼理本省鹽法隆慶元年差御史一員前
往浙江并南直隸蘇松常鎮四府監兌價運兼理濟寧
延南一帶河道三年停差仍令戶部司官監兌五年差
御史一員同戶部郎中催徵萬曆六年革催徵郎中專
差御史宣德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在京一員巡
視通川嘉靖八年差御史一員提督京通二倉收放
糧斛兼理通惠河事務未崇十三年差御史三員巡
督陝西洮州河州西寧收貯官茶易換番馬成化三年
差御史一員陝西巡茶十一年取回十四年復差不許
官家鈔發及軍民之家典販私茶滯入番境以治十六

南臺舊聞卷八

六

年取回令馬政都御史兼理正德二年復差巡茶宣德
七年令居庸關直抵龍泉關一帶山海關直抵古北口
一帶每年各差御史一員巡視嘉靖三十七年差御史
一員閱視薊鎮邊牆隆慶三年革東西巡關御史行巡
按御史帶管六年復差尋革萬曆十一年復差一員巡
視山海居庸紫荆其西關仍屬巡按御史帶管宣德
四年差御史一員同給事中會同光祿寺堂上官驗收
牲口果品厨料等物并監收白糧正統二年令巡視光
祿御史同戶部主事監收錢糧嘉靖三十七年差御史
一員查刷大官等四署一切供應各項品物每月具揭

帖進覽一年更替隆慶元年令巡視御史兼管查刷季
終更替萬曆元年復一年更替舊係小差今改中差巡
寺光祿宣德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提督
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同給事中錦衣衛官巡視官軍
騎操馬匹不許閒時帶鞍騎坐及馱載等項後三事共
差御史一員同給事申行事宣德九年差御史一員
會同給事中巡視甲字等十庫嘉靖七年差御史一員
同給事中查理御馬監各馬房錢糧奸弊八年奏准每
年差御史二員會同給事中一員於內府監局一員於
府部院寺等衙門各監收錢糧後各衙門倉俱歸綠米

南臺舊聞卷八

七

倉監收差遂罷巡庫凡皇城四門官軍輪差掌道御史
一員同給事中查點往來巡視宣德四年差御史九員
於京城九門整理鈔法每日將各門收過鈔數開具奏
聞凡九門守門官軍及九門鈔法俱巡視北城御史帶
管提督整理清到軍士北城御史同給事中兵部委官
存恤盛甲廠東城御史同給事中巡視正統十三年令
五城御史凡事有奸弊聽其依法受理送問成化六年
令通州蘆溝橋等處抽分局御史一季一換每月造冊
具本復命七年令在京抽分竹木局五處仍令原設官
僭照例抽分每季差御史一員與主事往來巡視監凡

禮部會試洪武十七年差御史二員監試隆慶二年添
委二員搜檢凡順天府鄉試如會試例凡御史監試有兄弟
子姪應舉者迴避凡武舉差御史二員監試凡恤軍
清查御馬監勇士五府所屬并上直等衛官旗力士解
銀遠東賑饑往大同糴買實邊捕盜盤查各倉庫糧料
草束銀兩兵馬錢糧監紀軍功凡監斬檢驗等差皆臨
時定委以上俱雜差
續文獻通考

京師巡按御史十一順天一轄順天河間永平保定真
定一轄真定順德廣平大名隆慶一京營一印馬一巡
倉一巡鹽一刷卷一提學一山海一屯田一南直隸巡

南臺舊聞卷八

六

按御史九鳳陽一轄鳳陽廬州淮安揚州滁州和州駐
泗州蘇州一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駐蘇州印馬一巡
倉一應天一轄應天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安慶駐廣德
州太平一提學一上江一下江一山東巡按御史一駐
濟南山西巡按御史一駐太原巡鹽一駐河東陝西巡
按御史二一駐西安一駐鞏昌巡茶御史一駐漢中鞏
昌河南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開封浙江巡按御史
一巡鹽一或清軍一駐杭州江西巡按御史一或清軍
一駐南昌湖廣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武昌四川巡
按御史一駐成都福建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福州

廣東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廣州廣西巡按御史一
或清軍一駐桂林雲南巡按御史一駐雲南貴州巡按
一欽差清軍兼理雲貴御史一俱駐貴州方輿紀要圖

張孚敬申明憲綱疏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使司
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等
事計互相糾舉今後巡按御史彈劾三司不職者吏
部即斟酌舉行按察司官果有能糾巡按失職者亦
應吏部查說不許科道官挾私報復其巡按清軍巡
鹽刷卷御史同事地方固宜同寅協恭亦須互相糾
察以清憲體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

南臺舊聞卷八

九

出郭迎接方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座自後不許伺
候作揖奈積諛成風卑恭過甚今後接見之間務要
依憲綱舊禮敢有倨肆違背本院考察不職三司官
不知自立仍前獻媚者吏兵二部即坐疲軟一憲綱
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每出巡審囚刷卷
必須適歷不拘限期近來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見蒞
任交代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御史點差各照水程
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代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
本院查考違限怠事者定行參究一憲綱開載監察
御史巡歷去處如有陳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

追問近有不待陳告專事訪察者亦有不親受理轉委下司者今後不許訪察濫及無辜其必須自下而上果有斷理不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發下勘合必須對款清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方與回道管事一憲綱所載巡按所至博採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近來薦舉濫加於庸流彈劾下及於丞尉今後歷任年深政跡卓異者方許保舉五品以上職跡顯著者指實參奏若是下官不職審實提問不必一槩劾糾有妨憲體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

南臺審問卷八

李

忠厚其於刑獄尤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而淫刑以逞鍛鍊之下死傷必多凡一切酷刑之具皆宜屏去不用死刑重事必須親審無冤庶體聖明欽恤之至意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今後巡按自巡捕官護印皂隸清道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行凡設彩鋪毬無名供饋之屬一切不用其有分外奉承者定治以罪

南京都察院志

平積之則為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近來薦舉汎濫屢有明旨禁飭按臣差滿回道臣極力行之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情相安則振作即為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於殿最也必仰藉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人心邪也沉迷未悟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先必教誨之使知陛下之德意而後可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為巡方之臣知貪酷必不可薦所薦者必不可為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湯然猛省恣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名寔粹美豈非仕人之上願哉

春明夢餘錄

南臺審問卷八

王

左都御史汪鉉申明事件一謹官防巡按御史所帶衣鞋等物止作一扛不過百觔其書吏監生行李共作一扛只此二扛繫於御史馬前隨行所至下馬與起程之際御史俱要督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三面將此二扛一一檢閱明白方許收放抬行并將書吏監生身上一併搜檢其卷宗簿籍等項公文裝載卷箱封鎖明白另委官一員督押至察院交割御史督

同各該掌印官逐一搜檢明白方許收受一戒奢侈
巡按日廩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於有司一某一
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價易之仍遵照憲綱御史陸路
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典承差陸路並騎驛
驢水路應付遞運船並不得擡四轎乘坐座船如御
史不乘站船而乘座船不乘驛馬而乘四轎故違憲
綱查訪得實參劾治罪 同上

左副都御史邱楫陳吏治積弊京官考滿河南道例
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樂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
典為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

南臺舊聞卷八

三

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
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
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
托之積弊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托之有司有司則
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
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也貪
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
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即賊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
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積弊也懲
貪之法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

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
以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
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賊止坐銖黍草菅或數十命
而罰不傷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也科場取士故有門
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
舉者獨冒為恩尊之為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篋篋問
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
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疏奏帝稱善 明史

南臺舊聞卷八

三

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
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
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十年
者也若夫倚勢作威受賂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
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地方之濁亂而
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 日知錄
御史有巡按激濁揚清除奸革弊之責所係一方利
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 春明夢餘錄
朝覲年分考察既畢備查被黜方面有司等官追究所
舉巡按御史四人以上革職開住二人以上降一級調

外任一人罰俸半年同上

巡按御史復命以銷繳勘合七分為稱職近因即其數而踰之者矣舊百執事各職其所司而令巡按百務萃攬事太煩而反易集訓之何哉則其所為集知非昔日之詳也按憲綱巡按受理詞訟必自各衙門斷過不公者其所受理必親決不令批發懸意向於喜怒夫然後事可立見而上下附同之流塞矣同上正統時禮部以天下府州縣學生徒湧溢不檢提調官不能制請兩直隸勅御史十三省敕副使僉事提督學校倣國子監所定規條盡所為中督者而遣廣治平略

南臺舊聞卷八

五

長銓衡者王文端直留意人才委任僚屬凡御史出巡歸者令報其優劣以備簡用繼之者為王忠肅翱亦嚴加考察公銓注杜請托自是奔競之風為之一息同上

成化時六品以下官有罪巡按御史輒令府官提問陝西巡撫項忠言祖制京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不得擅勾問今巡按輒提問六品官甚乖律意當聞於朝命御史按察司提問為是乃下部議從之明史

成化七年兵科給事中秦崇上言居庸等關朝廷之北門所司因循怠惰礪木砲石軍器類不具備夫富家亦

高築墻垣以防寇盜况國都藩籬而可廢弛乎上敕巡關御史修治明憲宗實錄

居庸關南口有城南北二門魏書謂之下口城跨水築之南北二門以參將一人通判一人指揮一人守之又設巡關御史一人往來居庸紫荆二關按視焉昌平山水記正德初都御史楊一清疏言陝西延綏甘肅會邊關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乞巡茶御史仍勅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事得專理可責成功巡茶御史兼馬政始此廣治平略

南臺舊聞卷八

五

一應事宜聽其處置並無中制之意正以血戰應援為切不以損軍擅離為罪合行各官從實舉行以後陞封如果有警本鎮無警即便發兵策應共保萬全如敢自分彼此秦越相視者聽巡按御史指名參奏登壇必究嘉靖初戶部尚書梁材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糧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之處私取肥己或傾煎時隱匿或彙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於府州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為之貳同上劉麟為工部尚書奏建節慎庫與臺臣同典出納自是財無濫用萬姓統譜

必中差始畀按差必滿差使請代差必挨次始得擬
差近見臺規多變體矣臣謂仍舊例便順天即近不
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即遠不差初按以防擇地江
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
按差焉不歲滿者即某選方不擬代焉不酌次者非
果南北原籍不易處焉差鮮躡等人之欲速守此而
練習弛張整齊藩翰方隅依藉豈其微乎此澄清風
憲所當議處者也一曰久御史之城巡臣觀居重要
地孰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為喧鬧設者事
有奸弊依法送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賭博緝捕盜賊

南臺舊聞卷八

君

坐舖火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查問九門官吏多
勒索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參奏打點饋送嘉靖
間例也至於禁止科歛詐騙裁抑豪橫奸頑安恤孤
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善惡何莫非御史
事哉臣請專責成使御史必用實授督差必劄一年
憲度必期力舉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託立為歲冊
以報滿政斯彈壓之有資矣上善之 又疏言都城
者天下軒冕之總會也國門之內某藩臬至篋筐之
多幾何矣某守令至篋筐之多幾何矣苟物色之固
可家喻而戶曉御史有專城之任者也請令巡視御

史立為季察歲察之規以防羣吏之弁髦法紀者季
以為察則御史持以考兵馬計緝獲打點幾何人妄
餽幾何人指稱幾何人即以定馬之賢勞而年終舉
劾憑焉歲以為察則本院持以考御史總計緝獲打
點共若干濫餽共若干指稱共若干即以定御史之
風裁而歲冊滿政報焉有甘為登壘之謀工於乞墾
之計者聽各御史隨時參論以清士風兩畿十三省
者吏治汚隆之要地御史有專方之任者也請令巡
按各御史立為一年三年之察以防郡吏之漁獵病
民者一歲諸屬必出疆矣入賀選官考績餽受有無

南臺舊聞卷八

夫

過濫時維出疆即評品之三年諸屬必述職矣州縣
府寺藩臬科歛伊孰分外時當述職即旌別之某廉
吏也從而賢之某貪吏也從而糾之議在方而刺無
惜於大僚議在守令糾不遺於甲第胥聽各巡按隨
事論列不待差滿之報巡按御史敢為炎涼或有容
隱者回道聽考以振臺綱
御史方震孺疏臣考前代畿輔之政統於京兆而我
朝則兼用五城御史意深遠哉蓋五府六部環集於
輦下民無所知知有巡城御史而已王侯保傅赫奕
於長安民無所畏畏巡城御史而已細而兒女小窗

之事非質之御史不了也暫而徒步之相博久而畢世之相仇非質之御史不平也甚至覆雨翻雲之奸布地遮天之手非御史不能摘其隱而發其覆象璫巨族炙手熏天可以一言折服之無敢諱依城憑社深根固蒂可以寸楸招致之無敢拒然則巡城之任綦專矣其權綦重矣城規不可不肅也城禁不可不嚴也城員不可不慎也巡方者例不得攜家屬例不得受私書例不得尋常宴會何城差獨不然終日拜客終日應酬蓋交游雜沓則神氣日分竿嶺旁通則面皮難冷所謂城規之當肅者此也皇上初政都門

南臺舊聞卷八

乘

白晝無敢持帕儀往來者而一切白蓮左道捏謠造謗之徒皆潛踪屏跡可想見一時振刷氣象今漸茂如矣山人墨客快走豪貴之門而走險道神大為悠謬之口此輩不驅除巡城者不得謝其責所謂城禁之當嚴者此也京師者萬國之堂與也而親民之官獨兵馬司指揮耳往時司官題用正途最有深意而不知坊官之親民與司官無差別也竊以為各城之坊官亦當以考選遺珠充之其體貌陞轉與司官等當用甲科而治行之最者其超擢亦當出諸藩上所謂城員之當慎者此也

御史巡視東城每日則有內外八坊人民罰罰之所當飭水陸商販竹木之所當譏軍民捕獲奸匿之所當詰每月則有七十二衛官軍俸糧之所當給每歲則有東南四百萬石糧運及漕吏漕卒幾千萬人之所當糾稽

舒芬東城公署記

泰昌元年御史張潑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拏訊頭者偵知一人作奸則尾隨其後隨人於罪從而誹詐金錢謂之拏訊頭即漢律所謂恐傷交牒請將巡城改為中差一年一代日知錄

王宗沐督漕運言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開

南臺舊聞卷八

乘

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觸宜督江以南各省糧儲道務早發運而巡漕御火依期驗覈限漕艘以四月前盡過徐洪則漕船不與河泛溢值矣廣治平略

南臺舊聞卷八

南臺舊聞卷九

讜論

北平 黃叔瓚 玉圃輯

劉陶拜侍御史上言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令張角支黨不可勝計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州郡忌諱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迴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明年角反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 後漢書

南臺舊聞卷九

十一

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警省徭役薄賦欽修學宮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饑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 北史

隋李諤遷書侍御史上言臣聞大臣之內有父祖沒子孫引其妓妾嫁賣取財妾雖微賤服新三年豈容遠視衰經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復有朝

廷重臣平生交舊朝聞其死夕規其妾無廉恥之心棄

友朋之義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嫁始此

又言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魏

之二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技競騁

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遺理存思尋虛逐

微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權士裁皇舜禹之典伊傅周

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啻入耳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

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為用也聖道半與屏絕浮

詞過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

南臺舊聞卷九

十二

參厠纓冕外州遠縣仍踵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請

勅有司晉加搜訪具狀送臺 同上

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煩碎書侍御史柳彧疏言人君

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

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又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

比見事無大小咸闕聖聽陛下留心正道無憚疲勞至

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

日肝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

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 又言竊見京邑爰及外州

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

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
竭貨破產競此一時盡室並孥無問貴賤男女泥雜繼
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
於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可其奏同上

韓思彥為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
太白晝見勅帝修德答天譴帝讓李義府曰八品官能
言得失而卿冒沒富貴主何事耶義府謝罪唐書列傳
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率
羣臣入賀監察御史王求禮厲言陽氣債升而陰冰激
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盜賊繁興正官少偽

南臺舊聞卷九

三

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后為罷朝
同上

韓琬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今和市額刻削名為和
而實奪之歛重役亟家產已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
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
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
量能授官 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
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同上

馬周為侍御史言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

在百姓苦樂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不皆
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今縣令刺史頗輕其選以德行
才術擢者百不得一百姓未安殆在於此帝稱善擢拜
給事中同上

趙孚改殿中侍御史雍熙中詔詢文武禦戎之策孚奏
議曰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日者北邊來賓全燕猶梗再
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望朝廷通達國信近鑒唐高祖
之降禮遠法周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君
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征戰

南臺舊聞卷九

四

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上嘉之朱史趙安仁傳
景祐二年御史裏行孫沔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
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盡嚴乘輿天遠未
見歎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
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
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
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拔
庭之幽曠以求錫裘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
私書奏責監永州酒務綱目

文彥博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備校有臨陳先退望

敵不進者舊著今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耳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歷代名臣傳

傅堯俞為監察御史奏今度支費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陛下宜自檢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宋史本傳

呂誨為殿中侍御史見廷臣上章者往往託風聞以摘人幽隱不必然之事乃上言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採納以補闕政今乃借以侵官至暴揚曖昧刻薄成

南臺舊聞卷九

風請下詔懲革時多其諫諍讀史節

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襄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嚴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騎塞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慮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和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同上

治平初趙瞻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

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諸宿將蓋權不可燭而為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為陝西諸路鈐轄瞻以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同上

南臺舊聞卷九

宋

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庶僚之眾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達聰務既其實歷試而起升之以幸天下神宗即位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奸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奸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患常弛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下化上

而民模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違忠則四遠畏服而中國強矣同上

劉隨遷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使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績効甚微銜駕要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爾堂以容奸為大體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賢以恬退為拙以至貪殘者黜於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為下詔戒中外同上

南臺舊聞卷九

七

育才為先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上召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以為得御史體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劉摯罷御史照衡州哲宗嗣公復擢侍御史上疏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宴坐時賜廷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垂繼求治之志同上

王巖叟除監察御史即上策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

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同上
元祐初上官均復為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為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為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討本末而欲襲詩賦之弊未見其為得也宋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九

八

黃廉為監察御史裏行言比年水旱民掌支貸之恩今年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稔果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數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同上

熙寧初張戢以御史召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於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宋名臣錄言行外集

徽宗立召拜龔夫殿中侍御史疏曰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才皆出審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奸黨既破必將早晚熟計廣為身謀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姦邪百出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同上

魏砥紹興時遷殿中侍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諫者謂非災異砥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

廷之上奸惡邪佞之人未逐百執事之間朋附奔競之徒未汰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宜鑒定哀之失甄別邪正亟加進用同上

上知金寨盟赫然決策親征杜莘老奏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預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正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益以剛大為心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諛言所情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 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閱精整故方鎮警服莫敢有異以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乞極留聖慮

南臺舊聞卷九

九

上出內庫錢七十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賞以月廩不先除此弊錢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悉除軍債士拜賜鼓舞人百其勇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汪澈為侍御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猝自講和以來諸將擁重兵高爵厚祿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攝其心作其氣戰士役以伎藝而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關心而樂為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預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同上

靖康中監察御史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復上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且請帝亟還京城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一意於邊防五也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不在都之遷與不遷也鑑語經世編

南臺舊聞卷九

十

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樸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彊悍自尊不肯上承德意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報宋史列傳

吳芾高宗時遷殿中侍御火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會宥容遷東者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慮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恐回鑿之

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同上

陳良翰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自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因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關外事誤矣同上

乾道中侍御史胡沂言祖宗時武士試中武藝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効用或於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所取非所用非所學

南臺舊聞卷九

十一

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高下考任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從之廣治平略

龔夔良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夔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恰腐竊弄外則奸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致舍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宋史列傳

洪咨夔拜監察御史疏言臣歷考任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法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

一夷綱常且立不立奚政之間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秉宰也今敝端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帝嘉納之同上

謝方叔官監察御史疏奏秉綱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同上

南臺舊聞卷九

十二

朱纘孫權監察御史時有諫議遷都四明者纘孫亟上疏言鑿與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叢起必不可遂止長星出東方纘孫力詆外戚內臣及進奉羨餘失人心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辭肯懇切帝為之感動同上

度宗即位陳宗禮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蹙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同上

監察御史王惲論中都喪祭事狀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理

合禁止以厚薄俗外無問貴賤多破財物市一切紙作
房室侍從車馬儀物不唯生者虛費於死者實無所益
亦乞一就禁止 烏臺筆補

論職官公私有犯事狀古者刑不至大夫禮不及庶人
爵祿者所以待材能廉恥者所以厲節行此自古不可
易者今訪聞得尚書省擬到將一切內外職官如公
私有犯不聽收贖皆以的決論罪甚非待材能而厲臣
節也如此則是教人以頑鈍無恥莫諾亡節廉隅不立
而當職任者既無貴貴尊尊之義且以官徒自處苟日
計庸而已今欲為常行格法斷不可訓 同上

南臺舊聞卷九

七

論重刑事狀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正犯干連贓仗
准服追勘審覆結案須經歷官府數重人命至重或致
枉錯有傷和氣故舊例重刑不限催舉待以歲時欲於
三覆五奏之間脫有冤誣庶正犯敗露不致濫及無辜
以極哀矜欽恤之意見不嗜於速殺也至於秋分後行
刑蓋自古帝王體天行道以順四時生殺之理也如舊
例決不待時所以待惡逆以止罪也今將一切常犯死
罪者數月之間案牘稍具上令省部監察審問無冤同
惡逆罪犯決不待時雖卑陶不能保其曲盡獄情一無
冤濫誠當審量事宜集議允當可為永格者而復更改

聞奏以救既往則天下幸甚 同上

論立司諫等官事狀蓋聞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
士則不聞善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有諍臣諍友
則國安而令名可保矣况萬乘之帝王歟伏見朝廷近
年以來雖或小事天威震怒出於一時輒至不測欽惟
聖慈隨復追悔今憲臺雖立或有所論執卒不能上達
得開陳利害於前合無選近侍重臣輔以剛正儒者使
為司諫等官則聖益聖而明益明且免夫既往追維之
悔天下幸甚 同上

南臺舊聞卷九

五

故歷代相沿各有定制今民間以侈靡相高雖工商皂
隸皆得衣被金繡龍鳳等物以致貴賤混淆無以差別
今國家以儉德化下服之不衷反為妖災今後合無將
一切金繡異樣衣物除令得服用外自餘即聽與鞍轡
等事一體嚴禁制亦辨上下定民志之一端也 同上
尚文拜中臺侍御史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
役宜且停罷成宗嘉納 元史列傳
王壽權侍御史召壽奉香江南徧祠嶽鎮海濱使還具
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宜選公廉材幹存心
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

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唯是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同上

趙師魯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迎福祿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鑿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上嘉納焉同上

至順二年御史陳思謙言方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請設三策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二宜器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三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之

南臺舊聞卷九

五

治體內官知民間之利病今後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郡守有奇材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帝可其奏先是關陝大饑民多鬻產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員贖之使富者受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鑑語經世編

陳思謙疏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不可

失也元史列傳

崔敬拜監察御史疏言文皇獲不執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則宗社幸甚不報又言失刺斡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

南臺舊聞卷九

六

之所今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禮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奏稟呈請殆無虛日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閣寺之流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同上

袁凱洪武二年授御史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眾凱上言諸將習兵事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

古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帝
勅臺省延名士直午門為諸將說書明史

御史陳祚勸勤聖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
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典舉講學未有程度
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學行義
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暇命儒臣講說
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
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
者自見疎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見疏大怒曰豈
儒謂朕未讀大學耶下祚獄同上

南臺舊聞卷九

七

正統時黃裳為御史院中彈文多出其手都御史陳鑑
倚重之上言科道考滿黜陟常出上裁若由吏部奏升
介然持正者古今幾人哉帝從之明通紀
景泰中監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貸
若官吏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操威福之柄豈可懷
私受賄巧文深詆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
屢有恩宥皆不及此豈列聖之仁明有所不逮誠以法
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輕重也章下刑部言
御史言是自後故勘者宜論死不宥從之春明夢餘錄
成化三年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

黃靈蔽天此正側身修行之時也伏望以敬為所以懲
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
罷仍於萬幾之暇日御經筵講明聖學庶足以合天心
慰人望上嘉納之萬世玉衡錄

正德時雙幸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至都督賜蟒玉者
御史程榕充言權要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
謂買功衝鋒斬敵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至殺平民以為
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閭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據
吏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
京師而東南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至高階是
謂併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將士體乞嚴為察革帝不能
用明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九

大

成化四年十二月遣太監鄭同崔安冊封朝鮮世子李
耽為王既行巡按遼東監察御史侯英奏同與安俱朝
鮮人墳墓宗族皆在其地於其國王未免行拜跪之禮
進囑託之辭殊輕中國之體乞追請寢成命遣翰林院
給事中及行人任使為便上是其言日下舊聞
劉安入臺甫一月上疏曰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
人君以察為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
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

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擯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為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平治哉帝大怒遣治之同上

弘治元年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司上收客稅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事以培克為能有傷國體上命今後止許秤盤客貨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平略

正德時世宗立乾清宮成御史鄭本公言八年營構一

南臺舊聞卷九

九

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廣繼嗣以為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蔽塞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於鳩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於先朝帝嘉納之明史

嘉靖五年御史仲選上言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紀災異而略祥瑞庶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為損而固己為益唯求其應之

之實何如耳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唯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心違必然之理也南京都察院志

嘉靖十一年右副都御史范鏗言人主之所取於臣下者任怨也當事也恭順也無私交也而邪臣之恣強矣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許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疑之矣疑信一差邪正倒置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同上

嘉靖二十五年御史周冕上言賈誼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

南臺舊聞卷九

十

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後世莫不肯舉以為定論今皇太子生長春宮隔遠天顏不得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祈云無逸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祈寒暑雨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為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辯與其日處於深宮孰若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為師保與其日逸於休養孰若詩書禮樂之為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日所不可一日緩者也同上

御史李逢時上言北敵敢於歲初擁衆入犯俺答之約東全無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唯大集兵馬專事征進否則隱忍顧忌釀成大患何以善後上是之繼而入大同塞指揮王恭力戰死又入遼東塞備禦官王相力戰死

明書釋錄

嘉靖時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潞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昔人於下流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潞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二曰修圩岸以固橫

南臺舊聞卷九

五

流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墾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郊直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蓋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即沮洳成陸昔人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

明紀事本末

嘉靖二十九年御史張鑑乞修復屯田原制每逃屯田一分五十畝召募衛所精壯空丁一名頂屯軍名伍領種於農隙就屯所附近空閒去處舉行操練使之習聞

進退之節通曉騎射之能巡屯御史所至閱試而賞罰之屯所教場共二十二處為人開種當事無所稽查計京外衛所屯軍共十一萬八千有奇伏乞勅下次第修復時方有事招兵不可無費而屯軍無催募之費養兵不可無糧而屯軍無衣糧之給寇盜生發其於城守防禦之具豈不綽然有餘哉

國朝典策

隆慶時御史周弘祖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關政事孝宗召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預抑且不使之聞願陛下勿與謀議假以嘖笑則彼無亂政之階而聖德煥太祖孝宗矣

明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九

五

御史王廷瞻奏請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宮者悉蠲其租又言勲戚莊田太濫請於初給時裁量田數限其世次爵絕歸官制可

同上

隆慶五年俺答封貢事畢御史劉良弼上疏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屬部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

明紀事本末

穆宗詔戶部購寶珠御史詹仰庇言昔仲虺戒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後心一生

不可復遇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啓
違之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同上
萬歷五年御史王用汲疏言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
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
罪大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而逢相之人多輔臣意有
所向不問其意之是與不是誰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
先意而結其歡心望風而張其虐焰者矣陛下不躬自
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附之元輔是以大臣益得成其
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於私而無所控告其勢不得
不奔走夫私門矣以陛下之聖智何不日取庶政而勤

南臺舊聞卷九

三

習之大小章疏務躬省覽孰公孰私孰便孰不便陛下
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再商酌可則行之未
可則稟擬覆請閱習既久智慮益宏則幾微隱伏之間
自無逃乎聖鑒矣熙朝奏議

王學曾萬歷中擢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輒遣官校逮
捕學曾疏請止不納光山牛產犢若麟有司未聞帝命
禮部徵之學曾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斃則祥者已不
祥矣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母亦左右小人以
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餓號寒之聲
陛下不聞北敵集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

聞宗室貧窮饕餮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
已斃之麟聞彼為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帝責其沽
名降與國判官明史列傳

神宗十四年御史孫維城楊紹程請定儲位俱奪俸十
五年御史何倬鍾化民王慎德奏建儲不報十六年御
史陳登雲請冊立東宮且罪鄭承憲驕橫狀不報二十
年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大學士王家屏
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御史錢一本鄒德泳賈名儒
陳禹謨交章申救削籍降調有差四十二年南京御史
汪有功言福府內侍李進忠擅祭告孝陵不報明紀事本末

南臺舊聞卷九

三

神宗時倭請封貢御史楊紹程奏太祖時屢却倭貢慮
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檢窺內地頻
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為厲
階耶今關白謬為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
乎中國之費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弑主篡國正天討之
所必加中國以禮義統禦百蠻而顧令此篡逆之輩叨
天朝之名號耶宜急止封議勅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
撤還境上以待關白可計日而敗也同上

泰昌元年御史左光斗上言乾清宮唯天子御天居之
唯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

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名分謂何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 又言選侍移宮以後自當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即於政體有損 同上

光宗即位臺臣黃彥士疏曰保攝聖躬之道在於屏遠婦寺親御講讀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欲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鑒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幾而不

南臺舊聞卷九

五

困盛德大業未有不基於此者也 萬世玉衡錄

熹宗即位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一曰定志君心必有所志不志於憂勤則志於急安不志於仁賢則志於聲色不志於道德則志於貨利而國運之隆替關焉皇上臨御伊始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其時矣 同上

天啓元年御史魏光縉上言張彥樞擊之謀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備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備用之以難問宮主事王之宋追奪詔命郎中陸大受以大計點張廷以憂死皇祖十年不御之朝堂一

且詔見羣臣面行撫慰然則皇祖之於此事亦曉然明白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建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踪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皇上立賜擢用以為忘身殉國之勸上可其奏 明紀事本末

天啓元年御史周宗建上言銖除在真品母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母輕出言以佐鬪國家要以邊事為首務母自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為本源母徒為將順之節 同上

南臺舊聞卷九

五

天啓四年八月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令百官表賀御史黃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元祥瑞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宜從遂獲中止 明史

崇正三年御史吳履中疏向者見人情玩地日甚大加懲艾誠救寬以嚴而化枉為直之妙用乃法司所上獄狀一奉嚴旨不敢執奏改輕從重輒經屢更皇上益以法官所擬原未蔽罪若留餘地以俟駁勘遂至堅於從重而訊鞠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希合聖意不能無枉供招多不出囚口但雕琢為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

體此又以煩文而掩律意不思獄以得情為主律以至中為法情溢乎法法踰乎情皆非確擬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其冤抑之氣有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關係非渺小也伏乞嚴勅問刑衙門一切讞獄俱要明律意不許少為增減上干天譴所當矜疑解網以施法外之仁 春明夢餘錄

御史苗穉言臣見府州縣衛所問刑官不問罪之輕重一禁監禁有一年不決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在外問刑衙門今後真犯死罪監禁外其餘輕重罪囚不許久禁照舊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決斷者聽受

南臺舊聞卷九

天

禁之人赴巡撫巡按等官伸告則囚犯亦不致淹禁而囹圄空虛矣詔從之 同上

崇正十年御史李模上言東南水利自萬歷以來廢弛者逾五十年歷該撫臣周啓元等先後籲懇下部覆議未免築舍其說有四一曰時詘未可舉羸不知近歲供輸既已筋髓敲竭倘再罹潦暵振資招徠當罄無限物力而司農歲計所入數百萬尚能按籍其歛否乎二曰淤沙之地漸已陞科告佃今一開鑿稅額何償但事關水利要害何惜此涓涘而誤農田大計即使開鑿果不便利於佃稅諸戶而水利一興水荒之田亦可成熟不待

包賠矣三曰裏田集團交渠滂漫聊備蓄泄姑緩疏滄夫來源之水既無宜泄湖流奔馳衝激能不傾蕩乎若旱魃為虐雖渠深亦竭斯開浚之萬難濡滯不待智者而決矣四曰大興水利必設專官今用大臣或為未便分巡撫之餘力恐有遺恨添設道臣又慮掣肘唯甲榜部郎朝氣方銳事體歸一又官秩未尊可與巡撫每事咨決巡按亦得旁察短長職列京銜不受節制府州縣長並勢分相臨呼吸立應上下各便其差定限奏績最則優選殿則劣處斯水利立見成效已 廣治平略

南臺舊聞卷九

天

南臺舊聞卷九

此處為空白欄位，僅有少量印刷痕跡。

北平 黃叔瓚

王國維

切諫

申屠剛建武初拜侍御史寒寒多直無所屈撓隴蜀未
平上常欲近出剛止不聽則以頭軼乘輿輪使馬不得
行帝遂為止 東觀漢紀

魯恭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擊匈奴恭上疏諫曰萬民
者天之所生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
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
獲上天之祐今匈奴為鮮卑所殺而欲乘其虛耗利其

南臺舊聞卷十

一

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征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
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惟
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 後漢書列傳

何敞拜侍御史疏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
圍慢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
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父母之操陛下
履晏安之姿而盛春東作輿動大役猥復為衛尉駕車
馬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誠竊懼
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眾軍在道朝

廷焦唇百姓愁苦而遠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
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
省 歷代名臣傳

邳壽前後上書陳實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憲臨壽
以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疏言壽機密近臣匡救
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
豈其私耶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
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若被誅臣恐天下以
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
威觸死譬言非為壽也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 後漢書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

二

初魏以有罪徙邊者多遁亡乃制一人遁亡闔門充役
御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
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蒙盜跖之誅豈不哀哉
孝文帝從之遂除逋亡綠坐法 綱目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柳或上表伏見詔書以上
柱國和千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
在趙州聞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
滿道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蒞職非其所解如
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衆所損殊大上善

之子子竟免 北史

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易好者上悉令斬之大
理少卿趙綽諫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
事綽曰陛下置臣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綽
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侍御史柳或復上疏切
諫乃止 臣鑒錄

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
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
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勅洪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
敢奉詔高祖從之擢侍御史 唐書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

三

柳澤從祖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
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房元
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範謝
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同上
鄒令裴仁執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
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執坐輕罪而抵
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上嘗語關中山
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
家今有東西之意示人以隘上善其言 綱目
馬周拜監察御史上疏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

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所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

道臣所未安宗室功臣宜賦以茅土疇其尸邑漢光武
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願陛下深思其事使
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
嘗親事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
來葉耶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皂雜類韋瓘提斛斯

正獨解調馬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駟豎倡子鳴玉
曳履臣竊恥之帝善其言除侍御史 唐書本傳
高季輔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轉中書舍人數上
書言得失太宗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

南臺舊聞卷十

四

石相報 尚友錄
王義方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
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奸義方上言陛下撫
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况輦轂姦臣肆虐乎
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
冰漸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
叱義府下跪讀所言 唐書本傳
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問外以朕為何如王對
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
甘英豪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

之聞其死固已無及元忠曰劉蕡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然慚同上
韓瑗褚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同上

張廷珪遷監察御史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寺於白馬坂作大象廷珪言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利窮山之木為增極治之金為象工員窮宴驅役為勞飢渴所致疾疢方作又僧尼乞丐自贍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今天下虛竭蒼生凋敝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

南臺舊聞卷十

五

后善之 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言今唐歷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有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同上

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瑠飾譎怪俊而不法求禮以為鐵鶩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 契丹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懦擾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為賊誣誤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

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同上

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險賁痛詆為功整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爪懸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械掃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周用仁昌奏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悟獄乃稍息而酷吏寢以罪去唐書酷吏傳

南臺舊聞卷十

六

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太后命監察御史蘇頌按覆由是雪寃者甚眾山堂肆考

張柬之既遷則天於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侍御史崔暉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其徽號自當稱唐以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哉宜毀此廟復唐鴻業中宗深納之同上

柳澤睿宗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求媚聖意播蕩上心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元宗稱

善唐書本傳

元宗有胡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
範臣奏曰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
冒觸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
慰諭而罷通鑑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一年
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
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
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柳宗元侍御史周君碣
貞元十九年韓愈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

南臺舊聞卷十

七

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
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
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史云公上章數千
言論宮市疏今不傳韓子年譜

薛存誠擢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郵傳事叢詔以中
人為館驛使存誠以為害體奏罷之唐書本傳

楊虞卿拜監察穆宗初立逸游荒恣上疏曰臣聞堯舜
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
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帝詔宰相慰
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唐書列傳

張錫為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奸邪
弄國本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徙雷
州玉清昭應宮災連繫甚眾錫言天災反以罪人恐重
天怒願修德以應之獄遂解宋史列傳

仁宗三年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
使殿中侍御史襄行唐介上疏引楊國忠為戒遂極言
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綺貴妃而致相位今
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吳奎觀
望挾奸語甚切直仁宗怒且言將貶富弼介徐釗畢曰臣
忠義奮激雖鼎鑊不避上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樞副梁

南臺舊聞卷十

八

適叱介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王音甚厲蔡襄修起
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
德必望全貸遂貶秦州別駕翌日改英州別駕宋名臣
言行錄

彭思永為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資之弊以為斜封非公
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一日有傳赦語百官
皆得遷秩公方從駕景靈宮因亟上言不宜濫恩以溢
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
帷幄被寵公抗言曰陛下此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為堯
佐守忠故取悅眾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

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諫官吳奎等為上言其忠上怒解同上

大安殿生芝草召羣臣就觀監察御史鞠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宋史列傳

孫沔為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冊后汚奏喪未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政被劾奏加罪安世恐杜天下言者請勿治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九

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及奏以為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異被罰御史曹修古奏言日官所定希指悅上未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真宗時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同上梅摯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於春地震於夏雨水於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

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告戒也伊洛暴漲漂虛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歸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同上

龐籍明道中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幾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儉約為師上納其言宋名臣言行錄

至和二年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

南臺舊聞卷十

十

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呂景初吳中復蔡襄吳奎韓絳等皆以直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悉得召還綱目

何鄭為殿中侍御史極陳夏竦奸狀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為副都知論辨尤力仁宗諭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然納之宋史列傳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

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侍御史何鄭乞詔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納帝稱善帝繼圖說

李鉉拜監察御史時有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鉉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宋史列傳

高若訥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釋販因緣戚里得官向係郴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大慶殿建新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釋

南臺舊聞卷十

十一

老為噴慢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纜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同上

傅堯俞嘉祐末為監察御史時充國公主下嫁李瑋為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為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為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鞠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者肆行

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同上

段少連為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閣言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諫官御史伏閣遷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陛下意益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又疏言臣恐奸邪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惑陛下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為人臣者思致君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十一

閔不可以儷宸極疏入見已廢而陳氏議遂寢同上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為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為皇子則安勢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為子歿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同上

范鎮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國本未立所言不從固辭不受凡見帝面陳者三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

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歷代名臣傳

范純仁召為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政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子不同宜如王珪等議不聽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便也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室

劉摯除御史論新政十害時御史中丞楊繪亦上疏司農劾繪與公欺誕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臣有言責探士民之說敷告於陛下是臣之職也今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乃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不報復疏言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輒用名器淆混賢否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貶衡州宋名臣言行錄

陳次升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縉紳次升

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勅勝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勅勝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兼布蔡京之惡乃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宋史列傳

沈疇崇寧中擢監察御史疇至臺欲有所論諫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做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為剴當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古

沈與求居侍御占象者言夜有赤氣亘天有白氣如練貫之公言此乃天心仁愛陛下出變示警也又言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傾為福耳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紹興末金人謀入寇宦官張去偽陰沮戰議且請避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愕然曰公仁者之勇楊誠齋集

寧宗即位劉光祖除侍御史獻謹始五歲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

急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
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
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朱熹與祠光祖言漢武之
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誓怒旋悔
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
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
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宋史列傳

洪天錫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
也外戚也小人也劫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力護文
翁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奸犯科根柢蟠固乃遲回護惜

南臺舊聞卷十

五

不欲繩以法勢談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
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
又言自古奸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
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也同

杜範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
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
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
奸邪然廟堂之上尚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
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鏢朝

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同上

世祖時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
論將從之侍御史高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
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議是開天下擅殺之
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元史列傳

侍御史王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
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哈
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為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
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
阿合馬郝貞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贖貨流毒

南臺舊聞卷十

十

億兆近者阿忽合伯顏入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
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
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
既往知所進退同上

時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為樂御史趙師魯上
言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
遠命罷之賜酒一上尊以嘉忠直同上

李元禮元貞初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有旨建五
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言其不可行者有
五一蹂躪禾稼二親勞太后聖體三舉動書而不法四

勞民傷財以奉土木五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平章
政事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抗言曰他御史懼不敢
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以章上聞帝沉思良久曰
御史之言是也同上

魏初拜監察御史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酌大
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
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史官起居注外有高麗安
南使者入貢以觀朝廷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
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七

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
曰為卿宥之左遷昌平今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采兒
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
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
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同上

帝造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瓊咬兒哈的迷失成
珪李謙亨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瓊咬兒哈的迷失以
成珪李謙亨屬吏張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
宗已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二人乃得從

輕典同上

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御史馬祖常上
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姙
利已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
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同

英宗立勅建西山佛宇甚亟御史觀音奴等以歲饑請
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山北廉訪使曹伯啓曰
至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乃劾臺臣緘默使昭代
有殺諫臣之名帝為之悚聽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六

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多二
曰刑禁太疎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政太弱五曰土木
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倖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
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
能容同上

元統元年采爾直班擢監察御史首上疏請親祀宗廟
赦令不宜數又陳時政五事一曰宜奮乾剛修刑政疎
遠邪佞顯任忠良二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勳舊世臣
之子端謹正直之人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
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樞機之臣固

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珥安盜賊振救饑民既又條陳九事上之一曰倖門漸啓刑政繁紊二曰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選法愈備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取姬妾於海外同上

李好文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七

兩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溢益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顏專擅威福仇殺不辜鄰王之獄燕帖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耶宜雪其罪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庶可以兆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同上

至正十七年御史張貞言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陛下乃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

四方有警調兵初無紀律所經之處雞犬一空反以克復受賞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鑑語經世編

歐陽韶薦授監察御史時太祖詔曰命兩御史侍班詔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猝不能措詞舉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樸誠從之明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

十

建文初御史尹昌隆奏昔太祖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福也上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宣示天下使知朕過同上

韓一作康郁建文中爲御史上言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與

國事者勸陛下必削藩國果何心哉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伏願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

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何忠等言事計且奉慶請上罪之上曰朕今正欲開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等欲罪之是視朕為何如主將建都北京科道合詞諫不可而諸大臣已密議遷都之舉上乃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對拜東皆呼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悅遂兩宥之 廣治平略

南齊書卷十

至

洪熙元年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為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建節條上二本上覽之怒命武士以金瓜撲之 萬世玉衡錄

景泰初御史倪敬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踰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憚黜之 明史列傳

張鵬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上疏懷利第君人臣所戒比每遇聖節或進羊馬錦綺交錯殿庭自非貪萌安有餘財充進奉且陛下富有四海豈藉是足國哉宜一切停罷塞詔訣奔競之途疏凡四事帝頗採用 明史

朱英景泰初御史王豪嘗以勘地事忤陳循為所訐至是循草詔言風憲官被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於是豪當改知縣英言若如詔書則凡遭御史抨擊之人皆將挾讐誣訐而御史愈緘默不言矣章下法司請如英言 同上

南齊書卷十

至

誠天下大計也乞宥之以開言路不報御史楊琅上疏乞追回王徽羅倫等謂皇上頒布明詔廣開言路未幾而王徽以言遠斥羅倫又以言外補士氣日阻聰明日壅非朝廷之福也李賢稟言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明書釋錄

張昂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偕同官上言言路將塞之漸聖學將息之漸復啓寵倖之漸驕縱姻婭之漸異端復興之漸傳奉復啓之漸淫巧漸作珍玩漸崇願陛下以為戒帝嘉納之 明史

曹彝成化時御史弘治元年七月上言近日星隕地震

金木二星晝見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內園災狂夫
叫闖景軍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盡拜
災之道經筵雖御徒為具文方舉輒休暫行進罷所謂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
大學士劉吉等以消天變同上

胡獻弘治時御史言屠瀟為吏部尚書王純李憲為都
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陛下議改不
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恒御內閣高次章奏經筵
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願陛下追復舊
制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通者但為內戚中官洩憤報怨

南臺舊聞卷十

如御史武衛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為校尉所
發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
之異日必為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責藍山丞同上

劉玉擢御史武宗即位疏言劉瑾等佞倖小臣陛下願
謹邪而棄輔臣此亂危所自起况今白虹貫日孛見紫
微宮星搖天王之位民窮財殫所在空虛陛下不改圖
天下將殆乞置瑾等於理仍留劉健謝遷輔政不報同上

正德元年呂紳戴鏡王守仁等俱以言事下獄廷杖之
御史陳琳上言老臣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請廣東

揭陽縣丞 萬世玉集錄

劉瑾逐大學士劉健謝遷御史蔣欽偕同官韓彥敬等
切諫瑾大怒逮下詔獄廷杖為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
劉瑾要素三司官賄不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
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為
腹心也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
視言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前後
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為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
民失望陛下顧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
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

南臺舊聞卷十

瑾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死何足惜
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
欲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
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
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卒於
獄同上

陳察擢御史劉瑾擅寵察痛哭極言詔繫治罰累百五
十石輪邊始釋宸濠反江彬說上親征因以探南方名
勝察抗言曰此一帥任耳奈何屈萬乘之尊乎上不懼
奪一歲俸再入為御史會千戶王邦奇誣奏大學士費

宏等給事中楊言糾之上意言為大臣游說恣甚廷鞠
言備五毒察大呼曰臣察願代楊言死上目攝察不為
動退復上疏極論之上竟寬楊言獄未幾遷太僕少卿
晉左僉都御史臣鑒錄

正德元年御史趙佑上言太監劉瑾邱聚馬永成輩日
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機之變豈不為兩宮憂戶部
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瑾竟自奏止李興擅伐陵木已
坐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他如南京守備劉雲趙忠等
俱貪緣增設乞置瑾等於法汰革額外兀員自今政事
必詔大臣臺諫不為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奏入帝不

南臺舊聞卷十

臺

納中官益橫佑與同官朱廷聲徐鈺文章極論章下閣
議將重罪中官事忽中變劉健謝遷去位瑾遂大逐廷
臣忤己者指佑與廷聲鈺及陳琳潘鏗等為奸黨勒罷
之同上

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陸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彥微葛
洪貢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蔣欽
曹閔黃昭道王弘蕭乾元等上疏極諫曰自古奸臣欲
擅主權必先盡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
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母自勤約宜及少壯為樂仇
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

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太監馬永成
魏彬劉瑾傳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為蒙蔽日事宴遊若
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
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節屋風雨之不被錦衣
玉食豈知小民和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燕樂豈知
小民疾首感頌赴訴之無路昨雷震郊壇堊出紫微夏
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恣情縱欲不
一顧念乎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絕禍端委任
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瑾怒悉逮下詔獄各杖三十
除名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臺

正德丁丑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
而監察御史張君欽閉關不納疏凡三上第一疏曰臣
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義以
極諫臣風聞人言陛下欲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處今
甘肅有土魯番之患江右迨益火作賊之擾淮南有漕
運之艱巴蜀有採辦之困京畿憂麥少收秋潦為沴陛
下不是之憂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為陛下危
之第二疏曰上有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誅
死苦諫陛下不可出關未蒙俞旨臣愚以為不可出者
有三人心動搖供億繁苦一不可也遠涉險阻兩宮掛

慮二不可也。塞俗強梁，輕身挺出，往與之角，三不可也。夫事慎於初，則易悔於終。則難英宗決於過關，不聽人言，後雖痛悔，無益於事。臣奉勅巡關，義當効死，即斧鉞之誅，亦不敢避。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報聖駕已到昌平州，即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係匪小，或欲親征，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明告中外羣臣，扈從而後啓行。今傳言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王瓊張侍御開關圖記

正德九年，乾清宮災，御史張士隆上言：陛下前有逆瑾之變，後遭薊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與居無度，狎暱匪

南臺舊聞卷十

卷十

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徹且燕遊，萬幾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夫哀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僮之羣。廣屢細旃之娛，孰與鞍馬馳驅之險。明史

張文明巡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亟宜行誅。朝臣匡救無聞，亦當爵治帝不省。同上

正德中，御史周廣疏陳四事，略言三代以前未有佛法，况刺麻尤釋教所不齒耳。貫銅身衣赭服，殘破禮法肆

為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魑魅。昔禹戒舜毋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毋迷亂，酷于酒德。今之伶人助慢遊，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一夫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所以放鄭聲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乃復攘斂貨賄，輒茂王章。陛下何不慎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臬剛之生。諸義兒養子俱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大臣禦寇不職，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游玩寇，不加切責。請期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寧見疏大怒，傳旨誦廣東懷，置寧承。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卷十

徐文華擢監察御史，江西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繫詔獄，文華疏言寧王威燄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戰，容有紀極。願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裕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馬昂納妊身女弟於帝，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要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誰為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濶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乞早誅以絕禍源，亦不報。同上

嘉靖二年，除言官獨劾大臣，禁言官獨劾大臣。御史汪珊力廷和下詔，獄彭澤乃奏，禁言官獨劾大臣。御史汪珊力

辦其非上即除其禁詔臺省彈劾如故史道姑從薄罰
降為南陽通判云 明書釋錄

嘉靖六年命縱遣光祿寺所給養鷹犬諸禽從御史朱
觀請也隨以鷹犬既放減正奉先諸殿薦新食品止依
會典所載鹿兔雉鷹諸物凡鷓鴣鴉鳩鳩兔等肉俱不
復用又隨以牧養禽獸草場一百二十頃按鷹地土九
十九頃遣官丈量招民佃種 同上

嘉靖初御史楊爵上言執左道以惑眾聖主所必誅今
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朱紱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
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賞此貴而畀之迂怪之

南臺舊聞卷十

竟

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為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
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安用此邪佞之術列
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福哉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繫
之 明紀事本末

楊爵以直諫繫詔獄御史浦欽馳疏申救曰臣惟天下
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
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
創必深且爵本以論邪劾獲罪今劾奸大露陛下業置
之理則爵前言未為悖妄望賜矜釋使列朝端帝大怒
趣縱騎述之 明史列傳

大禮議起羣臣各具疏爭留中不下何夢春等復相號
召九卿及各衙門御史則王時柯余翺葉奇鄭本公楊
樞劉穎和果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
續劉紳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
卿密胡瓊張濂何熬張曰韜藍田張鵬凡三十人跪伏
左順門帝大怒遣錦衣執為首者王時柯余翺並繫詔
獄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手

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郭楠方巡按雲南疏言人臣
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
或榜掠殛身或開關誦成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
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
臣之義帝大怒遣緹騎逮治先是御史王懋言廷臣以
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
優卹贈官錄蔭謫懋四川高縣典史逾數日而楠疏至
帝怒遂逮治劄籍 同上

吉崇擢御史世宗朝建言萬幾非一人所能理要在採
輿論而酌行之無自用為聖德累大學士石珪被誣上
震怒崇抗疏斥誣珪者比之王欽若上悟得免議張璠
等力排費宏崇因請還楊一清內閣帝召為首輔 京口
人文志

隆慶三年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養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飛鞦韆監櫃玉盤之費使羣小因而貪緣為聖德累不小上不納萬世玉衡錄

隆慶時御史王嘉賓上言人臣進言於君無非效忠於國詞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何敢忤犯此情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之言而加以誹謗之名則言涉於直者皆謗也是雖欲以箝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臣謂給事中石星既使為民當差而復廷杖六十是杜眾正之路而開羣枉之門小人中傷善類以快已私假使石星斃於杖下則陛下有殺直臣

南臺舊聞卷十

聖

之各左右之誤陷陛下非淺也縱欲悔之其將何及南臺舊聞卷十

錢一本萬歷時授御史上論相疏言執政子弟有中忒被指摘者除名改蔭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牛馬子孫之計大臣以身殉國乃以遠臣為近臣府庫又令遠近之臣為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大臣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其論國本曰皇貴妃寵過皇后處心積慮無一日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不思為援立其子之計及今不斷

熹感日深事體日難時上以孟養浩爭國本詞根一本遂黜為民明史

萬歷末御史王萬祚疏言陛下於諫言始則喜而不怒繼則怒而不棄迨今則竟棄之矣既不見善亦不見惡付之塵封山積見以為不足較亦不足採者言者若投石於千頃之淵焚符於九天之表唇舌已敝莫識所從夫諫言有當有否而必不可停擱諫臣可罪可逐而必不可厭棄臣竊思之聖衷之僻有二其一曰自恃有藐一世之心二曰自驕有易天下之心三曰自智有疑臣下之心此念不改必有旦夕之憂內盜外虜腹背受敵

南臺舊聞卷十

聖

顧此失彼又何為計南臺舊聞卷十

御史方新上言今豐沛間陸地為渠而與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之泮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情卒驕寇至輒與悞觀望而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蕩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虞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泮水三苗不足為累者以堯舜兢業於上而禹臯諸臣分憂於下也今司論納者日獻嘉祥而疆場之臣惟冒首功隱喪敗為國分憂者誰也斥罰之法今不得不嚴而陛下亦宜隨事自責痛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為民明史

馬經綸萬歷時為御史上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濟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授故典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棄裾以諍是陷陛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役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

南臺書聞卷十

卷十

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帝怒出之外同上

贊曰神宗中年德荒政圯懷忠發憤之士宜其激昂抗詞以匡君失然納諫有方務將以誠意絞許摩上君子弗為謂其忠厚之意薄而銜沽之情勝也維于仁諭事馬經綸詆譏譙讓幾為倚偶所不能堪矣靈人取輒諫意者殆不如是乎

馮從吾庶吉士授御史萬歷二十年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已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淪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急敷之患如此近頌勅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鞭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惜勿以目前宴安為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為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閣臣力解得免同上

南臺書聞卷十

卷十

萬歷二十七年興國州奸人許居民徐鼎等搆唐李林甫妻楊氏募得黃金巨萬帝命太監陳奉括進內庫奉委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搆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許奏語多不實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同上

萬歷時言礦稅之害則御史邵以仁金汝諧葉承盛浙江巡按王業弘雲南巡按宋興祖廣西巡按楊芳國奏稅監陳奉貪墨激變則湖廣巡按王立賢收稅監程守訓則南直巡按劉曰梧劾稅監梁未殺傷吏民則陝西巡按王基洪言採木之害則御史况上進貴州巡按宋

與祖俱不報 明紀事本末

方震孺為御史肅宗嗣位逆當魏忠賢內結客氏震孺疏陳三朝艱危言官妾近侍嘯笑易假窺矚可慮中旨頻宣恐蹈斜封隱禍元年陳本寒源論曰曩者梃擊之案王之宋陸大受張庭李倬悉遭廢斥而東林如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諸賢廢錮終身亟宜召復至楊漣之爭移宮可幸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又有交通之疑將使天下後世謂堯舜在上而有交通矯旨之聞宦疏入直聲震朝廷 明史

南臺舊聞卷十

五

天啓二年御史李應昇上疏曰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兵紅夷之敵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留留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驕兵鼓噪而弗能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行為故套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震悚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昔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為也 同上

御史焦源溥言鄭貴妃三十年心事人誰不知張差持梃危在呼吸先帝御極之初請封不得治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女優之感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

李可灼之九今即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崔文昇不可不礫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乎李選侍一官人如聖諭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為選侍乞憐第可求曲宥前辜量從優典而移宮始末不可得而抹殺也盜竇諸奄不可得而寬宥也若竟置諸奄弗問不幾於忘母乎疏上舉朝寒懼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五

虛文安能格上穹哉帝不能用 同上
天啓三年詔開內操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卷寺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宋師襄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敵等語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 明紀事本末

御史周宗建上言近日政事外廷噴噴咸謂與突之中莫可測識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嘯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况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

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譏構之釁必生於長舌其為隱禍可勝言哉 明史列傳

楊漣劾魏忠賢被旨譙讓御史黃尊素抗疏繼之略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洵洵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為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疆而爭絲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為讐繼將以至尊為注柴柵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恨次骨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李

天啓四年工部郎中萬燦以劾魏忠賢死杖下御史李應昇疏曰燦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遶膝八旬之母倚闈旅櫬無歸遊魂懸關臣僚飲泣道路咨嗟夫入非奴隸法非囚訊罪非死刑命非草莽真侯聖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恤死錄孤嗟何及矣 萬世玉衡錄

萬燦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翁諸言官詣閣爭之小

璫數百人擁入閣下撲臂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御史黃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即司禮監非奉詔不敢至何若輩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及燦以劍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充置後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燦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為之世祖神宗之朝張璉嚴嵩張居正為之奸人欲有所逞必借廷杖以快其私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例賜卹 明史

南臺舊聞卷十

李

御史李右謙疏皇上於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於梓刑慎獄尤注宸衷今戶部尚書畢自嚴於六卿之內首膺宮銜非小臣比也專握計務已閱六載非新進比也且聞曩時邊警倉皇籌畫儲精毫無缺誤又非安居坐廟比也合之律例議貴議勤均似可以比附者且首犯罪狀尚未訊明波累之人先淪囹圄土輕重已似失倫矣自嚴年既衰暮病復纏綿如或溢先朝露即與日遊皇上解網之恩欲湔拔以自新其路奚從乎陽和寒沍乃四序之恒經風雨雷霆擊神工之不測臣伏見今春以來九列之內或以狂言被譴或以資請蒙蔽今復摘至再

三其勢必將抱蔓有過矜愚嘉與更始責羣工之所共

析而非一二人之私念也疏上不允 春明夢餘錄

御史王心一奏臣聞明主恩不先於至近近見明旨一

則謂奉聖夫人香火之地一則謂魏進忠侍衛之功夫

梓宮未殯而先規容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

之勤勞於禮為不順於事為失宜聖德無瑕忽有此累

則不便之甚上切責之 明紀編年

熹宗時言官以疏論容氏俱加貶謫王心一疏曰皇上

以內廷之事與外廷何預臣思今日之患正忠於宮府

不為一體中外不能同心在言官憂深慮遠不過謂祖

南臺舊聞卷十

无

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而皇上必

以為沽名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上之能

虛言者真適以表上之能容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

拒諫之計臣恐言者危而天下亦危矣 又奉聖夫人

容氏及內侍魏進忠賞賚優渥心一言文武將吏暴露

邊境而惟以私恩為惓惓恐天下議陛下先左右而後

疆場也不聽 萬世玉衡錄

奉聖夫人容氏出入宮禁內官黃綠弄權御史馬鳴起

上言容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在廷諸臣保護愛

戴之私豈盡後於婦人乃使一介保姆長居禁地此非

所以肅宮禁之防守祖宗之法也且女德難終婦愛不

極怙寵邀恩之漸能無覆霜之懼哉 同上

楊漣乞歸御史馬逢臯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即功在

安社稷罪在劾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

之悲君子退則小人進矣 明紀事本末

御史吳履中上言皇上信任溫體仁楊嗣昌二人售其

奸欺輒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是皇

上為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於國治自有綱

領因時制宜內治闕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寇盜起

今者敵起於外而政治愈焚寇起於內而賦歛愈急欲

南臺舊聞卷十

平

無生亂得乎 同上

神彪佳崇正四年起御史言九列之長詰責時開四朝

遺老或蒙重譴諸臣怵嚴威競迎合以保名位臣所慮

於大臣者此也方伯或一二考臺員或十餘載竟不得

選除監司守令多貶秩停俸臣子精神才具無餘地展

布帛由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臣所慮於小

臣者此也國家聞鼓鼙思將帥苟得其人推轂築壇禮

亦宜之若必依序循資冒濫之寶雖可清獎拔之術或

未盡臣所慮於文武者此也撫按則使中官監視會同

隙開水火其患顯潛通交結其患深臣所慮於內臣者

此也忤旨譴責明史

李曰輔擢南京御史時中官四出上疏諫曰邇者一日遣內臣四尋又遣用五非兵機則要地也啓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仄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實為寒心陛下踐阼初盡撤內臣中外稱聖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為先陛下不築黃金臺招頗牧乃汲汲內臣是遣會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謫曰輔廣東布政使照磨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聖

御史路振飛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忘正體喪廉恥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賦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解治人責外重而責內輕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主日疑有詔旨而無奉行疏入詔付所司同上

崇正九年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謂為要譽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為尸祿保寵習為寡廉鮮恥又豈國家所利哉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豈可言哉同上

崇正十二年四月時上頗於內庭建設齋醮禮科給事中姜琛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

遣太監劉允誠馳驅西域可為監戒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閑道錄

帝御文華殿獨召延儒語良久事秘舉朝疑駭御史毛羽健曰召見不以盈庭而以獨侍清問不以朝參而以燕閒更漏已沉閣門猶啓漢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南京御史劉之鳳言延儒立身居鄉不堪置齒頰此一召也於國事無纖毫益而於聖德有邱山之損疏入忤旨詰責明史

南臺舊聞卷十

聖

崇正十五年御史楊仁愿言高皇帝設官無所謂緝事衙門者後以肅清輦轂乃建東廠今功令比較事件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為奸盜而賣之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挾忿首告誣以重法挾者志無不逞矣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東廠之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後復切言縱騎不當遣帝為諭止然倚廠衙益甚至國亡乃已明刑法志

南臺舊聞卷十

北平 黃叔瓚 玉圖輯

彈劾

張綱辟高第為御史漢安元年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荷國厚恩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誠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後漢書

陳翔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後漢書

南臺舊聞卷十一

種嵩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過嵩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奸違乃復列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狀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從之同上
孝明初元匡為御史中尉以山偉兼侍御史入堂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王過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北史
隋陸知命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僚所憚帝甚敬

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暕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僚震慄同上

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書侍御史柳彧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感宴爾之親冒此苴衰命彼禴翟不義不眛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遘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執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同上

張行成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元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

南臺舊聞卷十一

無先容也唐書列傳
狄仁傑拜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歷代名臣傳
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來俊臣犯狀有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賊賄貪濁四失禮義五淫昏狠戾論茲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通典
來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後忠

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唐書列傳

監察御史崔琬廷奏宗楚客紀處訥專成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宗晉卿專狗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為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為和事天子同上

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御史李尚隱與李懷讓劾其罪湜等皆劾去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一

李勉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軍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肅宗歎曰吾有李勉乃知朝廷之尊同上

元微之自監察御史謫江陵府士曹掾左拾遺白居易疏言元稹自授御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追勘房式之事

既從重罰旋又左降外議喧喧皆以為稹與中使劉

士元爭廳因此獲罪况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以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元稹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沼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卓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

南臺舊聞卷十一

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疏入不報舊唐書

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奉侍御史温造彈之祐趨出待罪股戰流汗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擒吳元濟未當心動今日膽落温御史矣同上
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谿進狀曰臣准西臺牒及金部稱奉六月二十七日勅內園郝景全事奏狀內諡字音與廟諱同勅罰臣一季俸者臣前奏狀稱准勅因事告事旁訟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勅語臣

狀中具有准勅字非臣自撰詞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故是審量禮律以為無妨耳即引陛下勅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內圓便有此論奏也臣非敢訴此罰也恐自此有援引勅格者亦須委曲迴避便成訛弊

冊府元龜

曹修古為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嘗被朝有黃門二人不避道呵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言御史尊則天子尊請付所司劾治上立命答之晏殊嘗以笏擊人折其齒修古奏殊為輔弼而忿躁無大臣體先朝陳恕勝人於中書即罷黜殊合如恕例時論避之

讀史節

南唐書卷十一

四

真宗詔諫官御史舉職言事惟陳彭年與侍御史賈翱數有章奏走白彈射真宗令中書置籍記之

宋史列傳

鞠詠為監察御史言錢惟演險險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同上

傅堯俞為監察御史裏行朱晦子穎士以內降監坂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堯俞上言密院既不治穎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用而舉之上下相結迭為阿徇其盜名器將不但一坂口而已乃罷穎士權倖憚焉

宋名臣言行錄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職除他官蔡襄封還詞頭不草制

同上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書臣伏見宰相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

南唐書卷十一

五

諂上做下懷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

劉準為監察御史裏行言程昉開渚河調發俸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黥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時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

宋史

張戢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體不舉苛細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

東都事略

常安民拜監察御史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中官裴彥臣與戶部尚書蔡京相結強毀人居室以建慈雲院事聞詔御史勅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為欺罔此之奸狀非法所能盡願重為降罰以肅百僚及獄具惇主之止坐罰金安民復論京奸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宮

南臺舊聞卷十一

六

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

歷代名臣傳

朱服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

宋史

章惇蔡卞用事龔夬疏劾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啣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遐方海內之人歸怨先

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凡惇所為皆下發之望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真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究之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於是三人皆去

上

呂陶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辯曰君子小人之分辯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為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為異時

南臺舊聞卷十一

七

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

同上

辛炳元符時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為直達綱舟人率侵盜沉舟而遁戶部受虛數人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所得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入寢微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為沮撓謫監南劍州新豐場

同上

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御械劉炎筦禁中市易大為奸

利公疏聞即斥監嘉州稅淮南運副王和結宦寺居官
重置不飭公劾罷之樞密周麟之使虜已而辭行再奏
請瑞州幸醫王繼先沽寵干法富浮公室屋擬禁庭未
有敢搖之者公疏數十罪安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
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良家子為婢者百數並還其家
臨安內外田宅貨實以千萬計天下稱善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金報益急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
臨敵恐誤國事虜造舟海濱積全齊之甲其謀不淺宜
命海道諸將募死士為劫寨計上詔師中奪其兵遣李

南臺書閣卷十一

八

寶促東海其後漢沔諸將得自奮所向皆捷 虜臨江
中外惴恐無固志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
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沸騰公彈治上疑其未審不
樂公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其仕以所髡西兵
隸殿前司乃曰吾責塞矣 同上
建中靖國初蔡京方為翰林學士承旨殿中侍御史杜
莘老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
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隳臣非自愛
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社稷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

侍御史張汝賢奏左丞王安禮素行貪穢身任潤州太
守倡女共政私其部內館閣故老侍婢以歸閨門之內
數致忿爭安禮修身治家如此其能正百官理萬民乎
安禮乞去 鎮江府志

黃龜年靖康初遷殿中侍御史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
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事君之道曰忠罪莫
大於欺君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檜厚貌深情
矯言偽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奸陰
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
忌憚如此欺君私己有一即可黜況檜之欺與私顯者

南臺書閣卷十一

九

者為多乎章凡四上遂褫檜職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
趙鼎遷殿中侍御史時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
之將世忠亦帥部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請治德專殺無
忌之罪而下詔切責世忠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之諸
將肅然帝曰唐肅宗得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
昔人矣 歷代名臣傳
葉義問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騰舉效檜所為植其黨
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錮異己者義問累章劾騰舉有
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 同上
高宗即位擢馬伸為殿中侍御史奏黃潛善汪伯彥不

法凡十有七事不報又疏言不謹詔命黜陟不公壅塞
言路毀法自恣妨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即稱己強狼自
專務收軍情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凡舉一
事必立一證詔伸言事不實請濮州監酒稅宋史列傳

陳俊卿遷殿中侍御史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檮寃陷
無辜劉寶總戎京口恣掎克二人皆抵罪湯恩退專政
時冬日無雲而雷俊卿言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
望詔罷恩退及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言張浚忠
蓋白首不渝復請對力言之帝悟即以浚守建康又言
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臨陳避敵計播成算請按軍法

南臺舊聞卷十一

十

帝曰卿可謂仁者之勇歷代名臣傳

王十朋遷侍御史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
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
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
邇行都浩嘗為屬吏奸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
改與祠火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
傾險奸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
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
其罪皆罷去同上

程震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為宰相家

僮輩席勢侵民震劾奏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
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
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各為和市其資
脅取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
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金史列傳

商銜拜監察御史哀宗姨邸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
預政事聲迹甚惡銜上章極言自是邸國被召乃敢進
見內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
問銜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
下詔降慶山奴為定國軍節度使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一

十一

烏古孫奴申性伉特敢為有直氣為監察御史時中丞
完顏百家以酷烈聞奴申以事糾罷朝士聳然同上
王暉論河南行省屯田事狀河南行中書省咨該去歲
屯田子粒一百萬石內明該屯戶收分今體訪得止收
到稻穀又馬料粟通計約四十餘萬石其收分與民數
目至今不會給付使失業之民二萬三千餘戶往返千
里貧者嚙食草木陳告無所以致往往逃竄竊惟草創
之際所宜務遠圖固根本開布恩信撫養新集不務出
此將上項子粒公文明該除數實惠會不及民使官食
前言民有飢色張虛數以要上知顧小利而欲眾怨其

昧上虐下是屬姦欺合行糾呈 烏臺筆補

程鉅夫仍還侍御史行臺二十六年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今權奸用事立尚書鈞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 元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一

五

劉敏中至元中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 同上

許有壬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及經歷朶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鐵失之罪及帝至復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璜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繼上正始十事帝多從之 同上

馬祖常拜監察御史直聲振一時會帖木迭兒專政祖常率同列劾其十罪仁宗默之奸臣復相左遷開平尹

同上

秦起宗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辯久之勅令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伏辜帝曰為御史當如是矣 同上

韓宜可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

南臺舊聞卷十一

五

尋釋之 明史列傳

郭端永樂時擢御史巡按廣西鎮守太監雷春肆為酷暴端劾奏置於法靖江輔國將軍所為驕縱畏端將加不利託言有旨召端還端以其事奏聞下吏伏辜尋移交趾監軍寇平復命時有假御史蔣得中者迭擾閩廣湖湘間緝捕得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改交趾大學士楊士奇贈之詩曰宮錦繡為衣青驄白玉蹄官遷五嶺外路出大江西草堂舊在雩陽郭便道還家意偏樂水色山光瀉向人紫葵黃菊嗟非昨手持憲節重肅肅念王程聲馳白簡飛霜厲氣壓黃茅瘴霧清只今瘡痍極

邊土宵旰憂勤荷明主未須搏擊策殊勲好盡懷綬副

當宁 使職文獻

宣德七年二月監察御史李得全劾僧錄司右覺義大
旺於慶壽寺擅搆樓閣上命錦衣衛執大旺等付都察
院鞫之 宣宗實錄

楊瑄天順初印馬畿內至河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
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大學士李賢徐
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命吏部識瑄名將擢
用吉祥聞之懼訴於帝請罪之不許未幾亨西征還適
彗星見十三道掌道御史張鵬盛頤周斌費廣張寬王

南臺舊聞卷十一

五

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及御史劉
泰魏翰康驥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亨與吉祥泣訴帝
前帝怒竟下瑄及諸御史於獄 明史

秦世纓初為南京御史以劾中官降比黃驛丞起知雄
縣又禁中官捕獵禍幾不測以民數千擊登聞鼓訟冤
得宥 天山錄

成化十九年御史徐鏞疏言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為腹
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
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
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

刑以為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汪直有罪罷
明紀事本末

都御史陳鉞附汪直攘建州功為御史強珍所糾直怒
下珍詔獄監察御史許進率諸御史疏理珍詔奪俸有
道士千李總兵不遂誣李作亂真奏逮李百口殿成獄
進發道士奸磔於市得首戒緝事校真益怒以章疏字
訛杖進午門外幾死 十五國人物志

南臺舊聞卷十一

五

吉士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交章列其罪狀 明史列傳
暢亨成化時擢御史弘治元年二月景寧縣屏風山異
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亨請罷溫處銀課而
真鑲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銀課得減責慶陳狀
同上

弘治二年南京御史姜綰劾太監蔣琮與民爭利琮條
辯綰疏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等適御史孫紘等劾太
監郭壻帝遣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謚覆勘琮等
並宜逮治詔逮綰等御史伊宏給事中陳璠言不宜以
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於獄不聽綰等請外而有琮不

問時劉吉竊柄惡南京御史劾已故興此獄同上

范輅正德時為御史時逆濠虐始方熾熾獨持風裁一

無畏避濠嘗勒各官具朝服朝賀輅即朝儀辭其非

禮因疏乞勅該部定議防微杜漸除折不臣之心時太

監畢真都司郭宇與濠比黨輅累疏極論二人貪暴不

法濠積憾會諫止微行遂來際奏輅誹謗宗藩妄議朝

政得旨械繫贛州未幾濠以叛誅詔復原官南京都察院志

熊蘭正德時擢御史宸濠謀逆將成密與同年御史蕭

淮首發之濠果反不踰月竟敗使職文獻

南臺舊聞卷十一

去

朱廷聲遷御史逆瑾擅政廷聲劾之瑾惡既去其官積

恨不已復罰輸米七百石窘辱萬狀廷聲毅然當之瑾

誅起為南京刑部主事同上

謝瑜嘉靖時為御史時武定侯郭勛建議請徵內侍鎮

守諭言正德中園官無狀司禮劉瑾反於內鎮守畢真

劉胡反於外復車可鑿上雖不遽斥勳而鎮守之議竟

寢出按四川開邊警上疏曰舜誅四凶而蠻夷率俾今

之四凶郭勳胡守中張瓚嚴嵩是也陛下已誅其二矣

何不盡屏逐之以全帝舜之功乎明史

毛伯溫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即位中官張銳張

忠等論死其黨蕭敬韋霜陰緩之伯溫請并誅敬韋中

官為屏氣同上

給事御史李學曾言崇等言張璉曲學阿世聖世所必

誅以傳奉為學士累聖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

論并及席書帝責學曾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同上

嘉靖初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等上言錦衣衛額設

各有定員自正統後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多寄祿

衛中遞進用事至正德間官擅權貴子弟以奏帶官衛

錦衣者尤多今查應革者二千一百九十九員兵部尚

南臺舊聞卷十一

正

馮恩嘉靖時為御史壬辰星變極論汪鉞為腹心彗輔

臣張孚敬為根本彗方獻夫為門庭彗請斬以謝天下

又悉品敘九列高下上恚甚駢緹騎速之下詔獄苛究

所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童漢臣等首論嵩奸污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

事中王華御史陳紹等復論嵩并子世蕃同惡相濟關

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辯乞休帝優詔諭言慰留之

明紀事本末

謝汝儀任御史首疏安慶指揮崔文進賢知縣劉源清

之功劾外戚陳萬年宦官王堂薛春及奸黨何明等罪

狀直聲大著上疏乞寬假議禮諸臣請誅巨瑞谷大用等煩纂

御史王宗茂疏劾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贖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嘉猷賂通萬國寬舍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唾罵神人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殆有甚焉列嵩負國八罪並劾萬案假嵩勢而入吏部速賜罷黜臣鄰幸甚天下幸甚南京都察院志

南臺舊聞卷十一

六

御史桑喬疏劾嚴嵩趙起元曰疏條三事矣一禁奸弊一重邊防一去匪人匪人指嵩獨書劾嵩何也蓋匪人去則奸弊不釐而禁邊防不飭而重故也未幾禮部選譯字諸生嚴嵩邀貨納賄視為去留苞苴盈門喬會董省疏列其狀閣臣票旨亦但報聞而已明書押錄
御史趙錦疏劾嚴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於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官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培尅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

大典日壞贈諡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濟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流害天下貽憂君父乞早賜罷斥以應天變下獄斥為民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耿定向以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遂疏鵬六罪因言鵬塔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并斥嵩為警護事竟寢明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一

九

御史鄒應龍疏劾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交通賊賄為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鴻中書嚴鴻家人嚴年暮客中書羅龍文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為鶴山先生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世蕃喪母乃聚狎客擁艷姬恒舞酣歌人紀滅絕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以為人臣凶橫不忠之戒奏入勅嵩致仕下世蕃等詔獄同上
都御史鄒懋卿總理鹽運通賄無虛日御史林潤劾其貪冒五罪懋卿疏辨不問潤既劾鄒懋卿罷去知嚙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遂具揭上之潤潤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盜賊多人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惟

嚴世蕃為主事之世蕃自罪謫之後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眾至四千人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瀾逮捕至京伏誅籍其貲

明紀事本末

江東之權山東道御史巡視皇城時駙馬都尉侯拱辰自倚帝婿軍騎闖入御道公叱之出都尉惶恐謝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者司禮監太監馮保假子也與江陵張居正為心腹氣勢熏灼公卿皆由關說爵嘗乘驢擅出入東長安門一日與公遇執其驢付所司罪狀爵因以撼保疏入上震怒收爵論死而保亦尋誅瑞陽阿

南臺舊聞卷十一

手

集

劉臺萬歷初改御史劾輔臣張居正擅作威福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凡五事臣舉進士居正為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債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臺為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為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遂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廷杖違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

為民明史

御史張文熙言前閣臣張居正專恣者四事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選閹考察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請帝禁革勿許

同上

主事鄒元標疏言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張居正不歸養無情可奪無復可起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矣臣覩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為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公論倒持一至於此聞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蓋曰我首留之

南臺舊聞卷十一

手

輔臣德我我倚泰山矣身服豸繡心同犬羊竊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矣望亟勅輔臣速歸守制則綱常正人心服朝廷尊矣

庶朝奏疏

兵部尚書張鶴鳴既屢被劾因詆劾者為羣奸朋謀而反與前尚書黃嘉善崔景榮並以邊功晉宮保御史蔣允儀言鶴鳴既以斬級微功邀三次之賞即當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以七百里之榆關兼旬而後至畏縮無丈夫氣偃蹇無人臣禮猶且覲顏咳口評經撫功罪若身在功罪外者陛下試問鶴鳴為本兵功罪殺於邊臣今日經撫俱論辟鶴鳴應得何罪又問鶴鳴舊日

經撫俱論辟嘉善景榮應得何罪赫然震怒論究如法庶封疆不致破壞帝不用明史

海瑞為都御史疏言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因舉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在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勸帝虐刑時議以為非御史梅鵠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為過然察其忠誠為奪鵠祚俸同上

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時相方從哲張新詔亦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手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

南臺舊聞卷十一

重

左光斗亦交章擊之帝皆不問同上

神宗朝胡克儉巡按山東奏禁遼東買功竊級諸弊既劾李成梁為要人所忌會克儉劾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囚至詆為賊執政遂言其妄排大臣謫斬水丞同上

光宗不豫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

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亦不小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

議者譴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往歲張差之變操權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祇以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寸斬文昇以謝九廟於是御史郭如楚焦源溥傅宗龍馬逢臯李希孔吳性薛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溫臯謨江日彩張慎言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并輔臣方從哲文昇可灼各遣戍明紀事本末

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魏忠賢二十四罪繼漣上疏者御史袁化中周宗建劉芳劉廷佐李應昇房壯麗劉環胡良機喻思恂林汝翥胡士奇謝奇舉洪如鐘黃尊素

南臺舊聞卷十一

重

梁元柱李光春張鑛翟學程劉之侍周汝弼李喬嵩劉其忠宋政并給事中南科道不下百餘疏先後申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俱不聽同上

御史李應昇上言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魏廣微父允貞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上切責之同上

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媪客氏相倚為奸御史王允成

抗疏歷數其罪略言內廷顧命之璫犬食其餘不蒙惟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為馳騁之資誰咎盤于遊畋之漸以大臣為釋忿之地誰咎佛其耆長之心劉朝輩初不預外事自沈灌邵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易置大臣驅除大臣轉遷百官進退諸藩二豎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不省

明史

徐尚勲擢御史首以一票擬公館選慎銓除卹小民修武備為告其陳民瘼清兵餉諸疏侃侃論列而尤要者為劾顧秉謙郭興治阿黨逆魏不避嫌怨皆奉俞旨時

南臺舊聞卷十一

五

有顯貴欲謀入相眾議僉允獨尚勲不可曰此人豈宰相才哉遂不果直聲震內外而忌之者眾幸上嘗稱徐御史乃今之骨鯁臣也故不及害

十五國人物志

衛景瑗天啓中任御史時閣臣周延儒銓臣曾楚卿沓鄙肆奸景瑗特疏劾之科臣傅朝佑李汝燦疏劾首輔溫體仁下詔獄景瑗為之訟充左遷司正歷官巡撫大同死閩難

輯國雜識

天啓六年溫體仁代周延儒輔政南京御史郭惟經言執政不患無才患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籌國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不知坐視盜賊日徧邊警日急止

與二三小臣爭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幾成聚訟可謂有才邪帝切責之

明史

黃宗昌崇正初為御史請斥矯旨偽官言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叙功止先一日正當帝疾大漸之時豈能安閒出詔凡加銜進秩皆魏氏官也得旨汰叙功冒濫者宗昌爭曰臣所爭乃矯旨非冒濫也冒濫猶可容矯旨不可貸遂列上黃克纘范世濟霍維華邵輔忠呂純如等六十一人乞即罷免帝以列名多不聽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一

五

崇正七年成國公朱純臣家燈夕被火於是司城毀民居之侵占官街搭造棚房壅塞衢路者金侍御光宸上言京師窮民僦舍無資藉片簾以棲身假冒易以餬口其業甚薄其情可哀皇城原因火變恐延燒以傷民今所司奉行之過概行拆卸是未罹焚烈之慘而先受離析之苦也且棚房半設中塗非盡接棟連楹若以火延棚房即毀棚房則火延內室亦將并毀內室乎疏入有旨停止

鴻一亭筆記

楊嗣昌出督師御史張肯堂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翦除未有專任撫者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智伴搖尾乞憐而失事諸臣異掩從前敗

局必多方榮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剷除有進

招撫說者立置重典帝以偏執責之明史

南道御史成勇疏禮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

知有君親而可以齒於人類者也輔臣楊嗣昌謂古之

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

也唐虞三代未聞有奪情起復之事固勿論漢唐宋皆

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即以宋言之遵禮經而不起復

者富弼劉琪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也嗣

昌雖巧文辯慧必不敢以富弼劉琪為非而以宜中似

南臺舊聞卷十一

五

道為是如嗣昌言是天下凡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

喪終則為後君為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

可廢不舉人類化而為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

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子

之鶴春明夢餘錄

南臺舊聞卷十一

南臺舊聞卷十二

北平 黃叔瓚 玉圃輯

按錄

天漢二年王賀以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

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

萬餘人後世其與乎綱鑑

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

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

震州郡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

疑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惠然後

南臺舊聞卷十二

一

樹功揚名勝之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遂表薦之前漢書

杜詩建武元年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

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

狀聞世祖召見賜以祭服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傷異

等詩到大陽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

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後漢書

寒朗永平中以侍御史考案楚獄顏忠王平辭連耿建

等朗心傷其寃上言建等無姦為忠平所誣帝怒朗曰

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

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

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同上

譏玄為繡衣侍御史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同上

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李淮所枉繫者淮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

南臺舊聞卷十二

二

問同上

李恂遷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續漢書

高道穆元匡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爾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北史

隋游元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

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勅之帝嘉其公正賜朝衣一襲同上

書侍御史柳或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同上

李靖為岐州刺史人或私有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伴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於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請不坐惜逸御史之名大唐新語

南臺舊聞卷十二

三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殿中御史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止坐魁首十餘孫伏伽以平反者多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也綱目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真等三人投宿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却內鞘中真等早發不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拷訊誣服上疑之差御史蔣愔復推至總追店人十五以上集為入不足且散惟留一八十老嫗脫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樞出當有一人與語者即記取姓名令勿泄果有

一人共語如是者三並是此人惜問之具服云與迪妻
姦殺有實奏之勅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經世奇謀

韓思彥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
立適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最集童兒數

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之者乎皆曰有
之乃物色推訊遂擒真盜同上

高宗時河南北早遣御史中丞推謚等分道賑給侍御
史劉思立上疏曰來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

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繁擾伏望且
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嘉海集

南臺舊聞卷十二

四

狄仁傑拜侍御史使岐州有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

官捕繫之餘黨紛紛不能制仁傑患其窮且亂乃明開

首原格出繫者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歷代名臣傳

蘇頌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頌驗發

其誣多所洗宥同上

徐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

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凡律告赦前

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

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恩雖

布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

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

行其謗滿路近歲人多逆節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

薄吏驅扇成奸雖朝堂進表列歷內牒叫開弗聽叩鼓

弗聞使伸其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非法

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匪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

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

之同上

武后屢興大獄徐有功數犯顏爭之前後活數千百家

誣構者皆為平反嘗爭李行褒不應族周興奏有功故

出反囚當斬后僅免其官尋起為侍御史辭曰臣不能

南臺舊聞卷十二

五

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后固授之因言豫王妃母龐氏

不應斬薛季昶奏有功阿黨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歎曰

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掩扉熟寢后召謂曰卿比按

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

后默然龐氏得減死有功坐除名凡以議獄故三坐大

辟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益重之擢殿中侍御史當

時語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杜即景儉也既而周

興來俊臣索元禮侯思止諸酷吏相繼誅滅而有功榮

顯善終卒贈都督杜景儉官至宰相其禍福不爽如此

臣鑒錄

李尚隱神龍中擢監察御史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鷲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孽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蒙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其寃唐書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收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郡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明皇乃從之大唐新語

南臺舊聞卷十二

六

李華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姪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白孔六帖
張鎰累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樞譙責邑人齊令銑令銑宜人也銜之誣樞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樞樞免死而兒坐貶默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唐書
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趙涓以監察御史為巡使驗治明諦述出所來乃宮人直舍帝在中宮頗德之及治衛州不為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

陸南金官太子洗馬嘗匿盧崇道按捕常誅弟壁請抵罪御史怪之壁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上狀並免臣鑿錄

盧羣官御史郭子儀被訟德宗促按之羣奏子儀有社稷功請勿問人謂其識大體同上
大歷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深稱縣苗不損上疑之命御史朱毅往視損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若是乎貶深南浦尉同上
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河隴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

南臺舊聞卷十二

七

早真卿辨獄而雨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唐書
元稹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劾奏節度使嚴礪詔過賦數百萬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同上
呂琦明宗時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冤家訴於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賊狀奏攝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眾五代史
路公為御史時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

欲脫已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幣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
百口皆寬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鞠治得實德和黨
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處
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
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續最錄集

上官均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御史襄行時相州富人
子殺人讞獄為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
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等慘酷無敢明其
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
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宋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二

八

沈疇為御史值蔡京當國吳門盜鑄獄起京欲陷劉達
婦兄章延輩遣私人鞠之株連者千餘復命疇往勘疇
至吳即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而
可附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怒
削疇三秩臣登錄

王孫全以侍御史為廣南轉運使兼市舶務蘇貨之來
十稅其一必擇精者孫全精粗兼收夷人悅之目為金
珠御史五車韻瑞

理宗淳祐八年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
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

命脉因極言檢覆決獄踈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
重勘追證十弊帝皆從之萬世玉衡錄

張綱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
數申提刑司歲終較多寡行殿最宋史

王擴遷監察御史被詔詳讞冤獄是時凡圖殺奏決者
章宗輒滅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為賢擴謂同輩

曰生者既讞地下之冤云何擴案之無所假借金史列傳

姚天福按行畿內有出使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
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豪右懼服元史

南臺舊聞卷十二

九

民財者投戈於其家誣為反具琥知其冤罪誣者而釋
之華亭蟠龍寺僧思月以叛被擒其黨縱火來劫民大
擾琥亟誅其魁文法吏責琥擅誅中丞張雄飛曰江南
盜賊屢起顧尚循常例安用憲臺為故史議遂屈都昌
妖賊杜莘一僭號倡亂行臺檄琥按問械繫脅從者盈
獄琥悉以註誤縱遣之黨與竄伏者猶眾琥揭榜招徠
不三日雲集同上

程鉅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帝素
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臨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
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會希顏孔洙

會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陳民間利病同上

尚文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勅江湘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制遣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爭不服文以上聞平章乃言御史建制取會防鎮軍數成宗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勲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廷辨數四與省臺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

南臺舊聞卷十二

十

之上

謝讓擢南臺御史舉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孫答刺罕可為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可為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帝遣使雜問既款服詔令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者臺綱以之益振同上

自當擢監察御史錄囚大典縣有以冤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橐駝死道旁因昇至其家醜之置數篋中會官橐駝被盜索捕甚亟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為寃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為賊既具是特

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寃始白同上

成宗時中書盧世榮請立規措所規畫錢穀肆無忌憚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進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廣治平略

南臺舊聞卷十二

十一

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汗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開道錄

總制院使桑哥請置徵理司又理筭諸路耗失之數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今權奸用事立尚書省鈞考錢穀以剝削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

江南賊盜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
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奏請殺
之者六帝皆不允後廷臣言者益衆免桑哥官罷徵理
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既而御
史言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鈎考錢穀而其黨公取賄
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詔從之仍命取背有負錢穀文
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廣治平略

星吉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羣訟不決公
問秦檜何人僚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
之誤國千載有餘儻矧茲遺循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

南臺舊聞卷十二

民金器子

侍御史郭貞讞華陰獄有李謀兒者累殺商賈至百餘
事獄已具有司以賄故五年不決陝西行臺掾董搏霄
言於貞即以尸諸市時苦旱天乃大雨歷代名臣傳
秦起宗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有災而有司抑之或
無災而訴災起宗微行得實人以為神明元史列傳
許有壬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
廉訪副使哈只蔡行至江西合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
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奸謙恐有弊痛鞭之人畏罪
率剔真為偽以迎其意筦庫吏而下榜掠無完膚迄莫

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
之如狼虎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同上

至正時袁有守多惠政民甚德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
部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
以告臧臧怒欲中守以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
者意誣守納已賄使者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博
雖者遮豪民於道直前棒下捉毆之狗諸市曰若不白
謹冒使君杖法也敢厚誣使君汝罪當死豪民氣盡謝
不敢乃釋之衆曰使君冤未白無益也博雖者即連楮
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揭之走訴行御史

南臺舊聞卷十二

臺御史弗為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御
史慙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關義

潛滇授監察御史太祖遣使北平命十數事既出追
還詰問對無遺上器之後果稱旨受知益深事難決者
輒曰付虎服御史謂滇也都督紀綱恃寵不法御史按
之多不得其要領乃改命滇不數日獄具以聞南京都察院志
陳琰洪武時為御史嘗按雲南每出入則凝頤院東一
民家烟樓人莫測其故一日召其家督某錮之後堂遣
人給取其家所藏文券檢閱之中有江西販商路縵一
角乃呼某出訊曰若殺江西一販商而取其貨有之乎

某駭服遂真之法琰因言出入時見烟樓中有人若相以訴者蓋某殺商而瘞其屍竄下也遠近驚以為神上李叔正擢監察御史奉命巡嶺表瓊州府吏訐其守路公座簽表文叔正鞠之守得白抵吏罪太祖嘉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耶明史列傳

鮑忠洪武九年應直言詔疏治道十策擢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平反連州冤獄七十二人事畢欲起忽有白衣人訴冤狀追之不得既而見一白鳥繞堂飛鳴忠疑命左右密置筆楮於東北方坐至二更果得冤狀云其妻有外私被害按得其情人稱神明類纂

南臺舊聞卷十二

古

鄭楚永樂年授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或奏南京鈔法為豪民沮壞帝遣楚廉視眾謂將起大獄楚惟擒一二市豪歸奏曰市人聞令懼鈔法通矣事遂已皇朝錄
永樂十七年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上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求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明紀事本末
交趾城中諸軍營房覆以茅故多火宗載廉知軍民慮

歲伐材陶瓦備官用皆以資權豪命三司幕官稽其數凡有取者皆著於籍由是無敢私不半年營房皆易以瓦火患遂息及歸行李蕭然無交趾一物尚書東萊黃福掌藩憲二司印常語人曰吾久居此見御史多矣惟宗載知大體使職文獻

吳中為監察御史成祖勤政嘗躬錄囚公卿在前按簿閱實中默唱囚名舉成律無一註誤上命特記其名上慮法司論死罪多寬遣大臣覆訊之囚輒紛訴不已若所訊者無詞問之皆曰經吳御史所斷是以絕意南京都察院志

南臺舊聞卷十二

五

御史李立發奸摘伏風紀肅然上目為小李而不名嘗告歸省賜鈔二百錠道經巡鹽官舍見雞毛委積如山即命館人以一雞令試拔之得毛幾何計贖奏熟其官時人謂為李雞毛同上
邵嵩永樂時授御史歷按廣東河南隨扈從山東討武定州及漢府有功賜鑄劍詩有三尺神鋒光皎潔一片精誠為白雪之句同上
御史張政出巡遼東過一驛將止宿驛吏以妖告政不聽更深果有萬馬馳驟聲政疑庭下古木為祟悉令伐之妖遂息同上

吳訥仁宗時以御史巡按貴州還三司齋黃金百兩進送至夔州訥不啓封題詩謝之曰蕭然行李不艱難便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並土物河神莫許訥生還臣鑒錄

宣德元年于謙授山西道御史每奏對聲朗朗徹殿陛宣宗目屬之巡按江西辨冤獄出數百人於死同上

王來宣德六年擢御史出按蘇松中官陳武以太后命使江南橫甚來數抑之武還懇於帝問左都御史領佐巡按誰也佐以來對帝歎息稱其賢曰識之及報命獎諭甚至明史

南臺舊聞卷十二

十一

宣宗即位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今有司買納詔從之日知錄

巡按湖廣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為不急之務倉廩廢弛贖穀罰金掩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其如御史言守令不職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明書釋錄

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頽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未允日知錄

韓雍正統時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略稱錄囚南畿陽山教諭某管膳夫膳夫逃匿父訴教諭殺其子取他尸支解以証既証服雍蹤迹得之白其寃明史

韓雍弱冠為御史巡江西值廬陵饑盜大作不可弭公乃從巡撫楊寧謀捕首虜二百餘羣黨遂解散去寧大驚異以為御史材即百寧何敢當已遂代寧為巡撫時

南臺舊聞卷十二

十一

年未三十天山錄

正統間御史廬陵孫鼎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挂紅鼓樂導送時府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穀園雜記

葉宗留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崇安鉛山諸

縣朝廷慮其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及中官分守要地
英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計生致明松等數
人械於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眾三萬來劫明松
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為動立誅明松等尸於市賊聞
之逡巡遁去 明紀事本末

李綱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
賊吏至四百餘人時日為鐵御史 明史

滕祐成化中權御史孝穆皇太后早崩孝宗嗣位追念
不置命廣西守臣訪其族有司沒舉入京授官賜宅未
幾有訐其異姓冒濫者時成命既下廷中莫能決詔祐

南臺舊聞卷十二

大

往究虛實祐乃微服間行直抵連山賀縣等鄉村與孫
撞叟媪相語指顧廬井邱隴而潛迹之辨其偽果得要
領歸奏前所勘者皆虛內外重臣預事者皆坐譴罰 使

職文獻

成化十二年監察御史徐鏞奏通州密邇京師南北糧
運積貯於此城池不可不謹正統十四年也先侵境以
倉廩在西城外乃築新城障之倉猝經營未如制度請
拆舊城西面而展新城北角相與連接增其丈尺使上
下齊一仍建甌城敵臺於城北開一門以通道 貢錄
尹宗高成化時為南京監察御史嘗按浙江等處貪暴

絕迹當時民謠有曰殺氣稜稜尹丈夫才丁四十便鳴
呼明年若得重巡此猾吏刁軍種也無 南京都察院志
戚晚周或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閑田地命官勘之得
田七十四頃或意不滿更令刑部郎中彭韶與御史李
琮勘之韶等言曰皆民之恆產不當動擾以失民心詔
以田歸諸民而責韶等方命遂逮治之君子曰歸田於
民憲之所以為憲也不得已而逮韶與琮以悅於或也
懲勸蓋兩失之矣 明書釋錄

南臺舊聞卷十二

九

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 續農鐘集
李熙上元人弘治時拜南道監察御史事多執法鄉里
有不悅者熙曰朝廷與鄉里孰重耶 南京都察院志
許襄毅公進巡按山東時單縣人有夫耕婦餽食夫食
畢而死官問以毒藥殺夫罪公辨其路由荆科荆花落
魚羹人食者死驗實免婦死 天都叢
正德四年畿南盜起劉瑾欲速除之分遣御史甯泉於
真定杲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
入真定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文安大盜張
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為深窖同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皆

附之諸大瑞多文安人茂通路納交諸將聞風縮胸及
果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果意假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
具知曲折果率驍勇數十人乘不備掩擒之斧折茂股
載歸 明紀事本末

典史王宗妾被殺於舍館尚書周用發河南司究問欲
坐宗罪宗曰聞殺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何為
殺之覆訊無異辭既數月都察院檄御史楊逢春會審
楊示約二更時鞠之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以來果
獲兩人甲云彼挈我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嚴究乙乙
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為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

南臺舊聞卷十二

于

即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衆矣何由踪迹
其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瞰耶 正鑿錄
王以旂巡按河南會宸濠叛鎮閩劉璟與通謀倡言上
親征道出汗取帑金四萬以備供應諸司莫敢忤以旂
獨曰供應大罵誠不可緩然未至姑俟之萬一從他
道金散安歸未幾璟誅僉服其見 金陵人物志
沈越巡按江西執法峻整以風力著稱時恩倖得官者
多武員冗濫京衛旗役冒替濫占不可勝數奉旨查覈
凡落職罷役者數千人疏四上必得請乃已 同上
嘉靖二年御史向信請修復大通橋至張家灣廣利等

八閘以紓民陸運之苦工部議行河道侍郎相度以聞
世宗實錄

嘉靖十九年清軍御史姚虞言承天府修造陵宮遠近
饑民皆未就役以匠作有額不容並收凍餒無告積屍
載道流離萬狀不能盡述臣謹命工為圖一十有二伏
望聖明垂鑒從宜賑卹從之 明書神錄

嘉靖時御史魏謙吉上言畿輔山東諸郡災傷頗仍科
斂煩重貪酷之吏所在咸有閭閻小民朝不謀夕甚者
流為盜賊臣切隱憂意惟嚴加考覈凡諸貪酷之吏盡
行罷黜庶幾民困日甦盜賊不戒而息耳上嘉之曰此

南臺舊聞卷十二

五

御史憂民至意詔如所奏亟行之 同上
故事御史有所執訊不具獄以移刑部刑部獄具不復
牒報御史馮恩請尚書仍報御史諸曹郎詭謂御史屬
吏我思曰非敢然也欲知事本末得相檢覈耳尚書無
以難 明史本傳
潘季馴御史巡按廣東行均里甲法廣人大便臨代去
疏請飭後至者守其法帝從之 同上
歸有光云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接吳中
故事御史巡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吏
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於是幾及三載

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攜幼填溢街巷使車不得行春明夢餘錄

嘉靖二十九年古北口有警御史王忬馳至通州收漕

舟艤潞河西寇阻水不得渡方輿紀要

新昌呂光洵之父蒙於鄉縣令曹祥杖之後改行為善

士祥太倉人也光洵後為御史巡按三興行部至太倉

祥不自安光洵曰非君吾父安得悔過蓋戴恩十餘年

如一日也留竟夕乃去臣纂錄

劉少保纓按閩時民有隨母出嫁者到股療繼父疾有

司以孝聞纓判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

南臺舊聞卷十二

至

保父警孝則安在同上

小阿卜戶襲破黑峪關殺數百人去薊遼總督周詠

詐以功上為巡按御史李植劾上命御史江東之往

勘公至廉得其情顧未有以顯服詠等乃開行關外見

新蔣蔬國疑之立命吏士發蔬深人得九屍屍皆中創

副將陳文治者坐死督撫以下降罰有差江東之

隆慶初陝西巡按御史王君賞奏請積穀之例言近時

有司積穀之數雖已半減然州縣大者數萬石小者數

千石即日入民於罪不可得盈宜再減其額時知州尹

際可等積穀不如數例當降調吏部言賦罰紙贖及他

設處所入之數若必欲所在取盈是徒開有司作威生

事之端反失濟民初意制可廣治平略

隆慶五年西番種藏請納馬保塞廷議勿受巡茶御史

李時成上言種藏生西番中率眾來降彼實畏我威靈

洮西極邊地更得此族不益上固藩籬耶矧今急須馬

何為拒之上從之俺答請比番開茶市廷議且許之時

成復奏俺答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洮西歸以數千里

番族星羅西寇之不敢長驅而南以番為之蔽也顧番

人須茶最急一日無茶則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懸於中

南臺舊聞卷十二

至

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於俺答彼此合一其遺患可

勝道哉上是之同上

萬歷二十一年寧夏擒獻呼承恩等議叙兵部議覆監

軍御史梅國楨一腔忠盡八面雄才憂時事而抗疏請

纓奉特簡而戎服蒞事誓馳奏之不欺每見披肝瀝膽

恨滅賊之不早時聞怒髮指冠微服營中問士卒之甘

苦因繫其更生之望單騎城下曉逆賊以禍福且發其

誘伏之奸堅意主決水之謀而親督堤工發兵禦渡河

之虜而功收張亮馳諭帖而間賊卒令人自相攻鼓士

氣以登城且能戒止勿殺可謂料敵而多中不負休命

之對揚帝擢四品京堂候邊方巡撫推用 登壇必究

直隸巡按御史劉曰梧行部徽州見程守訓監坊曰特

旨下書咸有一德收之守訓訐奏曰梧短不報 明紀事本末

萬歷三十一年雲南稅監楊榮貴麗江土官木增退地

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與祖上言麗江古荒服也木氏世

知府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番不宜自撤其

藩貽誤封疆不報 同上

巡按御史趙某凡考察官吏審獄重囚惟齊威平氣溫

語細詰使人得盡所欲言務得其情而後止或曰風憲

衙門體統尊嚴何瑣瑣不憚煩也趙曰我正謂風憲衙

南臺舊聞卷十二

雷

門出生入死之地進吾門者業已膽落心悸有情而不

敢盡言况再示之威則則下情不達究何以伸枉何以

理朝廷設巡按之職顧若是哉 續展錄集

天啓四年傅宗龍巡按貴州上屯守策一曰清術所原

田一曰割逆賊故壤而以衛所之法行之蓋黔不患無

田患無人客兵聚散無常不能久駐莫若做祖制盡舉

屯山以授有功因功大小為官高下昇以應得田為世

業而禁其私賣買不得招徠戶口自實從之 明史

崇正中寶應喬可聘以御史按浙江至金華遇山水暴

漲舟不得進索挽舟者縣令盛王贊呼曰農忙矣令請

以身挽喬遂改而陸行仍薦之於朝時兩賢之 池北偶

咸寧雍泰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

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咏曰容還檢索渾無視海上

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男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續展錄集

祁彪佳弱冠出按蘇松諸府廉積猾囚人杖殺之宜興

民發首輔周延儒祖墓又焚翰林陳于鼎于泰廬亦發

其祖墓彪佳捕治如法而於延儒無所徇延儒憾之回

道考覈降俸後掌河南道事佐大計問道莫敢及門 史

遼陽既破方震孺一日十三疏請增巡撫通海運調邊

南臺舊聞卷十二

雷

兵易司馬日五鼓搥公卿門籌畫痛哭而自請犒師是

時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烟絕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無

一騎東者帝壯其言發帑金二十萬震孺犒師六月震

孺出關延見將士弔死扶傷軍民大悅因命震孺巡按

遼東監紀軍事震孺按遼居不盛食不火者七月議者

欲棄三岔河退守廣寧震孺請駐兵振武軍法不嚴震

孺請勅寧前監軍斬逃軍逃將並從其言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二

北平 黃叔瓚

王國維

風節

嚴延年遷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寤朝廷肅焉敬

憚前漢書

譙玄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憚等分行天下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避後漢書

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

南臺舊聞卷十三

驄馬京都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同上

楊仁字文義拜侍御史明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入宮

仁披甲持戟遮勅宮門不得令入益都耆舊傳

朱穆為侍御史時桓帝臨雍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

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

於地即劾奏抵罪公卿皆慚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

者也歷代名臣傳

穆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

授穆時年五十奉書稱弟子及康叔歿喪之如師開義

梁冀驕慢不檢侍御史朱穆以故吏奏記諫將相大臣

劫體元首共與而弛同舟而濟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

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滅

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外解

人惑不納穆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後漢書

李膺死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

及於難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

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後漢黨錮傳

鄭太字公業遷侍御史大將軍何進將誅閹宦欲召并

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

若借之朝政援以大事將恣克惡必危朝廷明公以親

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

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

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後漢書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

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

時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

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慚而更服景然後

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

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

按其罪出寬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涉世雄談

南臺舊聞卷十三

二

種嵩為侍御史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耶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焉臨事不惑

歷代名臣傳

劉暉為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暉正色詰之彰以后親呵暉曰我不能截君角耶以御史著法冠有兩角也暉作色曰天子法官而欲截角何以敬耳索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眾為解釋乃止

晉書

南臺書聞卷十三

三

晉永和三年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重華以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已纔為大將軍未肯受詔歸曰聖人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輕重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眾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魏書世編

魏元徽誣廣陽王深降賊收錄妻子宋遊道為訴得釋中尉鄭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 遊道領書侍御史文襄疑黃門郎溫

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北史

鹿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欵眾議謂不然念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偽胡龍牙並總強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備陳士馬之盛與梁話盟契訖

同上

南臺書聞卷十三

四

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僚懼無敢忤者嘗以少議勅送南臺素恃貴戚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

北史柳或傳

李義琛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此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

唐書

御史王義方奏李義府犯狀帝怒黜萊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旬有六日不能去奸

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職官分紀

姚崇用齊泚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為稱職職林

宋璟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日知錄

孔華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稱其介韓琬拜監察御史先天中賦絹非時人多逃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

知而不言尚何賴移檄罷督乃聞詔可白孔六帖

張仁愿武后時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稱后乃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唐書

御史韋思謙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懾州縣誠曠職耳又嘗曰大丈夫居正色之地須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保妻子之臣耳同上

中宗時監察御史蕭至忠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賊貪李承嘉常讓諸御史曰彈奏有不谷大夫可乎眾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

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同上

王志愔為侍御史以剛鷲為治人吏畏之呼為皂鵞御

史同上

李朝隱遷侍御史時政出權幸不開兩省而內投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譏騰朝隱無避屈同上

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倉郭虔瓘與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暹按其實實史獻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取收之同上

崔咸為侍御史穆宗復以裴度為司空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棲楚附度耳語咸舉觴罰度

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咕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左右莫不壯之山堂肆考

今孤楚鎮滑臺日於僧中見蔡京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懼可以勸學因陪學於相嗣子弟後舉上第作尉

織服為殿中侍御史覈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卒顏傳繡衣之稱唐詩紀事

張鷟為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鷟請入奏事及帝見所奏乃常事遂大怒鷟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鑿鷟二齒鷟徐拾之帝曰欲訟朕耶鷟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宋史

南臺舊聞卷十三

六

南臺舊聞卷十三

六

明道二年尚書議莊獻莊懿太后升祔省官帶內外制兼三司副使移文不赴監議御史段少連以為官帶近職一時之選宜有建明不當反自高異乃奏議事不集以違制論從之 宋禮樂志

唐介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出知揚州御史吳中復請還公言路時游公再當國亦言頃介為御史所言亦中臣病願如中復言召之 名臣行錄 傳堯俞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三

七

龐莊敏公籍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 山堂肆考 張戢為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公怒曰參政笑戢亦笑參政所為事耳豈惟戢笑天下誰不笑之者 宋名臣言行錄 劉摯事仁宗為御史裏行嘗召入對因問曰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極言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未嘗學安石 讀史節 范文忠公鎮為諫官趙清獻公為御史以論事有隙王荆公數毀范公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神

宗以問清獻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荆公請清獻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清獻曰不敢以私害公 宋賢事集

劉孝叔名述神宗時擢侍御史知雜數論事剴切會與王安石爭獄事不合出知江州 施注蘇詩 錢頭為殿中御史裏行以論事忤旨得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得為御史今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為附會以求美官即拂衣上馬去頭家貧母老怡然

南臺舊聞卷十三

八

無謫官之色蘇軾贈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捲地不知寒之句世遂目為鐵肝御史 宋史節要 王素既升臺風力愈勁常與同列奏事有不合衆皆引去素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鵲 宋名臣言行錄 杜莘老遷侍御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投自是用卿矣 名臣言行錄別集 杜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茲茲皆得其根本朕終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

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 宋史

沈疇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駢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疇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 宋史列傳

呂午為御史初李左丞相深以周蔡之言為疑會言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以蔡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為賢語人曰呂伯可謂獨立無黨者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三

九

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 同上

紹興中顏師魯為監察御史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昂交一談李廓恥為吐突承瑊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廓為法今其人朋邪為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為伍命乃寢 同上

林大中紹興末除御史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守職固如聖訓然必

抗直敢言乃為稱職退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貴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章數上不報大中求去朱熹貽書朝士曰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三

十

蕭服召為將作少監謂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聖說說灑灑數百言徽宗謂有評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願臺諫中何可闕此人 同上

馬伸靖康初樞密孫傳以卓行薦中丞秦檜素高其節迎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環以兵脇之俾推戴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會統制官吳革起義募兵圖復二帝伸預其謀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與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爾欲吾稱臣耶即

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哲宗
后孟氏垂簾追還偽赦乃遣馮淵李回等迎康王 宋史
道夫言察院黃公鉞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
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
傷 文公政訓

李銜為侍御史以外戚掌兵柄爭之不得力求罷家居
崑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左右惟從二蒼頭架上聚書
萬卷號曰樂菴 崑山縣志

王縉為監察御史擢侍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
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
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放沃君心者高
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
曰王縉論事可思 續晨鐘集

南臺舊聞卷十三

士

趙珣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
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安石柄國時
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秀列侍從由是循習以為常
今宜杜絕其源以此為防猶有若秦檜子煇孫頊試進
士皆為第一者 日知錄
陳思濟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書權在中書右思
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

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為辨訟設拂袖而出 元史列傳

呂思誠拜監察御史勅中書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變
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殿前 同上

蘇天爵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
四十五上自人君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間閭幽隱
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
舉者百有九人 同上

秦不華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
后之號大臣燕帖木兒伯顏皆列地封王秦不華率同

南臺舊聞卷十三

士

列上章言姆母不宜加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
欲殺言者秦不華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
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
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 同上
余闕轉中書刑部主事與當路議不合拂衣竟歸復召
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言多峭直無忌或勸之稍遜以
避禍闕弗答 同上
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撤迪傳旨俾入正班乘
副直班執不可撤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朶爾直班曰事
不可行大夫宜覆奏可也西僧為佛事內廷醉酒失火

朶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宮殿震驚九重徹迪傳旨免其罪朶爾直班又執不可一日間傳旨者八乃已

又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恒仗節死義不污於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同上

魏卓洪武時任監察御史激濁揚清廷臣所憚因言大

事忤旨臨刑上曰御酒同卿飲鋒刃不肯饒卓應聲曰能為忠臣死不怕帝心焦卒就戮南京都察院志

洪武時王朴起御史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彊帝怒令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

手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推辱至

南臺舊聞卷十三

查

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極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

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明史列傳

崔灝洪武時擢監察御史出按惟乘一驢所至貪吏皆望風避去繼有詔下海采珠灝得三石未嘗以顆粒私

已時同事者二人俱以匿珠賜死海上灝獨歸南京都察院志

周觀政洪武中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再三不容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

音樂缺廢欲令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同上

高翔洪武中為監察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僇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帝召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多不遜遂族翔同上

凌漢任御史巡按陝西疏所部疾困數事帝善之召其子賜衣鈔漢鞠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邀置酒欲厚

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帝聞之嘉歎同上

御史王彬巡按江淮駐揚州與鎮撫崇剛嬰城堅守守將王禮謀舉城降彬執之及其黨繫獄剛出練兵彬修

守具晝夜不懈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嘗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動禮

南臺舊聞卷十三

查

弟崇賂力士母誘其子出乘彬解甲浴猝縛之出禮於獄開門納燕師彬與剛皆不屈死同上

魏冕建文時為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約同僚十人即殿前殿之幾斃會報朝冕及

鄒瑾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靖難後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同上

金川門失守建文出亡程濟碎高帝遺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

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為帝祝髮

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襟痛哭仆地俱矢隨亡明紀事本末

鄉朴建文初仕周府諫王邪謀錮獄上嘉其忠召至京授御史歸省聞魏冕死亦不食死時稱永豐雙烈同上

曾鳳韶建文初為監察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

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帝以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

韶使北平請罷兵歸國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

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

南臺舊聞卷十三

五

之邦素負剛鯁之性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

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

屬妻李予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

亦守節死吾學編

燕王入御史不屈死者有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而懷

寧甘霖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又董鏞不知何許

人諸御史有志節者時時會鏞所誓以死報國諸將校

觀望不力戰鏞輒露章劾之城破被殺家戍極邊明史

監察御史鄭公智坐方孝孺黨召見不屈死之戍其族

同時御史連楹王度董鏞魏冕甘霖林英王彬鄒林王

玘丁志方巨敬謝昇皆死難明紀事本末

何文淵永樂時為監察御史經貴州楊宣慰謁以銀器

文綺笑而却之來嘉丞以鄉誼遣子問道道金詞曰行

必贖禮也且道遠地僻無知者文淵正色拒之愧而退

後名其館為却金館南京都察院志

鄭惟桓永樂中拜監察御史蹇諤不避大著風裁廣東

憲使陳某被誣入於法惟桓知其冤訊出之陳懷白金

為報笑曰法當爾耳吾豈有所私耶竟却之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三

六

靳義任北平道監察御史永樂初出按北平糾治貪墨

決疑獄滯訟得其情吏民懷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

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

靳義可謂真御史也同上

梁軫永樂時授御史巡按直隸所至激烈有指揮抵法

託鄉人餽金硯一夜明珠五叱之出同上

周新初名志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為名評事改監察御

史敢言彈劾貴戚震懼目為冷面寒鐵明史列傳

嚴孟衡初為邑諸生一御史至部行慶節禮適天雨拜

庭上孟衡厲聲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御史瞠目

視之復厲聲曰怒目視君大不敬也後登永樂乙未進

士授御史正色立朝屢疏大臣不法剛正嚴毅人不敢

干以私類集

洪堪少登進士授監察御史以年少辭俸冠身歸里永樂中召入臺彈劾不避權勢同僚有餽雙白鴈者却以詩曰白鴈本是山中物何事飛來到栢臺同上

彭春為御史執法不阿受知宣宗數鞠疑獄有緋衣之賜嘗被誣下法司鞠之得白上笑曰朕知小彭御史豈有此耶明各臣記

陳祚宣德時起為御史疏請帝讀大學衍義帝怒曰蠻啖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下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

南臺舊聞卷十三

七

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九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云同上

于謙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為傾聽顧佐為都御史待僚屬甚嚴獨下謙以為才勝已也扈蹕樂安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斬聲色震厲高

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明史列傳

左鼎居官清勤卓有聲譽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鼎尤善為章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同上

陳鑑宣德時擢御史宦官王振用事趨者如市鑑獨不往振中傷之枷於國門先是有寃者得鑑以白至是為鑑表請乃得釋使職文獻

羅學古吉水人以御史出知清化州清化在交趾新附遠夷朝士所憚公亦以忤旨故遷而土酋黎利叛攻清化公累戰卻之會成山侯王通欲亟還遂私約黎利按吏士歸公怒誓以死守黎利益攻公公死戰大破之天山錄

南臺舊聞卷十三

六

蕭鑾為御史歷宣德正統彈劾權勢重獄經臺訊者家口百餘晨暮告寃鑾白都御史王文俾鑾詳讞文讀貨剛狠不欲平反語鑾曰人罪不可輕出御史好為之鑾雪其寃文推案大怒曰御史輕出人罪法當誅鑾曰置無辜於死地法當爾耶即當奏文懼乃從之使職文獻

陳詠正統時拜南臺御史敢言不為身慮母疾嘗糞母死詠哀毀死年才三十六囊無一錢同官棺殮之耿清惠九疇歸其喪薦紳道莫者相望王尚書竑祭詠而亡其楮竑曰可無用也公生平不取一錢死安受此楮為南京都察院志

正統九年十月下監察御史李儼錦衣獄時儼監收光祿寺祭物值太監王振不跪遂得罪戍鐵嶺衛明紀事本末

薛文清公瑄為御史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答云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禮後三楊於朝班中尋識之稱歎不已王振聞其名薦擢大理寺少卿或邀往拜正色對曰安肯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臣鑿錄

陳選以會試第一人授監察御史督學南畿試卷明書諸生姓名并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時韓襄毅守制家居頗尚崇飾聞陳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司尋改提學會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陳獨長揖直怒曰爾寧大於都御史耶陳曰提學何可比都

南臺舊聞卷十三

左

御史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詞氣嚴正凜不可犯直改容曰先生既無公務自後不必來見陳乃徐步出同上

陳選初授監察御史會冀正以論文達謫官抗疏救之時宰不能難也既出按江西布按長貳以例素服入謁公顧曰此即為恭非憲綱體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何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郡縣各自飭成憲維謹天山錄孝宗嗣位湯鼎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鼎曰今鼎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曰有旨鼎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鼎大言臣所言

國家大事奈何留中已而安斥鼎亦出畿輔印馬明史列傳弘治中包澤為御史巡按湖廣風裁嚴峻奏罷藩臬不職者勒王府侵田歸之民置參將趙昇儀賓葉璉於法所至墨吏望風解印綬去巨璫齊性怙寵橫恣聞澤按部輒取其下曰毋縱閭羅包老擒爾矣類纂

陳鑑王文同為御史每入院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諸道與堂吏皆不服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待豈可學他王至愧甚曰吾自知氣質浮躁不及陳公遠矣言行集纂

南臺舊聞卷十三

左

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陛下憐母子孤苦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上許之續晨鐘集陳茂烈母老乞養力供甘旨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妻子服食粗糲朝廷以其養母清苦命月給米三石辭曰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始受之臣鑿錄

馬繼祖弘治中擢留臺御史持重厲風節時二臺長文
缸公劾免之臺中肅然留臺一時有三馬御史人有德
駿惡之謠而公以德馬稱南京都察院志

胡節巡按山東振肅風紀時論建之適逢瑾擅權納賄
節無所饋忤瑾捕下錦衣獄插死瑾敗贈光祿少卿使
職文獻

御史蔣欽偕同官上疏劾劉瑾時方夜屬草燈下聞鬼
聲欽念疏上且投竒禍得非先人之靈欲以尼吾事乎
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出於
壁欽嘆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人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三

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即死耳不可易也聲遂
止疏上與同官皆坐被杖劾甚欽曰吾得死所矣竟不
療治而卒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涂貞正德初巡鹽長蘆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
託取海物侵奪商利貞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
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欲錢賂瑾解
之貞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汗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
肅州劄重竟死獄中明史

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天下御史陳琳貢安甫
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椿葛浩陸崑張鳴鳳蕭

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趙祐何
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吏部查令致仕毋俟
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跪金水橋南聽詔明
紀事本末

熊卓弘治中拜監察御史值雷震養鷹坊疏陳時事帝
嘉納之劉瑾之亂大臣科道同日勒令致仕四十八人
卓其一也明史列傳

御史王時中抗疏論瑾瑾嚙之識名於屏已而時中巡
按宣大見綱紀弛極意振厲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常
以賊吏囑時中不從瑾既憾時中字復譖之瑾矯詔逮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三

繫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殆李東陽
援之得釋明紀事本末

吳學擢御史條上十事著為令武宗甚重之常呼為長
面御史巡按河南勦賊有功授二子千戶劉瑾惡之請
老歸金陵縣志

周期雍授南京御史劉瑾既誅為瑾斥者悉起而御史
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葛浩姚學禮張鳴鳳王良臣
徐鈺趙佑楊璋朱廷聲劉玉等未得錄期雍請皆召用
明史列傳

丁丑秋七月上欲度居庸關幸上谷雲中御史張欽諫

阻疏凡三上至八月朔忽報駕至昌平即欲過關是日
欽令分守指揮孫璽閉關南門太監李嵩欲赴昌平候
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可擅離職守乎俄千
戶閻岳至南門傳旨欽揆璽書并監察御史印至門固
守收其扇鑰手自持之誓曰有奪門者御史當手刃之
岳不得入還報上壯其節回鑾獵昌平而還名臣應謚錄
日下舊聞御火本姓李張其母姓也正德辛未進士
由行人擢御史巡視居庸諸關歷官工部右侍郎卒
葬州城南黃泥溝曲周王尚一鶚序三疏刊行稱其
無尺寸之業貽子孫清德尤不易及也

南臺舊聞卷十三

三

范輅清軍江西寧王宸濠令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奏
言高帝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
官出使者皆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注
制未盡一臣以為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
服以嚴大防章下禮官議宸濠馳疏爭之廷議請如輅
言明史

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張曰輅兼
館府縣印不為辦彬黨馳使告彬曰輅即上書巡按御
史言狀御史東郊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他事
縛君命曰輅乘已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

索曰輅誤截御史舟却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
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輅遂免由是常以南諸府得
安同上

楊爵除御史條陳時政五事忤旨廷杖下錦衣衛久之
上憫其無他即獄中賜布衣一襲日給米一升尋放歸
同年相識者釀金相贖爵飄然不顧而去使職文獻

嘉靖時御史楊爵以母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笋生
推車糞田妻饑於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疏詆符瑞繫
獄五年後神降於乩帝感出獄未踰月尚書熊浹言乩
仙之妄帝怒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

南臺舊聞卷十三

三

與其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治家事爵立屏前呼婦
白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觀者為泣下比至繫鎮
撫獄桎梏加嚴及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
有呼爵忠臣者詔急釋之明史

吳梯授御史按河南伊王典模驕橫悻悻遺書稱為友
梯報曰殿下天子親藩非悻所敢友悻天子憲臣非殿
下所得友王愈憚之同上

御史馮恩以劾御史大夫汪鋌等論斬會審時鋌故令
校卒持恩轉膝面之恩起立不跪鋌怒謂汝上書欲死
我死今不在我手耶恩叱曰若安能死我鋌怒欲拳之

恩應聲愈厲左都御史王廷相謂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宜壞祖宗法又謂鉉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鉉乃止猶置情真二字恩囊三木挺身出觀者嘖嘖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鐵膝也其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為四鐵御史南京都察院志

宋邦輔擢監察御史吏部尚書汪鉉為馮恩所攻欲殺之疑邦輔恩黨中傷落職還家躬菲薄以厚養其母妻甘井白子樂樵牧雖瓶無宿儲家人相對了無感顏使職文獻

南臺舊聞卷十三

五

汪文輝隆慶四年改御史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徐夢桂等並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明年二月疏陳傾陷紛更苛刻求勝四事專責言官其要在大臣勿用希指生事之人消朋比之私疏奏拱惡其刺已甫三日出為寧夏僉事御史孫不揚忤拱為希指者所劾方行勘文輝抗言曰毛舉細故齟齬正人以快當路之私我固不肯為諸君亦不可也於是緩其事明史列傳

萬歷十八年播州亂御史崔景榮監大帥劉綎吳廣輩軍延馳金帛至景榮家為其父壽景榮上疏劾之明史

萬歷二十二年河南大饑巡按陳登雲進饑民所食鷹糞帝覽之動容崇正七年京師饑御史龔廷獻繪饑民圖以進明五行志

先伯父侍御公咏梅云繁英任似火冰稜自如石南枝與北枝不作春風格陳伯璣云公忠烈之性已見於此分甘餘話

聞之父祖上祖有官御史者巡按江西道桐歸祭於宗祠自監司以下皆來賓主祭者侍御之從兄也為庶人不得服與馬侍御以驟從僕隸擇駿者乘侍御軼而先急下拱立道左及祭畢從兄西向立命取杖眾皆進曰

南臺舊聞卷十三

五

吉禮成執事者有不共願以異日治之曰過由執事者則舍之矣侍御遂自弛冠服伏地受杖杖已曰吾不予杖是使汝負詬於鄉鄰也且汝惟心懈故至此汝持使節一路數千里待命焉而心常外馳能無誤人身家事乎侍御怡色受教冠服禮賓兄弟各盡歡望溪文抄

王國掌河南道御史首輔申時行欲寘所不悅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尚書楊巍等依違其間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諸御史咸集允登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熱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

語允登意不固怒奮前欲毆允登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解事聞兩人並調外明史

刑部主事吳正志疏言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趙南星張士昌斥政府私人而其黨張與郊助媚政府干清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御史赫瀛集諸御史議今疏糾正志萬國欽與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國欽曰冠身冠服身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傾善類為事我不能苟同瀛氣奪同上

大學士張居正御史丁賓座主也誣劉臺以賊屬質往遼東按之實力辭忤居正意去官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三

壬

李貞神宗朝御史傳應貞以直言下詔獄貞與同官喬嶽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運司知事同上

余王父與湯京兆同朝為言官既老致政每見朝廷事有得失輒歎曰今言路無湯公卒無言者矣又言有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達觀所噴水入宮禁謂之法水湯公為御史大怒捕達觀痛笞之繫獄以死候朝宗湯御史傳贊

王允成授南京御史時甲第勢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體貌魁梧才氣颯發欲凌甲科出其上當天啟初東林方盛其主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與北相應和

時貴多畏其鋒然謬謬敢言屢犯近倖其風采足重云明史

御史劉之勃出按四川賊入城被執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輔立蜀世子不從遂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同上

右僉都御史張璋疏薦原任南京試御史成勇勇與臣曾不相知家居聞勇被逮士民泣送者萬輩百里不休後入南都始知勇在臺不濫聽一辭不輕贖一錢不受屬吏一蔬一果杰紳悍吏為民害者不少假借委曲開導民以孝弟臣離南中輒扳轅願借成御史惠我南人

南臺舊聞卷十三

天

雖前奉嚴譴宜召為諸御史勸疏上成勇叙用同上
崇正十五年即墨被兵御史黃宗昌率鄉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矢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二劉氏殉之謂之一門五烈同上

張獻忠陷衛走永州巡撫湖南御史劉熙祚督水師禦之遣兵護三王南行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死守奸人內應開門迎賊熙祚被執賊脅降不屈囚之永陽驛中閉目絕食題絕命詞於壁賊臨以白刃熙祚大罵遂遇害明紀事本末

甲申之變監察御史王章并子之杖死難陳良謀并妾

時氏投綬提督北直學校陳純德自縊巡視中城御史趙謨屬賊被殺同上

王章字漢臣常州武進人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中營

甲申三月賊攻廣寧門城破遂入守阜成門城復陷公

於城上遇賊奄至呼下馬公張目叱賊槊中公股墜馬

被執問曰降否曰不降賊以刃傷其膝仆地罵不絕口

遂遇害兩朝遺詩傳

金毓峒授御史崇正十七年命監李建泰軍馳赴山西

抵保定賊騎已逼遂偕邵宗元等共守毓峒分守西城

散家貲千餘金犒士其妻王亦出簪珥佐之京師變聞

南臺舊聞卷十三

五

賊射書說降衆頗懈毓峒厲聲曰正當為君父復讐敢

異議者斬懸銀牌令擊賊者自取衆爭奮斃賊多城陷

一賊挽毓峒往謁其帥且罵且行遇井推賊仆地自墮

井死妻聞即自經其從子振孫羣賊支解之振孫兄肖

孫婦陳與侍兒桂春亦投井死明火

吳縣夏璣父夜坐憑窗月陰中見一少年醉行疑為他

人及叩門乃璣也父置不言後登第赴選父戒之遂終

身不飲後為河南道御史焚黃先望撫軍親詣望所奉

酒半卮以進且曰重泉之下樂有恩封少報其戒無傷

也璣悚却之臣鑿錄

韓城衛貞固開封司李擢御史巡按真順甲申京師陷

變姓名為羽衣莫知所往懷舊篇有侍御當年理汴來

白日天中吼迅雷晴指大河凭鐵塔月橫高管上吹臺

乘驄獨走邯鄲道避暑同傾河朔杯身冠忽化黃冠去

滿砌芝蘭人未回之句王紫綬典近園詩選

零陵陳公純德以御史殉甲申之難楚人瘞之湖南會

館側京山貧士秦嘉系訓蒙京師積館穀三十餘金買

地於永定門外葬之立石表墓薊邱雜抄

三忠祠在上斜街天啓四年春勅建以祀沁水張忠烈

公銓襄陵高忠節公邦佐大同何忠愍公廷樾三公皆

南臺舊聞卷十三

五

山西人故額曰山右三忠祠張公巡按遼東監察御史

高公分巡遼海道何公分守遼海道皆死王事張公初

賜大理寺卿後加贈兵部尚書高何二公初贈光祿寺

卿後加贈大理卿榕園雜記

陳侍御良謨按蜀回夜夢拜文山於堂下文山揖之起

曰公與子先後人品相同何下拜為後果殉難西垣筆

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則有新城于孺人隨侍御公王與

盾夫婦殉節之事時侍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以

死自誓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可無死于孺人獨不

言既而曰妾從君稱命婦矣君為忠臣妾獨不能為烈

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母死節
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氏先於壬午
城陷自經死 湯潛菴先生節要

南臺舊聞卷十三

南臺舊聞卷十三

至

南臺舊聞卷十四

北平 黃叔瓚 玉圃輯

鑒戒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
生為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案問諸生轉相告引犯禁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 帝鑑圖說

胡建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
壘垣以為賈區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
堂上建拜謁因上堂皇約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
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奏曰監御史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一

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亡以帥先士大
夫臣謹按軍法以斬昧死以聞建由是顯名 前漢書

楊僕以千夫為吏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
放尹齊以敢擊行 咸宜為廢丞遷御史及丞使治主
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
疑 前漢酷吏傳

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
者無限帝疑賦郵有虛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
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
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

後多得全濟 後漢書

宋孝建時有蘇寶者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閣謀反不即開啓伏誅 南史

梁伏琰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為江州撫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疏素因此還俗 同上

元壽上言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與憲典誰寄開府蕭摩訶命其子捨危懼之母為聚斂之行殿內侍御史韓微之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二

如不以為非豈聞理識 隋書本傳

權萬紀為侍御史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 唐書列傳

房元齡王珪掌內考績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業勘問王珪不復上又令侯君集案之魏徵屢謂不可上案之稍急公元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以忠正任使所考既多即有一二不當遽為推繩倘錯謬有實未損國家使窮鞠若虛則失體殊甚矣事遂釋不問 天山錄

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郭弘霸獨後入惡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嘗按刺史李思微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微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微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刺腹死頃而蛆腐 同上

唐宗七年侍御史傅游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擢游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游藝所請太后御則天棲赦天下以唐為周 綱目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三

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為右肅政臺中丞詔張仁愿即叙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直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為崇仁令 唐書列傳

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張鷟及司馬銓為御史性躁下儻蕩無檢罕為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 唐書張鷟傳 王旭官數遷常兼御史治獄囚製械率有名曰驢駒板楸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絕髮以石膏之時監察御史李

嵩李全交皆嚴酷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為赤全交為

白旭為黑里間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唐書酷吏傳

李全交酷虐號鬼面夜叉同上

王弘義遷右臺侍御史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

園有白兔縣集眾捕逐哇蘇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

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同上

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蕭昊薦吉温林甫得

之甚喜又有羅希夷為吏深刻林甫引之遷侍御史二

人皆隨林甫所欲錄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

鉗吉網臣鑿錄

南臺舊聞卷十四

四

毛若虛以國用日竭數請培天下財巧傳於法日月有

獻漸見識用大抵覆囚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

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徵羽毛若虛裴昇

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

黔中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若虛貶賓化尉死同上

楊炎惡嚴郢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嚴郢發民浚渠

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寬

帝微知之削著御史人知郢得原皆迎拜唐書

第五琦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

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耶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

史不曉以為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贊應初起為朝

州刺史同上

蘇煥少不羈善弓弩時號白頭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

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逾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舊唐書

溪叢話

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虛費太多晏曰

私用不窘則官物堅牢矣咸通末有杜侍御者矯其法

止給合用實數無復寬剩專知官皆凍餒船塢遂破魏

運乏絕臣鑿錄

唐侍御馬希聲貪縱有買客沈申者往來番禺間廣王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優待之令如北求寶帶申於汴洛間市一玉帶乃奇貨

也路由湘潭希聲知之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夜送還

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取其帶此後恒見申為崇或在

屋脊或據欄檻未幾希聲死同上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王奇上言請天下納職田

以助振貸帝曰奇未曉給納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

外官占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水旱之際又不獨

省致民無告遂罷奇奏因下詔戒飭之宋職官志

杜衍好薦引賢士王拱辰之黨嫉之衍塔蘇舜欽監進

奉院循前例祠神以妓樂娛賓進賢校理王益柔於席

上作傲歌拱辰諷御史魚朝詢等舉劾其事被斥者十餘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臣鑿錄

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刊其名付中書吳育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育曰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靡所不為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宋史列傳

趙積以侍御史出知益會詔度支布錦六千匹積召工計歲織錦幾何裁十數匹止即以歲所織數上供人自是推能然善貨綠性躁率天聖中厚結劉美人家婢致位樞府命未下人馳告積積急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

南臺舊聞卷十四

六

中書也聞者傳以為笑讀史節

蔣之奇為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請修盛言漢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為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同上

鄧綰為御史判司農寺綰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人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按鄧綰舉進士大魁乃甘笑罵而博一官厥子洵武遂以父之諂安石者諂二蔡而開天下之禍源論者

以綰為安石之犬則洵武真犬子也臣鑿錄

李定上言青苗之法民便之安石大喜立召對帝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宋敏求等言定不由銓考索朝制封還制書詔諭數四蘇頌李大臨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同上

賈易為侍御史時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闕略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七

政弟轍蚤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皆怨誹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議者由是薄易宋史列傳

蘇軾見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為問安石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置之死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同上

舒亶為御史裏行數起獄嘗論蘇軾以歌詩譏訛時事
又言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等皆懷姦立黨不
可不誅張商英嘗劾于圻文示亶亶即具白謂其干請
言路商英故亶所從薦者也是朝士痛恨御史中
丞劾其為翰林時受厨錢事疏下大理亶乃偽為錄目
以自解法官駁正之帝曰亶自盜為賊情輕而法重詐
為錄目情重而法輕用停二秩以懲貪狡 詩史節

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蘇軾怨謗侮慢陛下發錢以本
業窮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
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

南臺舊聞卷十四

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
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開詔解忘味邇來三月食
無鹽逮軾赴臺獄定等治之欲置之死太皇太后曹氏
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
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吾人中
傷之乎据拾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
吳充申救甚力王珪復舉軾咏梅詩云根到九泉無曲
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
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咏梅耳何預朕事軾遂
輕貶弟鞅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

馬光而下凡二十八人 宋史

唐詢子坰父任為官熙寧初上書青苗法不行宜誅大
臣異議者王安石喜其言薦為校書用鄧綰薦為監察
御史同知諫院既而數論事不見聽因百官起居日叩
陛請對力數安石用人變法非是至六十餘條上屢止
之坰慷慨自若且讀且論上下皆震悚安石為之請去
上意雖寤亦不深怒明日貶監廣州軍資庫知鄂州東
坡為詩餞行其於林夫賢否殊無一言及之意亦有在
也 施註蘇詩

南臺舊聞卷十四

九

道君時以言官建議習詩賦者杖一百按建言者御史
李彥章也疏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其意在黃秦晁張四
學士而並劾及前代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皆貶之尤
可笑 宋史
來之邵元豐中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諂與楊畏
合攻蘇頌論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
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迄進用章惇
安燾呂惠卿紹聖初之邵逆探時指先劾呂大防惇既
相擢為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諡疏
司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
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忌憚如此 同上

楊畏擢殿中侍御史助呂大防攻劉摯十事并言梁燾
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為地既而燾等
果救摯皆不納摯罷蘇頌為相畏復攻頌以留賈易除
書為頌罪頌畏意蘇轍為相宣仁后外召范純仁為
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疏
詆轍不可用傾危反覆百僚無不側目同上

黃敦逸元祐六年召為監察御史以御史黃慶基言蘇
軾昔為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為表
裏以紊朝政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
記其人曰非前日白賢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諭常安

南臺舊聞卷十四

十

民為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侍御史入
謝曰臣再污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
曰卿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
行也同上

劉拯紹聖初復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
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為之竄易增減誣毀
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故以怨忿形於詔誥醜詆
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願正其罪以示天
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鬱視不愜也同上
秦檜乘間擠趙鼎又薦蕭振為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

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
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殿中侍御
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
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
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
去臣何敢留同上

哲宗實錄成趙鼎遷僕射呂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
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
大怒言於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
計諷御史蕭振劾罷之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四

十一

秦檜以岳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
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高勅飛又諷中丞何鑄
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同上

羅汝楫官監察御史諷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
檜意與中丞何鑄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
忽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
一日自念曰吾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死於神像前
臣鑒錄

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張闡久次喜論
事一日微諷公謂當入臺公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秘書

足矣檜默然公先嘗為席益辟客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故深憾之臺臣汪勅遂劾罷公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臺臣辛炳言張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

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為無辜以致

設秘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及被召不肯出乞黜責

浚遂落職奉祠炳等復交論浚跋扈不臣之罪大於是

詔浚福州居住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而

已同上

張采曰謂浚無學無識則可謂之跋扈則不可浚之

病正在自以為忠而不知學識耳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三

侍御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

齊愈在園城中自外

至會議所寫張邦昌二字御史董勳之賜謂上初即位

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已綱以危法中之謂上初即位

而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乃首陳綱罪而罷之浚

章不下黃潛善密以付朱勝非綱相凡七十五日

同上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

而未得其說劉貴良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

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言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

而辦軍食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

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田則每

歲可收六七百萬石未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

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

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

者萬畝為公田倡由是朝野無敢言者六郡之人莫不

破家矣

宋史列傳

初朱熹為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王淮素善仲友

不喜熹乃擢陳賈為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

名濟偽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為吏部尚書相與叶力

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偽學之禁始於此

同上韓侂胄黨胡紘未達時嘗詣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

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三

山中未乏也及為御史引沈繼祖誣論熹十罪且言熹

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啐萊事魔之妖術黃鼓後進

張浮駕艇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

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

竄元定於道州

臣鑒錄

韓侂胄謀逐趙汝愚然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託以

謀危社稷則一網盡之矣侂胄遂喚御史胡紘疏劾汝

愚中云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蓋汝

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其奉寧宗以素

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言者遂執為罪端詔永州安置

張巖為監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誣逐當時賢者嚴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朱史列傳

劉黼言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半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用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甘為鷹犬聽其指嗾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

南臺舊聞卷十四

古

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 同上
袁樞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蒙蔽以掩其姦劉時可起應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願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

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 困學紀聞

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袁樞直其事以聞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擢工部侍郎 宋史列傳

劉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即墮其車騎局其門戶客至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俸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語蕭咸以為免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駭懼今昆命元龜此舜禹揖遜事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能無駭乎彌遠怒擢晦侍御史即劾思遂落職去 同上

寶慶元年梁成大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真德秀狂悖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御史李知孝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懷

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成令名此
臣之所未解蓋陰詆真德秀等世指知孝及梁成大給
事莫澤為三凶卒以貶死 同上

牟子才在大平建李自祠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
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鞬之憾彼昏不知顧為逐其所忌
其後分提禁掖喋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
寫力士脫鞬狀為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董宋臣
宋臣怒持二碑懇於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
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為入己降兩官 同上
丁大全面藍色嘉熙中以當緣徽進侍御史等劾奏宰

南臺舊聞卷十四

夫

相董槐章猶未下也夜半輒調隅兵百人露刃圍槐第
以臺牒迫驅之出給言與槐至大理蓋悉之也須臾出
北闕與人棄槐羣囂呼散去槐徐步入接待寺而罷相
之命始下遠近傳之無不驚愕者大全嘗為子壽翁娶
婦見其艷輒自取為妻世共醜之 同上

劉豫僭號八年仍為金所廢豫少無行初入太學嘗盜
其同舍生白金孟紗衣已官御史猶為言者發其醜云
同上

監察御史施廷臣權侍御史府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
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張燾執奏曰故事遷

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臥家 宋名臣言行錄

度宗咸淳七年賈似道欲制東南士乃令御史陳伯大
請置士籍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例無礙方許納卷又
嚴後省覆試法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
人譏者謬之 廣治平略

周昂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語涉謗
訕坐停銓 金史列傳
雷淵為御史至蔡州得姦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
金酷吏傳

南臺舊聞卷十四

士

元更鈔法命廷臣集議丞相脫脫見呂思誠言直頗狐
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有
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承
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 元史列傳

李元禮諫止太后臨幸五臺臺臣不敢以聞大德元年
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或不合取前章封奏曰崔
中丞私黨李御史為大言謗佛不宜建寺帝大怒勅右
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鞫問完澤曰其意正與吾
同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
也以章上聞帝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同上

仁宗崩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召楊朵兒只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又引同時為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朵兒只頷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為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同上

許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為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刺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誣峨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四

文

星吉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為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同上

馬祖常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詔得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酷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同上

至正六年別兒怯不花乃諷監察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避出城其姻黨皆為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帝自陳阿

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丞相為難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蓋御史臺乃世祖所設置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同上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丞相脫脫督軍討賊連戰大捷右丞哈麻與脫脫有隙諷御史劾奏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已隨詔削脫脫官尋殺之自是元亡矣萬世玉衡錄

至正二十四年李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出奔冀寧下令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怒嗾監察御史武起宗言后外撓國政奏帝宜遷后出於外帝不答元后

南臺舊聞卷十四

九

妃傳

洪武時監察御史王常奏廬州府同知李順以官倉廳為架閣庫知事趙謙賣馬於民多取其值上曰御史居風憲當持大體乃撫拾小事如是耶皆勿問南京都察院志

左都御史陳瑛言監察御史章一作車舒怠惰不事事請繩以法上召舒諭曰朝廷擢爾憲紀之職爾日所治何事試言之舒不能對又問人謂爾都不事事唯嗜安佚信有之乎又無以對遂謫戍邊同上

陶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製

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禁之御史或言安隱過帝詰曰安豈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立黜之明史列傳

洪武壬午黜妄言御史趙起元曰國初諸禮多陶安裁定御史以道聽劾安黜也平小人婁直之心絕君子中傷之禍嶽瀆英靈有餘感矣夫是故忠良乘起而節義日新妄言者不書名各不足書也明書碑錄

薛瑄為大理寺少卿曾有武弁病死其妾有色王振姪玉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乃誣告妻毒殺其夫鞫問已

南臺舊聞卷十四

壬

誣服公辯其冤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誥事振譜之振族御史劾公受賄故出人死罪請廷鞫竟坐公死罪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無愧焉臣鑒錄
况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污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御史多過越禮分知府亦自顧闈茸貪暴畏其糾劾諂拜跪甘受署辱間有持已不屈者御史輒求其小過擅作威福以致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矣伏乞禁約上命會議申明同上

宣德四年謫御史沈潤成遼東潤受金出死罪事覺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時事在赦前特命謫成明紀事本末

御史戴縉者佞人也九年秩滿不得遷窺帝旨盛稱汪直功不數年至南京工部尚書無他能工側媚而已明史

成化時以御史戴縉王億言復西廠命汪直仍刺事縉言近年災變洊臻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唯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

南臺舊聞卷十四

壬

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覲進故頌直其自陳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商輅李賓難於施行也億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明紀事本末

湯鼎抨擊間及海內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劉吉尤不能堪使人嗾御史魏璋曰君能去茲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鼎短未幾而吉人之獄起璋遂草疏偽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璋又嗾御史陳璧等言其黨則鼎及壽州知州劉概也概嘗餽鼎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

人騎牛幾墮，手挽之得不仆，又見隼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謂朱乃國姓，意者國將傾，賴隼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隼概等自相標榜，詆毀時政，請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詔獄。明史列傳

歛人倪進賢者，初知書無行，誣事萬安，日與講房中之術，安暱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為庶吉士，除御史。同上

呂涇野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覲覲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惟開誠布公，九病可

南臺舊聞卷十四

壹

勿藥而愈。錢子測語

王時中為御史，正德初，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時望屬劉大夏，閔珪時中詆珪，和媚大夏，昏耄兩人各求退，焦芳遂得之，眾咸咎時中。明史列傳

嘉魚吳猷，臣令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言大璫欲修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適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此，非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巡按御史惡公為沽真，會毀淫祠，以私盜材木，中公公梏兩手，詣訟所，士大夫羣泣，白公無他，御史太慚，得釋。

天山錄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政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為世家所佔，以此不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顧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各邊偽增屯田數百頃，悉令出租，人不聊生。明紀事本末

南臺舊聞卷十四

壹

攜家往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為樂，邏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同上
參政唐錦舟，父給事中仁，劾劉瑾杖死，瑾并欲害錦舟，錦舟罷歸，瑾黨御史劉潛者巡按蜀中，構大獄，且連及其僕唐馬，故善相人，乃亡去，與其徒夜半歃血飲酒，徑刺潛於道，至則不刺，反奔告曰：公勿憂也，小人相潛數日內必敗已而潛果敗，乃免。關義
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後，高黨楊順為總督，會俺答入寇破廬州四十餘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緘吏士遮殺避兵人，逾於論沈鍊，俱遺書責之，又作文祭死。

事者詞多刺順順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
劍習射意巨測世蕃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謝
曰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高黨也
世蕃屬與順合圖之許厚報會蔚州妖人閻浩等以白
蓮教惑眾出入漠北泄邊情為患官軍捕獲之順喜謂
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鍊
聽其指揮具獄上前總督許論適長兵部竟覆如其奏
斬鍊宣府市楷待銓五品卿明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嘉靖中都御史汪鏞劾出差御史王宣譚纘沈奎陳大
器陸夢麟李美胡體乾陳世輔熊壽等九人先後保薦
官屬大計之日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請勅吏部視
其多寡而議罰焉春明夢餘錄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為世蕃過錢號曰鶴坡無不
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
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
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為記以贈之有二
給事與之通婚構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投
刺十至四五矣蘇不脈錄

嘉靖二十六年巡按楊九澤言浙江寧紹台温界連福
建福興漳泉諸郡有倭患雖設衛所城池及巡海副使

備倭都指揮但兩地官弁不能通攝制禦為難請特遣
巡視重臣盡統海濱諸郡庶事權歸一威令易行乃命
副都御史朱統巡撫浙江兼制福興漳泉建寧五府軍
事各島諸倭歲常侵掠濱海奸民又往往勾之統乃嚴
為申禁又疏言大姓通倭狀以故閩浙人皆惡之巡按
御史周亮聞產也上疏詆統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
權又奪統官羅織其擅殺罪統自殺自是不置巡撫四
年海禁復弛亂益滋甚明史外國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嘉靖四十一年命御史姜儆王大臣訪求方士及符籙
秘書儆江南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大任畿輔
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還朝上所得法秘
數千冊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做大任擢侍講學士
秩等賜第京師儆不自安尋引退大任入翰林不為同
官所齒隆慶元年正月言官劾奏劉文彬等已正刑章
宜并罪遂奪職明史

隆慶元年徐階為御史齊康所劾海瑞言階事先帝無
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
以來憂勤國是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
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肆其言同上
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美忠勤剛介

老而彌篤御史鄒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辨怡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絃輩嘗誣奏朱熹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

御史曹嘉素輕險倣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帝從其言貶嘉於外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御史孔儒清軍里老多撻死楊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為治有體公但別姦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同上

王萬祥為巡江御史居官極廉而性嚴刻捶楚之下有以小過而被重刑者有以輕罪而致殞命者先後之間不下數十未幾得病常有冤鬼前後呼叫僚佐往候之無不聞者數日而死

御史奉命搜舊軍睢民濫入伍者千人檄廬熙追逸熙令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昇之御史怒繫曹吏必

盡得不則以格詔論同官皆懼熙曰吾民牧也民散安用牧乃自詣御史曰州軍籍盡此矣迫之民且散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熙堅立不動知不能奪乃罷

明史列傳

神宗末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謂之宣黨崑崙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應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竣聲勢相倚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偽為其書詆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脈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謂保定巡撫王國吏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部侍郎王國富平即丕揚也皆秦人故曰秦脈蓋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國縉疑書出徐繼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周起元手因目為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當是時諸人植黨求勝朝端闕然明史孫丕揚傳

萬曆十五年某御史用紅票買米減半價經紀持票擊鼓告之都御史海瑞大怒欲加懲治諸御史懇求得免乃扶皂隸三十板革役荷校於某御史之門

院志

海瑞為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情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恚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震恐見糾擿連疏醜詆瑞即乞休遂寢時進士顧允成等抗疏劾震言瑞為當代偉人震大肆貪污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因劾其欺罔七罪後震復詆太僕卿沈思孝言益狂誕坐謫明史

神宗末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丁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申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為之至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言商

南臺舊聞卷十四

天

周祚御史駱駉會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相與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趣不下言路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入為臺諫者必鉤至門下以為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撻其鋒明史夏嘉遇傳
萬歷己亥中使馬堂榷清源橫甚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騷然王朝佐負販為生不勝憤凌晨杖馬箠過中使門請見懼不敢出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者時為守備負而趨以免御史某懼失中使驩隱其情以格關聞上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繫

下朝佐獄棄市州民立祠祀之關義

巡閱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而從令者聽總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沙縣鄧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擾害鄉里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懼討遂刑白馬斬血誓眾舉兵反明通紀

南臺舊聞卷十四

天

明人建京東水田之議莫詳於徐尚寶貞明萬歷時以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至永平一帶相地形算財力募南人為倡業有成緒戚畹近侍皆有近畿莊田恐奪其產且議行白糧取自桑梓為後害嗾御史王之棟疏稱不便上面諭內閣令罷之工部言開墾成熟地已三萬九千餘畝棄之可惜不聽河紀
御史丁此呂言侍郎高啓愚以試題勸進張居正申時行謂以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世所宜有後帝明史尚書楊巍請出此呂於外明史
御史黃卷索珠商徐性善賊不盡應上章籍沒之翰林劉應秋嘗卷天子好利之端同上
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官軍文煥

求解於崔呈秀呈秀引入瑞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為忠賢義子閱數日即具疏劾周順昌等以逢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 明紀事本末

張訥擢御史承忠賢指首劾趙南星十大罪并及御史王允成吏部郎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忠賢大喜立除南星等名尋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從吾余懋衡孫慎行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亦坐削奪訥為忠賢鷹犬前後搏擊用力居多忠賢深德之後與兄樸並入逆案 明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四

手

建言子杖去里居講學四十年泰昌初徵入掌憲公暇會講城隍廟僉議建書院宣武門內城下御史周宗建董之講堂三楹後堂三楹以天啓二年十一月開講至四年六月罷講御史倪文煥誠為偽學疏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噉不冷不熱之餅乃碎碑暴於門外毀先聖主焚棄經典律於堂中院且拆矣崇正初倪等伏法院遂以存 帝京景物略

鄒南臯馮少墟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巡視周季侯成之講學以延四方之士言者詆之不啻巢窟夫京師

縉紳雜沓之地一開講學賢奸並進不能不為政黨掌科朱五吉郭點清意在去兩公初不為講學起見然兩公實亦多此一事也 黃忠瑞公說略

魏忠賢惡吏部侍郎李騰芳與楊漣同鄉御史王際遠因論騰芳被察驟起丁憂進官皆非制遂削奪 明史列傳

崔呈秀天啟初擢御史巡按淮揚卑污狡獪賊私狼籍高攀龍為左都御史盡發其貪穢狀革職候勘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哀願為養子忠賢方傾陷諸害已者得呈秀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調中旨復其官

南臺舊聞卷十四

手

呈秀乃首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許弘綱等以間進同志諸錄斥東林為黨人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令忠賢憑以黜陟善類為一空其頌忠賢功德疏末言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千譏萬罵臣固甘之疏出朝野轟笑母死不奔喪奪情視事與吳淳夫田吉倪文煥李夔龍號稱五虎忠賢死呈秀知不免已自縊後定逆案以呈秀為首詔戮其屍 同上

高攀龍糾崔呈秀疏臣往來淮揚間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未有如崔呈秀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至於舉

劾失宜貪酷漏網兩淮運司譚天相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賊私以入告矣霍邱知縣鄭延祚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發其餽遺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墮間壟斷之賤且官居觸奸指倭之官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高子全書

梁夢環歷官御史父事忠賢與汪文言獄殺楊連左光斗等出巡山海關會寧遠叙功崔呈秀不獲與夢環力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叙其賢勞劉志選之劾張國紀也忠賢意未逞夢環偵知之遂抗疏極論國紀罪且故詰丹山藍田二語冀傾中宮其建忠賢祠三疏頌以德被四方勳高百代忠賢敗僅罷官聽勘御史高弘圖言傾危社稷搖動宮闈如夢環及志選劉詔三賊者罪實浮於五虎五彪由是三

人皆被逮論死明史

石三畏初知文登曹二縣大著貪聲以諂附忠賢遂授御史追論京察三變力詆李三才王國孫丕揚曹于汴湯兆京王宗賢顧憲成趙南星張問達等十五人而薦喬應甲徐兆魁等十三人於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

追奪三畏為忠賢十孩兒之一同上

盧承欽擢御史首劾戶部侍郎孫居相等因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國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曾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煊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上木魔神請以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同上

門克新擢御史劾右庶子葉燦光祿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倚傍門戶且承忠賢旨請連誅熊廷弼太倉人孫文豸顧同寅嘗客廷弼所廷弼死文豸為詩誅之同寅題尺牘亦有追惜語克新遽以誹謗聞兩人遂棄市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劉徽由知縣擢御史疏論馮銓有云臣與銓同鄉痛惡羣小之誤銓不忍銓坐失燕趙本色聞者笑之出督遼餉乾沒不貲先後頌忠賢至十一疏同上

智挺幼受業趙南星門授知縣由魏廣徵通於忠賢得擢御史遂疏詆南星為元惡先後劾罷禮部侍郎徐光啓等銜以乙榜起家欲得忠賢歡搏擊彌銳同上

左副都御史王紹徽在萬歷朝素以排擊東林為其黨所推故忠賢首用居要地天啓五年紹徽徵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八人為點將錄獻之令按點汰以是益為忠賢所喜既而奸黨轉盛後進妬諸人妨已擬次第

逐之孫杰乃謀使崔呈秀先擊去紹徽令御史袁鯨張文熙詆紹徽朋比鯨再疏列其嚮官獄狀遂落紹徽職

同上

左都御史周應秋生平無操持家善烹飪每值忠賢從子魏良卿過進豚蹄留飲食良卿大歡時號煨蹄總憲忠賢門下有十狗應秋其首也初楊漣等拷死應秋夜半扣戶語其館客曰天開眼楊漣左光斗死矣弟維持天啓中為御史請刊黨籍盡燬天下書院後兄弟並麗逆案同上

李藩由知縣入為御史與同鄉給事中李魯生皆為忠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賢心腹孫承宗請入朝藩以王敦李懷光為比承宗遂還鎮朱國正當國不為忠賢所喜藩希指劾去之同官排擊忠良多其代草始與魯生誦事魏廣微廣微去改事馮銓銓寵衰又改事崔呈秀時號兩人為四姓奴出督畿輔學政建祠天津河間且定呼忠賢為九千歲同上

懷柔縣東南有鬻山二峰高聳上有碧霞元君祠天啓七年巡按御史倪文煥請建太監魏忠賢生祠於此賜名崇功祠未成而忠賢敗昌平山水記

賈繼春萬歷中為御史以論移宮被黜天啓四年魏忠

賢既逐楊漣等即以中旨召復官至則重述移宮事極言漣與左光斗目無先皇罪不容死與楊維垣霍維華輩深相結納力扼正人且請用楊所修言亟修三朝要典忠賢大喜莊烈帝即位繼春方督學南畿知忠賢必敗即馳疏劾崔呈秀及田吉單明譚李夔龍等給事中劉斯球言其反覆善幻初定逆案繼春不列名帝問故閣臣言繼春雖反覆持論亦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遂引交結近侍律坐徒死明史

徐大化由庶吉士改御史以京察貶官再起再貶故事大計斥退官無起復者萬歷末羣邪用事文選郎陸榮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卿破例用之後結魏忠賢劉朝為之謀至給事中周朝瑞劾其奸貪御史張新詔扶其閨房之隱大化頗愧沮已承要人指力詆熊廷弼益與魏廣微比助忠賢為虐疏薦邵輔忠姚宗文郭鞏等十三人即召用楊漣等之下獄也大化獻策於忠賢曰彼但坐移宮罪則無賊可指若坐納楊錫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忠賢大悅由是諸正人皆不免後入逆案成死同上

畢懋康與族兄懋良並有清譽懋康為巡撫之歲懋良亦擢總督倉場魏忠賢以懋康為趙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際遠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

忠賢為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閒住兄弟相繼去國士論

更以為榮同上

崔景崇屢忤忠賢指又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楊連左

先斗廣微不得已為具揭尋以景崇書為徵曰景崇教

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先後劾景崇陰護東林

壻奸邪而遷後福得旨削奪為民崇正改元復職同上

莊烈帝初立忠賢雖敗其黨猶盛言路新進者羣起抨

擊之諸執政嘗與忠賢共事不敢顯為別白長山劉鴻

訓至毅然主持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

獬阮大鍼徐紹吉張訥李藩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快而御史袁弘勳高捷史堃本由維垣輩進身思合謀

攻去鴻訓則黨人可安弘勳乃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

表裏之奸有功無罪且極詆鴻訓會給事中鄧英盡發

弘勳賊私帝怒落弘勳職候勘已而高捷言鴻訓斥擊

之非謬至焚燬要典以便孫慎行進用史堃復佐捷攻

之言路多不直兩人遂罷去 高捷史堃既罷王永光

力引之頗為首輔錢龍錫所扼兩人大恨逆案之定半

為龍錫至持奸黨銜之次骨及袁崇煥殺毛文龍事聞

捷遂上章指通款殺將為龍錫罪堃後上疏繼之時羣

小聚謀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相

抵謀既定欲自兵部發之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

任而止同上

御史高捷史堃素險邪為清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光

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左都御史曹于

汴惡其人久弗容永光憤再疏力爭已得請于汴猶以

故事持之兩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與兩

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謀傾于汴同上

督師楊嗣昌奏撫臣宋一鶴咨報承天府誦經蝗死荆

門知州沈延祉報誦經蝗死宣城知縣陳美報誦經蝗

死江陵知縣何至孟稟稱誦經得雨蝗變為魚蝦華嚴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之神應若此皆按臣汪刊行頒布之效也疏中且有蝗

死賊豈復活之言直令人讀而掩口耳 吳次尾偶記

召考選官時敏等面問兵食即註官俱補給事中初敏

今固始縣轉主事因禮部主事吳昌時通周延儒自奏

固始禦寇求考選得首對上面註御史敏出語人曰安

能以默補向人乎是夕延儒揭入吹給事中 明紀事本

末

田間先生墓表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逆聞

餘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出

迎先生忽前攀車而攬其帷衆莫知所為御史大駭方

命停車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

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

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為病顛而舍之聖溪文敏

崇正十五上語輔臣往例御史巡方類微服訪民間

近高牙大燾氣凌巡撫且公署前後皆通寶納賄每奉

使富可敵國宜重懲遂建福建巡按李嗣京明史

李自成圍承天犯顯陵巡按李振聲守陵迎降賊列之

上班振聲自以為與賊同姓肩輿出入營中揚揚自得

賊將發顯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明紀事本末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一

十七年賊將劉方亮自蒲坂渡河巡按御史蘇京託言

塞太行道先遁去俄兵變兵執京披以婦人服令插花

行稍違輒扶之以為樂賊至京即迎降明史

南臺舊聞卷十四

南臺舊聞卷十五

北平 黃叔瓚

玉圓

雜錄上

程邈為御史得罪始皇繫雲陽十年於獄中作大篆以

者增益多者減省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

出為御史衛恒集

翌日親登嵩南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

三前漢武帝紀

晉先蔑為左行其後為氏漢有御史左行恢廣韻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一

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後漢書

周騰字叔達為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

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豫章列士傳

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祖饒蔡邕等

皆賦詩高彪獨作箴邕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漢文苑傳

蔡邕以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

三臺後漢書

沈文季嗜飲一飲必五斗妻王氏亦能飲三斗為吳興

太守時恒夫妻對飲竟日不視事及與宴殿中明帝令御史糾不醉者文季獨不肯飲被驅下殿亦不顧也南齊書

崔瞻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饈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河東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箸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箸恣情飲啖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鴛鴦豈亦異是君定名士乃與之同食北史

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李膺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

南臺舊聞卷十五

二

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同上

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温子昇與盧仲宣孫季等一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决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寒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同上

和士開彌自放恣琅琊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士開早參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勅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

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

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同上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餐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合當死善於獄中使人通訴反誣魏輝儁為納民財枉見推縛文皇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於州斬决輝儁遺語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可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屍州令史哀悼為之殯殮并備紙筆未幾張善得病惟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纔兩月盧斐坐譴魏史為魏收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三

所奏文宣帝鳩殺之臣鑿錄

隋唐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北史

初帝過馬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象以其典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唐書列傳

唐太宗聞蘭亭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武德四年收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普澈馮承素諸

萬貞歐陽詢褚遂良臨之 卷明

太宗召見李義府試令詠樓鳥立成詩曰日裏鳳朝彩
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樓上深賞之曰我
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 唐書

唐高宗時李義府恃寵用事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
乃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
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
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
府事劾之 關義

南臺舊聞卷十五

四

高宗問羣臣求可為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失其名
居數月復問之羣臣復舉焉上曰吾聞斯人常以裘服
居公堂視事其可以為準繩司乎自是百官必衣而視

事 唐類函

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
道士旬日得百萬緒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
度僧尼道士至令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
也 因寧紀聞閣若疎注

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當前忽除膳部員
外郎微有恨惋吏部郎中張思咏曰有意嫌兵部專心
望考功誰知脚踏蹬幾落省橋東蓋膳部省最東北隅

也 南都新書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云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
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唐書

陸元方為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
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
息 同上

侯思止為渤海高元禮奴拜游擊將軍元禮嘗教曰上
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廌不學而能觸邪陛
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

南臺舊聞卷十五

五

中遷左臺御史 同上

侍御史年深者一人判臺事知公廨雜事等次知西推
贖贖三司受事監奏次知東推理匱之事臺中有黃卷
不糾舉所職則罰之其新除者未曉制度罰有日逾萬
錢者舊例新人罰止於四萬及崔隱甫為大夫以其數
大廣減之以萬二千為限三院各有院長議罰則詢於
雜端也 唐六典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臺獄武后時來
俊臣侯思止皆為御史臺獄圍扉恒滿崔隱甫總臺務
言於朝掘去於是旁刻精舍以釋典獄之崔湜為文梁

昇卿書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勅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監察御史并內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景初三人亦昇卿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椎拓不及焉中有薛儔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卿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曝書亭集

南臺舊聞卷十五

六

格曰侍御史并內供奉列盧懷慎等名中格曰殿中侍御史并內供奉列崔湜等名下格曰監察御史下有一并字下缺不全列陸景初等名其盧崔陸三人姓名並八分書蓋梁筆也餘則正書乃後人續書之者碑額空處前後皆有刻前刻監察御史及姓名後刻知雜侍御史及姓名有自天寶元載以後七字按天寶三年始改年為載不當云元載恐是追書 金石文字記

銘云左臺精舍者諸御史導羣愚之所作也長安初湜始自左補闕授殿中侍御史至止之日其構適成就羣公因以碑表相托為之作銘開元十一年殿中侍御史

梁昇卿追書 秦漢幽勝錄

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張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醜其得人 唐書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七

澼中不旬日僧孺拜察院 劇談錄

呂太乙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咏竹以見意曰濯濯堂前竹青青耐歲寒心真徒見賞弱小未成竿 山堂肆考

柳渾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補外 同上

薛大鼎賈敦頤鄭德本號鎔脚御史 續略

韋貫之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彥自代及為左補闕總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 子澳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

蔡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唐書列傳

宰相馬植議補楊收監察御史收以兄假外遷誼不可

先固辭植歎美為止未幾假自浙西觀察判官擢監察

御史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當世榮之同上

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及試員外為合口椒最有

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次殿中為蘿蔔亦曰生薑雖辛

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脆梨漸入佳味又侯味虛著百

官本草題御史大熱有毒主除邪疾杜奸回拯寬滯攻

貪濁服之長精神山堂肆考

韋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

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

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唐書

張鎬好伯王大略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薦拜

左拾遺歷侍御史元宗入蜀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

所論事尋拜平章事都統淮南諸軍事李白贈詩佐漢

解鴻門生唐為後身蓋喻鎬為子房後身也李詩補註

李白贈韋侍御黃裳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自

尺高豈為微颺折桃李賣陽艷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

盡碧葉成黃泥願君學長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

然後知君子此詩可為柏府座右銘輯圖雜識

南臺舊聞卷十五

八

子美稱蘇渙為靜者而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不

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渙詩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

北其中有毒龍靈怪人莫測開目為晨光閉目為夜色

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哉天地德天

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為長於諷刺觀其詞氣

頡頏如此固自可見其胸中也蔡寬六詩話

盧循盜賊而沙門慧遠與之友善祖約叛逆而少與阮

孚齊名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渙

竟扇動嶺表與哥舒晃作亂亦其類也分甘餘話

王蒙者與趙門下幪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

蒙自新淦令來謁公將擢為御史一日偶詣慈恩僧寺

占色者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

後當得一邊上御史一日趙公乘間奏曰御史府關人

太多就中監察尤為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此

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祇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不

如不置趙公曰臣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

公因為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且將狀來公既出逢裴

延齡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公不之對延齡既見上奏事

畢因問曰趙璟向論請何事上曰趙璟極公心因說御

史事延齡曰趙璟身為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劾二人又

南臺舊聞卷十五

九

不為人所稱說憐何由知之必私也他日上閣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璟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而趙公薨後數年邊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

因話錄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與別未幾夷簡薦晦為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世兩賢之而李公尤得古人舉讐之意焉

林居漫錄

南臺舊聞卷十五

十

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翱行狀謂為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歷官記及年譜謂愈與同列上疏為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槎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其後實出為華州又有書云愈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為實所讒不應此書奉奉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淺傳

之落寬仇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伍文未墮崖州懺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具鄉國知有歸日省方開又有永正行以快伍文之貶則知陽山之貶伍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為多非為李實所讒也

詩話總龜

南臺舊聞卷十五

十

韓子年譜載張署詩九疑峯畔二江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簡趨朝會並命蒼梧左宦亦聯篇鮫人遠泛漁舟火鵬鳥閑飛霧裏天渙汗幾時流率土扁舟西下共歸田署與退之同為御史同遷謫故詩中皆言之退之得署詩云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貧營菟長緘織筍躑躅初開艷艷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陡覺霜毛一半加又有祭署文云我落陽山君飄臨武君止于縣我又南踰臨武屬郴州在陽山之北二詩皆此時作也

若溪叢話

唐憲宗諱純凡姓淳于者改姓于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為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

日知錄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

劉世傑雜鈔

元微之詩松下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唐宣

政殿為正衙殿廷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園至今猶存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位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樓之位在馬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樓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議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相信置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問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察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搗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葱翠可愛於今關右頗多人罕識焉文昌雜錄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江輔之謫官累年後知處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為御史引牧詩為證以為怨望遂復罷石林詩話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三

杜牧自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聰罷鎮開居聲妓為當時第一因會朝士以牧之嘗任風憲不敢微置牧之諷坐家達李李遠馳書以招而牧之遠來謂李曰開有紫雲者就是因指示牧之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吟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閒逸旁若無人古今詩話

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樂妓崔紫雲詞華清竹眉目

端麗杜作前詩罷上馬而去李公母以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茗溪叢話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三

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慕雅聞湖州為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髮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後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即政之夕亟使人召之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久矣何為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俯首曰辭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為悵別詩曰自是尋芳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嬌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麗情集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尉李逢吉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為詩兩篇投獻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去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幌誰令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一篇亡茗溪漁隱曰余觀劉賓客外集有

憶妓四首內有一首即前詩也古今詩話中既不云御

史姓名則此詩豈非夢得為之假手乎漫卷詩話

李義山詩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時蔡京曾為僧徒

故有第五句按令公必為絢非為楚也白足禪僧思敗

道謂蔡京青袍御史擬休官必義山自謂義山以會昌

三應王茂元之辟始授御史去楚沒時久矣未鶴齡箋

會昌五年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華汝

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

史裏行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開天下寺至於屋基耕

而刈之侯鯖錄

韓常侍為郎吏日宣宗問曰卿有好詩如何得見韓禧

首曰容至私第錄進乃選八十首進後以眼疾辭拜珥

貂為御史銜命出關獄獄道中看華山有詩曰野麋蒙

象暫如犀心不驚鷗角時維一路好山無伴看斷腸煙

景寄猿啼御史出使不得與人同行故云無伴時補袞謝病歸更寄織錦

篇與薛郎中云錦字龍梭織錦篇鳳凰文采間非煙並

他時世新花樣虛費工夫不負錢古今詩話

唐以秘書監望雖清雅實非要劇以監為宰相病坊丞

及著作郎為尚書郎病坊秘書郎及著作佐郎為監察

御史病坊類要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死爾

能哭乎妾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對曰安得不哭汾曰

汝試哭吾欲觀之妾不得已擁袂而哭哭畢汾已卒矣

同上

李審諸為御史得粟米母量之三斛而竊問故對曰御

史米不槩也問車備幾何對曰御史不償也母怒勅歸

餘米償其傭因切責審諸貽謀錄

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驕過御史臺門殿直

馬廷誤銜之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李琪為中丞

不敢彈糾重誨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

史諫官無敢言者五代史

閩王延義既立更名職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職命掠

取良家子曠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曠

曰皇后上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同上

開寶六年學士李昉知貢舉有訟昉徇私者帝乃籍下

第一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一百九十人併昉

首擢士宋準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

臺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

臺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

臺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

三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
明法五人皆賜及第而昉等皆坐責自是殿試遂為常
制續史節

樊知古嘗舉進士於南唐不第謀歸太祖乃漁釣采石
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
廣狹開寶三年請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橋濟
師已南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
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遂平
擢侍御史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五

夫

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請太后還政適守典
化暴死於室羣僚及鄉人憐之相與斂錢數十萬贈之
修古有女始笄告母曰先人忠節聞天下不幸豈言謫
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洵先人清德哭謝
遣之送者固請竟不肯受臣鑿錄

景祐中有郎吏皮仲容街衢為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
之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愧謝久之徐問何以知
之對曰朝廷所置臺憲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蓋
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事文類聚

宰相陳執中娶妾殺婢御史奏逐去之范鎮言陰陽不

和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
私欲以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辯堂陛也臣鑿錄

待制王公素仲儀任御史日常夢至玉京黃閣殿上有
紺服翠冠者曰吾東門侍郎公則西門侍郎也昔以奏
牘玉帝前語傷鯁許遂謫於世公夢回題詩於書牕曰
似去華香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冷射雞胞急
驚覺游仙夢一迴公晚歲復思玉京之夢作詩曰虛碧
中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黃金城何時再步煙霄外皓齒
仙童已掃廳詩史

南臺舊聞卷十五

士

濠州西有高唐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欽授宿此館題詩
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
館神女何曾入夢來有李和風者至此又作詩曰高唐
不是這高唐淮上江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
笑殺楚襄王倦游錄

景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詩益成二十八字嘲
笑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
滿子龍圖雙泪落君前龍圖王博文也嘗更大藩鎮開
封知府三司使一日對上前因敘敷歷之久不覺泪下
殿院蕭定基也為殿中侍御史與韓魏公吳春卿王君
貺同發解開封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因奏事仁宗問

之令誦一遍王宗道為諸王教授及講書凡二十餘年不求進用仲昌者章郇公之仲從子論科場不公奏聞牒歸建州當時以為雖用古人詩句而切中一時之盛事傳以為笑樂東齊錄

唐介謫英州別駕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滕曰朝有巨奸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云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修編其集時

南臺舊聞卷十五

六

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彥博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潞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中詩送唐有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為奎發也東軒筆錄

鄭谷與僧齊已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一曰胡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胡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唐介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眾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

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此所謂進退韻格也細素雜記

六一居士謂傅師游道林岳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狀者即沈傅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茗溪叢話

南臺舊聞卷十五

六

劉沆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不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辯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沆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趙汴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等益論辯不已罷沆知應天府宋史列傳

傅堯俞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同上

英宗新即位任事者益專凡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

盡逐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事文類聚

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凡臺諫官入言輒以進呈

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為之沮報每白御史言其

事又訖了也同上

御史上事日吏人參謁亦無通贊忽於階下齊拜默然

而退謂之鬼參海錄碎事

蘇東坡送張舜民御史出倅詩樊口淒涼已陳迹班心

突兀見長身註臺吏謂御史立處為班心同上

余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

南臺舊聞卷十五

五

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聖

至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

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語獨傷神與

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栢臺霜氣夜凄凄

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

桐鄉知葬浙江西蘇東坡集

王定國甲申雜紀云天下之公論雖讐怨不能奪也李

承之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鞠子瞻獄雖同列

不敢輒放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

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

證經傳隨問隨答無一字差忤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

不已余之先君靖康間嘗為臺瑞臺中子瞻詩案具在

因錄得其本與近時所刊行烏臺詩案為尤詳今節入

叢話以備觀覽若溪叢話

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

間唯有墊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

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亦為之一笑同上

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南臺舊聞卷十五

五

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雅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

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

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

之蘇文忠年譜

東坡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摯為作臺官言事責降

湖南別後作詩即用其字為韻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

賓再見明光宮義冠緝縉紳而今三見子坎垆為逐臣

朝遊雲雪間欲分丞相茵幕落江湖上遂學原于鄰了

不見喜愠于豈真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

在田里肯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

霜露歸耕當及辰 烏壘詩案

李端叔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

庫御史論為東坡客不可任京官詔停發 施註蘇詩

劉放性滑稽喜譔玩馬默為臺官彈放輕薄不當置在

文館放曰既云馬默豈合豔鳴 東軒筆錄

陳伯修名師錫神宗時登第奏名帝得其文屢讀屢賞

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啟封果然擢為第三人故云

聞君射策日妙語發時咨知臨安縣拜監察御史以言

事出知宿遷縣元祐間東坡三上章薦之乃入為秘書

郎遷工部郎徽宗用為殿中侍御史坐黨論削官 施註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三

蘇詩

明道先生熙寧二年呂申公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

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從容訪問每對退必曰頻求

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

求退廷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 宋名臣言行

錄別集

明道先生曰君子如君實不拜向知樞密院以去范堯

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

請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

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

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
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為知言
聞見錄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頰使遼死遼無棺觀舉至

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

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為例 夢溪筆錄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約取不出之義衆官

皆出彼獨潛謂之豹直 山堂肆考

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為諂詩侍御史盛陶曰確以第

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註釋詩語近於摠撫不可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三

以長告許之風安世疏言居風憲地目觀無禮於君親

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 宋史

晁冲之樂府最知名詩少見於世政和末先公為御史

朱深明為郎中其謝先公寄茶兼簡深明詩云諫議茶

猶寄郎官迹已踈斜封三道印不奏一行書會遠長安

去終臨嶺渚居大江清到底為問渴何如 詩說集傳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章齊先生謁而說之曰今日廟

堂之議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

已乎抑當克復神州迅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

聞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但

感處一方費日用於道途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宋
臣言行錄外集

王渙之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渙之名
對稱旨命拜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居是官乃授
吏部員外每云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乘車常以顛墜處
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臣
聖錄

紹興二十四年王綸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為監察御
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劾綸且言知識淺昧不
能知綸由此罷去宋史列傳

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除兩府汝嘉

南臺舊聞卷十五

雷

聞周蔡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李待聘曰副端將論君矣
待聘乘檜未趨門亟告之檜即奏為起居郎蔡方待引
檜下殿論閣門曰周蔡已得旨除起居郎同上

呂午復為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
崇政殿說書史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
項容孫子娶午從子嵩之俾容孫上疏避午欲憾之去
而於法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為午嘗劾王瓚姻
家史洽遂以瓚為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
同上

吏部郎謝廓然由會觀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

中出中書舍人林光朝愕曰是輕臺諫蓋科目也立封
還詞頭士論服之同上

唐麟寧宗時權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不詣闕母曰人
言此官好汝何憂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
意或忤權貴重為大人累何母曰爾第盡言吾有爾兄
在璘入就職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至於離海宇
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上為改容集事淵海

侍御史知雜事殿中侍御史每月奉祿三十千監察御
史每月二十千春冬絹各十匹春加羅一匹冬棉三十
兩宋職官志

南臺舊聞卷十五

雷

金大定十三年八月於憫忠寺策試女直進士寺舊有
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上有聲如音樂西達於
官考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涅等曰文路始開而有此得
賢之祥也金選舉志

大定二十四年會有司市麵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
舉杖責之以問參知政事程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所
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執事不舉是
故犯也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王維翰攝
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金史列傳

章宗召登聞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任上諭中丞孟
鑄曰此輩慢法如此御史臺所職何事朕聞唐宰相宿
省中臺官六部官其餘司局亦嘗宿直今尚書省左右
司官宿直餘亦當准此 金史

興定時參知政事張行信上言大定間監察坐罪大抵
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間有的決者皆有為而然又
有勅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
也近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決以為大定
故實過矣詔尚書更定監察罪名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五

美

無鄉曲情曼卿曰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
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 金
史 逸傳

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善用其
人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
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洩皆抵罪 金
史 完顏訛可傳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在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
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
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于卿姓馬氏名定國仕平人金

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自號齋堂先生 中州集
監察舊例所進帖子止是今呈子樣但內為腰封其臺
上用黃紙作貼黃上書奏帖二字下書臣某謹封 烏臺
筆補

諸監司巡按許接見賓客唯不親謁 同上
大都酒使司於葡萄酒三十分取一至元十年抽分酒
戶白英十分取一為御史臺所察議得葡萄酒漿雖以
酒為名其實不用米麴難同醞造別酒一體辨課仍改
正三十分取一元 典章

南臺舊聞卷十五

美

王惲論節婦王姑狀訪到京兆府三白渠副使郭時中
妻雷氏係前監察御史雷希顏女自三十一歲夫躬身
故雷止生女子一人經今十有六年窮居守志誓死靡
它貞順堅確殊有父風宗族稱賢鄉閭服化在雷門蓋
繼先聲居郭氏實為節婦理宜旌表風勵多方 烏臺筆
補

繁峰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伯寧御史為僕言自其先
公時與詩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金玉堂無本而御
史家具有之詩曰視草堂前石一拳何人移置自何年
久憐翠色連重地故拔孤根近九天俯仰百年承雨露
等閒千尺接雲煙故鄉御史遺書在為錄繁峰舊賦篇

國初序朝言官法司謂之劔鈔班 李材解醒語

姚夫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為臣當罄所衷以塞其責勿以未亡人為郵俾吾追踪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職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親累或以聞帝歎曰巴兒恩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元史列傳

至元二十四年命程鉅夫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

南臺舊聞卷十五

无

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為集賢直學士拜御史行御史臺事 同上

楊桓至元三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於木華黎會孫碩德者桓辯識其文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之久矣今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瑞應於今日乎成宗即位疏上時務二十一事帝嘉納之 同上

劉膺拜監察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獨見膺則待以上客 同上

貢師泰泰定四年釋褐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考滿入翰林歷待制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南人斥不用及

始復舊制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為得人 同上

周景遠為南臺御史分治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史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出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為御史不可滅人理吏服服而退 耕錄

南臺舊聞卷十五

无

燕地未有梅花吳開宗師時為嗣師新從江南移至扁曰漱芳亭張伯雨偶造其所恍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夢覺日已暮矣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遂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修撰伯生和之 同上

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當建國子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迨至仁宗皇帝於監學之北構架書閣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積成材木瓦甍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煥然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臺臣請

勒石以紀 吳澄崇文閣碑記

察院書吏至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定出身於各道廉訪司書吏內選取三十月轉部九月從八品內用如非廉訪司書吏取充者四十五月轉部補用不盡者九十月考滿降一等正九品用 行臺察院書吏至元三十年正月定出身於廉訪司書吏內選取序一考之上轉補江南宣慰司令史并內臺察院書吏用不盡者九十月正九品江南用 元選舉志

南臺舊聞卷十五

南臺舊聞卷十五

辛

南臺舊聞卷十六

北平 黃叔燾 玉圃輯

雜錄下

明太祖命方常為御史曰朕聞昔人懷才滿腹抱道盈衷一時志不能伸致是窘於衣食困於羈旅一遇君者用之竭忠報効務公無私終世不忘其恩特致君稱仁於海內因為賢者矣爾方常自云窘於生理來朝今命爾為守院御史出納一道之務察微敷奏毋隱 南京都察院志 洛陽秦從龍仕元為校官累遷置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太祖兵東下謂徐達曰鎮江

南臺舊聞卷十六

一

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為吾訪之既至太祖親至龍江以迎之入太祖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 明紀事本末

洪武時有二風憲官相訐一人言甚便捷一人言簡而緩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是多者非 南京都察院志

洪武三年選天下教官入覲奉天門太史奏文星見帝

親擢胡子祺等十八人為監察御史次日詣武樓下賜袍賜燕靜志居詩話

邵玘蘭溪人中鄉舉入監適值迎春會例許監生簪花時執事者畏縮不敢近上前邵取花向上簪之上睇視良久見其狀貌魁偉復注意焉既中進士即擢為御史既而點兩浙巡按推舉皆不得人上即呼邵玘堪差玘辭臣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此亦特恩也漱石閒談

南臺舊聞卷十六

二

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分則君臣情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臣鑒錄

王英洪武初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率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同上

洪武十年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擇監察御史二京師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歛散三北方開

鑿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糧擢為宛平知縣明紀事本末

楊允洪武十四年歲貢官御史年纔二十餘明斷善治獄帝甚寵任之時人呼小楊御史寶應縣志

洪武十五年上錄凶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滅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同上

劉子敬洪武末為山東道御史有能名以言事忤權貴黜為候官令又言事又降為候官典史益修其職嘗自署曰祿薄儉常足官卑廉自高永樂初拜河南道御史

南臺舊聞卷十六

三

南京都察院志

劉文德洪武間以明經舉任監察御史一日高皇帝諭羣臣次早廷問有能記吾宣諭者乎文德出班朗誦之即曰權廣西僉事後有奏文德受人銀一兩者太祖見之曰得非向記朕宣諭者此人豈貪銀一兩者耶釋之同上

嚴德明史作洪武中為左僉都御史謫戍廣西南丹縣其面後赦還歸吳中宣德末年猶存以西軍事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曾在臺勾當公事是識法度的李問何官公云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所謂嚴德

明是也李大驚起延之後堂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嘗晏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貧甚帽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問老人為何事刺字公因自述洪武時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嚴不似今日綺大驚請罪因退避下坐先輩朴雅安分如此 耳談

洪武中國子生出使視行人覈天下土田稽有司案牘督吏民修水利十三道御史問刑慮囚皆舉重務以佐之然雖勞績有成無不復監卒業者其後有長差短差之例短差復監長差則例滿附選待除不復監矣 太學志

南臺舊聞卷十六

四

凡監生歷事部寺謂之正歷三月上選又諸司寫本隨御史出巡二名謂之雜歷一年滿日上選又隨御史刷卷一百七十八名事完日上選 明選舉志

靖難兵南下御史尹昌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於天下不應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靖難後驅出就戮昌隆當陞大呼曰臣當時上章勸讓位陛下奏贖可覆也命緩刑檢奏有之上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

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 南京都察院志

牛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易服宵遁至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古遂改姓名徐行死於杭州寺中後因究治齊黃事將景先次妻劉氏沒入教坊劉氏後五世未敢失身辱祖萬歷末給照除名復姓從良 同上

左都督徐增壽謀應燕御史魏公冕等請誅之不聽燕兵屯金川門帝乃責以大義斬之 明紀事本末

科道互改洪武中給事中宋善萬徵彭通王惟言王漸永樂中吏科右給事中羅亨信工科給事中周岐正統中給事中朱良暹李運工科都給事中張禴俱改御史

南臺舊聞卷十六

五

洪武中御史李熿改工科給事中永樂初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工科給事中江西道御史汪俊明改刑科給事中 春明夢餘錄

翰林兼道者洪武中夏原吉范顯祖以太子賓客遷治書侍御史嘉靖庚戌趙貞吉以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御史萬歷己未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其實改科道者永樂中孔諤以中允改御史洪熙初侍讀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洪武中編修馬亮任敬王璉王輝陳敏張唯俱改御史正統己巳徐理以侍讀改浙江道御史楊鼎以中允改河南道御史檢討王

王改江西道御史崇正中金聲以編修改御史同上

徐義永樂時初拜御史問為官之要於祭酒胡頤菴以

前輩居官有三事勉之云一要省事二勿避事三行所

無事南京都察院志

楊榮嘗疏陳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

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朕心腹之臣

若進此奏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廣

治平略

景泰時鍾同為御史會懷獻太子堯上言沂王天資厚

重足令宗社有托下詔獄杖死時年三十二同上疏時

南臺舊聞卷十六

六

策馬出馬伏地不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

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號數聲亦死明史

洪熙改元侍讀李時勉抗疏論時政降御史復以言事

忤旨下錦衣獄先是肋骨為金瓜所傷及是加槌忽然

自接踰月而平宣宗立追怒時勉抵觸仁考命械至殿

中面鞠時勉一一誦之至第六事伏而不言上問何以

不言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詳記上微笑曰是第難言

耳諫稿在否對曰已焚矣上曰時勉能直諫忠臣也命

脫桎梏復其官同上

宣德時御史謝瑤薦贖誤書姓自陳改正帝謂吏部曰

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缺點懼及死今薦賢

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譴

交趾大蠻縣知縣同上

宣宗以教官多缺選用監生三百八十人而程富等以

都御史顧佐之屬使於各道歷政三月選擇任之所謂

試御史也明選舉志

宣宗時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擢郎中况

鍾莫愚御史何大淵員外陸本深等知蘇常溫吉安等

府上特召見宴勞焉廣治平略

宣德三年怒御史嚴暄方鼎何傑等沉湎酒色久不朝

南臺舊聞卷十六

七

參遂命枷項以徇自此言官有枷項者成化十五年

汪直誣陷馬文升牟休等有詔切責御史王濬等二十

九人互相容隱各廷杖二十正德嘉靖萬曆天啟廷杖

受禍其慘更有不忍言者明刑法志

宣德四年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

兄嘗為御史以誤決死囚抵罪懋乃極刑家屬當罷不

錄上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其以懋為州

判官春明夢餘錄

內官同法司錄囚始於正統六年凡大審錄內監奉旨

出則齋勅張黃蓋騎導於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尚書

都察院大理寺以次左右列坐御史郎中下捧牘立唯

諾趨走惟謹三法司視成案有所出入若輕重俱目視

太監意太監意所不欲不敢忤也內監經奉命審錄者

死則於墓寢畫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及御史刑部郎引

囚鞠躬聽命狀悉圖之示後世為榮觀焉同上

王振用事于謙巡撫梁晉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

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忤振振意以為謙嗾言官劾

之罷為大理少卿明紀事本末

正統十三年狀元彭時當上表謝恩四鼓起俟隱几不

寤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挈已奉旨胡忠安從容出奏

南臺舊聞卷十六

八

狀元彭時不到合著錦衣衛尋上是之臣鑿錄

英宗之出也備文武百官以行六師覆於土木將相大

臣及從官死者不可勝數御史則張洪黃裳魏貞夏誠

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明史

馬炳為嘉魚令有盜數人焚掠公怒而去其為首者多

辨適報團風鎮有舟載一十二人踪跡可疑偵之中有

長髯者貌相似而實非也馬竟捕之以盜治罪斃於獄

後馬擢御史舟泊團風夜為盜劫舉室皆死同上

韓雍弱冠為御史出按江西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都

御史誤啟其封懼以咨雍雍請宴中官而身為解之明

日偽為封識而藏舊封於懷俟會問使郵卒持以付已

伴為不知而啓之稍讀一二語即驚曰此非吾所當聞

遽令吏還中官則已潛易舊封矣雍起謝罪復欲杖郵

卒中官以為誠反為救解歡飲而罷續展鍾集

福建莆田黃深景泰中拜監察御史其子如金成化時

為南畿提學御史蓋四世甲科二榜首二監察其榮遇

真罕儷者使職文獻

姚綬天順中拜監察御史成化初出知永寧府解官歸

作滄江虹月之舟游泛吳越間作室曰丹邱自稱丹邱

先生明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六

九

丁璿以工部主事謫潞河御史張政過其居值邏者云

聞公失羸今已獲盜者公往証之璿曰吾未嘗失羸也

邏者去政問故璿曰時禁盜者死寧亡吾羸不忍盜之

死也政歎曰仁人也因薦為御史巡按徐州擒賊首張

晉祥衛輝盜起復承命往縛渠魁釋其餘英宗嘉其能

陞左僉都御史金陵人物志

徐完江寧人成化時官御史以親老乞改南御史就養

有風采都御史多不法憑與援鉗灼人完抗疏劾免之

同上

成化癸卯春憲宗命內使王敬索珍玩於江南諸郡勅

至蘇召府學諸生為寫沙滌經諸生不從直前批敬頰而唾之敬怒奏行巡按御史鞠治諸生以陸公完晚進而家多貲遂謬以完為首將有資於完適完魁鄉榜得從輕貸後舉進士被選三原王公時為吏部指完以話諸屬曰此即以秀才批王敬者得選御史續明通紀

弘治中兩京武鄉試照先年團營武舉例兵部官出題在外俱巡按御史出題正德時以兵部侍郎既知武舉會考難以再典武舉鄉試於是兩京應試亦送各該御史考試彙送兵部廣治平略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今

南臺舊聞卷十六

十

御史白簡即其事輕未聞有黃簡者矣丹鉛總錄

宋景弘治十八年進士知睢州正德五年入為河南道

御史故事知州無改御史者劉瑾創之也明史

考察朝覲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吳儼家富劉瑾嘗有所

求儼不與御史楊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廷撻之不堪辱

養病去劉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帷幙不修其致仕

御史南金欺詐無病其為民明紀事本末

劉瑾擅權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郎中劉

繹等並據小過枷瀕死始釋而戍之瑾召大學士以下

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

王弘任諾李熙王壽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

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鐘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

章熊卓朱廷聲劉玉等皆海內號忠直者也有罪人溺

水死乃坐御史匡翼之罪又察鹽課杖巡鹽御史王潤

復創罰米法忤瑾者請發輸邊御史張律陳順喬怒彘

賢曹來旬等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孥入覲出使皆有厚

獻其黨張綵言餽遺多係庫金勸止之會御史歐陽雲

等十餘人入賂瑾皆舉發致罪乃遣科道十四人分道

監察專務搏擊御史趙時中阮吉張或劉子厲以無重

劫下獄或枷且死李東陽疏救始釋為民明史

南臺舊聞卷十六

十一

梁端肅材為御史時值逆瑾誅為榜諭天下及錄付史

館皆公筆為當時所稱天山錄

薛文清公瑄自少即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為御

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潛究值雪盈几

不輟有得則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為世大儒明史

劉大夏之父劉仁令瑞昌與高安令嚴某肉入覲時楊

溥當國與劉嚴皆姻親也楊遣人往職還報曰嚴富厚

雅稱一官劉草蓆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楊心識

嚴先見贄以金帛楊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

楊嘉納之尋擢仁為御史居恒六七十人共一馬更迭出

入歲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慕還朝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否曰在鄰家磨麵乃至其家詣寢室見牀上惟蒲薦布被喜曰可稱真御史矣同上

席書弟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以兄為都御史改翰林檢討預修武宗實錄成當進秩內閣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僉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龍改授者也言故事無纂修書成出為外任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編修明史

南臺舊聞卷十六

十一

而市猾倚之為奸伯溫至捕市猾治之閻怒將詰伯溫竟詣閻索飯曰我未朝食閻強具飯曰必當宴樂閻強為設飲酒半曰外傳公有違言乃能待我若此耶閻大慚謝伯溫笑曰吾固知無是也聞公向許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公既失利渠乃得名固知公之有懲也閻力謝無是歡飲而別同上

世宗更定祀典遂行皇后親蠶禮當時俱咎夏賁溪逢迎上意御史馮恩至謂后親蠶於郊不可示後世然夏說未可非也周漢唐宋皇后親蠶皆先有事於先蠶壇嘉靖之制雖未盡合古然農桑並舉固帝王所重也

獲編

御史馮恩論斬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子行伏闕請以身代上令法司更審尚書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坐毀譽失當減死戍雷州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贈焉謂君仁臣直母慈子孝南京都察院志

楊爵用直言繫獄暴風連作都城皆恐人呼為楊御史風越章

南臺舊聞卷十六

十二

嘉靖中順天巡按御史鄭存仁檄府縣凡法司有所追取不得輒發尚書鄭曉言刑部追取人府縣不當却存仁違制宜罪存仁亦執自下而上之律論曉欺罔乃命在外者屬有司在京者屬刑部然自曉去位民間詞訟五城御史輒受之不復遵祖制矣明史

嘉靖丁亥御史吳仲請修通惠河三月告成功上登舟觀之大學士張璠等聯句以聞上喜給光祿饌又分御膳賜焉吳仲出知處州府事進通惠河志被旨送史館采入會典仍令刊行日下舊聞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雪交作次早東江米巷大街南李學等家房上拾有銅錢八十四文一一壁立瓦隴中御史張璠具奏錢進入庫戒菴漫筆

嘉靖八年廷議復申祖制以舉人監生阮徽歲貢監生

張澍為監察御史 春明夢餘錄

陳侃任刑科給事中從兄玘為監察御史兄弟分任臺諫俱以剛直名談者羨其一門之盛 使職文獻

包孝嘉靖時為御史抗疏論分宜禍且叵測幸帝度請

批孝疏曰包孝係是人才免究得旨遂請終養 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有堯母墓乞建祠寢以光巡幸上從之謂少南建白可嘉改授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 明書神錄

華亭張弼號東海為諸生時錄遺見燕歸舟泊燕子磯

題詩於壁楊子江頭幾問津江花依舊客愁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欹枕不離鄉國夢傲裘猶帶帝京塵交遊落落多星散直對秋風一愴神適直指

某將赴留都監臨登磯上見詩驚曰此必士子失意所作怨而不亂其小雅之遺乎觀其墨蹟未乾即遣役迹

之至京口及其舟東海固諱言也訊舟子具以實告役請亟返棹不得已從之至則直指尚艤舟以待也既見

得其故直指曰子長於詩得毋短於文乎因索錄遺文閱之嗟賞不已曰微我幾失子矣彼視學者真無目耳

遂送入闈是年領鄉薦聯捷成進士理學經濟士林重

南臺舊聞卷十六

古

之惜直指逸其姓名 樓坪開錄

嚴嵩以總督侍郎王忬懸楊繼盛死銜之忬子世貞又從繼盛遊為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以是深憾忬嚴世

蕃嘗求古畫於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郵懋卿乃以嵩意為草授御史方輅劾

忬嵩即擬旨逮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 明紀事本末

御史汪汝正籍羅龍文家上胡宗憲手書乃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世蕃者遂逮下獄宗憲自叙平賊功言以獻瑞得罪言官且訐汝正受賊事帝終憐之並下

南臺舊聞卷十六

五

汝正獄宗憲竟瘦死汝正得釋 明史列傳

嘉靖間三水何維栢以御史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哀號攀送有無數蠅小而綠色朋飛薨薨如泣如訴止於輿止於桎栢止於枝人之衣撲之不去出郭十餘里乃散既抵京下獄蠅集如前高明羅一中為譟蒼蠅傳

廣東新語

呂高嘉靖八才子名最下官山東提學副使鄉試錄文舊多出學使手巡按御史葉經乞唐順之文高心憾寓書友人言經紕繆嚴嵩惡經遂寘之死及後大計諸御

史謂經禍由高乃斥歸 明史陳東傳

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於其來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特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過午飯尚未出直指飢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荳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醞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時易食飽時難為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以盤飧責人

續晨鐘集

知府鄧繼會四川資縣人云給事將其親某曰君方入

南臺舊聞卷十六

未

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捱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應曰我非人為君守財神也待君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視之果有白金千兩因語之曰我為御史如何將此物行能為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及至復命時有同年某主事丁憂在家因以保舉一官為言曰謝禮五百金請公受二百金子拒之主事有難色予不得已而受歸家數日具牲醴夜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則曰前某主事金是也悚然愧謝未嘗告人今年八十為君洩此以見分定

有數耳時嘉靖戊戌年也爾然錄

郊祀詔博采公議主分祭者御史王繼禮喻希禮陰汝登郭弘化周祿徐淮虞守恩倪緝梁尚德陸琳李循義主分祭而以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御史許廷桂張惟怒盧問之傳漢臣謝蘭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邱者御史傅炯余鈞主分祭而未以古禮為非者御史譚纘王袞陳講王道范安王杲趙兌吳麟口士謝葉照朱觀方遠廖自顯嘉靖祀典

故事諸司文移往還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穆宗時御史詹仰庇巡視十庫疏言內臣假上

南臺舊聞卷十六

七

供名恣意漁獵不置簿籍再照前取戶部銀蓋創熬山修宮苑羣小乾沒有累聖德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語大不敬帝怒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遂廷杖百除名明史華亭包公節與弟孝以兄弟進士為南北兩臺其門聯云兄進士弟進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史兩地風霜眉公見聞錄

神宗即位之冬妖星見慈慶宮後延燒連房御史胡泮乞徧察掖庭中曾蒙先朝寵幸者體卹優遇其餘毋論老少一槩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則天為虐語帝怒問輔臣二語所指為誰張居正對曰泮言雖狂悖心無他

帝意未釋嚴旨譙讓淳惶恐請罪斥彭氏明史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命辨士招降開封府學經生蘇某請行蘇至賊營賊禮宴呼白大王者與之談古今蘇響應無窮白敬服或云白即某處薛御史以罪黜入賊為主云賊不服招而回戰書書尾有詩云劍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干戈盡染生民血說聽增記

王圻擢御史忤時相謫印州判官歷任陝西議乞養歸築室淞江之濱種梅萬樹日曰梅花源以著書為事年逾耄耋猶篝燈帳中丙夜不輟明中

南臺舊聞卷十六

六

金陵沈御史越人稱韓峰先生公以直道忤時罷歸杜門不入公府篤行好學至老不倦所著嘉隆間紀中紀人化曰隆慶戊辰山西太原府靜樂縣男化為女是人初名李良而已娶妻數年因夫婦不和將妻逐然後或卧病遂化為女與本村民白尚配為夫婦時巡按宋繹勘明奏聞天都載

夷陵劉一儒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歲移疾歸初張居正女歸一儒子珠琲純綺盈箱篋一儒悉局之別室居正死貲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南京御史李一陽請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不

赴召同上

秀水姚思仁萬歷巡按山東河南殺賊頗多忽病中被攝入冥司主者詰曰爾為御史何好殺如此姚曰某為天子執法耳非好殺也主者曰此言過矣凡為官當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先王刑期無刑之意今爾不以哀矜勿喜自省理應受罪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某會上疏請賑所活不下數千萬獨不可相準乎主者曰此爾幕賓賀燦然之所為也已註其中年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其半乎主者乃令其生還賀亦秀水人少年家貧從姚於官因見凶荒特作疏稿勸

南臺舊聞卷十六

九

姚上之後賀四十年登第累官家宰姚亦官至工部尚書臣鑒錄

先君行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遇撫按必先顧答拜之出酒食相款必精腆而品不過繁然亦不須下請刺也今翰林科道過者無不置席具啟肅請矣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筆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鴉必去其首尾而以雞首尾蓋之曰御史毋食鴉例也若邇年以來則水陸畢陳留連卜夜至有用聲樂者矣先君巡按湖廣還見諸大老止以刻會南豐集大明律例各一部為贄

嚴氏雖勢張甚亦無用幣也二年在楚所投謁政府絕不作書當時匪直先君為然有用幣者知之則頗以為駭矣風不厭錄

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從遊甚衆一日其徒官行臺御史謁於家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慈湯麥飯而已口占一詩畀之慈湯麥飯丹田煖麥飯慈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輯園雜議

丁俊任御史持身清約巡按福建食唯葷薦世以葷腐御史稱之明通紀

兩書書聞卷十六

于

御史王明勅吏科給事中陳與郊并及吏部尚書楊巍詔奪明俸擢與郊太常少卿都人為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明史

武定袁熙宇先生諱化中明天啟中官御史劾逆閹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謚忠愍余向李翰林丹書麟詢其

祠祀訪其子孫則八十年來未有專祠于孫寥落夷為村農丹書近考其遺事為作傳又欲釀金立祠特書以俟之分甘餘話

梓州張侍御留孺出按中州流寇盡豫之境無不被蹂躪者武弁擁兵玩寇莫肯力戰侍御抗疏請於朝願易

武階提袍鼓立軍門上報天子樞府遂改換總戎以侍御改總戎明三百年未有也戮力行間大小二十餘捷而不見褒錄裨將一跌遂以奪官李如石先生為之傳蓮物堂集

按侍御名任學安岳人請易武階格於部議帝命署都督僉事為河南總兵官謁熊文燦言獻忠狼子野心終為國患我以勤王為名出其不意可立待也文燦不能用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成遠賜數年赦還貧其絲積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還金坦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翁於地下也續晨錄集

兩書書聞卷十六

于

三水縣典史會泉以御史謫任蒞事勤能勸學與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窮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棉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同上

朱裳少勵清節貧苦曠如也躬自炊及為御史寒約如故人稱為長齋御史吾學編

臺中定約一相拜風憲事宜開載先年試職於老道長相拜曾用手本今俱用刺一新咨道長及後三咨道

長於答深遺長初須面候一次穿素服後不拘 一臺
中陞京堂者即報到日前後各具書儀五星線補一副
款賀不可太過陞者受補其書儀候答席時作為折席
其轉二司郡守者公送補二副番一部以存厚體彼亦
不答 一在京大九卿三品以上或起用或陞任到京
者正卿專請一席亞卿以下欽分公請一席總具一書
儀正卿五金亞卿以下三金送致 一正卿加宮保轉
冢宰及亞卿陞正卿舊臺中合舉賀用見陞服色高補
二副不必具答 一臺中有建言被斥或左遷為公論
共與者量送補二副以榮其行 一一切筵會不用樂

南臺舊聞卷十六

圭

不用席不用幣不用紅束不用謝酒帖送公禮止一帖
回謝不人各另帖赴席期限以申刻不必秉燭席兩人
一座不專席饌限十器飯三道益以小菜十器攢盒免
辦 一簿上欽分不論崇卑治屬鄉年等項俱止稱某
老道長以見衙門之誼唯稱謂之間非別有情分者晚
輩稱先輩曰某老先生先輩稱晚輩曰某老道長 南京
都察院志
崇正十三年三月策試諸貢士於皇極殿奏封稱旨者
二十五人臚傳後特授二甲進士陳羽白陳純德魏景
琦馮垣登吳邦臣為各道監察御史其後陳純德馮垣

登殉節 一李筆記

崇正壬申夏華亭董先生召起入都予請先生重書首
善書院碑一通先生慨然曰何必然義時蓋書兩碑其
一槌碎其一王廷評應遴摹勒藏壁間第搜而出之足
矣余亟往物色之則先是為某侍御瑩而度之中城察
院署中尚無恙也 燕都遊覽志

南臺舊聞卷十六

圭

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創為南阜鄒先生少墟馮
先生講學所也書院在大時雍坊十四舖買自民間為
金二百八十兩皆五廳十三道所輸經紀其事者司務
呂君克孝御史周君宗建 蒼霞草
史良佐為御史巡南京西城而其家在東城每出入怒
其里人不為起乃執數人送東城御史詰之對曰民等
總被倪尚書誤却官曰何誤耶民曰尚書亦南京人其
掌兵部出入里中人或趨避輒使人諭止之曰與爾曹
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數起耶民等甚
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為起不意逢彼怒也御史善其
言悉釋之 續晨鐘集
侍御喬可聘築柘溪草堂晚年更治陶園課子自書壁
云無莊周之達而知魚樂無茂叔之靜而愛蓮香無陶
元亮之高安意義皇一枕無邵堯夫之學漫吟雪月風

花無吳康齋之收斂身心而羨綠陰清晝無高雲從之
沉酣義理而慕水居優游內不足外有餘君子所恥也
可不懼乎先儒以玩物為害道所從來矣兒輩莫托
邱壑二字等閒看過不以此自娛日以此自警庶幾得
之寶應縣志

昔有御史怒其縣令密使嬖兒侍御史暱之遂乘
間竊其篋中策去御史顧篋空心疑縣令所為而不
敢發因稱疾不視事夜半於厨中發火火光燭天郡縣
俱赴救御史持策篋授縣令他官各有所授及火滅縣
令上策篋則策在焉續晨鐘集

南臺舊聞卷十六

語

黃岡王思旻為縣刑房吏有被盜誣者陷獄中王心知
其枉力言於令獲釋思旻後以三考為泰州判官歲大
水值巡方御史至思旻具饑民冊求請發賑御史弗許
王抱冊投水中御史憫其意令人急拯之允所請至今
簪纓不絕黃岡縣志

臺中姓名不經見者宋御史燮立圖明南康黃音由
明經辟薦任餘杭令擢監察御史洪武時御史雕隸請
立學宮卧碑宣德中御史回續輯國雜議

南臺舊聞卷十六

南臺舊聞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叔瓚撰叔瓚有南征記程已著錄是書詳述
御史典故凡十三門每事各注所出之書其曰南
臺者據王士禛分廿餘話今都察院可稱南臺不
可稱西臺語也

御製官箴一卷

〔明〕宣宗朱瞻基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官箴一卷》

提要

聖諭

國朝典故二十六

朕承大寶臨撫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群臣同心協力以興起治功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諭庶吏者之夫以大舜為君禹稷契皋為之臣猶孜孜如此况朕菲薄敢不究心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儆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三十五篇

宣德七年夏六月

日

宣宗章皇帝御製官箴目錄

都督府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都察院

太常寺

大理寺

通政司

廣事府

翰林院

左右春坊

司經局

六科

光祿寺

鴻臚寺

太僕寺

國子監

欽天監

京府

行人司

錦衣衛

中都留守司

各都指揮使司

內外諸衛

各布政司

按察司

各府

各州

各縣

工府官

鹽運司

傳學

御製官箴

九三十五篇

都督府箴

天命

太祖興自武功海宇既寧武備寔崇

皇祖

皇考敬純

祖武兵戎之政總以督府朕嗣大統祇率舊章君安慮危

夙夜不忘惟昔帝王咸奮武衛靖亂保民安內攘外

今今兵衛布在四方總制于中有維有綱惟是振機

爾司其柄宜敬念之以備其政將有才智士有勇銳

部伍有訓儲峙有備除治戎器豫成不虞政備兵堅

孰敢侮予爾敬念之母忽毋忘必壯其猷以輔予治

吏部歲

周官六卿其長大率統治百僚以應功職漢設選部

官置尚書有秩有屬代襲弗渝致治之本莫貴用賢

甄拔簡任爾持衡銓爾推敬之務公成私善爾勿疏

才爾勿遺必黜險邪必進忠貞用舍適宜治由汝與

苟或貿貿弗博詢采詳面而用弗究其內玉石不分

臧否莫明治之希與亦由汝成度德定位乃稱任使

小知大受官罔不允精爾識鑒勵爾政直相于十治

夙夜無斁

戶部歲

君國之道子民為先黎庶既安邦本植焉相古地官

實爾之職均節惠和民乃衣食賦稅有經徭役有常

民之所供舊典式張惟爾卿佐暨乃似為庶幾夙夜

恪謹乃服民克阜殷樹藝以蕃上下率克何有卒殫

惟公惟勤惟時惟允惟人之溥而義之盡奉之尚鞅

唐之宇文苛征暴酷邦以不振爾惟暨茲毋縱培克

毋詭于隨毋欺于墨予惟爾任爾其懋哉尚友古人

執德不回

禮部歲

聖人立極法天出治為治之本莫大於禮稽古伯夷

為虞秩宗所典三禮宗伯攸同既治神人亦和上下

政本之地是宣教化惟我

祖宗承古之道品節制度式昭禮教出明崇俾秩乎有序

大法大經靡不備舉咨爾禮臣夙夜惟寅秉其直清

以交神明安上治民爰及四裔祇循舊章亦義之止

惟卿暨佐汝予協恭暨厥四屬于卿率從治國去禮

猶耕無邦咸篤敬之以懋政事

衡將作少府備物致用必謹其度我朝建禮列次六

卿率屬有四各底于成凡諸緒作儀品有秩辨其精

良去革就實凡厥有位宜慎其官順理而秩勿苛以

戕山澤之利羽毛齒革金鑛冊漆暨木與石為所當

焉毋耗于材逸所當逸毋殫其力毋縱已私縱則召

舊母溺于賄溺則取敗必抵必勤必施以公百後具
宜惟爾之功其懋敬哉視古仁智率履弗愆用保棣

都察院箴

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糾違絕
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貞與明

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教遠民隱察舉
官邪必究大體毋刻毋煩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
賄遷毋以勢激教仁之存篤義之行冰霜之清松柏
之貞凡爾惡臣敬慎以最廢義朝政資爾以肅洽刑
誠然徒取充位職是用施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脩
諸已庶懋爾績庶輔予理

太常寺箴

為國之要事神理氏太常與祀式交百神首予
祖考致履祀享厥有純誠敬恭酌相朕承丕緒思用

兵部箴

部以兵名寔古司馬詰是戎兵以固華夏凡厥武臣
時邊叙勳乘馬在坳考牧用蕃車駕與服城戍郵驛
守經制宜皆爾之職董之以卿承以衆僚簡并選賢
廢其昭昭爾宜懋茲敬共朝夕顧諟勿忘以熙庶績
書有明訓厥成無虞茲用校章其可弗圖忘則墮

貪則亂法毋為世世毋為查查職所宜為式克慎修
福祿收集表浮于休思古良臣鞠躬盡瘁用是作箴
以勵有位

刑部箴

聖人制刑輔治弼教學邦之禁惟仁之蹈咨爾刑部
刑位暨屬惟公乃明惟明能燭匪廉弗公勉篤于行
惟敬惟慎毋忘哀矜死獄求生何首之德移情就律
何今之刻深文巧詆寔民之賊如鑑如衡刑乃弗忒
毒威以逞下情鬱埋私意以行枉直失真司命之寄
毫絲罔僻罪疑惟輕庶鮮免抑天不可違民不可誣
斷不可愆應則如響往體于仁欽哉勿渝庶幾祥行
有求令譽

工部箴

虞舜之世重若百工暨于成周乃設司空漢制水凡
迪祇爾肅以輔以翼儀度必飭築盛必崇無墮無慢
凜乎對越事神之本惟心之虔豈真結事平居有履
神之鑒矣來歎來止神之敬矣民之福矣無日冥冥
洋洋有結汝惟懋哉其慎其欽

大理寺箴

有虞用士弼教明刑秦漢相繼廷尉是稱命曰大理

錄景之世暨子今茲一以輔治列之九卿有翼有承
鑑空衡平視獄之成簡于玉辟以正刑罰維過斯宥
維義之合刑不可贖死不可生惟爾是憑其可不矜
易者明慎書成欽恤格率弗違乃德之吉惟官惟反惟
貨惟來終迷不復乃禍之階粵昔蘇公式敬由獄以
長王國求命攸屬嗚呼若人悠悠我思爾儀爾規服
此成辭

通政司箴

通政所司寔古納言出納政令用名厥官有察之聖
右龍是職周仲山甫亦謹朝夕君為元首臣則股肱
篤念如子維彼庶民宗卑一氣流貫無間有過弗流
體乃為忠爾職于斯必敬必忠必命必下究情必上通
議說珍行師用震驚爾詳爾明予治乃成維極維機
維喉維舌爾飭無怠庶幾在列

唐事府箴

堂堂鴻業萬世俶傳儲副之過大本在焉咨爾唐事
爾其毗輔有貳有丞庶職咸具宏舜之聖資于臣隣
矧時育德而弗資人言行政事有體有要必謹大猷
必以辰告譬如陟崇由下而升不怠以休乃躋高明
爾其敬共以引以翼毋為儉倭毋肆撻辱示爾箴規

篤念勿忘克用有成邦家之光

翰林院箴

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出
講學所資職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傳聞明識
克勵翼之用尤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
必慎乃言啓沃之吉惟義與仁克舜之道鄒孟以陳
詞尚典實淳淳是成謀議所屬出茲乎外必仔大公
周後于私晉人曰禁汝惟勵之毅納論思以匡以益
以匡前休欽哉無斁

左右春坊箴

國之大本厥惟儲嗣天序所屬人心攸繫用輔厥德
必于正人左右春坊惟其輔臣儲君之德曰仁與義
食息言動惟道之比堯舜孔周是究是明百度以
貞其德乃成玉璫琢磨乃為宗廟豈其賢才不由輔
導爾端爾行爾正爾心非聖不道其慎其欽大經大
猷是匡是直國有元良維爾之績

司經局箴

聖人之道具載經籍用理萬邦用疑庶績國有儲副
天下之本維德之脩惟道之盡凡厥典冊爾爾究引之
爾彈爾心爾正爾思堯舜之聖惟曰仁義廓而克之

萬善斯備雜家者流反道自賢孟河後王不陳於前
爾其監茲抵乃彼服日就月將是啓是沃道積厥躬
而致于中克績其隆特乃之功曲學何世古人所成
篤慎勿忘庶幾無悔

六科箴

國家建官內外有制給事之臣密邇廷陞受華六典
分科置員各司其務有簡有繁命令之出于汝紀之
章奏之入于汝度之考其得失舉其愆夫釐革敷離
以贊于治敬共朝夕無纖以逸無易以忽必咨以密
達夫大體由于至公維汝之賢先奮于庸帖威以馳
不事正道汝之不賢幸亦自造自昔通臣左右承禡
正人是資邪佞必斥其篤念哉母苟死位往端乃心
以懋乃事

光祿寺箴

制官膳廄實華光祿漢列九卿唐總四屬國朝建五
率指弗易京祀賓燕咸其所職先王之禮豐儉有宜
惟敬惟誠儀式行之樂盛必備犧牲必潔執事有恪
儼乎對越群賢在朝四裔會同康之休之必精必豐
朝夕銘錙必謹恒度母儉公費而樂私極母聘舍後
母肆泰珍母作愆過以貽常與正已卑下咸敬慎之

永用終譽光我訓辭

鴻臚寺箴

祇祗萬邦厥統于一朝親會同其儀有秩咨爾鴻臚
卿或暨屬特推爾官必從以肅必考于度必惕于中
無間無繁周旋雍容惟動以周惟一靡患敬慎爾儀
庶光爾職

太僕寺箴

軍國所用馬為之最軍國之政焉政亦大肆予慎之
有必如雲既充內附亦海其群時厥庶氏折之畜牧
司其政命令爾太僕政令攸宜閱省以時不愆不忘
乃蕃乃滋生靈之吐國家之本吐既阜馬息斯奮爾
為于民母侵母刻爾勤于職必敬乃德魯倍無邪
衛文塞淵爾師古人厥功懋焉

國子監箴

翼翼京都嶺嶺學宮首善之地是維辟雍四方髦士
來將來學業之所導詩書禮樂學必有師焉士承式
祭酒司業暨乃衆職師道克傳士乃有成復又齊興
為國之貞咨爾為師敬爾儀則以教以率周禮朝夕
咨爾為學明善誠身克智與能匪敬弗臻俗化所自
賢才所出其于國家其重而切焉爾師生咸為于誠

無忽于行式觀厥成

欽天監箴

五帝之世歷象肇興建官作式後世襲承惟我

祖宗德合光輝天道民事尤篤欽慎爾職于斯夙夜惟寅

用率厥屬咸致其勤必精推策必審視候庶副欽若

爰及曠授行奉天道動協時宜在于靡愆實汝之賢

情慢而失災咎而德予則汝罰勗或惟謹

京府箴

弁弁京師四方所瞻京尹之職民庶是誠周之內史

漢之三輔不輕畀人擇賢以付國家因之有尹有丞

亦有庶僚用贊厥成茫茫區域華效其本王者施仁

篤近舉遠爾體予懷務勳典周情必上通澤必下流

水清玉剛準平繩直母憚豪右母縱姦惡趙張邊逆

顯顯前規母愧古人檢我訓辭

行人司箴

法古建官以熙于治國之行人寔承周制慎簡髦士

俾若俾藏朝有命令肅肅用將有容有章必敬必飭

母為奇秉母縱貪墨載馳載驅周爰咨取靡及之懷

益茲弗渝克為念茲不忝于士不忝于國有聞于世

錦衣衛箴

自古建國皆重環衛爾惟厥官朝夕迭陞予所服御

咸爾做秩出入先後以警以蹕左右駮奔亦或不虞

亦有匪人爾詰爾詰爾其懋懋勿縱于私宜庶宜慎

宜勗宜砥惟義之遵惟善之迪敬恭勿渝周係終吉

中都留守司箴

洪惟

太祖龍飛之初馳特舊邦肇作中都官府既備洪衛斯設

留守之司戎紀有載爰爰

皇陵奕奕寢園是保是完既固既安惟勗與賢爰副簡畀

洋

聖謀式為於此九爾庶僚受職寔同率厥做屬秉其爰恭

嚴乃部曲飭乃士伍有愛有威以訓以撫惟

皇聖明於昭于天來遊來觀尚敬慎旃

各都指揮使司箴

惟聖制兵職以衛民股肱既強國勢用振惟都指揮

以總諸衛戎政是專乃古連帥內藩朝廷外固封疆

上下相維有紀有綱率厥做屬小大維服以親戎行

俾安俾育維純維守政之所宜若安慮危訓勵以時

勇智信嚴仁則為大母縱貪房母肆暴害維昔觀勳

爾克臻茲尚慎旃哉保終勿墜

內外諸衛箴

兵衛之設以看師旅內以宿衛外以禦侮必有武功
以統以師齊其部位明其紀律簡閱練習兵甲堅利
養威嚴銳用則有備焉時之道勇智兼全焉士有教
恒拒奮先將之於士必謹思撫矜其寒餒同其甘苦
毋嘗與苛侵奪厥利仁如父兄愛其子弟以之赴敵
必得死力豈直輔功亦濟危厄凡古良將罔不率茲
爾篤念之無忽無違飭爾屯務兵食所賴備爾兵政
以靖境內柝我訓辭懋爾功庸庶幾綠位光被末終
各布政司箴

國有方岳統治列辟克舉其綱紀斯不奉命命牧伯
農時為先柔遠能通博德允元咨爾藩臣往欽汝職
惟戒無戢克熙汝績承流宣化夙夜念哉謹其操持
端其表儀群守邑今有賢有否明其廉察公其去取
繼于夙夜求民之美焉藩焉輸繼人之慶生息有養
禮讓有與爾政之成式觀厥能

按察司箴

國家養民藩牧是寄必有憲臣乃肅乃又提刑按察
厥署以名有使以長有貳有成比而藩垣下而郡邑
廣聽達明無或弗及爾姦姦暴去頑革舊用植善系

用暢籌理以義行仁以刑弼教豈曰今茲爾古之道
法以妨人必自爾躬表之克端影靡弗從毋怠于職
毋放于度毋羅之憐毋勢之怙吐剛茹柔或私滅公
維身之幸維家之凶明明上天臨下有赫往敬爾德
以懋爾績

各府箴

列郡有守民之司牧有佐有僕協恭敬育邦國之本
寔惟斯民教之育之一主於八千里之地膺受朝命
安危休戚一條厥政耕桑之業毋奪其特督之勸之
民罔寒饑學校之政必脩必飭無慢無怠善教斯植
正其範防去姦盜所惡勿施所敬與聚指與祇祀
以為民福禮賢尚德以勵民俗奉法循理為下表儀
庶公與明政乃弗疵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慎哉敬哉
用末終譽

各州箴

環境千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臨乎上
有仰乎下九爾所職承流宣化出蚩者長休戚在爾
心誠求之如保赤子無妨其糈乃末乃食無彈其力
乃休乃逸與舉學校敬恭神祇儼於必平賦稅必時
毋縱民厲毋侈貨殖維仁維清如水如玉如鏡之直如

繼之明堂弟子懋求令名

各縣箴

人君代天子養兆民任牧民者邑令尤親丞簿佐令
幕有贊畫民之休戚成其所職保民之方心誠求之
如父與母字厥孩僕察其凍餒俾衣食恤其疾痛
俾康俾適既原其生必道其行有禮有儀善俗用興
致恭神祀致勵學校毋肆侵漁毋縱苛暴爾端爾心
務格典誠致用有成民用庶寧

王府官箴

宗室之親各有封國用作藩屏必建輔弼藩王之德
惟忠與孝惟善之存惟人之蹈輔之獨之如古名賢
非聖之書弗陳於前進王於道維汝之勳均納於邪
汝則干辟維漢賢藩東平河間人心之善古今同然
汝黃王德克躋乎是出汝顯聞未揚于世

鹽運司箴

賦賦之利興自古昔下以惠民上亦資國歷代暨
今置吏以監克用成功必才與廉欽發有制私竊有
禁爾寔司之無忝厥任爾篤子公賀遷乃通爾忠無
倦賦乃競衍爾之攸職是名利權利不自滯汝允其
賢維身與名懼私則敗其求保之無忝訓戒

儒學箴

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于夷異吏俾育
建學俾教為教之方本乎師道清倫實踐正學俾
成已成物師道用尊為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孔
亦攸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以資于邦
本末循循用臻實校最爾師生毋忝學校

御製官箴

嘉靖戊戌春南京國子監祭酒倫以列刊

布附錄

御製廣寒殿記

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崇倍之皆
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轟轟乎峻峭峻削盤迴起伏
或陸絕如壑或嵌巖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履
屢息乃造其巔而眺樓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頹
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為廣寒殿崇棟飛檐金鋪
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馬軼雲霞納日月高明闡爽
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前大
河橫帶于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榮天下之
稀觀莫加於此矣末樂中朕嘗侍

皇祖太宗文皇帝萬機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

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論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趙

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
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

天鑒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

高皇帝念前改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莫茲一方我維夙夜

敬勵不敢怠寧以仰副

高皇帝付託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回成劉宗室舉四

方金盛之師以加我于時茲城孤立殆一髮引千鈞矣

顛

天地

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孱弱羸老安其危而存其覆又因以

清姦懲莫

杜稷而至於今日夫山川猶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

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我承籍

高皇帝克艱難而保存之奈何其可志積德又顧茲山而

諭朕曰此宋之良繼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成而從

于茲元又不成而加修焉儲其慮思其人夏書所為

峻峻乎彤墻者也肆吾始來就國汰其侈存其弊而

特游焉則未嘗不有儆于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

頂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特資燕游以存監省汝

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人政務餘聞或一登此則近而思

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

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皇祖有訓詩不

云乎儀刑文王副肆位以來凡事

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屬屬周閭夙夜比登茲山顧視

殿宇咸久而弛遂命工脩葺求念

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受大訓筆而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

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記

官箴一卷

左都御史張
若淮家藏本

明宣宗章皇帝御製自都督府至儒學凡三十五
篇前有宣德七年六月諭旨一道稱取古人箴儆
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
觀庶幾君臣交儆之道蓋當時嘗以頒行者嘉靖
戊戌南京國子監祭酒倫以訓復刊布之後載宣
宗御製廣寒殿記一首玉簪花賦一首詩二十七
首詞曲二首不知何人所附叢雜不倫殊乖編錄
之體

牧津四十四卷

〔明〕祁承燾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牧津四十

四卷》提要

牧津序

自郡縣以來吏治之盛無過兩漢西京明法飭治尚綜覈建武永平以後更以儒術緣飾之於是士之通經術者皆得奮蹟州郡以循良自顯而士亦進階此以樹鴻烈而垂汗簡史冊所載固班班可攷也蓋學術吏治原相表裏士卽有敏才異授脫穎而出然甫舍雉羔而膺民社技經肯綮猶未熟嘗如始涉湖海者必載南車占斗極訪長年按圖經道里之紆直山川之夷險了然於胷中而無眩瞽易方之慮迺可以凌陽侯泛溟渤歷九折履羊腸以免於傾覆之虞而收夫致遠之益斯固可冥行而索途北轅而適郢芒乎昧乎以天下供吾嘗試也乎哉

明興二百六十載治化翔洽吏治彬彬有兩漢風

今天子尤注意百姓疾苦屢飭所司申周官六計之法其所以獎廉而懲貪者甚厲不佞承乏統均思得賢守令布之天下以宣德意而稱報

塞蚤夜以圖弗敢怠顛盡人耳而目之勞且不
給惟願士大夫鑒於古昔淹通往轍而毋以冥
冥從事則所祈以學術飭吏治者意甚殷適山
陰祁爾光氏輯牧津一書見示採集古今牧民
之善政分門別類彙爲若干卷冠以經濟而終
以儒治其意蓋謂真儒必通乎經濟而能經濟
天下者始得爲良牧其旨固已深且廣矣俾從
仕者披覽而效法焉真不啻覩斗極而知東西
履針車而不迷於南北也不亦指約而利溥乎

牧津

序

三

李

祁公於學靡不通於書靡不讀才識之精敏心
量之宏遠足以駕其學而行之釋褐爲劇邑宰
明決而仁恕更歷郡守博大精詳大類黃次公
之治潁川有子爲司李英敏能讀父書名籍甚
祁公豈獨以經術飭吏治者蹟其前後治行庶
幾經濟真儒哉迺是書羅列貫串搜獲廣而品
隲定匪僅梗槩已也使學士大夫抽繹而有得
焉學古有獲將於是焉在余所日夕望于天下
之賢守令者諒不虛乎是以序而亟行之

汝南李宗廷撰

牧津

序

三

序

牧津序

爾雅釋水義以渡處為津蓋從此得路便可不窮故津梁津筏凡意主度世者皆取諸此至養生家又以華池之液為津謂水在人身惟此最其生生也仁於身而其通所窮以導夫迷者則仁於世原夫神歌靈液海水羣飛於是乎齊燥而楚淖越濁而秦泔晉城滯燕萃弱而宋輕勁而長民者亦復不能緣理而行以法其智動而

津

序

一

補

下以法其禮蹈深不疑以法其勇然則天地鳥以成羣物鳥以生善矣夫爾光先生之為是編也吾讀夫三十二則而舌且橋然而不能下也蓋先生以文章雄海內起家邑國即身亦載沉載浮而一意師古故所至庚桑然且不欲作自了漢乃於聽政之暇彙集古昔較若列眉俾覽者是則是效以庶幾於前事之不忘嗟乎是何心哉豈非生生者仁於身而通所窮以導夫迷者乃仁於世耶則其謂之牧津也宜也

讀是編者將遂寧寤以就乎余曰否否夫澳西

子之珥未稱絕色祇孟賁之質未稱絕力駕造父之車未稱絕御先生之於牧也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包羣生而無所私及蚊蟻而不求報翺翺忽區迢迴川谷即厥嗣司理君借余官閩敏妙精真老生却步故合先生之身有若澳者有若淵者有若澤者有若汎濫者有若漢若漣漪若濤瀨者而後旁溢而為津以自溷其生

津

序

二

補

而第曰是有津焉不幾為新莽之井田官制耶余故告夫讀是編者但歌爾牧來思則雖不問津可也

下雉潘師道撰

爾光先生牧津序

山之所窮轍之所踟五方謠俗之所絕仙靈之所
肺之所遼越而津出焉武陵桃源為世宙間一
種聞私漁舟一筏雞犬飲食忽然重開此津之
用也讀我師牧津鴻篇覺武陵源桑麻歷歷在
眼詩亦有言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師于文章喻
霞飲露幾窮玉版瑤醴之奧迺造物若有意不
置師於天祿石渠鳳池藻率之間而獨以郡國
民社為寄昔令吾邑不肖孟時從諸生承師訓

來津

序

一

顧

大都吳之民俗近瀉師則敦之以豈弟吳之吏
治近劇師則蒞之以廉明以禮樂甄士子以德
惠渥民氓推心置腹而五辭孳孳膏還土而催
科緩三年政成吳俗胥化則師之善牧也師雖
脊骨壁立歷仕如鶯谷屢遷而主民社獨多所
在見德所去見思其念慮無息不迴環於兩浙
月吹之鄉天下固知

朝廷以赤子邀惠我師而不知我師為之保
振恤者苟非程量古人磨壘前詩安能如此之

省括精批導確在在底績哉牧津之書為卷四

十有四為目三十有二為事千五百五十有奇
莫非我師出一心之精融明妙以映徹今古純
志所貫掇皮皆髓所謂神司於神靈通於靈即
皇圖之軌物印意中之鴻寶蒐羅富而品藻精
豈尋常殺青家從華門圭竇蒼獵寒儉之餘可
得而方耶夫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面目可憎
語言無味者誠謂其不足以當對景之局語時
務之變也孫討逆語呂子明卿當途掌事宜資

來津

序

二

顧

學問子明以在軍多務為對討逆曰孤豈欲卿
治經為博士但當涉獵往事耳我師牧津之指
不其然乎雖然虞廷稽衆而始具五官十二牧
尼父周流七十二國之封疆而始稱知津則師
之所謂牧也津也其道廣其源遠即今

聖明在御肖貌求理行且繇監司進師於秉衡
上佐以虞廷之牧而牧九垓八埏以尼父之津
而津人心世道文章經國永永是賴又寧止茲
循吏之牘而已哉

長洲門人顧宗孟撰

牧津

序

三

牧津次序序

易之言政也。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千古行良之譜也。而猥云奉法循理。亦足為治。則所謂無窮與無疆者。何以稱焉。水比於地。民比於政。先王所以建萬國。後王所以置守令。守令欲其比民。以使民比也。而比民者。必自輔相天地之宜始。故有能規天條地。再開洪濛。持危定傾。光宣日月。具搏空之手。奪造化之盈虛。抱弘濟之才。握世運之否泰。斯真豪傑之全局。守令之極選。惟經濟可以語此。故首之以經濟。下此則遠識沉幾。制治每先於未亂。養萬姓之和平。寧止一夫之被澤。故次之以消弭。倘先事既失。於綏緝之圖。則臨事自當有制勝之策。故次之以匡定。然事變何常。安危難必。濟則國之福也。不濟則臣之遇也。甘白刃而如飴。浩然正氣。何減匡濟之功。故次之以節義。夫人臣死封疆之事。不難。而濟國家之事。為難。不有咄嗟談笑之間。妙箭鋒針芥之投者乎。以此弭患。何患不消。以此

區危何危不定。故次之以當機。如此則外禦之
縉繆已固。內治之修舉宜周。政在養民。心惟保
赤。故次之以惠愛。民富而仁義附。禮讓之興。斯
其時乎。故次之以化導。化民成俗。非伊一朝。必
精神貫注。昕夕恪共者能之。故次之以勤職。上
以身勞。下必甚焉。興廢舉墜。何事不具。故次之
以集事。四境之事。原非一端。緩急應酬。非才莫
辨。故次之以政才。才質有限。事變無窮。錯綜經
緯。妙在機權。故次之以政術。術恐其流於誦也。

牧津

次序

序

二

天下惟至誠爲能動。故次之以真誠。秉性真誠。
未有不廉於己而澤于民者也。故次之以清德。
倘清德未能以廉頑立懦。而趣操已足以明志。
潔身。是亦獎廉懲墨者之所必收也。故次之以
砥躬。夫一廉足以貫百行。而一剛足以絕衆紛。
天下有矯矯持身而乏仁者之勇乎。故次之以
風力。挺持宇宙之士。豈屑依違以徇人。三公不
可易其介矣。故次之以守正。守正則公。以生感。
法以馭衆。不期嚴而自嚴者。其嚴乃肅。故次之

以嚴肅。嚴不可以過也。法窮當輔之以恩。上
有崇厚之風。斯下有歸厚之德。故次之以敦厚。
敦厚者。信在於言前。恩行於法外。天下有不心
悅而意平者乎。故次之以忠信。忠信則蠻貊可
行。夫安有齟齬凝滯之事。故次之以明決。既稱
明決。我已無疑。城之未剖。人亦安有覆盆之未
照哉。故次之以得情。然恒情易得。而民僞難防。
徒托不億不逆之心。竟長竊鉤竊法之詐。故次
之以察奸。察奸者。每多沾沾以自喜。則哀矜之

牧津

次序

序

三

謂何。故次之以矜慎。然未斷則獄情貴慎。已斷
則用法貴平。故次之以平恕。恕于衷。爲宇宙之
生機。弛于法。爲國家之大蠹。天子所不能奪之
守令者。獨此三尺法耳。我安得屈法以示恩乎。
故次之以執持。從政者。惟執見之害爲甚。此非
弘襟遠度。不能化意見爲虛衷。故次之以識見。
有識者。寬嚴互適。君子所以得居上。臨下之體
也。故次之以崇體。識體者。不自任而任人。執要
者。親賢爲急。故次之以用人。用人而使之盡

其職。乃可與言理財。故次之以治賦。治賦不專為救荒設也。而可與救荒相表裏。故次之以救荒。饑寒之民。亂是用長。善救荒者。必首嚴緝盜之條。故次之以詰盜。守令之職。畢是矣。然而豪傑不必皆聖賢。而聖賢自能為豪傑。守經達變。修已安民。非儒者吾誰與歸。故次之以儒治終焉。夫然後易之所謂教思無窮。而容保無疆者。可以引其端。亦可以廣其意。可以寸衷釀宇宙之太和。亦可以一身任天地之輔相。謂三代而

牧津次序序

四

下無善治。吾不信也。雖然。夫子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也者。政之所由出也。人不能外才與德而別為人。政不能離情與法而別為政。法因實御。情緣變耦。而淪之以才。筦之以德。德筦則敦化。才淪則川流。夫且環乘焉。而循虛以聽實。軌實以耦虛。百千萬億而四應無窮矣。猶之舟然。浮于水。托于風。而操縱于安瀾疾流之際者。無所不行也。斯之為神明之用。而牧津所輯。合者十七。離者十三。余俱未能至也。徒切望

洋。猶河漢之無極矣。

天啓甲子仲秋前茂苑令吉安守再知睢陽。山陰祁承燝書於紫芝軒時軒方落成之三日

牧津次序

序

五

牧津小引三十二則

緯常耦變乃可言經事定功戒斯之謂濟經世
言識濟世言才識以學恢才因澹决造化在
手宇宙生心擔荷乾坤定歸豪英輯經濟第

一

圖大於微謀當矚影馭遠於近計實伐萌亂生
有階爨消惟速牯牛積豕駕海應先馴虎御
孫調習在久綢繆國計祗房民生惟先事周
後事之謀乃一日預百年之策輯消彌第二

牧津小引

十一

奕惟劫着可收殘局事必勝算乃奠危邦芟夷
大難固屬匡時驅遏亂萌亦稱定變功能安
國憂不遺君雖救焚貴在於徙薪而拯溺自
宜於濡足輯匡定第三

四郊多壘何意偷生九廟震驚惟餘一死滅此
朝食臣之願也蔓而難局勢無及矣雖蹇蹇
匪躬無益成敗然皎皎大節可泣鬼神蹈白
刃以如飴質青史而不愧輯節義第四
機非在我境迫則呈變有適然迅發則定省括

於度妙在巧心轉穀惟虛利行乃速道貴順

應權有逆收箭鋒相注擬議莫容纒涉商量

劍去已久非有神識孰潛靈襟輯當機第五

有孚惠心仁人能愛政惟長養為生民命功同

發育立天地心蓋念切痼瘼自慮周民隱嬰

兒乳哺喻在無言病夫吟呻醫惟默察具此

真懇自有宜民楊文仲云與民之惠有限不

擾之惠無窮吾取以為法輯惠愛第六

導水以方勢惟疏淪化民有道攻貴漸摩若築

牧津小引

二

堤捍水驟峻其防則橫溢旁流徒速其决所

以作人每先善誘教亦多術治必因民禮教

之興日計不足仁讓之俗歲計有餘若既啓

文明不漓朴茂鎔金歸質埏土惟堅世運自

開人心自古非有身範孰振淳風輯化導第

七

無逸作所百度維貞明作有功庶務畢舉運甍

之意豈異鳴琴戴星之勞恥言臥理人惟朝

氣可振頹風政欲幾康必先兢業倘一息自

安則民生凋弊撫字固當心勞催科豈容政
拙輯勤職第八

勞民勸相有利必興率作拊循無功不就民難
慮始事可樂成計畫欲詳堅持欲定苟利於
國何惜於身君子勞心兼言勞力庶民趨事
正以趨誠業已惟懷永晷豈諱克勤小物輯
集事第九

政雖紛出竅在神閒事有急需應惟心巧人生
才具迫則自張機務紛投豫乃能立物可觸

牧津小引

三

類見亦旁通不域拘攣始饒妙應庖之刃游
入惟有間僚之丸轉意在物先具此敏心更
無棘手因知政事豈能困人輯政才第十
有人於此惑不能解愚不能破令之不信禁之
不遵法制已窮思維亦竭而別啓秘鑰巧逗
隱機似譎似迂若佞若正嬉笑之餘甚於驅
迫鼓舞之法妙於刑威驚魂甫定積錮立開
大夢初回迷城盡剖仁固有術道非明民輯
政術第十一

遠懷近悅真則感人下信上孚誠能御世機心
不起與物自親率意而行人情不遠我完淳
白世卽義皇獨任坦夷共循大道吏貴個個
政戒鋪張惟有一真可堪無異輯真誠第十
二

水惟清也澗枯澆朽風惟清也波濤導和自私
自利不有其躬澤物澤民恒切於念淡而不
醜質而不硤砥激劑苛廉頑立懦懸魚留犢
徒有其名素絲羔羊乃風其德若動著社稷

牧津小引

四

口不言功業滿乾坤心惟自歉是爲聞道豈
曰修名輯清德第十三
身外何須取資易淡意中有着我見難忘行必
矯時心期拔俗卓然矢志獨醒獨清凜矣持
身不濫不濕視人若浼并以忘人與世無資
因而輕世雖名根未化而介質可稱輯砥躬
第十四
水力不厚何以浮舟風力不高安能持世空明
之內全體皆剛秉性而行一身是膽志期肩

國力欲回天蓋杲日之烈惟風能舒震雷之威惟風能霽止言搏擊風斯下矣輯風力第十五

正大之情可通天地是非之性具於秉彝人情波靡方藉隄防世態狂瀾必資砥柱理能軌物道在信心岐逕雖多修途惟一卽世法可方可員而定守不移不惑輯守正第十六嚴非配寬實乃治本民志旣肅政始風行整齊宇宙非嚴莫辨亂生於玩振玩惟嚴玩起於

牧津小引

五

囂定囂惟肅火熨而避水弱而濡俯察民情已知法守發榮惟夏衰颯在冬仰稽化工益明正理欲隆至治必識真嚴此啓蟄之疾雷振頽之弘犍輯嚴肅第十七

律身有度所以貞時善世有基故能範俗道在務本政尚還淳我以厚施人誰薄應猶燈取影猶風逐聲上實敦倫民乃厚歸坤能載物履爲德基輯敦厚第十八

成心非信我見非忠御物無私應世自實轅輪

雖具轂轉惟樞寒暑有常序行惟默信在言前忠持初念豚魚可格蠻貊皆通我決藩籬人輸肝膽疑城盡剖大道爲公若云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有市心矣輯忠信第十九

好醜有形鏡無疲照髓解得窾刃不頓鋒理非兩岐法止畫一多需賊事過慎改謀惟力能持惟識能斷情有必至折在片言享有必然定於頃刻果毅而敏可以臨民明動相資所以敕法輯明決第二十

牧津小引

六

情因境發境轉情移事以情生情識事顯訟有五聽獄貴初情顯可實推藏官虛體設身處地緣始揆終鈞鉅不施肺肝如見我雖勿喜人自輸衷心卽寧寢過真則露漉此明允庶幾祥刑輯得情第二十一

情出初心推心則得好爲僞念察僞當周淺可鈞深常能窮變隱以探微巧以破譎剖前削後機械無容盡相窮形伎倆立見卽作僞之態日拙日工而燭奸之途轉精轉密雖治遜

格心而法窮舞智輯察奸第二十二

剛成不變仁者所矜折獄惟良聖王是慎罪有

疑似疑則惟輕過非有心宥過無大矜而勿

喜慎必求生法之所窮自應揆理事之所窒

正在原情存此宇宙之生機庶還天地之大

德輯矜慎第二十三

法為大衡惟平乃當心為樞筦惟恕乃平平則

無傾法守常一恕能推己民自不冤若翫法

伸情不平已甚即而思示厚曲意實多惟此

牧津小引

七

因法而施乃為如心而出輯平恕第二十四

獨契之知每難調世據理之見定不易方至是

無非羣囂何恤惟義自質衆議不淫理之所

否不以徇君心所不安豈甘從俗毀譽盡置

利害兩忘非有堅定之衷孰振依違之習輯

執持第二十五

明炳幾先術非小智慮周事後道貴沉幾見鉅

在微識遠自近所以練識必先練心欲以練

心惟有練事理事日明胸次日擴膽力日定

識力日弘千里應遠決之股掌百年長計悉

於目中為天下者為之於堂上識定故也輯

識見第二十六

手持足行合而成體耳聽目視乃稱得官體任

自然百骸皆理苟侵於職反曠於官御衆惟

樞臨下有度上能職要下乃舉詳故知庶績

其凝必由治崇惇大輯崇體第二十七

千鈞之物象輿則趨萬握之絲條分乃理所以

建官必先分職因知先務恒在求賢舍驥而

牧津小引

八

馳竭蹶不足憑軾而運致遠有餘誠可集思

虛能廣益治平之效惟在得人輯任人第二

十八

財如元氣移左實右肢體必枯府既稱泉濬源

導流貫輸自裕盈虛消息造化之權出內轉

輸國家之命非有精心安謫國脉倘無妙手

孰奪化工計必裕民方能足國既勿損下何

以益君能同起死之良醫方稱救時之國手

輯治賦第二十九

遇荒修救策固無奇因勢拯民政亦多術備則
 言經救則言變經在調劑變先駕御聚貴能
 整散貴能聯賑貴能早禁貴能肅民惟畏死
 乃可曷生法在必行惠方不窘救荒之畧大
 類行軍行軍以嚴得人死力救荒以肅轉人
 生機非有至仁難言肅法輯救荒第三十
 民之有盜如身有疣疣雖附體潰則身羸盜之
 害民如禾有莠莠既滋生禾則漸槁是以安
 民必先除盜制防未發刑禁已然附贅潛消
 九

牧津小引

九

誠吾一體倘未革面安望易心故與其漫言
 無盜之風不如實言治盜之法輯詰盜第三
 十一

才吏近炫廉吏近名治吏近苛能吏近擾非本
 性真難言作用識貴達變學在明心經與權
 俱體隨用適在心滿心在世滿世始信循吏
 恒屬真儒輯儒治第三十二

牧津總目

卷之一

經濟上

卷之二

經濟下

卷之三

消弭上

卷之四

消弭下

牧津

總目

卷之五

匡定上

卷之六

匡定下

卷之七

節義上

卷之八

節義下

卷之九

當機

卷之十

惠愛上

卷之十一

惠愛下

卷之十二

化導

卷之十三

勤職

牧津

卷之十四

集事上

卷之十五

集事下

卷之十六

政才上

卷之十七

政才下

卷之十八

總目

二

政術

卷之十九

真誠

附誠感一卷

卷之二十

清德上

卷之二十一

清德下

卷之二十二

砥躬

牧津

卷之二十三

風力上

卷之三十四

風力下

卷之二十五

守正上

卷之二十六

守正下

附關邪一卷

卷之二十七

總目

三

嚴肅

卷之二十八

敦厚

卷之二十九

忠信

卷之三十

明決

卷之三十一

得情

附理幽一卷

牧津

總目

四

卷之三十二

察奸

卷之三十三

矜慎

卷之三十四

平恕

卷之三十五

執持

卷之三十六

識見上

卷之三十七

識見下

卷之三十八

崇體

卷之三十九

任人

兼重士

卷之四十

治賦

兼役法

牧津

總目

五

卷之四十一

救荒

卷之四十二

詰盜

卷之四十三

儒治上

卷之四十四

儒治下

牧津緝舉

一 攷名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是令所由始。若州之名起于虞。後世刺史所治者是也。郡之名起于秦。後世太守所治者是也。漢景帝二年。更郡守為太守。有諸侯王之國者。置內史以代太守之事。後漢亦然。至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或持節諸軍事。天寶元年。仍令州為郡。太守仍稱刺史。自是而州郡與

牧津 緝舉



一

刺史太守。更相為名。宋藝祖立法。往往以朝臣出守列郡。稱權知州軍事。若河南應天大名等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其餘或兼經畧安撫。或兼馬步都總管。或兼兵馬鈐轄。若畿輔則稱尹。自漢以來。未之有易。元更郡為路。稱總管。亦稱府尹。或加勸農使。稍異前代。邑之稱宰稱尹。稱大夫。皆起于列國。列國之相。其治民與令同。然是時則縣大而郡小。漢於列侯所食國曰縣。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稱

令。減萬戶者稱長。侯國稱相。唐縣有赤畿望緊之分。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以戶為差。宋因唐制。以四千戶為望。二千戶以上為緊。令丞簿皆得帶京朝銜。元初稍因宋制。漢人為縣者稱尹。蒙古稱達魯花赤。

牧津 緝舉



二

令所以牧民。其他如錄事。如參軍。如丞。如判。如推官。如簿尉。以至功曹掾。皆所以佐守令。分牧民之職。余故統名之曰牧。

二 稽制

漢制太守在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遣決曹文無害者。按訊諸囚。平其罪。論課殿最。歲遣掾史條上郡內事。謂之計。借宣帝嘗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職任尤重。其令長。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糧出

入盜賊多少。請於郡課校其功。多者爲最。勉勞之功。負多爲殿。責以怠慢。光武起民間。習知民隱。補令尤重其選。兩漢以來。每以尚書令僕射爲郡守。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而令亦召入爲卿相。晉著爲令。不經縣宰。不得爲臺郎。梁武以小縣有能者遷大縣。大縣有績者遷郡守。齊建元三年。以山陰訟獄煩滋。爲特置獄丞。與建康比。唐承隋亂。擇用刺史縣令。太宗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都督刺史職察州縣。皆天子

牧津 輯纂



三

臨軒冊受。後雖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開元中。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五季則以無能者注縣。及天聖間。選令多貪庸老懦。爲清流所不與。故吏治衰弊。宋懲五季之失。凡朝臣出知州縣。必召詢政事。乃遣。尤多以使相出守。故體崇而法行。乾道中。著令。不經兩任縣。不除監察御史。蓋重其職也。元世祖頗重民務。用五事以課吏。俱以勸農使繫其銜。

國朝於守令體不尊而職甚專。六尚書有分職而守令無分。藩臬無兼任。而守令無不兼。任滿有殿最之覈。計吏有黜陟之典。卽不能如漢唐驟入爲三公。而三公九列亦往往由此。守令之重。不減前代。夫在上爲制。在下爲職。官之有職。猶農之有畔。終日勤動而無越思。倘踰于畔之外。爲侵荒于畔之內。爲曠。余故備稽往制。令盡職者得有所考焉。

三述意

牧津 輯纂



四

薛貢君有言。吏道以法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此言近是而實非。王道本乎人情。應世由于嫻習。是以聖賢出以學問。豪傑應以靈襟。循吏固可師心。初任正宜學割。故學古入官。猶秉燭以代日。卽未必光被四表。何至闇無適從。余徘徊守令。幾二十年。才不能吏。而性喜師人之能吏。每竊覽前賢之善政。有急投之而故以緩舒。譎嘗之而乃以誠格。大投之而化以小。危動之而處以靜。事有未濟。而必求其濟。

以爲任。理有未合，而必求其合以爲安。猶奕者之凝神定慮，揣正度變，不能以示人也。而設奇制勝，爭劫着子，則不能不留此成局于人間。善奕者，正不舍成局而悟之矣。夫守令之簿書迷目，訟牒煩心，其小者也。有宇宙所不經見之事，而突見于據案之時，有心思以爲必無之理，而忽迫于眉睫之際，使智不及謀，識不及斷，目眙舌橋，如坐雲霧，卽欲得古人一成法，以爲觸類之資，又安可得乎。語云：能誦千賦，則善賦；能觀

牧津 緝繁

五

千劍，則善劍。此亦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也。余故取古今守令之事，分別其類，爲目三十有二。爲事一千五百五十有奇，爲卷四十有四，而總題之曰牧津。夫仕獨稱途，千谿萬逕，惟此成法。庶幾津梁，倘七聖路迷，則是編亦竊附于小童之對。若曰：是知津矣，則吾豈敢。

四論世

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言平居當法古以爲行也。傳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言臨民當法古

以爲治也。惟是古人往矣，世移則事變，而守令之事尤易變。故等政也，理繩與調瑟異等地也。獨坐與市門異等民也。舍醇與啜醜異，且風尚有前後不同。人情有今昔互判，有在昔爲開網，而在今爲養亂。有於古爲摘隱，而於今爲導姦。惠民有難繼之恩，不得不暫拯于溝壑。馭事有畫一之法，不得不委曲于當機。諸如此類，必須揖古人于千載之上，而凡其當日之苦心，臨時之妙用，如覲面相承，設身處地，始能窺其蘊藉

牧津 緝繁

六

于萬一，而倣其意緒于臨民。語云：三折肱爲良醫。余三歷郡邑，醫未能良，而肱則折矣。每於古人經緯萬端，緝和四境之繁，小而民生之利害，大而國計之安危，一言一行，可稱榜樣者，或錄于正史之中，或採于記傳之列，或間取全文，或僅摘一事。語繁者，必刪以就簡；事雜者，必彙以取精。事非守令，雖鼎鉉之業不收；政關州縣，卽幕職之微必錄。次序畧依朝代，而事類相通者，不妨越次而從類。政事各有分門，而人品不同

者不以兼收而潤品有一人而數見者。事冬從其類也。有數事而并收者。事又從其人也。有惟其事不惟其人。如王冀公之判亳州。丁晉公之知鄆州是也。有重其人。并重其事。如范忠正公之知太原。韓魏公之知并州是也。每則必漫評數語。庶幾親見古人。每事更畧加點識。便可展卷輒了。蓋高山仰止。托景行之思。而合轍造車。抱驅馳之念。非敢附于傅季珪之縣譜。聊以比于謝安石之碎金。若評騰任情。收羅未廣。願就

牧津 輯繁

七

有道。示我他山。

五辨類

劉邵以九流定人品。周官以六計弊羣吏。材質之分途。政教之互用。所從來久矣。是以抱用世之心者。往往取人以獨至。而不責人以兼長。誠以天下必無左方右員之手。而臨事自有經權常變之宜。環中之轉。雖出于一心。而合宜之機。實隨乎四應。故消弭近于匡定。而聲色不動者。默制于事先。安攘兼施者。決勝于事後。其功

不同也。化導近于惠愛。而禮讓之教。資于善俗。愷悌之念。重于宜民。則其意不同也。風力近于執持。而矯矯丰裁。以宇宙為己任。侃侃定見。以紀法為力爭者。其所主不同也。嚴肅近于明決。而雷厲風馳。使令行禁止。燭照數計。俾俯首帖心者。其所發不同也。崇體近于任人。而上下相臨。寬嚴自各有體。長短互適。器使每在因材。其所用不同也。守正近于識見。而疾風勁草。正在砥柱乎中流。曠度弘襟。每能燭幾于事外。其所

牧津 輯繁

八

處不同也。至于清德類于砥躬。而不知廉能及物。與介僅潔身者。豈可同日而語。察奸類于得情。而不知多方以鉤隱。與片語以輸誠者。安可同事而道。政術類于政才。而才不可以直運者。不得不濟之以術。矜慎類于平恕。而法不能以遽斷者。不得不持之以矜。勤職則恪共朝夕。而百政惟修。集事則率作先勞。而一方蒙澤。若集事固勤職中之一端也。乃其敦厚以風俗。真誠以動人。忠信可以孚蠻貊而行邦家。三者雖同。

為盛德之事。然意趣則有分矣。若夫於咄嗟轉盼之間。為制卒應變之術。莫妙于當機。當機必經濟者能之。惟豪傑可以言經濟。惟聖賢可以言儒。經濟與儒治。不可以一端盡。故較各類為稍詳。其餘不過拈一事之顛末。足資問津而止。與記傳敘述之體不同。故履歷世代。皆所不載。但師其事。不問其人。而可矣。雖然攝生有道。即單方曲技。皆是延年喜效太深。雖龍宮秘藏。徒滋傷伐。故醫家以類言證。以證合方。斟酌損益。牧津舞樂九

是在國手。

牧津緝集終

牧津卷之一目

經濟上

任延

寇恂

張堪

虞詡

宋均

杜畿

鍾離牧

謝玄

陶侃

顏魯公真卿

韋丹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明山陰祁承燦輯

任延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惟靜泊無為所以為必當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一

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攻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

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

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真俗以

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

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

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

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

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

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

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

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

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

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

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

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緝，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此真仁者，勇所請，怒而安，一節有體有用於爲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緝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卽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

延到，選集武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

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誦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

少年喜炫才，而延獨靜泊，無爲用人尚才畧，而延獨敦崇恬節，更妙在因俗而治，使

蠻夷慕義保塞，此所謂闢草昧而開文明。輔相天地之手，乃一出於恂。恂好學之士，余首輯此者，正見經濟必出循良，不然卽震赫宇宙無取也。

寇恂

寇恂初爲郡功曹，光武南定河內，難其守，問于鄧禹。禹薦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隸射，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轉以給軍士。時朱

鮪遣將蘇茂攻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

公兵到。」蘇茂軍聞之，悚動。恂因奮擊，大破之。方光武北征，軍食急乏，恂轉輸前後不絕。潁川盜起，拜恂潁川太守。郡中悉平。恂在潁川三年，拜汝南太守。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授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初，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戮之，復以爲

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於寇恂，並列將帥，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當聽衆津經濟上卷一

軍輸與國首務，光武之威侯，高帝之鄒侯也。而恂尤能以經明行修爲朝廷重邁，蕭何遠矣。文武兼資，治郡馭軍，無施不可。蓋世之雄，非直以循良一目可盡其才。○如此異才，而猶曰因士大夫致此，真長者之言。○學識才俱超。

張堪

張堪少有志操，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卽位，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緣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退，不宜退師，漢從之。及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拔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擊破匈奴，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帝嘗

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悉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此君廉吏亦循吏也乃定蜀破虜指顧皆安攘至計所以具撫循之實政者自能饒匡定之遠畧○仁以惠下威能討姦何物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七

計掾具此衡鑑

虞詡

虞詡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時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贖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令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

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

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

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

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國陵單外此

不可之甚者嗟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

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

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

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

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八

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

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

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

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

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

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

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

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

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

安慰之，鄧騰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

牧津 經濟上 卷十 九

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變策，勿令有所拘制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此法如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可嘗試救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相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嶓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具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

牧津 經濟上 卷十 十

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甲但萬餘，羌安得有二十萬弩乎？范文正公所用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

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顧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永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其子恭曰：吾

牧津 經濟上 卷十 十一

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才畧足以副其所見，故事多奏功，至占相地勢，築營建堡一着，尤見精密，所以為匡濟真才。○詔之祖父以獄吏而能使其子為九卿，詔身為九卿而反慨歎于家門之不增一口，則居官所自愜于心者，可想見。

矣。○詔所行，如誘令劫掠，如入市輒擒，終是有意為殺機。

宋均

宋均，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

牧津 經濟上 卷十一 十二

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地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

問焉。遷下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修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

牧津 經濟上 卷十

七

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遵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坐免官。顯宗徵拜尚書令。遷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南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為禱請。旦夕間起居。其為民愛若此。

忠臣出境可以安國家。不計一身之利害。專之自無不可。况當軍士疾病死亡之際。以一身生萬人之命。即有害如飴矣。若籌畫武陵之蠻。已料其有必降之勢。非漫然嘗試以損威辱國者。人臣作事。當以為法。○禁絕公姬。必娶巫家。自是祖西門豹之法。而痛絕愚民禍福之念。非用術不能轉移。

杜畿

牧津 經濟上 卷十

七

高幹舉并州反。前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掾衛固范先以請邑為名。實與幹通謀。曹操拜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以兵絕陝津。畿不得渡。或謂宜須大兵。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此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郎津渡。范先欲殺畿。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

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

救津經濟上卷十五

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時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漢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謂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始至，崇寬惠，與民無為，凡詞訟

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特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魏武征

張津經濟上卷十六

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及操往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畿守河東，深謀密策，談笑而收二豎於股掌，固天下之奇人。而教民禮讓，勸課章程，綢繆無遺術，此用世第一流人也。吾益信經濟之手，必屬循良。

鐘離牧

鍾離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必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慚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

犇津

經濟上

卷一

七

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守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時高梁賊率仍弩等破畧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糴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警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道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近見其在南海恩威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

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率黃虬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平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祁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

犇津

經濟上

卷一

七

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思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故外趣嚴榘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旣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

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友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於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觀子幹讓稽之事，一恂恂長者，臨敵制勝，有如此妙手，善人教民，可以即戎，是豈虛語。

謝玄

謝玄初被桓溫辟為掾，轉征西將軍，領南效相

張津 經濟上 卷十

九

監北征諸軍事，於時符堅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郎，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謙遊軍襄淮，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于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

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擊

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

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

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

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行，貽城陷，高密

內史毛滂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

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

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偽將都督顏因，

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偽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

張津 經濟上 卷十

十

戴遂等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

之攻破浮航，又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

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

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

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

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

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繼至，先遣將符融慕

容暉張蚝符方等至潁，只梁成王先等屯洛渭

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克青三州，揚州之晉陵

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渭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

東津經濟上卷一

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騎八千涉渡肥水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籍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賜錢百萬綵千匹

旣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界舊都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兗州刺史張崇于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旣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壅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俱便又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碭

東津經濟上卷一

破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許之丕告饑玄饋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克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克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以勳封康樂縣公玄之勝堅全在一氣鼓行而目中自無強敵乃其用人之當部伍之整調度之密事事皆歸實着使用人皆玄何謂清言廢事

陶侃

陶侃初領樅陽令有能名尋為江夏太守時屬陳敏之亂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賊所向皆捷侃政齊肅凡有虜獲悉分予士卒身無私焉後遷武昌太守天下饑荒山夷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詭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知為西陽王羨之左右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為後繼羨遂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

牧津經濟上卷一

三

陸肅清流亡歸者盈路侃竭資賑給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初侃在武昌議者以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方不為無益之舉動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羆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

寶樊峻戍邾城趙遣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

寶峻赴江溺死建興三年侃屢敗杜弢至是與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謂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貢始橫脚馬上見侃言遂斂容下脚侃知可動遣人論之貢遂降弢衆潰遁走道死進克長沙湘州悉平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于齋外暮運百甕于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遇爾優游

牧津經濟上卷一

三

恐不堪事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悉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擣捕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謝宏達耶蘇峻之亂侃起兵至潯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愆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

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
便談宴終日亮噉蔗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
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
兼有爲政之實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時嶠軍食
盡貸於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
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
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
西歸更思良算徐來討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
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

機津經濟上

卷一

五

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
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
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
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
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
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
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
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毛寶
言于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

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
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
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
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
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
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
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
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
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

牧津經濟上

卷一

五

進兵平峻拜太尉後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
胤傳首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己亥大
赦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侃聞之裁
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
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叅佐多諫曰默不被誅豈
敢爲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
幼詔令不出胸懷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
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
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

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
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亂○首○答○侃○書○曰○默○
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
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
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
時○賊○也○侃○性○檢○厲○勤○于○事○作○荆○州○時○敕○船○官○悉○
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
雪○始○晴○廳○事○前○除○猶○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
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主

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嘗○察○所○在○竹○篙○有○一○官○
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起○兩○階○用○之○

有○事○而○從○容○若○無○事○無○事○而○勤○惕○若○有○事○
此○乃○爲○匡○濟○時○艱○之○手○故○勳○業○冠○冕○一○代○
典○午○諸○臣○無○出○其○右○廣○州○非○無○事○之○地○
刺○史○非○置○閑○之○人○居○恒○三○畝○宅○倘○欲○旦○且○
潔○除○定○有○不○能○周○及○處○况○于○一○州○運○甓○之○
意○蓋○惜○以○警○清○談○廢○事○之○習○不○可○謂○陶○公○
刺○郡○真○有○暇○日○也○陶○士○行○實○心○任○事○之○

士○豈○有○當○人○主○蒙○難○而○遲○迴○觀○望○之○理○始○
終○只○是○外○臣○不○受○顧○命○一○念○膠○着○胸○中○大○
較○與○庾○亮○溫○嶠○諸○人○不○協○耳○此○亦○未○能○聞○
道○之○故○若○謂○其○有○二○心○則○郭○默○之○事○不○當○
投○袂○而○起○矣○

顏真卿

顏○真○卿○開○元○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
五○原○有○寇○獄○久○不○決○天○大○旱○真○卿○辨○獄○而○雨○都○
人○呼○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出○爲○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主

平○原○太○守○安○祿○山○有○逆○謀○真○卿○度○必○反○陽○託○霖○
雨○增○啤○濬○隍○料○丁○壯○儲○詹○廩○日○與○賓○佐○泛○舟○飲○
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爲○
朝○廷○守○使○叅○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
北○二○十○四○郡○獨○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乃○大○喜○
謂○左○右○曰○吾○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
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益○募○得○萬○人○遣○李○擇○交○統○
之○分○布○諸○將○慷○慨○誓○師○泣○數○行○下○衆○益○感○厲○饒○
陽○濟○南○清○河○鄆○郡○景○成○五○郡○長○吏○各○以○衆○歸○會○

賊方破東都，遣逆黨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恐眾懼，結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拜戶部侍郎，尋加河北招討採訪使。真卿以張澹為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无

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贖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二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畜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萼曰：「清河遣僕銜

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以為清河去逆劫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轍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請其館以兵二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手

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討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向西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

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袁知素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迎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魯公見事之遠，制馭之周，當機之敏，無所不長，而誠心亮節，知有君，不知有身，有唐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三

一代偉人，非公其誰。魯公非不以節義著，而守平原一事，則具見經濟之才。張睢陽非不以經濟稱，而守睢陽一事，則尤見節義之大。兩公各從其所重而言，可以互相表見也。○棠邑之功，非得李萼備陳利害，亦幾于坐失事機，所以臨敵集思，更爲勝着。

韋丹并子宙

韋丹早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

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賁以取貨，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賈官受錢，卽具疏所宜。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隸，始城州，周十二里，屯田二十四所。

牧津

經濟上

卷二

三

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以爲弇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闕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咸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

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
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
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
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丁○官○免○半○
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葺○之○貧○不○能○者○界○
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旱○
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營○東○
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
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

牧津

經濟上

卷十

三

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
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
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于○倉○罪○也○與○若○期○
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今○當○
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
卒○驗○卒○所○告○皆○不○實○太○和○裴○某○觀○察○江○西○上○言○
為○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
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
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

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
衆○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推○廕○緊○調○河○南○
府○司○錄○參○軍○李○珪○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墀○
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
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為○副○是○時○
回○鶻○已○破○諸○郡○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
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絕○武○州○塞○累○
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鏘○論○之○視○亭○障○守○卒○增○
其○廩○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

牧津

經濟上

卷十

三

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為○永○州○
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
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
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
艱○險○每○饑○人○輒○孥○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
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
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
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
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

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畧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破盆，羣入民家，號行盆，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盆，後爲解素，喧呼痕鬪，宙至，一切禁之，還爲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間，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五

下平章事

廉○吏○務○潔○其○身○易○耳○韋○文○明○乃○約○於○律○已○
 惠○於○及○民○公○家○之○事○不○避○形○迹○細○民○之○務○
 不○惜○身○勞○而○規○畫○精○詳○無○不○爲○千○百○年○長○
 計○如○此○作○用○乃○爲○實○着○韓○昌○黎○嘗○稱○其○爲○
 民○興○利○如○嗜○慾○知○言○哉○其○子○宙○偉○畧○精○心○
 不○減○阿○翁○父○子○並○以○良○循○爲○匡○濟○真○稱○盛○
 事○

牧津卷之一終

牧津卷之二目

經濟下

張忠定公詠

范文正公仲淹

种世衡

李允則

陳希亮

程明道先生顯

蘇文忠公軾

宗忠簡公澤

吳正肅公潛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一

牧津卷之二

經濟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張忠定公詠

張詠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
興國五年郡舉進士有夙儒張覃未第詠致書
郡將自讓尋舉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鄂州
崇陽縣事太宗素知詠可用累官樞密直學士
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張永德為并
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
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
脇訴其大校者太宗始悟詠言五年賊首李順
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
討之復命詠知成都府事時關中率民負糧以
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
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
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
之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

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精好此翁真善
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益雖收

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
日以娛燕為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
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進斬
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
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
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
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滅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
之繼恩詬曰不食錢給錢何也詠聞召繼恩
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
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何由
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
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
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
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脇
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

其自新，卽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民有訴王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肝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鈴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宴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鈴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鈴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問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已而鈴轄兵敗

還走數十里許，鈴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今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僞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譌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卽日帖然，詠曰：『譌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四

識斷不在厭勝也。詠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真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吏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初詠之自蜀還，詔以牛冕代，詠聞之，曰：『冕非撫御

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冕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旼問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時謝濤巡撫於蜀。上遣濤謝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憂。

牧津

經濟下

卷上

五

因命與詠鑄景德大鐵錢於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於今便之。詠中歲。瘍生於腦。不能巾櫛。求知潁州。上以詠名臣有人望。以真定青州。聽詠自擇。詠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詠即拜命。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詠廉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復虞。後卒於陳州。追

謚忠定。詠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文。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養。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後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蜀風尚侈好樂。詠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及詠之亡。蜀人聞之。皆罷市號慟。得詠遺像。置天慶觀之。仙游閣事之如生。至今不懈。

牧津

經濟下

卷上

六

張乖崖鎮蜀。先示之以威信。繼運之以方畧。而足兵先之足食。調度有方。安頓有法。至潛消顯禦。動中發機。此諸葛孔明輩一流人。三代以下。語經濟者。吾必以忠定為巨擘。○張公鎮蜀之政。事無鉅細。地無遠邇。境無順逆。而一出以深心定議。徹頭徹尾。無隙非精神所貫注。故後人非不敢改

欲改而不能，為政者使人欲改而不能，其

庶幾矣。

范文正公

范仲淹乾興初，監泰州西溪鹽倉，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淹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淹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潭而

牧津經濟下

卷一

七

死者百餘人。眾譴言曰：堰不可成，復詔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堰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景祐初，以諫廢郭后，忤宰相呂夷簡，出守睦州。尋徙蘇州。蘇為仲淹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復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卜居南園地，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即吾家有之，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茲，遂

即地建學，尋進除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

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

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會元昊寇邊，韓琦從

蜀還，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仲淹委任

之，乃召知永興軍。康定元年，詔仲淹兼知延州。

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

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

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

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

牧津經濟下

卷二

八

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為業，又以延州當時試藝之法，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駘腰躬

腦躬一綽管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鎗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九步射於四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九

射鹿子或笋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鎗，左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其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鎗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鎗步斫劍，卽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鋸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才錄

邊境練兵必以此乃得實用

如第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仲淹又以鄜延路入北諸路最遠，若先備復城塞，卽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修復廢砦，別置戍守，旣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前後凡六奏，卒成永平等十二砦，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後分秦鳳涇原環慶延鄜爲四路，以仲淹知慶州，仲淹以慶州西北馬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十

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初元，吳陰誘屬羌爲助，環慶曾喪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

善於用人亦善於用子

懷去就欲謂元仲淹吳至部部即奏行邊此以詔書犒賞諸羌亦

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為

漢用仲淹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

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番酋來

見者召入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居三歲士

勇邊實恩信大洽會元昊稱臣仲淹引疾求解

邊任乃改知鄧州守鄧三年徙知杭州時孫甫

為兩浙轉運使仲淹以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

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

牧津經濟下

卷二

十一

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

甫遇仲淹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時二

浙大饑穀價方踊斗計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

十音子曰仍多出勝文具述抗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

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

米既輻輳價亦隨減凡一切發粟存餉之政為

術甚備吳俗素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

渡與僚佐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

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

可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

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

興造蕩耗民力公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

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

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

歲惟杭饑而不害尋進戶部侍郎知青州會河

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

之若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躡公至戒民本州納

價每斛三錢給鈔與之俾僉曠者輓金往幹曰

牧津經濟下

卷二

十二

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

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齋巨榜數

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

可也僉模稟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為

厚價所誘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

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

焉仲淹因上言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

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

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

切以例除之。其間縱有循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民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初仲淹筮仕時。因掌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問何謂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仲淹為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名重京師。卽昔日索游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苟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也。故所至輒成造人材。為國家用。人知文正公德。望在宇宙。勳業在宗社。而不知其吏事之精密。乃至於此。尤不可及者。事苟真。見其利民益國。卽眾譁羣議。決不為搖。一監倉小臣。必欲為三州建千萬之澤。猶曰名根為之鼓舞。若遊宴導侈。此豈美事。而公惟信心行之。苟利於民。不有其躬。惟公有焉。若經畧邊疆。恩孚威懾。此

豪傑作用之本色。不足為公難也。

种世衡

种世衡為鄜州判官。時元昊寇三川。若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時若門諸若既陷。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陵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四

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也。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可沛發。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城逼近虜徑。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使吏民習射。使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

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二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羸屬，親入其帳，得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累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時承平，若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番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番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曾歸業。恐其失所，却逃入番界。仲淹遂牒种世衡等，勸會驚移熟戶番部，有未敢歸業，即便相度鄰近官私空閒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勸會驚移人戶，并投來番部。其中甚有缺乏衣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撫安，無令失所。又金明砦番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討虜後，無力耕耘。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番部每家十口已下，各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支斛斗二石，十口已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砦食支給。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被帶，無復二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元昊雖屢勝而死，亡剗疾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藉言夏境鼠食稈，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論元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僮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理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為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笑曰。种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為。度必有書。索之。嵩曰。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七

楚極苦。終不言。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與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

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寮屬為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范仲淹巡邊。知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六

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清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胡可失期也。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將。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益糧在武州則武州力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誘手何人皆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先是世衡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有狀鄜延經畧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清澗城若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世衡生聖則宗詔勿問項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今日為公下淚也

仲平種種作用出之深心而馳電逐如天馬行空都出人意想卜度之外自宋西

牧津 經濟下 卷上 九

夏用兵以來此為第一手邊臣取敵定須以恩信結歸義之酋以智術籠點詐之虜一如乳母之撫嬰一如祖公之賦羊權實雙行逗機乘隙所謂兔起鶻落不容擬議者也

李允則

李允則濟州團練使謙溥之子少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還師始置榷場於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

河東路決繫囚原治逋欠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

牧津 經濟下 卷上 十

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情不耕乃下今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游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資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

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潛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為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為備也及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遷西上閣門副使何承矩為河北緣邊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異物而遷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為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

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今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於西山大為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甃標里閉置廊市邸舍水磴城上悉累甃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閭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襖事召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北舊多設陷馬院城上起樓為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為命徹樓夾院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樓望三十里下今安撫使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

允則與伺僚同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為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瀋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決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

牧津經濟下卷十一

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眾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諜欲以毆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諜，雲衣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

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亡卒。仁宗即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壞。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

牧津經濟下卷十一

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大凡宇宙間真經濟手，決不另為一番起爐作竈事。只就常人所忽看過者，妙有料理聲色不動而卒之。事事歸於實濟，此乃為裁成輔相，可與造化爭盈虛，與世運爭治亂者也。若允則者，吾三十年來胸中時時奉為導師，而卒不能窺其藩，其才不可及。其愚尤不可及也。○處紫衣人與諜者之事，其用機在有意無意之間，令人不

可測所以為妙。

陳希亮

陳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偶初為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場有偽為券，給輪戶送官者，事覺，輪戶當死，希

牧津經濟下

卷二

五

亮察其非，幸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偽者，再遷殿中丞，徙知鄆縣，老吏曹映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為善吏，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有言柳獄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蜀，不

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為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為開封府司錄司事，福

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諡所部不受，亡至京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上釋禹，賞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為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

牧津經濟下

卷二

五

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史，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戢，所至為暴，或疑為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

以徇希亮獨治為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二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贊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于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天

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慮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胸晝劫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為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為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理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為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天

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

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

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

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

開拆司榮州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

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

其所籍歲蠲三千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

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

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

度支吏不時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亮擅決罰

由是事復滯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

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右塘河役兵叛其首

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日

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

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開和不能測遂

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

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

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

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

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

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

卒流海島又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

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

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

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王者以腐敗爲憂歲饑

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

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闡使者

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

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

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

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

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

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

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

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即位遷太

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

牧津 卷二

牧津 卷二

守吏遷去。希亮以前議獻於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希亮為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母老，牧津經濟下卷二

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登進士。
陳公弼，其才具雷電發而風雨至也。其膽決，山岳峙而淵海涵也。其應機箭脫弦而水決谿也。其操縱疾徐無不如意。駕巨艦於安瀾，而馳駿足於康莊也。至矣哉。庶幾宇宙之全才乎。然其根抵尤在清勁寡欲。無欲則剛，剛則空明之地，何事不辨。見義勇發，不顧利害，正見真剛之作用耳。至於

恕以行威，仁以濟猛，即其與故人存千古之交誼，尤非末世可及。有宋一代異才而並乖崖者，必屬公弼。識者定以余言為不妄。

程明道先生顯

程明道先生顯，嘉祐初調京兆鄠縣主簿。時郡中水害甚迫，令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往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為盜者不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先是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

牧津經濟下卷二

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登進士。
陳公弼，其才具雷電發而風雨至也。其膽決，山岳峙而淵海涵也。其應機箭脫弦而水決谿也。其操縱疾徐無不如意。駕巨艦於安瀾，而馳駿足於康莊也。至矣哉。庶幾宇宙之全才乎。然其根抵尤在清勁寡欲。無欲則剛，剛則空明之地，何事不辨。見義勇發，不顧利害，正見真剛之作用耳。至於

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再移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挫止其事既而無一人不服江南種稻賴陂塘以故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牧津經濟下卷二 重

事當言之府稟知監司然後計功謝役先生曰必如是苗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管子歲不下數百人至此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于饑已數日矣先生曰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

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言而令行大率類此移澤州晉城令民有以事至庭下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窮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者已數百人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悛也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之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

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穀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其誠，亦不問。往時河東義勇，常以農隙講武。事應文具數，先生嚴以部伍之法，一鄉遂為精兵。熙寧中，以監察御史裏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埽，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急告，顯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請盡以廂兵見付，乃徑走埽下。論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效。命善泗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忽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眾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果橫水口，遂合。眾以為至誠所致云。召還，隨差知扶溝縣事。有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

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無焚舟患。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畿邑苦稅重，歲常以救獲蠲免。然良民率輸以時，而逋負獲除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恃累世契卷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為不可，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扶溝地卑，多有水旱。先生悉心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未及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

○法○恐○世○人○以○為○迂○遠○而○好○為○之○引○其○端○不○惜
○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先○生○常○曰○為○今
○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
○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間○設
○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
○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
○豈○不○有○命○與○劉○立○之○常○問○先○生○以○臨○民○之○道○曰
○使○民○各○得○輸○其○情○韓○持○國○曰○在○下○者○多○欺○將○柰
○何○先○生○曰○欺○有○三○為○利○而○欺○者○固○可○罪○畏○罪○而
○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邢○恕○稱○先○生
○曰○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
○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
○信○人○不○可○及○也

牧津經濟下

卷二

三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王道之始也其
明道先生之治乎先生之定田稅教子弟
經畫扶溝之溝洫何嘗有一毫驚人動眾
烜赫一時之績然而於國計於民風則無
不駁駁有唐虞三代之想矣余謂明道先

生是宋朝第一經濟才使其柄國事業必
不在韓范後○宋有天下三百年人才之
盛莫過理學一途然至於出治臨民各有
所長未必能為兼才事惟明道先生有體
有用無施不宜此之謂大儒若世人所艷
稱先生斷張三翁及欲取佛光首等事皆
其應機之小者業已別錄今特緝先生一
腔實心經世用世者若此

蘇文忠公賦

牧津經濟下

卷二

三

蘇軾以乙科初授河南福昌主簿以薦試秘閣
入三等除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
軾文人不以吏事責之軾盡心其職老吏畏伏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
枳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
軾徧問老校曰木枳之害本不至此若渭河未
漲操枳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患其乘河渭之
暴多方害之耳軾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
工枳行無虞乃言于府使得係藉自是衙前之

害減半、治平二年、還判登開鼓、得直史館、與王安石異議、出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軾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於鈐轄、亢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悅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牧津 經濟下 卷上

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途、公急公之義、能無汗下、惟願汝笑自當棄家、今此城已陷、吾念長、潯、吾儕小人、故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鉞、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如此事復之、所無不詳、旱

再至、朝廷從之、徐人至今思焉、四年、復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歲適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軾又多作餽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濫、害稼、軾

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
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
糴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
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
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
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
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廢
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
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望

濁多淤河行闌閼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
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
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
開以為湖水畜渡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
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間至河上周視
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
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
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
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

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
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
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
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浙江湖自海門
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中與漁浦諸山犬
牙相錯河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
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鑿山而東鑿為運河引
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
為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望

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
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
皆以為便奏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
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皆為
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
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
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
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
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

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
之六年召入復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川先是開
封諸縣多水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
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
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
之軾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
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
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
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
牧津經濟下卷二
被殺者噤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
君能擒此當方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
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
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
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
及軾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
賞尋召入兼端明殿八年復以二學士知定州
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
食其廩賜故不敢呵問軾取其貪污甚者配隸

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
乃部勒以戰法眾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
卒史復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
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眾乃定會春大閱
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
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
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
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
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
牧津經濟下卷二
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
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
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
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軾奏為免保甲
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
附弓箭社定格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
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
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

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擊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為一火，地里稍遠，不聞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呼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至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

牧津 經濟下

卷十一

罪

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條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眾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

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一十人，於地方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方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換納，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牧津 經濟下

卷十二

罪

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絹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頒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眾支給。破使，即不得乘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騷擾。

文忠天授異才，而宦跡所至，不憚克勤小

物究心民瘼、惟實實為地方興永利、實實為國家計長策、若饑渴飲食而不能以一息忘、今天下有謂才士多鮮實用、文人不解吏事、每觀前哲、正不其然、

宗澤

宗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誦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鄆、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辟為屬、辭、謝晉州趙城令、下車請牧津、經濟下、卷二、哭

升縣為軍、不報、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改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使名不正、請改計議、眾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往、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車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

不移之計、上言、邢銘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三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

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下、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犒將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牧津、經濟下、卷二、哭

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眾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設兩翼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營、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與會大名、澤履水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遣賫蠟書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歛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

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

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

德檀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之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轉戰而東

敵益生兵王忠孥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

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

牧津經濟下卷二

十里澤計敵眾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

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

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還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因累表勸進康王即位於南京澤

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而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言其不可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從

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

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

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

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

等各擁眾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

牧津經濟下卷二

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

斬之有詔延至別館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

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

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乘義郎岳飛

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

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金將兀朮將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爭先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竭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賊。乃選精騎數千使繞出。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至

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閣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

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王策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龍為中將軍，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龍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龍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至

澤世龍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乎？命斬之。時寨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整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斃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

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恥，卽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埃官軍渡河爲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携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疏入，不報。澤嘆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戮敵，則我死無恨，衆皆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用在能知人，能用人，而一出以至誠相感。故雖夷狄盜賊，無不為用，所以能收豪傑之心。○駕馭英雄，亦無別術，但能使人有死敵之心，則我便能收為制敵之用。操縱將士，亦無別法，惟能為斬將之帥，則自能有斬敵之兵。此意惟忠簡公故饒為之。

吳潛

吳潛以觀文殿大學士兼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首先加惠庠序，篤意教養於常餼外，日增

牧津經濟下卷二

給錢一百二十貫，分齋造食，復撥沒官田產歸之學，以廣樂育。凡學計不續，支移那給，有請必俞。鼎建又和永豐朝京三門，而甬水靈橋東渡，悉繕治之。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成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為姦，民甚苦之。潛立為義船法，今三郡部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眾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餘貲俾蓄以

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文，調用有時，著為成式。其船專留江滸，不時輪番下海巡緝，船戶各欲保護鄉井，競出大舟以聽調發。且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閱之，環海肅然。設永平寨于夜飛山，統以偏校，餉以生券，給以軍艦，使漁戶有藉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內蔽京師。

吳潛

又立烽燧，分為三路，皆發軔于招寶山。一達大洋壁下山，一達向頭寨，一達本府看教亭。從亭密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觀

牧津經濟下卷二

者悚惕。潛尤究心水利，於郡城平橋立水則，刊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為啓閉。遇淫潦，輒委官啓開泄水，民免墊溺。他山洪水灣隄崩，河決，卽其地為三堤，西七鄉無復旱暵之憂。壑管山河，導西江二百餘里之水，滙于茅針磯，鄞慈定皆沾其利。已有襖鄞之棟木，磯永豐磯開慶堰，鄞郎堰北津堰西渡築江東道頭以濟浮梁，所不及堰慈谿之雙河，使越人不得隣為壑。堰黃家岡支浦，又為黃泥埭，為新堰，為新堤，造高橋，凡

諸邑淤河淺港悉浚治之重修驛路至今有相
 公衢吳公塘之頌置永豐倉準常平之法建廣
 惠院一百五間合六廂之鰥寡孤獨瘠聾跛躄
 者三百人廩之開惠民藥局歲以春夏施其劑
 餽三年之間雨暘常愆期潛無時不禱有禱輒
 應屢致豐稔麥有三穗之瑞民甚德之嘗自爲
 詩曰數莖半黑半白髮一片憂晴憂雨心其懇
 惻如此

觀文相公不以治郡而疎綢繆之計不以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毛

重臣而忽民瘼之念古人當官盡職之義
 令人可法可師而至於經綸措置卽一郡
 之政可以相天下矣○正肅公所規制似
 一勤職之吏可及然其綢繆四境軫恤窮
 瘠惟恐一物之不得其所此其以宇宙爲
 度量何可及也故錄之於經濟

牧津卷之二 終

牧津卷之二目

消弭上

龔遂

賈琮

种嵩

伏湛

祭彤

田豫

裴潛

鄭渾

鄧艾

沈璞

馮道根

李崇

楊公則

梁習

牧津 附錄上 卷三

王慧龍

蕭恭

陸胤

蕭景

韋仁壽

徐敬業

厲文才

段秀實

盧弘宣

柳開

楊大異

周渭

裴懷古

秦再雄

明山陰祁承燾麟

龔遂

龔遂為渤海太守時歲饑盜賊羣起宣帝召見謂遂曰渤海擾亂朕甚憂之何以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

牧津 消弭上 卷三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盜賊吏諸持鋤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

治亂民固如治亂繩而御劣民更如御劣馬急轡促駕馬之逸也其有已時乎渤海之政始終持一安字為主而作用在緩此

造父調良之法也○果欲為盜賊者不在持兵器與農器之間遂特示之以意留此一着為解散地耳

賈琮

賈琮舉孝廉歷官為京兆令有政理先是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瑋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免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共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

牧津 消弭上 卷三

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亂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尋以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

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於是州界翕然。

賈孟堅受命荒徼，惟一意為撫綏安養之事，而詰盜戢奸，已在其中，持危定亂，固無異術也。至謂遠視廣聽，大得刺史之體。

种嵩

种嵩出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

依津

清源上

卷三

三

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

漢德，其白狼槃木唐敢叩焚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嵩，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太尉李固上疏救之，梁太后省奏，乃赦嵩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嵩為梁州刺史。

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种嵩潜布恩威，使蠻貊革心而向化，此真戢亂弭暴，造福一方，若其發永昌太守金蛇之嬪，尤見風裁。

依津

清源上

卷三

四

伏湛

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湛本廉吏，至立斬惑眾之門下督，可謂具

體用才

祭彤

祭彤，遵之從弟，早孤，以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賊過見其尚幼，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為黃門侍郎，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彤有權畧，視事五歲，縣無盜，璽書勉勵，增秩一等。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逆擊之，自陷

散津 清江上 卷三

五

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自是鮮卑不敢闕塞。彤以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使招鮮卑，示以財利，其後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餘，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可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餘，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嘉其功，又美彤清約，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

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被。帝每歎息，以為可屬以重任。

祭次孫智勇，超人律已，乃至衣無兼副，如此廉將，安得不立功邊陲？後為左賢王所誑，坐逗留，留下獄，臨終猶戒其子，悉簿上所賜物，卓哉志行，可風債帥矣。

田豫

田豫，初從豫州刺史劉備，以母老求歸，遼東太守公孫瓚使豫守東川，瓚敗，鮮于輔行太守

散津 清江上 卷三

六

事，素善豫，以為長史。豫因勸輔歸命曹氏，司空操召豫為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歷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聲。鄆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陳弓弩，持滿於內，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平代，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眾數千人，前太守捕繫音黨與五百餘人，豫至，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

賊一朝解散郡內清淨文帝初北狄彊盛乃使
豫持節護烏桓校尉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
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因而救
善討惡以示恩信胡人破膽威振沙漠凡通亡
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攪離使凶
邪之謀不遂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毀豫亂邊
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

因地形回車結陣甚得兵家因地之意破
械遣囚遂至羣賊解散其威信已孚又何
牧津補闕上卷三 七

以構離使爲讐敵前後自相矛盾耶然救
善討惡自足示虜恩信

裴潛

裴潛爲代郡太守烏桓王及其大人各稱單于
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操欲授潛精兵以
鎮討之潛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
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
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不可
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撫之以靜單于以下

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畧潛按計郡中六
單于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

按誅單于表裏者乃足懾其魄非徒外示
鎮靜而已

鄭渾

鄭渾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
念產殖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後稍
豐給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畧吏民五千餘家爲
寇鈔諸縣不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

牧津補闕上卷三 八

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
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恩信而保險自
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
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一以充
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
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
寇盜黨與離散渾率吏民斬興及其支黨又賊
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吏民入礧山渾
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畧還及趙

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遣壯士就梟其首。前
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
爲上黨太守。魏王操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民
安於農。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
最。魏王操益嘉之。文帝卽位。遷陽平。沛陽二太
守。與陂邊開稻田。租入倍常。民賴其利。號曰鄭
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倣此。又以郡苦乏
材木。乃課樹榆爲籬。益樹五果。入魏郡界。村落
整齊如一。民得助足。用饒。帝聞之。下詔稱述。告

牧津

清弼上

卷三

九

布天下

鄭渾有定變制亂之畧。而兩爲郡守。惟循
循樹藝灌溉之是務。安內以爲攘外。是真
消弭。

鄧艾

陽城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
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
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
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

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
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
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司
馬師皆從之。

牧津

清弼上

卷三

十

然後世習旦夕之苟安。而不爲深遠慮者。
令人扼腕。

沈璞

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
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備矢石。
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
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
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
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奈何去之。諸君嘗

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見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質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

牧津

補正上

卷三

十一

聚數十萬人於城下。未有不敗。此古今之

定理。然狂寇臨城。曾不能爲須臾之守。何見事情。憤若此。視盱眙太守。古今人真不相及矣。

馮道根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

牧津

補正上

卷三

十三

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敵未至而兢兢若將至。敵至自然應之。以暇。非欲借此示敵也。

李崇

李崇。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畧

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於要路俄頃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兵故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

牧津

清江上

卷三

十一

十一

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嗟咨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軍兵李益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門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

慶賓見住揚州相國城內脫矜慙為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鞠即伏時霖雨十三日大水入城崇與兵泊城中而水增未已崇乃乘船附女牆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死可紓後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繡等受梁假豫州

牧津

清江上

卷三

十一

十一

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畧在州凡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

楊公則

沈深二字足盡崇一生謀畧○置樓懸鼓用以禦盜此法今當亟行

楊公則和帝時授湘州刺史武帝軍次沔命公則率湘府之衆會於夏口時荊州諸軍悉受公

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
帝命諸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崇柔、
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
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
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
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
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
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

張津

清江上

卷五

五

漢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戰、輒
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克敵為多、及城平
城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
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管焉、初公
則東下州部、諸郡多未實從、及公則還州、然後
諸屯聚、金散、公則為政、雖無威嚴、然守已廉慎、
為吏民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乃
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
為法則、

號令嚴明、秋毫無犯者、戰則勝、攻則取、
事不濟、

梁習

梁習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轉
侯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聲、還為西曹令史、
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
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
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
往往恭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

張津

清江上

卷五

六

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下疆、以
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清以為勇力、吏兵已
去之後、此著近切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
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
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
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
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
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
八年、州屬冀、更拜習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

時方使人于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各領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首召其豪次發諸丁一境之人皆爲我用不除盜而盜自無若其置屯田以給人牛之費今運餉陸軌之地亟當倣行

王慧龍

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

牧津

清彈上

卷三

七

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疋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刃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

何憂乎遂捨之

慧龍以仁義爲扞蔽似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其言近迂然農戰並修綢繆有地

蕭恭

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弟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蕭恭爲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狗賊示以恩信賊服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

牧津

清彈上

卷三

六

遣使請降

只於緩急二字籌賊大有遠識如此不煩誅戮乃真消弭

陸胤

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時交趾九真夷賊攻歿城邑交部騷動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遣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幽深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

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永安元年徵
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嚴
表胤曰胤銜命在州十有餘年實帶殊俗寶玩
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
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

撫綏惟有安靜不擾一法然必上廉則下
安

蕭景

蕭景為寧蠻校尉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

牧津 清強

卷三

九

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為蠻累為邊
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
人來侵每為矛盾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
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
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雋擊志於潺溝大破
之景初到州省除出迎羽儀器具不得煩擾吏
民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詞訟觀農桑郡縣皆
改節自勵州內清靜抄盜絕迹
能使郡縣皆改節自勵何盜不絕

韋仁壽

韋仁壽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
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
狗定蜀承制擢仁壽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
朝廷歲遣使撫接至率貪賫遺人苦之多畔去
帝素聞仁壽治道詔檢教南寧州寄治越雋詔
歲一按行慰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
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皆來賓見
即授以牧宰咸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

牧津 清強

卷三

十

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
立為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廡甫旬畧具仁壽
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
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
開地數千里置七州十五縣如此動績能
使蠻酋不以畏而以懷超人一等

徐敬業

高宗時蠻羣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
為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

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聞，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惟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也。』

敬業膽畧自是不凡，然亦是先聲足以奪

牧津 浦 卷三 主 人，但英公逆知其必破家，何也。

厲文才

厲文才，貞觀初為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靜，荔蒲之寇猖獗，屠斫人民，焚燒城邑。一方震動，文才臨郡，朞月設奇禽，斬羣盜，悉平威愛。被於遠邇，改容州刺史。容人聞之，鼓舞歡呼曰：「厲道州來，吾屬得恃矣。」文才下車，悉心撫字，不朞年而

生色，赫衣革心，無夜吠犬，民皆稱之曰厲。

盜平民化，皆不出朞月間。厲父之稱名與

實副

秀實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為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因白晝羣行，顏頤於市，有不嫌，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盜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白狀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怡然不

牧津 浦 卷三 主 為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自請曰：『公誠以某為都虞候，某能為公已之。』孝德即檄

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示門外。一管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嫗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然。秀實因曉諭之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又曰：『副元帥

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誑歸罪乎？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載拜曰：公幸教晞，卽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侯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秀實之力。

依津

卷三

三

令公勛名蓋世，卽最驕悍之子，必不忍以家聲墮地，故秀實之言，得乘機而入，然咄嗟談笑之間，初若披示之，以心腹，旣而玩弄之于股掌，真大豪傑操縱手。

盧弘宣

盧弘宣遷京兆尹，時歲饑，盜贅結僨豪自王，僞署官吏，發教脅招亡命，聯蓬瀛嘉榮諸州，誅蠻落搖亂，根株盤熾，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罪，置軍中，辱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賊窟，更捕誅之，從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或言

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輕貸，河朔政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

柳開

政目簡省，是寬厚人，而遇事更饒才局。

依津

卷三

三

柳開選知常州，至則遣人招諭羣盜，設計擒之，賊懼悉來歸，因出私錢爲賞，解衣賜賊帥，置之左右，或曰：寇不可近，開曰：彼失所則盜，得其所乃我民也，始懼死而親愛之，出其望也，以赤心感之，彼必盡歸我矣，不半歲境內悉寧，命知環州，是州與吐蕃接壤，州人與蕃中貿易，悉自制衡量，增減其直以與之，或戎人有訟，官司又不之理，以故戎境多怨，開至，一其價直，民欺戎人者罪之，部落翕然歸向，未幾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趣環慶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詣州號訴，且曰：力不逮，願

之矣。開亟貽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
經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
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能開
印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

福 只是一意撫綏，不知遺地方多少和平之

楊大異

楊大異為祿遠尉，有峒寇擾民，致討積年弗獲，
檄大異往治。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詣

救津 清源上 卷三

五

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
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即留告身為質，偕其
渠魁數輩出降。

告身便足信乎，要其感化者，定自有法。

周渭

周渭解褐為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
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
朝議選常參官強幹者蒞其屬邑，以渭知永濟，
彥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畧不

降屈，示以朝廷之威重，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
獲，并暴廢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判
興州，州領且口砦，多戍兵，益軍教，狠縱共下，為
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眾皆
懾服。詔書嘉獎，命兼本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
房治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
倍，賜緋魚。又還知棣州，殿直傅延翰為監軍，謀
作亂，走契丹，為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
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

救津 清源上 卷三

五

抑橫帥，誅匿盜，斬暴兵，無不殫耳帖心，豈
徒一強悍吏可襲取哉！必事當其機，威信
其法，風行雷動，乃得如此。

裴懷古

裴懷古以上書，補下邳主簿，遷監察御史。姚嵩
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
日千計。俄縛酋首，遂定南方蠻，立石著功。姚嵩
酋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
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眾數萬，剽沒州縣，以懷

古為桂州都督，招討討擊使，未諭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哉？荅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裔人邪？身至，壁撫諭，情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蹕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還，携扶老稚出迎，崔宜道始代為長史，亦野

牧津 浦 冊 上 卷 三 天

次懷古不欲厚懷，宜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監軍韓琬稱其馭士信臨財廉，為國名將，忠信可行，蠻貊人情自不相遠，扶老携幼之迎，豈易致哉？馭士信臨財廉，所由來遠矣。

秦再雄

宋太祖時，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再雄本獠人

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服之，時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迨十餘萬，數出寇邊，以致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聞再雄名，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即除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繫異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

牧津 浦 冊 上 卷 三 天

千人，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休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奔邊圍，故終太祖世，無蠻獠之患，五州連家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安安，由駕馭再雄之力也。

蠻夷中，如再雄之才畧者，豈繫無人，然能

以一州租稅盡予之，而且聽其辟吏屬者，
 乎如此駕馭，安得不得人死力，今黔滇之
 流毒酷矣，草澤英雄，似不可無此鼓舞法。
 ○再雄一獠種，便能為國家作萬里長城，
 便可與狄襄武相頡頏，余特錄此，以見蠻
 夷中未嘗無人，惟在上之所拔識耳。

牧津

消弭上

卷三

无

牧津卷之三

終

牧津卷之四目

消弭下

曹瑋

吳育

張方平

程明道

二見

程琳

王德用

沈晦

呂公孺

楊偉

葉夢得

許應龍

查道

張奕

劉敏行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十一

虞樂

廉希憲

孔鏞

吳憲

姜綰

朱諫

胡世寧

聶豹

張欽

趙勳

徐甫宰

明山陰祁承燦輯

曹瑋

曹瑋在泰州時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課謀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墾其地為方田環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一

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藩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悉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法

塞下粟每苦數鍾致一石故墾田樹穀此防邊第一事曹寶臣更以教射為鼓舞誘

之使耕又因耕以收市馬之利至於墾其地為方立馬社以便衆開濠設險真是萬里長城獨屬羌立首領為本軍主恐重其事權尾大難制不可為法

吳育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之育白使曰欲藉兵立威耶欲得妖人以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育曰吾雖不敏然聚千人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二

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耳一弓手招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飲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亂民之變起于激者十九正肅公不動聲色而全蔡州數百萬生靈仁人之功為福遠矣○妙在款中貴而卒能召至十人送京師自然能令主信此之謂旋轉造化手張方平

張方平出知滁州，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諫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日不閉，得叩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方平素喜談兵，已料智高在股掌中，卽流言非妄，亦不懼其爲邊境擾，故一味鎮之。

牧津

清源下

卷四

三

以靜其中，自有料理，若謂遣戍卒，張燈開城，只此見張公才畧，方平不若是之疎。

程明道

程明道先生穎，簽書鎮寧軍判官，朝廷開修三股河，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三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歸州官晨集，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畏昉，欲弗納。

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其當之，卽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上聞，得不復遣。

明道先生遇事具有定力，然約歸休三日而復役，於法紀亦不三盡弛。

程琳

程琳知益州，治大體，罷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州有不逞者，聚少年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官號，作士卒衣裳，鑊鼓簫吹，日椎

牧津

清源下

卷四

四

牛爲會，民有駿馬，遂遣人取之，曰：「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從其羣，有不願往者，尋得疾病，蓋亦有妖術也。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

賽會迎神，叢奸叢亂，有地方之責者，首當

以定力鋤之，今邪教之行，蔓而後圖，徒令

玉石俱焚耳。

王德用

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項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兵法原有示弱示強之道此故以示強消

虜之雄心

沈晦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五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揚州將召為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項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耶不果召帝如會稽移守婺州以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

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兵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雖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否然晦不為世忠所樂尋提舉臨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六

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畧兼知靖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為本州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洞蠻歲出為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

元用才具亦自過人然終不免於人言屢起屢蹶豈士人細行果為終身累耶抑如高宗所謂言雖壯而膽志怯者乎然能駕

馭南蠻，不煩一矢，斷非恆怯者所能。

呂公孺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枝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遣人迎諭之最妙，黥一人更妙。

牧津 清弼下

卷四

七

楊偉

楊偉通判單州，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為而反？」曰：「將有訴於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

當倡亂之始，人心洶洶，便能籍首惡而靖餘黨，必平日有威信素孚在。

葉夢得

葉夢得紹興初，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德、石閻、臯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而陰與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人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江防措畫八事，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命諸將審度敵形，并力進討，明年，金人入寇，遂至柘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

牧津 清弼下

卷四

八

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羣上章請老特遷一官

夢得御敵之局大槩只是因敵而用所至屢得叛寇之力此豈空言所能招諭此中大有深心

許應龍

牧津

清輝下

卷四

九

許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搶起贛州出沒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爲亂樞密陳韓帥江西任招捕三路調軍分道追剿盜逼境上應龍亟調水軍禁卒土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壑斬木塞涂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論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蒐捕親兵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倡厥若先破鍾

則陳不戰擒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隅總搜其橐中金銀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別齊民詳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扞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方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混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鬪應龍平決之其首感悅率父老鳴缶擊筒踴躍詣郡謝去之日閩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爲禮部郎

牧津

清輝下

卷四

十

料敵不難感峒獠爲難只一平決而蠻夷感悅若此然則洞酋所在倡亂要皆司土者不能平心一體視之耳

查道

查道徙知果州有酋寇何彥忠集徒二百餘詔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誑誤耶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直趨賊所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

相率投兵羅拜請罪，悉給券歸農，嘗出按部，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

不識仁君，肯相率投兵羅拜乎，所以豚魚之格，惟在一孚。

張奕

張奕以廕補官，仕偽齊，為歸德府通判，齊國既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

牧津 清弼下

卷四

十一

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畧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及以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宗弼復收河南，徵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歷陳秦州防禦同知，太原尹，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歸所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壘而戮其屍，折

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為鼠侵，而條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讐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

奕仕金，金史以循吏稱，如此才，惜不為宋用耳。○開門以示生路，是定變一法。

劉敏行

劉敏行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諸縣老幼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畝畝荒蕪。

牧津 清弼下

卷四

十一

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千，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為疑兵，敏行率軍逃還，日暮則閱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圯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

虞縈

借軍以衛耕農，今沿邊當行之榆關以外，尤當行之。

虞縈爲湘鄉判官，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人曰：某方火，卽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縈皆赴救。至達晝夜，寢食盡廢。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享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大家皆盡室逃。縈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召巫鞫之，無敢施鞭筆者。縈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縈乃斷巫，并其黨如法。吏民始服。杜紘之消變，以緩着。虞縈之消變，以急着。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七

事各當其機耳。

廉希憲

廉希憲爲京兆四川宣撫使，時渾都海反，西川將紐鄰與魯官將舉兵應之。蒙古官入春，獲之。縈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可因其懼死，並皆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入春，上策也。初入春

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校獲全，紐鄰與魯官得釋，大喜過望，人人感悅。入春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

今反側者爲精騎，是造化生心手。

孔鏞

孔侍郎鏞，生平以忠信自厲。知田州日，尙僚舍卒犯城，鏞蒞任才三日，郡兵先以譎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幾自解。人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七

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俟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土兵，鏞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絡而已。門復隨閉，賊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尙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他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胷裸人于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

鏞不顧徑入崗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焚三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渠會問公爲誰鏞曰我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五

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終公任不復擾犯鏞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具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應廬舍設床褥鏞除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穀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旣效順可釋之與

我同返賊解其縛還其中裙羣生奔走鏞按出崗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鏞入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固是忠信行於蠻貊而深入叵測推心置腹還是其一副膺力勝人至種種作用更有機權非識力素定者不能

吳惠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六

吳惠爲桂林府知府桂林俗好競渡輒爭勝殺人獄連年不解惠至嚴禁其俗不得復爲競渡訟獄衰止適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監司方議征進請於朝惠亟白曰義寧吾屬地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徭人則騰跳上下若飛聞桂林太守至啓于魁得入惠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因反覆陳順逆其意揚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

數千人衛出境，殲羊豕境上。惠曰：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歸報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王爲帥，監司咸罪惠。惠曰：郡王撫監司王征蠻夷，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從山頂覘得惠使，具明武岡之寃。監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惠如父母，迄惠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在郡十年，囹圄空虛，庭草長丈，獄吏無事。遣校諸州倉糧，吏部考天下太守第一。

牧津 消 下 卷四 七

有孚惠心，惠之謂矣。

姜綰

姜綰以御史謫判桂陽州，歷轉慶遠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綰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綰計先翦其渠魁，乃選健兒教之攻戰，無何皆成銳兵。盜賊稍息，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爲利。綰一日自省，邇江歸哨者，假以情見，迫遠謹言賊伏，喚誠綰陸行便。曰：吾守

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耶？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聯商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再行者無所用哨。

遇事自當有定見。

朱諫

朱諫初知歙縣，以幹治得銀去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以強項失上官意，久次始遷知武定州。復以事忤巨璫，走訴逆瑾，瑾怒，將中以奇禍聞者胥爲諫，恐而諫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數也。

牧津 消 下 卷四 六

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武選郎。時贛州大帽山賊延袤閩廣，數千里中多谿谷，賊憑要害，時出爲民害。朝議僉曰：非朱諫莫可治贛者。遂出知贛州府，蒞任無十日，即舉兵壓賊境，下令曰：能捕賊者，即以所得賊貨資之，官無所與。人懷利競赴敵，殲其魁，俘惡黨數千。人諫度其窘，遣使招徠之，俱倒戈降。因散置于安遠龍南諸處，給以牛糧，俾耕以自食。賊感激，遂爲良民。以能諫知言安府，郡中民有倚宸濠爲暴者，前

後二千石皆憚濠置不問諫憤然曰守何爲若
而能坐視鼠輩橫若此且王府何爲悉械繫之
按如法時濠叛謀寢成諫計卒難告變惟儲餉
募兵浚湮修垣人莫測其故會丁內艱歸歸二
年而濠果叛後都御史三文成公稔知諫守吉
時有風備至是謀討濠曰非之吉不可乃走吉
與伍文定定計討濠

有妙用亦有執持

胡世寧

牧津

清解下

卷四

九

胡世寧出知廣西太平府郡陋甚屬吏桀黠難
制至則推心撫之絕其饋獻踰月夷酋欣服惟
所操縱惟太平知州李璿阻兵負固跳踉不已
乃密啟龍英州趙元瑤捕之元瑤與疾力攻渠
魁面縛散其積以紓乏困籍記治夷十事爲代
者告黃文昌兄弟稔亂大將徂征世寧協贊方
畧不費一矢掩捕成獄羅陽爭立日久世寧以
一言定之蒼盈蒼詳以疆土構繫爲盡其疆界
渠酋帖息郡治三面逼江惟北無險可固因建

壺關堅厚閼峻費不及民至今賴之在郡僅半
載以艱去當代稱治邊郡之良者必歸焉

聶豹

蠻夷慕化何地不然絕其饋獻人自悅服

聶豹出爲寧波知府改蘇州政體尚加嚴曰吳
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未易行也其後
法舉而人果率教尋以艱歸復用薦召知平陽
豹曰國方有急吾不可以不赴既至嘆曰是其
民饒于財虜所必攻也爲書諭富民及釋其罪

牧津

清解下

卷四

十

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
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果犯
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
史以功聞世宗喜顧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
爾明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

守臣職在備邊備之一字可以釋思

張欽

張欽知清遠縣有能名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
衆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

俘獲日至，而盜不衰止。都御史林庭選議，非得良令牧之，相宜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欽程。欽至，即請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因聞欽名，不敢迫。欽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自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傳時王，盛陳兵衛，出所掠珍玩，侑千金爲壽。欽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爲農生業，顧懷寶以賈罪耶？金可以買牛、買田器爲衣食，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

牧津

清江下

卷四

主

如獲賜，欽笑指諸兵衛，目其魁曰：陳此何爲？魁與其黨伏拜曰：願如公教。棄刀狼籍，呼聲喧谿谷，爲留一月餘。夷堡墮障，籍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餘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邑曰：其民曰新民。

此君以潔守爲柔遠，服人處故不在多。

趙勳

趙勳授瑞金令，有循聲，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勦莫及。酋長葉氏世統

其衆督府奏爲千夫長，使就羈束。葉亡，其妻曾氏代夫主洞。二子幼，姪葉經糾衆剽掠，提督都御史奏請征之。官軍敗於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於是兵備副使薛甲謂督府曰：事迫矣，非趙瑞金莫辨此賊。幕府召問方畧，勳曰：賊方銳，戰必敗也。今聞賊亦自困，且厭其首亂，可往諭使自縛。虞公壯而遣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洞。初往，賊猶未信，列兵露刃，夾道擁視。勳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服，手縛葉經，及梗化肆掠者數十人，以獻。餘黨悉降。勳又諭曾氏曰：官軍征汝，奏聞於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詣軍門，何以示效。順。曾氏即出二子付勳曰：二豎子之命在公矣。勳曰：二子即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得曾氏二子，歡呼道路。勳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無不稱快。督府不待報，即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郡學觀禮。勳再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歡呼樂業，不餉一軍，不廢一矢。百年逋誅，一旦歸命，以治行徵拜南京監

牧津

清江下

卷四

主

一矢，百年逋誅，一旦歸命，以治行徵拜南京監

察御史。

黃鄉洞會母子，本非欲叛，故一言自定。觀其言曰：二子之命在公，可為惻然。送學觀禮，甚為得體。至於再入蠻峒，築城設官，使人情歡呼樂業，非才誠俱備者不能。

徐甫宰

徐甫宰少負奇節，慷慨有議論，每以經世自期。謁選得武平令，武平當閩粵之界，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廨。他吏得此，輒環顧妻子泣。

牧津

清弼下

卷四

三

不敢往，宰拜命，欣然携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苦寬徭役，溪流時時溢，啗城為築隄捍之，城中乏水，乃鑿溪引泉入之，以資汲飲。邑城久圯，亟為舉工，而旁賊諸寨，舊無城壘，時苦剽掠，特為築城立堡以防盜。凡三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饑，為發倉平糶，民賴無殍，暇則進諸生為陳說義理，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卽藪澤諸寇，亦皆革心向化，有不平事，往直於庭，帖服而去。鄉有渠惡，將鼓衆從

賊宰偵知擒戮於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李古春梁寧輩負險以叛，督府將發兵討之，宰曰：無遽征，彼固吾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卽解甲降。

嘗按事之福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宰以便宜且守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藪賊一空。調宰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宰以

牧津

清弼下

卷四

三

義讓之不悅，則密令其黨拏致之，其治程鄉，一如武平，無何，閩中劇賊蜂起，徵兵至十萬，久不能克，宰不用隻矢，獨開城釋疑，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梯，縛林朝曦，溫鑑，斬首以徇，餘黨潰降，室家相保，宰之力也。

生平自負經世，而小割一邑，其効便已彰，彰若此，名下固無虛士。

牧津卷之四 終

牧津卷之五日

匡定上

李章

張奐

陳球

度尚

楊璇

朱儁

駱俊

呂

黃晟

羊

吉道恭

李洪之

丁紹

杜慧度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溫造

朱齡石

張齊賢

向敏中

范純仁

張雍

張煦

陳規

趙希瑄

趙方

牧津卷之五

匡定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章

李章初爲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數從征伐，及卽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所在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燕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瑯琊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據管陵城。章聞卽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

定亂固貴于握機，然慷慨之氣，足以吞賊。

張奐

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南匈奴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奐壁惟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匈奴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鐐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二

盜賊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

張然明可為曠代異才、乃其作用、一以廉潔為本、即其守武威之政、不過平賦率厲、若平平無奇、然以安內攘外、治平一世而

陳球

陳球舉孝廉、除繁陽令、辟公府、舉高第、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陸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設方畧、朞月解散、適州兵朱蓋亂、轉攻零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三

陵郡、郡苦旱、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掾史白徙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乃悉老弱死守、弦木為弓、羽竹為矢、引機發之、射千餘步、賊激水灌城、球因地勢決水、反滄賊眾、相拒不下、會中郎將度尚至、球募士共擊破之、上命賜錢三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

不但輸攻墨守、饒應變之才、惟顧國家而不顧妻孥、急公一念、尤不可及、

度尚

度尚除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發摘姦非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二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又遣謁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救津匡定上卷五四

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令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五

其驕心誇其珍積而鼓其鬪志如此作用自能平賊

楊璇

楊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烧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散追逐

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守令能曉將畧、制勝何必在多。○今禦奴、制虜、此法可用。

朱儁

朱儁少孤、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重之、山陽度尚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蘭陵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

牧津匡定上

卷五

六

攻破郡邑、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謂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以萬計、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畧、拜為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

殺郡守褚裒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

以趙弘為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荆

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

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

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剋

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

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

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

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

牧津匡定上

卷五

七

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鏐、秦頡皆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山望之、顧為張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萬

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加
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
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傷因擊大破
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
衆解散遣使者持節拜傷右車騎將軍振旅還
京師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等賊大
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
趨捷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衆至百萬號
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已而漸寇河內
牧津匡定上卷五 八
通令京師於是出僞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
之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
尹

料敵設謀具有成畫漢季羣盜四起而僞
乃左投右勝右投左勝真濟世才至謂納
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此語猶深中
招安養亂姑息釀毒之害

駱俊

駱俊以察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時袁術僭號

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百姓安業歲入
京坻櫛比天下時方糜沸百姓如在水火中陳
留獨不受兵燹饑荒之苦鄰郡饑者多襁負而
至俊傾資賑贍多所全活民育子者厚遺米肉
所生子多以駱爲名後術衆饑遣使求糧俊曰
爾爲盜則可吾以糧資盜則不可拒絕不與術
大怒密起兵襲下陳留遂被殺百姓聞之皆奔
走號泣子統仕吳爲偏將軍

當羣雄鼎沸之日而尚能撫循惠愛之政

牧津匡定上

卷五

九

其才不可及但拒術之求糧則正而不能
防術之襲攻則疎

呂岱

呂岱爲孫權餘姚長討平會稽東冶五縣賊有
功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從取長沙三郡
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
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
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
時桂陽滇賊王金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

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
改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
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
潘濬卒岱代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頃
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
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攻討一年平定之復還
武昌時年已八十矣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
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
牧津匡定上卷五 十

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屢平寇亂所至建功自表輒行慷慨擔荷
如此志畧可以吞吐一時豪傑而猶然清
身奉公妻子饑乏所謂國爾亡家古今何
可多得至于容直友于生前哭益友于身
後此風更非末世所能若呂定公者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古之君臣每切一
體孫仲謀一偏之霸王而念及于岱之困
乏謂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情誼藹然

牧津匡定上卷五 十

黃晟

黃晟授明州刺史時盜賊遽起晟每乘賊衆蟻
聚之時多設方畧分兵四出討平鄰寇保獲鄉
井境內以安晟尤能禮士江東儒彥多往依之
晟爲之築居號曰措大營

儒彥依之築居正見禮士之意而名曰措
大營管之爲名似與健兒相等

羊續

羊續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

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勸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努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桑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歷觀郡邑探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三

散餘黨以歸農是平亂正法

吉道恭

吉道恭初為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眾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輒於塹內列綠幢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階於伏

道以決塹水道恭復載土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造大梯衝車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總從弟靈恩及諸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滅寇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三

努力守圍城臨終尚不忘國才與誠合

李洪之

李洪之為河內太守河內北運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

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閉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元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主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十四

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禦戎夷。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設禁姦之制。而大饗一境之豪傑長老。以宣布之。此作用高手。

丁紹

丁紹歷官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又安。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

以獲全。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轉荆州。復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才足爲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克舉。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永嘉三年。暴疾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四海又安。畢竟以嚴肅得之。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十五

杜慧度

杜慧度初爲州主簿。歷九真太守。先是其父杜瑗卒于官。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于石琦。交戰。擒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奕。李脫等。奔竄石琦。盤結。但獠各有部曲。循知奕等

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奕等引諸但，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虔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州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氏，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皆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斬循等，傳首京邑。高祖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掠者，悉得還。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具等，釋。

拔津 匡定上 卷五

去

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

慧度有匡危撥亂之畧，而爲政纖密，有如治家，可巨可細，乃爲全才。

溫造

溫造爲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

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造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詔，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並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塔南北兩行，設長索二，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稱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

拔津 匡定上 卷五

七

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鷲鳥之將擊也，先戢其翼，示之以弱，與之相狃，一鼓駢斬，治亂兵，固不爲殘也。

朱齡石

朱齡石遷武康令，喪亂之後，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強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往途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率吏人馳

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自是一郡得清

定亂不厭用術

張齊賢

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帥出并州至柏井得密詔東師敗績

於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密室

牧津匡定上卷五

中夜發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

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

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若掩擊大破之斬獲無算

因其所疑而疑之自足駭虜然齊賢膽畧

故自起

向敏中

向敏中知永興軍會邦人大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為亂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

明日盡召賓僚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讎入先令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屏其屍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栗

一揮定亂張樂飲宴如故敏中非獨大耐官職亦且大耐生死○有如此膽識何變

不定

范忠宣純仁

范忠宣純仁謫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整

牧津匡定上卷五

擁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斬三十五里一郡

惶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

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素生請行忠宣命攝巡

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

壘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

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為誰胡為至此秦

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

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

大言吾唯爾首之得秦因袒膺謂賊曰爾能射

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鬪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卽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皆鳥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莫敢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宜率衆郊迎厚加賞宴秦功於朝遷數官及忠宜拜相亟訪秦欲大用而秦已死深痛惜之

秦吏固有膽畧人非忠宜識力素定臨卒時亦不能委信至此

張雍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十

張雍知梓州賊李順黨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請開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許見老弱設伏伺我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爲伏兵所突則墮其奸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外應和雍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譟攻城益急雍命發礮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趨治裝吾開東門擊賊佯遣步卒五百臨東門賊

升牛頭山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嚮以待雍卽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焚其攻具賊以爲神衆遂退

張煦

曾中料敵旣悉且以整服應之故能辦賊

張煦權知環州咸平中王均亂蜀以煦爲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又與雷有終進攻成都煦主東砦焚其郭及樓堞均突圍而遁賊平徙益州都監有戰艦卒將謀擾動煦卽日斬之夏人寇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十

邊改涇原儀渭都鈐轄累躡寇人賊中掩殺甚衆有詔嘉獎會遣王超張凝秦翰授霸武命煦爲西路行營都監至鎮戎聞霸武已陷復還本任與張凝入西夏境出白豹鎮至柔遠川夏人七百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衆清遠故城有酋長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與凝曰此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爲敵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一夕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凝同還再知環州四

年宜州戍卒陳進反命副曹利用為廣東西路安撫使賊衆擁判官宜州盧均僭號南平王圍象州煦以兵會利用斬之初與利用同署紙人持百枚備給立功將士及破賊利用在前軍無所給煦在後而所給過半真宗謂其太過賊平改如京使知懷州

將卒用命之時鼓舞亦自不可少但煦在後而所給過于在前所以致真宗之疑

陳規

牧津匡定上卷五

主

陳規守德安時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與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引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

以協力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小會至輒控之金人告急于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在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全師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為死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乎時方劇暑規謂錡無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茂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

牧津匡定上卷五

主

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爭奮斬獲無算兀朮宵遁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保砦寇至則併力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通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有威聲者惟規而已不肯以一婦解七十日之圍城真是鐵漢

至于更隊易器，以逸制勞之法更妙，但兵家多用朝氣，而此獨用暮氣取勝，更奇。

趙希瑄

趙希瑄初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寮佐議守城，希瑄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瑄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拒敵必不可追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瑄，人為危之。希瑄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候，分晝粗定，賊已遣牒窺關。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五

希瑄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似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瑄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瑄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瑄由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本州推官。

一司戶便能禦寇保城，人顧瞻畧何如耳。

趙方

趙方嘗從張栻學，舉進士，調蒲圻尉，知青陽縣。嘗告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

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辟知隨。

南北初講和，早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

大雨，蝗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浸弛，備方獨

招兵擇將待之，尋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堰，以

壯形勢，金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

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京湖置制使，兼

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不防夏之令

抗疏主戰，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決，其後分調

諸將援棗陽，援隨州，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

宗政

匡定上

卷五

五

宗政等各出門大合戰，敗之，金兵力不能捍，諸

將表裏合謀，世興再興等犄角追擊，金人遂潰，

已又破之于隨州之鴨兒山，金人復大舉，方遣

將趨唐鄧以擣其虛，宗政在城中，日夜修戰具，

潛遣人焚金人攻具，金人頓兵城下，不敢近，相

持八十餘日，方知其氣竭，乃召諸將合兵，宗政

出城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遂大潰，遁去，奏乞

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

夏秋更番守禦，皆從之，已而料金兵再至，當先

蔡以制之，乃亟命許國宗政等趨唐鄧，進破湖陽、高頭等城，已又敗之于唐城、于蘄州。金人大敗，俄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卒諡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持軍嚴，料敵審，拔引人才，致其死力。時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故其沒也，人皆惜之。

以身許國，不媿儒名。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五

牧津卷之五 終

牧津卷之六目

匡定下

薛弼

孟宗政

王居安

陳大紀

盧琦

冷應徵

陶魯

譚讓

許達

李承勛

王鈇

馮俊

姚鵬

顧應祥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唐龍

汪金恩

吳時來

盛昶

鄭建

林錦

謝袞

吳成器

葉夢熊

牧津卷之六

匡定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薛弼

薛弼改判河南時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瓌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畊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戰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造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技坐廢而精騎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荆帥王彥移襄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疑有變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將安出所從兵多少弼曰若志在除彥弼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警曉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請終服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洵洵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

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闕是汝曹累太尉

也諸將以告憲憲佯語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

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

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萬俟卨不能制乃

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州則地過

桃源遠矣以甲士千餘自衛來謝弼談笑詰其

反狀斬其首以徇遷秘閣修撰以左司郎官出

知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

紅之屬其衆甚盛鈴轄李貴為賊所獲民作山

若自保守臣募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

各千人為效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

行詔陞弼集賢殿修撰與兩將易而漕臣以游

手易聚難散恐為他日患聞於朝事下弼議弼

謂共守漳贛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

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為副將

敏為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

滅賊凡四年而賊平移知廣州

制大寇決大疑定大患皆咄嗟而辦豈非

異材。○單騎代王彥談笑斬伍俊斷非孟浪者可能其生平好謀而斷者可知。

孟宗政

孟宗政權棗陽初賦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鉤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

救津匡定下

卷六

三

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壅澗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荊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鞀以薰之金人窒以

溼氈析竹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溼氈濡草蒙火山擁

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來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金人大潰追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

救津匡定下

卷六

四

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荆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以戰則勝以守則堅當此強虜而精神鎮定出奇制勝而有餘誰謂宋季之無才也

王居安

王居安知隆興府初盜起郴州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王兵者少堅持之則就擒

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放兵肆劫，檄永新、撤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猴，若抄吾糧，則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

牧津 臣定下

卷六

五

服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於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勇。」世傳喉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擒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擒，並磔於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自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無何，世傳果叛，居安素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擒也。乃密爲方畧，遣官兵合圍之。世傳自縊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故兵民無傷者。

牧津 臣定下

卷六

六

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是剿盜第一義，但用法更自不同。如絡馬穿牛，以實事爲駕馭，馴狻狷虎，以虛着爲牢籠，能解虛實之用者，方能用賊。

陳大紀

陳大紀，調郡陽縣尉，歷遷知橫州，秩滿，適妖賊侯廣、李藍六作亂，鬱林、桂州並爲盜區，廣右搔

然當諸司環視却立之時大紀慨然以平寇爲已任奉檄卽行節制飛虎摧鋒兩軍號令嚴肅動中事機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旣開諭賊徒散其黨與擒其渠魁詎事僅五閱月入朝奏對召試閣門舍人以平賊功轉兩官

慨然平賊於秩滿之時人情所難

盧琦

盧琦至正間知永春縣時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永春之百姓者有幸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七

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琦以禍福喻之衆皆拔刃禦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于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者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吾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界賊耶且彼寇方將

擄掠吾妻子焚毀吾室廬乃一深仇今日之專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爲憂因踊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破之明日賊復領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凡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

一令便能屢勝大敵只是威惠行于境外

其得人心者有素

冷應徵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八

冷應徵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獠峒大爲變應徵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至轉禍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歸感謀主不果應徵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獠夷已有感悟之機特惑于謀主耳旣擒之後縱遣歸農自是攻心之法

陶魯

陶魯丞新會方弱冠廣右徭賊流劫盡雷廉高

肇以東之境，破賊殺吏，戮掠至香山順德，所在效尤，劫殺無寧日。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吞吾城，若父兄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云。」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九

弱冠一丞，便能慷慨拒賊，如此才畧，畢竟以功名自著。

譚讓

譚讓初為南昌通判，嘗以却餽棄金水中，後改判衢州，初政尚嚴勵，夜有書扉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讓顧視笑曰：「為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耶？」更治簡緩，民愈稱頌，居頃之，浙江山民與江西民相侵殺，傷有司，莫能決，朝廷遣刑吏按之，益不易制，以

讓治之，至未月立解，及攝府事，時姚源賊號二

十餘萬，為圍陣，出沒開化境，而讓方新署郡，然能嚴部曲，謹烽燧，招拔距士置戲下，為禦賊計。賊多讓在南昌時所撫及者，故至營皆不攻，迨騎速過，讓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禦塚嶺西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某築，賊見題，因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讓乃帥兵殊死戰，斬賊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讓與賊遇也，以兵少，間道避深山中，山中巨室方楠，見讓而泣，讓怪而問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十

故楠曰：「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為兵，而公僅留其二，今二子雖戰歿，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棄公，即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為軍者，僕請為公招之。」乃持讓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遣力士二十餘人，夜直入賊臥，擒殺其首，賊驚以為大兵，悉至，因奔散，于是讓始得而破賊，又嘗以檄往城常山，議貲百萬，讓曰：「取石于山，斫山砌石，官不私財，役不私力，事不米鹽，民不侵牟，夫如是，何有萬之為也。」

常山城二月而就

嚴肅與簡緩各在因地因時非有優劣要以此君精悍治辦之才可以平亂亦可以集事

許達

許忠節公達為樂陵令賊劉七等颺起圻甸達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客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十一

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

樂陵城

環堵皆城伏竇皆卒忠節公真能為鐵甕之守

李承勛

李承勛出守南昌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承勛為廣詞謀繕壁壘抗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纜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降徒賊王

奇約為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戢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璋總制俞諫請邊兵剿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以竄賊命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料敵有定見

王鈇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十一

王鈇為常熟令海壩大豪多藪亡命作奸監司檄收之鈇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虜警招之便亡何諸大豪躡踵至鈇盡貫其罪俾隸署中為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鈇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即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鈇乃立為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盱食命工厲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故無城鈇請監司城之甫興役寇犯福

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鈇擁衆壁野，誓以死禦。會邑簿李宗昭有蒼頭安者，猝遇賊，挾毒弩射殪三人，賊憚恐宵遁，鈇乃親執扶行築，凡三月而城成。明年甲寅夏五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礮交下，賊稍稍去，鈇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鈇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鈇馳羽書乞援，備兵任環統苗卒應之，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碁決之，繇曰：有。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七

馮俊

馮俊知河南獲嘉縣，時張永征安化，所過騷然，俊迎謁前途，稱嘉民貧，力不能任供億，永爲斂容謝之，調遂平，遂平故無城，流賊難作，俊簡民

兵禦之，與許忠節相約，誓死封疆，匪母妻山中，而身率丁壯，畫地爲守，士卒感奮登陴，俱有死志，賊知備嚴，不敢逼，夜潛遁去。

能與許忠節相約誓死者，其人可知。

姚鵬

姚鵬初授福建龍溪知縣，時縣有惡少者，橫行邑里，人畏之如虎，鵬請之，語曰：爾如虎，請入虎穴，斃之。獄，百姓歌舞於道，如更生。後歷官知韶州府，韶故多積弊，悉爲釐革，老吏惕息。時廣寇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七

高快馬等，嘯聚數千餘人，焚劫州縣，勢猖獗，殊甚，當道以鵬有文武才，請于朝，特給令牌，得以便宜進討。甫三月，而殲其魁，餘黨悉平。又有土酋岑猛者，據險犯順，莫敢櫻其鋒，鵬不避死，身入其巢，百計開誘，圖其形勢而出，提督者得按圖期會進兵，除剿，鵬之力居多焉。

大較是斷擊才。

顧應祥

顧應祥初授饒州府推官，發摘有聲，顧時時有

所縱舍以示寬貸連攝大縣人人稱平府缺守
應祥方攝郡而會姚源洞大盜起擄樂平縣令
汪和衆洶洶無所出祥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
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
乃肯入此祥爲委曲開諭利害賊立釋令去曰
府君活我不復反矣

洞盜聽撫固地方之福然擄樂平一事畢
竟何以肅法

唐龍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五

唐龍初授郟城令時盜起燕齊間至郟龍督兵
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龍設三
覆以伺賊入覆內發神機以擊賊奔覆發大破
之斬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等
召拜監察御史

三覆之設至今可行

汪金恩

汪金恩守桂林時土蠻干紀屢挫官軍當事者
將議撫以爲苟安金恩慨然曰小夷陸梁是不

一大創則朝廷聲教將有不訖於遠者前委用
非才以致挫衄柰何因噎而廢食當時聽其言
卽以檄委之金恩乃揀其精銳授以方畧時適
大霧連日不解卽乘霧御枚疾走令敢勇士數
百人攀附而上先據巖險然後縱火焚其林菁
大兵鼓噪而進連破一十八巢火焚墮巖死者
不可數計俘斬七百餘

乘霧疾攻是尅險一法

吳時來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六

吳時來初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發難盤踞柘
林以窺內地而郡守時且臥疾時來攝城守復
奉臺檄爲監軍乘城旅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
募巧匠作墨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炮佛郎
機鳥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十矢矛槊必習
分屯四郊以備聲援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
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
以衛民也以民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縱
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

衆壅汚蒸染，因大疫。時來方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率醫視療，疫良已。郎土諸路兵至吳，總臣計犒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由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卽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刀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迄

牧津 匪定下

卷六

七

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縑，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兩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戍，第以強弩數十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淖潭安能登，卽登從高墮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蓋。時來慮爲火箭所

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于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衆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棄而走北，將突南都。時來建議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畧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趁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橋李道平望，阻水不

牧津 匪定下

卷六

七

得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此王江徑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

才敏用密，識定神閒，何以筮仕書生，便饒武畧。

盛昶

盛昶爲監察御史，以直諫謫羅江縣令，爲政廉明，務興利寢害，不摧撓，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昶著檄諭散其黨，不煩寸兵。

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攻成
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叵測羅江故無城昶
令引水繞負縣田晝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
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
賊賊入室未半昶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
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
殊死鬪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
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俱
罹鋒鏑矣初昶至邑衙後有廟神素妖左右以
牧津匡定下卷六 充

無城可守而笑談禦敵更見妙手

鄭建

鄭建自幼敦重朴雅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及為
庶吉士一日上御文華殿召試諸葛孔明可與
興禮樂論考居第一賞鈔一百錠仍命讀書未
幾以直言見忤當道黜為南雄通判既抵任知
郡民避徭役戶口不多於是不避險艱徧歷屬
邑以招徠之仍具奏乞免逋負不數月民悉還
定內艱去職服闋謁選時值閩浙之交民盜銀
鑛相爭至有與拒傷官軍者上命處州專設通
判一員以蒞其事建既至諭民以禍福且為平
牧津匡定下卷六 辛

官

善撫亂者畢竟以入巢察情乃得

林錦

林錦景泰間授合浦縣儒學訓導時蠻寇充斥內外無備錦規畫皆懸合機宜都御史葉盛具之遂檄攝篆靈山至則患無城守始據形勢立解柵設戰守拒賊知有備不敢近未幾滿秩去民曰公去賊將復來相率逃之山谷中盛乃以狀聞請卽令靈山民聞之卽復來歸適歲大饑賊益熾劫掠村堡無寧日錦單騎入壁諭以禍福附縣二十五徭皆聽命遠地不服者縱兵剿收津匡定下卷六主之壬午敗賊於羅水又敗賊於黃崗嶺又大敗賊新庄前後斬獲千餘級虜獲無算已而去排柵築土城徙縣治于中以功擢守廉州歲復大饑賊掠清和鄉錦肩輿論解有千餘人不服者殺之經畧還定一如靈山設圖河營以禦西寇新寮營以禦南寇設洪崖營以塞寇出沒之路盜遂滅息

規畫懸合機宜禦寇何事不辨

謝哀

謝子襄名哀以字行始以才薦授青田縣知縣

有惠政歲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府知府居官廉謹篤意拊循小民嘗有盜入庫竊官鈔卽投檄城隍神盜方閱所竊於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印誌遂獲盜正其罪小校吳米逃山谷時為衆出為民患已數歲矣朝廷發官軍二千剿之處人大恐子襄適至力請止軍城中毋出而自以計掩捕之送京師兵不勞而民以安性簡靜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

收津匡定下卷六主

卷六

主

以計掩盜亦從簡靜得來

吳成器

吳成器始仕為會稽典史當海上倭蹂躪境上時武備久弛上下倉皇成器有勇畧能陷陣衝鋒督府命提兵守水陸扼塞與賊遇大小七十餘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百人獲所掠子女弁衣械無算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鬪咸有方畧禁士卒無毫髮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

卒民多其功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錄其功陞紹興府通判

當倭踐吾鄉官軍無不披靡及倭以迷道困之田間四面環水戰士翁旁皇不敢近吳公手提鐵簡所向無敵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葉夢熊

葉夢熊出守贛州郡有巨盜葉楷葉柱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能制乃密購楷柱所厚善者令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三

召楷黨推赤厚待之令入巢穴中間離其衆楷腹心內潰不知也急帥兵深入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遂馘斬楷柱擒其餘黨就其地設長寧縣治百姓就所在祠祀焉

此公才畧爲令已然然寧夏之變竟不能縛渠魁以報豈勢值其難乎

牧津卷之六終

牧津卷之七目

節義上

趙苞

程信

孔奮

臧洪

陳容

虞忠

易雄

傅伏

李仲舉

王罷

侯馥

堯君素

顏杲卿

張巡

牧津

節義上

卷七

許遠

劉仁瞻

劉德基

鞠嗣復

詹良臣

劉士英

徐瑞益

徐徽言

李誠之

朱蹕

楊邦義

趙昂發

牧津卷之七

節義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趙苞

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病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

牧津節義上卷七

得相顧以虧忠義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進戰母妻皆為賊所害苞殞斂母畢自上歸葬謂鄰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

趙苞所值之境惟有一死可以忠孝兩全然惟此賢母乃以成此子

程信

程信為南鄭太守鄭廙功曹廙為羌所殺信守居馳來赴難殞殮廙喪還鄉結故吏子弟二十

五人言共報羌各募死士以待虜復來信等將

同志率先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死天子詔賜

信及段崇家穀數千斛有王宗原展及嚴孳李

容姜濟陳已曹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為

廙所命王宗原展與廙同死孳容等七人與信

共命各賜穀五百斛華陽國志

不但能報主且能報國二十五人皆奇士

孔奮

孔奮為武都郡丞時隴西賊隗茂等攻府舍殘

牧津節義上卷七

殺郡守畏奮追急執其妻子以為質奮年已五

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郡多氏人便

習山谷其大豪齊鍾雷者為羣氏所信向奮乃

率厲鍾雷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

急乃推奮妻子置車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

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

凡節義之成止係一念退轉與不退轉耳

孔丞處此實難然勢亦只須直前一往

不肯汗脂膏人臨敵豈肯作依回念

臧洪

臧洪，射陽人。太守張超慕其風節，請為郡功曹。時董卓弒逆，洪說超舉義兵，約諸郡大會酸棗，推洪操血而辭，氣慷慨，聞者泣下。後赴張超難，以直節死。海內惜之。

一功曹便能操血而盟諸郡守，慷慨丈夫，定非浮名可得。

陳容

陳容為東郡丞，太守臧洪被圍，遣容謂紹曰：將

牝津節義上卷七

三

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頷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死，不與將士生。復見殺，在坐者無不歎息。先是，洪遣司馬二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陳容抗義不屈，固不媿鬚眉男子，乃先遣司馬二人，亦皆死敵。於此可見臧洪大能得士。

虞忠

虞忠，代王岐為宜都守。忠，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齋之中，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先是與同縣王岐交，岐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時吳事日非，民心携貳，忠盡心撫輯，不至糜沸。晉兵攻圍，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戮力堅守，城潰不屈死。

牝津節義上卷七

四

城潰之日

易雄

易雄少為縣吏，念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歸。後舉孝廉，為州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乃舍去。雄後為春陵令，會王敦亂，雄首奮忠義，起兵討賊，力屈城陷，為魏義所虜，送至武昌，抗辭不屈。

吏而簿簿而令，其不屈之志，始終如一，傳伏。

傳伏爲東州刺史周武屢招伏不從及憲
并州遣章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授上大將軍
武鄉郡公卽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鐘爲信伏
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
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
及聞後主被獲仰天大哭良久乃降周武見曰
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
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執伏手曰爲
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

卷七

五

傅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之同食
傅伏不受孝寬之招慷慨欲斬子以殉直
是凜凜氣節革命不能自引決何其憊也
然羞見天地之言初心猶在

李仲舉

李仲舉爲晉州別駕周師圍晉州外無援行
臺侯子欽內圖離賊欲與仲舉謀憚其嚴正將
言而止者數次仲舉揣其情乃謂曰城危無卵
伏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守虛

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未無消息勢之憂危且多
不謀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
舉正色曰僕射恩德未深公於皇家寔爲非答
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欽
懼泄夜奔周軍城陷

與城存歿仲舉固熟籌矣正色之折忠義
自見

王羆

王羆拜雍州刺史初神武遣韓軌從河東宵濟
牧津師義上卷七

六

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
起聞閣外洶洶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
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及蠕蠕
候騎至幽州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
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王羆自率
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
動非周家小兒惟怪邪後守華州神武至城下
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塚死
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袒身徒跣與臥應之語亦自莽莽然與
死者有間至拒神武數言自見忠懇

侯馥

江陽太守侯馥為李雄將李恭所破獲生虜馥
送雄馥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
不死又無益國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屈
之使馥同郡張迎曉喻之馥怒罵曰吾等國亡
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何面目相見也迎還白雄
雄義而赦之時雄眾所獲健為太守魏紀漢國

牧津節義上卷七

七

太守文琰巴郡太守黃龕涪陵太守趙弼等皆
區區稽顙無如馥者
守心二字最好然亦須出之忠肝義膽人
乃得不然便為延死須臾者所藉口

堯君素

堯君素守河東唐公遣屈突通至城下招諭之
君素曰公為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為人作說
客邪通曰我方屈耳君素曰我方尚未屈何用
多言通慚而退已而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

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
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
應弦而倒

丈夫一念許國豈為兒女關情引弓射之
直借此以見斬釘截鐵之念

顏杲卿

顏杲卿為常山太守祿山反自范陽而南所過
州縣望風瓦解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
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

牧津節義上卷七

卷七

八

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
着此履謙悟此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
時祿山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
軍杲卿以祿山命召欽湊使帥眾受犒醉而斬
之悉散陘口之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
之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兵合二十餘萬杲卿起
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
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方月而城陷賊
虜杲卿及履謙等送至洛陽祿山數杲卿曰我

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
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
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
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
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
我！祿山不勝忿，縛杲卿天津橋柱，節解以肉敬
之，晉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言否？杲卿含糊
而絕。年六十四，履謙旣斷手足，何千年弟道在
傍，咀血噴賊面，賊齮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
牧津節義上卷七

卷七

九

屬皆被害，顏氏死者三十餘人。乾元初，贈杲卿
太子太保，謚忠節。
顏常山不獨空抱一腔忠義，觀其召斬欽
湊，并擒賊將，八日之間，諸郡響應，應機制
變，才誠兩合，而受死之慘，百倍於人，激烈
之氣，亦百倍於人。常山之舌，遂與宇宙相
爲不朽，卽履謙咀血噴賊，烈烈迫人，長史
與太守，伸着昂首同笑夜臺矣。

張巡

張巡爲令狐潮所圍，勢甚窘，有大將六人白巡
曰：今勢旣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
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
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乃引六將至
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
夜壁城南，潮悉兵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
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
披黑衣，夜縋城下，潮軍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
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衛益兵來圍，巡使郎將
雷萬春於城上，與賊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
而不动。潮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
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
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
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
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
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四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以
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

卷七

十

張巡爲令狐潮所圍，勢甚窘，有大將六人白巡
曰：今勢旣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
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
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乃引六將至
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
夜壁城南，潮悉兵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
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
披黑衣，夜縋城下，潮軍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
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衛益兵來圍，巡使郎將
雷萬春於城上，與賊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
而不动。潮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
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
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
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
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
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四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以
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

取一將明日潮責巡。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賊夜遁，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賊將楊朝宗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賊將尹子奇以兵三十萬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賊二萬餘。衆氣自倍，尹子奇復引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士

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止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動以此痛心。將士皆激厲，思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做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千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賊兵五千餘人。子奇退走，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

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以食士。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力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士

以力，株視其齒，存者纔三四，乃以刃脅降。巡不屈，罵曰：我爲君父死，汝附賊，乃犬彘也。又脅南霽雲，亦不肯降。子奇遂以巡并南霽雲與雷萬春、姚閻等三十六人皆殺之。巡且死，顏色不亂。張睢陽一腔忠節，已見於設天子畫像，斬六將時矣。決命孤城，生氣凜凜，出奇制勝，事事中機。王佐之才，古今無兩，僅云效死而弗去，何足盡公。

許遠

許遠生平寬厚長者明吏治安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適張巡拔衆至睢陽與遠合兵拒賊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糧戰具被圍數月食盡士多餓死存者皆瘦傷氣乏遠殺僮僕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鎗弩以食衆議東奔遠巡議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下且率饑衆行必不達未幾城陷與巡俱被執時安慶緒在洛陽尹子奇械送其所至偃師以不屈死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十四

詔贈荊州大都督子坎拜婺州司馬

遠自以材不及巡聽巡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糧戰具如此和衷何可多得總之兩公只從國家起念故肝腸自爾相合○當時有以遠之死後於巡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昌黎辨之曰世疑遠畏死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肉所愛之妾固守不降乎又言城陷自遠所守始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腑藏必有先受其病者

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不可以為遠責也自後衆論乃定

劉仁贍

劉仁贍在壽州圍久不解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觀者皆為出涕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十四

薛氏剛腸更在仁贍上賢哉此母劉氏千古稱忠義之門何必留此背父之少子哉

劉德基

劉德基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裏積薪其旁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於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從曰吾起苟生者哉遂害

之。事聞。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倘真狂而死節。猶勝於狡而偷生。

鞠嗣復

鞠嗣復。宣和中。知休寧縣。方臘黨攻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久長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廷。官爵尚可。得何為脅我。使降邪。嗣復知必死。不少懼。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變。率

牧津

節義上

卷七

五

民修城。民衆樂赴。不日而工畢。守備就。朝廷知之。加直秘閣。擢知睦州。嘗為賊所傷。自力渡江。乞兵於撫使。未至而卒。

邑宰有善政。令賊不忍殺。其善政可知。○嗣復為令為守。無地不與賊遇。豈天欲成其為忠義乎。

詹良臣

詹良臣。宣和初。以特奏名為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歙嶺。且犯處。守貳俱遁。良臣以數百人獨守

城。或謂良臣曰。盍去。諸良臣曰。食祿不避其難。吾官以逐賊為職。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出禦之。力不敵。被執。賊脅以降。良臣曰。汝輩不知

求生。願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且募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恚憤。齧其肉。使自啖。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口。見者掩面流涕。賊平。事聞。贈通直郎。官其三子。率弓兵禦劇寇。豈復有生念。一死固其所

牧津

節義上

卷七

五

其恨此賊不能齧先遁之守貳。○縉雲尉劉士英。之舌當與常山太守。竝垂千古。

劉士英

劉士英。少篤學。登策。調武進尉。改溫州教授。宣和三年。方臘賊黨李時囊。趙清溪。陷明越諸郡。乘勢直擣郡城。守貳汗額相顧。潛具海航。為自避計。士英伺知之。乃與郡人石礪。謀盡守城策。督責有官守者。以義白郡將。請以身任其事。處置有方。號令明肅。遠郊之民爭赴。城益充實。聞

年五月，賊擁衆合圍，士英躬擐甲巡城，督勵士卒，王師繼至，賊衆遂潰，城賴以全。帥臣郭三益薦士英忠勇，才畧，召對，賜章服，權通判太原府。至郡，未及朞，金虜入寇，兵帥童貫有貳志，將如京師告急，實欲自免。士英謂太原乃國家咽喉，地遂率通判方笈及兵官王稟，仗劍立城門外，以伺其出。貫遂寢行，郡守張孝純因士英仗義不回，始定守禦計。時內外阻絕，郡遣蠟丸奏急於朝者，三百餘通，卒不報。城守踰年，糧盡矢竭。

牧津節義上

卷七

七

虜踰城縱火，士英與王稟奉太宗皇帝神主，慟哭於庭，持短兵接戰。虜以刃脅降，士英罵曰：「我爲天子死，不爲犬戎生，遂死之。」

爲太原判死節，易爲廣文先生，守城難，一死報國，此公有焉。

徐端益

徐端益靖康間，以右科爲虹縣尉，高潔自持，不屑阿徇，以取容。時張邦昌僭立，手書到縣，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直立，不爲。

屈膝。高宗卽位，向子諲言於朝，爲易文資以旌異之。說者以端益之一立，比於狂瀾砥柱，令委靡之氣頓振。

直立固可嘉，然不隨衆宣讀則更佳。

徐徽言

徐徽言權知晉寧軍，時金虜圍太原，王師屢却，虜分兵據嵐石及瀕河郡縣，以絕餉道。數月，王命不通，察訪使張灝奏遣徽言擊賊，牽制太原。卽率師渡河，戮將士不用命者，一戰破之，復太原。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太

原通嵐石事聞，降詔獎諭。靖康元年，虜騎犯順，陝西置制范致虛率諸兵入援，徽使鎮守河西。欽宗以西涼被圍，分命大臣割兩河予虜，覲以紓難。聶昌出河東，爲虜所劫，乃割河西三州與夏人。晉寧民大恐，曰：「鄰府豐旣棄，則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誤耳，率兵復三州。」夏人所置守長出降，徽言諭遣之。夏人不敢爭，徽言復取嵐石等郡於虜。俄兩京陷，二聖北狩，朝廷遣漕臣桑景海葛兢置司晉寧贍軍，二人皆不至。

廩餉絕，徽言屯守竝塞地，大積芻粟，教士習水戰，乘渾脫涉河往來，金人遣大酋號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以奇兵襲禽之，是時河東郡縣淪陷，日夜望王師至，徽言招集土豪數百人，皆以便宜借授，得衆十餘萬，因奏言將自統兵直趨太原，徑取雁門，留兵戍之，命土豪之得郡縣者各自爲守，許以世襲，定全晉據形勢，則中原百日可平。大臣謂兵一出，則和不可成，迺俾聽王庶節制議，雖尼，虜深忌之，銳欲得晉寧。建炎二年，虜自蒲津涉河，縣澄城趨綏德，綏德迎降，遂至晉寧。徽言以書約府州折可求，使出兵犄角，無嬰城坐困，可求以其子彥文爲虜得，遂降虜，可求、徽言妻黨也。虜挾之城下，誘說使降，徽言登城責以大義，可求曰：「車駕已北，兵暗守縣，君雖至誠，欲與誰守？」徽言以間道所得建炎赦書讀示之，慷慨泣下，可求復曰：「君與我何太無情，徽言手弓對曰：「爾於國家無情，我與爾安得有情，且此箭更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蒙楯走。」

牧津節義上卷七 九

因突出奮擊，大破之，斬婁宿孛董之子，初徽言謂晉寧號天下險，爲廣外城，東塹大河，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自以勁兵往來游援，虜圍之益急，爲堙繚城，晉寧俗不井飲，汲於河，虜驅降人載茭石以擁之，城中水乏，儲備寢罄，鎧仗空蔽，人人惴憂，知隕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朽餓傷瘵之餘，哀折槊斷刃，以死固守，自度不支，取砲機篋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間道以蠟書東南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慰死矣，兄當勉事聖主，且日虜衆蟻附登城，嬰城之人疲於守禦，坐受斫刃，徽言獨奮大斧，盡殺先登者，士氣復振，虜亦稍却，會將石贊受虜飛箭內書，虜從其分地入，徽言先置家室空室中，積薪焚之，率帳下戰鬥中數十合，所手殺甚衆，左右死傷畧盡，遂嬰牙城以守，虜衆譁至，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臣，義不見劔賊手，因拔佩刀自刎，衆爭號呼抱持，故虜得挾以去，然素憚其威，不敢抱，婁宿得其所親，使說以

牧津節義上卷七 十

其冠綬見徽言叱之曰朝章觀君父禮以入空
廬可乎汝汚偽官不卽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
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妻
宿因就見說曰二帝我夫爾乃誰爲徽言曰吾
爲建炎天子妻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可知何
迺自苦徽言曰吾恨不磔汝歸見天子今以死
報太祖太宗庸知其他又與酒令飲卽以杯擲
虜曰我尚飲虜酒乎罵不已又出偽制誘之曰
能小屈當使世帥延安并有關陝徽言益怒罵
牧津節義上 卷七 三

曰吾荷國恩此正吾死所此膝豈爲虜屈因大
呼曰爾胡酋當亟殺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妻宿
以戟向之徽言披衽迎刃神色自若因射之未
死罵不絕聲既死僵立不仆
一腔忠義視死如飴讀之凜凜有生氣
今人輒謂宋人弱宋人而在靖康建炎之
時爲尤弱然每至大敵臨城誓衆死守以
少擊衆斬虜却寇甚至一城之中寧皆戰
死而無一降此等士心何可多得豈至闕

風輒潰以疆場爲兒戲哉言之可爲三歎
李誠之

李誠之舉鄉薦第一慶元初授國子學錄佐江
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埤浚湟繕樓櫓
修器械作惠民倉糴米數萬石實之十四年春
金人犯邊以一日破五關遂踐黃陂勢如破
竹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
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
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逆擊十里外
牧津節義上 卷七 三

大破之虜百道攻城當是時池陽合泥援兵俱
敗走朝命馮偁將兵救之擁兵境上遷延不進
虜攻益急誠之簡二驍將率百餘騎夜出劫其
寨而還料敵應變智畧如神虜始憚之會黃失
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誠之激厲將
士勉以忠義城陷于士允從于士宏力戰而死
誠之望闕再拜付州印於虞兵周俊使懷以歸
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無辱於賊帥兵
巷戰自旦至午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

右畧盡引劔自刎

金人一日破五關而逾滿候代之守慨然以百餘騎敵虜而使之憚不特其膽力過人而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真異人也死職固其餘耳

朱暉

朱暉初任興國軍教授除辟雍錄高宗卽位召赴行在除太學錄暉請使虜暨還復除太學正尋除錢塘令建炎三年兀朮完顏宗弼破桐川

牧津

卷七

五

將窺臨安暉請都守康允之欲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抗其嚆守不聽臨安陷守棄城遁保赭山暉率民兵出禦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左右獲至天竺山賊肆焚掠暉裹創率里社復以短兵邀擊遂害之

兩中流矢復裹創以戰與素城之遁守相

去豈特人禽之別乎

楊邦義

楊邦義通判建康金兀朮大舉入寇至建康杜

充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稅率官屬出迎

降之惟邦義以血大書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被執見兀朮不拜兀朮不能屈遣人說邦義許以舊官邦義以首觸柱礎流血求死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乎幸速殺我翌日兀朮與稅邦光宴堂上立邦義於庭邦義

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義曰汝無多言欲死趨書死

牧津

卷七

五

字邦義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未欲害也已而兀朮再引邦義邦義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直而圖中原天寧久假行磔汝萬段安得污我兀朮大怒殺之剖取其心事聞贈直秘閣諡忠襄

楊公自是文信國一流人抗志甚遠何難

爲死節事

趙昂發

趙昂發通判池州攝州事大兵至都統張林欲

降。昇發知其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飲訣，謂其妻雍曰：城將破，吾守臣不可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昇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昇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兵薄池，昇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為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死於從容堂。

牧津

節義上

卷七

五

封疆之臣，以身殉事，自是職分當然，亦法紀之不得不然。至如趙漢卿夫婦從容就義，尤為卓絕。

牧津卷之七

終

牧津卷之八目

節義下

陳文龍	李 芾
唐 震	謝枋得
李庭芝	王 仙
俞述祖	郭蝦蟇
王 浩	俞 庸
李 廉	何 忠
孫 炎	楊 任
向 朴	顏伯璋
黃 謙	劉子翰
周 縉	郁 采
霍 恩	王 佐
王 禎	劉源清
宋以方	時 植
黃 馴	錢 鏞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一

牧津卷之八

節義下

明山陰郝承燦輯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一

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暖都慨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送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全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為收瘞之

慷慨就死乃真見節義文章不必指其腹也

李芾

李芾知潭州元兵圍潭州日久芾拒守大小數十戰城中大窘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

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曰吾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雷兵佐會飲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二

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

李芾殉國沈忠殉主兩人死骨猶生若尹穀真腐儒也

唐震

唐震判臨安府是時潛說友尹京倚賈似道驕蹇亂政震每矯正之值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

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口，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所活無算。擢江西提刑，過闕，陛辭，賈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奉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附元，兵畧饒。震發州民城守，上書求援，不報。元遣使說降，通判萬道同勸從之。震叱曰：「我偷生負國耶，立斬元使。」堅牧津節義下卷八

守不下，明年春，元兵大至，城中食盡，都提舉鄭益宵遁。震盡出官錢募戰士，莫有應者。城遂潰，元兵入，執震，署降。震奮罵曰：「我恨力寡不能殺賊，乃降爾耶。」遂與兄椿及家人俱遇害。張世傑復饒州，判官鄔宗節求震尸以葬。

謝枋得

謝枋得知信州，時元兵壓境，不能守，元將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

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饑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曰：「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彊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蔬果，積數月，困殆，至燕京，三日死。」

牧津節義下卷八

一以三日，一以三年，兩公為國之深心，固不可以常情測。

李庭芝

李庭芝，淳祐初舉進士，荆帥孟珙辟為幕職。珙卒，庭芝扶柩葬之興國，棄官行。三年喪起，知淳州，復城荆山，再破李璫兵。揚州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戶多亡，公私俱困。庭芝貸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官民居皆具，鑿河入金沙，以

省車運兼浚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鹽利
大興等罷居京口元兵圍揚州起制置兩淮元
遣使招降庭芝誅之日責戰加叅知政事宋亡
謝太后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
諭降也已而兩宮至瓜州復詔曰吾與嗣皇既
臣伏卿尚為誰庭芝不答出兵奪兩宮不克阿
求驅降兵至城下示之庭芝曰一死而已日出
苦戰已而朱煥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秦
州城下裨將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五

得死被執至揚州斬之揚民皆泣下
奉詔守城一死而已當此時所可對故主
者惟有此二言耳悲哉

王仙

王仙守涪州北兵攻圍勢孤援絕宋亡二年城
始破仙自刎斷其吭不死以兩手自摘其首乃
墜死

死守二年之危城與手摘未墜之首皆非
鐵石人不能

俞述祖

俞述祖歷沔陽路推官至正十二年河南兵攻
湖廣行省長吏上下望風奔潰述祖慨然收募
義勇椎牛享士與敵遇於綠林相持十餘日力
盡無援為敵所執敵欲降之縛其五歲小兒曰
不降將殺是即厲聲曰我躬不閱遑恤其後何
不速殺賊竟殺之慢罵不已遂至支解逮死罵
不絕口事聞詔贈奉訓大夫

處此亦人所大難

牧津節義下 卷八 六

郭蝦蟆

郭蝦蟆為鳳翔守時金既亡西川無不歸順獨
蝦蟆堅守孤城大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
集州中金銀銅鐵雜鑄為砲以擊攻者殺牛馬
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寇兵日與
血戰大兵亦不能卒拔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
薪于州廡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
將自焚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殉火既
熾率將士於前持備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塵

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蝦蟇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矢盡，投弓劍於火自焚，城中無一降者。

久圍孤城，如此能守者絕少，城破而入，如此能戰者又絕少，將卒俱赴火如飴，而絕無一降者，此張許之後，不可多得，夷狄之有臣矣。

王浩

王浩起家掾史，初辟涇陽令，廉白為關輔第一。

救津節義下

卷八

七

時西臺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王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愛民多此類，南遷後為扶溝令，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于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王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

正氣自當如生。

俞庸

俞庸初為平江路推官，年饑穀貴，流殍塞塗，憲府檄庸董倉賑給，全活數萬，淮兵壓境，募勇士鎗守盤門，郡僚高安等謂庸盍不去，誅庸厲聲叱曰：公等以世臣守土，一旦臨利害，不能捐生報國，而顧先去，以為民望，如恩與義，何高安愧怒，以鐵簡擊庸仆地，遂開門，兵至城下，庸未甦，被擒，置諸馬前，頃之甦，以計脫去，微服間道歸久之，太府知其入，將授以官，謝之曰：吳門之役，吾有死所，今日之生，出不幸耳，尚何面目授他命見天日乎，因發憤病卒，年四十五。

李廉

李廉知豐縣，至正間，洞獠出剽掠，廉教民射立保互法，境內以寧，紅巾賊驟至，或請避之，廉曰：吾為國守土，焉有寇至而避之者乎，乃倡吏民戰，衆潰，與其子敬死焉，邑人為立雙節祠，倡吏民戰，不如倡吏民守，然死戰自正。

何忠

何忠為御史，以言事出知政平，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詭聽賊撫，且請赦於朝廷，賊遣會陳渭老表謝，密令忠與千戶桂勝全渭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不聽，刀鋸臨之，忠不屈，且鋸忠，忠益大罵賊，勝亦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九

死賊固可嘉，但謀密事而令人得泄其謀，機事不密則害成，夫豈虛語。

孫炎

孫炎為池州守，會處州降，上命耿再成守之，炎為總制，炎還入處州，時城外皆賊營，不奉約束，咸坐廳事，召城中人踞階下，諭以順逆利害，語極剴切，人皆叩頭流血，誓不敢有二心，轉相告其鄉民，謂孫使君仁武，降者接踵數月，賊皆化為良民，炎乃擇其驍勇者練為兵，而以眾所推服者長之，賊至，卽率以殺賊，事罷，散歸為農。

有警，馳符召之，立至，奸吏豪族，畏之如神，上方

征伐，無一兵與炎，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襲炎

炎所練卒，反應之，炎被擒，幽窖中，列卒環守，脅

炎降，給之曰：若生我，吾能成若事，賊知炎非本

意，恐自遺患，乃夜以隻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

公訣，援佩刀割鴈啖之，舉卮酒引滿，仰天嘆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擒耶！飲酒自如，卒令解衣，

炎大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

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俟其睡，乃害之，後帝

卽位，贈丹陽縣男。

炎能知人，有才畧，劉文成最心折之，觀其

臨難從容殉義，自是不凡。

楊任

楊任，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

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

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

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

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擒，至京，磔於市。

守哀政多宜民，定不忍負國。

向朴

向朴洪武二十五年，上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朴應詔。陛見，高皇帝問居家何為，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因問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即日授獻縣令。單車就道，妻子不入官舍。時兵燹之餘，為之闢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其衝，無城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十一

郭可守，朴集民兵，激以義勇，與北將談淵迎戰。眾寡不敵，被擒，懷印受刑，獻民哀之，相與拾遺，接葬道左。二子道淳、道徵，被徵竟稱痼疾不起，有攀栢悲號之風。

周之頑民。

顏伯璋

顏伯璋，唐魯公後。建文元年，以賢良徵，受沛知縣。北兵起，李景隆屯兵德州，伯璋率淮北民給軍餉。三年六月，北兵掠濟，遊兵過沛，沛人逃

匿。伯璋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築堡備禦，又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所存皆老弱。是月望日，北兵攻沛，伯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珪、次子有為還，曰：爾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二十二日夜二鼓，北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乃自經死，有為不忍去，遂刎以從。

伯璋死忠，有為死孝。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十二

黃謙

黃謙以儒生為沛縣典史，果敢能戢下。知縣顏伯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執至徐，欲招降之，謙感顏知己，願與同死，死之。

沛吏何多忠義，可見風尚亦在所感。

劉子輔

劉子輔，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歷官廣東按察使。後坐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子視交人，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縣多陷沒。

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月，賊增兵攻城，急城中食且盡，遂陷。兵民盡死，鬪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既得交人心，何不為弘遠之計，徒以嬰城自守，坐困於寇乎？然一門死難，忠義自可

嘉尚。

周緝

周緝國初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攝令事靖難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三

兵起，郡縣望風迎降，永清地密邇燕府，緝極力為拒守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緝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以報國，道聞母喪，歸葬，即出糾聚義旅，勤王，戰艦戎器數日，畧具。及聞天命有歸，遂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緝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下獄，久之，從輕典謫成興州，居數年，以子代還，年八十，考終于家。

不但其志可尚，即其才亦自不凡。

郁采

郁采少刻苦學問，有節槩。初授刑部主事，不能阿部長，部長附吏議奏謫大名教授，稍遷裕州同知。適流賊起河北，殘破州縣，勢甚熾。采身率裕人繕城以待，賊至，裕守欲棄城走。采曰：母為民望，乃身先登陴，矢石四下，賊避城而營，則又遣人潛俘其醜，手劍之，灑淚以激州人。州人感且泣，人人願効死。賊稍稍引去，采計其必復來，益練兵厚為備。令人舁妻女托其友儀賓莊士

牧津節義下

卷八

古

儁，且與訣曰：脫賊再至，采必死，所欲以家累累君者，恐重傷老母心也。莊館其妻女於母所，已而賊果擁眾謀呼至，守益怖欲走。采曰：母恐，西南城塹河也，寇難近。屬公東北平淺，易破，有采在，左右知采必死，謂曰：母在，奈何死？采曰：止，會是偷生以為存乎？賊攻東郭不克，守開西門潛遁去。賊乘之入，采還救巷戰，被執，罵不休，賊裂其口，輔殘其體。事聞，詔贈光祿寺少卿。

使采仗鉞而守封疆，必能建安攘之績，未

必至死事而稱忠臣，采未為不幸，但如此
骯髒士，而見嫉於部長，直道之難容也，可
為一嘆。

霍恩

霍恩知上蔡縣，正德中，賊趙錢等率眾攻城，恩
募兵拒守，晝夜，城破，被執，賊欲釋用，不從，賊乃
以刃插諸口脅之，恩叫罵愈勵，賊怒，遂裂其屍，
四置縣門，妻劉氏聞之，即自縊，不死，以簪椎入
心，乃死，得聞，贈光祿寺少卿，錄其子，仍敕有司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五

建廟賜額愍節

晝夜拒戰，力屈而死，乃為殉職，不然，即死
亦何為？

王佐

王佐初授汝寧西平令，始至，即招徠失業，撫輯
居民，汲汲不少暇，邑無廢事，會齊魯間盜起，肆
行劫掠，遠近騷動，佐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
浚池，大修戰守，且教民日習武，已而延及河洛，
聞西平有備，不敢犯，嘗公出，道遇郡賊，慷慨與

之搏，賊曰：此令壯士，第取其馬而去，久之，盜勢

益猖獗，擁眾數萬，奄至城下，大呼令出子女金
帛，以免，不然，且屠邑，佐曰：若是，尚可以為邑哉
亦何面目為令乎？乃誓士民，晝夜嚴兵固防，且
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酋領躍馬出，佐引弓一
發，斃之，賊不勝忿，攻益急，時官軍皆逗遛，不敢
為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黨
射，佐瞋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挺刃於
頸，抑使就跪，佐罵曰：我天子命官，爾遭誅逆賊，
牧津節義下 卷八 六

恨不能斬汝，有死而已，勝不可屈，遂殺而裂之

事聞，朝廷加其節，贈光祿寺少卿。

宇宙間自不乏奇男子，然此君經濟不在
死守一城，恨官軍逗留，不為援耳。

王禎

王禎任夔州府判，會賊石和尚流入夔，時王同
知已受牒捕賊，王怯而猾，託疾不出，禎大憤，面
數之曰：公職何事，忍委赤子虎口耶？王推讓之
禎即勒兵晝夜行，賊方破巫山，禎出賊不意，殺

三十三人。賊遁去。無何復寇夔屬邑。王託疾如故。禎復慨然以兵往。與賊夾水而戰。禎陷入淖。被執。賊欲降之。禎不屈。罵賊以死。禎馬逸歸。長嘶于郡門。若告急狀。識者曰。此王公馬也。怪之。後二十五日。子廣得父屍。方暑不腐。面如生。禎死所。去郡殆三百里。王謂良馬。心欲得之。而廣亦以貧故售于王。顧償不當直。夜且半。王聞馬哀鳴。命秣者加莖豆。鳴如故。王自起視。馬突前。嚙其項。良久得脫。復擣其胸。仆之地。翌日王嘔血數升。死。人以爲禎之忠魂。托馬擊王云。事聞。贈禎諫議大夫。錄其子。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七

王別駕忠魂。固雖死猶生。但此丞人理俱絕。犬豕當不食其餘。非得此馬。安能一快人心。痛憤。惜無人爲此馬立傳。

劉源清

劉源清任進賢令。政尚嚴肅。百事整齊。莫敢犯。每言及寧王。怒髮上指。曰。不擒此賊。非夫也。明年六月。宸濠果反。殺孫許二公。僞檄傳至邑。人

情洶洶。謀竄匿。源清閉閣。下令曰。敢逸者。家僮欲避去。卽手刃之。以殉。妻妾皆鎖置一室。周積以薪。候事急。舉火遣兵。校婁伯等來取印。及徵兵。清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爲防守。自是民志始定。寧兵不敢東向者。進賢首挫之功也。清初聞變。題衙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貴不可圖。綱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因都御史王守仁。吉安守伍文定起義。源率兵進剿。卒共底定。斬家僮。鎖妻妾。皆是鎮定人心一法。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六

宋以方

宋以方爲瑞州守。正德戊寅冬至。有火墜瑞城東者三。形如電光。燭數里。地爲之赤。良久乃滅。占者云。地方當有兵火。以方曰。寧府其將不靖乎。自是聚糧練兵。修城固隘。以防其變。凡濠使至有所爲。輒拒抑之。以是積忤濠意。濠甘心於以方久矣。明年己卯六月。方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方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十四日。

濼反孫許二公被害及出城械公前驅至其領兵方曰此身惟一死何至爲亂逆作前示拘囚行至鄱陽湖守者少懈方望庚郎山曰此我埋骨處遂罵賊投水死軍中無記其事者後都御史陳洪謨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贈光祿卿立祠祀之賜額曰嘉忠

此公雖欲以一死守安郡然綢繆捍禦既有夙備在考績之行可止卽以一生守守郡更爲得策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九

時植

時植少以志節自負爲梁山主簿諒身惠民時蜀寇肆掠漢中東窺郾襄西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饌會知縣闕且偵賊出沒隣境遣植還至則增陴浚隍廣儲備募勇敢泣盟于堂上人皆用命及賊薄境植先伏銳卒于多喜山扼險要自營於蟠龍溪犄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纒石起戰樓於城

牧津節義下

卷八

十

上躬擐甲冑指使戰守屹爲保障遣使請兵於倭不能達方南攻忠州憤敗于梁退合隄二兵直趨城下植繫印於肘誓與存亡率衆死守梁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而南則義官會明守之方寇進攻植命礮弩交下遂少却抵暮寇營于石馬山趨南城樓墉墮堦曾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憑堦墉率諸吏卒固守又二日寇方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墉勿戰殺數百賊喋血被道陳寇繼進悉衆合圍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執置籠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於人手欲刃之賊遽抱子奪刀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瑞於京師磔郾本怒於襄陽乎方寇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顧

印左肘，奪弗與，因并斫其首以死。方寇以子，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

此公禦寇之志雖堅，而妻子之念尚重，幸此寇無使主簿無後，尚有良心。

黃馴

黃馴為温州守，時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馴出逆之，人或謂馴嬰城易堅耳，毋輕嘗大敵，馴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軍分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主

而三，馴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之疊石，一軍之鐵場，以為馴後，馴出誓其衆，且觴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酬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馴自持弓矢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為二，一從上流掩疊石，一從下流掩鐵場，其帥皆棄軍以走，賊合而尾中軍，馴腹背受敵，遂大潰，馴力戰久之，短兵相接，顧麾下稍

稍盡，有挽馴以遁，馴拔劍斷其指，曰：去之，此吾狗節地也。賊叢擣赴之，執馴坐榕樹下，面脅之，降，馴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汝歸，予我千金，即釋去，馴嫚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曹庸狗，旦暮磔裂死，何以金為，賊怒裸寸斬之，馴罵不絕口。

拔劍斷指，激烈之氣，死骨猶香，若以千金而得生生，乃遺臭矣。

錢鏐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主

錢鏐初授知江陰縣，鏐性剛果，遇事敢為，時倭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鏐以浙直唇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賊掠江陰，鏐遣兵逆之，糾橋三戰却之，賊不敢偪城，退營于定山，會歲侵，江陰羣盜亦起，鏐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春，賊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陽鎮，已賊艘三丈浦者為參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

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錚禦之於石檀，矢盡，繼以瓦石。錚被創，猶鬪。賊遂遁去。錚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陣。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死傷畧相當。乃更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涇入偏城。錚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渡大橋，明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燄蔽天。錚從城上望之，喟指誓曰：「剪屠烈矣，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出，背城決死。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三

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錚素折之。至是，乘其薄賊，故望風潰走。錚自督其所從卒，兵起，錚墜馬，復躍而上，賊戟之下，死焉。事聞，詔贈錚光祿少卿，蔭一子，立祠江上，歲以春秋祀。

錚之遇害，以狼兵潰走，夫用人之際而素折其氣，何以致人之効命？所以善將兵者，尤在平時撫循。

牧津卷之八 終

牧津卷之九目

當機

李廣

范廉

馬援

文聘

袁紹

曹操

賈逵

劉道規

蕭衍

蔡王智積

蕭承之

庾域

王思政

張守珪

牧津當機 卷九

段秀實

霍王元軌

曹瑋

王武恭

文潞公彥博

韓魏公琦

陸說

張忠定公詠

薛簡肅公奎

蘇軾

向綜

孫沔

王忠穆公駿

王益

劉珙

薛長孺

馮瓚

韓皓

杜 紘 王 洙

劉舜卿 趙尚寬

王 佐 張 環

魏 勝 董 槐

王舉元 黃 震

黃 炳 張 昇

劉 几 董搏霄

陶 魯 伍文定

張佳胤 尹 晔

牧津 當機 卷九

留志淑

周之屏

牧津卷之九

當機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廣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馳射匈奴，射雕者三人，殺之。望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大恐，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匈奴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牧津 當機 卷九

妙在未到匈奴陣二里止，且不至兩兵相

迫，又妙在解鞍以堅其意，此雖是險着，然

倉卒中，舍此亦更無別法。

廉范

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旁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許，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

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斃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善於用少。明於擊歸。循吏故饒邊才。○一場勝算。皆從日暮處。相機制敵。

馬援

馬援為隴西太守。旁縣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方與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境。狄道長歸守寺舍。良佈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牧津當機

卷九

二

既知其訛。自當以一笑鎮之。

文聘

文聘為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不知所施。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

忠臣。故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臥舍中不起。而敵且入舍中。為之奈何。亦以文聘能料定仲謀耳。

袁紹

袁紹領冀州牧。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殺郡守。坐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牧津當機

卷九

三

爾時不得不以此安眾。

曹操

曹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操軍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欲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諸將以為當還自救。操曰。孫臑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

袁紹官渡之役。遣淳于瓊督運烏巢。曹操

自將擊之。張郃請別兵救瓊。郭圖曰：「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退，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紹軍潰。郭圖、搆虛之計，與操畧同，而卒以潰敗，何也？操能攻毒之本屯，而紹不能拔操之本營，故也。兵固有同形而異情者，必知己知彼，乃能制勝。苟不量彼己，而徒襲古人之迹，能無敗乎？○兵法料寇，便能制寇，于毒原非操敵，所以能操縱自如。

牧津

當機

卷九

四

賈逵

賈逵為澠池令，高幹反，張琰將舉兵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逵盡誅之，修城拒琰。

開變出不意，幸性起見其意，故制人而不

制于人

劉道規

桓謙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乃大安。

一焚可安眾心，時勢亦自合如此。

朱齡石

朱齡石為益州刺史，與臧熹等伐蜀，劉裕與齡石密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

牧津

當機

卷九

五

我今當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趨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至白帝，發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使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齡石至平模，斬其將侯輝，縱棄城走。

楊用修曰外水卽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卽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卽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妙在濟師外水而陽言內水旣以齡石之師出其不意而又以老弱之遣示之不疑最得虛虛實實之妙安得不虜在目中

蕭衍

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

牧津當機卷九

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衍時爲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叅軍王天虎等詣江陵適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又加以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耶我能使山陽至荊州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丘梁武復命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冊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

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必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落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

巴州太守之兵原就穎胄而發利害旣爾

牧津當機卷九

相依肝膽自當相信豈容以一空函便爲所惑穎胄當日不斬天虎直送山陽營梁武之計未必能行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授弘農太守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旬日可擒耳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晉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援軍至合擊破

之。

城門益火。賊不得入。此法亦不可不知。

蕭承之

義熙中，魏乘勝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姑以愚敵，非可常試。

牧津當機

卷九

八

庾域

庾域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怕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此黃葉之止兒啼，一時權法。

王思政

高歡使劉豐生追宇文泰，泰以王思政爲并州刺史，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

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

思政不但見應卒之敏，更自饒綢繆之圖。

張守珪

唐開元中，吐蕃寇陷瓜州，毀其城而去，乃以張守珪爲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幹纒立，賊又猝至，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夷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

牧津當機

卷九

九

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虜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追擊，敗之。

創夷之後，示以暇豫，不但應卒，亦見方畧。

如此邊吏，方稱長城。

段秀實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聞警鼓而發，前夕有告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之數刻，遂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曰：「夜焚棗積

約救火則發秀實嚴申警備夜果火即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其黨斬以徇

設非告者幾墮術中第寂然不動而一旦收捕其黨是有權術有殺手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劫達制上覽

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卷九

十

不但強寇在境無以枝蔓傷人心即治邊之法亦自當爾

曹瑋

曹瑋知渭州一日方召諸將飲有叛卒數十亡奔賊境瑋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之以為襲已盡殺之卒遂不復叛

諸將相視失色而公言笑如平時則察卒之命虜始益信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闕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且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

卷九

十一

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喧譁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門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汝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

舍之。倉中肅然。

如此處分，自然人心帖服，然其一言，衆無不肅，平日勿擾我菩薩，乎信已非一日矣。

文潞公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誚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敵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

一時安衆，徐乃正法，潞公固自安閑，然爾

後津

卷九

十三

時或拆及公庭，亦如此不問否。

韓魏公

韓魏公琦，仁宗朝，出知鄆州，鄆素多盜，法捕盜者以百日爲三限，限滿不獲，抵罪，盜未得，而以捕盜被刑者滋多，琦令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由是盜多獲，而捕者免刑，因著爲令，後徙定州，州久用戎將將兵，兵驕，一日放廩，卒惡米陳，並執籌不請，琦聞馳至，卒十人持米前，謹訴，琦坐定，徐出懷中米一裹，示之曰：「琦亦請此，若曹何

謹乎，立斬訴者十人，一軍股栗。

觀韓公二事，寬猛兼施，非識力素定者不能懷中裹米，示爲樣榜，可令此輩語塞，然後立斬十人，大有先後之着。

陸詵

陸詵知延州，時夏主諒祚寇大順城，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環慶經畧察抵，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兵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挫，國威不立，因留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大沮，遣使謝罪。」

只此一留，勝十萬師，所以當事貴識。

張詠

張文忠詠知成都，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大軍大閱，詠始出，衆擁馬呼萬歲者三，詠徐下馬，東北向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復攬轡行，衆氣沮，遂不敢譁。

當萬軍呼譟之時，令乖崖不知出此，衆譟未必遽止，安知不如石敬瑭斬三十人以止之，而猶啓廢帝之疑耶？或以詠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此時，琦亦不知所措，要以當機之發，箭鋒針芥，原難預定，未可便以此判二公膽識。」

薛簡肅公

薛簡肅公奎，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

牧津高機

卷九

四

於擒獲處斬却，民間以為神斷。章獻時，公與王文康公同執政，一日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者，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公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簡肅之定亂，妙在只於擒獲斬却，不然轉相攀引，人心便爾岌岌。○文康與簡肅之一斬一叱，全在平日制馭有方，臨境神情鎮定，不在斬不斬分優劣也。

蘇軾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文忠之應機不難，而卒能招出戮之以肅法，此乃為難耳。○妙在投書不視。

向綜

向綜知沂州，兵久惰，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

牧津高機

卷九

五

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強而罰其不逮者，卒亦無事。

就寢自若，號令申嚴，動靜俱中窾。

孫沔

孫沔知慶州，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以狗將佐爭言此戲耳，不足深罪，沔徐呼還杖，春配嶺南，曰：「汝賴戲我前，即私

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持吏
無敢謹者

妙在借優人作先着

王忠穆公

王忠穆公釀知益州會戍卒有夜焚營督軍校
爲亂者釀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
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
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爲政大體不爲
苛察蜀人愛之

牧津當機

卷九

六

不亂者不問亂者固不容不問不戮十餘
人亂未定也脫巾之變未有不釀成於姑
息者妙在諭衆皆出則倡亂者可得而指

王益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
謀爲變事覺一郡皆駭益不爲動取其首五人
即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不聽既而問其徒曰
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衆乃服
定變只是一捷法稍擬議則轉滋變矣

劉珙

劉珙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珙曰此非
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
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
人食盜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之誅其
首惡餘隸軍籍

恩威並著者在緩急二字酌量得有成

算

薛長孺

牧津當機

卷九

七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
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
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
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
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
獲得之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
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
定罰之法惟在一語入人心則羣情自戢
○天下惟質厚人臨事自然敢決若輕佻

者當境無不周章

馮瓚

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偽蜀軍校上官進
嘯聚亡命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
之衆以筮挺相擊耳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
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人分守諸
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
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于市招降千餘人
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

牧津

當機

卷九

六

只是賊情了了故可持重以應

韓皓

韓皓寬仁有度政和間宰唐之桐柏廣武堤決
勢逼都城患在朝夕朝廷檄郡縣收刷稻草爲
壅禦計甚急時中夏舊草已盡新禾未實上下
危懼失措桐柏西城有朝廷椿草數十萬李彥
主其事輒動者流不以陰論官吏睥睨莫敢窺
皓呼耆老而告之曰今盛夏不相及雖嚴督若
賈理難得草而上危下迫如有此設墮悞吾曹

何以生爲西城所椿雖有大禁我願往取應急

得上寬主憂下瘳民病吾被重責無憾一境感

泣從命韓徑入西城倉取納獨先諸所水患賴

平李彥怒欲削竄之諸司知其心遷延旬日至

秋鄉民老弱皆晝夜刈生禾於椿草亦嘗無益補納西城倉盡爲

新草上責遂緩皓解官歸諷邑人立亭城北名

曰思韓

擅發庫以救荒易擅發椿以塞決難何者

以椿禁之甚厲典守之互異也卽此見實

牧津

當機

卷九

九

心亦見經濟然妙在徑入西城倉若一涉商

確於主者便自掣肘矣

杜紘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立
盡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
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
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
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
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處事固宜鎮定，然亦不可無察奸之識，惟能識倡亂之故，自然坐應有餘。

王洙

王洙知襄州，會斬卒叛，州郡洶洶，佐吏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庫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

處反側第一着，惟在鎮定人心。

劉舜卿

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西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謀送盜者，并以鎖至，意譏舜卿，曰：「無備。」舜卿曰：「吾西關未嘗亡鎖，命加于門，則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牧津當機

卷九

主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大校，分士卒錄他營。

趙尚寬

若虜智過舜卿，盜者亦未便獲罪。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大校，分士卒錄他營。

焚書黜校，分隸士卒，不可無此處分。

王佐

王佐以廷對第一，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淳熙中，知建康府，有妖人挾左道鼓衆，謀不軌，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命捕為首者至前，詰數語，責短狀，判斷之，而流其徒於嶺外，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牘，案治他事，延見賓僚，乃退無少異於常日。

牧津當機

卷九

主

妖人責狀，即斬省多少蔓延。

張瓌

張瓌知洪州，管校督役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市諜請易校，瓌召問論遣，明日推治，諾者十人，不為易校。

易之則無法。

魏勝

魏勝知海州，虜至環城為營，數重，勝分布諸兵上城守，臥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

攻已植雲梯立砲座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繼以火斗金液虜竟不能近

遇敵故當以鎮定勝然其中自有虛虛實實之妙

董槐

董槐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謀守尉闖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

曰將軍馬彥直奪我歲請吾屬責之償不為亂

牧津當機

卷九

三

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贖彥直之家

斬彥直馬前而必捕戮首亂者乃可以懲

鼓謀之衆至贖彥直一着更自得體

王舉元

王舉元知明州鄞縣有治聲徙知潮州江水壞堤盜乘間竊發一郡大恐舉元夜召里豪計議明旦悉擒之然後治隄而水患亦息居久之擢京東轉運使先是罪人流沙門島者衆守吏取

其財物往往陰殺之以病死聞舉元奏請舉官監島而立賞罰禁專殺者自是多所全活

擒盜然後治隄得先後着

黃震

黃震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當機濟變才貴轉圜

牧津當機

卷九

三

黃炳

嘉熙間峒丁反一日五更報且至萬安宰黃炳遣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間曰知縣買飯時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極易辨事然倉卒中不易籌此

張昇

張昇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踰三

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託里中大家姓名於上
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更赦矣勿論

既寄書而三年取閱其言已不足信處此
惟有一焚更赦二字尤足杜後言

劉几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
卒謀為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
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旦
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牧津當機

卷九

丙

劇飲達旦必先有成畫定算在不然未便
可以度量自矯

董搏霄

董搏霄守於潛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勢甚猖
獗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持之不為
答徐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
必少懈霄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
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白旗動礮即發已而旗
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

全在按軍不動處示之以怯非直欲使賊
不為備正所以乘賊之弛得擊惰法

陶魯

陶魯為新會令當夷洞與盜賊竊發不時欲為
地方勦除深計擇子弟之材武者為敢勇日訓
練射熟其為人迨出師將擊東則聲西人莫能
測公署後為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橋板夜靜
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數人焉先渡一人與
之謀既反然後復渡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數人

牧津當機

卷九

圭

之謀而擇其可臨期制宜則出三數人之外雖
三數人亦不知也謀定則發兵兵皆莫知所如
往惟視旗所向或於文移封上硃書示之以故
常出賊不意戰則必勝

夫子固云好謀而成又曰人三為衆謀盡
三數人儘可觸類而長所以沉幾遠慮之
人定為虛中搏採之事人知陶節菴才局
不可及不知其得之集思廣益者多

伍文定

宸濠退保樵舍時伍文定爲吉安守王文成公討逆乃遣滿總與濠對江而軍遇其徑渡時北風狂甚俄變南風有議欲火攻者文定不應衆力贊之文定曰省城空虛若一失利大衆且散誰執其咎衆爭議夜猶不決文定潛爲火攻具一舟皆備募舟四十艘實葦灌油遣總軍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而伏更以他軍營其故地黎明發舟乘風舉火頃刻達濠營濠舟膠于沙舳艫連絡舍卒不得發舟蓬多竹葉火及輒然

牧津當機

卷九

天

焚溺死者不可勝算

事以密成火攻固非可言堂滿堂耕也

張佳胤

張佳胤令滑時有巨盜任敬高章獻滑幣金一萬有奇與其黨王保等潛至滑城外而敬章二賊入城稱錦衣使投刺謁公門者繼之觀手摠門者直入堂階北向立胤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偃見使臣乎胤稍動容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胤謂是必速

我矣乃命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繫敬附耳曰非違公也旨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有滑人耿隨朝任戶曹管草場被火詔繫都官獄胤聞之益信遂延二賊入後堂敬拉胤左手章擁胤背同入室坐坑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來借公帑中萬金遂與章出七首交置胤頸曰事成則生否則有如此七首胤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報仇也吾卽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卽不七首吾書生孱夫能搏爾耶且

牧津當機

卷九

毛

爾既稱錦衣使奈何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有窺之者非爾之利也賊以爲然遂袖七首胤曰滑小邑安得萬金敬卽出劄記錄直指所報諸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果萬金公覽而驚異之不復辯但請勿多以累吾官反覆開諭久之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胤謝曰幸甚但爾兩人奈何橐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賊曰公慮良是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速故事勿令一人從從卽先刺公

俟車行及夜深時，吾黨從沙中躍馬去，然後釋公歸。胤曰：吾即取諸帑中，易易耳，但逮我而晝行，邑人必困爾，爾必刺我，亦何利焉？不若夜行便。二賊相顧稱善。胤又曰：帑金皆各司積聚，易以物色，亦非爾利計。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之，爾可安枕。且於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也。二賊益善公計。胤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有心計人也。相至，胤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逮吾。

牧津

富機

入卷九

无

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符數，作哀免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豪狀，則又大喜，謂公不我詒也。公謬為予金狀，呼天平几案至。胤又呼曰：此几小，置金幾何？庫中素有長几，胡不取來？長几至，橫之後堂，其時敬居客位。胤與二賊主位，而長几界于其間。胤幸與敬稍隔矣。素章固擁公背，不旋踵侍胤所。胤稍遠之，則起持法馬請章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為禮，何暇視法馬？則法馬者，爾之事也。章乃稍就。

牧津

富機

入卷九

无

于市

當刺刃於頭，而神閑氣定，款語揖讓，從者指目語之外，另構空中籌畫，而矚厥劇盜。

如玩小兒，經濟權畧，真獨步一時。若定兩浙兵民之變，何足盡公一班也。

尹耕

嘉靖中，大同叛卒亂，時尹耕為藁城令，謁尚書張子麟，因言下城策。曰：朝廷果欲大懲之，乘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為善。又曰：聞渾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及進兵，穴地道，決水注之，城不為墜。後兵退數日，水涸，城乃墮。後耕謁故總督劉源清，語及灌城俟涸事，始知宋太祖灌太原，契丹使臣有譏其不知俟涸之故，以今驗之，始知其說有據。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

牧津 當機

卷九

三

大同之變，首亂當誅者，不過數十人耳，乃欲橫屠一城，并宗藩而魚鼈之，何哉？不益以堅脅從之心乎？故水攻火攻，皆非大同所宜，獨灌城俟涸，可為宋事一證。

留志淑

留志淑年十六，游蔡虛齋之門，一見稱其遠器。邠角領鄉薦，成進士，歷官知杭州府，時省城鎮

牧津 當機

卷九

三

守，織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千，爪牙旁午，入郡如虎狼。淑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鎮守志欲乘相見，倨挫，淑簡執不為屈，中官畢真逆濠黨也。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淑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構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千餘家。淑恐其因眾以為亂，閉門不出，止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濠通變，真將發應濠，臺察監司召淑定計，先提民兵伏真門外。監司以常禮見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令左右出報監司，既入，即自堂上執真手，與語當自白之狀，眾共語遣所不藉之人，以釋眾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眾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俄與真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為也？真不能答，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狀，繫真入京，伏誅。其有膽畧知慮，動合機宜，類如此。時濠變方起，人情詢詢，以為必取水道及南京武

廟親率師討之。憲臣以徽爲襟喉地，行在供億。胥此焉辦，乃便宜表淑知徽州，報至，卽出篆簿，帑藏餘八千金，人始知真清白吏也。至徽，止預撥接駕丁夫，餘悉如故。公私晏然，去杭踰年，人思淑，白當道復之，臺察以聞，竟從杭請。

發奸難，發奸于摧山倒海之勢，則尤難。執手與語之際，稍一失機，會城不知成何世界。此君識力俱到，絕勝十萬甲兵。

周渙

牧津

卷九

三

周渙知鳳翔，賀宗哲引兵攻城，煥與指揮金興旺嬰城固守，敵以荆爲龜，每筰五人負之，連絡至城西北，攻鳳凰嘴，城上投藁焚之，敵輒以鐵鉤攫藁而去，復墜石壓之，而敵攻不已，與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兵不至，必不能出戰，若出其不意，出師擣之，可折其衝。於是分兵出西北二門奮擊之，復自城上縋兵下搏戰，敵稍却，有頃，卷營而去，衆欲追之，百戶王輅曰：彼未敗而退，必伏兵誘我也。遂斂衆，遣騎往覘之，至五里

坡伏果發

非一戰以擣其不意，終不能守。

周之屏

周之屏授溧水令，歷轉吉安知府，吉安故有流賊之警，假浙兵爲禦，兵素暴，與郡人士睚眦，露刃入府，譁聲如雷，欲掠帑貲，劫官府爲質，聞報嚴鼓升座，語兵曰：汝輩將有所訴也，將爲亂也，訴則守能爲汝白之，若爲亂則守不懼死，但恐汝曹造罪深重，不得見汝父母妻子矣，語未絕

牧津

卷九

三

皆釋戈額首而拜，士大夫莫不謂臨事忠決，有安一郡之功，在南粵時，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徑獵田不可問，比人覲，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惜其意，揖而出，衆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以問云何，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申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大能解事人，故遇事輒了。

牧津卷之九

牧津卷之十目

惠愛上

子產

朱邑

第五倫

侯霸

韓韶

廉范

任昉

祖逖

劉峴

王濟

范晔

蕭勵

伏臘

蕭秀

牧津惠愛上卷十

公孫景茂

韓軌

柳崇雅

裴佗

柳宗元

李惠登

賈敦頤

崔戎

狄仁傑

何易于

李君奭

錢儼

張詠

三見

牧津卷之十

惠愛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產

子產爲鄭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捨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藉，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牧津惠愛上卷十

成善治可以速效求哉

朱邑

朱邑字仲卿，少爲舒桐鄉。畜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後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火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

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廓外民果爲邑起塚立祠，歲時祭焉。

大凡良吏所至，輒能感人，而起家之地，更自有全副精神在，故仲卿之言爾爾，然一畜夫，便能入人若此，惠政所及，何必尊官哉。○人知桐鄉之思朱邑，而不知朱邑之不忘桐鄉，彌切。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二

第五倫

第五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疆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爲鄉畜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卽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

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呪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未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三

伯魚特介然有行義之士，然自小吏而至郡守，無不令人感悅。攀慕不能已。荀卿有言：「律已則以繩，接人則以樵。」倫之所以得人心者，實在于此。

侯霸

侯霸為淮平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泣，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基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

收津 惠愛上

卷十

四

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

去雷如此，令人着念。方見以邑為家，○民恐霸去，至戒乳婦，勿得舉子，此之謂真父母。

韓詔

韓詔為廩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詔憐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

矣。太守素知詔名德，竟無所坐。

韓詔固是一片活人心，然流民入境，自不得無此安頓法，不然為地方意外之擾者，更不淺。

廉范

廉范遷為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殷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收津 惠愛上

卷十

五

一事便民，遂有無窮利澤，通變之義為治者不可不審。

任昉

任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

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後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六

孕供資費、訟就路決、一段真懇坦率之致、尚可想見其人、彥升真古之遺愛乎、循良第一流、舍公其誰與歸、○彥升清亦絕世、然其惠一郡也、更甚於潔一身、余故畧其廉而錄其惠。

祖逖

祖逖為豫章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已務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

父母、老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茲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

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刺史非有它奇政也、乃百姓感悅、耆老流涕、真實愛民、其入人深也若此。

劉琨

東廡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時郡守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七

劉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塞林、豺狼滿路、現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賊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附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

當百姓附楯以耕、屬鞬而耨、此際撫循、乃真費手。

王濬

王濬守巴郡、郡邊吳、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

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產男者皆與休復全活數千人

活 苦役至不舉丁男郡守那得不為悉心全

范晔

范晔為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為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涼州刺史轉雍州於時西土荒毀氏羌蹈牧津惠愛上卷十八籍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晔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賴之

惟能於荒毀之地加惠小民乃見善于撫

綏

蕭勵

蕭勵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内史郡多猛獸為患及勵在任獸為息又遷豫章内史道不捨道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泣悲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

人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槃鱸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

牧津惠愛上卷十九

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玩不倦

文約以帝室之胄所至輒能惠德入人至於老嫗兒童攀戀之狀令千百世後猶可想見要其根抵作用惟是率儉中更能寬裕所以迥不可及

伏暉

伏暉為新安太守清恪自持時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為繩

一郡之賦稅不貲太守之田米有限助之而不過不無偏枯將爲之奈何其意可嘉故取其惠

蕭秀

蕭秀轉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司州刺史馬仙理求援衆咸謂宜待壹報秀曰彼待我爲援援之宜速待敕非應急也卽遣六赴之

牧津惠愛上卷十

十

及沮水暴漲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贖之使長吏蕭琛簡州中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大悅武寧太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寧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欵咸謂之神十二年爲郢州刺史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在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宴然夏日常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裨以賜凍者

事事惠心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屢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爲餽粥湯藥多方賑濟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

牧津惠愛上卷十

十一

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一腔濟人澤物之意令人千載之下如見
使一村如一家則萬民如一身矣振古循
良之範

韓軌

韓軌授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
軌還仍賜城中戶絹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
皆辭不受唯乞畱軌神武許之
能使民不願受賜而願得刺史者可以長
民矣

牧津

惠愛止

卷十

三

柳崇雅

柳崇雅有器量遷河中太守郡人張明失馬疑
執十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借以溫色但問其
親老存否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已得其真
賊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如此和藹近人人自獻誠盜安能自匿

裴佗

裴佗為趙郡太守為政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
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荊州刺史

時蠻酋田敬宗等部落萬餘恃衆阻險不賓王
命屢討未降佗至示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
率歸附於是闔境清宴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
負而至者千餘家佗性剛直不好俗人游其投
分者必當時名勝

遠懷近悅乃出於剛直之人

柳宗元

柳宗元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
子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
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歸其
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千
人

此夷俗也子厚著酬傭歸質之令亦因俗
而化

李惠登

李惠登因叛將李希烈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
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蕪人無
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

之所謂害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令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頔狀其跡。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爲上州。視人之利害。一以便民爲政。此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吾必謂之學矣。

賈敦頤

賈敦頤貞觀時。數歷州刺史。性質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故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賞之。

牧津德愛上

卷十

西

有司執不貫。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施二水。歲溢。壞室廬。寢洳數百里。敦頤爲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爲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加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俱高。故不徒以示寵。未幾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摘伏。下無能欺。卒於官。咸亨初。敦實爲洛州長

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正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減。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棠棣碑。遂遺芳千古。○政令清靜。殊不易言。必其大綱舉。而身自張。乃可與言清靜之理。政在養人。其民牧之。菽粟乎。

崔戎

牧津德愛上

卷十

五

崔戎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劔南爲宣撫使。秦罷稅外。薑芋錢。當賦者。率三之一。一以準縑布。優其佑。以與民。緩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藉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充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畱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鞵。時詔使尚在。民泣請使。請白天子。旬戎還。使許諾。戎志責其下。衆曰

畱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

民至抱持取其鞵，戎之得民真也。而後世輒循此為格套，豈此規自戎始乎？讀此不能不一笑。○畱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此語酸楚，至今尚不忍聞。

狄仁傑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風化大行。時郭翰為御史

牧津惠愛上卷十

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為按劾。翰纒入境，耆老薦揚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於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狄君之美，無為久畱，徒煩擾耳。」即命駕而去。

刺史與御史可謂兩賢各得其體。

何易于

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益昌，旁索民挽絆。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

事可任其勞，朴媿疾驅去。鹽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易于曰：「吾不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

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救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民有鬪者，易于叮嚀曉譬，畧剖枉直，薄懲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

牧津惠愛上卷十

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從不過三人，廉約蓋天性云。

易于愛民如子，身引刺史舟，即有玩世心，猶可以規當道之失。至欲焚天子詔，失臣體矣，即欲為民請命，曉人亦不當如是。

李君奭

李君奭為醴泉令，為政甚得人和，適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

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宸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中外莫測，君奭宁謝宸旨，獎勵始聞其

為令使一境父老以去留為祈禱近于古之遺愛其人固不易得然使人主適逢其

牧津惠愛止卷十

會至勤主眷其遭際尤不易得

錢儼

錢儼，吳越王之子，初為威武軍節度使，移溫州刺史，洞曉政術，吏不敢欺，政尚寬惠，民悅慕之。後移蘇州，民有携家從之者，號隨使戶。隨使戶大勝，遺愛祠。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誅，令崇陽，民以茶為業，誅曰：茶利厚，官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去茶而值桑，民以

為苦，其後種茶地，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而北者歲百萬疋，民富至今。忠定所至，為民造福，自多深遠之見。

牧津惠愛止卷十

牧津卷之十

牧津卷之十一目

惠愛下

韓琦 二見

呂夷簡

范忠正公

趙尚寬 二見

劉絢

尹思貞

吳芾

馬人望

沈文通

許元

楊泰之

呂公綽

楊文仲

韓綜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一

張洽

虞彬

郭南

鄭戩

孫德潤

吳居厚

周湛

唐夔

白景亮

卜天璋

趙全

段直

周舟

戴驥

葉砥

王源

胡儼

朱文

劉彬

劉諒

祁司員

丁積

徐咸

陶承學

李圭

顧璘

潘珏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二

牧津卷之十一 惠愛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韓魏公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公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

今義塚遍天下而火葬之俗終不能盡革為之奈何

呂夷簡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一

呂夷簡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算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算為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大中祥符初大建宮觀京師南方伐材木有司責期會至有死者則以為亡命捕繫其妻子乃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挽運宜須河流通易以兵卒送之他日真宗謂曰觀卿所奏知有愛民愛國之心

呂文靖一片愛民愛國之心惟真且切自

足上動主知他日相業已基於此

范忠正公

范忠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撥一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掩骼收骸亦是政體中一事終不如隨地設漏澤園為民便也

趙尚寬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二

趙尚寬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數十破一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內尚寬趨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為害尉既出又遣檄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蠶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為蠶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為市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

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三

大凡利民之事。與愛民之念。必須調度有方。而規制周密。地方始有實益。只如運使易鹽一節。尚寬以官帑副其需。而徐與民爲市。上下兩利。天下無難事。特患無實心人耳。

劉絢

劉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答一人。歲大荒。旱。府遣吏視傷。所獨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

弼歎曰。劉絢古循令。

爭獨稅爲民請命。易。迄去。不答一人。難。不答一人者。而公逋。乃如期而集。此大難。

尹思貞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潛。屆於境。部人以原蠶。置書旌。敬潛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置書旌。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幾。若斯。思貞曰。不能言者。或有言。承嘉恃權相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四

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蠶鹽不必。遮。置書之旌。然長吏實政。惟農桑是職業。

吳芾

吳芾初爲秘書正字。以不附秦檜。論罪罷。尋起知處州。改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改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

尤甚。芾以攢宮在殯，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常苦早潦，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召拜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乾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為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太平州，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五

聞有詔褒諭，改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為寬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常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二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前後守六郡，大端以惠澤為先，而忠誠真率，尤不可及。

馬人望

馬人望，遼咸雍中，為崧山令，歲遍澤州官炭，獨

役崧山人望，請於中京，畱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悉從所請，徙知涿州新城縣，縣與宋接境，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畱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後遷靜保軍，二吏兇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六

其事，黥配之，是歲諸處饑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闕，路不鳴杼，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二十萬緡，時錢粟出納之弊，惟燕為甚，人望以縑帛為通曆，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如此悉心為民，雖在夷狄，亦屬華胥矣。

沈文通

沈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富家良家女為已子者，奪歸其父母，民俗以淳。

令行禁止似非嚴肅不能乃能與蒸愛並行所以為妙

許元

許元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溝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七

大旱望水何啻救焚如此利民而猶然遣吏按問州守是何肺腸

楊泰之

楊泰之少刻志於學臥不設榻幾十年慶元初類試調瀘州尉歷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匡若將王璵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冥璵於法又累及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通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回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泰之當逆臣吳曦之變寇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今使得尺寸之柄

必能見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雖

免喪起知富順監復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

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知果州踣零

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計邑對減上

尚書省按為定式

凡守令欲為民減額供之輸必有所抵乃

可言減泰之能識此意

呂公綽

呂公綽知鄭州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疾苦或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八

言近歲藉牛為產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歎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為此爾遂除之

惠民正在重農隴上行春詢問疾苦一段

情意藹然可掬

楊文仲

楊文仲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後正月

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吾然一燈足矣

勸農東郊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

揚州牙契舊額歲為錢四萬緡累改增至十六

萬開告許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

不擾之惠無窮，斯言良牧日當三復。

韓綜

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塚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而丘塚潰。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九

漂流震蕩之中，非重賞則誰肯以已命博他人之命。余守吉時，贛水驟漲，曾以一日活千人，正用此法。

張洽

張洽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劇盜久不得情，適獄有兄弟爭財，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服。郡守以倉稟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知守爲都

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倉吏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以都吏也。今較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繇是觀之，

都吏矣。而誣人矣。君必不肯受都吏之妄，而濫籍無罪之人。郡守悟，倉吏二十餘家得不籍，及

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

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

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十

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諸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爲德修事乎。甫爲閱欵於獄，遂從徒罪，三日果大雨，民大悅。

洽以理論爭財之兄弟，一恒吏能之，乃令

點盜聞言而服，此其懇欵之衷，感人深矣。

至力爭張修德一事，尤見一冤不白，實切

予稟閱此爲之歛衽。

虞彬甫

虞彬甫知太平州，舊例民生子，必納添丁錢，苦

於徵輸多不舉彬甫淵然憐之為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繇是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大槩地方成賦欲蠲於此則必須有抵於彼今添丁錢有所出則民自樂於舉子凡為地方求捐免者必不可無一處法

郭南

郭南知常熟縣虞山出軟粟民有獻南者南丞命種者悉拔去曰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十一

民者其為民遠慮如此

張乖崖拔茶植桑正亦此意

鄭戩

鄭戩為永興軍建言凡軍中所須願下有司相度緩急折為三等非急者一切罷之先是衙吏

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

往往破家不能償戩為言歲減餘萬又罷括糴

之法勸邊民積粟

其才有實用

孫德潤

孫德潤繇江浙行省掾史仕為處州松陽令先是縣籍失實力役無稽民困於徭役適郡符下縣德潤欣然力行計畝均役之法於是以方田履其頃畝以土會等其澆沃以出貢賦定徭役籍既具適南北多事征歛旁午縣惟按籍征之民大悅所司刻其事於石

上不煩而民便惟在有成法可循耳

吳居厚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十一

吳居厚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醫藥使病者有歸全活甚眾後朝廷設病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立

今將理院之法亦當推行

周湛

周湛通判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禁俗之習為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掠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

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遷其鄉

唐夔

刻方書立醫院窮陬僻壤猶當師其遺意

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曲盡隱衷蒞事
二三月庭無留牘吏胥皆令業履門不設禁有
事徑入莫敢犯者訟有理屈惟略加朴戒不附
罪立案曰倘有未直俾可他理又省事節費奸
弊肅清吏胥困饑多辭去

吏胥皆令業履此景絕勝公庭無一事蚬

牧津

惠愛下
蝶飛上堦

卷十一

三

白景亮

白景亮遷汙陽府尹奏最於朝特授衢州路總
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按田畝以為
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
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
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
大小各使得宜民咸便之餘是民不勞而事易
集位郡邑皆取以為法

以因定役此自古今良法然畝頃有大小

之不同田地有腴瘠之互異即如余守宿

州其田地皆以一為一而他州縣有以五

為一槩以畝論則多寡偏重矣况南北之

風土異宜產業之貴賤迥別要在司牧者

細心密察虛衷博訪隨一方之便立一方

之法乃於上不煩而於民有便舍此無他

巧妙法

卜天璋

牧津

惠愛下
卜天璋至元中為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

卷十一

十四

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
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
國寶從之遂以無事累遷為歸德知府勸農興
學復河渠河患遂攝時群盜據要津商旅不通
天璋擒百數人悉磔以徇盜為止息陞浙西道
察訪副使到任閱月以夏田制改授統州路總
管天璋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大悅版籍
為清屬縣以饑告天璋即發廩賑之僚佐持不

天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矢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君。竟發賑以賑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先是豪民濱海置堰，專商船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水，天璋至，始有水。人謂天璋政化所致云。

處事俱有定見。

趙全

趙全守吳時，吳方內附，頑民時時陸梁，其獷尤甚。故犯法者擒至，加捶掠，全必叱令痛捶楚之。

救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五

雖歎不貸，若夫里正主首，以徭役受捶者，全必瞑目嘆曰：以徵科受薄罰，其何忍加重焉？繼除杭州郡，吳民泣送，不忍舍之去。時浙省以宗室

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郡縣益無禮遇。全以剛正，不少屈，至擒其家奴，枷項以示衆。久之，不

大臣之折辱，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廣漢、

不忍重捶徵科，此所以能嚴懲頑民與豪

奴也。

段直

段直為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且約曰：侯業主至，當拆而歸之。逃民間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為樂土。仍大脩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為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

救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六

地方鋒鏑之後，欲招徠復業之民，惟有存其田廬里井，以動其故鄉之思。此救時者所必講，不然，不但甌脫之景可慮，而亂後之亂，又轉展相尋無已矣。

周舟

周舟洪武十四年，以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

僕之諫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務皆躬理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繇是流民之歸者益眾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為縣丞仍命禮部宴賞而遣之

周君故是循吏但既令再任何不少優其銜乃竟以考功郎仍為邑丞乎蓋國初用人止重其人之賢不賢不重其官之尊不尊也

卷十一 七

戴驥

戴驥洪武間任新昌縣令公勤廉謹政尚寬平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懷數餅食以充饑復持一小瓢酌溪流飲之民有獻茶湯者不受驥退暇即召生徒講明理學吏講讀律令令役夫開圃種菜一日雨食菜粥而已在任九年始終如一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哀戀者擁道

如此清苦如此體恤乃古人所不易國初何多良吏

葉砥

葉砥洪武首科進士得定襄丞招徠流亡歸者甚眾坐累謫涼州後用累薦出守饒州先教化後刑罰每早禱雨必獲有年郡故有磁甕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砥力言於藩司得減四之一有婦代前夫訟子蓋欲資其後夫砥詰之以母子不忍為辭砥曰爾不忍於子何忍背其父而從人耶婦慚裂狀免去繇是訟簡刑清戶口歲增士子科第數倍於昔

卷十一 六

詰婦訟子之言亦是教化中一事

王源

王源出為深澤令在縣二十餘年字民如子民愛戴之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潮還治歌舞填道又嘗遭疾幾危民徬徨奔走以燃膊禱于神謁醫救療之疾間則剖羊豕巷歌

醉飽以自慶復為東朝官管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來趨事者不決旬而成及出為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活無辜民以千數每繇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相屬於道擁其舟不得行源立為剖決各心服而去用薦陞職方郎中遷湖州知府惠政尤著

如此得民果源之德澤入人抑民之風俗

素厚耶要以上下相感之真有不容以思

維擬議者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九

胡儼

胡儼以薦陞桐鄉令為政以愛民為本凡可便民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遺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害傷民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救就民舍給以藥石是夜大風雨得免暴殄存計數百十人其治行惠民皆類此御史府左副都御史

史練安薦於朝稱儼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籌於是召至京師未及任用而文皇帝已渡江矣

具公輔之器者定以循吏為基始故惠民之實政在宰相之行以言而縣令之行以身

朱文

朱文從王禕游學博才瞻剛方少許可人洪武間舉明經授星子知縣廉介自持興學勸農奏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十

其縣山高風冷春意來遲艱于採茶上可其奏遂罷茶貢人蒙其德後陞贛州府同知盡心撫綏至今贛民祠祀之

地方所苦一旦蠲除即一事自足不朽善政原不在多

劉彬

劉彬為程鄉知縣先是彬五歲而孤母張撫育之時從巫用糞醮關於祠案下誦十五出關時破甕名曰破關彬自用石碎之張大怒彬跪曰

壽天在天，非巫可求。天感母德，兒自可生。及成進士，知程鄉秉志，勵俗顧愛一方。有部民王慎者，德彬直其誣，以黃金十五兩包香茶中，餽送為報。彬覺，揮之去，曰：生汝者吾父母之心也，豈容報乎？既而以考績赴京，饒平盜發，城陷奔屯。程鄉深谷中，民大懼時，彬還家臥病，聞報即日力疾趨任。四日及境，城野歡喧，彬白監軍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鄰邑，以紓民困。魯擒賊五百餘人，彬為覈其真偽，所全活甚衆。九年考績方

依津惠愛下

卷十一

主

伯劉大夏署云：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捍衛一邑，真有戀巢顧子之念，不但牧民有實惠，恐能事之名，定亦不淺。

劉諒

劉諒景泰間，以國子生授鹽城令。竈戶非重犯，例不服有司，勾攝諒至別竈戶之籍名於官者，餘悉編氓法，乃得行。城門啓閉，繇守禦所，以故凌有司諒乃白於當道，奪城禁鎖鑰歸於縣，慨科目乏人，延禮碩彥，訓誨庠生，暇則出郊勸農，親

授去刈之法，淮賊喬亮當道捕不獲，喬貫鹽城責諒捕，喬聞曰：毋累仁賢父母，自投聽解，出鹽城境，仍亡入海，終諒之任，不為患。治行第一，九載考績，民不忍聽之去，復留三年，致仕。

即大盜亦不欲累仁賢父母，民情之傾戴可知。

祁司員

祁司員初為唐山令，撫邑如家，尤以禮教淑人。後以御史出知徽州府，其政一以諭民勸俗為

依津惠愛下

卷十一

主

首。舊獄訟衰止，未幾以艱歸。後補池州府，池當瀾瘴之後，治郡不以法而以恩，凡為民定禮制，寬徵輸，止器訟，務以懇款宣布條教，仍樹以畫一之法，使各邑樂從而行之。輒効時，郡城有清溪，向有橋為洪水所廢，每久雨即驟漲，往來病涉，漂溺者接踵。公為移置于通遠門左，名為濟川。池民至今便之。又郡舊有梁昭明太子祠，於學宮為形勝，前守方鳩工而中罷，公治池之明年，取俸廩以經營之，遂成大觀，文風翕然以振。

久之卒於池民爲罷市立祠祀焉

九載臺班一揮出守治郡不以法而以恩
宜兩地之至今有遐思也

丁積

丁積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
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大喜曰吾得師矣
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
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
主於愛利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五

釋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
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恥良家子游惰不作
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
其情習春秋祠事肅然將事如神陟降異時戶
賦均平錢悉貯官收令出私錢供用各當月錢
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
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果
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
假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

此公佳處嚴盜賊之禁減當月之錢皆是
實事不在空言化諭

徐咸

徐咸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
嗷嗷待殍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
活初沔地宜黍餅植稻禾咸爲之陳厥疆畝引
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
利後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民以是益
親附之歲值恒暘躬率父老恪禱愆暑不輟而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五

甘澍應妖民惑衆大禍叵測咸計殊渠魁脅從
一切不問黨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沔故兩地
人俱戴之

導民稼穡是循良第一事

陶承學

陶承學爲徽州知府其民故負氣好訟承學察
其樸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時百諭曰
開子鄉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於今
薄伏於庭僥倖毫釐之伸卽伸其贏與有及

今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弟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戮其腐骨即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為驗之不得實即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斂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升糧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衢

教津

惠愛

卷十一

五

承學即以庫羨具直島夷擾東南兼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盜承學以顧役意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傍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獨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

執簡而御煩執靜而御置陶公之政在此矣

李圭

李圭初授清河縣知縣清河縣小而當要官舫

教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五

御尾至役夫動以千計朝議以沐陽五百人為助然去家遠窘于衣食至是圭請以清河人代之而令沐陽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聖知蘄州清河民五百餘人詣闕乞畱命以知州理縣事縣民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年圭為奏之詔覈實以還民民有因饑攘人一牛殺食之事覺御史以為強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圭曰以八人償一牛可冷也言之于上八人得免死

以外濟代輸此法甚便至謂八人償一牛
固屬可矜然論盜以寸銀尺帛無不駢斬
此法謂何要以存此惻隱心可也

顧璘

顧璘初授廣平縣年甫弱冠剖決敏利摘伏嚴
明後歷官知開封府盜起燕薊流劫中原彭澤
領兵壓境上簡璘自輔璘練兵轉餉折衝戡亂
謀畫居多鎮守王宏有所徵需璘不為意宏方
恃錢寧為援矯詔逮赴錦衣獄遣邏卒陰探郡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三

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降徙全州尋轉知台州
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故事武衛諸城郡為
修築費率為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璘鉤
得所侵漁悉沒入為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
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
賊殺不止乃為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
稅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駟儉肆為侵牟
璘支放有期軍餉以足而姦民不得恣其巧
弛禁薄稅於小民誠便但鹽課之法恐不

得獨弛

潘珏

潘珏授蘄水令至縣閱倉粟得六百斛駭曰為
民父母而令水旱無備奈何爰下令諸贖刑及
訟紙咸入粟縣治門內兩旁建倉貯之號阜民
倉越二年大旱盡發倉儲以賑貧乏簡下戶丁
壯分隸上戶俾得傭作自給多種麥為來年計
復勸民分鄉助賑以濟不足是歲饑不為害益
廣建聚民倉前後積粟八萬餘石民益賴之縣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三

南有渡恃舟以濟水涸易以木梁歲費百餘金
不免覆溺之患乃合二年費為浮橋經久不病
潘珏遷金華同知有蘭谿民誣侄夜毆叔殺其
妾縣官治侄死罪累年莫辨珏閱成案見其初
驗屍時不云何衣悟曰此必就寢所計殺之也
豈有婦人裸而救闖者耶詰之果服坐叔故殺
罪而出其侄巡按陳君不悅曰獄屢經臺憲何
若是矛盾耶力爭之陳不能奪
有識之士自有惠政及民

化導卷之十二目

化導

韓延壽

焦貢

卓茂

魯恭

周澤

鄭興

樂巴

張奐 二見

許荆

秦彭

劉寬

賈彪

裴覽

劉矩

依津

卷之十二

張霸

董和

梁毗

令狐邵

孔文舉

顧憲之

劉損

樂遜

鄭述祖

房景伯

周舉

辛公義

閻憲

王志

梁彥光

張萇年

馮伉

韋景駿

陳文惠公亮佐

蘇子瞻軾 三見

周彥質

蔡襄

孫莘老

張魏公浚

王侍制

陳修

周自強

張戢

呂陶

陸襄

戚倫

吳師禮

顧文昱

俞偉

張養浩

何文淵

依津

卷之十二

張得中

三

明山陰祁承燦輯

韓延壽

韓延壽少爲郡文學父義以諫燕王死昭帝用魏相言擢延壽爲諫議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

牧津化導

卷之十二

十一

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諸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

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稅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

牧津化導

卷之十二

十一

死及門下掾自到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謁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

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無因自達
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
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
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
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
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
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
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
與訟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
牧津化傳 卷十二 三
表率不能宣民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即傷
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
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
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延壽大喜
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
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
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救
厲不敢犯

感人惟在自信得及自信惟在力行得真

穎川東郡之政古今莫能多及者惟延壽
自不以為迂故下民不以為迂而以為信
信之時義大矣哉○韓長公禮讓化民仁
心為質為宇宙養生機而無殺機卒與蕭
望之相攻訐而伏法坐棄市何天道之夢
夢也

焦貢

昭帝時蒙人焦貢為小黃令路不拾遺詔遷貢
百姓揮泣守關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二
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好學多貧宇宙間那得有此風俗

卓茂

卓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
曆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
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
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
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對曰月餘日矣茂有
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

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請府送馬叩頭謝之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

牧津化傳

卷十二

五

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神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蜚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

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其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牧津化傳

卷十二

六

千古循良每稱卓太傅亦何嘗有赫赫名乎蓋化民成俗政止此矣○卓太傅居鄉居官一生作用惟在近人王道本乎人情吾於子康見之

魯恭

魯恭始爲郡吏舉直言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數令不能決恭爲平曲直皆退而自責輒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

去。按吏涕泣。此其雷之亭長。乃慚。作。牙。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肥。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雷。徒。援。賢。者。耳。還。府。具。以。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牧。津。化。傳。卷。十。二。七

周澤

周澤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剋已矜恤孤寡吏人歸愛之末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頒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釋。牧。津。化。傳。卷。十。二。八

鄭興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惜哉禮教之化未能竟其施也此君必有可觀。

樂巴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為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鄴處南陸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祀之禮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荆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州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祠剪理奸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樂叔元始是異人而為政則平實可循

許荆

許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

後漢書

卷十二

九

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

如今死者傷者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

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

譽益著太守黃毓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

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

婚嫁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

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

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

狀乞請廷尉拘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樛人謝

後漢書

卷十二

十

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

餘人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

議大夫

許荆是敦行人其訓俗有身教在但漢世

教民每多自責至於引咎陳狀如此真切

何治不臻

秦彭

秦彭建初元年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必升堂

揖讓之禮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

以禮訓人固佳農月履畝分別肥瘠絕姦吏虛冒之弊尤佳

劉寬

張津

卷十二

十一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蒲鞭示辱要在發民有恥之心不在作用間論張弛也

賈彪

賈彪與荀爽齊名舉孝廉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錄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者數千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

引車治殺子婦而城南賊已面縛自首只

張津

卷十二

十一

是一念真心所感格耳

裴覽

裴覽一名香為蒲亭長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嘗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裴覽化

我賜梟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乘名譽皆生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母子自有至情故惟在感動則天性之愛自勃不可遏若里井強凌弱衆暴寡視三尺如綬疣恐不可以鷹鷂不如鸞鳳

卷十一

卷十一

古

一語爲後世作無限養奸符也

劉矩

劉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此二語宜令民家各書二行置門柱間

張霸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

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但聞誦聲賢太守之化理可想若明用信賞羣賊便束手歸附其作用更遠

董和

董和爲成都令蜀土富貴時俗奢侈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長而不犯轉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

卷十一

卷十一

古

相携乞爾者數千人

示儉示禮自是化導之術

梁毗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由是遞相凌辱每尋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不欲受金亦何至慟哭蓋藉此以感動

張奐

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如此愚俗即嚴刑未易改惟義方以動其至情乃得翻然

令狐邵

卷十二

卷十二

五

令狐邵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轉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龐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

夫凡艸昧之世司牧之興起文教者尤多若文明既振反視為緩圖此意殊不可曉

孔文舉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燕

困焉得愛蓋庾之間以傷烈士心與豆三斛復言

與豆三斛亦愛蓋庾之間矣正不欲傷

烈士心

顧憲之

顧憲之親之之孫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蓆棄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網紀營護之

卷十二

卷十二

五

又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死生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兗南豫二州事

剖棺洗骨如此弊俗亘古未聞憲之不但當為陳生死之別更自當首陳悖逆之條

於此猶覺過寬。

劉損

劉損為吳郡太守至閭門便入泰伯廟時廟室頹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風猷尚可髮髯衡宇一何摧頹即發帑整葺

味此二語便有風尚一世之槩

樂遜

樂遜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

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擾之中猶志道不倦

卷十二

七

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

懸車之年始竟儒者之用而勸勵生徒之翔變猶治效章章可為皓首窮經者法

鄭述祖

鄭述祖有風檢為先達所稱魯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客為建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儒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布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先是述祖父道昭亦嘗為此州曾於東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時述祖年方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石銘云中岳

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慟羣僚父子皆竝有政迹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卷十二

七

父子相繼以善政聞百姓安得無甘棠之思為人父者不忍負君而忍許子化行俗美槩可想見

房景伯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

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季聞。

化民之術，革面不如革心。賢哉阿母，所訓遠矣。賈生曰：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所能，誠哉是言。

周舉

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九

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到乃作手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格。

欲解愚民之惑，不得不責備子推，然欲溫食，則溫食可矣。即子推亦何能使民不舉火也。

辛公義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母妻子不相看養，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風俗，遣人巡檢部內，凡疾病者，以牀舉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或至百數，廳廊悉滿。公義親設榻，獨坐其間，日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飲食。於是悉瘥，方召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既復差，汝等勿復信之。病家子孫，悉謝而去。後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呼為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牢側，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新訟，皆不立文案，遣僚佐一人側坐問訊。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闕。人或諫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歛服。後有欲訟者，父老遽相曉曰：小事何忍勞。

牧津化導

卷十二

十

使君多雨讓而止。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則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金石絲竹之響。

聽斷不時，因囹畿滿，讀辛公義傳，能不汗下乎。若與疾至廳，非真有民物一體之意，不能爲此。○每誦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之語，追思作令時，尚懷餘歉。長民者當時錄此言，作枕中鴻寶。

牧津化傳

卷十二

主

閻憲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閻尹賦政，旣明且去。苛夫辟，動以禮讓。遷蜀郡，民涕泣送之，以千數。

不敢負明君之化，真是根心語。

王志

王志爲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佺、吳慶

爭曰：終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佺慶因相携謂罪所訟地，遂爲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詣獄，辭以婦孕。吏民亦歎服之。

方到官而便能使父老止訟，何以聲先之化若此。

牧津化傳

卷十二

主

梁彥光

梁彥光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

其餘竝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中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賞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滄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恸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諭而道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累無爭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

張津化導

卷十二

五

戴帽餽，不特饒從政長才，抑且妙化民機，致民謠何足信哉。

張萇年

張萇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事雖細而以動境中之觀聽最捷，但後復

有爭恐已，牛有限為之奈何。

馮伉

馮伉第五經宏詞，三遷繕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禮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蠹，以滑數犯法，伉為著諭，豪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授之，使持相教督，累官兵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

張津化導

卷十二

五

只不受帛一事，便受主知，然畢竟以化民善俗稱良吏，德宗能知人矣。

章景駿

章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奉令少不天，誦此一語，令人悲痛，更不必授以孝經矣。

陳文惠公

陳文惠公堯佐知開封府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如此誠信待人惡少卽不革心豈無革面

蘇子瞻賦

蔡元長知維揚日效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州人病之元祐蘇軾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五

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爲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爲政惠民率類此

坡翁非殺風景人此亦國奢示儉之意

周彥質

周彥質歷官循州守治民以教化爲本民以訟至庭者先諭以禮義然後折其是非無不涕泣悔罪而去久之民以訟爲恥蒲鞭遂縣而不試蘇軾以默化名其堂官終發運使

默化正是彥質之定評

蔡襄

蔡襄舉進士知福州爲復古五塘以溉田民利之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知泉州爲政精明首興學校往時閩人多專用賦以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希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五

以盡力豐侈爲羣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所羞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爲痛絕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民俗大化襄旣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襄立德政碑

蔡公之善政在實心興利實心教民不可

忽忽同粉飾觀聽者論

孫莘老

知福州民欠市易錢擊者甚衆有富人
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因曰汝輩所以
施錢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至露坐孰若
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
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囚圍爲
之一空

藉富人之五百萬甦囚圍數百人於俄頃
間便成化工之事豈不甚快但逋官錢者
強半非良民倘以此爲惠好之地則富民

牧津

化導

卷十二

主

何罪而爲此輩代償

張魏公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詣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視
則爭博也公立判之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
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
官太窘引去

魏公之意在感化青衿更不及爲廣文先
生留此一隙自容地

王侍制

三侍制質出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
三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
傑李愬像而祀之蔡人號雙廟云嘗權知荆南
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亡姑嫁旣窮而歸
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
因取家人衣以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
感泣而去

曉人當如是

陳修

牧津

化導

卷十二

主

陳修起家爲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嘗
以喪紀之法遍書於鄉使民知習卒於官合浦
民懷其德護喪歸葬執紼行數千里無一人言
疲者旣葬哭奠而後去

其得人之政可想

周自強

周自強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獠反
自強往見獠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獠酋立爲
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寧聞於朝特旨超授廣

西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蓋
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
以爭訟訴於庭者一見則能知其曲直然未遽
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
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
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
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
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
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點

牧津化澤

卷十二

无

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行化洽

一小吏便能挺身說猶禽其人之膽畧可知所以竟爲良令

張戢

張戢舉進士第攝蒲城令蒲邑民悍不畏法鬪
訟寇盜倍他邑戢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
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
省過作紀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
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廡以勞之使其

子孫侍曰勸以孝悌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戢
爲衰政知夏縣縣素多訟戢一如治蒲者學
以至誠反覆教諭民俗頓革戢歷治六七邑誠
心愛人而皆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
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
濟而後已

誠心愛人而又有術以濟之便是第一等
治行

呂陶

牧津化澤

卷十二

三

呂陶諷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
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
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
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
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
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拜聽命

三姊一弟以半歸姊亦情理之應然

陸襄

陸襄在郟陽有彭李二家相忿屢告襄爲設飲

食諭之。酒罷同載而還。人歌之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既罷，警共車。

欲使百姓無怨家，方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戚倫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訟。倫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筮挺繩索，比他邑數倍。民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三

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練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先，櫛沐饑飢，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先教誨，後刑罰，此政本也。妙在虛憚之，而民自聽其引掖，此政術也。

吳師禮

揚州天長縣言近民，若為邑政，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幾矣，用是為治，邑人便之。

條目易循，期會有信，即此二語，便成羲皇

世界

顧文昱

顧文昱知泰州，前守吳去疾，以州民好訟告文昱。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理，民將安訴。頃之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三

訟者兩集，文昱乃自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丟不訟者十二，又俾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醇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輒為疏理。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訟之興也，非盛氣，則聽唆，反覆思之，自應可省。此法真息訟第一義。

俞偉

閩俗生子多者率不舉貯水溺之謂之洗兒偷
俸宰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
者列坐廡下置醪醴親酌之出其文使歸諭鄉
人無得殺子數月間活者千計朝廷嘉之立法
推行一路

召諸父老爲人所信服者而使之遍諭此
是化導一法若今日溺女之禁正當法此

張養浩

張養浩爲堂邑令罷舊盜之朔望叅者曰故皆

牧津

卷十二

三

良民既加以刑而猶以盜目之是絕其新之路
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毋負張公有李虎常殺人
其黨暴戾舊尹莫敢詰問養浩盡寘諸法民甚
快之

罷舊盜朔望之叅固所以待良民然令舊
盜朔望之叅亦可以懲敝民不可謂養浩
之罷爲全得惟舊尹莫敢問者而盡寘諸
法則寬中之嚴乃見高手

何文淵

何文淵守溫州時未嘉百姓朱良規良亘兄弟
爭財訟於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於婦言乃屬
其鄉之耆老立兩人於庭下以大義開諭之因
援筆判一詩於其狀後有祇緣花底鶯聲巧致
使天邊雁影分之句良規兄弟感泣伏謝遂相
敦睦

此兄弟自是解事人故化與猶易不然雖
誦詩三百頑悍自如

張得中

牧津

卷十二

三

張得中未樂初以茂才徵後登進士爲應天江
寧令京師赤縣機務繁劇前令率繩之以法得
中更以平恕簿書期會米鹽細數必躬親之民
有犯法當流者其母訴乞畱養得中曰民頑犯
法固可罪也母老失養尤在所矜寧失不經以
爲孝道勸卒杖而遣之有隸於公所貧困莫支
者卽弛其役且遺之衣食每丁夜而起丙夜而
息未嘗樹赫赫之聲而民安其政以薦修永樂
大典得中性嗜書自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親筆

硯

自是儒吏作用，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親筆硯，乃大快事，然不知此公何以得此暇日。

牧津批傳

卷十二

五

牧津卷之十二終

牧津卷之十三目

勤職

召信臣

杜詩

衛颯

崔寔

劉玄明

倉慈

始興王蕭憺

杜正獻公衍

韓琦 三見

李允則 二見

魯有開

蔡君謨襄 二見

王安石

傅獻簡公

牧津批傳

卷十三

一

張觀

孫覺

胡文恭公宿

李道傳

吳元扆

陳省華

張需

趙景緯

張汝明

陳貫

莫滌

周侔

許遜

王政

譚澄

貝恒

李湘

陳瑾

岳正

馬應祥

楊繼宗

陳克宅

崔恭敏

范理

徐九思

楊繼盛

牧津卷之十三
卷十三
二

牧津卷之十三

勤職

明山陰祁承燦輯

召信臣

召信臣以明經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此為民幾于區解有安居時行視召父之名是宜易得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凡數十處以

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希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

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惠民可以取足於一心勤政必須躬親於庶務惟信臣生平勤力而有方畧故以興利則利興以省費則費省蓋有孚惠心與勞民勸相政各有所用也

牧津勸職

卷十三

二

杜詩

杜詩少有才能任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歷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奉職無效乃上書願退大郡受小職帝惜其能遂不許詩雅好

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親享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讐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政治清平者而能以誅暴立威則循良實際斷非悠悠養亂輩可能○如此恂恂循吏乃亦爲弟報讐習氣故自難錄○身故無能治喪傷哉廉也而循吏未有不根抵

牧津勸職

卷十三

三

於廉者

衛颯

衛颯貧好學問隨師無禮常傭以自給建武二年除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滙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

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好吏社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未陽縣山鐵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一郡之中有以一邑累，一邑之中有以一

事累，只如傳役之擾，山民漸致銷落，衛颯

開道置郵，而流民頓成聚邑，且得與平民一體輸租，則不特利民，而且以割國有民社之寄者，可悠悠泛泛，以循故守舊為良規哉。

崔寔

崔寔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為作紡績織絰練縵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

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

崔寔殊大有政才，故能為政論。

劉玄明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後傅穢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玄明已得令趣，故作此趣語，要以其平日

之勤政者，自有精彩。

倉慈

倉慈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宜，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

牧津勤職 卷十三 四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五

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以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胡常怨望。恣苦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及卒。咸悲感。如喪親戚。胡人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者。

以精勤之吏。秉忠信之念。自然可行蠻貊。

始興王蕭憺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六

蕭憺和帝時。為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及。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荊州大旱。憺使祠於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居重任。開導物情。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眾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

獨何心。以免。乃登隄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隄立。邗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得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都郡。遭水死者。給棺澁。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焉。以母憂還朝。人歌曰。始興王。起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

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惟廣闢屯田。真第一

牧津勸職

卷十三

七

救時急着。始興抱敏才。而為念更懇。真是才誠兩合。

杜正獻公行

杜正獻公行。初知乾州。屢決疑獄。人以為神。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奸。施於民。則簡而易行。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行權知鳳翔府。一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當夏人初叛。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

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時衍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及後尹開封，開封嘗撓於權要，衍能使權要不敢干，尚尹惟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獨衍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

牧津 勤職

卷十三

八

歲赤諸縣皆被其惠，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谷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朝廷從之。祁公別歷中外，所至定有區畫，尤妙在凡有興作，民皆不知，嗟乎！民不惟無擾，而且不知擾，吏不必禁其奸，而自不得為奸，民生有不安阜者乎？

韓琦

韓魏公琦，初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歲饑，為體量安撫使，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

牧津 勤職

卷十三

九

山之北，多廢壞，琦以為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餘頃。韓稚圭抱經世之具，而勤勞吏職，至於此。此王尹稱為真宰相器也。有謂社稷之才，非百里之用，不知以器掄才，朝廷之事，若君子隨分自盡，一命必能濟物，彼不屑為小官者，此器可知矣。

李允則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并納粟米稗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稗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治郡根本之計在農，妙在導民以不言其故，而民自趨利。

魯有開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十一

魯有開用蔭知章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

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

興陂增隄，自當先事爲計。

蔡君謨

蔡君謨襄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此亦作小小伎倆，所謂君謨手段小，或於此覷得。

王安石

王安石慶曆間爲鄞令，在任好讀書爲文章，二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十一

日一治縣事，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興學校，嚴保伍，邑人德之。熙寧初爲執政，以其法推行天下，海內騷然。荆公之治鄞，法非擾民而竟以此法擾天下者，蓋治天下與治一邑，其勢異也。

傅獻簡公

傅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祿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

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庠中治事不少懈

不卑小官高賢自合作此矩度

張觀

張觀徙澶州河嘴孫陳埽又壞浮橋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遠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以增築之隄成水亦退徙鄆州兼西路安撫使舊法京東止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民之犯法者雖日殺於市牧津勤職

卷十三

三

恐不能止請弛其禁以便民歲免黥鈐者不可勝計先之勞之是集事法惟私煮弛其禁將遂聽之奸民乎此須別有理會

孫覺

孫覺徙知湖州松江隄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為良田除知蘇州監倉官鄴伋倚宰臣為奸覺至以伋屬吏按治不

少貸徙知福州閩俗厚於婚喪覺裁為中法使

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十五

孫公僅循職而理乃按治倚附權門之奸吏不少貸宜其稱良守也婚喪至今侈靡已極長民者故當以此着意

胡文恭公

胡文恭公宿為真州揚子尉會縣遇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設法拯援立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牧津勤職

卷十三

三

是儒吏更是才吏

李道傳

李道傳出知真州城圯勿治道傳覽之築兩石堤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

胥吏爲民害者大鯨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池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警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轂等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

此公大有風裁勤職特其一節

敬津勤職

卷十三

古

吳元辰

吳節使元辰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境者既以舟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辰所部民無墊溺

雖家財不能盡拯而躬涉泥濘直是先勞

陳省華

陳省華累遷京兆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爲鄰邑強族所據民久不得訴省華以理辨之盡去壅

遏之弊水利均及衆頗賴之又民有累世不葬其先省華召而諭之貧無以具者給資爲助至道初姑蘇水災民饑亟召省華拜兩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至則復流民數千戶瘠者亟瘞埋之詔書褒美

以理辨之無不折召而諭之無不曉爲政不當如是耶

張需

張需知霸州因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五

其戶各報男女小大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遍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闕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生理日滋

治邑如治家此公之謂矣

趙景緯

趙景緯知台州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曉諭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旌

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建黃巖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期年之內。乞歸田里。景緯志趣冲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

守郡期年。德意及民。已如此。不可殫述。士君子苟實欲加惠地方。何必遷延歲月。

張汝明

張汝明初爲漢陽軍判官。時行公田法。授牒按

卷十三

去

境內使四隅。日具吏官所至。而躬臨以閱實。雖雨雪不淪。吏不得通昧財。而稅均於一路。徽宗時。知岳州。有惠澤於民。屬邑得古編鐘。欲獻之。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成德意。敢覲賞乎。拒不以獻。

能盡職者。自能持正。

陳賈

陳賈知衛州。徙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筦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嘗謂其僚屬曰。儻

視官物如已物。容有奸乎。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職田粟者。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

簿書筦庫。原非俗務。世以勤職爲俗吏。可怪也。

莫濛

莫濛初除戶部員外郎。命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蕩。以丈量失實。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金淪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去

敵犯境。民賴以濟。召復原職。上諭曰。朕尚憶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頓首曰。職分當爾。臣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出知揚州。陛辭。上以城圯。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闌。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登堞間。懸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寶謨閣學士。大理少卿。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不從。竟不能奪。

是實心任事人

周淙

周淙以父任為郎，歷官通判建康州，時金渝盟邊時方與師，守難其選，首命淙守滁陽，未赴，徙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為立約束，結保伍，金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於道，淙計戶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

救津勸職

卷十三

七

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

淙請疏浚，工畢，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

臨事周悉

許遜

司封員外郎許遜，知興化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為，遜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躬率工徒

救津勸職

卷十三

九

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遜亦不懈，堰成，歲獲大豐。

實心勸職，故不惜以身殉事，而事亦卒底於成。

王政

王政當遼季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畧，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為安撫使，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反為宋守，及是人以為政憂政，曰：苟利國

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為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去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為死矣乃復成功耶隨改權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莞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奸政獨明會計嚴扁鑄金帛山積而日納無錙銖之失

民在湯火撫綏為難此君以潔身為勤職

棟津 勤職

卷十三

三

便佳

譚澄

譚澄為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為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為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為免其逋其私負

者年雖少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不土著者賦以時集後擢懷孟路總管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俄以京兆改陝西四州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存有三無後為大宜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娶妾以為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為令浮客占籍以累土著削之最當

貝恒

棟津 勤職

卷十三

三

貝恒改東阿知縣東阿當南北要衝素苦過使往還供給之費恒規措有方物具而不擾縣簿有挾私怨緣飾人死罪者恒曰盍以直報之簿愧而止隣邑盜劫人匿其贓古塚中塚傍畊民得之而解後被劫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不勝考掠竟引伏恒聞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問會有商人過東阿被盜來訴恒併隣邑盜事嚴督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隣邑劫盜皆在畊民得免冤死時循行田間觀民藝獲以

驗勤情。邑西南有灤，春夏潦水無所洩，泛溢浸
衍，近灤之民每廢耕種。恒相地，將開渠，納諸大
清河，召民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可，曰：「法不得
擅役民。」恒曰：「本以利民，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
渠成得沃壤數千畝，卒亦無事。」車駕征北虜，命
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
之，憚行者往往為規避計，恒毅然曰：「天子親征，
臣下可避勞耶？」即治裝就道，民間令行皆忻躍
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東，阿無一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三

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管繕有餘，棄
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
煑皮為膠，鑄鐵為杵，搗紙索為穰，貯之庫，會
車駕巡幸北京，敕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
而民不費，嘗坐累罰役京師，時有令，官役滿即
復任，民競趨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不厭
而愈力，其得人如此，恒和厚樂易於物，無忤，勤
於公務，日中而食，夜二鼓而寐，盛寒酷暑不自
逸，率以為常。

此真勤職吏也。○師旋而無一人失所，即
造化亦有所不能周，不知何以有此。

李湘

李湘，永樂中授東平知州，以持已愛民為務，常
祿外一無所取，而勤於公務，旦暮治事，不少休
州城之東有大村壩，源出泰山，兩溢數為民患，
奏發民丁築隄捍之，患乃已。州及所轄五邑地
曠多荒廢，課民墾闢，倉廩充實，歲款賑貸有儲。
祠壇廨宇，整飭一新，齊魯間翕然稱其才。車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三

駕征北虜，詔山東西民隨軍給餉，運道遠多死
亡，湘率東平民行，撫綏有道，訖完民以歸。在東
平十餘年，始終一致，正統初，詔廷臣舉郡守，禮
部尚書胡公舉湘，遂陞懷慶知府，
才亞於貝，而遇事亦多實心。

陳瓏

陳瓏，除寧國知府，首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革
兼并之路，覈隱欺之籍，所創戶帖，布之天下，宣
城民田濱江者，歲患水，規畫築隄，伐石作水門。

以時畜洩民至於今賴之

所創戶帖不知規制何如豈亦今戶錄之類乎此便民第一事

岳正

岳正成化中出守興化才大氣豪又以直閣大臣領郡稍厭俗諷以故多宏濶畧細節操利權如賈豎然不引燦是以浮議益起去後莆預備倉積穀數萬凶荒有備林居蕭然貧困人始知其不持一錢入也居三年入覲乞歸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岳

國朝閣臣領郡亦一變體領郡而躬親細務又一變體然而清議終在人心也

馬應祥

馬應祥其先蒙古人應祥以進士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治應祥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耶乃加意撫循具攷戶數高下之則躬為編坐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徭役均齊百姓俱興時王宗器先生守懷慶河內為附郭縣嘗召祥飲食歌咏問民所疾苦以弟呼之應祥禮益謙然

意有不合輒盡言不少避縣庭吏縮首立如植

物然當道方有旌薦以母喪歸百姓走送涕泣竟日乃始別去及改任徽州歙縣俗好氣健訟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搖動禍福祥至持之以靜事求可不枉道徇人久乃自定郡有殺人者久不得其情乃以付祥祥先期禱神倘降靈則示之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祥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嘆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絕是時祥已敕隸卒覘人舉措覘者以告遂執而抵於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復來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為神明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圭

如此才調運以誠心縣庭吏自然縮首立矣

矣

楊繼宗

楊繼宗出知嘉興府，每昧爽時，僉書畢，卽銷倒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文移至，期三五日完，少需滯，卽責當該官吏，其准民詞，慮有不能自達者，自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遏，巡守每經歲一至郡，府治安靜，而繼宗猶缺然不自滿足，謂七邑之衆，我豈能悉得其理，往往論四境有冤獄，聽令上司告理，而民終無片紙隻詞赴訴。

聽令上司告理，而下民終無一人赴訴，此之謂民自以不寬。

牧津勸職 卷十三 五

陳克宅

陳克宅知嘉定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壤之目，移稅比里，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克宅不避寒暑，遍履其地，一一而籍之，宿弊頓革。又欲輕重歸一，則使神奸無所售，而惡其害已者，挾權要尼之，竟不行，乃更議金花官布輕齋請，一歸重則者，民賴以少濟，有富僧，其徒之父利其有，一日匿其子於外方，曳他屍，誣僧殺之，克宅疑不亟訊，人或有疑，令受賂者，宅不爲。

動徐訶之，匿者出，衆方驚服。獷寇湯毛九盤據天目，巡撫張公津奉命征之，檄公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散，悉知其算，克宅治嘉定逾三年，威與愛並施，而意在安民，故政成不擾。

崔恭敏

良吏惟不擾足矣。崔恭敏知萊州府，每歲必再歷屬邑，尤加意學校，廟堂齋舍，無不一新。正統間，登萊大旱，飛蝗蔽天，公依古法，且焚且瘞，蝗爲衰盡，及發郡縣

牧津勸職 卷十三 五

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卽墨諸逃戶，芻糧民賴全活。時巡撫擬城臨清，檄發郡夫，公以方春，民且乏食，未卽應命，及秋，命復下，公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公之先識。公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楊，今之崔，後數年大饑，萊之父老相語曰：使崔公在我輩，何至此極。歲荒之後，工役自當力止，然古人亦有借工作救荒，顧視其事勢何如耳。郡守每歲再歷屬邑，此法終不可廢。

范理

范理初令江陵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
禁令，雖權貴無敢索一錢。先是民屢歲負租，至
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理以貧民不能償，迺
召將卒家之佃戶，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
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
募役之米以償，負租畢完，薦知德安府，每歲必
按屬以省畊收，兼詢利弊，隨州民數百家，田為
楚府護衛所占，猶輸額徵，理備奏盡歸其田，民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天

能為民任怨，乃能為民布德。

徐九思

徐九思為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與僚屬
當道上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當道數撓之，屹
然不以撼。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
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
以啖郡司農，四百簿自取，九思聞，遂躬往坐收，
判簿不得取例金，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匹

例一金，九思亦自往視之，例金遂絕，邑舊募民
兵四百，每兵十金，九思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
百，一歲省金三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於供應，
九思嘗以官廩養鵝雞，官池畜魚，閑地圃之，賓
至取供，一不煩里甲，其民遂成樂土。

楊繼盛

楊繼盛以言事謫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
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比至敬，共其職，冬月受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天

請讞竟暮，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
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及令
少暇，則進邑諸生為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
得意，因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
祀伏羲而下，至周孔子，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
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召而約
束焉，為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
生日益眾，無所取食，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
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服裝，買民間最

重賦地二百畝。白於府以伏糴予之。乃做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漑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乃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穹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居狄道三年。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

牧津勸業

卷十三

三

楊忠愍起家儉素。刻苦讀書。立書院以訓諸生。置薪水以供日夕。非必楊公能之也。惟是謫縣尉。而敬恭其職。請讞無少倦。非真有痲痺切身者。不能不忍一刻負民。又安忍一念負國。殺身成仁。志士不忘喪其元。夫豈虛語。

牧津卷之十三

終

牧津卷之十四目

集事上

西門豹

史起

李冰

王景

杜預

夏侯夔

馬臻

王延世

馮道根

二見

韋存寬

薛大鼎

崔瑗

韋景駿

二見

姜師度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一

李知遠

陸明允

崔一立

張詠

四見

謝景初

沈起

夏英公竦

虞大寧

陳堯佐

二見

呂大防

范忠宣公純仁

程師孟

西門豹

明山陰祁承燦輯

西門豹治鄴，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一

為地方計久遠，能令其子孫思我言，此正深於慮始者也。

史起

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二百畝，是田患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為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瀉鹵，今生稻梁。

平原高壤，其膏腴以水，惟水故稱沃野，然非所語於東南也。

李冰

秦李冰為蜀郡太守，蜀多水災，冰立三石犀，沈之江浦，水患以消。

犀可治水，惟冰知之。

王景

王景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二

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於鄉亭。景少學易，遂廣闢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汙決積久，日月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浚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

熾盛緣堤壅殖而鄆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
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
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
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
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
怨嘆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
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
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
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三

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榮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
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
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
禹之明德遠矣地平天成惟在治水之一
事禔福一方更無大於此者王仲通抱經
濟長才小之而一陂之修築大之而千里
之迴環無不胸中確有成筭蓋神禹之後
一人矣惜其塢流法不傳於今耳

杜預

杜預為荊州人號為杜父舊水道惟泂漢達江
陵千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
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
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為
辭曹

一守令儘可為裁成輔相事但須如此經
畫巨手乃得

夏侯夔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四

夏侯夔為豫州刺史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
境內賴之夔兄亶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愛百
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
優優

兄弟以循良相繼可再稱棠棣碑矣

馬臻

馬臻永和中為會稽守創築鏡湖蓄水溉田湖
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於海丈餘旱則洩湖灌田
潦則閉湖泄田水入海是以雖遇旱潦而無凶

年其塘周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民甚賴之

鏡湖以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膏腴此萬世之利而創築之際尚然謗議煩興民難慮始豈顧問哉○今鏡湖盡廢為民田旱潦惟恃三江一閘而蓄泄乃更便於湖古今事勢之變遷蓋如此

王延世

王延世在東郡時河決金隄沉澆豫克凡灌四

牧津集事上

卷十四

五

郡三十三縣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曰延世長於計策工費約省乃賜爵關內侯

今以埽塞決皆用此法

馮道根

馮道根守鍾離魏中山王英率眾攻城梁命韋叔救之進頓邵陽洲塹洲為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管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

真是神手

韋孝寬

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里置土埃經雨輒壞孝寬勒部內當埃處但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孝寬又欲於汾州離石之間築城以扼齊人恐其來爭自計曰此去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割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

牧津集事上

卷十四

六

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令傍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料敵甚審計事甚詳故指顧而成功

薛大鼎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棗河隋末填塞大鼎奏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

通舟楫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傍被大鼎又決長蘆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鎔脚刺史。

有實心，乃有實政。

崔瑗

崔瑗為汲水令，開溝造稻田，瀉鹵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民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七

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井雨。

作井雨

濟渠溉田，正是實政。

韋景駿

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漳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槽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

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八

景駿能以存威相訟之母子，一腔慈愛人也，故地方利害，自切剝膚，而童兒戀慕之狀，尤足徵其感人之深。

姜師度

姜師度，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勤於為政，又有巧思，深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障水為溝，以備奚契丹之患，又約濬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艱，擅運者至今利焉，改刺陝州，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倉地盈高。

常自倉以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開元六年，以蒲州為河中府，拜師度為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後再徙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獲萬計。

牧津

集事止

卷十四

九

人之巧思，本於性靈，靈心所出，何事不辨。

禦契丹，便轉漕，廣鹽屯，溉農畝，事事可裨實用，令國家得公輩數人，何憂時艱哉。

李知遠

唐海州南有邗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寶應中，堰破水涸，漁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費用頗多。知遠甚以為憂，或說梁武築浮山堰，頗有缺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潰穴立塞，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

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故避遠而功成。

此亦治水者所當知。

陸明允

陸明允，宣公之從子。元和三年，以集賢校理，出為奉化令，悃悃無華，視民如子。屬歲大旱，隣境人相食，明允輯和其民，賑廩食，以給道路之餓者，全活數萬人。治行為天下第一，復於龍潭溪疊石障水，鑿渠引流，下通廣平湖，達於江，溉田數千頃。後各其堰曰資國，渠曰新河，至今賴之。

牧津

集事止

卷十四

十

真視民如子。

崔立

崔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濬治，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立性淳謹，尤喜論事，祥符封禪，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早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為治。

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

立之識力在王文正公上疏治灌溉特其餘耳

張詠

張文忠公詠守蜀時凡有興作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冬底春初各給木札一幘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詠判云

牧津集事上

卷十四

十一

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細微詠俱知悉

大凡有膽力過人者定自細心不然粗浮之氣未有能爲綜密者

謝景初

謝景初慶曆中自大理丞出知餘姚視民所利病如切一體相緩急爲設方畧姚北偏瀕海歲苦海患爲築堤捍之境內多湖陂豪強率侵爲田爲具奏禁止民又每爭水泉乃創立規繩簿記其高下廣狹啓閉畧刻令各鄉遵守其後令

王敘趙子消常褚皆梓之名曰湖經自是有盜湖爭利者證經乃息至今不改

凡天下有陂塘藪澤之邑皆當做湖經之法不特禁小民爭鬪抑可絕豪強侵併

沈起

沈起慶曆間謫滁州判官監置州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選用仁宗曰觀過知仁今有父病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人子乃特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

牧津集事上

卷十四

十二

旱潮間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因益闢民相來歸累遷開封府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爲奸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十六七

凡物料所出之地吏胥之作奸萬狀蠅聚蝟集驅之不能惟會其當用而自與商人平值相易則此弊自絕

夏竦

夏英公疎守青時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爲工城先是跨水植柱爲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瀑漲水與柱鬪率常壞橋州以爲患疎忌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壘巨石固其舉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爲橋無柱橋乃不壞慶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率常損官舟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皆飛橋爲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飛橋之式不見於今今所用者皆浮橋余嘗觀樊若水獻宋藝以浮梁之式先爲黃

黑龍船又以大艦載巨竹袒自荆渚而下及曹彬取南唐試舟於石牌只移置采石不失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虞大寧

虞大寧熙寧八年知鄆縣事即北渡之南面風棚積石爲磯以却瀑流納淡潮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閘於其南拒所除鹹水以便往來之舟東西管

數鄉之堰磯隨以繕葺者凡六所用工一萬一千有奇溉田五百餘頃郡人舒直記之

經畫周密

陳堯佐

陳堯佐在河東日郡遭河決滑州堯佐欲爲堤捍水乃剏爲木龍以巨駢齒浮水上以殺水暴及堤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號爲陳公堤木龍不特可以殺水暴亦可以去淤漲

呂大防

呂大防謫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記水地置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呂公泉禁音泉

考工記不可不讀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宰襄城其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純仁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

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純仁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者公宰縣時官也。

農桑原屬本務，犯罪而但使之植桑，未有不樂趣者，忠宜實心為民，此其一斑然已足為司牧者垂百世之法矣。

程師孟

程師孟知吉州吉水縣，以戢吏聞，累遷提點夔州路刑獄，夷數犯渝州邊，而提點刑獄司故治萬州，有警，決旬乃至，師孟奏徙治渝州，夷不敢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五

復為患，屬郡無常平倉，師孟請置之，歲大饑，發轉運倉，奏不待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待報至，民斃矣，趣發之。徙河東路麟州保德，肯嵐火山軍，寧化軍，故無常平粟，邊民饑，則窺境外，師孟奏出度牒募民入粟，置倉以備荒政，並汾晉與諸州山谷水可灌田者，悉相其地，釀為渠，除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自祠部郎中遷刑部知洪州，積石為堤捍江，浚豫章溝，揭北關，以節水升降，民無水患。

師孟到處必有實惠及民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六

牧津卷之十四

終

牧津卷之十五目

集事下

趙懿簡公瞻

孟珙

曾公亮

徐子寅

李大有

楊王休

高賦

葉恒

姚仲孫

喬惟岳

金堯恭

張暉

周憬

何述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二

趙彥逾

王信

胡架

耶律伯堅

黃功廓

雍泰

鄧襄敏

翟溥福

胡壽昌

余肅敏公子俊

楊崇

劉辰

章忱

張需

周滿

陳鋼

湯紹恩

胡堯元

樊繼

李元陽

龐嵩

胡濟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二

牧津卷之十五

集事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趙懿簡公瞻

趙懿簡公瞻移河中府萬泉縣令以圭田修賢舍隣邑之士裹糧而至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以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

是良令事

孟珙

孟珙以宣撫使兼知夔州釐蜀政之弊為條頒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一

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岩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不擇險要兵難以衛民不集流離民難以

養兵二語真濟世津梁故時石畫至大興

屯田尤見匡時急着

會公亮

會公亮知越州會稽縣民開田鑑湖旁湖溢常

害田公亮即曹娥江隄疏為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

湖今廢矣泄水入江亦不由曹娥一隄然

斗門之闢由公始則儲洩之所賴不淺

徐子寅

徐子寅以父任補官中法科為福建路檢法當審覆囚贖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奉宗除大理正兼駕部郎知高郵軍累遷大理少卿論罷起為淮南運副歷知揚州楚州修築高郵興化寶應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二

縣石闢斗門函管堤岸護民田三千七百餘頃

後知台州革秋苗偽鈔去軍士虛籍寧海邑庠

久廢買田五百畝賑之復蠲民戶積逋十餘萬

有駁正囚贖之仁心其為民興利也自切

李大有

李大有判通州民田歲苦旱大有相地勢鑿五狼山石麓引江入河以溉之自是歲以稔告而商舶亦竟達城下諸貨細聚為通州無窮之利攝郡事吏持案白事例錢合自支送大有判曰

有例可送，無法可支，悉却之。大有與弟大同，極相友愛，內外數百指，猶同堂共食，無間言。寧宗為怡怡堂以旌之。

此公能節以惠物，而廉以持身。

楊王休

楊王休，幼肄業僧舍，雪積其背而不自覺。乾道中，舉進士，仕為黃巖尉，有豪民植奸黨，號三神。王休捕得之，具罪狀於府，黔徙他郡，人稱為鐵面少府。遷南康軍判官，時朱熹守郡，事悉委之。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三

獨經界賦以甦民困，後守洋州，全州大興學校。考商於險塞以備邊，絕饋遺，惟軍用得取於公。帑除益利路轉運判官，金州大災，悉發庫錢賑之。兼提點刑獄，大修棧閣，鑿鬼愁灘，堰墓頤山。分西城、漢陰二利三邑馬綱，以便民。築漢嘉西門、石梁，蜀民德之。

能除暴，能節用，亦能興利，可稱兼才。

高賦

高賦，歷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

家，世畜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幸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州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舊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役，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四

唐州一彈丸地，高賦稍一加意於墾闢，便益稅至二萬二千有餘，由一州而推之一路，由一路而推之天下，何必敵敵然為今日加賦之累乎？

葉恒

葉恒，秦定間，為餘姚州判官，鋤姦抑強，百廢興。舉州東北際海，歲被風濤，害稼，嘗以竹石作土隄，以捍費，甚而不能久。州人病之，恒乃設方畧，甃以石，長亘二十里，民不知勞。隄南舊有汝仇，余支二湖，廢斥幾四十年，隄成而湖復潏水，時

其啓閉田獲灌溉海潮之患遂絕

隄成而湖復此公不但任勞且任怨矣

姚仲孫

姚仲孫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於道間爲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令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以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

高阜爲倉事可經久而永無露積之患若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五

防邊龜鑑尤今日之儉年穀也

喬維岳

喬維岳爲泉州通判會盜起仙遊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盡屠其民燔府庫而遁維岳挺然抗議以爲朝廷寄以綏遠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既而轉運使楊克讓率相州兵破賊圍遂解詔褒之歸朝爲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爲

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潏潏運舟

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未口至淮陰

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濫總五堰運

舟所至必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

壞失糧綱卒緣此爲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

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拒踰五十步覆

以夏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

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獎盡革而運舟往

來無滯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六

運舟所經故當爲便利計

金堯恭

金堯恭寶曆中令上虞堯恭于縣西北置任嶼湖與梨湖灌田二百餘頃興利除害民甚德之

卽一事亦實政

張暉

張暉知蕭山寬猛適宜民畏而愛之會諸暨水溢詔開紀家匯浚蕭山新江以殺水勢暉上言詣暨地高蕭山地下山陰則沿江皆山疏小江

可導諸暨之水。欲浚新江。其底石堅不可鑿。若開紀家漚。則水逕衝蕭山桃源等七都。田廬爲沼矣。時蔣芾爲浙東提刑。主諸暨之請。欲開漚。暉力爭曰。暉頭可斷。漚不可開。乃止。

如此執持。乃不愧一方民社之寄。若暨陽之水。今亦竟與江通。倘取道山陰。則一縣之沼。猶之蕭邑矣。

周憬

周憬遷河南固始尹。又拜桂陽守。桂陽與南海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七

接壤。商旅所臻。自瀑亭至曲江。臺木極嶮惡。其源自黃倉山。爲十二洲。過宜章。會武水。入樂昌。至三池。合諸水。爲六瀧。俗謂水驚峻爲瀧。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憬開此溪。下合貞水。人便之。爲祠。樹碑於瀧上。

驚湍激石。惟有疏廣一法。可使安流。

何述

何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隄。姑溪之上。民用安堵。邑有廣濟圩。爲田千餘頃。

夏潦隄將決。述度地形。別爲長隄。橫亘於中外。隄潰賴之得其半。自是他圩多法焉。

此築堤護堤之一法。

趙彥逾

趙彥逾初爲象山簿。以治才稱。性介潔。視貪墨若讐事。至卽決獄。無冤滯。嘗於縣東南史家涇。開河渠千餘丈。以利灌溉。民甚德之。因名爲王簿河。

一廉簿。便能開千餘丈河渠。不知何以能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八

有此作用。

王信

王信初知湖州。據案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修撰。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緡。七萬疋。綿十萬五千兩。米二十萬斛。山陰境有狹獠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壘。化滙浸爲上腴。民繪像以祀。更其名曰王公湖。又築漁浦隄。買學田。立義塚。衆職修理。尋以通議大夫致仕。

惠政在民久而益知其利

胡榘

胡榘寶慶初知慶元府請得米一萬五千石以
沒東錢湖命水軍更番迭休且募七鄉之食水
利者助役又奏以贏錢二萬八千餘緡增置田
畝以其八分漁戶人歲給六石隨菱葑之生則
薙絕其種民懷其惠

不但興惠一時且欲利垂百世

耶律伯堅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九

耶律伯堅至元間為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
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
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
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為災伯堅陳其形
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
事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
為磴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注
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磴仍以其
事聞於省部著為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為親

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
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築
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在清苑四年民親戴
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

止徐水東決而要司農部之行視其利害
順逆了然在目勢自當止此善于處事者
○毀磴決水而又聽餘月之堰水置磴即
閤左閤右兩利俱存不謂胡人有此左畫
員而右畫方之手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十

黃功廟

黃功廟洪武間為掾吏有幹才先是本邑東津
浮橋置船十四亘板其上冶鐵貫為巨纜典守
不專累為颶風所壞積久不能繕治民病涉焉
功廟上疏乞增船二隻僉民七十二戶守之又
以蘇州太湖草竊禦人備陳禁捕之方朝廷咸
允其議授襄陽通判蒞政逾年興廢舉墜政聲
甚著後劾奏本郡知府貪墨改廣東按察司經
歷

掾吏有幹才，此其常也。劾奏本部之郡守，何以有此膽力。

雍泰

雍泰出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數百頃。先尹咸欲防湖，輒沮於富室。雍至作堤，富室猶說於太守，雍立笞之一百。期月而堤成，雨暘蓄泄，吳到於今賴之，稱曰雍公堤。

此堤與公名並垂，守令安可不為地方利

澤計。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十一

鄧襄敏

鄧襄敏初知淳安縣，訪民疾苦，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公鵬薦知梧州府，會憂去。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以公知程番，公悉心規畫，凡城廓街衢、廟宇、廡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逾界，入市不二價。四境宴然，蔚如中州。

人情視黔為鬼方，襄敏視郡如家計，此先

輩識度，所以迥不可及。

翟溥福

翟溥福，永樂中，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為政一以撫綏為本。民甚戴之。歷陞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疾苦，一切刑罰皆為停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家穀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皆以盜論，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閭郡感服。封壤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柘泊所，遂捐俸築石堤，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十三

後共立廟祀于堤上。

歲饑，擅奪亂，是用長持法當嚴。前守未為無見。

胡壽昌

胡壽昌改知彭州，益務修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兵興堰壞，諸郡田蕪廢。前之繼修堰者，必伐石錮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眾難之，無敢復言修堰。壽昌至，曰：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即

為白於府轉白省省難之壽昌再三言言並到切省乃聞於朝從之命下省即以委壽昌昌曰得二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為籠實以沙土又代木貫籠並終室堰岸江水乃以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昌書其法于牘以貽後人又修彭州壩口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竭民率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時彭兵禍解未久野暴白骨彌望悉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算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古

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

壽昌是矯矯清刻人乃所至惠政若此其溥

余肅敏公

余肅敏公子俊守西安府西安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一郡且使車往來無虛日肅敏應之如夙辦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病公為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溉

田病迅不得畜俊出府金責清强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

此余肅敏公興革之槩也迨撫延綏建城置衛修屯田之利榆林遂屹然為重鎮其言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豎建即廷且小亦必為百年之計旨哉斯言

楊崇

楊崇授廣西桂林府同知清戎至揚朔顧縣治瞰江垣墻卑甚遂使人輦江中石大者高其垣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古

小者積垣下石取而江深未幾變寇至莫能渡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而去王師征大藤峽都御史韓雍委造戰船百艘應期而辦陞知柳州府丁艱改知永州時征貴苗賊當道派運糧餉以永儕于長衡大府之數崇力陳得減四萬之卒先是徭役不均崇行三等九則法人皆稱平永俗男女多以貧故婚姻失時榜令從宜嫁娶不越月婚配者九千有奇一取石而增城禦寇在焉所以凡事貴豫

也。

劉辰

劉辰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為典籤奉使方谷珍令左右飾二美姬以進辰峻却之後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為請於朝除之京口開廢舟楫不通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阻風濤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淤塞修閘壩順水勢之出入公私便之漕河源淺易涸恒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久廢亦修築之於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五

劉伯靜當國家造基之際首為一郡畫千

百年長便民到於今受其賜此公有焉

章忱

章忱授臨城知縣政以愛養休息化導勸勵為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窶忱為招徠撫綏給其糧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旁邑流

民願就編籍者亦數十戶故券稅牒有久不別

白者悉為條格以清其欺隱漁并之弊城北泥

河出源泉流甚溥民據罔利會夏旱忱率眾築

堤引水灌苗又教民桔槔以濟高旱邑自是有

水利鄉鄙舊無醫藥輒事禱禳坐以待斃因病

疫大作為檢方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

急所全活者不可勝計

民富而教使地無遺利尤為化導之首務

張需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六

張需同知鄭州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

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

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

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置尺數爭効其力

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為有神助

天下事畫地而定功則人無惰念

周滿

周滿擢雲南府知府滇海地屬下澆水之口隘甚沙泥易淤衝躍四漫濱海腴田歲收不上數

千鍾公私俱病甫入境民遮道自言其苦遂力
白藩司承檄往視循阡陌遍觀果如民訴喟然
曰是可畏上嗔而貽民嗷嗷乎今惟省役費以
府佐督之事亦易舉乃條濟海口之利與不濟
之害畫圖速策以上等檄同知濟治如議于是
積淤漸去海田歲大有獲公私供需咸資爲長
利。

濟於自成腴田沃土應用此法。

陳鋼

陳鋼授黔陽知縣

卷十五

七

陳鋼授黔陽知縣鋼性豈弟治事通大體居一
年庭無煩訟乃置社學修孔子廟楚俗居喪擊
鼓夷歌鋼以禮教禁止之民知向化沅湘二江
合流縣城下數决壞民居鋼作小舟數十艘募
民採石甃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
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
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鋼督郵兵積
薪烈之泮以醪醑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
者不害時將圖新縣治艱于木材忽大水漂木

數百至乃得底績凡興作民皆子來成以不日
鋼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願
以餘年報鋼一日嘗行道過他縣境道傍小兒
黏雀爲嬉問知鋼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輩戕
物命悉縱雀去官滿當代民駕小舟送於江者
數百里爭獻蔬果鋼各取少許還之四境無不
扳泣。

所至利民可稱能吏而稚子黏雀之縱幾

於中牟末世未嘗無循良也。

湯紹恩

卷十五

六

湯紹恩以部郎遷知紹興爲人寬厚長者其政
務持大體不事苛細與人不欺人亦不忍欺樸
儉性成內服疏布公袍冬夏各一襲敝故不堪
始終清白然亦未嘗以廉自炫郡瀕海每苦早
潦舊有斗門閘猶不足爲儲洩之要紹恩廣諮
父老諱察地形乃于三江建大閘二十八洞啓
閉以時雖旱潦不爲病越人至今賴之當其始
建時役重費繁諱言不便者十九謗譏朋與紹

恩堅執不動。已而閘初起，輒爲海潮所衝突，役夫皆哭。紹恩曰：毋恐，如是當益固耳。乃禱於海。若潮不至者累日，工遂就。蓋誠格於神如此。三邑之民，依山濱海，以閘爲司命，吾鄉百餘年來，無水旱之憂，誰賜之哉。湯公之德，當與神禹不朽矣。

胡堯元

胡堯元以戶部郎言事，謫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邢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袤三十六湖。

牧津

集傳下

卷十五

充

之委。歲春秋，河水溢爲害，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做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爲溝，深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閘，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溝洫之法，用于西北，東南水國，修堤建堰，自可以備旱潦。

樊繼

樊繼起家太學，正統改元，楊文貞公薦知興國州，下車首揭禮制，以諭民革俗，擇其從違而勸。

懲之，未三年，民化翕然。菴觀寺院，私私者悉掣去，驅其男女歸俗。州治環水，春夏爲民病，率民築堤以障之，傍植蒲柳，中構橋亭，以便憩息。民因名其堤曰樊公堤，立碑志焉。州有虎患，禱於神，數日，兩虎自鬪死，其大端廉介公平，始終一致，居七年，引老致仕去，民耆幼男婦送者擁於道。

如此良吏，正不妨薦辟，使國家得超格用人。

人

牧津

集傳下

卷十五

干

李元陽

李元陽補江陰，會隣縣靖江海寇，劫庫官吏遇害，賊猶未散。元陽整旅，教演水操，賊乃遁去。其地通海當要害，乃建城樓，嚴兵衛，增所未備。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囚亦自謂盜矣。元陽曰：釋之，衆皆莫悟。後得真盜，果如陽所慮。合邑以爲神明，又有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陽詰之立服。巡撫顧公徵逋負甚嚴，各縣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民莫不疾首。陽曰：逋多不可

卒辦且以完報巡撫素信之得免刑者二百餘人自是一邑心感不用刑督爭以輸納後入拜御史會荊州知府爲閹宦格殺朝廷以荊州要地不可闕守以元陽知荊州陽久知荊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無泉暑月徒役擔負每以渴死至則捐俸穿數十井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濱于大江古隄既圯七州縣皆爲藪澤巡撫顧公璘發庫銀八萬責之司水利者了無成績陽毅然爲之甫期而堤成蓋前此所未有也顧公歎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主

曰大禹之後一人而已荆人名其堤與井皆曰李公先是江之南許有數村約萬餘戶陽謂村當徙於江中沙洲不爾當爲魚鱉人皆以爲迂未幾村爲水蕩獨洲無恙章聖梓宮歸承天閣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一日候祭白袂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陽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自出京至此僅見此人亦嚴亦明亦慈亦敏僅見此人便是定評

龐嵩

龐嵩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嵩督賑委悉霑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獨其積逋於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虛糧之苦百姓至今賴之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主

若以此入五事冊治行自當第一矣

胡濬

胡濬知杭州府杭爲浙之劇郡人多難之濬至郡于一切政務審其緩急察其重輕事期有濟不半載事輯民安嘗以巡行屬邑時值久旱行次新城見其田疇乏水灌溉者彌望濬乃登山盤桓周視得其五里外有水可引特限於陸地不能致濬曰地必有王者特召其主論以引水之由民咸歡然濬即召民興工開渠渠通而田

牧津卷之十六

政才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西門豹

西門豹治鄴，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為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

牧津政才上卷十六

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管樂一流人，豈直一守令才乎？一再鼓而軍興，可立辦，非平日法令之嚴肅，不能再變而商鞅之徙木立信，皆西門氏之濫觴也。

溉禾稼以蘇歲大稔，民感其惠，名其渠曰胡公渠。及次富陽，其田乏水，亦猶新城，仍相其地，上可引山泉，下可引江水，亦召民致牒一所，而時其蓄洩，旱澇有以備洩，一方稱便，民亦名其牒曰胡公牒。

守令誠欲澤及一方，未有泛泛簿書之間，而能創久遠之計者，所以巡行屬邑，躬視畝畝，此意斷不可省。

牧津集事下卷十五

牧津卷之十五

黃霸

黃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東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牧津政才上卷十六二

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苦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釋問他陰伏以相叅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牧津政才上卷十六三

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次公是勤敏精察之才非幹局博大者比所以一為宰相便功名損於治郡陳遵

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問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座云。

為仕最苦尺牘所累，借得此君一副捷手，乃大快人。

顏斐

顏斐黃初初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

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植，又歷四二

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

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

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

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二

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

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鉏治，又課民當輪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凍

卷十六

四

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

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

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至青龍

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

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侯，便

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

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

明公受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

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

牧津，教才上，卷十六，五

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

各得其分，後數載，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行，步涉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安得海內見此景象乎，謂斐為才吏可，謂斐為循吏亦可。

劉馥

劉馥為揚州刺史，先是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

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山海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堰以救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堡，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坡塘之利，至今為用。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六

當官才局，展於無事之時，易施於有事之際。難，非實心從國家起念者，不能料理周密。若此。

劉靖

劉靖即揚州刺史馥之子，遷廬江太守，詔曰：卿

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南，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人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運之吏，鰥寡孤獨，發廩賑之實，加之以明適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果如應璩所稱，便是治辦高手。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七

徐邈

徐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至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波

敘民間私蓄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致也

徐邈作中聖人語酒而狂也落職乃勤密若此真所謂此君一日醉勝世人三十日醒矣

虞駿

虞駿潭之兄子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九

拜駿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情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公才公望合為一人其守吳興必有卓績

陸績

陸績仕郡戶曹吏歲荒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賦民餽粥績悉簡閱其民訊以名姓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績口說六百餘人分別姓字無有差

謬與異之

不但見其強記過人即留心民瘼亦不可及

顧覲之

顧覲之除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令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庭閑寂宋世稱山陰務簡而理諸郡莫及

理劇而不為劇擾自是真才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九

沈憲

沈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為方圓可施武陵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眾欲分為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圭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除散騎常侍余嘗謂作劇縣吏即左畫圓而右畫方猶不能盡快人意須方員齊出一手乃能遊

刃而解

沈瑀

沈瑀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司徒竟陵王子良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薨瑀復事始安王遙光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

牾津

政才上

卷十六

十

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吏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入梁為尚書駕部郎兼右丞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至非訟訴無所通縣南又有豪族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

廢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

伯瑜是氣節人其治辦之才所至立就總之出以實心

李幼廉

李幼廉聰敏寡欲為瀛州長史凡百事務應機立成神武深加慰勉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否

牾津

政才上

卷十六

十一

應機立成乃出於寡欲之人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集事之法

郎基

郎基中山人沉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眾攻圍海西基悉力固守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諝迎勞之曰卿本素夷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後帶潁川郡獄訟清息官民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

况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書曰：觀過斯知仁矣。

郎基素以廉稱，然當禦變應卒之時，咄嗟而辦，一皆師心所獨創，其才藝直是過人。余故特列此君於才吏，以見清者定自不抽。

樊叔畧

樊叔畧從武帝平齊，以功拜汴州刺史，號為明。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圭

决。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畧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畧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畧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决，叔畧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

心獨見，聞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徙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謚曰襄。

叔畧所至之政，上為人主所知，下為小民所誦，必非徒取辦於才畧，其惠心之孚，定自不淺。顧獨以食前方丈自奉，大凡才局過人者，性每豪侈，蓋未聞道之故，生平無學術，此其徵也。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圭

魏德源

魏德源初為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惟德源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啟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源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管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

妙在人不堪命之時。而所求皆給。又妙在。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不知何以有此巧法。○軍興一應急需。每以委賊。此風殊可痛恨。德源不須過勝之約。犬為有見。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宋世良

宋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政術。拜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寶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還。有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

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夫賢者人何以濟。能使盜奔他境。自然獄無一囚。必也使無訟乎。吾於清河守見之矣。

蘇瓊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即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釋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服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五

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求，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債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廳。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晉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晉明兄弟對衆人論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莫不洒淚。晉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覲、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七

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處。瓊晉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七

察者每不能恕，廉者每不能容。執大體者，每不能勤細物。而蘇瓊敏斷，慈和精詳，宏大無所不有，守郡全才，獨步千古。

裴琰之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母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遂爲省閱。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爲霹靂手。

瑛之如此作用，非以自晦，正是少年自炫之態，若崇義能憐才而不忘才，更進一格耳。

崔涓

崔涓性開敏，為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吏，乃以細紙署姓名於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其強記與楊洛陽可稱敵手。

張仁愿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張仁愿守朔方，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祀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西擊突騎施，仁愿乘虛奪取漢南地於洛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就，以拂雲祠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曠牧，仁愿建城，不置壘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

貴進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敢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

仁愿才度周密，人不易及，至所謂安用守具，生其退心，尤為千古獨見。

高駢

高駢鎮成都，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燼，駢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畚鍤將施，停候有警，乃命門僧景山奉使人南，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規畫周二十五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九

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甃甃之，取土皆割丘垤平之，無得為坎陷，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眾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凡興作最苦，利與害半，又最苦人不我應，如此公作手，真可謂事有全局。

韓滉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請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

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備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廁箒泔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值錢五百及混米至減五之四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主

此君有異才而能為實事克勤細物非精神處處周悉者不能

楊機

楊機為洛陽令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

理劇邑故須有此才具

張全義

張全義為河南尹時東都游經寇亂民居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

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眾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為坐作進退之法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出見田疇美蠶麥善者親至其家賜之民間皆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醕則笑耳由是比戶豐實五年之內遂成富庶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主

一經殘破撫綏便稱棘手况游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者乎全義出身羣盜中乃能悉心經畫五年立至富庶然則天下不患有亂世獨患無治人耳○余嘗往來鳳泗間荒榛之地所在彌望意謂以招民之法治田必當以行軍之法治民而又做富鄭公救荒之意以精強之吏行之數年定有成效

梁彥光

梁彥光為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奏課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治岐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臣為戴帽餽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錄請復為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亭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三

若神明合境大駭招至大儒每鄉立學於是人皆改勵風俗大改

彥光先不以神明之譽易戴帽之餽終雖發摘姦隱而自不失靜鎮之初心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盧莊道

盧莊道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年幼懼

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閑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為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許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即日拜監察御史

如此才那得不動主眷然其妙處又在平日不露故使令丞遂竟不能測

魏奉古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三

魏奉古初授雍丘尉嘗日公譙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瑱蒞汴州郡寮畢謁瑱召奉古前曰聰明尉耶他日持麈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瑱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人

雖然強記過人畢竟是少年炫才之態

王濟

王濟初補漳州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物有司督責甚急一羽至值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以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曰可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為里豪輸課而專其利久之復多逋累佃者濟悉請歸官引水溉民田自是永無亢旱之患其利甚溥汀州有銀冶之訟構十餘年逮獄數百人初起居民結大姓為主事發力脫去中禍於從者最後警家旁及無辜惟貨惟來有司牧津政才上卷十六孟益莫敢決轉運使使濟鞠之纔七日盡得其情坐者數人而已餘皆獲免通判鎮州牧守多動舊武臣倨貴凌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為盜莫敢告告益挾眾肆毒焉濟知其事一夕報火起隨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輦盜物見在卽斬以狗窮詰餘黨悉得其嘗所為侵掠狀治如法馳奏太宗大悅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人齒濟不俟奏杖春送闕下由是軍民畏肅入為監察御史彈劾不避稱

丰采焉出知杭州真宗面加慰諭徙知洪州兼江南西安撫使所至執法以鋤惡安民為本歲饑躬督官吏為糜粥日親嘗而給之民賴全活者甚眾

威惠並施救時妙手

趙昌言

趙昌言復知天雄軍府臨大河豪民有恃芻蕘者將圖厚利誘一姦人使穴其隄防歲仍決溢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徑取豪家膏積以

牧津政才上卷十六孟

給用自是無敢為奸利者會秋霖河溢逼城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索禁卒以佐其役師人偃塞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具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士眾股慄就役不浹辰而城備太宗善之召拜給事中叅知政事

有幹才而善用之

凌策

凌策通判定州初李順之亂陝選官多憚行策

自陳三蒞蜀境，請其民俗，即命知蜀州。又以巴西當益之饋道，徙綿州，加太常博士，還朝。會命爲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屯田員外郎，入爲戶部判官。遷都官，先是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鋪二百，負擔抵京師，且以煩役爲患。詔策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汎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運之費。盧之翰任廣州，無廉稱，以策有幹名，命代之，賜金紫。廣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當盛夏時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請由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主

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抵西江，人以爲便。代還，知青州，東封以供億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揚州，屬江淮歲儉，頗有盜賊，以策領淮南東路安撫使，時洪州知州李玄病，上與宰相歷選朝士，將徙策代之，上曰：南昌水潦艱殆，長吏當便宜從事，不必稟於外計也。王旦言策蒞事和平，可寄方面，望即以江南轉運使授之，仍詔諭差選之意。饒州產金，嘗禁商市鬻，或有論告，逮繫滿獄，策請縱民販市，官責

其算人甚便之。五年，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知益州。

蒞事和平四字，便盡策之一生，然國家用人，畢竟以和平禔福。

李肅之

李肅之知慶州，既至，嚴師律，益攻守之具，常若寇至。數月，徙瀛州，熙寧初，河北大雨，地數震，州城壁官舍民廬摧陷殆遍，肅之躬按行泥潦中，結草爲茵，以儲倉粟之暴露者，出其所積以賑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主

流移，又爲芟舍以處之。嚴盜禁，一以軍法從事，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斬以徇，人遂安息。帝嘉之，改大理寺丞，又徙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他日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爲之囊橐，吏迹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

如此整頓，真如李光弼一入軍中，而旌旗煥然改色，今天下多事時，安得如肅之數

輩便可不至張皇掣肘

馬正惠公

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質羌首之支屬二十輩殆踰二紀知節曰羌小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番落感其惠詔受代無犯塞者時小泉銀鹽院井久不發而歲課弗除主吏沒家產備償猶未盡知節三奏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爲額會知益州宋大初與鈐轄楊懷忠不協以知節諳其習俗乃授西上閣門使知益州兼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天

措置有法

牧津卷之十六 終

牧津卷之十七目

政才下

許仲宣

丁謂

沈括

蘇頌

和詵

滕子京

沈遼

蔣穎叔

錢總

王罕

蘇子瞻

四見

仇愈

成無玷

梁汝嘉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趙從善

孫子秀

張毅

沈作賓

趙大諤

張齊

林興祖

張愷

黃哲

羅循

葛源

朱貞

楊繼宗

二見

楊雲才

劉昂

汪應軫

張永

范楨

張翰

李攀龍

鍾銳

張鰲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二

牧津卷之十七

政才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許仲宣

許仲宣三為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須，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因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鍾，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為廣西漕士，死於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一

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與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軍中一應急需，應卒立辨，心計之士，猶饒為之，至甘以一族活萬人，而又能飛檄使

交人送欵此真仁心為質而安撫在掌中非大經濟人不能及此

丁謂

真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擾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故不為急濟謂取死罪因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自衛契丹引去

晉公畢竟是智術人然當乘輿卒臨之際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二

非得此捷手何以應迫其才何可以人掩

其受知於真宗者或亦以此

沈括

沈括初以父任為沐陽簿疏沐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源委得上田七千頃後擢進士第歷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為變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言者論之專如織皆不省帝以問括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

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

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權三司使為蔡確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三

所惡以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塵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人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神諤西討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成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

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十人，佯問曰：「副總管遣汝歸取糧，王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因斬以徇。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四

存中才畧甚大，卽此二萬潰卒，如疾流奔海，勢莫可遏，而一語便令歸屯，斬一潰帥以肅法，而萬衆俱戢，真制變妙手。

蘇頌

蘇頌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隣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

視以爲法。

不特其才度過人，而細心亦不可及。○今編錄當以此爲法。

和詵

和詵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時鄭居中在政府，召與語，悅之，遂薦於徽祖，數奏明鬯，大契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強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于三百步外，卽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世忠因之，稍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五

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尅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焉，詵知兵，嘗沮燕雲之議，以及於責托事之作，未及用以死，世甚惜之。

余觀宋之勝虜，往往以弓弩之利，如神臂，鳳凰之類，皆有實用，蓋虜騎所恃者弓矢，非此則長伎不能與之角。

滕子京

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爲天下第一，政成，增城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爲記，蘇子美書石。

邵餘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為地方作勝具大是尋常然一時偶得此數公名手便足為千古佳話

沈遵

沈遵為京尹敏於政事號稱嚴閣平時治開封者晨時視事至暮不能寐或廢飲食遵尹府旦晝決事日中府無雜事客從容談燕日有餘力而翕然稱治

為政之忙閑實由人才具至如治都會之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六

地事多掣肘非識力素定者不能暇豫乃

爾

蔣穎叔

蔣穎叔為江淮發運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諳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霧露等或有不利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周文襄公撫吳時亦用此法每事人不可欺不特司漕者所當留心

錢總

錢總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因以事導人訴謀至七百總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一人又至總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謂曰無有總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非得此一副強記才安能服此老吏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七

王罕

王罕知常州宜興縣臨湖民歲訴水多倖免召父老列其田高下為圖明年以訴狀親往視之曰某戶輸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悅服范仲淹知潤州奏罕檢田法下諸路西方用兵三司仍年例箭羽下東南諸州調法若星火其直踴貴富家蓄羽以待價罕白州盡括所有倍時值而官市之乃令民輸直一路聞之皆詣轉運使願得如常州法

倍時值，則富民已受其利，而官市之價終是有限，則小民應輸之供，亦不至為累。

蘇子瞻

蘇子瞻判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悉償所負。

固是趣事，亦是惠心。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八

仇念

仇念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於燕山，念饋饟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值，他邑官逃避，念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念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於盧溝河，囊橐往往反以資敵，念問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囂頑，念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滯，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拾令過，脅持為姦，念暴其罪，黜之，無不悅服。州閩司錄

命念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廡，時

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念由他道得出，後

以淮西安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

情洶懼，宣撫使統制張琦者，冀乘機為亂，驅居

民越江南走，欲先脅念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

刃登樓，白麾左右驚潰，迫念上馬，念徐謂曰：

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難，未至而逃，人

何賴焉，堅不為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遮散

其後，人心遂定，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控豪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九

強，獎善良為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

念端方挺持，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

時，丞，宗尹方為邑子，以文謁念，念他日語

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

一段識力不可及，才具特其餘耳。

成無玷

成無玷初調江山令，時盜賊蜂起，里中惡少年，探赤丸橫行都市，吏不敢問，無玷廉其主名，悉捕治之，四野肅然，夜無吠犬，百姓稱為神。

相李綱薦其有文武材召對首陳興復大計除剛定官紹興初金人犯順京師募嚴呂頤浩以荆湖據長江上流非得長材駕馭不足以增天塹之險遂薦無玷除知鄂州兼岳鄂安撫使修築城壘教閱士伍皆用諸葛武侯遺法命軍士更番屯田積穀軍興不之即奏減民租十二軍民一心愛戴有所徵調令下如風靡草高宗兩賜御札褒美當是時江南草創人心未固三方保障無玷之功居多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十

地方得一長才真勝天險

梁汝嘉

梁汝嘉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時金人入汴高宗南渡至常州守倅俱遁獨汝嘉濬築防守就除通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官至臨安府上而宮闈次而三省六部百司庶府以至周廬千列一時辦集遂成雄都御札褒美遷戶部侍郎移蹕建康除隨軍轉運使扈駕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宜鼎諸郡皆有能聲

初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因忤執政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庾卒以東京降皆如其言先是汝嘉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刷郡縣養士餘糧以助軍需汝嘉奏言學校者風化之源不可一日廢也昔漢光武中興投戈講藝今國家軍旅艱難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設必有以為養士之資請申飭有司凡贍學錢糧不得輒更拘刷上可其奏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十一

用世之具難在應卒駐蹕之際左投左應右投右應乃見真才

趙從善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內批一日辦集從善命于茶坊酒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民舍焚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曜比於白日

二事似難卒辦而俄頃可了才具果能天下無難事

孫子秀

孫子秀調吳縣主簿日請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後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齋牒自詣里正併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授其能者分治之尤加意造士訪國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三

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後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弔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于朝劄名忠衛軍置若以居設餉給之

訟牒自齋今之長吏亦多做行然奸民持此以罔上行私者不少所以便民之享更當計擾民之弊

張毅

張毅為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餉

十萬限以離鴈羽為之其價翔踊不可得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三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不惟卒辦且以省費應事安可無通敏之才

沈作賓

沈作賓歷官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時帥守丘宙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三

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縣

役決滯獄五十月間而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孽之罷去後起

知紹興府時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攢官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為緡率四萬有奇丹腹未弊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剝易妄費固不足計妄為驚瀆非所以安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豎

旨而後興役，上肯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遂以言者罷。知潭州未幾，除龍圖閣侍制，知平江府。節制濟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作策招誘其黨，既至，慰免之，錫以衣服。又得強勇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盜不警，市井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古

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為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匿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月。作賓考通負，梃吏姦，閱三月，即有半年之儲。兼權工部尚書，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州，曰北都，曰蓮塘，并永新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州郡，選禁軍，一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為廂軍，在郡檄節錢，一

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請生，平未嘗。以半歸帥司犒軍，半隸府庫。

作賓到處整頓，綽有餘地，又能調和，能執守，能操持，而不獻羨緡，更為有識，可稱全才。

趙大訥

趙大訥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聚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作柵以守，防禦其衝，盜為引去，遷興化錄事，轉龍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圭

溪尹，俗尚鬼，疊石作屋，奉紫衣神，黠民將為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庭，縣多山，畬洞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禦得術，服從如良民，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其財出之，大訥抱案詣府，歷指其奸，守怒，陰中以他罪，大訥畧無所懼，改永春，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為病，大訥建議，令富商轉售之，民皆稱便，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箕芒

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堯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進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聞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吐氣。鵠湖羅波。皆羣盜藪。時出為過客患。大訥用奇計。剪其渠魁。餘黨奔散。大訥性剛直。不憚大吏。屢典劇縣。皆有能聲。卒胥無敢出鄉。宿僧元豪。亦相率遠遁。數平反冤獄。或以事如遠鄉。父老率子弟聚觀曰。此趙侯也。其為人愛慕如此。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去

此君一腔經濟。隨地露穎。或以執法。或以

消彙。總皆有用之才。

張膏

張膏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膏云。可造一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揆大于小。揆廣于狹。揆遠于近。揆重于輕。其義一也。

林興祖

林興祖初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川。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為之魁。遂至江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七

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鷲。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為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眾。奪人妻女。十人為妾。民罹其害。街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鞠之。欵成。友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

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歷遷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盜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即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銅質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即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銅鑄為盾。日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為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

以為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盜屢竊發為民害與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與祖為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

治豪民止擇一二重大事便可立刻具獄此除大慙法也若事多則難頃刻成爰書既難頃刻成爰書其滋蔓與掣肘皆有不

牧津

改才下

卷十七

九

日而軍需立辦長十者猶可能但五百銅盾半日而畢工不知用何鑄法

張愷

張愷宣德中以太學生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官吏無不遭譴者道江陵愷以鼎肉餉軍一軍咸喜總帥奇之欲試愷舍卒日竊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竹束火燎數千愷過民家葦簾應之又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

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其四角飼馬良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歎曰真用世奇才

張令應卒之才大槩是巧心所得而善用趙崇善尹京日之作用倘觸類而長之天下無難事矣余聞嘉靖庚戌時欲犒賚勤王之師牛酒諸費不知所出文移往復三日纔人得數餅餌開庖發粟囊橐釜甑皆無所需計臣遂以奪職所以應額定之事

牧津

改才下

卷十七

九

在豫而應偶然之事在巧

黃哲

黃哲洪武初奉使青徐諭諸反側尋出知東阿縣東胥初以儒生易之哲剖決如流案牘無滯且不事苛察民樂其寬一縣帖服值旱麥盡稿哲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池龍祠致禱詞有哀惻甘澍應時優渥民驩呼曰此黃公雨也後溪有怪物為幻竊人啗之哲為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時經毛貴亂後民

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二慮數千人

口日滋

剖決如流人乃能使民樂其寬所以為治才○明敏之吏非濟以寬則必不能使民樂樂之一字司牧者所當深思

羅循

羅循擢鎮江府知府時巨寇劉上等自南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入城指揮使閉門自守循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為城將以衛民未聞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主

棄民嬰空城也乃斧扁鑰納之迨夜乃至復多為旗幟樹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為疑兵循自乘城鳴砲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銚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未幾朝廷遣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至凡軍行芻糧器仗舟艦馱馬物賞費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循日初出伏謁諸司致供餼受命令日昃始徧出促辦諸費不就寢者四十餘日鬚髮為白

應卒而不張皇故是才手

葛源

葛源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往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委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六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所為也悉捕劾置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行其意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主

馭吏難於馭民吏奸盡則民情得矣

朱貞

朱貞知磁州時朝廷遣中官取異魚磁地所產不多民苦逼迫同僚議逃避之曰不可乃秉誠禱於河神異魚踴至民賴不擾時南陽李文達公在位聞其善政薦改鄧州鄧州及新野內鄉二縣閔鄉及陝西一路驛夫更易走遞大為土著所欺害貞至即上疏乞各于本土應役報可自是民享其便成化間荆襄劉千斤作亂朝廷

出師討之。所遇官民受其害。將次鄧。擇儒學生。員有幹局者。令各具衣巾。分主其事。至則叱辱無所施。且極力營辦軍用。不之害。不及民。

官兵所過。地方如避湯火。司土者保全居民。不可不預為營辦。但至於用諸生以當悍卒。此法大奇。

楊繼宗

楊繼宗為郡守。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

收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五

匿捕之弗得。後幾年。更名立。復充他衙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曰。爾非周可立乎。吾求爾數載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股栗服罪。於是人皆悚懼。莫敢有欺。

楊公真誠人。非以聰明強記炫人者。

楊雲才

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為。及成。始服其精妙。為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首擬下。

增二尺許。監司謀請守令。欲稍益故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畫碎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為之。諸工視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陰溢二分。而陶者不知。城增二尺。而王者不費。心計直是過人。

劉昂

收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五

劉昂嘉靖中知山陰。年少而敏。訟謀盈案。目視耳聽。舉手落筆。悉中肯綮。絕無一語雷同。時當收籍。弊孔百出。昂躬操冊籍。防範精嚴。飛詭頓革。瀕海沙田。凡千頃。歲有獲。而無徵額。乃請於上。躬往履故。以補無產之糧。民甚便之。視事三年。布利剗弊。職務舉而公庭晏閑。日與諸生考藝賦詩。一時以文雅見稱。

文雅故非循吏所諱。

汪應軫

汪應軫當 武宗南巡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
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
至首勸之耕出帑金買桑於湖南教之藝募桑
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 武宗駕且至
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
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卽 駕
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 駕來未有期而倉
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 駕
不果至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五
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於榆柳間以一夫掌
十炬比 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時中
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憚以
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譟之聲震遠近中
使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遽牽舟行頃刻百
里遂出泗境 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
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銜軫而以是難之也
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教旨
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

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人知汪公風節勁正不知其撫循之政
應事之才皆一時無兩

張永

張永授蕪湖令蕪當孔道使客廚傳日不暇給
民坐困憊 章聖梓宮南祔所過鄰邑設綺紈
帳殿供器冶金爲之又闔宦厚索賂遺一不當
意輒辱官司司莫敢誰何永於瀕江佛寺聖
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箔金以代冶省節不費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五
而諷度有方卒無讎呶於境上者
如此亦足舒民

范楨

范楨知淮安府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楨行
次徐州得報疾馳詣郡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
人分七十營以禦之而楨所自將卒屯菊花溝
以扞城晝繕器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竭
諸軍所給餉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食
糧告匱楨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

民屋甃塙築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漕使成勢未解，慮餉不繼，言於漕臺，使發萬金，告糧湖廣漕使難之。是時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積竊計，卽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無及。乃擅發帑金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殲賊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涉淮，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舻萬餘艘，兵衛夾途，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牧津。政才下。卷十七。主。

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都御史大喜，稱服，擢進曰：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難連甞安用衆爲？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難曰：君有心計，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饌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積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鷄鵝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按然之，爲咨禮部，部更奏令第具饌，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鉅萬計。比至，檣遣人持鉶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游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浮兵圍守，擊者曰：有傳牌乎？曰：無有。命調之，報曰：從

參衆矣。而更出入，橫心疑其爲盜也。陰遣使往，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橫命與謁客西門，過街市，搏者前訴，卽收此客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警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无

曰：奴輩當死，侵晨捕賊首已遁，其孥媼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潰散。是時微橫且不測，疆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王帶城之役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其多備，議合之，橫意弗同，漕院怒，遂舉之，身自爲植，工竣，命曰：王帶，繪連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橫，橫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漕院聞之，愈憾，于是搜遠歲遺

二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橫竟拂衣歸。隨事料理，無不中窾，此其才局不可及，而當機應卒，識定神閒，累無忙迫之態，其器局尤不可及。

張瀚

張瀚知廬州府，再補大名，庚戌虜酋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報，以募召游食，饑附飽，既不可用，披所屬編籍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无

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者閱師，使者勃然曰：何遠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曰：守文武才，選壯士五之一，而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民不擾而兵食俱足，此法當嚴行之。

鍾銳

鍾銳令崇安、值 神廟初、江陵柄政、行文田法、下令嚴急、吏多奉行過當、以取媚、銳故緩持之、監司督促甚急、銳徐應之曰、崇雖巖邑、地磽确、且不加廣、安得浮額取盈、屬令來教、民力田開墾、尚未則壞成賦、無已而姑充之、雖然、吾甚恥履畝加稅也、於是置鋤筒縣門、令民手實、無糧墾田、自首免罪、乃得三千餘畝、抵繁邑缺額、民不擾而賦倍、監司愧服、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三

一邑中三千、溢額田、亦非難事、當年司牧者皆用此一法、民間不知省幾許困擾、

李攀龍

李攀龍出守順德、延見鄉老、問疾苦、為典除利害、政聲流播、進官三輔、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漕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置郵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為晉趙關、一應郡務、立時振舉、于鱗又謂

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時頗建之、

張鰲

于鱗文章士、事事有實用、乃若此、

張鰲知合州、時播會陷綦江、上命督府糾兵二十萬、八路合勦、時以庚癸為虞、廉鰲才、疏晉保寧郡丞、專司轉餉、鰲奏記謂宜從舟運、又郡邑夫役、宜分信地、遞為轉輸、有譁而逃者、以軍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三

法從事、督府然之、一切以便宜委鰲、鰲乘小艇、導諸餉舸、出沒數百丈、驚濤駭浪中、使萬夫牽拽而上、舟不可通、則芒屨徒步、冒雨衝泥、以身先之、士卒無敢後者、嘗上督府書、謂鰲受事以來、一身輕如秋葉、生死等於浮雲、躬自拮据、卽夢寐常自震驚云、

得此君轉餉法、軍興大有所濟、

牧津卷之十七

終

牧津卷之十八目

政術

西門豹 三見

趙廣漢

朱博

諸葛恪

元禎

韋存寬 二見

房景伯 二見

張允濟

馬燧

李景畧

裴子雲

李抱貞

長孫儉

于鈺

牧津政術

卷十八

劉元佐

趙葵

狄青

柯謙

張易

文彥博 二見

蔡襄 三見

錢元懿

明鎬

張乖崖詠 五見

陳恕

趙和

李若谷

胡良儒

程顥 三見

蔡光

鞠真卿

种世衡 三見

宗澤 二見

趙昌言 二見

楊雲才 二見

陳瓘

楊璉

牧津政術

卷十八

二

西門豹

西門豹初為鄴令，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綺縠衣，間居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一

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為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

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

皆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二弟子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二

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整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之投巫，昔人有以為酷者，不知禍

福之說，溺人深矣。欲挽愚民禍福之見，非生死不足以勝之。不然，俗轉溺而惑，轉深釀而滋亂。一方之民，肝腦塗地，視此二三巫蠱，孰輕孰重，所以挽回弊俗，惟於人心所最蔽處轉機，又必於人心所最畏處解惑，非大豪傑人，不能具此作用。

趙廣漢

趙廣漢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

牧津政術

卷十八

三

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擒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鄆中震栗。先是潁川豪

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鉤距，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

牧津政術

卷十八

四

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于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僮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論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

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廣漢之治，全在任術，然任術而理，終不失為能吏。

朱博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常盜人妻見斫，府公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禁自

牧津 牧術

卷十八

五

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收拭，用卿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曰：必死。博因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起發部中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投刀使削所記。

博以得情為羈絡，以使過為驅御，故泛駕可使。

諸葛恪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恪至府，遺書屬城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熟，輒引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得，於是迫窮漸降，恪乃敕下無令執拘，長史胡伉獲偽降，周遺縛送于恪，恪以違教斬伉。民聞伉坐戮，知官惟欲出之，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入皆如本規。

牧津 牧術

卷十八

本

不惜一人以平山賊，大有機權。

元禎

元禎便騎射，為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抄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為置酒，使之觀射，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

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相視股栗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抄賊禎乃臨坐偽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抄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乃慰諭遣還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射失即斬賊抄即覺任意愚弄羣蠻獨難

為此十餘囚耳

韋孝寬

韋孝寬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跡命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又為落燼燒跡若火下書煮還命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

兩敵相拒正不可無此權術

房景伯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景伯以德報怨而山賊悉降此中大有機智

張允濟

張允濟為武陽令原武民有以牝牛依妻家者久之草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

不能決乃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

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遽指所訴牛曰婿家牛非我所知允濟遂撤蒙謂妻家曰此即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訊法用小術終與得情勿喜者迥別

馬燧

馬燧隨李抱玉受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

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三
將遣使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
先賂虜酋與約得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又
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
境無敢號暴抱玉才之及為隴州刺史州西有
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
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
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

先賂虜酋得申犯令之命間戮死囚以儆

牧津政術 卷十八 九

生虜弄之如在掌中

李景畧

李景畧為豐州刺史前刺史多懦弱虜使至敵
禮抗坐時回紇遣梅錄將軍隨中使薛盈珍入
朝景畧欲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
錄初未喻景畧既見盈珍乃使謂梅錄曰可汗
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壘位以待之梅錄俯俛
前哭景畧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
驕容盛氣索然盡矣遂以行呼景畧自此回紇

使至景畧皆拜之於庭

雖小小用術而玩弄夷虜殊快人意

裴子雲

裴子雲為新鄉令邑人王恭往戍邊留牝牛六
頭于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璉
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忿之經縣陳謀
子雲令收入獄教追盜牛賊李璉至縣叱曰賊
引汝同盜得牛三十頭藏爾莊內喚賊其對乃
以布衫籠恭頭立面墻下璉急曰吾牛三十頭

牧津政術 卷十八 十

總外甥牝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布衫璉
見是恭曰此外甥也曰若是即遣牛還璉默然
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若以五頭酬璉餘並還恭
此與武陽令張允濟皆於聽斷中作游戲
三昧然子雲以五牛酬五年之勞更為得
體

李抱貞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
為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

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焚身某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攢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眾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於其傍。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收津政術。卷十八 十一

軍需偶急，或不嫌一時權宜，然如抱貞之舉，則狡而近於酷矣。一鎮士女，既以求福之念為施捨，獨不可動以自為身家之念乎。

長孫儉

長孫儉為荊州蕭梁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

鐘，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荅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着裙襦紗帽，引客宴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携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妙在先使人傳語

于鶚

于鶚在淮南，常聽訟，有遺匿各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鶚。鶚納之，韓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鶚探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

牧津政術

卷十八

十三

既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同窮案驗，以誦眾下，吏以為神明。

倘鞞中無他書，則奈何，終是小術。

劉元佐

劉元佐為鎮日，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元佐遽命駕自賫金帛以施，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此與李抱貞之意同，然取以贍軍而止，雖術而不刻。

趙葵

趙葵鎮兩淮，兼守揚州，因元宵放燈，李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葵忽開一城門掛榜，止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着白袍，初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遊城出去，次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北軍退，至第三年修城壕，見金甲二領，方知全死於此矣。

牧津政術

卷十八

十三

正以玩敵之法，愚敵。

狄青

狄青征儂智高，兼知邕州，南方尚鬼，時大兵初出桂林之南，道傍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眾方聳視已，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

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復手自封焉。曰：俟凱還，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及青將度關，諸將晨起，不知公所在，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過關矣。

行軍自不嫌用術，余嘗聞陽明先生征思田，亦以六面骰子鼓舞諸軍，殆亦此意。

牧津政術

卷十八

十四

柯謙

柯謙判諸暨，治獄多平反，賦役有困民者，力爭於上而除之，嘗捕蝗境上，有相率為淫祀者，取土偶人，踣而鞭之，以示民曰：此不能與命吏共禦災祀之何益，明日毀其祠，蝗忽飛去，後遷江浙儒學提舉。

作用近顛，而可以醒愚俗。

張易

張易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凌人，果於誅

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小失。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怒甚。不可當也。易鬼裝。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易故以酒狂。抑刺史之酒過。而郡事亦賴以濟。於此疑有術焉。

文彥博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混鄂人也。至和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五

中。混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錄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使銅錢也。於是眾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民間無端疑。後解之。正不以言意中。曉人此法。惟古人能用。

蔡襄

蔡襄尹京日。時京師置雜買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舖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幹當內門內臣。故為稽滯。京師甚苦之。襄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宮中請俸錢時。許雜買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為然。其事至今行之。

宮府之間。不得不相機為轉移。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六

錢元懿

錢元懿收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媪於市。自此火遂息。

處人心皇惑時。自不得不下此辣手。然亦祖投巫之意。

明鑄

明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邊任多難，務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聞皆走散。不傷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馭衆，無施不可，寧獨一事乎？

張乖崖

張詠守蜀時，值李順王均之亂，後法度久弛，彘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七

倫莫曉，詠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父頰。張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成俗，幼已如此，况自長成，豈不為亂？遂令殺之。數日間，又一卒相毆，公問知其一乃上彘，遂斬次名，自是一軍肅然。

二事罪不至死，公於法度久弛後，借此為警惕人心。

陳恕

恕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冀

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創一警百，此理人所易曉，難在取府中大豪為榜樣耳。

趙和

趙和為江陰令，時淮陰二農比莊，東隣以莊券

質于西隣，貫緡百萬，至期贖券，先納八百千，期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六

明日以餘資換券，因隔宿，且恃通家，不立納緡之文。明日西隣不認，且無保證，終為所拒。東隣訟于縣，以契券無證，不能決，乃越江訴于和。和乃召能幹者數輩，齎謀至淮陰，曰：適有寇江者，言有同惡在某處，姓名形狀甚悉，請捕送之。時隣州條法，惟持刀截江者，無得藏匿，追謀至彼，果擒西隣以還。和厲聲曰：幸耕織自活，何為寇江？曰：耕稼之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率金錢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贖之。

言○稍○若○干○斛○莊○客○某○還○者○袖○絹○若○干○疋○家○機○所○
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贖○券○者○銀○器○若○干○事○某○匠○
造○成○者○和○大○喜○曰○汝○雖○非○寇○江○者○何○諱○東○隣○贖○
券○八○百○千○緡○耶○令○檢○券○付○隣○實○之○於○法○

雖稍隣于誦然足為東隣舒憤

李若谷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者○欲○併○
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
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姪○因○而○正○其○
牧○津○政○術○
卷○十○八
九

似非教民以道然用以得情則快

胡長儒

胡○長○儒○為○寧○海○主○簿○時○隣○邑○永○嘉○民○有○質○珠○步○
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于○盜○屢○訟○不○
獲○直○往○告○寧○海○長○儒○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
幾○治○盜○長○儒○嗾○盜○誣○兄○受○步○搖○為○賊○逮○兄○赴○官○
力○辨○勿○置○長○儒○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
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

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

嗾盜誣兄似非政體借以察隱則可然亦
近於瑣矣

程顥

程○明○道○為○鄆○縣○主○簿○時○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
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
其○神○莫○敢○禁○止○明○道○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
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
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牧津政術

此正是真儒作用

蔡光

蔡○光○為○江○華○令○夷○俗○祭○纛○殺○降○虜○童○男○子○弛○於○
鏹○不○忍○見○聞○曰○此○未○可○以○法○令○諭○也○會○峒○中○病○
疫○光○密○召○境○內○巫○師○語○之○曰○汝○等○降○神○峒○守○但○
云○天○厭○用○人○以○祭○故○降○之○疫○若○代○以○牲○則○降○福○
於○是○雉○人○大○懼○迄○今○祭○用○牲○
卽○以○禍○福○之○言○潛○奪○禍○福○之○念○大○得○言○蔡○

鞠真卿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
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斬財，兼以不憤，輸
錢於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此法最佳，傲此行之，民間可無大辟。

种世衡

种世衡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
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
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敎手搏，傾城人
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敎，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
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
臾而上。

卷十八

主

雖以小術弄民，然可爲集事之助。

宗澤

宗澤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
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
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
以下玟，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
銜車輦等物，塞了去路，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

矣。遂止不往。

借神意以止康王之行，不但是忠簡之機
智，實亦爲康王中道之返，留此一着地。

趙昌言

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防奸人穴官堤爲弊。
咸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
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
不敢盜穴官堤爲奸。

即用豪家芻茭塞堤，妙在先未嘗問。

牧津

卷十八

主

楊雲才

楊雲才知公安縣，江水泛濫，邑北門堤滲幾決。
雲才立水中，命割諸茅舍以塞，一市猾梗其中。
雲才曰：此舉關一城生靈，乃吾軍法從事時也。
令埋猾於滲所，沒脛，敎守者嚴視之，不顧徑去。
猾宗黨妻孥及諸隣里，慮一決則不救，爭負土
積茅壘之，堤遂堅好，乃命釋之。

借一市猾以捍危城，此與陳恕知大名之

事合。

陳瓘

陳瓘知寧國府宣城諸邑。元季之弊，民租無入官廩，率盡虛籍。瓘至，有發其事者，典司者皆洵洵懼得罪。瓘私念此特循故弊，弗革耳，非始造奸也。颺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俾得爲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

循弊與造奸須別，公甚得之。

楊璉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

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泗水者二人，

令著者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

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

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

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

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聊以玩世

牧津卷之十八 終

牧津卷之十九

真誠 附誠感一卷

劉 昆

龔 遂 二見

崔 挺

孔 煥

袁 甫

嚴 詡

孔 思遠

孟 信

何 遠

阮長之

魏 霸

陶 潛

殷仲堪

王世述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李存貞

王化基

劉 惔

高 爽

馮道根 三見

呂僧珍

樂法才

裴昭明

張 岱

王秀之

明山賓

陳顯達

王 岷

樊子蓋

宋守敬

銚 期

劉 曠

柳 北

陸象先	鄭 棨
狄 斐	韓 琦 <small>四見</small>
杜 衍 <small>二見</small>	歐陽修
陳良翰	張 詠 <small>六見</small>
陳堯佐 <small>三見</small>	胡 宿 <small>二見</small>
鄭 澣	李 遜
湛 朴	楊萬里
唐 恪	毛仲權
李襲譽	仇 念
收津 <small>真誠</small>	卷十九
趙德莊	王 葛
徐經孫	管 紋
吳 嶽	孔 鏞 <small>二見</small>
梁 潛	屈 直
屠大山	劉修已
附誠感一卷	
宋 均 <small>二見</small>	王 尊
虞 國	袁 安
諒 輔	蕭 修

徐 栩	法 雄
許維禎	鄭 宏
韓 稜	張華源
蕭 業	蕭 猷
房 豹	崔 挺
達奚武	呂膚助
陳伯修	呂 壽
孫 洙	孔 鏞 <small>三見</small>
收津 <small>附誠感</small>	卷十九
	三

明山陰郡丞熾

劉昆

劉昆梁孝王之胤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王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等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一

即除昆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崤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三十年乞骸賜洛陽第舍

以千石祿終其身

劉昆自是儒者作用出之惘惘不特無粉飾之政抑且不解粉飾之言竟以質訥受知明主建武時吏治最盛而龔渤海與劉弘農獨以長者見稱其所崇尚可知○偶然二字大勝千百部德政錄

龔遂

龔遂為渤海太守盜賊解散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馬匹遂見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二

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輸百本鬮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嗜酒示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

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爲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丞

守臣之職在宣上德達下情耳千古循良

稱職之外更無奇絕王生二言豈惟教讓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三

直是通達治體而龔少卿真率之風亦自可想

崔挺

崔挺少敦學多所覽究推賢愛士州閭親附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更相存慰辭有欸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後稍值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恬然手不釋卷時穀糴湧貴親故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散之貧困鄉邑更欣歎焉舉秀

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太和十八年除光州

刺史時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

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

之海島垂六十歲今願獻之挺曰吾雖德謝古

人未能以玉爲寶竟不受表送京都北海王祥

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後祥攝選事人

競求遷敘挺終無言祥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

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

考課亦國家恒典下官雖慙古賢不伐之美至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四

於自銜求進竊復羞之卒於光州吏民聞凶莫

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

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

美玉不寶吾愛吾鼎恒情能之而終不肯

以自銜求遷確然之守何可及也獨怪古

道如休徵必欲藉一牒以爲申請非所望

於高賢

孔渙
孔渙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煥居處儉

素乃餉以衣。穗一具。煥曰：太守身居美。養。不能辨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瘁厚。意幸勿為煩。

是實語亦是實心。

袁甫

袁甫自言能為劇縣。荀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猶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糞。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人各有能有不能。此真言實。也。用違其才。使非其任。卒有曠官之謂。公胃之言。銓曹當設此一格。

嚴詡

嚴詡初為潁川太守。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

遣使徵詡。以何並代之。官屬數百人。為設禮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見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

語皆真致。但恐難為代者。

孔思遠

孔思遠在郡。性至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寵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

牧津真誠

卷十九

六

亦志崇儉素。宋世並稱清約。

寶玩服用不疑。正見真率。不然。將外示。賤敗以博名高。矯名之人。即儉素亦非其質。

孟信

孟信拜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去官居貧。無食。唯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信適從外來。告買者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

廉太守一貧至此。猶不欲以病牛欺人。豈

其居官而有自欺

何遠

何遠為武康令。正已率職。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武太守。

惟正已率職。故不必以供帳奉太守。然亦幸此賢太守相賞耳。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七

阮長之

阮長之。閒居篤學。未嘗有情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尋遷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瘁。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辭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履。出閣。依故事。

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

曰。長之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

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及卒。文帝

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在官常擁敗絮。似近不情。然長之一生。不

侮暗地。自是徹底漢。

魏霸

魏霸為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常服粗糲。不食魚肉。

牧津真誠

卷十九

八

不特廉靖可風。抑且友愛可念。

陶潛

陶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常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即日自解歸。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潛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即解

印去縣

既欲為三徑資，定須東帶見督郵。總之膺中磊塊，吾從吾好耳。

殷仲堪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與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乎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校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九

登枝捐本，真為貴介子弟，醒其痼疾。

王世述

王世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循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葺於昔，始為當時所歎。

足自當止，在世述固為衷言，然足之一字。

人情所難，不可為訓，特其衷底，不為蓋藏。真率可取。

李孝貞

李孝貞開皇初，拜馮翊太守。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以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

宦意文情，日久日淡，此君直是胸臆中語。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十

王化基

王化基為知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基聞而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使我早知，便當以此誓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不特有雅量，且能安於人。

劉惔

劉惔為丹陽令，許珣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珣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

凶繇人吾安得保此王羲之在座曰令業許還稷契當無此言

悛之不飾陋以欺人珣之不違心而規友義之之以異言為面折一會而三善具矣

高爽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為晉陵令蒨之迎賜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十一

炎涼世態雲雨交情識破自可付一笑

馮道根

馮道根清簡謹納口不言功武帝嘗指道根示沈約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出為豫州刺史將行帝使畫工圖其形道根踉蹌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無可死之地其言似佞似真然後使朝

廷不復憶一州者又何必死乃報國

呂僧珍

呂僧珍甚為武帝所委任為太子中庶子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充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販蔥為業至是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分叨越當速反蔥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解鄉人咸勸徙解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解以益吾私宅乎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十一

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不私從父兄子不益官解如此人安得不與卜隣

樂法才

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輪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太常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各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表求便

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外。

取以讓俸受名，可令借節省以博名者而

裴昭明

裴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歷任清貧，為廬陵太守。

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

欲競執關鍵，故耳。常謂人曰：人生何事聚畜一

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

自立，則不知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牧津

真說

卷十九

七

此君胸中大是了然，故處世直截乃爾。能知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定，不欲競執關

鍵。

張岱

張岱為司徒左曹掾，母年八十，岱便去官還養。

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

知仁，不須按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齊武帝

即位，復為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

著名，或謂岱曰：公每能緝和公私，何以致此。岱

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寬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繇而及。

為政寬平待物以禮，悔吝何繇而及。謂張

公為根心之言，可謂張公為涉世之妙亦

可。

王秀之

王秀之仕宋為太子舍人，褚彥回欲與結婚，秀

之不肯，以此頗為兩府外兵參軍，後出為晉平

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

牧津

真說

卷十九

七

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

不逐禍，吾生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

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歷侍

中都官尚書，輔國將軍，知足之廉，廉猶易為，生資已足，絕無蓋藏

不絕俗以為高高不可及。

明山賓

明山賓十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衛將軍

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

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
建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天監十五年出爲持
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初山賓在州
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
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
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
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
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山賓性篤實家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
無容不相語買主聞遽追錢而去阮孝緒聞之
歎曰此言足使還淳返樸激薄停澆矣卒官贈
侍中謚曰質
發廩賑饑雖州曹失簿而出納之間關人
職守安可嘿不自明過於長厚要以資性
篤實質之一字真稱易名

陳顯達

陳顯達除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

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
事豪侈達聞之不悅子休尚郢府主簿九江拜
別顯達語之曰麀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
捉此卽取於前燒除之

習俗移人人亦孰不欲子弟佳如王謝而
顯達獨以此相戒識固高人一等

王峴

王峴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
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峴

牧津真誠

卷十九

六

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
問還資多少峴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
帝悅其對

峴刺廣州旣無所取如此多多許從何得
來况表獻俸祿之半乎特不隱情以矯廉
差可尚耳

樊子蓋

樊子蓋授武威太守加金紫光祿大夫帝曰人
道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

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小心二字最妙。人臣之負官箴者，皆一念之罅為之也。

宗守敬

宋守敬為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僚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七

體勢，余以為任官亦無體勢，各宜勉之。

任官無體勢，此語亦須勘破，不然，恬者得之以安命，而躁者因之以競榮矣。

銚期

檀鄉賊寇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之，或以告太守銚期，召問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西，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郡中服其威信。

能令從叛者自殺以謝，真可稱狡為獻誠矣。

劉曠

劉曠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牧津。真誠

卷十九

六

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送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為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潁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卿能獨異於眾，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自來清名善政，未有不從誠恕中得者。

柳玘

柳玘為瀘州守，之任時，泝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

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掉扁舟，被褐衫，把杖于迎接，叅狀云：百姓趙師儒，玘以其有職，非隸屬邑，怪而辭之。師儒曰：蜀亂離其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妄徼戎職，玘欣然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億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玘悉為和之，仍嗟嘆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為斯人致節祭，蓋賞其知分任真也。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九

柳公和詩之意，全是一片開誠為地方作

消弭計，然師儒似非草草為鄉里豪者，亦

直得柳公一和耳。

陸象先

陸象先為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雋請軍事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縱經之者，必搏壁倚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

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

象先此舉，誠未審度形勢，然聞言而自惕，足為執拘者式。

鄭榮

鄭榮以進士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為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榮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贏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十

犯鄭使君寄庫錢

人苦不自知，榮能自言，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大較是真率人，故遇寇亦近於

愚，然能使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何

可易得。

狄棐

狄棐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器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累官太常少卿，為寇準所厚，準荐通判益州，累遷知廣州，代還，不以海物自隨，進

樞密直學士，歷河中、河南府。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退謂所親曰：吾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垂老自污耶？為郡愷悌，多惠政，不為表暴，海內稱之。

不肯附與援人，為政豈肯表暴。

韓魏公

韓魏公守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必親視之。雖在病疾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臥內。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略於總効。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三

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琦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吾恐有所不盡，而况其可以委之人乎。

魏公此念，是一夫不獲實予之辜。

杜衍

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知開封時，常食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衍曰：衍山陰一措大耳，幸遇明時，俸人以周親族，常恐食浮，一旦國家奪所有，却為一措

大將何以自奉乎？為相以清介稱，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湫隘，才數十楹，不殖田產，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嘗教門生曰：官清只畏人知，若求人知，同寮不廉者，必譖之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賈禍而已。但優游其間，默而從之，無媿於心可也。

正獻公清介，絕不作矯矯態，故持議平平。

近人然風世砥俗之意自深矣。

歐陽脩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三

包拯知開封，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歐陽脩代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有以包勵脩者，脩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

用人與見用於人者，慎勿強其所短，則政

無不舉。歐公此言，可以垂訓千古。

陳良翰

陳良翰知瑞安縣，善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

良翰曰無術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虛堂懸鏡訟自得情但得情勿喜尤進一

格

張詠

張詠知成都聞寇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卷十九

三

萊公學術誠不足而能虛受乖崖之諷即此虛衷便為學問然非乖崖一片真率意亦不肯臨岐為此言也

又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孳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

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仍處女也

待人則為近情之事持己則為不可及之

守每謂乖崖視清獻之懸父像以絕慾者

雖相去遠甚然要其根之濃淡亦自不同

陳堯佐

陳堯佐徙知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後知開封府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

卷十九

五

任威擊強盡察防姦譬於激水欲澄至哉言乎促轡而御馬無調良雖然緩急控勒終須在我

胡宿

胡宿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校勘宿為人清謹真率其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延晉公常日所用樽

皿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以為厭已，遂辭去。乃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始喻設陶器之故，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

胡文恭能識丁晉公於未遇之時，可為具眼。然竟不能知其心術之邪正，豈晉公才局不凡，令人深不可測乎？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鄭澣

鄭澣為河南尹，儉素自居。有從父昆弟之孫，自單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為本邑以民禮相待，思得承乏一尉，乃錦游鄉里也。」澣然之，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與中何以異？」子嘗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且

憐子力田，敝衣必能知艱於稼穡，奈何囂浮，甚于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取所棄者盡食之，遂揖歸賓闈，贈五緡而遣之。

少年子弟暴殄飲食，最一可恨事，須時得此君嚴督之，乃妙。

李遜

李遜為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甚，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律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敝也。天下莫不嗟尚，厚諸昆從，是敦倫之士，而不奏甘露一事，尤為有識。」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湛朴

湛朴為江夏縣令，動省過失，平居未始憊情，臨民御政，必稽參條理，然後行。設有小愆，則以狀自劾，使吏望闕宣讀呼名，朴則公裳唯諾於下，示其改也。范忠宣薦之朝，非如此君誠心為質，則望闕呼名，公裳唯

諾絕爲迂濶矯情人矣

楊萬里

楊誠齋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魏公是砥礪之言誠齋真有砥礪之行世不少魏公之訓誠而少誠齋之實踐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壬

唐恪

唐恪調郴縣尉縣有民被殺其鄰以疑見執不勝於桎梏自誣服而尸不獲恪爭之令曰尸終不獲將爲君累柰何恪曰某爲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營復使無辜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埜次夜若有所告者且以物色求之果得屍已乃獲真盜一邑敬服移零陵令獄無重繫者幾二年改宣德郎知太原府榆次縣有村豪怙力暴服一方推埋爲姦至累歲不輸賦吏不

敢詰恪以善道告曉之其人感悟拜泣曰始愚

不知坐迷至此願自新死不敢易即輸積逋痛

折節爲善悉遣子弟就學其後輸賦役居一縣

先又推所有以濟貧餓遂爲鄉里長者

露宿野次如此精真有何難剖之獄至村

豪遂化爲長者總在一段真誠所融格耳

毛仲權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仲權辭涉誹訕僚屬皆不能堪權延之上坐謝曰使其常聞斯

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壬

虛衷自能得士但狂躁之士習不可長

李襲譽

李襲譽以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爲揚州

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餘頃襲

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

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

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

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

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凡為守令能真為地方畫一利使地方受惠者便是真經濟然畢竟以嚴整莊肅之人方繞為之斷非輕跳揮霍者所能○誠子孫數語真是深於為子孫計者此公生子之真誠可想

仇愈

仇愈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元

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此幕官不飾廉以欺上大是素心人觀人當視其本色仇忝然之見似拘

趙德莊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為名言

羅文莊公自言胸中有一狀元終身遺不

去然則德莊此語可為拾危科者頂門一

針

王萬

王萬知台州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食惟蔬飯後為監察御史首論史嵩之貪穢無大臣節以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眾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三

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

遺直遺愛知臣莫若君矣

徐經孫

徐經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款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

外欺其民，即內欺其心。

管紋

管紋，洪武中，任龍陽典史，時邑民負租三萬餘石，紋詰闕請免，章三上不報，遂自經於登聞鼓下，特命官覈實免之，民因立祠祀焉。

捐一身而為民捐三萬之負租，亦當含笑入地，但事不可為訓，而朝廷亦竟以覈實從免，此

聖政之寬仁也。

牧津真說

卷十九

五

吳嶽

吳太守公嶽為廬州守，時南明王公為蘇州守，二官為同年，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簡徵王為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為延款，我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為？遂盡歡竟日而還，風致清標如此，嶽為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

寄還，屬貯庫。

司馬文正以范堯夫一漆盒，便驚茶具，吳公所具遊山之奉，較文正猶侈矣。

孔鏞

孔鏞改連山縣，連山西連昭賀，徭獠出沒，鏞至縣治，無解字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鏞親詣其地，民見鏞至，驚走，既而炊飯民舍，輟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道左，鏞一一賑恤之，俾復業。

牧津真說

卷十九

五

繇是縣治始復。

如此荒落，正一味可以古意行之。

梁潛

梁潛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蒞政平易，民咸悅服，爭訟頓息，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潛來，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陽春徭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即跳蹶不可制，潛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恭敬命令，惟恐

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空流涕者。

澄瀧橋河不若化陽春徭為實政。

屈直

屈直陞重慶知府向來土官軍衛襟處且富庶而謫議易興直既拜命人或以是為慮直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食泉之不能移也及至郡方視事吏持金床簿鋪面薄地步簿呈閱征需七八千金直嘆曰小民營利為生何預於官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焚簿更妙於熄火。

屠大山

屠大山出知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而禁奸詰惡未嘗以三尺假人與士民處坦夷不設城府。

人人得盡下情州民積苦瞿塘下流水歲嚙城有蕩析憂悉力經營築隄障之民以安堵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為州郡患所至騷然以計擒之榜掠數百不能及其身乃齋戒禱於城隍之神詰朝再掠之而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求水漿不得竟死杖下。

榜掠一道士何必禱神不毋以寬和之過乎。

乎。

劉修已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劉修已為吉安府推官為人簡素伉直於辭貌無所修設每群會逡巡俯揖若不甚解事當道厭其所為將予殿課郡守靳君學顏力揀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字吾平生學而未能汝第勉之無憂齟齬修已感激受教然其人內明朗不可欺日夕手撰獄辭不他寄耳目署吉水吉水素號繁衝賦課不前時朝廷以邊劇遣使索逋旁邑牒猝辦民多瘦死乃召掌賦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未旬且

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每聽訟據案默坐終
折以片言或摘單詞相詰莫不愧服情既白令
休外舍月餘不召久之多悔悟去不復追逮其
敦教化如此

此君大約是質朴人故太守之教政不欲
以機智啓之

牧津

卷十九

五

附誠感

宋均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
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
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
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
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王尊

真所謂豚魚之格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

牧津

卷十九

五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
躬率吏民沉白馬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
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
千萬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
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
稍覺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三老朱英等奏
其狀詔增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精誠所格河伯自為旋轉如此定力人豈
畏王陽道乎

虞國

虞國少有孝行，歷官日南太守，以化治稱，常有雙鴈宿止廳事，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國卒於官，鴈逐喪至，繞棲墓上不去，至今呼其地曰雙鴈國，有從曾孫韻，亦守日南，稱小虞。

國之雙鴈，可配鄭公隨車之鹿。

袁安

袁安為陰平長，有惠化，縣有雹淵，冬夏未嘗發，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為民害，安乃推誠潔，齊引愈，既已，至誠感神，雹遂為之沉淪，伏而不起。

牧津

附誠感

卷十九

五

一長便能感神電，誰謂天道遠不可問。

諒輔

諒輔仕郡為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雨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

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

日中無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焚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

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得其至誠。

一五官掾便自任以為當和調陰陽，置太守於何地，但古人一味任真，往往若此。

蕭修

蕭修為秦梁二州刺史，長史范洪胃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王廉勸修捕之，修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食蝗遂盡而去，莫知何為，帝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

牧津

附誠感

卷十九

五

與陰平令止雹同。

徐栩

徐栩少為獄吏，執法詳平，遷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野無遺草，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奏栩他事，栩棄官，蝗應聲至，刺史媿謝，令還舍，蝗即遠去，後為長沙太守。

只執法詳平。蝗便始終為棚作護身符。蝗大是解事。

法雄

法雄為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多。雄乃遺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繇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笮。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牧津附誠感卷十九 堯

只是一念真誠。不必作大奇特看。

鄭宏

鄭宏為臨淮太守。行春。有。三。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為相。後位至太尉。

日南太守雙鴈。並為佳話。

韓稜

韓稜為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

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旦。邳人或尊醉耳。遣使徵訪。果然。

千里尊醉。便能醉人。

張華源

張華源為兗州刺史。折獄明恕。囹圄一空。先是境內有猛獸為民患。華源下車。甌山中忽有鹿。駁食獸。人謂德化所感。

亦駁士解事。

蕭業

牧津附誠感卷十九 早

蕭業為湘州刺史。零陵舊有二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眾竝異之。

德感神明。理自不誣。

蕭猷

臨汝侯蕭猷為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醉祀。蓋惟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江陽齊荀兒反。眾十萬。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

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曠，騎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當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所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是月猷大破荀兒，後猷卒，謚曰靈公。

果爾則靈公之為靈也宜。

房豹

房豹為樂陵太守，郡瀕海水多鹹苦，豹鑿一井。

遂得甘泉，人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井味復鹹。

鑿井得甘泉，未便見政化，惟復鹹時乃見。

耳。

崔挺

崔挺為光州刺史，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

山，峰嶺高峻，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

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

落，相傳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神人相

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遂營之數年。

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電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

棟宇成毀，亦自有定數，恐未必皆善化所

感。

達奚武

達奚武在同州，常旱，欲祀華岳，華岳在山下，常

所祈禱，武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眾人，須登

峰展敬，尋其聖與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六

十，攀藤而上，稽首祈請，即藉草而宿，忽夢一白

牧津，附誠感，卷十九，望。

衣執手曰：快辛苦甚，相嘉武，驚覺益祇，至日雲

霧起，澍雨霑洽，遠近。

禱雨以誠，應者恒變。

豆盧勣

豆盧勣為渭州，有惠政，高武隴素乏水，勣馬足

所踐，忽飛泉湧出，白鳥止廳前，孔子人謠曰：我

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號其

泉曰玉漿泉。

乏水得飛泉，真稱惠澤。

陳伯修

陳伯修為宣城守。政暇多在願白堂講易。忽見朱衣人前曰。請殿院看雪。時方七月。伯修疑不應。有雪。勉起。方離數步。大聲如雷。堂梁已折。禪榻壓碎無餘。

太守能政。設講易。自不應墮危機中。

許維禎

許維禎為淮安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塲。有二虎為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

牧津附誠感

卷十九

聖

前境內旱。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為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嘉之。此君每每善禱。

呂琦

呂琦少為漳浦令。民有死於虎者。琦哀之。於其處處施一甕。立榜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甕有虎陷焉。其為政誠格上下者。皆類此。心迫於誠。而事近於怪。

孫洙

孫洙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歛。緡錢以取贏為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漕漕渠。以通鹽劑。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早蝗為害。致禱於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民歌其清靜。頌其至誠。感格云。

遇事甚有執持。驅蝗乃其細事。

孔鏞

孔鏞初知都昌。分民戶為九等。以均賦役。設倉

牧津附誠感

卷十九

聖

於水次。以便收歛。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為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為荇藻所絡。若鱗介然。鏞火之。其妄遂絕。

即不火亦不能為妖。但火之則人心之感

解。

牧津卷之十九 終

牧津卷之二十目

清德上

子文

何並

范遷

劉寵

孟嘗

孔奮

楊震

楊秉

劉虞

羊續

魯芝

杜軫

虞愿

王恭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王鎮之

劉秀之

竇允

鄭善果

毛玠

陸納

孔愉

朱修之

何敬叔

裴昭明

申恬

孔秀之

劉善明

袁聿修

嚴植之

張恂

牧津卷之二十

清德上

明山陰祁承爍輯

子文

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緡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口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令尹之廉，自是性生，豈從死生上較，然其言可警在位。

何並

何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後遷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椁，置容下棺，恢如父言。

人生品行至蓋棺而定，何子廉直不愧其

字

范遷

范遷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弟。其妻嘗謂曰：君有公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畜財求利，何以示後？代郭丹為司徒，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二

人情以畜財遺後，而范子盧反薄為。何以示後？識見如此，宜其廉也。○廉士能以智略安邊更難。

劉寵

劉寵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

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

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

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

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

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累遷至司徒太尉。

二年，以日食策免歸。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

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貲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三

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

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劉公清而能惠，古之遺愛。生平大節，不在

區區小廉，然一錢之選，遂為名太守佳話。

孟嘗

孟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史，後兼孝廉舉。茂林拜徐州令，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說人采不知紀極。珠遂

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返其業以病被徵當還吏民攀車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珠還合浦古今以為美談然予閱柳子厚

記連山乳穴云石鍾乳之告盡者五載以

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四

以復乳告邦人以為祥而謠之穴人笑曰嚮吾以刺史之貪矣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為噫是可以觀吏道矣然則珠之漸徙者豈非前守詭人采不知紀極所致耶恐古今誇還珠之事者毋乃為穴人所笑乎

孔奮

孔奮茂陵人也少從劉歆受春秋傳歆稱之謂

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七年大將軍竇融請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五

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真清不問處脂膏與否處脂膏而不潤者難在恒人不在豪傑也惟是勵節之人而治貴仁平茹藥之性而養母珍膳寬嚴豐

儉無不得宜，禹無間然，吾於孔君亦云，立節是清，仁平是惠，後不顧妻子，而厲兵破羌，是仁者之勇。

楊震

楊震少好學，稱爲關西夫子，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舉茂才，四遷至荊州刺史，屢彰政績，改東萊守，道經昌邑，時令王密乃前荊州所舉茂才也，夜懷金十斤遺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何不知故人？密曰：暮夜無知，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轉守涿州，安帝元初四年，徵爲太僕。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六

關西清節，爲古今之冠，然其辭懷金之愧，止曰：君不知故人，何其溫厚和平，令人心折，要以昌邑令爲震所舉，斷非貪昧之士，卽遺金，亦直循酬報之體，然而非所施於震也，故曰：故人知君，夫曰：知君，則密之生平可想矣，伯起有清德而能容物，太虛無染，何所不包，四知之云，特以規其暮夜之

失言耳，慎勿謂震之生平，大節凜凜，直在此也。

楊秉

楊秉自爲刺史二十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震之子。

有三不惑，則必畏四知，自可不愧家聲矣，至於律身稱清白，易稱淳白，難此中大有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七

分別，士君子苟立志於自修，不可不於此中理會。

劉虞

劉虞爲幽州刺史，清靜簡約，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以功拜太尉，人臣清節，得見信於貪黷之主，斯真所謂廉頑立懦。

羊續

羊續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守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發兵擊慈斬之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八

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其妻自將祕示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絰稠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歛不受賜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

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

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採問風謠有肅然澄清一境之志至拒左騶之輸真不以三公易其介矣若懸魚乃細節不足為續重也

魯芝

魯芝扶風人魏車騎將軍郭淮為雍州刺史舉孝廉除郎中尋請為別駕累遷天水太守後轉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九

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歷并荆青三州刺史武帝踐祚轉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賜塋田百畝謚曰貞

爵通侯而無居宅固難使人主為作屋更難

杜軫

杜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鄧艾入成都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

將歸群蠻追送路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
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七郡最累遷尚書郎軫
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李驥亦為
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
蜀有二郎

博雅之士更得清修便為完品

虞愿

虞愿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
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追奪還之郡舊出
牧津清德上卷二十

清德上

卷二十

十

髯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踰數
十里外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數十里經宿還
復故處愿令更送遲明乃復歸者再三時以為
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
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
瑯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
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彥回嘗詣
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奏彥回
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歷官中書郎領東觀祭酒

虞君清惠之政自可嘉尚若以床上積塵
便嘆其清則伯夷之室更當塵垢充棟矣
愿能追奪前政之所質自是仁者之勇

王恭

王恭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起家為佐著作郎太
元中為丹陽尹遷中書令後帝將擢時望以為
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
軍事充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後與會稽王
牧津清德上卷二十

清德上

卷二十

十

道子有隙舉兵向闕不克而死死之日家無餘
財唯書籍而已初恭自會稽還都王忱看之見
其坐一六尺簟因語曰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
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即舉坐者送之既
無餘席便坐薦上忱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
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作人無長物便是清操過人

王鎮之

王鎮之為桓玄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

街命賑卹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
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廬服闋為征
西司馬南平太守後為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
僚憚之出為廣州刺史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
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弊俗非此不康
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
至。

清嚴之人自然執正不撓○嶺南何以便
令人墮污泥中每見古人輒諄諄稱吳隱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三

劉秀之

劉秀之元嘉中再為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
襄陽以為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後除西戎校
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
先是漢川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便
之尋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
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
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寶僚並都下貧子出

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政整肅遠近悅
焉。

刺史一廉百務自然整肅一整肅百姓自
然懽悅。

竇允

竇允清尚自修少仕縣補遷郡主簿察孝廉除
浩壘長勤於為政勸諉三蠶平均調役百姓賴
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
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三

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壘長以修勤清
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
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
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
有政績。

始終清節自始終以政譽聞

鄭善果

鄭善果為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嘗坐
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

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蹟號清吏與武
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

有賢母乃能有廉子

毛玠

毛玠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嘗為東曹掾與崔琰
典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
繇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繇是天下之士
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

魏帝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古

為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屏几賜
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素反之服

人臣惟一廉即東曹掾便可澄清天下

陸納

陸納清操絕俗為吳興太守不受祿徵拜左民

尚書領州大中正濱行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

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被襪而已餘

並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

兄子傲不敢問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

茶果而已傲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
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污我素業邪於是杖

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

令恬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

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居織兒欲

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祖言非噉名客蓋性地是質素人

孔愉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遷侍中蘇峻亂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五

愉朝服守宗廟後出為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

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

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

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

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

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

惟居官盡職者去官自能潔身○朝服守

宗廟有疾風勁草之槩

朱修之

朱修之初為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習戍滑臺，遂陷於魏。後之海歸，及至，以為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加都督，以殺南郡王義宣，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賦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賄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償之。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七

受蠻夷之餉，為存撫納也。佐史之賄，即欲明初心之不受，獨不可以施惠貧民乎？要以六朝人作用，自是一格，非可與拘方者語。

何敬叔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輪租。

潔已者鮮澤物，榜門受餉，悉推代輸，此之

謂大廉，然不免為受餉者所藉口，正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裴昭明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二年，為始安內史，及還，甚貧，武帝曰：「裴昭明常罷郡還，遂無宅，我不還甚貧。」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七

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嘗謂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漢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

我聚彼散，至哉言乎！蹶蹶作牛馬，可為惕

然。

申恬

申恬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

為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稔屢被寇抄，估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擒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估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為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敝，估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頗處州郡，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六

能使凋敝之邊境優實，清約乃能及遠。

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仕齊，累遷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出監吳郡，拜太守，政稱清嚴，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不殺晉熙，不食而死，其清可及也，其介不

可及也。

劉善明

劉善明，平原人，仕齊，累官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為海陵太守，時魏尅青州，母陷焉，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卒贖母還，性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茆齋，芥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子孫楷棧足矣，及累為州郡，頗黷財貨，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五

為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奉祿散之親友，及卒，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事事皆揭肺肝以示人，此之謂真廉。○天下無無父之子，母至清節方峻，故知孝子必能為廉吏。

袁聿修

袁聿修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
為信州刺史為政清淨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
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懽心武平初御史普出
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尋除都官尚書
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還餽聿修為尚書郎
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請書邢邵與聿修舊款
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以
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充
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三

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
所慎愿得此心不貽後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
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欽承來旨吾無間然弟
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一郡上下無不得其懽心其人清而不刻
可知○清郎何必減清卿乎

嚴植之

嚴植之為康樂令在縣清白吏人稱之先是仕
齊為廣漢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

敢視植之獨奔哭營殯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塚
葬畢乃還

廉而能厚更自過人

張恂

張恂皇始初出為廣平太守招集流散勸課農
桑民歸之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開建學校優
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
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為
當時第一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主

廉節與惠政並稱六朝殊多吏治何耶

牧津卷之二十終

牧津卷之二十一

清德下

江革

蕭藻

柳儉

李元忠

賀蘭祥

孔戣

房彥謙

李景讓

裴俠

于復

元德秀

韋貞貫

薛珏

張晏之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陸贄

趙與權

賈黃中

唐介

陸景倩

常楙

魚侃

戴仁

呂昭

牧津卷之二十一 清德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江革

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除江革為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東，聞革應至，竝齋持綠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瑯琊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後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竝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迺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岬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革性彊直，為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以文酒自娛。卒，諡曰彊子。歷官八府長史，四王從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人安吏畏，百城震恐，如此之廉，乃足持世。若西陵岬頭一片石，不足為公作佳話也。

蕭藻

蕭藻為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剋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州人焦僧聚眾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自將兵討平之九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名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帝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竝如迦葉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二

吾復何憂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侯景亂遣子或入援因感氣疾卒不食而薨

藻之殺宿將討亂民少年英氣咄咄逼人而乃能屏居謝客明哲之士何以加之○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輕裝還朝何等風槩非獨以一物不取為廉矣

柳儉

柳儉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後拜蓬州刺史獄

訟者庭遣不為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爽悅服後以蜀王罪坐免反還鄉里乘馭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因賜帛二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三

文書約束徒增佐史之弊一切細事庭遣最妙第片言之折惟忠信乃孚

李元忠

李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永安初拜南趙郡太守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潛圖舉義會高祖率眾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箒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時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遂擒斬羽生歷遷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元忠表求賑貸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

已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武定元年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會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家無擔石室若懸磬恒思標賞有意無繇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四

而散之
率義討亂賑饑散餉皆大有經濟人如此之清清為世用

賀蘭祥

賀蘭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歷官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頗有惠政至是重蒞百姓安之漢南流民襁負至者日有千數祥驩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

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饋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惠政在民正其立功之志公私饋遺一無所受直是清素

孔幾

孔幾以殿中侍御史歷官右丞中人疾之改華

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幾以為自海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五

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領嶺南節度等使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藩船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幾皆罷之舊制海商死者官藉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幾以為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幾一切禁之先是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請合力討之時天子

方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蠻爲效
向意助之。殘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
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
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楊旻皆無功。憂死。獨殘
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遷吏部侍郎。殘之
北歸。不載南方一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
二年。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諡曰貞。

孔君嚴始終一節。廉恕持身。且更無一毫
矯矯凌人之氣。韓退之稱其守節清苦。議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六

論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嗚呼。愈豈輕

許人者哉。

房彥謙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
俸錢。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
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
孫。在於清白耳。

世以官貧者亦自不少。要以趣操如彥謙
乃不易得。

李景讓

李景讓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
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
詣延英。極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
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
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
而祿。猶菑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
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
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七

行。蓋怒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
請。臯乃赦。故雖老。猶加箠。勅已起。欣欣然如初。
景讓嘗怒一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
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
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
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
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累官四川節度使。以
病。旬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
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聞報。輒還東都。景讓

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斫其驕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有廉母，乃能有廉子。○鄭母定變，有當機之識。

裴俠

裴俠為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八

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帝，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獨立使君。

清慎奉公，獨立示寵。周文畱心于吏治者至矣。然獨立使君其所處之危，岌岌焉如臨百仞之淵，足二分垂在外矣。

于夏

于夏歷仕以清白聞，為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為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為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賦污者多，乃以夏為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

此君廉惠，定自可稱，但使人臣以清白受主知，則世風自當一變。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九

元德秀

元德秀為魯山令，時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傳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誦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薦，于薦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也。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

乃空居不為墻垣。扁輪家無僕妾。歲儉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瑄每見歎息曰。見紫芝。庸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吾不幸生衰世。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紫芝超然名利之外。妙在自然。絕無矯飾。所謂使人相見其眉宇者。實在此。○開元帝補五鳳樓下。明令三百里內。以聲樂集。大是導侈之事。而獨賞德秀之朴素。黜河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十一

內而賢魯山。則此舉反為察吏安民之盛事矣。此開元之治。所以冠冕一代。

韋正貫

韋正貫以蔭為單父尉。不得志。棄官去。舉賢良方正異等。後又中詳開吏治科。累擢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宣宗立。以治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至。無所取。更資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

教民無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年。既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諡。卒年六十八。

醒右鬼之俗。其識自正。不但拘拘一清謹人也。

薛珏

薛珏以蔭為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十一

珏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管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選別戶三千。備刺史廨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

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汴州刺史。河南尹。入為司農卿。遷京兆尹。後坐善寶參。改太子賓客。出為嶺南觀察使。

簡廉肅三字可為珥歷官譜

張晏之

張晏之為北徐州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
案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
聞頌聲

末世之頌聲亦未便可為據貴在有真廉
如晏之即無清德頌可也

陸贄

陸贄初為鄭尉壽州刺史張諡有重名請為忘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士

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
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贄後來建
豎廉為之本

宜公忠鯁人貞操自得之性生然辭餉受
茶而曰敢不承公之賜詞意宛而恭氣度
自不可及

趙與權

趙清敏與權權知臨安府時方議楮弊又欲以
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權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

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恣意扶持雖

日易一法無救於弊而國非其國矣要在別邪

正警偷惰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

之習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

陛下始力求歸田會潮汐嚙隄執政道帝意畱

之與權奉朝請出關遣使趨還時饑民相携溺

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權涕泣受

詔亟榜諭曰今申奏賑恤毋急死須臾各全性

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毋死曰趙端明必有以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士

活我與權上則祈請公朝下則推誠分勸甘雨

隨至米商四集流移皆有所濟因力求納祿授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與權至浙江

上復召還即日絕江去帝為悵然與權三為府

尹盡力民事都人稱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

子卒諡清敏與權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

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故身故之日至不能殮

始終一德不愧清敏之稱而惠德所及井

溲可食矣○士大夫不清白奉公雖日易

一法無救於弊此言不但當置座右便當揭之朝堂

賈黃中

賈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後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為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後知昇州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闈中遺物也即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四

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汗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黃中畏慎過甚上謂侍臣曰朕嘗念黃中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言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遘疾詔自澶州召還特拜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帝言贈禮部尚書上聞

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為念朕當不忘也

黃中畏慎固自性成若前朝亡國之物扃鑰一室者為時非一日歷官亦非一人豈人皆能取而不欲哉或欲取而不能耳黃中表上之意似亦避嫌遠害之心所以太宗稱其廉恪不然將汗法而害人四字煞有深味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五

唐介

唐介以言事謫潭州倅一巨賈私藏珠為關吏搜太守而下輕其息自售焉無何事覺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真清不必自表直使人主信其生平則獲上治民何事不辦

陸景倩

陸景倩為扶溝丞潔廉自勵河南按察使畢構

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安得借此吏一品題天下士乎

常楸

常楸知廣德軍郡有大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楸先發而后請專命之罪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楸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知平江值旱故事應得紙錢十五萬悉以助民食軍餉請蠲青苗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六

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楸悉不受吏歎曰常侍郎真不受錢所賑所蠲俱有大手如此清德及人乃遠

魚侃

魚侃知開封府府居會省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煩劇難治侃正身潔已以嚴肅為治辨于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入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菘菜而已考滿稱疾歸歸家益貧妻子

不免饑寒而節操愈勵部使者有循例式慮之饋一切不受既病久困牀褥妾以一甌粥啖之

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寗窆時同邑有錢斫者官至布政使亦廉而故然有父產訂守時人為之語曰富不愛錢錢斫貧不愛錢魚侃

廉介之節大約得於性生安論貧富然而貧者之勵操與富者之修名其難易自當有辯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七

戴仁

戴仁累官鎮遠知府府舊有羨稅四千餘金為公費前守以強半入私囊日增稅額商賈患之仁至則編稅為三百六十分以備日支羨二千餘盡裁罷亦不暴於當道人或勸之暴曰暴則張已之長形人之短非吾心也歸里不治第館實於門設榻於屏自號無懷先生卒之日家無餘財郡守吳晟垂泣為之殯殮

廉於律已而厚於待人可稱全德

呂昭

呂昭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
青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
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陞沁州知州在任
一無所取携道出徐州天寒尚未綿具故所授
經門弟子共為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旦
既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
終非吾子死亦不歆汝祀其廉介如此且後為
建昌府推官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六
為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遣人買棺
歛之

以廉惠民以廉訓子事事真懇古道古心
此君有焉

牧津卷之二十一 終

牧津卷之二十二目

砥躬

吳隱之

李恂

羊茂

辛術

謝謨

鄧攸

胡威

孫謙

沐並

高慎

趙軌

孔覲

王暢

傅昭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陸績

二見

洪矩

江秉之

檀敷

周鎮

褚炫

褚瑤

時苗

蔡樽

何遠

樂法牙

二見

裴潛

二見

庾華

王洪軌

房恭懿

沈文秀

劉懷惠

羊敦

王思政 二見

皇尚無逸

裴寬

王禹偁

包拯

凌冲

畢仲游

申徽

祝天貺

馮履謙

魏中孚

王璉

李白

戴鵬

范希正

胡壽安

王勳

衡世瞻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二

吳康

牧津卷之二十二

砥躬

明山陰祁承濬輯

吳隱之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
 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贖貨未至
 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
 之欲隱之既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越崖喪廉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
 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
 當不易心在州逾厲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
 常食不過菜與乾魚及歸妻錮氏賣沉香一片
 隱之見之即投於湖復為晉陵太守妻自負薪
 入為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波絮勤苦
 同於士庶後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
 氈席

一篋可資數世隱之終不易心沉香一片
 何足為累總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意在
 斯乎

李恂

李恂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芻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

清操一如刺郡。至拾橡實以自資。傷哉貧

牧津 砥躬

卷三十二

二

也。

羊茂

羊茂為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但具鹽豉。

苦節不可貞。

辛術

辛術為東徐州刺史。淮南經畧使。朝廷以犯辟。郡守貲財及奴婢百口。盡賜術。三辭不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

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真足廉頑。

謝謨

謝謨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曰。數多劉寵。更以為媿。

劉寵高處。不在一錢之選。數多未便為媿。但恐無若耶山中父老之言耳。

鄧攸

牧津 砥躬

卷三十二

三

鄧攸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去。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懽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萬。攸去郡。不納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攸拖不留。謝今推不去。

伯道棄兒若塵土。自是殘刻人。清亦何足言。惟為政大得民心。又清而不刻。不知何以能倒行逆施。乃爾。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龜父質為荊州刺史以忠靖著稱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童僕自驅驢單行既見父停厩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帳下都督先請假還家未發陰資裝於百鈐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四

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威由是著名遷徐州刺史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胡伯武父子砥行足表類風但帳下都督之陰為資裝威既不能早覺而賜絹謝遣則亦已矣質且杖而除其名吾猶以其清恐人不知也

孫謙

孫謙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道載縑帛以送之謙固辭謙每官去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床施蓬條屏風冬則布被莞席

居官若欲盡職潤屋潤身原非所有如此乃成其居身儉素

沐並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五

沐並少為名吏有志介嘗過越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為人公果不畏強禦黃初中為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索橐穀見未辦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响呼罵並怒因躍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得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吏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

東斫材牂牯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
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
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爲長吏八年出
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
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
困又教豫掘塹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塹絕哭
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祭弔之賓無設粟米之
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
之

牧津

卷二十二

六

六

德信是好奇人故始之收聲似任氣而後
之戒子似詭激詔書所謂自恃清名乃其
定評

高慎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守何不
爲蓄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
二千石遺之也

清名爲基躬範可遺後世第不當有意立
名耳

趙軌

趙軌少好學有行檢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
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
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隋文受
禪爲徐州別駕考績令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
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
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復爲原
州司馬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
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
不改操

牧津

卷二十二

七

名檢須自矜肅還落椹酬暴禾軌雖慄慄
乎有意以修名然亦可爲苦心矣非機杼
物不願侵人斯言良可思法

孔覲

孔覲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
書早知名歷位御史中丞江夏內史性真素不
尚矯飾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
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

之屬。覲見之。僞喜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覲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辨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聽。吏乃載還。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

卷二十二

八

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孔思遠是真率人，而必欲載米還道存，非直過矯，亦以不如此不足服其焚燒輜重之心耳。○孔公如此刻厲人，乃世稱其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楊乘三不惑，公不免其一矣。豈以引人着勝地乎。

王暢

王暢爲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

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子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後國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暢雖不德，敢慕遺烈。

牧津

卷二十二

九

矯弊不可無奇行。暢欲以太守挽奢靡之俗，自不得不過於刻勵。然劉表之言更爲近道。

傳昭

傳昭爲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真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於門。

側遷臨海太守郡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
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困與百姓共之犬可喻
小乃教勿封縣人嘗餉粟置絹於簿下昭笑而
還之昭所蒞官嘗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
廷無所請謁不蓄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
以書記為樂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
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去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
居身行己不負闡室類如此昭少時於朱雀航
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顓見而奇之顓嘗來昭所

牧津 張躬 卷二十二 十

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顓嘆曰此兒神情不凡
必成佳器後為丹陽尹袁粲主簿粲每經昭戶
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
非名賢

清曠之度可以函蓋一世然餒魚與埋肉
則近於蹊刻矣

陸續

吳郡陸續為鬱林太守歸過洞庭湖舟輕載黃
石壓之謂之廉石

舟輕載石自是賢太守佳話然當時洪矩
以廬江守而載土實船江革從會稽還而
實以西陵之石則廉石不獨在績矣

洪矩

洪矩吳時為廬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
土

載土亦大費人力

江秉之

江秉之宋少帝時為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

牧津 張躬 卷二十二 十一

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
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
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祿悉散之
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正色荅曰食
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
官留以付庫

三為令兩為太守寬嚴簡約各見其長書

案之留不足為公稱美事○親故既當沾
惠妻子獨言饑寒乎施由親始此語可念

檀敷

檀敷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敷少為諸生時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

以郡守非人輒至棄官便是奇士但家貧志清有何物力可立精舍抑豈門人所立者乎

牧津

祗躬

卷二十二

十三

周鎮

周鎮清約寡慾所在有異績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注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

罷郡而還坐漏舟中行李蕭然安得所在不有異績

褚炫

褚炫少清簡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

乃十倍於我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為

侍中永明元年為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為質卒無以殯殮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

廉勝獨立知弟莫如兄彥回將一家物復予人視此能無內愧否

牧津

祗躬

卷二十二

十三

褚瑤

褚瑤為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羊道乞土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直而有節幸堪歲寒羊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筥一枚蘆席數領遂啓用瑤為昭信中郎

意况自是佳士

時苗

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薄輦車黃犝牛布被囊

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時人，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遷為大官令。羊篇歷官清慎，育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篇即太傅祐之兄子，封鉅平侯。有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又有王遜為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

牧津 疏 躬

卷二十二

十四

留犢事見記載凡四，當由時苗作俑，遂為千古佳話。雖然，昔人謂官署育兒，亦謂是淮南所生也。留之淮南否，事果近於矯情，要以古人多借事以礪節，取其意可也。

蔡樽

蔡樽初為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菟紫茹，以為常餌，詔褒其清。

不飲郡井，則必取之於家鄉，將如李衛公之置水逾乎，過於矯矣，嗟乎，末世非矯亦

何由得褒其清

何遠

何遠，梁武帝踐祚時，為武昌太守，遠本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後為武康令，愈勵廉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後擢為宣城太守。

牧津 疏 躬

卷二十二

十五

遠盡心經理，復著名迹，期年遷始興內史。遠在官，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此為常。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其清公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

何義方前俠後廉，似有矯矯拔俗之志，而始終一節，儉於律已，慮於及民，不見可欲，使心不變易也。見可欲而終不變其心，非識力過人者不能。

樂法牙

樂法牙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惡曹啓輪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表矣。

廉則廉矣，不審建康令，合常奉之外，別取於民乎，抑蚬而後可乎。

裴潛

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飴以自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其歸也，以床掛壁而去。

卷二十二

六

與江秉之留書案之意同，頗近於矯，但之官不將妻子，是第一快事。

庾華

庾華仕齊為驃騎功曹吏，永明中，使魏和親還，拜散騎侍郎，後為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

百姓凶荒，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

為郡丞，乃至經日不舉火，廉吏何可為也。既守公祿，定不應至此，或以不如是清名不立耳。

王洪軌

王洪軌為晉陽太守，多昧贓賄，為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業，後為青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為，更勵清節，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拈此可為自新者開一法門。

卷二十二

七

房恭懿

房恭懿性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

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慮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以為模範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六

恭懿之治三輔其為天下最者史不述其政理之詳而但敘受賜分惠之槩要以深

沈文秀

沈文秀初為郡王簿稍遷青州刺史慕容白曜破青州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輒送於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遂鎖送京師宥死待為下客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拜為外都下大夫累遷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

無所納卒守清貧在州數年卒

持節不拜而竟拜官蘇武節當不如是廉其小節矣

劉懷慰

劉懷慰初為桂陽王征北參軍父乘民死於義嘉之難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衣養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時太祖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七

王業所基吾方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教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軍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

辭一斛新米何必著廉吏論但其勤政安民墾田灌溉此真廉吏之實政

羊敦

羊敦性尚閒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亭陰
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終
不判署歷遷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踖秋
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饋未至使人外
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
米以供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疋
藕根恐其屬有主之物柰何要其公平正
直非法終不判署持執自不可及

王思政

牧津 祗躬

卷二十二

三

王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爲荊州刺史命都督
蘭小歡督工繕修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
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
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常以
勤王爲務不營貨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
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
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
私耶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
憂公忘私自然不爲身家計但思政之不

營家更自有先幾之見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仕隋歷官右武衛將軍煬帝遇害乃
與段達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
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過之時蜀新定吏
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
吏旣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
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
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

牧津 祗躬

卷二十二

三

他境嘗按郡宿民家燈炷盞主人將續進無逸
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
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
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
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
孝

與段達立越王斬關歸高祖撫蜀嚴明之
政蜀人以安則此公非僅僅清謹自持者
何以畏慎之過一至於此棄母於先復不

能迎母於後聽其久在長安置之若忘及母疾而煩君召如此而猶謚曰孝吾所未解

裴寬

裴寬為參軍時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告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圭

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聚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後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寬雅性友愛為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官終禮部尚書

瘞鹿竟得乘龍雀屏乃收碧鶴韋刺史之具眼與裴參軍之砥躬一舉成兩佳事

王禹偁

王禹偁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禹偁草繼遷制送馬五十匹以狀不如式却之顧肯為此虧價哉言者卒不能動

士人組修原非一事可以襲取生平砥節能使人主深信則立朝自有豎立

包拯

包拯知端州事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不持一硯拯雖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圭

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游宦有貪墨者不得歸宅里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不持一硯不獨奉肅可能也至遺誠數語真欲以清白遺子孫彙影之間自當惕然

凌冲

凌冲為合山令一介不取見歸裝有一砧石詫曰非吾舊時物也命還之

砧石大碍行李然遇鬱林太守即取以實

船矣。

畢仲游

畢仲游為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
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剔
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
衣服尠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
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仲游獨不市一
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縝曰、如
公叔可謂真清矣。

牧津

卷二十二

五

畢公叔自是守正之士、若不市一物、非矯
也、瀕行而特買二茶匕、此真近於矯矣。

申徽

申徽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
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食、以自戒、及
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
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
來就讀、遂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如此砥礪、那得不成廉吏、然亦何必藉楊

震為戒哉、此與趙清獻欲絕慾而懸父像
於私室者同、要以人生受根有濃淡、不得
不用對治之法耳。

祝天貺

宋城主簿祝天貺、勵已如冰玉、百姓呼為裏頭
水、天貺去後、和甄來尉、頗得天貺餘味、加以文
儒、民間語云、去了裏頭水、却得一段著脚琉璃、
薄尉之廉、甚難其人、然民間輿頌、亦當察
其情實。

牧津

卷二十二

五

馮履謙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
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
謙疇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陽
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
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劾官、但以
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
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
聞者莫不欽尚、官至駕部郎中。

故人一鏡，受却由我，何必鋪張乃爾。此君大為名根所累。

魏中孚

魏中孚為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與作製器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為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費，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且休，且休，及解官，檢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緡。

仕路中製器，當以此為法，不惟可以養廉。

牧津

張新

卷二十二

主

且免剝下之累。

王璉

王璉，洪武末，以賢能薦，知寧波府，潔廉平易，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敷，璉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埋羹太守，意在不兼魚肉，則一味亦定不

埋，尚亦近情。

李白

李白為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嘗

之，莞爾笑曰：我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往來憇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以比甘棠。

苦水忽變甘泉，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古人定非欺我，但以詘化夷，古今竟不多見，何耶。

戴鵬

戴鵬，洪武初，知會稽縣，器度弘深，清修自守，時

信國公湯和軍四明，趨郡縣，供饋，期限甚嚴，鵬

牧津

張新

卷二十二

主

率民步行往餉，日晡，餓甚，從者進餅餌，固却不受，掬道傍水飲之，一日休于縣廨，忽雷震，几案火焚，書牒左右驚仆，鵬神色自若，徐曰：撲滅之，及秩滿，父老擁塞於道，舟停三日，乃得行，饑却從者之餅，未足為清廉，安視震案之雷，真可占器度。

范希正

范希正，宣德中，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蒞政嚴明，果斷有方畧，歲乙丑，山東旱饑，大理丞張驥

奉 敕撫安。先是希正勸借富民粟數萬石，選有操行者收賦倉廩，是歲賴以活者幾千人。驥上章請復設曹州，且薦希正爲守，上允之。初，希正爲令時，速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旦出召彬，彬懼而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卽領汝子，昨暮遺我之金，其父赧愧，領金而出。」正統甲子，述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无

職賜璽書獎勞，給路費而還。及是作守，召里老論曰：「昔陳彬持金遺予，不憚路遠，然雖小民之誠，終爲私也。今予復新州，治露坐荆棘，汝以予意道之，出遺我之金，助此公事，誠爲義舉。耆老道意，彬卽應曰：我兄弟分異三載，前金貯而不分，俟侯陞任，乃復遺侯，今當如命。」由是與彬同志，感其德者，莫不慨然樂助。有持金來助者，希正必會僚屬入之，公署學校壇廟，靡不營建。城池街市，靡不區畫，規模宏遠，制度精密。

索却金而治州，解避形跡者，必不肯爲。此君名根之淡可知。

胡壽安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二雞，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三載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无

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搔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累身也。」亦刻意修名之士，然謂携家便至行賄，則古來廉吏，豈盡無家者乎？人顧自處何如。

耳

王勤

王勤少為諸生入太學銓授涑水知縣剛正有守正德初中官用事有歸葬其親眾闈會葬所過州縣競事奢嬖勤居縣署不為禮瑾聞之怒欲立加顯禍時中官有家於涑水者屢以勳清廉為解瑾俾遷卒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犒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畱詭言曰令眾感公之惠時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三

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勤來鬼亟趨避之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皆怕由是勳廉名徹於內廷且令吏部移文為天下諸官式擢知汾州勳堅持廉操終始如一無何去官歸來躬耕食力不履城市幾三十年始卒崔文敏公嘗稱王汾州之廉介苦節不可及

剛正有守者何以見知於御前之優人豈直道在人心不可泯乎幸有躬耕食力三

十年之苦節在

衡世瞻

衡世瞻岳為潮州府同知岳約已惠民自當祿外餽遺一無取嶺南間翕然稱其廉遷西安府知府再補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岳之內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岳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岳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為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三

佳話

淺視之此語若以解嘲深味之此言實以醒世

吳廉

吳廉授知即墨縣蒞官約已黜情專意愛民節用縣故有供歛悉斥去額廨隻僕寥寥焚立揭書座屏上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益於家孰若無損於其民其子往省之謂曰吾有牧任當勞民勸相不為私營汝母顧我為適

移膠河之役，王者銳甚，不能回，廉念民將轉漕，整執不肯發，王者持之嚴，曰：吳知縣頭可合官，特餘事耳。朝廷命我牧民，可視其就死地乎？又通負停積，一時督徵，使輸相繹，下益苦之，廉格不與，其使構激語，謂以木偶人，因為詩以自歎，曰：老大初夏事，疑非木偶人，不應方寸地，時展一分春，祇自儗甘苦，憑誰質質真，歸田何日擬，斗粟未全貧，遂飄然棄官歸邑。

約已黜情，是此君本色，然執持處，更見骨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三

力

牧津卷之二十二 終

牧津卷之二十三目

風力上

胡建

第五種

何金

二見

董宜

趙熹

周一紉

孫實

羊陟

蘇章

吳樹

橋玄

陳頌

蘇正和

孔翊

牧津風力上

朱十一

王暢

二見

高堂隆

褚玠

賀循

顧憲之

二見

宋翻

沈瓚之

于延之

蘇瓌

李令質

李朝隱

左震

明山陰祁承燦輯

胡建

胡建，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奸，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上拜謁，因上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十一

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察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參，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止之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

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

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或誓與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

交兩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

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

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

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容射殺之，容藏公主廬

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卒圍盜，蓋主聞之，與外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十二

人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

射劾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無他坐，蓋主

怒，使人上書告侵辱長公主，射甲舍，一知吏賊

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

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

至今渭城立其祠

為軍正丞，斬御史，為渭城令，侵辱長公主

必非一味莽莽者所能，余不難此公有異

膽而難此公有貞心，○穿北軍壘為賈區

卽此一專。大較監軍使者嗜利剝軍人心。怨憤。故建乃得以恣行其敢。然非懷中之。奏與國容軍容之詔。是犯上亡等。幾於攘臂稱亂矣。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第五種

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糧畜。勸勵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兵討者。歲中至數千家。

牧津

風力上

卷三十三

三

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見子匡為臨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奸。乃收繫客。遂得情狀。州內振慄。朝廷嗟嘆之。

風裁之刺史。非得此抗厲一從事。庶幾於

一割。恐未便能使奧援之太守束手。乃何並

何並為長陵令。道不拾遺。侍中王林卿以邛城太后外家。通輕俠。貴傾京師。坐法免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娟。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親免不發舉。欲無令留中而已。且遣吏奉謁傳趣之行。林卿慚。且從賓客去。至涇橋。令騎奴還

牧津

風力上

卷三十三

四

至寺門。拔劍剝其建鼓。並聞之。從吏兵自逐林卿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代乘車。自從童騎。變服走間徑。馳去。幕追及。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乃侍中奴耳。並心計已失。林卿曰。王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首。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塚舍。使剝寺門鼓。林卿因亡命。眾庶譁以為實。太后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善之。遷潁州太守。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

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賊累千金，並出守。過縣，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髡。鉗，並曰：罪在負天子法耳，不在於太守也。元懼，馳遣人呼弟，亟入關，陽翟輕俠趙季李欵，以氣力魚食閭里，至奸人婦女，持吏短長，縱橫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力，曉文法，吏治三人獄，曰：武吏往捕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入函谷關，無令汚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傑惡，雖遠去，當得。

牧津 風力止

卷三十三

五

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與趙李皆縣頭，及獄要於市，郡中清淨，表善好士，見祀潁川。斬侍中奴頭，至太后爲之乞哀，鍾廷尉爲弟請末減，而竟案致其死，守令能行其法，乃出於哀帝之朝，可怪也。○明知所縛者爲奴，而故認爲主，臨事大有機權。

董宣

董宣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扣馬，以刀畫地，大言數王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

牧津 風力止

卷三十三

六

永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豪強莫不震悚。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惟廉乃得以成其剛。○董少平不特一強項吏，臨事應機，大有作用，妙在候其驂乘，而即以格殺法，乃得行，少遲回，則中變矣。

趙熹

趙熹少以節行著名光武初拜懷令懷大姓李
子春嘗為琅琊相豪猾并兼為人患熹下車窮
詰其奸狀京師貴人為請者數十終不聽趙王
良疾病臨視問欲言王曰素於季子春善今法
抵死懷令趙熹欲法之乞哀王其命帝曰吏奉
法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王無復言而死帝悲
傷其意貸子春而遷熹平原守時平原多盜捕
斬其渠帥餘黨數千人當坐熹上言惡惡止其
殺津風力止卷三十三

殺津

風力止

卷三十三

七

身可貸徙京師近郡實幾輔且廣上恩從之乃
悉移置潁川陳留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
死歲屢有年百姓歌焉

一編民能令國君以垂沒乞憐於天子真
稱大豪矣如此執持乃見風力

周紆

周紆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
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
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警猾吏志除豪賊且勿

相試遂殺縣中尤無常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

博平令收考奸賊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
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為州內所
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渤海
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
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
資常築塹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
遷召陵侯相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王名吏
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
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郡吏望風自
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踴跡京師肅清

殺津

風力止

卷三十三

八

廉潔無資之人大都性警猾吏志除豪賊
漢史奈何以入酷吏乎余為此君一洗之

孫寶

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剛直不苟合寶請為
布衣交乃署文為東郡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
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好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
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

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更思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

侯掾數言，具見生平識力，但孫子嚴能舉剛直之吏，而不能展剛直之用，何耶？

羊陟

羊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

牧津風力上

卷三十三

九

太尉張顛，司徒樊陵，太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滷私，公行賄賂，陟並奏罷黜之。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請托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京師譁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風裁矯矯，根抵皆在一廉。

蘇章

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出為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臧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皆旨坐免，隱歸鄉

牧津風力上

卷三十三

十

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若清河守之罪，必不可不舉正，則不為設酒餽陳生平之好，尤見直躬而行。倘曰私恩不能惹，則多此一番款昵，徒令二天太守，悲喜不能自由耳。

吳樹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托樹，樹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登

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托非人誠非敢聞到縣遂誅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設酒因鳩殺之

不受跋扈將軍之請托具見氣魄然辭冀而就飲卒為所鳩明哲之道似不如此

橋玄

橋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冒罪乞為部從事窮案其奸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冒賓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三

客具考贓罪冒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冒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後為漢陽太守時上卦令皇甫禎有贓罪玄收考髡笞死於京一境皆震

一功曹便有許大風力為漢陽太守禪一貪令復何足言

陳頌

陳頌少好學有文義父所立宅起門頌曰當使

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任為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為主簿州郡部從事乘車馬還家宗黨榮之劾案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為刺史韜因河間王頤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頤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三

剛正之士乃亦以門容車馬為念耶按沛獄之執持更勝三千人之抄獲

蘇正和

武威太守倚權貴暴恣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大有骨力蓋勳亦大有識見非此賢

長史終墮殺機矣。○一從事乃欲案致太守之罪，如此舉動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孔翊

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無所發。

投水固可得無閉目不視，又是一重公案乎。

王暢

王暢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具帝鄉貴戚。

牧津

風力止

卷二十三

十三

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勵威猛，其豪黨有蒙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贓二十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湮井夷竈，豪右大震。

南陽不可問，故須以此公霹靂手治之。然發屋夷竈，則幾於焚掠矣。

高堂隆

泰山太守薛悌命高堂隆為督郵，郡督軍與悌

爭論，召悌而呵之。隆拔劍叱督軍，昔魯定見德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

太守為督軍所呵，其人可知，幸此督郵為太守吐氣。

褚玠

褚玠，炫之曾孫，太建中，山陰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蔡景歷曰：「稽臨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居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

牧津

風力止

卷二十三

十四

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誦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百，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奉祿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奸吏踟躕，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東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

史中丞玠剛毅膽決有直繩之稱

玠是識幹第一流人所以不達從政之言不肯甘心自分○嗟乎為令而除殘去暴使奸吏跼踖無所容定然毀言日聞矣

賀循

賀循操尚高厲才鑿清通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廷尉張闔住在小巷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罔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

牧津風力上

卷二十三

五

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闔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罪其為世所敬服如此

固是賀太傅先聲所致然張闔畢竟是謹畏人不然亦未便奉法若此

顧憲之

顧憲之為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為顧建康言其清且淳也憲之祖覲之嘗為吏部

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後憲之果為吏部郎

強明之令而為政甚得民和更非俗吏可及

宋翻

宋翻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擄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馬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為縣吏請焚之翻曰置高墻下以

牧津風力上

卷二十三

六

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鑽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欲作威以買名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震京師

近於搏擊

沈瓚之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疎直自以廉潔不事

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召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卜延之

坐清所以獲罪，古今一體，曷足怪乎。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七

卜延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幘，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士，拂衣而去。

剛與傲別，有意裁之，至積不能容，則直以傲相加矣。此延之所以投幘也。

蘇瓌

蘇瓌歷朗歛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

追還恨之，由是避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盧簡長、史華取鉅萬，瓌單身襍被自將，徙同州刺史。奏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度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實檢租調，以免勞弊。神龍初，入為尚書右丞。

蘇瓌父子皆著風節，為一代名宰相，然其為刺史時，挺然風裁，已可識立朝節槩。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六

李令質

李令質為萬年令，有富商行盜，繫而索之，駙馬韋擢策馬入縣，欲釋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諧之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為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守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令質曰：設以獲謫，流放嶺南，亦為幸也。

雷霆不測，流放豈可幸邀。守陛下法，死無

所恨此言足令中主心動

李朝隱

李朝隱舉明法受臨汾尉後為安令有宦者與貴請縣請托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下制褒揚遷絳州刺史入為吏部侍郎出刺同州玄宗幸東都路由於同召見賞慰之等遷河南尹政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害民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為政執而杖之行法自當從貴近始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九

左震

左震為黃州刺史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幸肅宗不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山川巫皆盛服中人領護所至于託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整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陰狡不法馳入黃州左震至館請事門鏑不啓震怒破鏑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乘傳之巫方震不畏天子而賊斬籍贓刺

史可謂有權帝亦竟不加罪此唐肅之為

英主也○此事非常法亦非可常用何者

巫方托禱祀以康皇躬萬一巫斬而肅宗

之不豫彌甚不將為柄臣所藉口一作此

思維便多顧慮左震只以一怒便破鏑而

入此處勢難停手所以不至瞻前顧後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十

牧津卷之二十三 終

牧津卷之二十四目

風力下

章 澳

崔 皎

崔 罕

楊 瑒

楊德幹

崔隱甫

陸大同

柳公綽

薛元賞

李楚金

王 播

梁夢昇

李 絳

柳子華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程 琳

王 彬

晏敦復

龐穎公

范子夷

陳 著

胡安國

葉義問

張特立

承 暉

道 同

楊繼宗

葉 信

劉源清

胡世寧

吳 悌

牧津卷之二十四 風力下

明山陰祁承燾輯

章 澳

章澳為京兆尹時鄭光以宣宗之舅莊吏頗恣橫為里中患積歲徵租不入戶澳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實於法上曰鄭光甚情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尹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臣未敢奉詔上曰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一

誠如此但鄭光再三干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具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為懲戒上曰可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天子亦為之語塞莊吏完課之外亦無別罪杖而追逋逋完而釋何嘗廢法

崔皎

崔皎爲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
以上長吏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
皎設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
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爲懷州刺史，歷
任內外，咸有聲稱。

如此行法，自不至問責萊傭矣。

崔罕

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
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爲京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二

兆尹，抑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
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
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
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捉者，宜抵
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
罕止貶湖南觀察使。

人臣惟不計一身利害，何法不伸，然風力
以得中爲度，乃得必行無格。

楊瑒

楊瑒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
徵取畿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

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
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
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販夫，有司追趣其
課，瑒執不可，繇是顯名。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
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
所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
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爲逐，日知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三

楊瑒爲令，已侃侃有大臣風度，及爲御史，
廷奏數語，氣勁詞嚴，有鐵面之致。

楊德幹

楊德幹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鵠不避人
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鵠頭，宦者涕
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獍，何須犯
他百姓，竟不之問。
使人主視百姓爲萬年令之百姓，擾民之
事，誰敢撓法。

崔隱甫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鵬善篋有竈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鵬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緡累官刑部尚書封清河郡公玄宗欲相之曰可見牛仙客不奉詔隱甫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人主不能從一令乞梨園弟子如此人豈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四

肯見牛仙客

陸大同

陸大同為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史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史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史益不悅乃奏大同為河東令尋復為雍州司倉長史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

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退衙謂大同曰雍州

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為不別求好官大同曰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惟以雍州判佐為好官晉不能屈

一司田便能始終執法人之能行胸臆豈必尊官乎

柳公綽

柳公綽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雅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累遷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五

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行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輕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長慶初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驛供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勅賜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騎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

得紆罪。宦官共惡疾之。尋檢校戶部尚書。山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鄆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廐馬害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鬪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罪減論。公綽嘗曰。吾涖官。未嘗以喜怒加于人。子孫其昌乎。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六

使驛供道。地方苦于兵火。條檢定數。似此實政。更勝風裁。惟是謂賊吏之犯法。法在此語未然。以萬姓之脂膏。供賊吏之攫噬。姦吏特令一人之覆盆。而賊吏竟使一國為懸磬。以此相較。情罪相懸。所當首誅。尤在賊吏。

薛元賞

薛元賞為京兆尹。都市惡少。以黛墨鑊膚。夸詭力為剽寇。坊閭苦之。元賞至府三日。收杖死者

三十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帝詰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詳甚謹。元賞使尉覘之。云神策卒訴事也。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卒。使無禮如此。何以鎮四夷乎。命左右擒卒。出劾之。隸走告閭士良。士良命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詣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死可也。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當何如。中尉與國一體。當為國惜法。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七

元賞已囚服來。惟中尉之所死生之。士良不能難。呼酒與飲。歡而罷。繇是軍卒畏戢。百姓以安。大凡威嚴必濟。以權術方能必行。無阻。元賞妙在先殺此卒。而後見士良。又妙在不拒士良之飲。而為之歡罷。故于令必行。而於勢無格。

李楚金

李楚金為貝州司法參軍。其刺史不悅于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謹。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

不敢出州縣吏繇別駕已下不敢禁楚金喬曰
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已出立木而
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
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繇是大理
此刺史可與攀轅擁道者相對爲榜樣想
其在州時亦不欲令人觀耳

王播

王僕射播以監御史按雲陽丞源咸李賊風聲
凜然時京兆尹李實文皇寵委能作禍福舉朝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八

深避其鋒播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
可羞實遂奏播爲三原令求其不足于禮以持
之播至尹署禮無不具出實筭外加更畏焉縣
編戶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爲政播悉召所
謂貴人者入坐堂上令拜曰敬桑梓宜如是邑
人大駭從其所指爲長安令朝廷方思于頔而
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
前令捕民而縱蒼頭播始至縣卽立取其奴而
與民均法播長于吏術剖折如流黠吏詆欺無

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
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僚
屬無不歎服

京兆尹欲過求一屬令勢自不難亦播之
先聲夙有以懾其氣耳

梁夢昇

梁夢昇知德州郭貴族人親吏頗爲奸利夢昇
以法繩之貴遣人以事告史珪圖去夢昇珪悉
記于紙將伺便言之一日上言邇來中外所任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九

皆得其人珪遽出懷中所記以進曰今之文臣
亦未必皆善祇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
貴幾至于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真
精強吏也因以記紙付中書曰卽以夢昇爲贊
善大夫旣又曰與左贊善珪因此怏怏

人主畱心吏治若此烹阿封卽墨何能擅
美于前

李絳

李絳出爲華州刺史承瓘田多在部中主奴擾

民絳搗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
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
絳以爲言併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
并罷之

一華州刺史使人主預戒其所遣李絳可
謂不愧大臣矣○唐宋刺史郡守多以使
相出鎮望孚而權重故能令人君之注意
若此

柳子華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十

柳子華質行剛方爲昭應令檢校工部郎中修
宮使設棘圍于市狗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
石材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送者死不終日已山
積矣營辦略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
稱郎將怙勢縱暴租稅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
謁收付獄列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
怨遣吏厚謝
能杖殺權相奴小民又何敢以匿官物質
行剛方素孚于人何令不行

程琳

程琳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
老卒死賂其妻子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
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
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
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
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
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
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管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十一

四五

辟連姻之勢犯還入宮之女子二事皆能
得之于人主正見宋之法度猶嚴

王彬

王彬知撫州州民李甲饒英倚財武斷鄉曲縣
莫能制甲從子詈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
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器服有龍鳳飾
甲坐大逆棄市并按嘗強取人孳配嶺南州里

肅然爲京西轉運使徙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橫不法彬發其姦賊下吏忤太后意不顧也

治一豪民何足爲州官難惟發內戚之賊吏方見持法之堅

晏敦復

晏敦復知衢州發姦捷伏吏畏民愛敦復以母老欲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和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是執政患敦津風力下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三

其不附已使腹心之人啗之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平居靜默恂恂自如及立朝論事則出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禦方檜在位附之者立取顯貴敦復獨立不與交素雖欲屈致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爲之危敦復處之裕如神色不動剛大之氣生平未嘗少折

恬退人自能饒骨力

龐穎公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穎公爲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爲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爲龍圖閣學士穎公言之不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爲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遂革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三

穎公不但能砥柱中流且能力撼山嶽宇宙何可無此輩人

范子夷

范子夷忠宣公次子爲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玉仙觀主交接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繇其門者甚衆子夷到觀中主相待倨子夷亦不爲禮主頗不平謂子夷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宮觀特寄在境中耳邑官薦舉者某力爲多公

欲之乎。子夷笑而不答。主益憾之。居無何。覓中
聖母殿珠環。主匿之。詐爲盜所取。告諸朝。欲以
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日捕獲。違者罷免。行移
極峻。子夷親踪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
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
治汝矣。各痛笞之。觀主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
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
求告奔問。觀主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
國安。子夷復往。道中益知其實。且有以告者。遂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西

竟入觀中。值主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簿。記盜
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擒之。觀主立伏曰。
某今遭遇明公。卽命肩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
徑申朝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主司得之。
怒甚。尋奉旨。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配沙門
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于神宗。范
子夷非常才。願陛下識之。

京邑首令。治一黃冠。何足爲范公難。特以
勢傾一邑之時。而持正不爲所惑。竟能發

其奸盜之狀。不但力量過人。卽才略亦自
過人。

陳著

陳著出授福安令。改知嵎縣。時宗室外戚。有居
嵎者。持一邑權。前令率以譴去。闕令者十有七
年。著至。政教竝舉。獨持風裁。諸豪乃斂。戢民賴
以安。在嵎四年。代者至。民乞留不得。祖帳遮道
數十里。至城固嶺。民不忍舍。因易嶺名曰陳公
嶺。以識去思。代者李興宗。謂著何以處我。著曰。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五
義利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
用小心。愛細民而公巨室。如是而已。累官監察
御史。知台州。

獨持風裁之人。乃曰愛細民而公巨室。人
情安得不懷。

胡安國

胡安國以右文殿修撰知通州。每事必有論列。
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
起于細微。今以小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

敢言是無時可言也。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尋兼侍讀，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四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馮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況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去

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于席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安國在瑣圍，當先去之。乃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

職奉祠是久，慧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罷之，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

胡康侯以端儒立朝，其持論真為社稷爭利害，不為一人爭意見，諤諤之度，已不可及。況在柄臣炙手之時，如此丰骨，尤不可及。但惜為秦檜所留。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七

葉義問 葉義問慷慨多大節，為小官，即疏時相奸邪，分教上饒，護郡印，輒發常平米賑饑，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亭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權要，不為不祥事。常先白檜罷。

去檜死，召拜殿中侍御史。

釋是何以服他人，知此義也。安肯為不祥事。○一生真是慷慨。

張特立

張特立為宣德州司候，州多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劫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間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耶？聊視之，以杜眾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治之，豪家斂跡，民賴以全。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九

特立之意，在借五將軍以創諸豪戚。

承暉

承暉本名興福，歷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使人屬承暉治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

拒左璫杖豪民，朝廷聞而嘉之，亦執法者。

會逢其適耳。

道同

道同河間人，其先韃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繇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為懼。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九

時有土豪數十人，遇市中持珍貨者，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錢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悉械繫通衢。諸豪詣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為言之。同厲色曰：公為大臣，不當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有富民羅氏，納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同疏未至，亮祖之疏已先奉聞。上不知其繇，先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達，上

以其○譚○畢○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
坐○亮○祖○罪○二○使○同○日○至○而○同○已○先○死○邑○民○甚○
惜○之○同○往○峭○直○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
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曰○徐○
公○亦○效○永○嘉○侯○耶○笞○之○乃○已○後○同○卒○于○官○縣○吏○
有○奉○其○主○于○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
或○以○為○神○云○

始終成其為峭直

楊繼宗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主

楊繼宗守嘉興時清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
箠楚至死者繼宗揭示要衢曰孔清軍打死人
役赴府報名孔見之無如公何而刑酷如故繼
宗入告之曰為治貴識體今公以侍御清戎但
當剔奸刻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
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事于府
臨行亦欲訐宗之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臥
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一紙篋復啓而示之
孔愧服而去

揭直指于中衢恐無此體然入告之言自

正

葉信

葉信守泉時當正德癸酉間閩勢張甚奉命鎮
閩者為某每行郡二守佐以下並易章服罷組
繡郊迎所至無不人人惴恐者信乃令四徒肩
輿入閩館馳道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
事用驛舍丞唱門吏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
信大怒自道上令迴輿南面停而笞丞以數十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主

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館中無不灑然改色者
閩大沮下堦而迎信謝無狀明日遂去然猶索
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信取庫金滿千遣吏
齎記與之聞覺又大怒悉謝不受去於是諸旁
府聞之稍梗閩中閩勢大衰息信倡之也
泉守不以一味威稜馭此亦大有權術故
使其喜怒不能自繇

劉源清

劉源清初為江西德興令逋賦數萬積歲久不

辦。而以通事繫者百餘人。源清至。問逋賦主名。吏指繫者告。源清怒曰。所問如孫尚書家。豈宜獨檢括小民取償耶。令理孫氏逋。威震巨室。徵發無敢後期。積歲所負者咸入。向以通事繫者。更得寬釋。

責逋惟在一切法。但責賤雖不當論。而腴瘠貧富。則不可不辨。

胡端敏公世寧

胡端敏公世寧。初為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主

需。蠅集群從橫甚。世寧悉以法裁之。且謂王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某何敢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民。千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繇是緝下。無敢作姦者。及請民間開墾湖田作柴炭。撫巡業已與之。世寧指畫利害。娓娓乃止。正德間。復補寶慶府。聞珉府受詞繫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令旨者。必并其人送府驗實。啓行。偽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校。世寧曰。王初封。校尉遍沙。衡寶永四府。今收回。

寶慶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世寧曰。御史奏錯。知府當奏。改耳。王器其直。無恨意。

端敏公自為司理。而郡守。而監司。無不涉藩府之地。而持正則始終如一。

吳悌

吳悌。初令宣城。門無私謁。一日以縣歲額輸于郡。庫官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悌立郡守左。庫官敲兌。白郡守增之。悌曰。已有郡守覘視。曰。尚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主

無悌。曰。職立正視。故有公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宣城豪家。斂手不敢犯。召為御史。夏公當國。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奉裳而觀者。悌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眾默然。

吳公發言吐詞。侃侃正氣。常盈面目。而意近于玩。令人內愧。

牧津卷之二十四 終

守正上

董仲舒

魏朗

貢禹

嚴彭祖

張禹

陸康

孔融

張磐

荀淑

樂運

辛琛

沈慶之

江革

二見

楊達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王熙

竇瑗

李幼廉

石曜

榮毗

敬肅

吳良

王承

臨川王映

殷羨

劉湛

韓延之

蘇良嗣

戴就

蕭引

劉齊賢

顏真卿

二見

張無擇

裴寬 二見

李繪

陳泰

何澤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二

董仲舒

董仲舒為江都相，專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是時公孫弘希世用事，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舒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牧津，守正上。卷二十五 一

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以禮義匡王不難，使敬憚為難，即此為格心。

魏朗

魏朗少為縣吏，為兄報仇亡命，後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又受五經，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

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徵拜議郎，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黨議免歸。

公忠亮直，朗可不愧，然不免為兄仇之故而甘作亡命，何耶？豈友于之愛不可解，抑傷心之恨無所雪乎？余每謂我朝之政，尤軼前代者，在麗辟一事，殺人者辟，國法嚴明，何必報仇，乃能償死，所以生殺之權盡在上而不在下，民歸禮法，此其一端。

貢禹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官府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貢少翁以免冠何可復，一去明志，乃終為御史大夫，數言得失，廉直為天子所憚，人生亦何必兢兢此進賢也。

嚴彭祖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曰春秋之意在
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
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
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
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
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
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容苟求富
貴乎竟以太傅官終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三

經誼誠高故不嫌爲宰相卽不宰相于經
誼無損也彭祖侃侃自信真不愧經明行
修之士

張禹

張禹建初中爲揚州刺史嘗過江行部中土民
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言曰子胥
如有靈知我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
而過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
明舉

察寃理枉深幽畢到于胥有靈正當默啓

陸康

陸康祖績父褒皆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
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縣在
邊垂舊制今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往
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
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
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
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
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四

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責在愛民省徭輕賦以
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世從化靈物
應德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詔書畝
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
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
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蝗災自生哀公增賦而
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
捨聖戒自踏亡王之法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
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

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

靈帝時，政事所當言者，固不止此。乃民田畝斂十錢，尤爲瑣陋。

孔融

孔融在郡教選，言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邴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其美，後志望欲殺之。朝吏皆請，原獨不

牧津 守正上

卷十五

五

言。融謂原曰：君意謂何？原對曰：明府于其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則引而方之于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于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其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太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

牧津 守正上

卷十五

六

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于其言出乎身，行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乎？融斂容謝之。人之貞邪，故無定質。國之用舍，亦無定衡。要以乍佞乍賢，必其知人尚無真鑒。若以作好作惡而漫無主持，又其下矣。邴原之箴孔融，可爲任情用舍者藥石。

張磐

張磐爲交州刺史，時羌賊胡蘭餘黨南走蒼梧。荆州刺史度尚懼爲己負，乃僞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是徵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刎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自膺甲冑，涉危

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窠，冒近還秦。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尚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七

雖以一腔憤鬱，不能自平，然亦恃會赦見原，功罪不致終枉。

荀淑

荀淑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聞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交。

荀季和真不愧賢良方正之舉，但閒居養志，安得產業每增，以贍宗族知交乎。

樂運

樂運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武帝幸同州，召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八

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後宣帝昏暴，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矢，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元巖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從之，運因獲免。

辛琛

辛琛爲榮陽丞，每諫太守元麗麗醉，輒令閉閣曰：勿使辛丞入也。後爲揚州長史，每諫折刺史。

李崇崇多不納後加南梁守崇置酒謂崇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人耳崇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方正長史固不易得納方正之刺史尤不易得

沈慶之

沈慶之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九

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

累

非此公力持正識恐在省愈久則待轉愈切

江革

江革歷官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博陽太守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屬城所憚後為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汎舟而還途經下邳

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本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時祖暉同被拘繫

延明使暉作歌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恩厚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

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革厲聲曰江革年六十

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

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後放革還朝上大宴舉酒

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十一

不為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後

卒謚強子

江休映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強子之謚

妙稱

楊達

楊達有學行歷官俱著能名文帝平陳後差品

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

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越公真有隻眼

王羆

王羆為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六郡，俸祿優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辨，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辭耳。

王羆之意，在不徇權貴，然求而不應，其柄在我，置一官于身外，而為河西人作保障，不更有益國家乎？辭而不拜，其意猶淺。

寶瑗

寶瑗

守正上

卷十五

寶瑗，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府相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及行晉州事，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

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既殺已

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頓默此母之義

罪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

鄙臣，所以致惑。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

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

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于法

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

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天下未有無母之

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

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

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

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

案法推正，甚見警疾。官雖通顯，貧窘清尚之操

為時所重。

大槩是清操執持之士，而不解諧世。

李幼廉

李幼廉，少寡欲，出為南青州刺史。祖孝徵，求紫石英于幼廉，以其為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

者固請與二兩孝徵有言幼廉聞之曰幼廉給髮從宦誓不屈意求人假欲相頓挫不過遣向并州耳

只不屈意求人與少亦如多多許

石曜

石曜為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過郡令左右諷徵帛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犯武都笑不責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十三

武都能容亦自不俗

榮毗

榮毗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為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越公能識楊達有君子心又服榮毗有奉法之守雖侈僭之人亦自不乏將相材

敬肅

敬肅少以貞介知名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佐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于涿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十四

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沮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

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得此二語九錫之榮無以加此

吳良

吳良以清白守正稱為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罹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

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為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窳自無袴寧足為不家給人足耶太守以良言是賜良鯁魚百枚

議曹鯁直或是正人但以無袴自言宜為

門下掾所鄙

王承

王承出為東陽太守政存寬惠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用事休暇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嘗指异門曰此中輻輳

廉津

守正上

太卷二十五

去

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東陽耳小東陽承弟幼也

當今羅雀之門乃故多大小東陽耳

臨川王映

臨川王映仕宋為兗州刺史留心吏事令行禁止高帝踐祚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賈客尚未剝民

殷羨

殷羨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共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

劉湛

廬陵王義真出為南豫州刺史劉湛為長史義真出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煖酒炙車螯湛正色牧津守正上卷二十五去

湛真能以禮處人

韓延之

韓延之為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錄事有才幹帝未至江陵密書招之延之報曰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國家蒙賴推德委誠故事每詢仰來示有云處懷期物自有

由來今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處懷難物者矣。吾雖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受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共游地下，不復多云。帝覽書，甚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

延之推戴平西，未便為從正，然人各為其主，正所謂事人當如此矣。

蘇良嗣

蘇良嗣為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

戴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囚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果為良嗣所怪，手詔慰喻，便令棄竹於江中。」

囚採竹中使，非素受知人主，不能為，亦不可為。

戴就

戴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賦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

錢唐獄，幽囚考掠，五毒慘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餒斧，使挾于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正飲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撥而食之。主者窮竭，無復餘方，乃

臥就覆船下，以馬矢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把土，爪悉墮落。

主者以狀上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荅言：「太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大

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宜申斷冤毒，奈何枉誣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

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羣鬼殺汝，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節，即解械，更與深談，解

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

宇宙間乃有此鐵漢，就之義烈，真霄壤

所無，然亦須太守果能以死報國，而刺史

所奏賦罪，真枉，乃為得之，不然，捐軀為庇

奸，亦非烈士事。

蕭引

蕭引為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為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士君子但當計立身本末亦不必計及免職與否

劉齊賢

劉齊賢由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高宗以其方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九

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鶴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鶴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

齊賢非捕鶴人知臣莫若君矣人臣致身事主使人主如此敬憚何地不可格天

顏真卿

顏魯公真卿在汝州淮西賊將饒竊問儀注于真卿曰老夫老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魯公之對似諷而實規

張無擇

張無擇永隆初舉明經調醴泉尉改汴州參軍會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無擇謂敬業其志雖壯而其事不可為訓乃從李孝逸拒敬業贊畫有功遷華陰令屬羅織獄起無擇每以恤民為已任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召為司刑丞適魏元忠與張昌宗廷辨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枉張易之不快其剛直謫嶺表移饒州刺史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辛

父母相繼歿負土結廬三年不櫛人稱其孝為令能恤民為司丞定不肯枉忠亮之臣

裴寬

裴寬性通敏工騎射投壺畧通書記景雲中舉拔萃為河南丞遷長安尉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法以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咸附帝深加寵倚林甫教復等忌之貶寬為陽太守及韋堅獄起

寬復坐親貶安祿別駕稍遷東海太守寬惟性友愛其為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

裴寬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污安得容通賄人受刺史生口乎賢奸不兩容寬之被貶寬之賢也但通敏人又能為執法事更不易得

李繪

李繪為高陽內史崔謹恃勢乞麋角鶴羽繪荅書曰鶴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

牧津

守正上卷二十五
主
下官庸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

語雖排調意則峻絕

陳泰

陳泰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京貴人至以市牙相待只不發封猶未足快憤

何澤

何澤舉進士為洛陽令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孰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于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

為民強諫乃潛伏草間莊宗好恢諧故亦以恢諧雜之然其議論自正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主

牧津卷之二十五 終

卷二十六目

守正下

范仲淹 二見

李及

程顥 四見

夏竦 二見

張問

傅堯俞

王育

張昭及

劉琮

王師心

蕭振

王十朋

陳仲微

劉甲

牧津守正下

卷二十六

王阮

宋嚴宗

葉知遠

申屠

海瑞

楊繼宗 四見

吳昂

寇天敘

劉田

吳廷舉

郁山

王元敬

朱光霽

附關邪

張遼

陸敬叔

諸葛恪 二見

蕭琛

葛祚

袁君正

陸昭符

裴榮

盧光

王鼎

孔道輔

蘇軾 五見

王曾

程珣

沈造

黃震 二見

胡穎

劉初

張瑄

孫子秀

牧津守正下

卷二十六

李夷庚

張昂

謝士元

高某

王旦

季才元

李叔堅

傅弘業

牧津卷之二十六 守正下附關邪

明山陰祁承燦輯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仲淹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乃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于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為罷黜內侍云

文正疏言君側亦深慮乃爾乎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一

李及

李及知杭州時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及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

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

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

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時人服其操守

惟禮可以已人此語信然

程顥

程顥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顥廉正數往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二

來境上竟不入

此侍中亦大解事

夏竦

夏文莊公竦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州俗尚巫病者輒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一聽于神以故饑渴死者不可勝計竦索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祠朝廷因下令江浙以南悉禁絕之英公此舉甚正江浙間今此風亦不減司土者不可無英公之念

張問

張問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興問獨不阿時好
歲饑為言免常平助賑語頗切直累官正議大
夫問廉潔嘗與神世衡善問父喪世衡遺汝州
田十頃辭弗受世衡卒其子用父治命亦不納
田蕪者三十年朝廷命反諸种氏

不阿新法正也不受遺田廉也可以持世

傅堯俞

傅堯俞元祐間知明州有惠政清直一節始終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三

不逾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力行
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侯君來久矣將以待制
諫院處君堯俞曰世以新法不便誠如是當極
論之安石愠之竟出之于外初自諫官補郡衆
以法令有未安者必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
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守知守法而
已嘗知徐州前守僉用公錢堯俞至為償之未
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久之致實非堯俞
所用卒不辯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

人所難兼吾于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
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爾

不附安石不卑郡守皆是清直中一節然
司馬文正之稱公不如伯溫之言更進一
格

王育

王育從太守杜宣辟為主簿先是少孤貧為人
傭牧羊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
育將鬻己以償之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四

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太守杜宣
辟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王攸詣宣宣不
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
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鴛乎
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
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
汝謂吾刀鈍耶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跪下
抱育乃止

萬年令炎涼惡態非王主簿何能為太守

一舒忿

張昭及

張昭及性剛毅。不畏強禦。故為櫟陽主簿。陳堯咨莊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之。堯咨聞而歎曰。張子一主簿。而能如此。他日當薦為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見。不為得御史地。不見更高于杖僕。

劉綜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延之。從容曰。

牧津守正下

卷二十六

五

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官中。未幾出知廬州。

當人主特達之。眷注而能截然以義自守。真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

王師心

王師心初除海州沭陽縣尉。敗劇賊朱江境上。詔改承奉郎。知長沙縣。政事詳明。累遷太府丞。進權工部侍郎。充賀金國生辰使。還除知袁州。

時秦檜方用事。監司郡守皆爭獻羨餘以希進。

師心獨取以代貧民逋租。改衢州通判。遷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訐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于朝。欲并中傷之。詞所連及者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以免。會檜死。事息。召還除戶部侍郎。

不獻羨餘以希檜意。如此正人。自能保護善類。

蕭振

牧津守正下

卷二十六

六

蕭振出知紹興府。改知湖州。將行。白秦檜曰。宰相如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為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囑以私事。又不克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天慶觀。後知台州。坐楊煒在獄。佚涉。鐫秩居湖州。尋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檜風御史劾之。復謫池陽。蜀民謳吟思之。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復還成都。父老。權呼載道。振兩為蜀守。威行。憲字。

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于道。

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至哉言乎！今天下移全體而實一肢，恐扁鵲亦當却步。

王十朋

王十朋初授紹興府僉判，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奸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府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出知饒州，時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

牧津守正下

卷二十六

七

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饒民乞畱，至斷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得請起知泉州，會七邑，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

不肯以學宅益宰相圃，自然為天子愛養百姓。

陳仲微

陳仲微調莆田尉，寓公有誦仲微于當路，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

仲微受牘而藏之固佳，若不受其牘而令

寓公預飭其家奴更佳。○仲微召入當輪對，有祿餌可以釣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如此氣槩人肯受當路薦

牧津守正下

卷二十六

八

劉甲

劉甲歷官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為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渚之，以為北海，太祖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改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吳曦之叛，遣將趙觀以書致甲，引援大義拒之。因臥病，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然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知事李壁告變，且

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州即日可免解矣職借
王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徵聞曠反狀韓侂胄猶
以爲不然及甲奏至舉朝震駭壁以甲帛書進
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
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
蜀計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曠復還漢中
上奏待罪詔趣還任列上叛臣子孫族屬及附
僞罪狀公論快之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
賜衣帶鞍馬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先是大臣

牧津 寺正下

卷三十六

九

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王送禮實賄賂也甲
下令首罷之凡丙增多田稅甲命蜀吏討論錄
一府計歲減錢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
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甲幼孤多難母病封
股以進生平嘗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
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

是趙清獻一流人非特忠實可嘉其才具
亦自超○足履實地居官顛撲不破者惟
此四字

王阮

王阮知撫州韓侂胄宿聞其名特命入奏夜遣
密客詣阮誘以美官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
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欽柳宗元失身匪人
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
畢拂衣出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歸隱廬山
善乎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之言也拂衣
歸山山高水長王公有之

宋嚴宗

牧津 寺正下

卷三十六

十

宋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畱宗校
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
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早來謁唾之曰三
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
以賄進乎其人慚退宗即日辭漕使行

伐國不問仁人何以令因寺僧之致懇幸
有辭漕使一着稍得自處之道

葉知遠

葉知遠爲嵐谷令其子私受巨室財將誣人劫

掠罪。且及千家。知遠覺之。力爲明辨。并其子申于朝。遂免千家之罪。被釋者。競禱神爲知遠祈福。一年內。妻妾生二子。皆榮顯。

以一不肖子。累及千家。凡有血性。自當爲之申辨。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爲杭州總管府推官。朱駙馬楊鎮從

子玠節家故饒。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

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士

致遠讞之。得其情。溶伏辜。玠節寃得雪。因懷金

致謝。致遠怒絕之。後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

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

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逮天

祥。時行臺遣御史按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

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促定天祥

罪。會致遠章上。爲之氣沮。後僉准西江北道肅

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卒。致遠清修苦節。家

無餘產。生平耻事權貴。有書萬卷。號曰墨莊。

有清操。亦有骨力。

海忠介瑞

海忠介瑞。初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齋。

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崖複嶂。民易逃。

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

不可支。瑞初入署。例有公燕。草草治具。乃召丞

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坐。構陳所爲。奉

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無何度田定稅。不使

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士

麥。稅蔬芥。旦夕取以自贍。時胡公宗憲總制浙

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胡一日語藩

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笑之也。

豐城郭懋卿。繇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

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陳燕

之。費千餘金。郭將往徵齊雲牒。所過郡邑。供辦

令甚峻。及淳安。瑞乃爲書上郭。甚言邑小。不足

奉迎。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

當虐。言甚具。郭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

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是愬令，幾累我輩。

忠介公批鱗以櫻明主易逆耳以忤邪臣難，蓋炙手可熱之時舉國若狂，正無奈有愬令幾累我輩者在。

楊公繼宗

楊公繼宗知嘉興，內臣往來百方索賂，宗曰：諾。出牒取庫金，送與太監買布絹入饋，因索印卷附卷索，便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五

此意可以攝解事之人，若恣肆而不畏法者，豈以磨勘為意。

吳昂

吳昂授宜城知縣，宜城人弗善耕織，昂之邑當孔道，過客聞其清約，無敢動館人。既三年，更新建，時宸豪方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寧藩大謹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昂獨以為民率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

吾疑民之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民非有抗于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忘生，情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曲諭，諸父老皆頓首惟命，寧藩獨怏怏謂偏護新建人，已而歲大饑，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者幾萬人。

邑令職當為邑民請命，叛之一字，豈可輕以加人，故此際持執不難，而解散為難。

寇天叙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五

寇天叙為應天府丞，時武宗駐蹕雷都，江彬賜張所過率以重賄，迨于禍，守臣亦諷寇賂之。天叙曰：是實不能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禍，何傷彬。洵洵每務持違之，屬有可行之事，指畫利害與之抗論，多所中止，且羣賀彬生辰，率行四拜禮。天叙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天叙，久無所得，偵者竊謂天叙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天叙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為。若得禍，謝豈可免。彬謂人曰：寇公真君子也，其他嬖幸亦因此

歛跡若有需索直沮之曰俟面奏與卽與爾莫敢誰何一日上親觀迎春天叙啓具于郊外俯伏廊下嬖幸疾公劾公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以是

當武宗南巡捐一身當百責之任者楊之
蔣恭靖泗之汪青湖與寇公鼎足而三何一時之多名臣也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去

劉田

劉田授元氏知縣爲治嚴明不阿權貴時劉瑾用事遣中貴人刺事畿內所至長吏皆郊迎謁及入元氏坐傳舍召令至田駕車雍容傳呼而入中貴不爲起田厲聲曰咄閣胡不爲長者下坐中貴大愕起呼其徒欲辱之田前提其一人擲堂下召吏縛送獄曰若刺事郡邑奉何詔吾上書請于朝中貴走白真定知府知府大恐以千金爲謝不使知也時郡邑多獻生物元氏

人得白兔送邑僚佐大喜以爲奏當投賞皆前賀令田笑謝之乃置酒召丞尉博士飲酒三行奉炙起屬客曰諸君噉白兔炙否此乃是也丞以下愕不能對田笑曰與諸君樂飲耳令豈獻白兔者哉

當爾時獻瑞紛紛其意或以醒在位者乎
吳廷舉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去

吳廷舉初爲廣東順德知縣案已字民嘗毀淫祠以其材作書院修學宮後有蜚語當道按之卽竹木瑣屑不爽錙銖宦家有二子犯盜法並論死廷舉標其戶曰盜而生其少子後少子改行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而存其後今門以盜辱不如死也吳爲撤之有憾廷舉者令自首賂令毀門表盜曰吾死分也不忍誣廉令稍遷成都同知亡何調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起兵部尚書馬昂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時劉瑾用事遣官欲諸

省庫銀解京意在索羨廷舉第以額應解而哀其羨又劾太監潘忠二十罪逮繫詔獄考掠數日無所文致瑾矯旨荷校吏部門外謫戍鴈門逾月宥免爲民瑾誅召補雲南副使

盜不忍以誣廉令盜乃勝于修憾者矣

郁山

郁山出守溫州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文忠公得上寵未艾于郡大起治第強市民居一日謂張曰相公居朝

牧津守正下卷二十六七

喜稱伊傅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蕭何李沆何耶且匝垣里許矣張目攝之而地亦不再廣或謂張相國且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提有如他日相國整君獨不爲門族計耶笑而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即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治溫二年以疾卒山風範端凝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

非志節堅定不能爾

王元敬

王元敬釋褐知許州即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秉國名知人于荊州尤極特選于諸曹郎特屬意元敬曰願以吾郡煩前許守是時江陵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終謹反行侍坐如大老元敬乃講敵禮所請事有不可輒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校士吏置名籍呼唱次至江陵子迺以僮應艱然起曰公子即自貴無求就試

牧津守正下卷二十六六

孰爲勸駕者而奈何以僮辱士明日惶恐趨謝始與之試上爲江陵治第諸大吏率輸金助役至千餘金元敬獨以數金往始遼王罪廢其宮竟夷爲江陵宅元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夷其宮室若太妃何後江陵沒言者以爲罪更奪宅爲廨識者服其晰于治體士君子當首重立身從立身起念自不必問其所仕之地大小輕重無不一軌于正

朱光霽

朱光霽初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時方視篆，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監司怒且恚而寢，開府善詈人，府佐以下皆屬鞭笞，獨遇之以禮，退謂人曰：朱通判非常吏也，曾有獄變，人危之，捕獲無遺，上官相顧稱其能，遷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悉禁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者，霽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乃揭律令示之，其人不

微津 守正下

卷三十六

九

悟而索愈固，於是呼吏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為栽田，用其人曰：恐不可，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往往如此。

拒造

言莊而實玩，拒栽田，語玩而實莊。

附闕邪

張遼

張遼為桂陽太守，田中有大樹十餘圍，蓋地數畝，不生穀，伐之，有赤汁六七斗，遼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復斫之，血大流，洒遼，先斫其枝，上有空處，見白頭，公長四五尺，突出，往赴遼，遼以刃格之，凡殺四五頭，竝死，左右驚怖，遼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木石之怪，夔蜩蝻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以二千石

微津 附闕邪

卷三十六

十

過鄉里，白日繡衣，榮羨，竟無他怪。

事出搜神記，語近于怪，然足為拘忌者豁

曾次

陸敬叔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物人頭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可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幸此公曾見白澤圖耳。

諸葛恪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叅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侯囊。」

侯囊彭侯，正須多讀書，喜記僻事。

蕭琛

蕭琛為吳興太守，時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床幕為神坐，公私

牧津

卷二十六

主

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叱咤之雄，不能不吞聲避席，正氣之磅礴

自爾

葛祚

葛祚為衡陽太守，郡有大槎，橫水為妖怪，百姓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破，祚

將去官，大造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槎乃移去，沿下流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沉覆之患。

正能勝邪，自是宇宙間定理，無足為怪。

袁君正

袁君正為豫章內史，俗信巫，郡有萬世榮為巫師，君正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訖取襦去，神將送君，君正使檢諸身于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

牧津

卷二十六

主

于市，一郡無敢行巫者。

事後之刑巫，不如事前之弗禱，所著襦不知何以與之，豈君正在病憤中乎？

睦昭符

睦昭符保大中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

暴至，電光如金蛇，繞素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

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

舉索納庫中。

其事甚怪，其度甚常。

裴粲

裴粲為膠州士人以早勸禱海神粲憚遠眾乃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

此等舉動頗涉任誕然借以聳諂事之庸民則可

盧光

盧光為京兆郡舍數有怪郡將無敢居者光曰

收津附關邪卷二十六

重

吉凶繇人妖不自作遂居之光所乘馬忽升廳登牀南首而立食器故自壞光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吉凶繇人洵然

王鼎

王鼎宰漆水縣憇于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愧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其雅度亦自可人

孔道輔

孔道輔舉進士第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擊蛇細事耳不足為道輔重而要以卓然不惑其立朝之槩已見于此

蘇東坡

蘇軾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軾

收津附關邪卷二十六

重

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不軾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走

黃冠夜來之術坡翁未必先知因其自言而隨機立叱其奸自窮後徽宗時道人王老志復以此術見上遂被恩渥向非公之識定而轉機速鮮不為動

王曾

王曾知應天府時京師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曾立今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只是識力素定故不為訛言所動自能定

訛

陳希亮

陳希亮知雩都有巫覡歲歛民財祀鬼謂之春

牧津 附關邪 卷二十六 五

齊否則有火災且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

禁之巫不敢犯而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

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去父老泣送之曰公去

恐緋衣復出矣

巫覡之惑民久矣懲惑莫若嚴希亮獨不

為峻法與西門豹投河之意寬嚴各有所

用而正大則過之

程珦

程珦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

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三

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

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

而去其妄乃息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

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

不動頃之遂定

潯守初投祠具于江識亦不弱惜為逆流

而上所動程公妙在復投不必論其順不

順也○謹言佛光原無關係惟靜坐乃能

牧津 附關邪 卷二十六 五

定譁

沈造

沈造以進士歷官通判廉直不阿一心民事初

知漳浦海寇作亂將及境聞造有政聲即引去

曰毋驚沈公及判潮時有韓山神歲須男女以

祭歷政畏憚之脩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毀像

得巨蛇殺而烹之凶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

之驅鱷云造卒潮民相率聚哭祠下三日始去

一心民事者一身之禍福皆所不計且不

肯媚人而沉肯媚妖、

黃震

黃震通州廣德軍郡有祠山廟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為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榜掠徼福者震見之責其自狀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耳杖之示眾又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于庭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封鑄一夕明失所在震以為妖且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

敬津

附開郡

卷十六

老

司悉禁絕之

挽愚民之惑惟在揭其肺肝

胡穎

胡穎幼機警中童子科紹定間登進士第歷官知平江府所至毀淫祠千區以衢州有靈祠命撤之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嘗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允恭曰以為無矣從而察之是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尋為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穎

檄僧昇蛇至令之曰爾有靈當三日見怪及期

蠢然遂烹之遷京湖總領材賦穎正直剛果切

當事情臨政善斷不畏彊禦一日輪對理宗曰

聞卿好殺意在折獄穎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

負陛下非嗜殺也帝默然

以為無矣從而察之是疑其有此君大有

禪解

劉初

劉初知邕州日時當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

敬津

附開郡

卷十六

天

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

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有

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初惡其惑眾乃昇

象投江中亦無他異

處人心搖惑時只一識力勝之

張瑄

張瑄陞吉安知府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且

冠裳聚眾迎送以徼福澤瑄禁之勿聽出過諸

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

瑄。遭重疾，鄰之長老皆曰：神爲祟也。請復諸瑄。執弗許，病亦尋差。

妙在遭重疾而執弗許復，故里民之惑遂定。

孫子秀

孫子秀爲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

牧津 附聞邪

卷二十六

无

似譴而勇

李夷庚

李夷庚，天禧中，守明州，精于格物，嘗宴三江亭，望夷舶，戲以荔枝殼旋于酒杯，其舟亦旋，俄而舟定，夷庚謂客曰：此當有報，亟坐疊卓下，而閣舟印於上，俄有飛劍來，折印一角，遂起叱怒，沉殼杯中，夷舟亦沉焉。市有花樓神，郡守初至，皆謁奠，夷庚獨不屑。一日過其市，飄瓦中蓋，左右曰：此花樓神之靈也。夷庚曰：神未有靈，當毀

之靈，其何在？人有諫者，力持毀之，復浚東錢廣德二湖，大興水利，郡民永沐其澤。

事近於幻，然花神樓之毀自正。

張曷

張曷初治鉛山縣，每有異政，鉛俗尚鬼神，邑中淫祠甚多，禍福靈異，祭獻者充斥於路。曷曰：蠹財惑民，莫甚於此，盡毀之，乃教民力勤稼穡，以正人心。時有羊角巫者，能呪法，立致人死，前令每宴待之，畏禍惟謹。其法書人年甲於木屑，取生羊，向糞道一擊之，羊仆人死。曷知之，勿發，蓋俟其犯。一日有老婦泣訴，巫殺其子，曷受其詞，選勇銳者數人，令往捕之。時巫在山，已覺，謂其徒曰：今日縣有捕我者，徒曰：何不避之？巫曰：縣主張公，正人也，吾不能避，吾命盡矣。乃束手待縛，至校百數，無損。反傷杖者手，曷釋其縛，謂曰：汝能呪杖者死，復呪之生，吾卽宥汝矣。試之法，

牧津 附聞邪

卷二十六

辛

不食，遂收之獄。夜半，烈風飛石，屋瓦索索若雷，曷曰：此巫所爲，起而衣冠焚香肅坐，詰旦，取

巫至庭時耆老士庶皆以巫為神人感請釋之
曷不聽謂巫曰汝以邪術惑我吾以正法治汝
何如巫叩首請死曷厲聲叱之巫忽墮珠一顆
光燄燭庭又墮法書一帙如掌大曷取而置之
案上乃會寮屬焚其書碎其珠于庭問曰今欲
何如巫不答即仆而死眾請昇出之曷曰何言
之易也躬往瘞于獄中仍取大石壓之時暑月
越三日啓視之腐矣巫害遂息

剗愚解惑全在上人識力何如曷自不以
牧津附闢邪卷二十六 三

利害禍福動心所以巫之邪術終無可入
謝士元

謝士元擢建昌知府尤惡邪術南城民以腐鼠
蒙一石像置屋上鴉聚而啄之民陽驚取之以
為神趨者蝟集士元碎其石于庭乃止復有女
巫憑鬼物言禍福士元欲究之巫忽自言吾畏
謝公吾去矣遂如常時有持券訟田者遙叱之
曰此偽耳僚佐問何以知之笑曰券紙新式其
所訟乃二紀前事也訟者輸服

辨偽券更妙于辨腐鼠

高某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興
高君為江陵宰欲杖之巫嬉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遽
愈怒卒杖之巫嘻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遽
詢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之桂亂笞之凡神像
經文悉焚之搜得小笥茵裏木人又碎之巫無
完膚高漸平還白大吏曰某不惜一身為邦人
除害矣大吏命投之江

牧津附闢邪卷二十六 三

大凡除妖驅邪惟有堅執不移直窮到底
之一法蓋禍福之說深入愚民之心使非
盡扶其邪術使人洞曉則疑根必不除鼓
之仍易動矣此君之妙在面浮滿而窮治
益力自謂以一身為邦人除害者信然

王旦

王旦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
寧旦將至前一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公署每多怪異，惟不聞不見者能消之。

季才元

季才元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
篋，乃化為二雉，闔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
縣械，送州才元獨識其異，故訊其實，免耕者，始
知砂能變化，可謂異矣。

為治貴多聞見。

李叔堅

桂陽太守李叔堅家有犬作人行，家人言當殺

牧津

附開邪

卷二十六

五

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
之，犬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掛
之耳。犬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見
婢皆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
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拈此可令拘忌者，胷中寬廣。

傅弘業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
，尾有岐，謂之怪，傅識之曰：雉，非怪也，雨則懸

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昔子雲別鳥鼠，曼倩
識駟虞，殆類之矣。

此君亦能博物。

牧津

附開邪

卷二十六

五

牧津卷之二十六

終

牧津卷之二十七目

嚴肅

董闕于

尹翁歸

魏相

張敞

王尊 二見

鄧都

樊曄

田廣明

翟方進

朱博 二見

陽球

朱穆

劉陶

王渙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十一

臧厥

元志

楊大眼

宋世景

王蓋

褚玠 二見

何鳳

賀太傅

王闕

吉翰

山遐

楊逸

蕭景

庫狄士文

嚴安之

張巡 二見

呂誼

劉栖楚

陳詒

張詠 七見

呂公弼

范純粹

王晦叔

李若谷 二見

劉皓

楊景行

李浩

賈郁

况鍾

王銳

南大吉

趙璜

徐均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二

牧津卷之二十七 嚴肅

明山陰祁承燦輯

董闕于

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一

火烈民望而畏之，則褻者自遠矣。顧亦視其所治之民俗何如耳。

尹翁歸

尹翁歸少與季文右為獄小吏，曉習文治，時宣帝初，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舉廉累遷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東海人欲屬托邑子兩人，比相見，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

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

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剡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二

禁東海大治，及守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鐵自刎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

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退讓，不以行能驚人。

以一警百，是用嚴法。選用廉平，所繇與酷吏異。察奸必須任人，任人必須行罰。奸邪縣各有籍，則四境之內，皆了了胸中。安得不服。始終一嚴，以東海則東海治，以扶風則扶風治，為政之所尚可知。

魏相

魏相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客，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

東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遇，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四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齊威嚴。居部二歲，徵為諫議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丞相子恐獲罪自免去，此正見弱翁丰裁，乃猶恐大將軍聞乎，以弱翁之剛腸，而亦多此一段周旋世情意，則涉世蓋難言之矣。

張

張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為難治。敞問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辨治梁矣。

惟識馭馬之法者，自可以治大都。

王尊

王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屬縣曰：令長丞尉

牧津嚴浦

卷二十七

五

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椽功曹各自砥礪，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關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

汗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都令，遷益州刺史。

牧津嚴浦

卷二十七

六

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

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
 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
 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
 上奏曰強不凌弱自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
 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
 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
 吏民多稱惜之湖三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
 京兆功效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
 牧津嚴卷二十七
 百家之愛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
 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讐人之手傷於
 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蒙棘木之聽
 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願下公卿
 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書奏天子復以尊為
 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觀王子顛出教之意惟在正身率下明慎
 其職有何苛察即五官掾姦臧百萬倘循
 吏遇此將坐視其姦抑置之法乎修身潔

已砥節首公自是子顛一生定案而再經
 坐免竟蹈危機然則執法果不可為乎
 郵都
 郵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
 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
 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
 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故當
 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稍遷為中尉丞
 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懼畏罪
 牧津嚴卷二十七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
 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
 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
 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
 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
 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
 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郵都令
 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郵都公廉強力是張京兆一流人安可以

酷吏銅之千古

樊曄

樊曄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

東都尉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盜賊清吏

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此○宜○情○吏○可○能○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

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隗囂滅後隴右

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

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

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

牧津嚴肅卷二十七 九

付樊公視事十四年卒官末平中顯宗追思曄

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

萬

余每觀前古道不拾遺之化德政所感者

十三嚴威所格者十七何者末世之人心

非威嚴無以成德化

田廣明

田廣明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

殺伐為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

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

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雷

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

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

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

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

轅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

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

貴矣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

牧津嚴肅卷二十七 十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

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

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

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

此君才局類郵君章而廉潔不如然為治

自肅

翟方進

翟方進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

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為丞相司直丞相宜

甚器重焉。嘗誠小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十一

居官自當不煩苛。案發大奸。臧正不煩苛。中一事。若瑣瑣察小者。於大事定畧。

朱博

朱博為冀州刺史。所屬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請。至姑幕。事畱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閣下召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

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劾檄到。齋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持下。皆此類也。

刺史無庸代縣令。緝姦。非養尊也。事迫而對丞掾數語。應口占檄。風骨稜稜。下吏敢不以死報。勝文移幾百許。快哉。

陽球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十一

陽球。漁陽泉州人。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山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獨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郡中咸長服焉。

朱穆

出教雖開之。以自新。而手裁自令人凜凜。

朱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大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冤，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朱公叔刺冀之政，頗近于峻，然其作崇厚，絕交二論，蔡中郎以為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夫豈以刻薄博名高者大較才局弘大，一往奔詣，故遇事不能假借。

劉陶

劉陶，潁川潁陰人。桓帝時，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宜募吏民有勇力，能以死易生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發若神。

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發奸摘伏，不得不嚴，然亦必平日了了胸中，始無株連善良之獎。○劉子奇能為朱公叔訟冤，其風氣亦自相類。

王澳

王澳初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斷割，不避豪右，後為溫令，縣多積猾，悉擒治之，商人露宿於道，有放牛者曰：以屬稚子，稚子，澳字也，終無牽牛者，遷洛陽令，寬猛時施，其冤抑久訟，歷政不能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四

斷及法理難平者，皆立剖洞，得其情實。京師以為神明，病卒官，百姓男女老壯，相與賦斂致奠，輻歸道弘農，人設盤餐於道，奠吏問其故，咸言平常縣京師持米至路，為卒司所鈔，恒止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杜，故來報恩耳。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祀焉。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澳、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澳兩為令，俱以嚴明得政譽，而感民乃至。

於此。余固云。惠政必出以剛腸。

臧厥

臧厥以幹局稱。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通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兇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及卒。有梟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

下車宣化。兇黨便襁負而出。豈獨以威嚴成治者哉。惜哉。此清直舍人耳。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五

元志

元志少為洛陽令。不避強禦。與中尉李彪爭道。俱入見帝。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韉蓋。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會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眾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鑿。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鑿自雕。巒曰。霜竹露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在其

本枝也。

令與中尉分途。畢竟非體。若曰神鄉縣主。

則中尉非王臣乎。元志殊有所挾而然。

楊大眼

楊大眼為荊州刺史。常縛藁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常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大眼雖不識字。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作露布。皆口授之。為將帥。恒身先士卒。當其鋒者。莫不摧拉。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六

能使蠻夷不敢為盜。雖稱惡人何害。

宋世景

宋世景以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事。鄭氏豪橫。號為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荏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

終不相舍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僚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家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奸摘伏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楚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七

終日坐廳事吏民至即見之使各盡其懷抱此千古循良之榜樣然而能令僚屬畏威而上下震懼師其意而行之當立見太平世界矣

黃蓋

黃蓋為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

無為眾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漸容人事蓋時有所省得兩掾不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蓋曰前已相教終不以鞭杖相加遂殺之縣中震慄此法今亦行之於積胥乃快

褚玠

褚玠除山陰令縣人張次德王休遠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戶類多隱沒玠璩次德等具狀啟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太

軍人八百餘戶

強令何必假寵靈於人主

何鳳

何鳳為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哉

賀太傅

賀太傅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

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
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
邱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捕亡悉以事言
上罪者甚多陸抗時為江陵都督故下詣孫皓
然後得釋

郡太守欲易俗而治更不必以威嚴加薄
俗

王閔

王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充

賓客號曰王獨坐

非性刻不能成獨坐

吉翰

吉翰元嘉中為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欲
活之因翰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
可更呈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所呈事視
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生命昨於齋坐見其
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
恩卿便代任其罪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

此囚生命

因果應生理不可以典籤乘機市恩別作
成心若囚法應死安可以典籤代但用此
以懲黠吏可令此輩少攝

山遐

山遐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
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
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
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于

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
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剪逋逃退而就罪無
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為東陽太守
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
豈郡多罪人將筆楚所求莫能自固耶遐處之
自若郡境肅然遐即濟之子也

以詔書之詰問而猶然處之自如強哉矯
矣然不如此郡境亦安得肅然

楊逸

楊逸在州憎豪猾善惡畢聞出使者皆自持糧曰楊使君千里眼那可欺之

窮簷僻戶無地可控者安得借此君具眼一照之乎

蕭景

蕭景在揚州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火燭汝手何敢畱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

今號稱風行雷厲檄下如雨曾有一吏人

敬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畏其燭手者否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府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陪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識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

噉官府餅而杖子矯情人也獨其法令嚴

肅道不拾遺差強人意

嚴安之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金吾白挺如雨竟不如河南丞一手板平日之威信可知

張巡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張巡初為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

擔當世宙定非優柔之士所能即此便可識守睢陽力量矣

呂誼

呂誼拜荊州刺史誼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誼為尹置未平軍萬人遇吳蜀之衝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

希昂為司馬督家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

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誣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千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及誣為荆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兵治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除方面

數十人誣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誣知杜鴻漸元載才薦于朝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後皆為宰相

積尸府門疑於嗜殺然悍將亂兵自不得不震威以肅國法至賦斂均一薦舉名士嚴而有體

劉栖楚

劉栖楚為京兆尹峻刑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罰則逃軍中無敢問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為之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尚

敢衣冠不記頭上尹耶與屬吏言不傷氣嘗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游賞勿致拘束

栖楚作如此風裁然為諫官欲碎首玉階人疑其尚有所附麗何耶

陳詒

祥符開封二赤縣向時惟與權貴之家督責逋負公事苟簡無復綱紀至於胥吏皂隸懈惰欺謾尤甚陳詒知祥符縣素如其事頓革前弊公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家之務一循於法東下如溼薪胥吏而下期于州東一酒肆相勸恣逃去預結海巡親事官俾以酷虐聞時莊獻垂簾喻宰臣令重行黜降宰臣稱詒風力勦正能振舉頹廢不可為胥隸構陷雖免左遷然終解所任

畿輔之地撓法必眾所從來久矣陳詒雖免左遷而終解所任則執法果不可為乎法行以漸頓之一字鮮能竟局惜哉

張誅

張詠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傍巾下有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殺我也。」詠援書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劔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稱之。」

此於法畢竟為故入，但蜀中法度久弛，懲一儆吏，聊用此權法。

呂公弼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五

呂公弼知成都府，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忤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劔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果罪不至死耶，豈以自請而齒之劔乎？此與張乖崖斬盜錢吏相似，呂公治尚寬，臨事之嚴乃爾。

范純粹

范忠宣公純仁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檢束，穢行甚彰，然不犯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其弟純

粹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犯固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則未能，俟爾守此未晚。」後數年，純粹果守洛，久患其事，有茶肆嬖人文及甫之舊妾，與佛牙主通，被盜訟至府。事連佛牙，純粹忽省前過，知其文氏妾，恐有所請，就庭下直面鞠，案成，僧罪應徒，而背有大瘡，吏以問純粹，判曰：「非瘡，非病，特決戒關者，扃門，即行刑。」及甫繼至，驕聞無及，復回，僧二杖而瘡落，三杖而至斃，一境莫不驚伏。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五

忠宣之平情容物，純粹之執法除奸，真可稱二難，然而為忠宣易，為純粹難。

王晦叔

王晦叔遷諫議大夫，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寇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值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寇。晦叔奏復之。

蜀人大喜，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可以報之，俾壽而康。

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此一時除賊之權宜，不可爲法，但奏復乖崖平糴之政，直是消盜之源。○爲政而能使列郡皆外戶，不閉，民安俗阜，無所不宜。

李若谷

李若谷知常州，宜興縣歲市湖泆茶數十萬斤，舊以稅錢多數爲差等，初吏不置籍，得以高下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五

其數，若谷因爲籍以揭示之，吏遂不能欺。出知荆南府，王蒙正爲駐泊都監，倚章獻太后姻，故多不法，若谷屢繩之，監司佑蒙正，奏徙若谷知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劫舟船，殺人卽投湖中，沒其尸，及捕獲，多蒙讞得減死，黥配他州，旣而復逃歸，爲患滋甚，若谷潛使人擒致之，條前後殺人狀，磔於市，由是湖中盜息。

治盜自不嫌殺手，若云化盜爲良民，此可施於饑寒偶迫之人，而不可施於積惡不

稔之盜

劉皓

劉皓質直有守，爲耀之倚郭縣，郡醫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隙，亦必善終，或升改而去，反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母疾篤，哀求冀一就視，姚漫不加恤，使人謂曰：我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昇母往，姚之田畝貢賦未嘗納，皓聞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五

檢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曰：有禍我當爾，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毀其公引，逕親訴於守，吏歸以告，劉笑曰：何敢爾爾，乃遣學耆四人，令之曰：知姚醫謁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奪昇而來，爾等能辨此，吾惟爾德，否則當挈而妻子出吾境，爾等耆如其言，昇姚至縣，劉卽戒聞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問曰：爾庸醫，賦稅敢不納也，姚厲聲與劉相抗，後問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視而

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虞勢弱即解容俛首曰某愚無知為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公威嚴若是幸見恕命糊於庶下凡累日姚以病告劉曰爾罪人不可歸家人欲視令來此其母八十餘還追至視疾僚屬咸快其事就告劉曰此奇事然不為己甚容自新懇之再三始從太守與姚善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奏守過伏辜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吾不可以居此即解印去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无

邑令折辱一醫人何足見風力惟為有老母之郡僚洩憤大快大快然以此而奏劾其守則不無先發制人之意矣幸有慨然一行可權末着

楊景行

楊景行初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

害民悉捕寘之法調承新州判官奉郡符命覈民田租除剗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摘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由是官吏畏其人不致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冢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弊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李浩所至鋤強戢暴剗弊察寃即此便為惠政

李浩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之家為一郡害會奸利事發械繫死於獄盡籍其家至是權貴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參政劉拱奏李某為郡得罪豪民為其所誣上顧曰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畱中不下

除巨兇於一方，遂得受知明主，快哉。

賈郁

賈郁為仙游令，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及受代。有一吏酗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曰：「竊銅鑊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以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徙之。」

事遂其適，不然，真是鐵船渡海矣。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况鍾

况鍾始由小吏，拔為郎。吳郡守前政狼籍，公私備窘，宣廟方軫皇衷，內相三楊公特薦鍾，遂命為蘇州守。又賜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視銀黃，猶無以稱，郡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藐且狎焉，凡牘中竄塞囊窟，退輒密疏之。弊害了了，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謾，兼事凌侮。鍾亦唯唯，既朞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呼禮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日有朝廷

敕，未嘗宣，今日宣敕，及宣中有僚屬不法，逕自

拏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鍾坐堂上，喚里

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瘴

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剖別，今以屬若

等，速以善惡戶來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

鄉飲，惡者且為百姓殺之。善列善惡二簿，何若

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聲言某日某事，爾作如

此擬，爾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羣

胥駭服，不敢辨。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裸之，俾阜隸有臂力者，四人昇一胥，擲空中，擲

死之。阜姑少投去，鍾大怒，吾為百姓殺賊，狗鼠

輩謂吾樹虐，威耶。高投之，不死，死爾狗曹矣。阜

隸懼，如命，立斃六人。鍾命呼屠人持鈎來，鈎其

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栗，革面焉。

劇郡積姦，故須大劊，亦幸奉有璽書，可得

一意便宜從事，至於行法太酷，此伯律所

以遜循良一籌也。

王銳

王銳景素間為彰德知府，銳長身修髯，顧眄生威，有權術，政治尚嚴。察郡中吏民賢不肖，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為姦，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每行郡城中，民皆閉戶，亡敢立道傍，藏遠雞犬，恐有聲。銳時策馬過，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廡，簷外浚深溝，雨潦得洩，中道墜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樹柵門，有鑰，甲夜即闌門，釘板仰臥柵門外，柝竟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尤畱心學。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校凡朔望謁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諸生皆居學宮，籌識姓名，政少暇，令隸持數籌，造明倫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費序間讀書聲，洋洋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升降揖遜甚都，叅政姚龍行部至府，往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加。

彰德守事事整肅，而迹類於嚴，第一輩實心做事人，即如畱心學校，躬親教之，至於

諸生他出及不衣冠者，皆受笞一段古道，令人可想。末世青衿，每以辱士與有司相詬厲，若如王公之笞，凡有血氣，能不心帖否？所以聖賢惟禮教之為兢兢也。

南大吉

南大吉嘉靖初，以部郎出守紹興，同知靳塘多智，諂在任久，諳諸利弊。大吉下車，每事諮詢，塘以書生易而謾之。大吉陰察其情，而陽為不知者，既三月，一日坐堂上，召諸吏抱卷集庭下，數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之曰：若等善欺予，某事然，若以為不然，某事不然，若以為然，何欺予如是，亟持案來，案至立剖數十事，悉中情理，人人懼伏，塘駭汗辭，舌不敢出一氣，由是飭條教，頒下邑，懲奸戢暴，巨豪石天祿戴顯八者，竄盜致饒，官府素不能治，悉逮捕斃獄中，每臨重囚，必朱衣象簡，秉燭焚香，大開重門，令眾矚之，望見者以為神人，不可犯，然頗傷苛急，當是時，王文成公講明聖學，大吉初以會試舉主稱門生，猶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

悔執贄請益文成曰人言不如自知之明自悔之篤於是稍就和平

南公除暴禁奸吾郡二百年來所不多見而文成隨機規誨更是進公一格

趙璜

趙璜擢知濟南府府有黠吏能舞文為政蠹守莫能制璜預選吏農性朴敏者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漢庶人牧場故是海豐民田既入官王府復收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徐均

徐均任為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故春州地瘴癘名崑聞者惴慄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為姦利縣官至受頤指少觸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幸滿考稱載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

此洞主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聞

恐懼乘板輿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旋伺其語有異而府符適下遂繫之獄均曰是其人必且來劫獄戒吏士操鼓角柵其私

衙自帶劔挾弓矢披甲長嘯大老二子果各將其眾來聞之皆懼莫敢前詰朝昇兩大瓜安石榴十數枝致饋皆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即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賕大老

收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脫歸數致前所饋均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請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服均旋丁母憂去

此君處騎虎之勢不得不爾妙在麾其重賄執法得以自由然至於操鼓角柵私衙則真畏大老如虎矣

收津卷之二十七 終

牧津卷之二十八目

敦厚

田叔

何武

閻敞

陳寔

廣范

三見

童恢

韋忠

汲固

蕭子良

張進之

范廣

安成王

朱震

趙戡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應融

歐陽頴

楊渙

羅企生

龐涓

柳仲郢

蘇瓊

畢構

陳君賓

錢徽

盧鈞

鍾離權

曹彬

司馬池

張詠

八見

晏元獻

韓魏公

五見

杜衍

三見

司馬溫公

王繕

范文正公

三見

周敦頤

蘇頌

二見

唐介

二見

錢忠定公

陳希穎

滕元發

胡文恭宿

三見

翁蒙之

周必大

侯叔獻

尚霖

柳敬中

陶魯

黃簡肅

伍文定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陸垹

二

牧津卷之二十八 敦厚

明山陰祁承燦輯

田叔

田叔守漢中。佐蕭何。轉餉不乏。後事趙王。敖。敖。得罪。詔捕有敢隨王者。刑三族。叔赭衣。自鉗。隨。王至闕下。事白。復拜漢中守。

田叔自鉗隨趙王。與燒毀梁獄詞。總是有識力人。故所為自有益於國體。

何武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十一

何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故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縣役。不為眾先。反咎奉公吏乎。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議大夫。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從事廉得

其罪狀者。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

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坐繫廬江。聖自以

子必死。武平心釋之。自是聖慚服。武每奉事至

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為刺史。行部必先

集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

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為

常。武為人仁厚。喜進獎人物。然疾朋黨。問文吏

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凡遇舉刺。先為科

例。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十二

樊薦奉公之嗇夫。慚服。騰毀之。太守總以平心出之。宜其無赫赫名也。然而躬行表率。民德歸厚矣。

閻敞

閻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

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孤

孫九歲。嘗未死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

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

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

困謬言耳。郎君無疑。

不特閭閻不易得。即不取多錢之孫。亦不易得。

陳寔

陳寔少為縣吏。常給事廡役。後為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

牧津敦厚

卷十八

三

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為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亦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

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

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真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

牧津敦厚

卷十八

四

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陳太丘盛德感人。古今以為美談。而述其生平。惟平心率物一語盡之。天下盛德事。

斷非不近人情者所能襲取。

廉范

廉范京兆杜陵人。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替亂邪？」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五
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會祖，丹、臣之祖也。』

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

范叔度高世之行，難在盡心。左右融而及死，竟不一言，貞心俠骨，豈復修名者乎？若收斂薛漢，一時知己之感，不惜捐軀以殉，古人猶有行之者，然生死之際，亦難言之矣。

童恢

童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關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殺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六

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

急舉主之義人情所不難惟詣闕爭理於前而杖策遠退於後非識度勝人者不能
○禮讓之治又能使百務皆有條章真有體有用之才獨呪虎一事近迂亦近怪

韋忠

韋忠爲太守陳楚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携子出

牧津敬厚

卷二十八

七

走賊射之中三劍忠以身捍楚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

生死之際乃見義士

汲固

汲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人也固便潛還徑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固卽以婢

兒授之事尋泄固携憲逃適遇赦始歸憲卽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佑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真李氏之程嬰

蕭子良

竟陵王蕭子良昇平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吏自此公役勞擾及齊代宋子良請悉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

牧津敬厚

卷二十八

八

行旣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山陰人孔平訟嫂市米負錢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讓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竟陵不但以敦義自處且能以禮讓教人

河間卓爾不羣不能擅美於前

張進之

張進之歷五官主簿未寧安固二縣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隨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

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

盛德自能感人。

范廣

范廣，即范晷之子，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娣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為野火所及，牧津敦厚卷二十八 九 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賑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

不惟廣有古人之誼，即劉丞之忠誠，亦不易得，不知何以坐事當死。

安成王

安成王初臨江州，前刺史取陶徵士會孫為里司，安成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即日辟為西曹。

豈惟崇厚，寔標風尚。

朱震

朱震為銓令，故與太傅陳蕃相友善，時蕃為奄人所害，宗族門生皆斥免，禁錮震時在銓，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備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起，犬救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陳仲舉之交，自應不乏義士，朱震何必讓

杵臼。

牧津敦厚卷二十八 十

趙戩

平陵令趙戩，王允故吏也，允被害，莫敢收其尸者，戩棄官營葬之，卓嘗收戩，眾人驚危，而戩顏色自若，卓乃悔謝得免。

卓亦知世間有忠義事乎。

應融

應融為汲令，常愛士，好行其德，時祝恬以公車徵，道得瘟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苦無醫，聞融名，

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白融聞之，驚愕，徑詣牀，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何有默至客舍，邂逅不自貞哉？願相隨，俱入解傳，恬辭讓，融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為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病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恬強健，酣宴乃別，恬到，拜侍中尚書僕射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融為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十一

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淺薄流聞，遂不為公府所取。交誼衰薄，如江河之日下，况以素不相識之人，而能周恤于窮途生死之際，如汲令者，真人倫盛事，如鄴令者，乃禽鹿視肉者耳。

歐陽頎

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衡州刺史

歐陽頎，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恢，恢為四百兩付兒智炬，餘人弗之知，頎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惟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卒，頎並依信還之，時人歎服。

一刺史還故人之寄物，何足為難，難在蕩析之後，然能從良心起念，亦不必問貲財之盡不盡。

楊渙

李驥攻健為獲，太守龔恢，恢為天水西縣令，任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十三

回為吏，回問曰：識故吏否？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救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主而生，何如守義而死，遂併見殺。

故吏何不能為太守地，徒令功曹擅名義士乎。

羅企生

羅企生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

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
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
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吾當死生以之仲堪
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
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
生有勇力便牽下之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
運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
管理仲堪家或謂玄猜忍之性不詣禍必至矣
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矜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
聞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
釋汝企生曰為殷荊州吏荊州奔走存亡未判
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
帝殺稽康稽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
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
甲軍次尋陽竝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
血未乾即生奸計力劣不能剪滅恨死已晚玄

遂害之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遇害母胡氏
日焚其裘
企生不但為仲堪之義士亦自為晉室之
忠臣宇宙間自不乏奇男子
龐清
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
臨商喪者死破羌龐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
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
赦遣不殺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四
不特敦故亦見使腸
柳仲郢
柳仲郢為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為
京兆尹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
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
知蘇州院事令狐絢為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絢
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誅自裁亦何
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
嘗誠增痛惻絢深感歎與從質正員官

仲郢不以盛衰起念，乃正以盛衰為交誼。

蘇瓊

蘇瓊初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徐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曰：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曰：得民譽者非至公，祐答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

延祐之言，自是直躬而行，若瓊則不無有。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五

意為周旋，然涉世之法，不得不爾。

畢構

畢構為益州長史兼按察，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為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尚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為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

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

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為朝野所重。

敦倫仗義之人，自能有孤潔獨行之槩。

陳君賓

陳君賓仕隋為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散，君賓加意勞來，不朞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六

霽，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美，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免今年調物，入為太府少卿。

儉歲恤及隣境，真是化薄還淳。

錢徽

錢徽貶江州刺史，初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憑

子渾之學士李紳以劇漢賓竝諉徽求致第籍
渾之多納古帖秘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
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皆與徽善文昌怒
奏徽取士有私有詔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
遂貶江州友人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
苟無媿於心安事辨證邪教子弟焚之

錢蔚章非直矯情為厚其識度過人自遠
但以白太傅再試而黜落過半是豈有意
為異同抑文章故無定品耶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七

盧鈞

盧鈞為華州刺史貞元後流放衣冠子孫窮弱
不能自還者為管棺樁還葬有疾苦喪則經醫
藥殞斂孤女稚兒為立室家以奉廩資助凡數
百家

流放衣冠子孫守土者故自當念

鍾離權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
諭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

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嫗戒不敢
有他言權視事歸見於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
其家叱罵怪而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
地窩毬道我戲劇歲久矣而家處未改也鍾離

君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不
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
年且將為已女今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
覺涕零權大驚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
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有日鍾離遽以書抵許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六

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憐
之義不可久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為求壻嫁
之吾女更俟一年別為資以歸君子可乎許答
書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
前令之女配我子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於是
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天下事自有中正之道女子嫁人一定其
約終身不可渝擇壻配婢於情於禮皆為
深愜乃若以子娶婢令離女別嫁毀前盟

而裂倫好鍾許皆失之矣特其事近厚存此以風澆俗可也

曹彬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為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待一犯罪吏其用意忠厚乃爾下江南而不殺一人豈獨受命於藝祖哉其仁心為

牧津

敦厚 質者遠矣

卷二十八

九

司馬池

司馬池知杭州時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據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虢州初轉運使既以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為鈞償私廚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憐赦之或謂池決不能忍池卒不挾讐人以長厚稱之

司馬公原無自歉之念何必以忘怨為厚

此所以為溫公父

張詠

張忠定公知益州時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邪此必心極幽憊使之然爾故憫之

如此能曲體下情亦是胸中人我之見大徹

牧津

敦厚 晏元獻公

卷二十八

十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罷樞政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為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子意欲激報之殊不答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主僕有定分下凌上賤妨貴此識體者自饒為懲但其不以言官子移念此衷渾厚不可測

韓魏公

韓魏公琦判大名府燕客行酒吏誤觸碎玉盞蓋絕寶也坐客皆愕然吏叩頭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也何罪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及叅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既半年後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曰公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不為非法乞恕前罪如何琦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此人始緣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二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二倅起揖曰公恕至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后世亦將貴顯無極矣
魏公器量得之天授一腔生機直是昆蟲草木皆欲得所封案一節微處更規其真
○與曹武惠之事同前賢存心之厚如出一轍

杜衍

杜衍為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官所至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之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之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章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悉得其用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不才者陶鑄才者引拔真宰相事此所以為祁公若不識面而未嘗不力薦尤聖賢之度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光從龐藉辟判并州時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藉檄光按視光建議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俾紆河東貴糴遠輸之苦藉從之麟將郭恩妄引兵渡河沒於敵藉以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藉沒光拜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

後與王安石忤，出知未興軍，朝辭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時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為奇兵，調民造乾糗，悉修城池樓櫓，關中騷然。公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宜撫之命，皆未敢從。軍興若乏，臣當任其咎，於是一路獨得免。

溫公不負辟主於既沒，豈肯負國家於當官，立朝事業可卜於此。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五

王繕

王繕為沂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方為司戶參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任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遣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

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憾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日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邪。魯遽稱謝，且具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

王公甘罪已以庇人，人情所難，且能識簡肅為公輔之器，而自以碌碌無他志，寧卑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五

已以尊人，尤人情所難，賢哉繕也。此豈苟仰俸入以養妻子者哉。但魯公業已嚮用，而繕尚沉困銓曹者二十餘年，使王公之獨為君子，吾於簡肅殊所未解。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守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縑經數人，管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賜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撫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

客感歎有泣下者。及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校送之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范公仁遇於所遇類如此。

文正盛德事。固其緒餘。然恒人值此情境。亦自當惻然。

周敦頤

周元公敦頤。在彬時。郡守李初平賢之。既薦諸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朝。又周其不給。及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為護其喪歸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歎息曰。是能葬舉主者。

葬舉主。不必濂溪先生能之。特其誠心調護。始終不懈。不可及也。

蘇頌

蘇頌丞相。平生於人無纖介仇怨。在杭州日。有人以事屬頌。頌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辯。頌笑曰。吾豈為是

哉。在穎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不辯書劄。在厚者固以此為包容。在巧者亦以此為妙用。在淺夫視之。則難在有識者視之。甚易。惟是使歸明之虜人。能見義則服。至誠動物之驗。寧可強乎。

唐介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唐介知平江縣。民李氏多貴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為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屬介訊。無他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徙獄。其冤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御史受賞。介未嘗自言。辨冤獄。職分事也。賞歸於御史。而未嘗自言。此所以為唐子方。

錢忠定公

錢忠定公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獄狀守將謂曰。劾

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

功尚不欲自明，况以暴人之過。此長厚所必不為。治獄得情，乃其職分。味此語也，可以消相形之伎心矣。

陳希穎

陳希穎為果州戶曹，有稅官素貪墨，秩滿將行。小吏白其狀於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希穎，使驗治。希穎受命。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主

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時，不能懲艾，今其去而反以巧吏言之哉。夜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陰訐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稅官聞，乃易置行李，明日與吏假牙關外，俾指示其有金者，至郡庭啟視，則衣食也。郡將釋然，說官得以無事去。

希穎雖不無委曲維持之意，然於體自當爾。鈔在使小吏自指其篋，郡將安得不釋然。

滕元發

滕元發，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殞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歿十年，貧不克葬，元發皆備禮葬之。

二公久不克葬，固饒清德。章敏此舉，不但示厚，亦足廉頑。

胡文恭

胡文恭宿知湖州，前守滕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自通判以下，不肯書簿。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主

公面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謀有不臧，奚不早告，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慙。

同寅分謗，自是長厚之道。文恭此言，正可警薄俗。

翁蒙之

趙忠簡死珠崖，將葬常山縣，郡將張傑希檜旨，陽檄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以書遺之，令搜平日往來書疏，欲敗趙以媚檜蒙之度。傑意不

可解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為即密告趙氏
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翼日乃佯為捕
搜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乃誣蒙之他罪徒其
官趙氏竟得無他

賢尉以一官全忠簡之家且全平日賢士
大夫之姓名其所裨於國體者不淺蒙誣
獲罪榮於一日九遷矣

周必大

周必大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守吏曰假設火自官
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自誣伏坐
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客坐
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婦翁不樂意謂妻
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缺缺失望殊為不禮復
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
必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畱之宿必大既歸益
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
班直家其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

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
至宰相封益國公

坐失官而免吏死益公之厚德於是乎不
可及矣然必有一段可為深憫者在耳至
掃雪迎宰相事豈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
神覷破乎

侯叔獻

侯叔獻為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

園十里河貫其中最為膏腴佃戶百家皆成與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當國又欲增
價五千貫買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
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
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皇
帝時為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為溢水所
捐估所捐當五千貫勸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
支鈔預俵民間令買鵬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
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
太祖大怒命一應負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

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析一例。抄沒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惜相國不能恤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捐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官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如何。道古大驚曰。某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捐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公厚恩。柰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衆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變爲豪民。今官賣此田。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贖此錢。使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種。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間。遂爲工部判都水監。

叔獻存心之厚。不可及。處事之詳審。尤不

可及。卽此一事。便見許大經濟。

尚霖

尚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困劇。霖請所托尉杖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爲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且爲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拜且泣曰。感公之恩。力請于帝。今得爲公子。生子穎。及長。敦孝力學。官大理寺。

恤下僚之誼。長吏當以此置念。

柳敬中

柳敬中初舉明經。授登封學諭。陞常熟縣知縣。釐務精敏。興植墜廢。崇儒敬士。孔氏子孫有流落邑中者。貧不能給。敬中曰。此守土責也。爲娶妻築室。宣化門外。給產養之。又得范文正裔孫。復爲築室。贍以飲食。製衣巾。具束修。遣入邑庠。其敦名教厚風俗類如此。未樂初。以憂去。服闋。吏民請闕請復任。陞蘇州府同知。爲政平易。民甚宜之。

非獨敦厚風俗。亦足表章聖賢。

陶魯

陶節菴魯以蔭補新會丞年僅弱冠居無幾何而長令王重至重江右宿學也見魯英明行事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學問乎魯悚然起對曰某從先大人在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人沒而殖隨落今業已為吏其奈之何言訖泣下重慰之曰丞無悲我為丞師可乎魯雪泣謝因執弟子禮重乃與魯約曰每晨後當授以經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無辭煩難乎魯喜見着字自是背誦覆講所有新得重亦喜曰始見丞風儀扣丞才識已太過人今敏學若此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大顯庸為國名臣丞切毋忘吾言未幾重卒於官魯執喪一如父師治其後事贖其歸槨甚周且厚臨行謂重二子曰先公廉而貧其教某過於骨肉如天之德何日能報二子異日必有以相成及魯繼重為令薦陟臬僉二子果負笈來謁魯館穀豐備使依其族人之在灑水者已而

錄為灑水廩生皆得貢為學官士林稱之

重之知人魯之佩德兩人具有古道

黃簡肅

黃簡肅珂任龍陽令有郡司理溫某來縣編審置郵夫馬先是已籍定貧富遠近酌量攸當溫信吏必欲再審勾攝駭然珂曰民籍已定勾攝恐益滋弊曷已諸溫以為抗翻然去白其守守令珂謝不從適監司至溫時理捕辜有告其誣罪良民為盜者監司欲窮治之忽以問珂推官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何如人珂曰此人素質實無他意者下人為之耳監司以為然乃命珂理其事事竟得白推官服珂之度量

大凡有執持人始能為厚道事

伍文定

伍文定初為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及起為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為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

真兩賢相得益敦矣。

陸瑯

陸瑯出知常德，以才調武昌，尋徙岳州。先有巨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其為皇木，送侍郎方銳起坊督木使者，誤論瑯不辯，人或諷之奏白。瑯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在任力崇節儉，值歲饑，瑯竭倉庫設法賑貸，活饑民數百萬。

以一默全三賢，末世何嘗無盛德事。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牧津卷之二十八

牧津卷之二十九目

忠信

郭伋

劉平

宋登

朱暉

張綱

陸長 二見

彭修

董和 一見

孟雲

郎茂

李曾

崔伯謙

杜畿 二見

何遠 二見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一

王伽

李忠

范述曾

孫謙

姜暮

趙持滿

張允濟 二見

狄惟謙

元德秀 二見

周堯卿

呂元膺

袁滋

朱勝

劉廣

趙清獻公抃

寇萊公準

范純仁 二見

崔豫

蘇頌三見 韓宗師

張忠定公詠八見 沈璋

朱壽昌 常安民

蔡高 張日用

伊伯熊 冷麟

李德善 程籍

王弼 沈木

楊護 馬錄

王詔 周鳴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三

羅性

牧津卷之二十九 忠信

明山陰祁承燦輯

郭伋

郭伋王莽時為并州牧更始新立徵拜左馮翊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茲納忠諫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漁陽太守漁陽既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僇渠帥盜賊消散時白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一

略白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後潁川盜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十一年調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構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假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假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郭細侯素以威信服人，故不欲與諸小兒。愆一日之期，正其作用處，不可以迂事戲事，忽忽視之。

劉平

劉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繇是一

張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三

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呼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志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

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

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

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

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歛兵止曰：此

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

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

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

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

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

張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三

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

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

避役逋賦，常情也，而至有增貲就賦，減年

從役者，豈別具一肺腸哉？百姓懷感，若以

爲無可自効于劉君，姑以此自盡其心耳。

若爾，則敲扑日煩，而催科日縮者，可以思

矣。○獄無繫囚，較民自以不寬，又進一格。

宋登 宋登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

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大
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錄
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
于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明能之令迨爲太守至市無二價道不拾
遺其効見矣

朱暉

朱暉爲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婢不從及况
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四

有求于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污吾今
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後遷臨淮太守所拔用
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
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
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

朱文季爲郡吏時其篤于厚誼若此及爲
臨淮守乃有彊直自遂之謠有德器人他
日豎力必勁

張綱

梁冀怨張綱會廣陵張嬰殺刺史二千石乃以
綱爲廣陵太守詔問須兵幾何對曰無用兵爲
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
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十餘人以書諭嬰請
與相見嬰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喻以
禍福嬰泣曰荒裔愚民數爲二千石所枉不堪
困苦故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久明府
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秋實恐投兵之日不
免孛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五

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乃辭還
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面縛謁綱綱釋縛慰納
單車入營置酒爲樂拊循以意莫不委心南州
晏然

大凡解散寇盜其撫者與聽撫者皆在箭
鋒針芥之間一念誠心所及如二水相合
而東西決流無所不可乃能定變若稍著
安排布置而曲意爲之則受撫者未必信
而撫之者徒爲養亂召侮矣

陸康

陸康少悖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歛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除高城令。高城邊陲，長令至，輒發繕城。又令戶一人負弓弩，備不虞。康皆罷遣，民大悅。康以恩信為治，盜亦屏息。州郡上狀，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至稱之。靈帝欲鑄銅人，詔歛民田畝十錢。時水旱洊臻，百姓貧苦，康抗疏論諫，免歸。後徵拜廬江太守，申明賞罰，擊破賊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六

黨黃穰，獻帝時天下亂，康遣孝廉計吏蒙險奉貢，詔書嘉勞，拜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壽春，糧絕，遣求甲兵，康以其畔逆，閉門不納。設備待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力屈城陷，不辱而死。朝廷憫其節，拜子儁為郎。

忠信之人，自能為忠義事。

彭修

彭修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

言州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恩信，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恩信決非一時可襲取，貴在素孚。彭修死，尚能降賊，而鬚眉丈夫，生不能銷寇者，視此能無頽甲否。

董和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七

董和於漢末，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後諸葛亮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

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為丞相時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慤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幼宰之忠告與武侯之開誠可謂兩賢相得益彰

孟雲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八

孟雲為武威太守時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雲上書謂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許太僕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從安議

柔遠必以威信袁太僕之議甚正

郎茂

郎茂初授肅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訟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九

往諭之各生悔請縣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

隄防使無決溢不如疏導自無橫流

李曾

李曾牧趙郡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界責之令送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為勝常山粟

此賊長亦非尋常偷兒

崔伯謙

崔伯謙除濟北太守，清直慈愛，恩信大行。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成？」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復任鉅鹿太守，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

威惠並行，乃真惠愛。

杜畿

後漢書

卷二十九

十一

杜畿拜河東太守，甚得人心。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者。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于竈者也。」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

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杜伯侯拒劉勳之求棗，細節耳。至今五千運者，願以一死報公，及不以奉詔書故奪，已配之婦，此非仁心爲質者不能。

何遠

何遠爲東陽太守，豪右畏憚，遂坐謗免。去官歸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

後漢書

卷二十九

十一

不能得也。官至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廉可能也。廉而不言榮辱，近于聞道矣。聞道之人，安得有妄言。

王伽

王伽，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榮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授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

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約則難

脫枷停援，殊是煦煦之仁，然使囚人人踐

李忠

卷二十九

三

李忠爲親博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卽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

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較尉，忠卽時見

責，數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

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

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

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

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

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

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

姓附郡，鄆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迺還

李忠

卷二十九

三

復爲都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

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

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

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

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

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

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

此公是循吏，故一以忠信爲致身之本。

范述曾

范述曾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峻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述曾下車，聞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述曾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萬餘，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龍計十餘枚而已。

一遇嘯聚，即便張皇，山陬海澨之間，豈患藪亂，患滋亂耳，如此化導，乃貽地方之福。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西

孫謙

孫謙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二峽，恒以威力鎮之，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窺，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還，一無所納。

一廉則無不辨，勝魚可乎，况於蠻夷。

姜暮

姜暮，高祖擢爲秦州刺史，謂曰：昔人稱衣錦故

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欲使盜賊衰止，恩信之外無別術。

趙持滿

涼州刺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爲已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枉，吏竟待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收，友人王方翼歎曰：樂布之哭彭越。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五

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骨，至仁也。絕友之義，蔽王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持滿義不負姻親，方翼義不負死友，可謂兩賢。

兩賢

張允濟

張允濟爲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

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誦。吏食槐葉藜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

允濟是明察人，遇下恐不免少恩。至于臨難，吏食槐葉藜節而無敢叛。此君以嚴為惠，所以迥不可及。

秋惟謙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七

晉陽令秋惟謙，梁公之後，善為政。會昌平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既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為。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天災流行，咎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為請，巫亦許之。惟謙幡蓋迎，自私室躬為控。既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

立于庭中。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為爾飛符于上帝，請雨當足矣。觀者雲集，及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繇縣令無德。為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省罪于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曰：天師已為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為？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殺醴一無所設，坐于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七

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于其上。閻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遶巡四合。雷霆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者，既而嘉其精誠有感，與將軍表言其事。制書褒美，賜章服錢五十萬。後歷絳、蘊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有殺妖巫之定力，自有為萬民請命之精。

誠

元德秀

元德秀質厚少緣飾舉進士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賓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九

此虎大解事惟虎能成盜之請故盜能副紫芝之信

周堯卿

周堯卿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統入其境見被刑而芸苗者詢之對曰令不我欺卒無怨言統歎而薦之累官太常博士

令不我欺四字可念君子信而後刑其民民有恥且格矣

呂元膺

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釋縛歸之而戒以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以歲旦不得省父母為恨此囚良心未死故可逆知其必還

袁滋

袁滋為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為政徵為金吾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九

大將軍以揚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寬易清簡與民相安於無事而視福極遠即新使君諭民一語而人皆羅拜袁之得民深矣

朱勝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人賞其言為循良之譜

為守令者當時置此三語于座右

劉廣

劉廣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叮嚀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無繫囚，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

善人教民七年，風教安得不洽。

趙清獻公

成都以戊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

牧津忠信

卷十九

主

信者，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入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

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有例哉？上大喜，拊乞以

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為經略，燕勞閑暇如

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拊

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

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眾比成還。

得餘資，攜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

相告語，莫敢為非。

清獻公之鎮蜀，與張乖崖各有局面，而其安輯眾心，鎮定羣露之法則同。

寇萊公

寇萊公準，知歸州，巴東及大名府城安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非民心風乎者不能。

范純仁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白司馬

牧津忠信

卷十九

主

坡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剪，少待，見老翁

負暄牆下，有人告曰：黃犢為人所竊矣，翁因坐

負暄，略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

徐曰：爾亟求，必鄰家戲藏爾，謝以為有道者，異

而就問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

范公居此，孰肯為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謝

歎息而去。

范公居此，孰肯為盜，此格心之化也。

崔豫

崔豫為長安縣尉為人自負厚於責物為范忠宣公外孫忠宣守洛豫以書求教忠宣答之其略云我平生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未嘗頃刻離此又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人生於此二字徹頭徹尾自信信人真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至

蘇頌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通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死無可償則長繫何益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此是責通者妙法

韓宗師

韓宗師知河中府為政務正身率下常鄙俗吏苛察近名遇僚屬有恩人為之竭力邊警有所調發視緩急為之期會民不勞而事集

俗自厚 苛察近名真是俗吏之弊惟正身率下民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守成都一日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詠曰前一任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至

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五年成一信字猶見乖崖孚化之速矣

沈璋

沈璋知潞州初賊黨據城潞平當綠坐者七百帥府謀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大怒欲殺璋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特為賊所脅脅故招之復來殺之是殺降也苟利于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

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汝矣皆感泣時介休人張覺聚黨抄掠招之不肯降曰是以好言誘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覺即日降

仁心為質即盜賊亦自可孚

朱壽昌

朱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買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疑訪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

牧津 忠信

卷五十九

五

汝女為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偽券抑汝女為婢指十萬為顧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柰何囚泣下始以實告收子良付法

此囚之癡可憫故不得不為好語以醒之

常安民

常安民授應天府判官遷成都教授秩滿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為治民不忍欺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每先他邑而辦擢大理丞以謾監滁州

酒稅至滁自親細務郡守魯肇約為山水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

錢明逸自禁林出為大州居常快快不事事王子明嘆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萬千生靈耶希古之意賢於明逸遠矣

蔡高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漁于海而亡媪某氏為讐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為讐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

牧津 忠信

卷五十九

五

不可理高獨謂媪色有冤不可不為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十日不得尸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讐家伏法高端明學士襄之弟也如此精誠自能斷獄

張日用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為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于水中刻表為記日用即詣一廟為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

候。卽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初特以術需民之急。而立廟索雨。果符其言。此非意料可及。

伊伯熊

伊伯熊為深州守。富民滿存投刺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為前州復讐。而前守適移書言深人短長。伯熊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卽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州人張廷雄於貲。三子皆濟惡。武斷鄉曲。持官吏陰事。

牧津

忠信

圭

莫敢問。亡何謀殺人。廷自當毆殺罪。而匿其子。乾於勢家。乃計捕其子。罪以謀殺。而羣毆殺人者。則止坐一人。凡訟辭。一覽卽洞情實。吏畏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張某先以累坐死。察其冤。許以不死。時張乾在獄。約某反獄。某曰。伊公信人也。許某不死矣。忍負之以速死乎。

對衆焚書。所以安深民。然於前守不免有。形跡。惟能令獄囚信其無虛語。感人處。自不可強。

冷麟

冷麟。洪武七年。為鄞令。精敏廉慎。一介不苟取。量事難易。與民面立期限。期至未完。許赴縣展限。卽三五易。亦不深罪。如違期不報。卽一日必罰。派辦徵科。務求民便。且天性仁恕。不忍輕決。時有被一笞一鞭者。衆必賤之。故人皆知愧。而犯之者少。九年。以江浙行省薦陞本省都事。聲績尤著。先是象山知縣孔立有惠政。民以孔冷並稱。

牧津

忠信

圭

必如此。乃能省鞭笞之法。

李德善

李德善。洪武末。知常州府。寬恕廉慎。歲終決獄。有江陰民二十餘人。以鬻鹽械繫。亡為首者三人。故未決。德善慰而縱之。期十日。諭為首者來歸。衆感泣。及期。果引亡者二人。卽決。二十人縱。而二人之勢必來。此善于捕亡者。

程燦

程瀚知鹽城縣。縣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為申雪。築隄捍決河。創水次舍。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陪京俗雜。政殷。瀚一意利民。無所趨避。心誠孚感。輿情信之。內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廩外無餽。璫怒欲辱之。瀚抗陳民艱。璫為改容。民居近。存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為直。瀚曰。殺麋鹿與殺人同罪。豈聖世之政。方白司寇。為從末減。瀚宰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

卷二十九

夫

其古朴之意可掬

王弼

王弼為典化知府。至則曰。是故秉禮之鄉。盡出古意為之。律身必端。布令必信。制度必節。俗婚喪過侈。遊蕩子多事賭博。弼設牌正副。定中式書勸戒文。使時開諭。弗變則舉以懲。五伯攝人。狼假為虐。弼立三限。批明書期。日授訟者。自付被論。執就理。後期有笞。皆信之。如期而至。守臣

更驛法。非人情。弼警止不可。疏復其舊。溫文進鈔漳州守者白。遣民兵自益。弼曰。莆瀕海。宜以自防。遂勿遣。端午競舟。長訟耗費。禁者乏要領。迄未能息。弼使自實。盡市以修橋梁。木蘭陂。陽城斗門堤壘。路道多圯。弼為修築。盡出帑餘。民無所與。公牘叢委。笑語指揮。每旦目視事。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閱古書。宿弊清汰。獄訟衰

止

真是盡出古意

沈木

卷二十九

夫

沈木知石城縣。時汀寇入境。牒熊子開等為鄉導。巡尉司以隅宮姓同者指為賊。木察其非。是破械。約使捕子開輩。眾謂其縱虎出柙。已而果縛子開以獻。人服其明。

非賊自當破械。若欲責之擒盜。更須視其人之膽畧何如。不然。是名開其生途。而實致之死地。

楊護

楊護，象州人。梁儉、泰和人。成化間，相繼任臨高知縣。楊令承累任苛虐之後，政尚寬簡，然能燭下情。事至，先得察其誠偽，善惡必明，詞訟審無大害者，諭歸。使籌思，多感其言而中止。獄無淹禁，而吏無取覓。民以為便，事事稱是。初若無甚異政者，行之數年，民無不遵而信之。詞訟盡息。後以謗累去任。新令孫來代之，且見百姓戀楊如慈母，贖者絡繹於途，請不能去。梁嘆曰：此無所為而為者，何以得此？吾當一屈楊君，以見

牧津 忠信

卷三十九

手

必信，所以歲六如此。

馬錄

馬錄授固安知縣。縣當南北衝劇，號難治。錄周察人情，廉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有冀寇之亂，襲破固安。錄被執，寇見臥內無長物，乃賢而釋之。獨縱其獄囚去。囚曰：我輩罪宜死，幸毋竄以累吾慈父。復相率詣獄。再踰年，徵拜監察御史。一時寇與囚皆有良心，若此錄之感化者，可知。

王詔

王詔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詔約法示誠信。

牧津 忠信

卷三十九

手

蓋獎幾盡。政化大行。蜀生卓某者，道定，遺索裝百金。來言，詔曰：第往，有為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謂何以不携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為流涕語之。我忍携金去，使君流轉於我公之境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先是州田多汙萊，人不能市牛耕，為孔明木牛法代之耕，力得半牛。在定三歲，擢開封府同知。會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所，石橋歸德間，彈為河，二洪悉壅，漕粟不得上，議者請自孫

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計伐薪買石，費十七萬餘緡。詔往行河，卽湛祭，令水工表塞妥，而自蹈機埋捷事。卒徒勤赴，奮錘者百里雲舉。凡三月河隄成，纔算九千七百餘緡。

詔故誠信人，遇事更有巧心，所以事皆立辦。

周鳴

周鳴爲卽墨主簿，以明敏詳密爲藩司所重，奉

收津忠信

卷十九

三

御史往登州，讞強盜獄，盜七十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聽辨，鳴詳察其人，皆以宿怨爲盜，所誣指從容，自其故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冤獄，得名者具陳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會兵興，賦卽墨軍需鐵七十餘萬，鳴具奏地濱海隅，鐵非所產，而府庫積鐵尚多，請出以資軍用。庶蘇民力，所司又令卽墨民輸豆軍前，准其歲入米數，已而復徵其米，而令以鈔償。豆直，鳴復奏民無信不立，今民旣輸豆，又徵其

米。是無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以信於民。且連奏便民十餘事，朝廷皆納其言。

白寬獄，爭重徵，一縣簿何以有此力量。

羅性

羅性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精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精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

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性初下車，民有負

一囊詣府，言精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

收津忠信

卷十九

三

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精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皆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論之曰：朝廷但欲得精李耳，精李且出，卽汝等暮皆寧家，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卽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精李至庭下，民旣獲賊，勞而遣之。元紫芝之釋盜擒虎，沈石城之破械捕熊

子開皆是此意總之信義所感凡捕亡而
 為累無辜者當用此格惟是一囊遺骸既
 辨其非糟李自當詰其所從來法應致辟
 笞而逐之則非法矣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孟

牧津卷之二十九 終

牧津卷之三十目

明決

黃昌

雋不疑

竇參

謝夷吾

陳仲舉

孫禮

元絳

張堯佐

王安禮

張文定公方平 二見

程明道 五見

韓絳

強至

陳奉古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

高定子

魯永清

范正辭

李冕

胡寔桂

林從周

胡文舉

張羽

高子業

李復亨

宣彥昭

觀音奴

范楨 二見

伍典

楊茂清

東野

郭桂

黃昌

黃昌少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刺史行部見而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奸伏皆稱神明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及昌到吏民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保諸縣強牧津明決 卷三十 一 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捕無有遺脫宿奸大惡皆奔走他境遷河內太守徵拜將作大匠進補大司農

為政能使宿奸大惡奔走他境如此之嚴嚴乃為德若一新太守而理斷七百人莫不得所又其緒餘矣

雋不疑

雋不疑渤海人召拜青州刺史昭帝時齊王孫劉澤結豪傑謀反欲先殺刺史不疑先發覺收

捕伏辜擢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

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稱為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至者莫敢發京兆尹後到叱從吏縛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

牧津明決 卷三十 二

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云即不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夫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以為莫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其姦詐大將軍欲妻以女辭久之以病免終於家後趙廣漢為京兆常言禁姦止邪獨行於吏民細耳朝廷事何敢望不疑蓋厭服如此

不疑不欲傷阿母心，斷獄多用平賢，哉是母知子最真，若非慈訓嚴而殘矣。○不疑叱縛男子，已明知其詐，特借蒯贖為斷案，壓服人心，要以蒯贖事不可與矣。太子同日語。

竇叅

竇叅初為奉元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悉赴井死。叅當兄弟重辟，眾請俟免喪，叅曰：父孫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殺之。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三

此議甚正

謝夷吾

謝夷吾為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魯縣，遇孝章皇帝巡狩，幸當陽，上未嘗見刺史班秩，有詔勅夷吾入侍，錄見囚徒，見長吏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其中，有亭長姦部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為吏姦民，何得言和，觀刺史決當云何，頃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

職在禁姦，今日為惡首，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免縣長吏官，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章帝嘆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劍帶，勅之曰：鉅鹿劇郡，舊為難治，以君有撓煩之才，故特受任，無毀前勞，夷吾所至愛育人物，有善績，第五倫嘗令班固為文薦之，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體，左轉下邳令。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四

能

陳仲舉

陳仲舉在樂安郡，縣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止居其中，行復積二十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仲舉就與相見，言次問及妻子，宣有五子，皆服中所生，仲舉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况乃寢宿塚藏，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污鬼神乎，遂致其

罪

誑時惑衆，誣污鬼神，二語真趙宣鐵案快哉。此舉不然，後世之居隨者接踵矣。

孫禮

孫禮為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夏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五

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必用，當參異同。禮上疏略曰：管仲霸者之佐，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郇以馬舟侯為驗，詐以

鳴犢河為界，假虛訟，疑誤臺閣。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檄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為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着履，駕車待放。

坐上斷之固是，但疆界故須身履其地。

元絳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六

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幸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知之，訟於縣，縣索券為證，則母手印存，弗受。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幸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母他牘印尾，而撰偽券，續之耳。幸駭謝，即日歸整田。

今天下偽篆半於官府，驗視不可不審。

張堯佐

張堯佐歷憲筠二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

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為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遷殿中丞知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衆弊以曉之訟遂大簡尋以宣徽使判河陽時吳育判西京留臺河陽民訟有不決者多詣育於狀尾判曲直堯佐即奉行之不自為異而民稱平

不自異而民稱平則育之任真堯佐之虛衷可謂兩賢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七

王安禮

王安禮知開封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且按而未論有幾萬人安禮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輔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遂使過而見之嘆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時帝數幸皇太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千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

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塚以利其財者帝惻然而罷

安禮以駿爽之才如倚天長劍鋒接物剖至於改卜民墓乃能獨持正論使萬眾之心安而國體不傷其才局大出荆公上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方平知蘇州崑山縣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方平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之一二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八

方平悉取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如此亦快然終不能使人心帖息

程明道

程明道先生顥初為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程曰此異辯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其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也其人遂服

令大奇之。

只以定居之年歲論事理自明。

韓絳

韓絳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為妄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眾，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妙在追責窮治，以絕疑根。

強至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九

強至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募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困既久，得濕則燔，府為上聞，仁宗悟曰：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大凡為政之要，不但委悉人情，更須妙通物理，積油萬石則火生，強至已知此意，故臨事了了。

陳奉古

陳奉古通判貝州，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令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乃以鬪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殺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主杖卒，人稱服之。

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取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主雖弱，不得輒與。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

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鬪而實非鬪，若以鬪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柰何歸咎於法，蓋用法謬耳。

高定子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偽為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嘉

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長民者不可不留心典故

魯永清

魯永清守成都事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誣適臬長案牘中有以姦訟者一曰和一曰強兩持不能決屬永清以試其決魯令隸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永清曰供作和姦訟

牧津明決

卷三十

十一

遂決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耶

然亦不可以此槩天下直須徐詰其當日之情境乃得

范正辭

范正辭歷官以治績聞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召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办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與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辯其事正辭曰

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

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為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移訊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遣監軍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盜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以鞭擊賊中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死餘賊渡江散走得所棄賊載賊歸按

牧津明決

卷三十

十一

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更生

斬懷土憚行之卒消一方禍亂之萌此其臨事敢決更勝於州無滯訟欲令紀法常肅不可無此能吏

李冕

李冕調崇安簿縣民謝叟無子養他姓兒以致富後婢生一兒垂死戒曰吾故貧皆汝兄佐吾致富分財當優之後婢兒稍長詣官乞還兄姓令欲判可冕詰婢兒不服更訴於州蔡襄為運

使聞赴崇安，冕迎曰：法順人情，今與人同艱辛，以致豐裕，欲終奪而窘之，殆非所以順人情也。襄曰：非主簿，吾幾誤任法矣，即具奏論，朝廷是之，著爲令。

律重本生，養子雖同父起家，厚薄尚當有別，然此斷須以父命當遵爲主，不在艱辛致豐裕也。

胡霆桂

胡霆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酤之禁甚嚴。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三

有婦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與姑和平，曰和，曰既和，則能代汝姑受責矣，以私酤律笞之，政化遂行。

代姑之笞雖得體，終不若陳亭長酒食勸勉之言爲更善也。

林從周

林從周充開封府推官，民有殺其兄二子，以窺其財者，長被劄即死，其幼走，以免，事發獄成，以母年八十，法當留侍，從周議使無狀子居母側。

以凌其幼，孤必無全理，且孤孫雖穉，亦能爲祖母養，留之惠，奸不可讀，奏未畢，章獻太后遽頷之曰：人情當如此，命配海外。

此議情理皆當

胡文舉

胡文舉，寶祐中，調贛縣尉，未至，有訴殺人而失其屍，且不見殺者，文舉至，方下其事，一日池有屍，屍首莫能辨，文舉詢死者之母，知臂有涅虎視，屍果然，又廉得其妻，嘗與男子姦，別鞠其妻。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四

疑男子事泄，言實與男子姦，故共殺夫而埋其首，掘得首，加屍如生，咸以爲神。

妙在與男子別鞠

張羽

張羽出守廣平，條教清肅，吏卒畏懾，莫敢仰視，雖隆寒盛暑，漏下五鼓，必起視事，夜分乃寢，問民疾苦，力舉行之，建閘通水，開田千畝，以資困農，置木牌，令得自白，以達民情，順德有囚母與僧通，子已壯，不改惡，其子之言也，乃入井死，會

當決子羽曰母無行負夫與僧私通顧可殺子絕夫嗣乎因遂得釋鉅鹿有告婦奏一要宦暴殺其夫吏受委咸憚莫能決羽按而寘諸法要宦懼厚賄朱寧誣奏下羽獄吏民爭斂錢賄寧為羽求解羽曰吾寧失官不敢失志若等愛吾幸無枉吾志也大理直其誣乃還郡自後民益相信斷獄大省

母以忿愧死非關子也留子所以嗣父亦以嗣母此議未為非是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五

高子業

高子業初任代州守有諸生江棹與隣人爭宅址將闔陰刃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圖誣隣人隣人知不敢闕全畀以宅棹埋尸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楫枉殺其妻棹嗾妻家訟楫并誣楫殺孜事楫拷死無後與弟繫重襲楫職訟上監司臺付子業再鞫業問棹以孜等尸所在棹對曰楫殺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楫何事殺孜棹愕然對曰為棹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

居曰為爾爭宅址殺人埋尸兄室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尸棹室否對曰未也乃命搜棹室掘地得二尸于棹居所刃趾宛然棹伏罪州人曰十年寃獄一旦得雪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布裙一縠數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即呼姦婦問之曰盜姦若何對曰姦也何時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名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遂伏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六

誣殺人罪祁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縛村民野寺誣為盜得貲遠僕更污民妻慮僧發覺致民縣獄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譎給縣官縣官恐聽遠入獄磔民屍擲屍獄外上官正治遠僕罪薄罰遠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

三事不難斷難在斷久獄無瞻前顧後之念耳若謂家屬殺人而長若主未有不與特為趙遠之稔惡而發則可此外不可以

一律論也

李復亨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蟻馬血火燬之則亦青其人款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七

此亦格物之效

宣彥昭

宣彥昭仕元為溫州路平陽州判官儒生有數百畝之園為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為謝彥昭叱去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天大雨民與軍爭箠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曰我物而民取之絕無印証彥昭裂而為二並驅出使卒踵其後軍忿謀不已民曰汝自失箠于我何損

隸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箠償軍其在溫州會

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彥昭曰此烏

合之眾帥精銳大開城門搗退之戍將氣驕頗

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

昭瞑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耶寇怒欲

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

義之而止

遇事頗見才力臨難亦不乏氣節

觀音奴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六

觀音奴歷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摘如神民有啣冤者雖數十年事皆千里奔走來訴觀音奴立為剖決數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斃令郟乙剖之任以怒毆郟經宿而死郟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郟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為文具香幣若為吾以郟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郟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

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郤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一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饑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僞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質之神，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免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免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牧津明決

卷三十

九

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

范櫃

柰何不明聽之人，而幽質之神乎？
范櫃爲淮安守，時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訴府，櫃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繫篋，僕而趨，然詫曰：噫，是柏魂也，而繫篋，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

暫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徐翁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柏也，然莫知誰殺，櫃念柏有力，殺柏者當勅，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沈耳，解其裏，血漬露，纒櫃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伯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牧津明決

卷三十

十

伍典

臨疑事，便當直前勘定，每十得入九。
伍典爲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鈕携囊金市產，鈕墮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殺鈕，携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監司以屬典，檄至，典得鈕妻上叔所貽書，方思爲之計，神忽見夢，典因策夢中語，謂事當起於僧人，因於府治白石山結僧堂一區，令遠方僧至者率

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典即頃所詰問僧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如此用心不患鈕冤無抵然爲一事而特以造屋齋僧亦太費力矣

楊茂清

楊茂清陞直隸貴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圭

如織民好囂訟茂清因俗爲治且遇事明決時涇縣有王贊者適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之預構一丐婦蓄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鑑訊者以鑑富爲嫌莫敢爲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往按閱其獄詞曰知見何不指里隣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贊既被毆暈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爲之證乎又云其妻伏贊背護贊又何能毆及胃脇死乎已乃訊証人稍稍吐實詰且至屍所益審居民則贊門有溝溝布朽椽爲橋陽

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贊乃語塞而鑑得免石埠楊翁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姦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不直斥爲姦而比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爲親故壽僕家謂標實殺之而翁則訴已當復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翁屢以訴清密偵其事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憚於平反清承檄則逮青陽與標酒者十餘人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貸標後三年道經其家盡室男女羅拜于道且攜一小兒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圭

告曰此標出禁所生也非公則楊氏斬矣又貴池王武業皮爲生嘗與劉廷璋爲伴一日廷璋懷假銀及首飾數事約武渡江貨皮武方缺食見廷璋至而喜其夕醉以烈酒殺而取其貨與其妻昇而沉之江其情頗昧清廉得之妻當從坐清乃釋妻而坐武曰吾憐其二子方襁褓耳銅陵胡弘緒韓太守試冠諸生有一家奴挈妻子而逃弘緒訴媒氏匿之蹤跡所在相與執縛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

於官而客戶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爲證御史按部訴之輒以下清清覆訊之曰所謂鎖縛者實以送縣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會科試且迫風夜以獄牒上胡生遂不得坐是年登賢書其辯冤釋滯多類此

此君一腔真懇大較養生機不用殺機揚翁盡室男女羅拜携一兒以告此段情景當令苛刻者躍然興好生之念

東野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五

東野爲陳留知縣陳留去藩服近民多健訟訟輒赴臺省不干縣吏縣吏顧無可柰何野至爲聽其大者劇者而於細事以義退之無所留滯於是人皆仰戴而大且劇者不復赴臺省一切細故輒相解釋無敢以煩瀆令河溢於縣北害耕稼野乃謀諸治河者築堤拒河之舊汚於是爲桑麻之地者百里流亡之民皆復來歸仍加意賑貸各有生業戶口增以千計邏卒趙獻者有仇夜入刺獻死匿去弗可得衆以爲弗得

也乃竟得之縣故多盜於是盡散去爲農無復敢犯法

聽斷既持大體則健訟之風自息

郭桂

郭桂知安丘縣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橫令至啖之以利既乃鉗制不得動令心內忿然無可柰何至是愷使人逆桂以利啖之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自來謁乃發其事鞭笞之愷懼謀陰中以禍以罪擒殺之有訟其子盜金者且罵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五

母桂知其後母也而謂翁曰亟歸發媪衣笥中可得金果得之於是翁大感悟知其媪爲之乃復愛其子常趨郡縣中囚乘隙反獄走匿不可得攝縣者懼追告之途曰當在某地古墳坎窞中果然其他政事明斷多類此

鞭橫民悟惑父皆快心事

牧津卷之三十 終

牧津卷之三十一目

得情

黃霸

二見

何武

二見

薛宣

范邵

傅琰

顧憲之

三見

司馬岐

崔碣

李惠

李勉

馮儀

張詠

九見

韓億

向敏中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二

种師道

程明道

六見

錢惟濟

唐臨

魯有開

二見

尹洙

陶節夫

蘇渙

杜杲

王罕

二見

汪待舉

陳春

于文傳

歐陽暉

張希崇

楊龍

梅應魁

陳祥

謝麟

孔鏞

四見

附理幽

孟嘗

二見

王侔

何敞

鮮于冀

甄法崇

崔公度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二

牧津卷之三十一 得情

明山陰祁承燦輯

黃霸

黃霸守潁川郡其先有富家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婦盜取以為己子論爭三年不能決訴于黃霸霸使人抱兒于庭兩婦去各十步叱令競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其所傷乎此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一

事審矣婦乃伏罪

從情意中體認得來

何武

漢沛郡有富翁家貲二十餘萬子年纔三歲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困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劍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此人因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

翁大有用

此翁作用亦奇

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

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不

劍當關州縣得見申展其思慮深遠如是哉悉

奪取財與兒曰敝女惡婿溫飽十年亦已幸矣

論者大服

非武亦不能為此翁作註解

薛宣

臨淮有一人持足縑到市遇雨披戴後一人求某庇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縑詣府自言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二

太守薛宣呼騎吏斷縑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

人曰君恩前撮之而縑主稱寬宣因詰責具服

悉昇本主

范邵之斷縑蓋祖此意

范邵

范邵為浚儀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邵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

於是擒之服罪

意亦以巧然一絹而中斷則難乎為已物

者矣

傅琰

傅琰為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傳季琰家傳有治縣讚，其理吾邑者，故當多善政，而史傳乃撮此一二事為佳話，何耶。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三

顧憲之

顧憲之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解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徑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能識物情，故能辨民情。

司馬岐

司馬岐為陳留相，時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

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也，豈當復久處囹圄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

訊初獄與久獄異，初獄之得情在誠心，久獄之得情在虛心，此法不可不知。

崔碣

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河間，值龐助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四

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因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數失明，碣至，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吏，悉發昧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

大賈之家，人所共識，一旦為乾夫所詭得，亦人所共憤，如此明白易曉之事，而一訴

再訴竟抱沉寃况天下有疑似難剖更
於此者乎安得有崔公之獄決而釋耶

李惠

李惠為雍州刺史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
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紀綱斷之並辭
惠乃使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二留惠笑謂屬
吏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
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
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五

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
主乎羣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
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負薪者
乃伏罪

此與鞭絲剖雞同用小智雖事近於戲然
其意可推也

李汧公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衰蹄金一分
送於縣宰慮公藏之守不嚴置于私室信宿

之皆土塊耳竟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
有變更莫不駭異以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
易金誣服雖詞款具存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

聞汧公覽之盛怒俄有筵燕語及斯事咸共驚
異時袁滋在幕中俛首無所答汧公詰之袁曰
某疑此事有枉耳汧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
探情偽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變聞得二百五
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鎔瀉與塊相等既成始
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六

以竹擔昇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
其在路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獲
清雪

袁滋此舉亦見聰明過人但縣官當日收
金于私室何以不對衆一驗視之此等處
非坦衷御物直捐形跡毀譽者不能余故
不重袁公之察而重袁公之誠

馮儀

馮儀為豐城令有田父詣令求決事凌晨飯糜

稍覺饑，至食肆求麪，久不與，乃去。肆家堅索，金不與，乃訟於縣。儀飲以茶而洒桐油其中，田父盡吐所食，惟蕪耳。肆家乃伏罪。

田父事雖得明，然委頓甚矣。

張詠

張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割家財不平，詠捷而遣之。後半載，詠因行香過其所居，召章家人并彥家人對立，謂彥曰：汝弟訟汝言汝治家掌財久，伊幼小不知多少，汝分之不等，果均平乎？

微津得情

入卷三十一

七

不平乎？彥曰：均問章，章曰：不均。詠謂彥曰：終不能滅章之口，兄之族入于弟室，弟之族入于兄家，更不得入室，即時對換，人服詠明斷。杭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約。詠閱之，以酒辭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向以七與子，必死於汝手矣，乃命七與子，三與壻，皆泣謝而去。

兄弟更室，與張齊賢斷戚畹之事如一轍。

乖崖無事不有機權，但如此斷法，倘有經

營貨產，寄頓于外方，安得相均？○子與壻

三七之斷，其意其類何武，兩翁以神告而

兩公以神剖，即揆之情理，亦無絲毫遺憾。

韓億

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其兄子為他姓，賂里姬之貌類者，使認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貲，嫂姪訴于州，積十

微津得情

入卷三十一

八

餘年，竟未有白其冤者。億至，又出訴，億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凡聽斷必須微覽前後案牘，則自無遁情。

向敏中

向敏中判西京時，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僧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

執請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罾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汚僧衣。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拔尸井中。不覺失脚。亦墜於井。賊與刀在井傍。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爲然。敏中獨以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因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給之。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九

曰。昨日已答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賊。僧始得釋。

獲殺人賊。雖由此吏智術所致。然惟得敏中一疑。便爲此僧生機。

种師道

种師道以雍州推官。權同谷縣。縣有猾吏訟田。

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耶。汝再期擾鄉里足矣。吏服罪。闔境驩舞。書其像祠之。

一語喚起良心。不但折獄。曉人自當如是。

程明道

程明道。顯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十

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程問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于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某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程問張氏。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

咳服罪

明道已知其僞。特借一翁字折服之耳。若

其爲詐，卽詣門就居之時，已了然可辨矣。

錢惟濟

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亦有細心

唐臨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十一

唐臨爲冠氏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圃，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自執三十枚，以誣其婦，臨問曰：婦人盜瓜時，執何筐篋？瓜主曰：無。卽令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遂伏誣告罪。

妙在使瓜主拾瓜

魯有開

魯有開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爲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

破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與廢院，流民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葵，薦有開，有古循吏風，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衷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解而雨。

殺機斷不令衆聞，有開之斷無難，但其平日作用，足使劇賊自遁，吏才何可少哉。

尹洙

尹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生，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耶？女遂服。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十一

按籍以斷，能折其心。

陶節夫

陶節夫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捕繫獄，不承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卽吐服，將適市，於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無憾。

此之謂民自以不寬。

蘇渙

蘇渙知衡州時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可呼他人此必為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得情之照

杜杲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十三

杜杲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此令九州三十三縣之最

後一轉更恰情理

王罕

王罕知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

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尋愈郡人傳為神明

此所謂心誠求之者也

汪待舉

汪待舉紹興中知處州為政寬厚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究曲直不以屬吏故庭無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十四

留事鞭扑罕用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時部民嘗有以酒飯客者客醉且臥空舍中主人慮其去又從而鑰之客夜酒渴索漿不可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日啓鑰客已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究其一時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極刑囚果死訟乃白其明察如此

試水剖訟事固應然獨難為此囚耳○留

客臥空舍而且鑰之決無毒客之理但舍

中無一人。則中夜起飲瓶水。誰復知之。注公之斷可謂苦心。

陳春

陳春為嘉興路推官。有能聲。民販私鹽事覺。牽連千餘人。獄久不決。春往治之。即得其情。釋被誣者數百人。閩郡稱為神明。先是久不雨。至是大雨。鄉人稱為陳公雨。

大凡治獄一得情則自無株連之累

于文傳

張津得情

卷三十一

五

于文傳遷烏程縣尹。有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妻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賂妻之父母。買鄰家兒為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妻抱兒乳之。兒啼不受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

以就乳辨兒最為親切

歐陽曄

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獨汝左手。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乃服罪。

辨獄當如是矣。與錢惟濟之斷法相類。

張希崇

張希崇守祁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爭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假稱義子。事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為傷害名教。安敢理順。田園其生涯并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張津得情

卷三十一

五

此斷從戾不受訓上起見。情理應爾。

楊龍

楊龍爲越錄事參軍，其守治盜嚴，凡保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卽械繫解官間，盜死，郡因治保長制死，獄具，後龍閱狀云：左肋下至命一痕，長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龍不聽，卽追詰原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首有裂，證益明，乃引法止坐保長杖罪免死。

捕盜盜死，法亦不應坐保長罪。

牧津得情

入卷三十一

事

梅應魁

梅應魁，洪武間爲郡推官，惟務寬恤，不事苛刻。聽決獄訟，善探情僞，時鄞邑民邵觀奴妻陸氏，潛之母家，其母辛氏匿之，反誣壻殺之，訴於邑。觀奴逮捕不勝拷掠，遂自誣，伏然無跡可徵，久不能決。上于府，移應魁鞫之，乃併繫辛氏於獄。未得其情，一日辛之少女來饋，命收于僻處，給之曰：姊何不出，令汝來饋，引而至，是其人爲誰。懼乃漏言曰：姊在某處，令某同來探母消息，於

是具得其實，亟捕陸氏，明日出示，辛竟伏罪，人服其明。

給妹獲姊甚當

陳祥

陳祥出爲惠州知府，斷獄如流，民有告理齋糧數合，計刻白事，時有陳半升之謔，郡民有二女，嫁爲比鄰者，姊素不孕，一日妹產子，而姊之妾適同時產女，乃棄其女而號於衆曰：妾產子也，遂交燒妹傍舍，瞰妹夫婦赴火所，乃竊抱其男。

牧津得情

入卷三十一

事

歸爲已子，妹覺往索之，弗予，因訟于府，無他證，不能辨。祥佯言曰：必殺此兒，事卽了耳，乃置甕注水堂下，引二婦出，取兒，密諭一卒謹視之，而告其婦曰：隱情無證，斷案何憑，禍本不除，爭端曷已，吾爲汝溺此兒，以解汝紛，乃佯怒叱卒，詐爲投兒狀，而復令左右追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則顛號仆堂下，而姊妾竟去，不復顧。祥笑曰：事白矣，卽以兒付妹，妾杖之曰：果汝子也，安能聽人殺而不救乎，姊妾不敢言，一

郡以為神

用黃次公抱兒子庭之法，而多置甕一着，
悚迫使露真情。

謝麟

謝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鬪，既而
為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
利其財，訊鞠輒服，邑人皆稱神明。

所親乘機之殺，此處剖辨甚難。

孔鏞

依津情精

卷三十一

九

孔鏞知高州，有富人子與婦姦謀，使傭市布而
潛殺之，中途事發，莫可詰，鏞禱於神，恍然若有
語云：但聽父言，因密遣人偵之，則富人方詬其
子，情農謂傭在，猶可藉其力，乃又了，在汝手，遂
逮至鞠之，具伏。

孔公忠信可行，蠻貊何况斷獄。

附理幽

孟嘗

孟嘗為戶曹吏，上虞有寡婦，孝養姑，姑年老壽
終，夫女弟先懷嫌忌，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
列訟縣庭，郡遂結竟其罪，嘗知其枉，備言于太
守，太守不為非，嘗哀立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
死，自是郡中連旱三年，太守因丹到官，問其故，
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
婦墓，天應澍雨。

牧津附理幽

卷三十一

十

一小吏必欲白孝婦之冤，古人仁心為質，
如此。

王忱

王忱為郟令，到官至糞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
過客，不可留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
之避，即入亭止宿，夜聞女子稱冤之聲，忱叱曰：
有何枉狀，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
投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
此亭，亭長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貨

財。忱問亭長姓名，女云：「即今門下遊徼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忱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詔遊徼詰問，且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遣吏送其喪歸鄉里，遂清安。

十餘口沉冤斷無不靈之理，自當鬼神使之。

何敞

牧津 附理幽

卷三十一

五

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蒼梧高安縣，宿鶴奔亭。夜未半，有女子從樓下出，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廣信修里人。夫施氏死，有緡帛百二十疋，婢名致富，欲之，傍縣賣，續從同縣男子王伯質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併續，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不從，壽持刀刺脅下，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

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故自歸於使官。敞曰：「今欲發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驗問，與娥語合。壽兄弟父，悉捕繫獄。敞表壽殺人惡首，隱密數年，王法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諸皆斬之，以助陰誅。

伯有之厲，原非理外之事。

鮮于冀

牧津 附理幽

卷三十一

五

鮮于冀爲清河太守，公廩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用工二百萬，冀到適言四百萬，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按定，爲適乘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攬敵之夫，而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臣不勝鬼言，付高上之，便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差代以旌幽中之頌。

今之多割匿者，安得鮮于冀之幽討乎。

甄法崇

甄法崇為江陵令，於時江安令繆士通卒官，至其末年，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授為辭，因遜席下謝，而法崇為問宋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葉聞而歎美之。

此公死猶索負。

崔公度

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舟尾得阜緜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催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

舟人取財未必肯棄舟物，或憑焉，以催契為左證耳。

牧津卷之三十二目

察奸

趙廣漢

周紆 二見

方儲

孔奕

國淵

莊遵

李牟基

陸雲

任城王潛

彭城王淑

張鷟

韋鼎

武行德

高謙之

牧津

卷三十二

張詠 十見

包孝肅公拯 二見

范純仁 三見

李南公

呂元膺 二見

周審玉

路伯通

王安禮

薛向

何執中

石公弼

任頴

張果卿

張逸

俞獻卿

孫長卿

李釋

劉徽柔

張田 閻從

李疇 王受

韓彥古 劉元瑜

李完 貢師泰

江濟 汪澤民

馬裕齋 周崑

殷雲齊 雍泰 二見

李亨 甯直

劉麟 戚賢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二

鄭洛書 馬文煒

郭彭祥 文林

王士嘉

牧津卷之三十二 察奸

明山陰祁承燦輯

趙廣漢

趙廣漢為京兆尹。凡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話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

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

自効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又奉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莫能及。

擿發如神不難。而令姦賊死無所恨。爲難。廣漢滿腔精神。無所不注。方得爾爾。

周紆

周紆爲召陵侯相。庭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

律津察奸

卷三十一

三

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對惟有庭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庭掾疑君。乃收庭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載藁入城。自足發奸。何至陽與死人語。作此伎倆。

方儲

方儲爲洛陽令。功曹竇憲客。爲憲所諷。夜殺人

斷頭著套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拷。竟具服。

用小術與周紆同。然已預知爲功曹所殺矣。

孔奕

孔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之酒者。始提入門。奕逢呵之曰。人餉我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

律津察奸

卷三十一

三

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

在官有惠化。豈以一察爲明者。餉酒之呵。特偶然耳。

國淵

國淵初從魏太祖征關中。爲居府長史。統留守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破。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或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

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獲之數者欲以大
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
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遷郡太守時有投書誹
謗太祖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書而不宣露其
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
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訓以
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
其師可求能讀者促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
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策比方其書與投

牧津 際軒 卷三十一 四

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
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
上首功故多僞增國淵之對深為識體安
有封域之內可以誅戮侈功者觀其列卿
位而布衣蔬食祿賜散之故舊宗族蓋一
廉靖之士故所見深遠若此
莊遵
揚州刺史莊遵性明察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
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柰

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便即告官官司考掠其
叔大過因而自誣遵謂吏曰叔為大逆速寘於
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
夫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不
疑因相與大喜吏擒之送獄叔遂獲免又行部
聞女子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云夫遭火死
遵疑焉敕吏與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自往
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腦考問
乃此婦與姦夫共殺其夫案伏其罪

牧津 際軒 卷三十一 五

血而汚叔懼而不哀兩者之情易曉但不
知莊遵有何術便知有物當自往耶
李孛基
李孛基知舒州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
孛基劾治三日得其情乃抵吏罪
非三日亦未便得情所以斷獄不可以驟
心乘
陸雲
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
史 261-694

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夫被殺而至名不立。其故自屬妻。妙在錄其妻而不問。又妙在於十里外跡之。

任城王潛

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六

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惜哉止鉤得一老嫗。

彭城王洸

彭城王洸為滄州刺史。織芥。知人間事。有溼浚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洸察知

之。守令畢集。洸對眾曰。食雞羹。何不償還。值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

用察殊小

張鷟

張鷟為河陽尉。有呂元者。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官粟。忱不認。元執之堅。久不能決。鷟乃取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元是即注云是。不是即注云非。乃取原牒問之。元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又取偽書括字問之。元注云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七

是。去括。乃是偽作馮忱書也。元遂服罪。

辨奸之中。亦得更趣。

草鼎

韋鼎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奸謀。其人驚懼。即自前伏。又有人客游。逼主家。妾及還。妾盜珍物。投之。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三家人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斷客。

成上州飛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僧
詒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
捺僧并殺賊物自是郡內肅清道無拾遺

客姦而不殺其情易辨然滑之詒妾何以

前知

武行德

武行德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

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嫗持

菜入城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償其直取菜反

牧津察奸

卷三十一

八

覆顧視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宮

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

顧視良久而去即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

結以鹽誣嫗欲希其實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

關吏數輩人皆畏服若神明都下清肅

只以賞錢之厚下人及至作奸所以上之

舉動不可不慎

高謙之

高謙之襲父爵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

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

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

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

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

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

狀告尋正河陰令

鈞索真賊此法頗佳

張詠

張詠知江寧府有僧隙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

牧津察奸

卷三十一

九

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羣官聚廳不曉

其故詠乃召問為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

額有繫巾痕即惶怖服罪蓋一民與僧同行於

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牒自披剃為僧也

乖崖作用每出人意表然於據案熟視時

已得其情

包孝肅公拯

包孝肅公拯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

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

何爲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其主
綱紀聞者皆憚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
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逕造府
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卽命大開衙門
使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使訴訟徑得至庭下便民更妙於察奸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僖年中毒
暴卒純仁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因會客罷是夜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十

門下人遽以疾告純仁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
宋小殮口鼻血出漫汗幘帛純仁疑其死不以
理果爲寵妾與小吏爲奸付有司按治具伏因
會客置毒在鯨肉中純仁曰肉在第幾巡豈有
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僖○年○果○不○嗜○鯨○肉
爲○坐○客○所○并○乃○容○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
罪○人○覩○他○日○獄○變○爲○逃○死○之○計○人○以○爲○公○發○擿
姦○伏○如○神○明○

均之中毒而緩急後先獄情所關不淺折

獄者不可無忠宣之細心密體

李南公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
服閉口不食者四十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
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
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因具服罪蓋彼善
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效

窮奸之道不可不博聞

呂元膺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十一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
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
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期守吏
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
到者鎮岳陽出遊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有喪
舉者駐道左男子五人皆縵服隨之元膺曰遠
葬則休近葬則省皆奸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
索之棺木皆刃衆曰某等不省而盜謀過江掠
貨假有此舉渡者不疑元膺令劾之則同黨數

十先彼岸期集矣

忠信待人者而能察盜於隱形潛跡之間

胸次固有識

周審玉

周審玉知鳳翔府有桑門乘傳而西以市木為名威動府縣審玉曰此有所倚而為也因按詰之盡得其奸狀杖其背械送闕下

乘傳之詐偽百出司牧者故當時為覺察

路伯通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十一

路伯通為原武令有種瓜者一夕為人盡鋤其苗詣伯通陳告無明証遣之翌日托以他用命種瓜隣近村莊盡借所有之鋤各書姓名潛使人吮其鋤果有苦味者捕獲遂伏罪

小察

王安禮

王安禮為開封尹時京城遷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抄百餘家帝付安禮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畧同其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

曰吾得之矣呼問薛若豈有素不快者

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視其意似見術即命

訊果其所為即梟首於市不逮一人又有匿名

書誣告一富家逆謀者有旨根治安禮設驗富

家無跡因詢有舊怨乎荅數日前有鬻壯人馬

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乃密以他事給馬

生對欵即取謗書字校之畧無少異同而訊鞠

其事果為生所作京師號為神明

安禮兩訊匿名妙不在摘奸之明而妙在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十一

不逮一人

薛向

薛向初為京兆戶曹兼監商稅有賈胡過稅務出銀二篋書其上曰密使遺涇原都監向曰此決偽也安有大臣餉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府治之果伏其詐

賈胡之作偽易曉

何執中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勘鞠久不得情或曰

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難。物問之。能識其名。則是非。而置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為師張角諱耳。

妖黨之奉師諱。何甚謹也。一入名籍。嚴於事神明。而敢于嘗國法。今邪教滿天下。莫之實察。察之猶易。如此訊法。所當悉知。

石公弼

石公弼為漣水丞。供停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竊官錢。故詭為此說。即收捕窮治。皆伏辜。

以風辨溺。自無遁情。

任顯

任顯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顯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伏為賊內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

定亂自在察微。

張杲卿

張杲卿知潤州。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驚往視。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杲卿命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不。眾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杲卿曰。眾皆不能辨。婦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與其謀。

此婦人淺於為奸。故其事易剖。

張逸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張逸知青神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華陽驕長殺人。誣道傍行者。縣令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寬。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囚色寬。守者氣不直。惟深心者能察之。

俞獻卿

俞獻卿為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

殺之。詣縣給言師出遊矣。獻。曰。吾與。等。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此僧殺師之情。不必辨於色動之際。即詣縣言師出遊。其情便露。

孫長卿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適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二人。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服。

牧津

卷三十二

七

惟察其言不情。故得其死弟之情。

李繹

李繹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讐耶。曰。無有。曰。有亡失耶。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侄覺之。懼事暴殺。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盜物者。必不盜人子女。李蘊之訴大愚。繹亦緣情而斷。自能得情。

劉徽柔

劉徽柔明敏善聽斷。遷洪洞令。縣人楊遠者。投牒於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侄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侄財而殺之。乃誣兩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置於法。

當在熟視時。已得其僞。

張田

張田知廣州。廣舊無外郭。田始築東城。賦功五十萬。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僞。召邏者戒曰。今日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牧津

卷三十二

七

言而獲。

嘉靖中。京師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獨行。遇之。往往棄所携物。駭而走。督捕者疑其僞。密遣健卒。詐爲行人。提衣囊夜行。果復出。掩之。乃盜者蒙黑羊皮。着鐵爪於手。乘夜恐嚇人以取物。事與此同。

閻從

閻從爲新安縣尉。縣有鬻麥商。爲賊所殺。莫知

至名從因集吏民至屍傍聽忽一人屏樹而立命卒引詰之賊遂服嘗於道中遇數人駭從若貴遊者從曰此巨盜也邏致之果得其實鄰境稱為神明

詰屏樹而立之蠢盜易辨騶從貴遊之巨盜難

李疇

李疇為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為警家所毒請發棺驗視眾欲許之疇獨不

牧津察奸

卷三十一

九

不但識能燭奸抑且力能持正

王受

王受為東阿丞邑民王虎當受重役賂吏改其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受曰此必王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虎遂伏罪

姓名隨戶籍所繫奸吏尚欲增改筆畫何况其他

韓彥古

韓彥古知平江府至郡有士人持吏短長投狀以占能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為必有吏人為者其人錯愕即以實告於是捕吏杖之一郡以為神明

今士人之投狀更有吏不能為者不可以古槩今也

劉元瑜

劉元瑜知襄州富人子張銳少孤貧同里車氏規取其財乃取銳父妾他姓子養之比長使自訴陰昧吏為助元瑜窮治得奸狀黥車竄之人服其明

牧津察奸

卷三十一

九

李完

李完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屍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是刑司疑其冤以獄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免同飲人

得屍於水中，其爲舟師易見。

貢師泰

貢師泰爲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以爲史等所劫，首官史既誣服，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冤皆白，又有游徽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掠村落間，一日遇諸暨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干

商奪其所齋錢，撲殺之，投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諒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又餘姚孫國賓獲姚甲造僞鈔，受賂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僞鈔，高嘗爲姚行用，實非自造，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卽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以就法，師泰臨斷，必欲窮情合法，自是明斷之才。

但取魚非不可解之讐，漁人何以輒殞其命，此竇尚未暢然。

江濬

江濬知真定縣，有黠少年衷石橐中，而假宿館人，旦發其裝，佯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獄且成，館人答掠無所得，濬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服罪。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主

幸此無賴子，不預僞子錢家以俟，不然，此鞫亦未便得情。

汪澤民

汪澤民爲平江路推官，僧淨廣與隣僧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隣僧因邀廣飲至醉，遂寢其室，廣弟子沈安素苦廣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廣宿讐，夜持刀往殺之，明日鳴諸縣，隣僧不勝拷訊，乃誣服，獄上，澤民閱其刀有鐵工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卽承，隣僧械。

夙讐之人，決無斃之已室之理，自當爲尋疑竇。

馬裕齋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剗空其腹，實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裕齋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即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寘妻并姦夫于法。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一

主

只於夜半二字，便可體察。

周崑

周崑初授玉山令，賓旅行李，四方蟬集，晝夜相續無已時。崑盡謝私交，民力用蘇，邑民吳清妻外有私，殺夫以滅口，繫獄事不能決。崑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入，長鳴者三。崑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此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兇殘久秘，自計身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已怯，一觸其隱，即不自堅立，鞠之而服。士大

夫爲賦靈羊詩，一少年挾艷婦，從表觀於郵亭，崑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

靈羊詩不必賦，殺人當衷謀之，三人共事，未有不敗露者。

殷雲霽

殷雲霽知清江時，邑民朱鏡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鏡者某也。某素警某，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一

主

左右與鏡狎者，譙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鏡，柰何殺之？曰：鏡將販於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匿名書不問，而獨問所最狎者，竟得殺人之奸，臨事有智。

雍泰

雍泰知吳縣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兩月，匿屍湖中石下，泰召其夫訊之，夫曰：妾

逃兩月，跡求不可得。妾父脇財，始見死所，泰使人視其屍，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屍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以旬賂耳。一拷而服。

石下之屍，其偽易知，然此妾畢竟於何着落，必如錢若水之推勘逃婢，則兩得矣。

李亨

李亨為鄞令，民有業園者，茄初熟，隣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於庭，笑謂隣人曰：汝真盜矣，梟為汝茄肯於初熟時併摘其小者，即遂伏罪。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五

近情之照

甯直

甯直宣德間擢宿遷知縣，寬廉平易，遇事敏決。州民張謹妻朱氏，晝失金環釵釧六事，為姑所撻，幾死。其兄弟訴於直，直召朱問曰：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隣婦三人耳。即日召四婦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使其伸足。

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環者，取大杖杖之。一婦即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鞠即服。隣境

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越境來訴，直命聽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

諭之。五人感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百貫，為人盜去，訴於直。直曰：汝何所見？荅曰：只

枕一石，他無所見。直曰：柰何？令人取石入城隍祠，決而求之，復以其狀焚於祠下，人爭趨觀。密

令隸數人聽察衆中，又令二人立門下，凡觀者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五

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二人私相語曰：我知盜囊鈔者在此，我與汝即其門候之。隸卒因以獲盜。

此君大饒心計，然事多近於戲，惟感悟經

年爭訟之兄弟，乃為善政耳。

劉清惠公

劉清惠公麟為紹興守，善圖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有盜市人米，求之不得，麟攝其隣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厲聲曰：吾

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伏。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麟疑其警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轉輒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詢之。果警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囊中千錢盜去。麟令昇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許人縱觀。不禁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三

乃潛使人於門下伺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還枕石者。人誦為神。

發奸摘伏。在閭里小民。最易起頌。而清惠

公守越之大政。實不止此。

戚賢

戚賢初授歸安縣。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行。失拊巡意。斥去徒衛。以二隸導前。即市肆交易。鷄

猪羊牛。布縷果薪。充溢街衢。不得收斂。民既稱便。而壟斷罔貧弱者。倉卒不及掩避。即易暴露。民嘗夜被盜。未曙。賢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曰。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賢素有。有心計。善劑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縣有蕭總管。此淫祠也。豪右欲誣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福禍。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三

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賢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之。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策諸賽者心。且賄沒人為之也。賢所至。使人抹過不暇。大抵若此。

戚公是從事學門中人。而明能照物。乃爾

安在道學之必為迂遠耶。

鄭洛書

鄭洛書初知上海縣，縣故劇，素稱難治，民喜訟。庭下常數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其自息，有不息，徐數語折之，即皆引伏。嘗於履端謁郡，歸泊海，只有沉屍，壓以石磨，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來相脗合，一訊即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王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母死。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火而不哀，豈其人耶。因逮來，集諸隣保，訊之，眾云：此客無喪，亦無嫂，乃告者之母，莫行被殺，而奪其首被發其家，藏首一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即令解其首帕，密遣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囚乃伏。諸如此，皆麗法抵罪，無拘吏文，邑人稱快。爲令能逢事輒察，民間自無隱情。

馬文煒

馬文煒除河南確山令，敏於折獄。一日有求盜卒，磔死於塗。卒母詣縣，訟殺兒有主名，煒笑曰：去，今爲若跡之。已從園牆呼卒，故所捕盜李某，訊於庭，戒門者勿辟人，人爭前睨令，跡殺人何狀。煒遽傳令闔扉，盡訊諸闖入者，中有三人，李色動，立叱縛之，具服。故李使殺卒者也。某子甲與八共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詭言中盜死也。公察其色有異，下之吏，使吏給其母妻，甲事露，已自實，柰何，可急持所奪錢來，幸毋連坐。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无

母妻驚懼，探米罍中錢付吏，甲遂伏辜，諸所摘發多類此。果能折獄。

郭彭祥

郭彭祥弘治間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託弟携歸，置產，契券俱弟收掌，兄卒于官，嫂扶視歸，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于州，訊不服，迺越境訴於郭，郭即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板，其弟姓名同盜，移

文○本○州○械○致○詰○曰○汝○與○某○人○爲○盜○致○富○其○弟○泣○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一○

一錄記乃呼其嫂語之弟遂歎服還貨產

文林

文林陞温州府知府至則平市價程徃賦使貪

源斷割羣息咸植又明敏性生元旦有人被殺

死其家赴愬然無可踪跡乃禱之於神夢鷹三

雞被風翻巢墮地心計郡有潘英者其人素不

良且姓名與夢合執以訊之一鞠而服衆稱爲

神明

夢中之告亦誠心所感

王士嘉

王士嘉年十二賦古塔詩劉中行見而奇之永

樂初由太學生任大同山陰知縣善斷疑獄有

替者資錢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覺而失之訴于

縣士嘉佯言曰此樹孽耳出城按問百姓大駭

傾城往視因密捕其不往者訊之果服代府內

藏失幣門戶扁鑰如故王召問士嘉士嘉視非

人跡疑爲狙所竊乃以幣列庭伺羣狙過而觀

之一狙果攫去因詰其主皆服追還府人以爲

神

失錢問樹前人亦多用此小術但失幣不

類人而便疑爲狙未聞有狙爲竊也

文林

卷三十三

三

牧津卷之三十三目

矜慎

子羔

于公

袁安 二見

吳祐

陳臨

張華原

傅岐

辛祥

孔相循

喬智明

柳宗元 二見

趙晉

邵曄

張齊賢 二見

牧津

矜慎

卷三十三

一

錢徽

歐陽觀

魏琰

范純仁 四見

蘇頌 四見

陸佃

趙抃 二見

姚仲孫

趙洽

李士衡

唐肅

王質

王平

王郁

王海叔

强至 二見

余良肱

王德彝

魏濤

王信中

石臯

孫沔 二見

葉南巖

林積

黃珂

張曷 二見

鄒守愚

季本

牧津

矜慎

卷三十三

二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羔

子羔宰衛政，別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閉，別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遂，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吾在難中，此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

牧津

卷三十三

二

臣也。顛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固然也。此臣所以脫君也。

哀矜弗喜，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然據案剖決時，人情未有不以神明自快者，閱此能毋深省。

于公

于公東海剡人，為縣獄吏，遷郡決曹，決獄平，罹

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生立祠。東海

有孀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

姑謂隣人曰：孀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

老，久累丁壯，奈何？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我母

吏捕孀婦，辭不殺，吏驗治，孀婦自誣服，具獄上

府，于公以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孀聞，必不殺也。

太守不聽，于公爭弗得，乃抱獄具哭於府上，因

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孀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

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孀婦不當死，前太守強

牧津

卷三十三

二

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孀婦塚

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

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

閭門，令容駟馬高車，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

有興者。至子定國，果為丞相封侯，孫承為御史

大夫。

于公決獄，為古今美談，只是一念惻隱，堅

不可易，如抱獄具而哭於府，豈復計及見

忤太守哉？故有仁心者，尤貴有定力。

袁安

袁安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憫然而止後舉牟廉除陽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中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

牧津

卷三十三

三

吏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以身試也安曰太守當為天子廣恩理冤抑柰何顯身謀坐視數千人冤不理乎萬一有不合者太守自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明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賊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謂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

袁邵公政號嚴明而作用一出之和藹此

古人之所以不可及也○到郡不入府而先往案獄此非真有痼瘼切體者不能少有名根必避形跡矣

吳祐

吳祐舉牟廉遷膠東相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裔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請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只談父言祐曰掾

牧津

卷三十三

四

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有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行市母為醉客所辱長殺之繫獄祐哀其情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蓄指而吞之合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法外之仁所全不小蓄指投繯情尤可憫

母丘長自是宇宙間男子惜未有以死
與死忠相比誠為求生者是亦千古一遺
恨。

陳臨

陳臨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
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蒼梧陳
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德叅古賢天報施其
後子孫繁庶果符所祝。

牧津

於慎

卷三十三

五

當矜憫

張華原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獄有繫囚歲旦謂曰三元
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
盡還也果應期而至。

五日之假於囚亦何益而於法甚有損不
如清楚犴狴時其衣食乃有真切之惠。

傳岐

傳岐翻之子復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鬪死死家

訴郡郡錄其警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移獄
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
償死會冬節岐乃放其還家竟如期而反太守
深相嘆異遽以狀聞。

脫械和言上無死心則下甘死法。

辛祥

辛祥為并州北平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
被誣為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
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牧津

於慎

卷三十三

六

祥終於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

獄有五聽而察色其一端。

孔相循

孔相循權涖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巨盜富
有資產及敗則四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密
使郭崇韜之僚壻也與推吏獄典同銀其款款
成斷令棄市慮之無言就法之際因屢回首相
循疑召問之乃曰實枉且言適為獄吏高其枷
尾遂不得言即命移于州獄鞠之自韓已下凡

數十人受賄約七千緡併以伏法

重犯臨刑時尤不可不虛心質問

喬智明

喬智明為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兌為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

牧津於慎

卷三十三

七

此與吳祐之處母丘長相似閱之令人惻然

柳宗元

柳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刺史柳宗元上狀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殞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

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閱此知毋丘長為母益當奏減矣

趙晉

趙晉初仕周為滁州軍事判官宋太祖與言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晉疑有無辜者請更訊之全活者甚眾

百餘之盜定有無辜故決獄不嫌于慎重

邵暉

邵暉知蓬州錄事參軍時楊全知州事性悍率

牧津於慎

卷三十三

八

不曉理道部民李助十三人被誣為劫盜悉寘于死暉察其枉不書牘白全願核其實全不聽乃取二人棄市餘減死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盜全坐削籍為民暉代還引對宋太宗謂曰爾能活我平民深可獎也面賜緋魚錢五萬命有司以全事戒諭天下

活平民之錄事何以便蒙人主之知如此則天下無冤民矣

張齊賢

張齊賢通判衡州時鞠劫盜十餘人皆論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知州等懼譴責齊賢曰齊賢豈欲委罪衆人而自爲已功乎令改正而已。

改正一言最妙乃翻案之別名然可令初按者無愧色。

錢徽

錢徽爲江州刺史有強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得

真盜

二百人繫獄所干和氣非淺既知其枉自

應速縱

歐陽觀

歐陽觀廬陵人修之父也有學行嘗爲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

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時修纔三歲及既成立其母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修果登第列官於朝遂參政事

嗟乎今之治爰書者直求人死法耳一訊牒而無隙可駁則沾沾自矜寧復知有生之一念乎

魏琰

魏琰知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答服琰廉

真盜

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爲不可後數日得真盜

琰自知真盜有在故先以縱去爲媒盜之地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尹洛日最多惠政其後爲執政時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憇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問曰明公願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人所居具冠帶出

拜其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初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完素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即命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牧津 餘慎

卷三十三

十一

良民註誤實自可矜村翁見其子如見范公當日全人肢體者所感深矣○完一人而一鄉化據堂皇而視事者慎毋以敲扑供喜怒哉

蘇頌

蘇頌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謂其子曰尊公平昔以政事稱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給但謂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其子白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情觀望或有可悔既

而此婦死元孚大慚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

雖曰事付公議其實滿腔惻隱故不暇論其給不給也言語輕重人情觀望真是當官坐右箴

陸佃

陸佃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閱實三人皆得生

牧津 餘慎

卷三十三

十三

三人死而盜嫂害兄之人生矣有此宇宙乎獄之不可以一成而不變也可爲永鑑趙清獻公

趙清獻公拈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痢溼

蒸冬有瘴瘵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弔監簿查看以獄囚多少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

者。邵堯夫每稱道其事。

真是有不忍一物失所者。方能心體中時切此念。馬上飛弔監簿。此法在監司臺尤當時時行之。清獻公非守令時事。而此條與守令更切。特纂入之。

姚仲孫

姚仲孫。大中祥符中。為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責賄。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

牧津

卷三十三

三

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請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里胥之生全。賴仲孫一疑。所以不敢遽決。不然。決後而得真盜。亦無救于寃者矣。

趙洽

趙洽。知永新。偶謁。告開榜管聲。乃獄吏受財。乘間掠囚。使誣服也。亟置之法。

乘間掠囚。此是相沿夙害。余三為郡邑。治

獄之法。尤所關心。每一聽訟。必於法萬不

可寬者。方付之獄。初入時。尤必嚴禁。獄卒

牢頭。凌辱之害。其久在囚圍者。如夏月上

午。聽其在西廊。下午聽其在東廊。以避炎

日。蒸溼。則時給以蒼木栢香之類。冬則束

草布絮。病則藥劑粥飲。皆以時給。給必躬

親。病監一室。使病囚得處其中。不至以時

疫。遍染為患。更大囚糧。尤不可聽獄吏乾

沒顆粒。如此軫惻。然大盜劇犯。其鎖錄必

堅必緊。絕此輩跑踣跳擲之念。正所以安

全一獄。寄命之人。余歷官所至。從來無逸

獄之累。亦以人心感而用法周。敢附此以

告於司牧。

李士衡

李士衡。為鄆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

牧津

卷三十三

古

此必四人有活理，不然，有意為陰施，則廢法矣。

唐肅

唐肅為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遇逆旅，而同宿者，殺之，亡去，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具獄，肅探知其冤，持之，後數月，果得真殺人者。

每見証殺人者，往往以血沾衣裙為據，此殊不然。

王質

牧津 餘慎

卷三十三

五

王質，祐之孫，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嘗以病告歸，一日，宗旦因言省視獄，有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為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與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為過，迫饑寒，至此，質命取衣之，遣去。

鈞索得情，既非光明正大之體，尤非哀矜惻隱之心，予野一語，心體畢露，真仁人之言也。然宗旦能矍然驚貸，可見善導之下，未嘗無良心。

王平

王平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傍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為殺女者，平意疑甚，州將趣具獄，持益堅，數日，河南逃移至許，核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

牧津 餘慎

卷三十三

六

曰：微司理，幾誤殺平民。

疑貴執，信貴斷，維明維允，臯陶之所以作士也。

王郁

王郁為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踰五十年，慎于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孫王欽，若果大顯。

有意望報於造物乎。

王晦叔

王晦叔知潞州時有殺人獄已具晦叔察情非是而面訊之其人自謂不獲真殺人者無免理終不自明僚屬皆言無足疑因留不決而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辯獄記以戒理官

惜不得其辯獄記讀之

強至

強至初為婺州浦江令時有民與其母稅邸舍於道客有過者暴病未及聞縣而死縣尉希功往執其母榜之其子惶恐即自誣殺客至為研

核得其情而釋之

卷三十三

七

尉慕胥役妄執希功之弊司牧者不可不

究心痛除

余良肱

余良肱初為荆南司理有捕盜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獲真殺人者

刑貴能疑疑則自饒生趣

主德葬

王德葬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肄業一日有橫屍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葬疑其冤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因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

橫屍在舍側決非舍中人所為此儒生自

不合死

魏濤

魏濤知沂州永縣兩警鬪而傷既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與監司監司怒

牧津於慎

卷三十三

六

有惡語濤嘆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墮死隣証既明其誣遂

解

死之故多端抵之途惟一所以決獄最不可不慎

王信中

王信中為溫州知府屬邑奸民至京告其鄉人嘯聚為非都臺檄布按官請府治之信中力拯

其誣聽者三百餘人又盜殺一家三人者詞連

其誣聽者三百餘人又盜殺一家三人者詞連

無辜累年信。中至乃具文虔告城隍，遂得其情。一草一木亦造物生機，誣死至三百餘人，寧忍不以一身為請命。

石臯

石臯守定州，唐縣人王謀為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臯至鞠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佯為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盡釋。

牧津 稔慎

卷三十三

九

焚其籍而能寢其事則可，不然捕風追影，為害更劇。予謂臯之立心則厚，而處事則稱。

孫沔

孫沔為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為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兵，并藏所盜贓於民家，後即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沔

曰：微子，吾何自得脫耶。

盜置贓於民家，民何以不覺，又何以會飲之人，適符其數，孫公之疑，似有神識。

葉南巖

葉南巖刺蒲時，有羣鬪者訴於州，一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搗藥，令昇至幕廳，委一謹厚廳子及幕官曰：善視之，勿令見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罪狀。

牧津 稔慎

卷三十三

三

收其讐家於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南巖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連係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無所恤念，憤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公心術之仁厚如此。其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韭陰乾，用以治諸傷，效處血，即止雖骨破亦合有奇効。

仁人之言，仁人之術，即此一念，千萬姓禔。

福可知，千公之門焉得獨高。

林積

林積為循州判官，覆強盜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章而生全五十八人，吾何憾焉？」

豈特失薦章，即以一身易五十八命，猶當含笑。

黃簡肅公

黃簡肅公珙，令龍陽，有富民楊洪，幼畜一女，長為內壻，婿事遊惰，洪屢撻之，乃逸去，有警家街之，乃嗾其母以謀殺奪室，訟於縣，獄久不決，警家復以他腐軀報其母，母信之，冒穢舐其耳目，人皆信為真，珙獨疑之，縱洪寬閒之所，人謂受賄，至標榜於門，珙見之一笑，畧不問，益密訪之，踰旬月，果得其壻，迺召其母還之，立釋洪獄，人皆以為神。

舐腐軀之首，惑婦人而使之信為已子，原不足為的據，惟是受賄之諉及門而定見。

不為所撻，非真心惻怛者，不能此與錢共水斷女童之事，前後如出一徹，余故不重公用法之慎，而特重公誠心之求。

張昂

張昂知鉛山縣，有買薪者嗜鱧，得薪直以半市鱧，烹食之，一日乘饑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隣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昂初蒞任，有綠袍黑幘者，自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見，至前長揖曰：「吾某鄉土神，鄉者冤獄，願公雪。」

張津

卷三十三

五

之昂問其故，神曰：「某中鱧毒死，非妻殺也，試置羶鱧於水盃中，有昂首出水上者，必殺人，烹以啖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昂如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

大凡辨疑，尤須窮物。

鄒守愚

鄒守愚出守廣州，訟劇政禁，多宿蠹，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矜惻，嘗辨誣獄，釋累歲繫不決者至數百人，有庖人烹雞，雜以茄菜，色黑，御史以

為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人如所具
烹焉，亦黑，乃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一無
辜伏死地。」御史悟，竟釋之。政聲於是大振。值歲
饑，設策賑濟，民賴以甦。新會民激於徵遺，聚海
艘為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鄒使君來也。」守愚
單騎往，民望見，輒涕泣解散。

不以疑事殺一無辜，於直指心地，亦自愜
然。

季本

牧津 餘韻

卷三十三

三

季本為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留獄，嘗斷
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比
擢去，悉為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
訟過之勇如此。

成心難化，名根更難化，非仁心為質，而銘
以學問者不能。

牧津卷之三十三 終

牧津卷之三十四目

平恕

鍾離意

杜預 二見

崔篆

何承天

曹懿

狄仁傑

陸象先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一

齊澣

馬默

劉雋

范純仁 五見

程琳 三見

馬亮

唐翊

王博文

胥偃

郭弘

曹褒

殷仲堪

袁象

盧毓

徐有功

唐臨

薛居正

寇瑊

趙抃 三見

尹源

榮諲

范純禮 四見

蔡襄

王隨

孫唐卿

朱壽隆

李璽

雷孚

范溶

王延禧

張淇

孫甫

王端

吳履

蔣恭靖公瑤

劉重威

向錦

王暉

何詔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三

牧津卷之三十四 平恕

明山陰祁承燦輯

鍾離意

鍾離意山陰人少為郡督郵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言於太守侯霸曰春秋先內後外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畧遠縣細微之愆霸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辟司徒掾嘗部送徒詣河內冬寒徒不能行意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帝得奏以示霸曰君所使掾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除瑕丘令吏有犯法者既服不忍誅之吏父謂其子曰無道之君以刃行誅有道之君以義行誅遂令進藥而死再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減死

細微之愆亦安可盡畧特先清府內自是

得體。○廣甘以身殉父，意自當以廣殉母。與唐太宗之縱囚自別。○防廣得以奏聞，減死，益恨母丘長之獄無為奏減者。

郭弘

郭弘為潁州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子躬。元和三年，拜廷尉。條奏重罪從輕者四十一事，其所奏讞，多得生全。中子暉，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從子鎮，延光中為尚書，順帝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二

立有功，封定穎侯。拜河南尹，轉廷尉。長子賀襲封。復遷廷尉，賀弟禎亦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延信亦為廷尉，代劉寵為太尉。信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務尚平恕。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者甚衆。

世傳法律，而一以平恕為本，自是宇宙間一種生機，安得不爾昌爾大，故張湯之後

有安世，是造物之變，而郭弘之後有躬暉，諸公是造物之常。

杜預

杜預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嘗受詔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層刑之本在簡。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三

直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於天下。

易見則可避難，難犯則重法，真得刑之本。

曹褒

曹褒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敕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

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袞稟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出為河內太守。

法不可溢，能平法，便是執法。

崔篆

崔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請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篆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四

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輩何罪而至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

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三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六十四篇。

滿腔惻隱，而卓然守正之志，令人每悲其所遇。

殷仲堪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五

殷仲堪為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線麻，言迎父喪。府曹擬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歿，情事悖逆，固當棄市。欽生父母已歿，此特誕妄耳。遂得免死。誕妄亦必有為而然，須論其有為之，故以定律，乃當其罪。

何承天

何承天，義熙初，劉毅鎮姑孰，板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鄆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

傷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也張釋之効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夫且不以乘輿之重加人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初非有心中人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應薄其罰殺可其議

獄情重故殺故之一字有心無心之分而可生可死之介所以辨獄貴在辨情

袁象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本

袁象為廬陵王子卿諮議參軍子卿鎮荊州時南郡江陵縣人苟將之弟胡之妻為會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將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將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取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所列亦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啓刺史博議象曰將之胡之原心非暴辨讞之日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諉獲漏疏網二子心迹同符古人陷以深刑實傷為善於是兄弟皆得免死誅姦故自有條二子應從寬議者正不在

兄弟爭死之際

曹據

曹據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請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據到據知其有寃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久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斃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七

見家耶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斃歸死無恨也據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據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夫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據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據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辨寃是正理遣囚是小慈聖君之號當在

彼不在此

盧毓

盧毓少孤，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決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思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上，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自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曹西議令史。

此議甚正

狄仁傑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

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

楚俗多淫祠，仁傑一切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

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

丞，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

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有所陳，似為逆人

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

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因

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

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

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

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

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

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

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絕而下，四面成蹊，奈何

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冤痛徹天，如得尚方

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

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

仁傑仁心爲質，委曲表解，卽武氏之酷虐，猶爲轉移，是以君子貴仁術也。○理責光輔，意慙語激，令人悚然。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革命，改唐爲周，畏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因而創置總監牧院諸獄，追

敬澤

平忠

十

捕將相大臣，俾相鉤，掩擄護送，楚掠凝慘，吏人爭以周內窮詆爲高，而后又輒賂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顏餘慶、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鞫治，有司建議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時御史魏元忠謂餘慶與冲通書，合謀明甚，非支黨比宜，殊死而籍其家，詔可有功駁議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者伏誅，支黨未發者赦原，書曰：殲

敬澤

平忠

十

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魁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問曰：何謂魁首有功應聲對曰：魁者太師，首者元謀也。后意色稍解，乃遂得免死。當是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噤舌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及當人主意，大爲當時朝士所恃賴。有韓紀孝者，曾受徐敬業僞官，已先物故，推事使顧仲瑛請籍其家，詔亦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旣亡，則所因之罪自滅。后詔從之，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朕今欲以生止殺，就諸公丐知古等賜再生可乎？俊臣獨欲引行本，更驗前罪，於是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矣，陛下何以示信于天下乎？知古等乃具得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

兄弟爲人構誣，有功爭之不能對。周興奏曰：「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用，乃復洒然相慶。竇孳妻龐氏爲其奴所誣，給事中薛季昶鞠獄當龐死罪，龐子希城爲母訟冤，有功明之。季昶劾奏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主

吾死而諸人常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而詰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奸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龐以故得減死，有功爲獄，持平守正，執據冤罔，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讐矣。」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弔祭，賜

物百段，授一子官，選官之日，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

雷霆之下，無不被靡，造物特鍾此一具仁心，勁骨人爲宇宙留一綫生意。

陸象先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慙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象先刺同州爲錄事作戲具，大較是一味長厚人。

唐臨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不許，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因如期還。高宗當錄囚，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止，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

囚不寃所以絕意帝嘆曰爲獄者當如是

此丞是廷尉才

齊澣

齊澣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叅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令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得原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

父子得無連坐仁人之用心也然亦嘗問死者之情境何若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十四

薛居正

薛居正署開封府判官時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將決居正疑不實召詰之乃吏以私憾誣致之死一鞠具服遂抵法弘肇不能屈宋初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剪滅羣寇擒其帥汪瑤詰之曰汝所共爲謀未發者幾何人悉出其名吾

且貸汝矣語不及僧賴以全活其始終執法如此

執法于誣民之吏正平法于被誣之民○

計緩其事必擒渠魁而詢其黨與則僧之

無涉自見此善於開釋者

馬默

馬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寨主李慶罷官入謁默據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土地狹徒隸猥衆過數官糧不足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十五

以贖則取殺之默大責數慶惶恐去即日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海島法凡二十餘自是多全活者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旣貸其生矣卽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卽詔可著爲定制自是多全活者未幾默坐堂上忽然昏臥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

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黜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黜官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賜開封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五流本非死刑沙門寨主一任而殺七百餘人一死不足以謝衆冤矣定配海島法仁人之心流德尤溥

寇斌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去

寇斌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致死耶斌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只此二語法守自定

劉雋

劉雋遷宛胸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為吏民所親時縣有友人相過者主人歡喜為具捕犬因誤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

辜雋曰聞許太子至羣誠不肯藥史官書弒君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無讐恨但歡喜為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辜主法者拘有常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綬去宥過無大無心之傷正書之所謂過也劉令之議百世不易

趙抃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七

初趙抃使蜀有聚為妖犯者治以峻法及知成都復有此獄皆以為不免抃察其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為謀逆告抃不委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其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受盟抃使易用牲皆懼呼聽命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瘵未潰抃使醫療之得不瘳死會赦免其愛人之周類如此

英宗嘗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趙閱道之治蜀也純用平和似與張乖崖絕異然而兩公之惠蜀同令蜀人之思慕亦同正所謂易時則皆然。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齊爲山東劇郡屠取劫盜無虛日人或勉純仁曰公爲政素寬然齊民兇悍性好剽劫以嚴治之猶不能戢若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九

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齊有兩司理院因繫常滿多屠販盜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純仁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爲便通判州事起自純仁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純仁曰終當何如曰往往以其疾斃于獄中是亦與民除害純仁感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哉遂盡呼出立於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爲良

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法當死者猶於死中求生法不當死者安可以逆料坐斃范忠宣之意甚懇但此輩政須使之悔過方不爲良民害不然通判之語未爲無見

尹源

尹源少博學強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論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舉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通判涇州時知滄州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九

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爲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渙遂獲免

持議甚正

程琳

程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當即根治諸縫人

已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辨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為寬其獄，無死者。

妙在先圖火所經處，而徐開以方便法門，則不為空言之救解。

榮誣

榮誣為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主

請殺其為首者而流其餘，誣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誣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

已足正法矣。

馬亮

馬忠肅公亮，以殿中丞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出，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擢知濮州，徙福建轉運，同提點刑獄，時初置提點，亮至部，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為西川轉運使，時諸州鹽

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萬，代還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為盜，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未能為民去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按，悉貸之。

立法有意，據法而失其意，非善用法者，惟平心則自能得情。

范純禮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主

范純禮知遂州，瀘南有邊亭，調度苛棘，純禮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溼則生火，此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更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一切以寬處之。」

以靜待煩，調度自辨。范公何嘗廢法，而圖計自有所措。○范公之寬，乃偶用於深刻之後，故爾為宜。不然，寬亦不可以一切從事者也。

唐翊

唐翊世以儒術顯。元祐間，人士競工詞章，翊堅守經術，卒以兩經中第。主蘄縣簿，吏以其初筮仕少之，翊稍露鋒鏑，吏更畏服，不敢欺。徙知靈壽，值大旱，翊開渠溉田數千頃，旁渠之田，不用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圭

而稔，常平吏盜倉粟，翊發其奸，以能例得遷秩。乃歎曰：置人於重辟而已受賞，可乎？乃改從自首律，後屢典州郡曹，所至皆有聲，同時陸佃輩皆推服之。

蔡文忠公

蔡文忠公襄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襄嘆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為政之過也。為毀其

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偽不可長，特連蔓當為省詔。

王博文

王博文知秦州，初沿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綵之賞，間有自歸而為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處斬，博文遺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減死者甚眾。下詔褒諭，仍推行其法於邊郡。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圭

信紙密招，逋逃自返，且省給賞之費。牧邊微者所宜首舉。

王隨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眾。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胥偃

此與王博文知秦州，以信紙招逋逃同意。胥偃權知開封府，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

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如此持法，自無偏枯。

孫唐卿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酉

孫唐卿通判陝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遂盜母之喪柩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曰：是知有彥，而不知有法，乃釋之。

母子自有至情，情不可以法掩，知有孝是正知有法。

朱壽隆

朱壽隆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得脫者，殆必有姦逾。月盜獲，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

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畧，耳目捕斬千餘人，權提點廣西刑獄，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僕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為暴耶？青感其言而止。

觀壽隆之意，不在廢法為寬，正所以使遠民知有國法，應當如是。

李璽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壬

李璽初任重慶府推官，馭下廉明，有弟殺人，賂坐其兄者，廉得其情，竟坐弟死。銅梁有亡寇，囚其父母妻子者經年，璽曰：罪人不孥，釋之，歸農寇聞感激，自赴獄。

李璽釋逋寇之父母，而寇乃感激自赴獄，盜賊果不乏良心。

雷孚

雷孚通判贛州，齊術亂後，緣坐三千人，郡將李耕欲盡處以死，孚力爭曰：茶寇黨術也，若土人

則脅從耳。耕悟止戮其黨，餘盡釋之。

脅從非黨，正須深辨。

范溶

范溶以祖任為郊社齋郎，歷司理士曹，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溶練熟吏事，於決獄尤詳明。三為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澶淵日，有毆婦人傷甚者，四十九日而婦人死，曰：破骨法限五十日，而創傷辜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能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辨，今死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去

且腐骨可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得不死。武康父老訴前令定物力溢故數錢千百十餘萬，科輸不前，欲更之。吏白板已上郡，須三載可改，曰：是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除其十之二，繼列其弊白於郡，追易其板，民以為利。

念念在愛民。

王延禧

王延禧初為岳州沅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賊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嘆曰：是皆良民，窮

而為盜，今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為已功，亦何忍哉！諭被盜悉裁其贓，盜得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

盜自有死法，然有意生之，與有意死之者，其心術之厚薄自別。

張淇

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二百萬，蓋二十年矣。淇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擯吏。吾以聞，淇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去

悉召吏論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已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

委罪於死，而償錢以貸生，公誠長者。

孫甫

孫甫為華州推官，日用舍粟惡，吏當追陪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絃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米春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繫。

所陪錢纔數十萬而已。絃因薦甫遷職。

不特甦倉吏之累，亦自得倉粟之用。

王端

王端知襄邑，有禁卒遠戍亡歸，為捕者所得，端詰之，自言母老，不勝子母情。端曰：此自首也，法當原免。卒免死，嘉祐赦，服綠十五年者改緋。端曰：公卿子率襁褓得官，未曾從事，而錫服與年老者等，何以示勸？請從浚事，日始，遂著為令。不勝子母情，此語可念，然得母開逃卒藉。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无

口之端乎，但王公之意自厚。

吳履

吳履，國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為丞儒，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偽，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瓊，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三。

汝不勝志，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笞之，濱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誅。

斷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眾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筆者四人，于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无

事遂解。

如此真民之父母。

蔣恭靖公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牕，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大褻，瑤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處兒童婦豎，自合如此，不必恭靖能然。

劉重威

劉重威為韶州守，法寬平，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屬邑戒嚴，時備兵僉事王，以有警，自清遠巡歷隨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既稔地利，夜於空辟處踰墻入縣，殺守卒，劫帑金，斬邑南門以出。守城兵卽時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者冀自全，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下曰：「下覲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而可為乎？」遂治文書，力為昭雪。次日解印綬棄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主

官去，欲以感悟當道，適直指按韶，亟留之，乃反。於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死。僉事落職歸，劉官至大叅，享年九十有二。

仁恕更饒風力

向錦

向錦為東流令，從容不見施設，而民以安裕。御史以循吏薦，擢鳳陽同知。值歲大祲，侍郎王瓊承命賑濟，按籍給散，惟土著者得食，流民多殍死。錦聞之，白於瓊，為計口給食，數萬人無一譁。

者，瓊持疏薦之。陞南禮曹，出知廉州府。安南夷

黎因國亂，脅居民百餘，越屯廉界中。欽州以獲寇申御史，御史方偉其功，夷皆論死。錦審之，皆携老幼提篋籃縷，無一兵仗，力爭於御史，以為夷人越界罪止首惡，餘宜遣還。御史怒，以受賂失出奏，其後事雖得白，而錦竟免歸。合浦產珍珠，採取費鉅萬，錦一無所私，歸橐蕭然。里中先輩迎勞之曰：「若子者，真廉州守也。」

廉而且恕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主

王暉

王暉授吉州府推官，暉濫任獄，多所平反。以仁恕稱，時寧藩叛逆，陽明先生檄暉統一旅抗賊，有愛公者曰：「恐驚太夫人，暉責之曰：『吾輩食人食，肯以賊遺君父，脫人人效此，逆將誰討？於是披堅執銳，親冒矢石，為將士先。嘗令一吏督戰艦，至期不見一艘，暉即以軍法斬其人，衆皆駭異。陽明先生獨嘉其膽畧，曰：『士貴識時務，如王君可謂達權嗣是與叅密謀，兵攻南昌，城破

賴兵殺僂大甚暉亟稟陽明先生止之先生令
 繫之獄獄皆滿數日疫癘大作暉復稟於先生
 命暉釋之而衆軍皆譁遂縛暉詣軍門陽明先
 生時獨立見公至大怒曰此吾意也刑其爲首
 者數人事始得解然暉之所活不啻千萬人矣
 能以軍法斬稽事之吏又欲寬仁釋繫獄
 之兵如此作用乃真仁恕

何詔

何詔知永平府清慎卓立時中貴王宏鎮邊倨
 視郡邑長吏謁者如屬官詔曰彼守邊爾於郡
 邑無涉也竟不往宏怒屢以危言激不爲動中
 官有怙勢誣隣爲盜縣官鍛鍊成獄者十有四
 人詔執法不撓竟不坐郡有殺人而賂衆証移
 罪於姪成獄且二年詔一訊立辨持法甚平訊
 鞠必待其心服乃已

成獄且二年而一訊立辨獄貴初情此語
 亦不可執

牧津卷之三十四 終

牧津卷之三十五目

執持

馬嚴

高豐

虞芝

丘寂之

倪若水

李元紘

張錫

張問

唐介

三見

劉敞

薛奎

二見

李榛

魏瓘

苗時中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樓大年

李承之

張九成

程迥

袁詔

孫立節

楊珏

高登

蔡洸

胡長孺

鄭承議

蒲謹密

劉立之

太公鼎

盧熙

郎敏

楊繼宗

四見

蔣瑤

唐侃

蘭芳

王守仁

馬西玄

孫璽

屠簡肅

朱廷立

陸光祖

王士魁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十一

牧津卷之三十五 執持

明山陰郝承燦輯

馬嚴

馬嚴為陳留太守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止訛惟在一靜而人情驚惶之時尤須固執以定羣疑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十一

高豐

高豐為鄴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鄴縣僻敕鄴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豐得文書閉獄下鑰不肯送徒自請諫曰明使君乘法馬駢駢御所至理冤不遺遠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其棠者也今乃遙召囚徒欲省更繁毋論疎脫尤哀疲損且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鄴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迴輪孟遂到鄴

一獄吏便能抗刺史，然鄴地非漢土。此言刺史自無可對。

虞芝

虞芝為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寶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此君立效明時之意甚壯，何至作日暮途遠語。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二

丘寂之

丘寂之年十七，為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或行部，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作教，然後啓關。」或嘆曰：「不意郵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為主簿，遷故郡令，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一時稱為良吏。」

有意忤人者，亦往往以此見賞。士人遇合，未便盡在媚時。

倪若水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鳩鵲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堊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蚕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則鳩鵲鵲鵲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又何求哉？帝手詔答之。」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三

中官採捕為累不小，一強項刺史遂貽地

方多少福。

李元紘

李元紘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起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移也。」

碾磑最輕，確乎判不可移，况有重於碾磑。

者乎、元紘之折太平、意在於此、

張錫

張錫梁末時、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為軍事判
官、棣為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
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於死、君鐸力不
能救、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
犯麴三斤、求生不克、盜麥百斛、免死、誠難、時郡
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於法、後歷官
並以清節聞、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四

錫豈為犯麴之民洩忿乎、執法當如是耳、

張問

張問通判大名府、郡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
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
持詔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
朝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
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擢提點河北刑獄、
理占止、當按籍奪人田廬、毀人丘墓、奉行
之害、往往若此、

唐介

唐介知鄭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
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
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
惟子方乃能服遼使、

劉敞

劉敞知揚州、州有雷陂、舊屬民田、官奪之、蓄水
以便漕運、久更為豪族所占、屢訴不獲、敞到任、
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餘口、
得不饑餓、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五

當官欲一意惠民、惟無所瞻顧者、乃得行
其意、

薛奎

薛奎為隰州軍事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
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
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
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
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

雖挺身爲運丁請命意似可嘉然漬腐之物獨非民膏何不於天雨之時途中更有方畧乃見經國之手

李榛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時李侍郎榛爲婺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此言固然然軍興之需不可乏將奈何必

如以鵝翎代鶴翎之請則始見濟時實用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六

魏瓘

魏瓘知潭州衡山縣衡祠旁舊禁民採伐而寺僧倚中貴人輒犯禁無敢問瓘捕送於州州將依違不爲決而瓘抗議不已卒抵以罪歷通判壽州知隨安州徙提點廣西西路刑獄峽峒婦人緣逋責沒邕州爲傭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劉鋹時舟船皆計口有稅而雷化欽廉高五州獨未除瓘爲除其稅

不特執法嚴亦且爲德博

苗時中

苗時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塞時中建請疏導溉民田爲利甚溥邑人謂苗公河爲潞州司法叅軍鞫囚具郡守欲論以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詰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誓不可奪守悟卒從其議遷桂州臨桂令爲司農寺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等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時中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知爲時中薦云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七

執法可能也薦人而不使人知不可能也

樓大年

樓大年調青陽尉尋知嘉興青龍鎮擢遂安令改知南昌爲政先教化而後刑罰建利去病若嗜欲然縣民夜行爲讐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賂使焚屍以滅迹大年怒聞於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賂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爲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定讞事始白民敬

之如神

決獄當如是矣

李承之

李承之調安州司理轉明州司法參軍時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辨承之獨毅然不從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自斷可也若下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

此守猶畏名義

張九成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八

張九成僉判鎮東時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九成命釋之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大下卹刑之詔惟恐無辜被係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慙又軍民冒讎禁事連旁郡府帥屬吏明知無辜莫敢辨折九成獨謂使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欲追繫苛擾甚矣監司怒形於色辭旨侵九成曰

事不可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

當官者有借忤上以博執持之名若子詔為民請命真一腔惻隱心竟至投檄以歸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是豈虛語

程迥

程迥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退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已頒令天下郡縣視此為法迥為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九

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偏愬有司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註曰臣無訟君之道為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

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於。其。母。其。日。前。所。費。乃。早。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時。民。饑。府。檄。有。愆。閉。糶。及。糶。與。商。賈。者。迴。卽。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錢。五。十。九。文。遍。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也。縣。境。不。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十

其見事甚徹故力持甚堅

袁韶

袁韶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里中役法黃公準爲常平使者檄韶覆田以定役蘇密論邑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役戶籍承徭賦者皆蘇黨也

蘇諷言者將論斥黃亟白於朝且薦之未幾蘇敗韶得陞桐廬邑多宗室官無善終者韶至絕請謁莫敢有撓錢塘岸歲爲潮藺率取石於桐廬韶宣言罷免嘉定辛未召爲太常寺主簿民庶旗鼓蔽江以餞至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嘉定間尹臨安近十年政清訟理所治疑獄最多杭城故多火患迄韶任不作韶定間揚州告急遂拜韶浙西置制使以鎮之韶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申待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十

韶之不阿權黨固佳矣黃之不受諷指而薦韶更佳

孫立節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鞠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

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從立節言。十二人皆不得死。其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獄當論情。吏當從法。二語可爲折獄者指南。

楊珏

楊珏初授上虞尉。調贛州教授。先是學計。盡於前官。廩餼不給。乃捐私橐以助庠校。一新。改知

牧津 執持

卷三五

十一

饒州德興縣。縣奸民肆爲跋扈。前令卒墮其機。奔八年之間。去者五人。飲氣死者一人。珏言于監司。設法追捕。服其辜。奸爲屏息。邑居四山之僻。民多艱食。珏乃節用積錢一百萬。置米千斛。貯之顯惠倉。歉時出之以平市價。進朝奉大夫。召對稱旨。轉朝議大夫。出知寶慶府。會行公田法。下郡邑。珏曰。政以利民。不利而行。如吾民何。不奉令。御史朱獺劾之。免官歸。郡民莫不悲泣。珏爲人剛明正直。不附權貴。始終廉介。貧至

鬻器以自給。裕如也。

廉而有執

高登

高登授富川主簿。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

牧津 執持

卷三五

十一

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之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簿而攝獄。不輕縱殺人之囚。職守實應然。若兼署學校。重養士。而輕買馬。至與長吏抗。瀕行五十萬之餽。置學買書。此簿始終不凡。○陰德豈可以有心爲。此語可以醒

世

蔡洸

蔡洸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原。舳舻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漚水灌溉。漚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力執不肯決。已而大雨。漚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漚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

洸亦會逢其適。非大雨。則何以通漚。

胡長孺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五

胡長孺任寧海縣主簿。歲大稔。民死相枕藉。宣尉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之。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非置一官於度外。不能爾。然官書具在可

徵。此舉亦理應如此。

鄭承議

鄭承議為蕭山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卒侵剛西典鹽場草。鹽司聞其事於朝。揭榜許人格捕。其卒剛草如故。亭戶捍之。致殺傷者四人。朱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典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贖金賄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詣丞。鄭責其吏曰。榜既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五

吾民之負冤何。案即具。不得書名。街吏惶懼而退。有頃。復至前曰。今歸夕。換前案。只以元情斷論。萬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人。俱得杖決免死。歸家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子預漚薦。次子亦登第。丞乃有此執持。丞不負官。天亦不負丞也。

蒲謹密

蒲謹密初為萬州南蒲令。嘗攝幕官。時廷尉駁州獄失出死罪。謹密以為法者。天下共守。今罪

於法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耶？謹密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而卒得不入死。州將始愧服。

欲守法，必當爭法。

劉立之

劉立之守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立之為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立之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朝廷因許寬一年，立之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卒為罷之。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七

許寬一年，大類月攘，如知病民，斯速已之。今以一方之利為一方病者何限，守土者安得無立之之爭。

太公鼎

太公鼎，遼咸雍十年進士，調瀋州觀察判官，時遼陽雨水傷稼，比樞密發瀕河丁壯以完堤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

非利國便民之道，堅執不從，疏奏罷瀕河千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令，累遷與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羅畢為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於上，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為大幸，他郡如此者，眾願均其賜於天下，上為改容從之。

防隄之役，自不能已，但有司奉行峻急，以致擾民，若鷹坊之害，不可一日留一言而戢，仁人之言，為利自溥。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七

盧熙

盧熙，洪武間，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游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今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之，堅立不

動竟不能奪，乃罷去。

請以一身充役，當令上人悚然。

郎敏

郎敏，洪武間，以國子生陞饒州府知府。敏為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洪率兵往捕之。兵至饒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為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六

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信，自往察視，故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釋諸大家，誅妄告者。

惡少誣奏，自當為良民主持，妙在先行察

視，以動詔使之信。

楊繼宗

楊繼宗在嘉興日，郡有土豪張者，縱惡害民，盜賊多窩聚而歸其賊，家益饒裕，且結交權要，府縣相視以目，莫敢發一言。宗下車時，張某劫桐

鄉起解官，絹宗廉之得實，縛而寘之法，會當道

行郡，張厚賂之，召宗諭以張無原告為辭。繼宗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絹，何原告為？若欲原告，請以朝廷為失主。」楊某為原告，當道語塞慚愧，夜半馳去。張竟以罪死於獄，人咸快之。

一郡守欲執法以除大盜，誰能奪之，不必

楊公，但楊公詞氣較勁耳。

蔣瑤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九

蔣瑤知揚州府時，武宗駕南巡，淮安太守薛贊拆去沿河民房，以便挽夫挽繩，皆索民間絹帛為之。兩淮大擾，過揚州，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且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止有四個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今在何處？」

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

泰山壓卵之時，而能以身作砥柱，非見事明而擔負勇，者不能。至拒大戶綉女之語，諧而寔莊，捐一身一家，而為民請命，惟天下至誠為能動，有以也夫。

唐侃

唐侃守武定，以鎮靜撫綏疲瘁，時清軍伍一州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十

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濬。民脂膏填巨壑，事皆得寢。章帝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課民間，以供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界一空棺，內傍舍中，諸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嚇取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

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閣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

蘭芳

拒橫索何至為輿榷事，然為民之意可念。蘭芳為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為守，寬厚廉潔，剷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會被召，改知重慶，士民思慕，恐難其繼，已而芳至，亦寬厚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十一

持大體，明習吏事，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厚利，朝廷遣官以其人覆視。既至，父老羣訴於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父子兄弟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芳曰：銀冶誠有之乎？曰：無之。但聞故老云：宋季時，邑有奸民，妄言銀冶於朝者，後坐誣罔誅。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禾稼，豈嘗見有所謂銀冶太守如疑某言，詣闕告者在此，請指說銀冶之

處某等其罪，芳惻然，顧告者而問之，噤不能對。父老趣之對，卒無言。父老因指此無賴人，平日所爲罪惡累累，皆應坐死。其人在旁，聞之，惴惴。芳曰：毋恐，罪皆赦前，今獨問銀冶有無耳。告者卽叩頭吐實，自言愚昧，不甘鄉人華衣美食，揚揚焉，未嘗齒我，故妄意以禍之。乃至於此，芳乃爲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老言，宋時說銀冶事而未及詳，輒率意上陳。今詢邑人老長，皆云素未嘗有銀冶，卽不實，其受缺質言人人同。謹

牧津雜詩

卷三十五

五

以實聞同官，或不肯署，曰：朝廷治銀冶，吾輩敢方命耶？奏入，如不信，胥受罪矣。芳曰：吾輩奉命守此土，非以爲民乎？今聖天子仁明在上，如日在天，諸公乃不以直道效臣節耶？有罪，芳請獨任。卽自署奏，同官不得已，亦強署焉。上得奏曰：吾固意愚民之妄也，遂罷其事。

獨任耳。

王文成

王文成公守仁，起知廬陵。時江西鎮守太監發銀市葛，差官守催，公爲文申請禁止。文曰：本縣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況民苦徵求，瘡痍未息，目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徵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旣不能善事上官，又何

牧津雜詩

卷三十五

五

以安處下位，合關當道，垂憐小民之困窮，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悔。鎮守差官聞之，縮頭而回事遂寢。

文成擔荷世宙，不遺餘力。況此區區市葛一事乎？然不以遷客置民瘼於度外，尤見寔心。

馬西玄

馬西玄知澤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
侵民利西玄因事徵其左右不法數人為條告
誠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即投書
積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人將謝乃指
使者至積前啓書還之實未發為報曰法誠如
是吾安能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葛令
受賄害人入怨之廉得其狀會有巡按御史者
以親故為葛解甚力不聽竟置於法威聲振於
郡中世宗即位召復為翰林澤人攀泣送之前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三

孫璽 師
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
所請於法得釋而示以未嘗發書此意可
孫璽初受典化令邑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
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典化所千戶結
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悒悒出恩下不敢喘
令丞左右亦多為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

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璽始至恩繡胸
背持刺上謁璽拒却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
故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咎其
一二宗人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
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
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
為清後為徐氏家所誣訐下璽按問事白得還
職始轉為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
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三

屠簡肅 案一粟弁獄不足為孫公重惟勘守令事
而以直忘怨此真長者
屠簡肅知保定有大寧都司白璽以稔惡聞
上命公究之廉得其實請斬璽璽根據盤密人
不能堪而無敢執其咎者公毅然裁決竟得如

蕭威名赫然。總兵陳璘恣自尊，役屬郡縣。公曰：國典具在，總兵與太守，豈相統屬者耶？不為屈。黨瑾者，媒孽之，調公知延平。至延平，刻宿弊如保定七閩咸誦法焉。

稔惡之弁，法自不宥，稍假貸，便為屈法。

朱廷立

朱廷立，嘉靖初，知諸暨，恢廓有守，愛民禮士，皆出欵誠。先是縣有額外長短差，多費民財八百兩，廷立為蠲除之。山會二縣築海堤，其費每派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主

及於暨，廷立執不可，曰：居民守土，各有分域，禦苗捍患，從其封疆。山會之堤，而暨與修之，暨亦多有湖堤之役，可以煩山會之民乎？郡是其言，為罷役，當作訟，誠勒諸石，諭民無相告訐，置鼓於獄，囚有所苦，令擊以聞，後遷監察御史。

湖堤之役，於兩邑原不相關，海堤關繫郡城，恐不當以此為擬。

陸光祖

陸光祖初授潛縣令，潛近塞而衝，民不勝役，多

轉徙。祖奏併五十里為四十里，以甦凋弊。又為設法築城以拒虜，功成而民不知，秋潦傷稼，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祖乃自具疏上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有輕俠為盜，索祖貸其宿過，編之伍而討以軍令，減請盡力為耳目。盜發，輒得，獨大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祖入覲，嘯萑苻中為變。祖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柎富而才，先後令皆與昵。後令至，柎為具饗，令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主

不時至，柎拒戶，嫚罵，令志中，柎麗大辟，坐繫者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貴，莫敢雪。祖至，立出之，柎為謝。祖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甚張，邑有李榮為仲文私人，橫行里中。祖捕置之法，仲文奉命祀邯鄲，故出魏邾為榮地，祖不為移獄，而仲文亦莫能中。祖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為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嘯嗜不能剖，臺以屬祖。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闖入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以備。

相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興，劾祖屹不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內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輔乃安。

抗御史臺，為災民請命，懲方士之私人，奪藩王之據產，此其事似難而甚易，惟雪虛枿之重辟，此其事似易而實難，何者，枿故以高才擁厚貲，取忌里黨解網之事，知者以為平法憐才，而不知者以為憐才詭法，非識力夙定，而名根素輕者不能。

王士魁

王士魁為合浦丞，時郡守周宗武為人清介，性頗卞急，後為廉州守，士魁一日上謁，周語王曰：前牒下勾某犯，真盜也，久稽不解者何？王拱手對曰：丞固知某者係良民，上誤訪為盜，因寬之至此。周艱然曰：丞奈何與府抗？王曰：誣良為盜，烏在其為民？父母死，不敢逃罪，既罷，周甚重之。謂同事者曰：吉郡故多貞士，適王丞所對，大有執持，即抗節忠義事，亦饒為之。王後陞名山知

縣，以取持不阿，得過州守，左遷靜海，論轉寧波，授罷歸，貧約如故，為句讀師，以自給，鄉評益高之。

為丞抗太守，罷官為句讀師，定自高士。

牧津卷之三十六目

識見上

周章

薛宣

二見

史弼

滿寵

裴潛

三見

劉超

毋丘興

溫恢

謝朏

何之元

夏侯詳

張邵

戴僧靜

張融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二

褚裒

韓麒麟

元嶷

羅研

李筌

崔琰

阮孚

蔡興宗

崔日用

薛季昶

榮毗

二見

張柬之

竇懷貞

任正名

盧坦

韓滉

二見

韋澳

二見

蔣欽緒

李及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三

明山陰郝承燦輯

周章

周章為郡功曹時實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劍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公卿多

依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一

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拔劍絕鞅章之識力正不可及要以行春自不宜私謁禍福之較量猶落第二義矣

薛宣

薛宣次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

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人以宣言為然

卓哉貢君之言知子莫若父矣其能與不能自有資材父不能傳之子而子安能得之父乎即吏道以法為師吾謂師亦不在法也

史弼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眾唯弼獨

依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二

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滯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被詔書舉孝廉弼知當有權貴請託豫敕斷絕書問一生持大閱覽書誦

之積日不得通。生謬以他事前謁。既因達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偽無狀。即日考殺之。覽大怒。作飛章下司隸。誣弼毀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前孝廉裴瑜送至峭澗間。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天實佑之。即令獲罪。足垂名竹帛。顧不可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走詣闕訟寃。前孝廉魏劭毀形變服。為家僮。護弼廷尉。奏當棄市。邵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

張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三

滿寵

滿寵年十八。為郡督郵。守高平令。多所糾察。旋棄官歸。曹操領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乃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耶。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並屬寵。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

張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四

明知欲原而故速殺。陰為欲解而故拷訊。

皆是智出阿瞞之上。○楊太尉一代名臣，滿寵豈應不曉，卽無文舉文若之囑，定無深文之理，惟是阿瞞爲人忌而多猜，不先之以考掠，無以明彪之無罪，故賈逵以着械自脫，滿寵以考掠脫彪，此皆有以窺阿瞞之深者也。裴松之嘗爲酷吏之用心，雖有後善，無解前虐，恐未必令滿寵心肯。

裴潛

裴潛爲代郡太守，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曹操

裴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五

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繇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友聞果至。

爲政之道，無出寬嚴二途，寬於民而峻於虜，安攘兩得之矣。○料事如照，只是身歷之地，所見得真。

劉超

劉超漢城陽景王章之後，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遷瑯琊國記室，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爲相府舍人，專掌文檄。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屬王敦稱兵，詔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惟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

裴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六

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

人及蘇峻謀逆超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而超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及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號慷慨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絕朝夕臣節愈恭後王導出奔超等密謀奉帝出而事泄遂遇害追贈衛尉諡曰忠

劉世瑜以手書類帝而謝絕應酬此亦不

律津 見上 卷五十六
答溫室省中何樹之意時方遣家東避而超以妻孥入宮此等識見絕非世人可及

毋丘興

毋丘興為安定太守將之官曹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請為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今外夷之擾正坐通事之害○更事多是真實語非英雄欺人

溫恢

孫權攻合肥魏揚州刺史溫恢謂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懸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於是有樊城之事子孝曹仁字時屯樊城關羽攻之漢水暴溢于禁七軍皆詔書召潛還潛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

律津 見上 卷五十六

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又將被召遼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從其言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

揚州刺史料事更在阿瞞上

謝朓

謝朓遷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襍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朓內

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淪時爲吏部尚書。蒞至郡。致淪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但能作太守。更復何事未了。拙具幾先之識。獨無柰淪之富貴逼人。

何之元

何之元爲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顯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魏津

識見上

九

如此遠識。何以尚從利害得失上起見。

夏侯詳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上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非獨表損挹之志。正以寄曠遠之懷。

張劭

張劭補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劉裕誅劉

藩。邵時在西州直廡。卽夜戒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條舟船倉庫。至曉取辦。旦日裕求諸簿。領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裕曰。邵可謂同人憂慮矣。

如此公才。可了十人。而見地更速。故先事而理。

戴僧靜

戴僧靜爲淮南太守。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引軍向江陵。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

魏津

識見上

十

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

僧靜亦揣知武帝心。大有迎合意。然不欲遣軍。其見自遠。

張融

張融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患還而復去。作如此見。正自超人。

褚裒

褚裒為豫章太守，有器識。正旦，朝庾亮。亮大會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嘉得嘉，竒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

真才暗中索摸自可得，特患識不足耳。

韓麒麟

韓麒麟，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

牧津識見上

卷三十一

十一

普慶說之曰：「明府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即以卿應之。」

仗節之人，不為威名地，非抱大識者不能。

元嶷

濼州郎基為騎兵，陳元康為司馬，畢義榮為屬，並有聲。刺史元嶷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當遠至。惟騎兵任直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基止郡守。

刺史乃具人倫之鑑

羅研

羅研為郡功曹，事刺史蕭藻，頗有才辨。嘗請闕訟蕭藻及藻再為刺史，州人為之懼。研舉止自若，藻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

牧津識見上

卷三十一

十一

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餓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

數語是閭閻理亂之源，惟大識見人能為此語。

李筌

李筌為鄧州刺史，常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

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
憐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
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真耳。胡雛卽安祿山
也。

祿山方當流毒天下，亦豈李筌之所能殺

崔琰

曹操爲冀州牧，辟崔琰爲別駕，操謂琰曰：昨案
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九
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

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
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

容謝之。
識見正大，且不依回。

阮孚

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
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性未
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孚
咸之子也。

雖爲一身見甚高，非所以計國。

蔡興宗

袁顛爲雍州刺史，以蔡興宗爲臨海王子項長
史，行府州事。是時子項都督荆湘等八州，袁顛
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具見，在內大臣，朝不
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顛在湘沔，地
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
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
乎。今得閉以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

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絲有患，宮省內外，人不
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
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
乎。顛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
今始免矣。

如以當時形勢人情，自以在外爲安，而興
宗之見，乃爾更進一格，然亦其知形勢者
特悉耳。

特悉耳

崔日用

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

真言人所不敢言可以占此君識力

薛季昶

敬津 識見上

卷三六

五

洛州長史薛季昶見二張已誅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

事甚易見二公真所謂當局者迷

榮昆

榮昆爲華州長史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名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昆獨遏絕其事

高祖聞而嘉之

邊絕其事最有見

張柬之

張柬之以賢良召授鳳閣舍人因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蠶鬪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軍選取勁

敬津 識見上

卷三六

六

兵以增武備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民受役蠻夷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涉蘭滄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滄度蘭滄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可徒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乎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

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東之雖老宰相材也后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東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及誅二張東之首發大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載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既

後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七

罷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荊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

東之棄姚州之議所見甚遠但語割疆土于輿圖全盛之時廟堂自是逆耳要以為國家深遠計惟設法以處戍卒或布略以羈遠人更為堂堂正大之策

竇懷貞

竇懷貞為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繇

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或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雖語近於謔然意見自遠

任正名

張沛為同州刺史任正名為錄事參軍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為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為殿中監伏

後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八

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柰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錄事大是奇士刺史竟能收知人之效

盧坦

盧坦仕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必剝下自潤者也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服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諸將爲請職坦笑曰大將又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請將慙遽出就坦謝及李復病卒詔姚南仲來代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好侵事必不聽我留必及於

後漢

卷三十六

九

九

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爲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能幕府多黜死者繇是知名累遷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曰中丞請申復中人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初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

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失大信也帝曰朕既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觀察宣歙時江淮旱穀踴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抑其直錢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全集乃多貸兵泗州刺史薛審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及奏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不足信耶三奏帝乃止

後漢

卷三十六

九

九

坦之議論動持大體而謀策更爲深遠處事之才與料事之識可謂兼之

韓滉

韓滉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綏輯百姓均租調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滉分兵戍河南及狩梁州獻縑十萬匹時李希烈反淮西而漕路無梗東南完靖滉之功居多屢發糧帛以濟朝廷其所造米饋防援皆有法盜不敢

近貞元間議者言浞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帝疑之李泌曰浞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浞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恐有永嘉之行爲迎扈備耳帝乃解因遣其子考功員外郎臯歸省浞感悅流涕明年入朝過汴與汴帥劉玄佐約爲兄弟遺其裝錢二十萬緡勸令入朝及見天子薦玄佐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浞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寢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南詔分軍外

牧津

議見上

卷三十六

三

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臣請以本道財賦給軍士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可復帝善其言以問玄佐玄佐請行會浞病乃止

處事有異才議事有遠識

韋澳

韋澳爲京兆尹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入對宣宗曰戶部闕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闕判使者三曰卿意何如對曰臣

心力減耗不耐繁劇累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甥柳玘謂澳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

人臣立朝自有本末他岐得之何以自明卽爲時相所信亦不可不存此意此公持論既正而爲慮甚遠有大臣之槩

蔣欽緒

牧津

議見上

卷三十六

三

華州刺史蔣欽緒與蒲州刺史蕭至忠爲內姻至忠自托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欽緒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欽緒所見之遠不但從利害上起念蓋實據士君子立身本末爲言

李及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眾皆謂
及非守邊才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
吏亦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擊婦人銀釵於市者
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使前畧加詰問具服
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日
譽達京師億見旦曰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
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是旦笑曰外廷之
議何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為盜主將斬之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五

人知王文正之識度甚遠而不知李及之
從容安豫不動聲色者其識度更自遠

牧津卷之三十六終

卷之三十七目

識見下

錢若水

薛奎

孔道輔

任中正

范仲淹

王化基

蘇軾

鄭俠

翟汝文

孫伯純

林震

唐錦

蘇頌

張詠

謝絳

盛公度

侯叔獻

程顥

范純禮

陳忠肅公

黃震

葉顥

季本

季本

江湖

牧津卷之三十七 識見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錢宣靖公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智臆決事不當。若水因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撈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

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女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牆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公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公同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為知制誥，二年為樞密副使。

宣靖公勘女奴一事，留獄不決，人所不能也。錄事詬之以受賄而不為動，人所不能也。密訪而得女奴，人所不能也。送女奴於知州

而不使恩出於己。人所不能也。富民之趨
謝而不得入。人所不能也。知州欲爲奏功。而
慮置錄事於何地。人所不能也。總之宣靖
器局宏深。絕不從毀譽是非。功名得失。上
起念。所謂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者。是真
寔語。其肯借此爲名端乎。宣靖少年過華
山。希夷呼胡僧視之。以爲急流勇退之人。
其夙根素澹可知。卒之敝蕪使相。以風朝
廷。其氣度已見同州時矣。○此事人多稱

蘇頌

三

公折獄。予特重公識度。

蘇頌初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
修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
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
設出處語頌。遷知潁州。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
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
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懼剽劫之

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
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
欲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
中洵洵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
不動而止。

子容識度超遠。所止令人感服。非大器局
人不及此。至於應卒處變。有識之人。自然
四至而應。

薛簡肅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

四

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
洵洵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奎顧主吏藏之。略不
取視。民乃止。

一亡蜀中書印。何足洵洵簡肅之略不取
視。最效。

張詠

張詠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
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

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識力俱到乃能定訛。

孔中丞

孔中丞道輔守兗州時勁節自持天下想其丰采道輔以爭職不阿或訕或遷而始終一節未嘗自詘其在兗州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

輔津識見下

卷三十七

五

輔一言乃以道輔為龍圖閣直學士

知臣莫若君始終一節中丞可以自信矣

謝絳

謝絳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授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數千言揚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權開封府判官上言蝗亘田野空入城郭跳擲官寺井區皆滿魯三書螟穀梁以為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欲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之愚所聞似吏不

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專方面之勢

才者掠取功名以嚴急為術或辨偽無實數蒙

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

歸於弊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

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詔公卿以

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

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

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

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

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

之命申飭計臣損聚歛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

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

制言省事也如是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

意滿闕而聖言罔或歟會郭皇后廢引申后褒

奴事以諷徙度支判官因進聖治箴五篇擢知

制誥判流內銓覈舊官圭田之實以多寡為差

差知鄆州修復召信臣六堰壅水溉田未就而

卒

卒

卒

卒

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此是千古至言。然自辟屬令一事。議最好而勢不能行。况欲暮年條上理狀。或徒或留。彼有積久而後奏効者。將安所措手。

任中正

任中正代張乖崖治蜀。咨以為政之法。詠曰。如已見解高於法。則舍法而用已。如已見解不高於法。則當守法。勿徇已見。蓋律設大法。由人酌輕重而用之。任守其言。卒以治稱。先是詠從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以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上是之。言者乃服。

此正與薦李及之意同。蕭規曹隨。自是政體所關。然宰相用人。當具此隻眼。

盛文肅公

盛文肅公度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謁度。驟稱其才。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

為詩謝之。度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詣通判刁繹。言其故。刁見度問之。度曰。始見其氣韻清秀。必謂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甫。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為參政。與有舊。薦為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

器小易盈。文肅不難鑒別。一鄭州司理第

能為新進發此箴規。後見先達風範。

范仲淹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日。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在世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入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

賜之餘宜以賜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

倦遊治圃是高賢通病時誦希文此語當

為灑然

侯叔獻

侯叔獻為汜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
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
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歎曰巡檢
豈以我為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奪
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

牧津

卷二十七

九

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尹李絢
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管推官
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
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
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推捕盜之勞於下是厚以一尉而竟不謁

郡佐是正總之此君識見有過人者

王化基

鞠詠以文受知王公化基及基守杭詠擢第知

仁和縣先以書及所作詩寄基謝平昔獎進今

復為吏得文字相樂意基不答至任略不加禮

課其職事甚急詠大失望修吏事甚謹化基入

為參知首以詠薦人問故答曰詠才不患不奮

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

始以王公真相知也

如此陶鑄人才正見前輩深心

程顥

程明道顥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顥甚厚初

牧津

卷二十七

十

卞嘗謂張懷素道術通人雖飛禽走獸能呼遣

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嘗諫以為太早漢祖成

阜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

人也顥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

稽卞留少侯顥不為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

不可訓也斯近怪矣此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

相誦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

不然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

引名士或欲因是染顥竟以尋求無踪而止非

穎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懷素誕妄庸鄙，一兒女子能辨之，明道先生豈為此輩所惑，惟是處蔡帥不少依回，僚佐所難。

蘇軾

蘇軾通判杭州，時有杭僧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船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

微津識見下

卷三十七

十一

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軾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軾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

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

察屬國之偽，乃以尊朝廷之體，而措置更自得宜。

范純禮

范純禮知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一路，各配木石磚甃工徒，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今日

微津識見下

卷三十七

十一

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用乎。琦是其對。

范公雖為邑民，寬目前之物力，然實為國家儲久遠之長計。

鄭俠

鄭俠，治平中，調光州司法參軍，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時方行新法，選人中試者，起京官，安石欲俠以是進，俠辭以未習法令，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用兵數事，在俠心不能無區

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數以書言新法之害民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猶欲辟為檢討。俠其子雱來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之，取其所獻利民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媿，不亦善乎？是時七月不雨，至於三月中，風沙霾曠，扶携塞路，茹木食草，身無完衣，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三

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為圖，疏奏，詣閣門，不納。乃矯稱密急，發馬遞上之。其略云：方今南征北伐者，皆以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民之流離逃散來言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為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萬里外乎。陛下納臣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入，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明日命罷新法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

所進圖，具責之，皆再拜謝。羣姦切齒，遂以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俠又取唐魏徵姚崇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上之。呂惠卿奏為誹謗，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可嘉，但徒英州。

鄭俠過人之識力，不在上流民之圖，而在拒相君之諭。荆公引俠，托言憐才，知己之感，一萌入幕之賓，遂定於此，能徹底勘破。真見其以官爵誘人，待士甚淺，頂天立地。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四

何志不可自伸。○能使人主覽圖而通夕不寐，則言者與聽言者，一以精誠相格。

陳忠肅公

陳忠肅公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疎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于少。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遂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

之官廩

可以取。可以無取。忠肅豈肯為傷廉之事。但以屬吏能踈遠禮遇之權要。非有定識者不能。

翟汝文

高宗時。翟汝文知越州。有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之言。

孫伯純

非真識社稷至計者不能為此言。

黃震

黃震通判度德軍時。社倉法大弊。求以始自晦翁。不敢議。震曰。法出於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遂不得救其弊耶。為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

陸象山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欲。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

賑之。莫若兼制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

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推富民閉廩

騰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款

歲。代社倉之匱。定為長便也。黃公置田以

代社倉。其事一循職之吏。饒為之。特其毅

然變通晦翁之法。而又能善守其意。非毀

譽是非。盡置度外者。不能。余故不重其惠

民。而重其識力。

孫伯純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箝

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抗

孫謂之曰。弩椿箭箝。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

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

時。知者以為至言。

不以一時之應迫。遺無已之累。非抱遠見

者。何能辦此。

葉頤

葉頤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墮。笑充賦。捕賞

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盜
投顯顯曰仕途發軔如造屋建柱礎石不正屋
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

初仕惟有定見終身乃有堅立

林寔

林寔為鄧州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
逞私憾而囑趙趙謀於寔寔曰吾人初委質豈
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寔曰某
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牧津

識見下本卷三十七

七

每見以一生名節徇他人者合十六州鐵
不能鑄此一錯

季本

季本初仕為建寧府推官時值宸濠反江西王
文成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
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
科場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本復書
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為人心所係設因科
場棄去不為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欲復收

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
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叵測微

吾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
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為為不知所重貽

笑多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

服其言竟不往後徵入為御史謫揭陽稍遷弋

陽令時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陽雅重本

一見握手深語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本為

言國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

如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

懿操蒸其可斬于周公乎桂公為之慨然本負

義節好讀書仕凡再謫而卒以讒罷

以事勢之緩急揆違命之重輕真為識體

之言至謂錫典宜視其人尤為不易之論

唐錦

唐錦除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河決頽圯披

棘負萊隨宜區畫鼎飾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

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運

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運

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運

四巡撫議錦上記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巡撫籍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法一以安民爲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因修大名府志十卷陞授兵科給事前元以開河致亂可復踵其故跡此議拈出則地方自免受役之累

江潮

牧津識見下

卷三十七

九

江潮授壽州知州壽雖祖宗湯沐邑然瘠而近陵民不勝繁役屬歲大侵道殣相枕藉潮至輒爲拯恤招撫流移所全活以十萬計時有喜事者議請城中都潮立草數千言諷之其略曰茲大役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饑饉之民未易卒動卽高帝神聖其自定鼎以往爲萬世保障計曾無一郡一邑不金湯也而獨於肇基之地闕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臣庶所得窺今欲以尺寸之畫而補神聖之所不及

非臣下所可輕言其議遂寢

中都不城

聖祖自有深意非臣下可輕言此言得之矣

牧津識見下

卷三十七

十

牧津卷之三十八目

崇體

公儀休

孫叔敖

董安于 二見

汲黯

薛宣 三見

黃霸 三見

朱博 三見

楊仁

辛彥之

岑熙

張繡

王承 二見

黃香

傅穉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十一

十

十一

阮藉

劉惔

陸慧曉

連庶

謝方明

李羣壽

崔羣

高智周

郎餘令

源乾曜

李羣基

杜衍 四見

張子奭

王會 二見

宋庠

趙抃 四見

歐陽修 二見

陳堯佐 四見

曾子固

田况

許將

楊察

王佐 三見

張錫

魏觀

楊繼宗 五見

林一鶚

湛禮

范涑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十二

十二

明山陰祁承燦輯

公儀休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警其貨乎？」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一

公儀之意，惟使食祿不與下民爭利，便已得為政大體。若拔葵與出婦，則反為察小。

孫叔敖

孫叔敖為楚令尹，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主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教曰：「如此幾何頃？」市令曰：「三月。」教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教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為痺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柁，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二

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為政者所當書紳。

董安于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敢之一字，人多未解，惟敢於不善人，乃可以信於令而忠於主。

汲黯

汲黯，遷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學黃老清靜，擇丞

史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臥閨閣內。不常出歲餘。東海大治。帝聞。召以爲三爵都尉。

責大指。不苛小。政體自當如是。長孺豈專

學黃老。

薛宣

薛宣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按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

牧津

卷三十八

三

陰求其罪滅。且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滅。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滅罪。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游自以爲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

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焉。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教。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薛公兩告。詞旨溫然。雖異與法不同。施然皆得以上告下之體。兩令卒俛首而無怨言。迺知肅吏貴在得體。

黃霸

牧津

卷三十八

四

黃霸爲揚州刺史。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黃次公以明察稱。而御下平恕。乃爾治道。去其甚泰一語。是古今政譜。

朱博

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所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五

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淺之視博者以爲少年丰裁而要以執簡御煩居上臨下刺史之體具是矣

楊仁

楊仁仕郡爲功曹舉孝廉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

四十強仕未五十不應舊科古人之守禮

如此

辛彥之

辛彥之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玩珍惟彥之所貢並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先是遷之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六

人臣事君惟是守禮爲兢兢珍玩豈事君之禮彥之供祭之貢亦以體示人也

岑熙

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曰我有荆棘岑君伐之我有蠱賊岑君過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鬣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此與廣漢汝南東陽之政相似使一郡無

爲而化則東郡更爲執簡御煩

張酺

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正法諸竇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受顧命之托懷伊呂之忠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牧津

卷三十八

七

惟竇氏貴寵時能數以正法則既敗之後自能爲朝廷持醇厚之體

王承

王承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圃與衆共之河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

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

世之借鞭撻以立威名皆是胷中有欲哉耳安期惟清虛寡欲所以政能清靜

黃香

黃香爲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穫歲數千斛香曰舊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水食祿之人不可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與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富豐之家各出義穀

牧津

卷三十八

八

助官廩

循吏軌度

傅穉

傅穉居官有名爲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大夫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不凝滯廉深服其言

數語是千古循良真譜○物不凝滯四字

爲政者更當深味。

阮籍

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旬日而政令輒已清肅其狂不可及。

劉惔

劉真長惔在郡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爲相舉正劉曰夫居下訕上

敦本崇道

卷三十八

九

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下之舉正寢而不問可也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此道安在要當更有一著方不至吏道弊而民受其害

陸慧曉

陸慧曉爲南豫州長史時廬陵王子卿爲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

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

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列

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

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慧曉歷

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

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

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輕士大

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者不可輕而賤者乃可

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敦本崇道

卷三十八

十

慧曉自不出晉人清言之習然靜則不擾

儉則不煩自是至理寧獨治郡爲國亦若

斯矣○帝既知慧曉爲天下第一人何不

直任以刺史而故以輔卿能乎此意不可

解○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知此一語

便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矣

連庶

連庶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民

議取其甓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於

王府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世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傳

連庶之見借古寓意

謝方明

謝方明上虞人歷官晉陵太守嘗年終獄中繫囚無輕重悉放歸家使家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十一

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皆還無一逃者遠近歎服宋武受禪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凌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濶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東土歌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

方明之治郡如御車轉轂旦暮千里而無

一毫易轍改途之勞故是良守若遣囚一事未便爲方明生平佳政○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卽漸變亦使無跡可尋此意不可不深爲理會

李孝壽

李孝壽爲開封府尹前此間里亡賴子自截斷臂腕託廢疾凌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之乃釋戲取牒效孝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十一

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

此僕持主判詣府便足知其黠悍法自應罪非獨以主僕之分應然

崔羣

崔羣爲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

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如此公之識體，可為觸忌喜怒者法。

高智周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令，念丞尉俸薄，以已

牧津崇體 卷三十八 三

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後為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

分俸惠僚，行部急士，以敦厚之念為崇體。

郎餘令

郎餘令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眾欲自焚，長史裴照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

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收僧按問，果得詐狀。

長史鄙而無識，故錄事不得不一提醒。

源乾曜

源乾曜為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絀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神明不以畜玩真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職，帝一不問，眾服其知體而善引咎。

牧津崇體 卷三十八 古

不但為下民，亦所以成主德。

李孝基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此治劇兩字丹也。

杜正獻公

杜正獻公行，有門生為縣令者，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于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

耳門生日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人主所知次為朝廷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史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爾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毀方瓦合不可為訓然能合於中則非毀方瓦合矣此中大有分別慎毋以正獻之言為作縣譜也

牧津 崇德

卷三十八

五

張子奭

張子奭以校書郎出守外郡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與訟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不啻千人令將先事除之何如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召令至府面詰之示以向來書軸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病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子奭之處法固動合古人而沂公在政應於一令之無良留心若此前賢安可及也

王沂公

王沂公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弭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為代觀之歎曰王公宜為相我弗及也

惟沂公之代陳乃可爾爾不然恐便至因循廢事

牧津 崇德

卷三十八

六

宋庠

宋庠知河南府有一僕告舉人行橐有不稅物庠曰舉人孰無所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乃治僕罪遣之

此與李孝壽之意同

趙清獻公

趙清獻公抃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抃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出已者守得以善罷及為虔州守地遠而民

好訟人謂公不樂梓欣然過家上塚而去既至御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疎鑿頓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當其舟載之至者皆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公之治虔既持大體復勤細事良守兼林

吾必以公爲法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修歷典大郡以靜鎮爲本明不及察覺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陽二

州復立生祠

能知察之明非明縱之寬非寬自可以靜鎮而理

陳堯佐

陳堯佐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州去京師七

千里民俗僻陋堯佐到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堂於是人率知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爲鱷魚所噬堯佐以爲昔韓愈患鱷之患以文投溪中而鱷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使捕得之更爲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修廟作祠正緣僻陋不得不先借此爲教化之倡如惡溪捕鱷則太爲步趨昌黎矣

曾子固

曾子固鞏爲郡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

教津

崇體

卷三十八

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

案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

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鞏小則罰典史大則并刻縣官於是其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

所省文移數十倍歷典數州其大體務在去民疾苦急懲盜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

民不寧

此良二千石與賢邑宰相與以有成者也

今當道之檄符如火而州縣之冰閣自如。上與下皆未能以體相成如子固者耳。○爲民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此言最可思。獨不觀良農之力田乎。莠莠不除則嘉禾不茂。司牧者念之。

田况

田况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政獎進儒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以爲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

牧津崇體

卷三十八

九

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爲三司使金穀利害纖悉罔不備舉京師以况處事通明號爲照天蠟燭。

兼四公之長以爲和易乃真和易也。

許將

許將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略稱時同官曹蒙銜命察訪蔑視郡縣威令甚嚴至大名見冲元當廳下轎許出見其倨甚復入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法司具條

白之不許竝立曹良久復令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接武迎之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曹氣懾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退將察御僚屬甚嚴一日賓佐過廳一都監曳皮鞋而前許問曰公何得此鞋都監以爲美意云某銜一卒能造樞密或須之否許作色曰某非無此但不敢對同官著耳都監皇恐失措坐間數十客莫不各視其足。

牧津崇體

卷三十八

手

許元冲以嚴肅爲持體其立朝之風槩可想。

楊察

楊察入爲開封府推官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摘姦隱衆知畏服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披拾唾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察由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蹇蹇無所附麗爲時名臣。

居官識體之人立朝自然譽譽

王佐

王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嘗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異倉卒逃去皆杖脊遣之聞者為之一快

牧津崇體

卷三十八

主

宣子之可法不在察奸而在持體

張錫

張錫選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族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

治此三者則民恬而政清矣

魏觀

魏觀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孝王

彞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

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修養老之典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又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觀能首勤風教禮讓勃興封部皞然課績為天下最

戎事倥偬之際乃能從容禮教事事得體政識先務此公有焉

楊公繼宗

牧津崇體

卷三十八

主

楊繼宗為郡守凡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每見必延接款語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賓席曰吾為民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同列

世不難有此賢太守難在自任師席偃然賓主之博士先生耳

林一鶚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

乃是及調蘇州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鸚風負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不副其所望久而見鸚所處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此非有識者不能爾

湛禮

湛禮歷官知韶州府韶歲貢藤而產於南海禮為疏於朝得免貢嘗遣隸卒往樂昌督稅法外需求無已令械繫以來禮下教曰暴橫殃民法之所禁令能以府役故屈法貸之其賢可知由是府役至邑皆斂戢不敢肆有已經讞斷復誣訴于藩司者藩司知其偽命禮按致其罪禮慰遣去約五日來辨竟亦不加罪也其寬厚類如此清白自持始終無替及引年歸貧乏幾不能自存

能械府役之令固自賢能容械府役之太守尤賢

范涑

范涑為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前撫踞見之後庭謁拜俱遠在蓬外風雨不問涑欲復舊制乃於新撫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涑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涑退至門外與眾官作禮為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教津 崇禮

卷三十八

五

使范公於聚門相見時與眾官添議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又使范公於出門後慶此禮之得復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媒孽於各上司者即撫院聞之有不快者今惟行禮而不言其故其所全於上下之間者甚大而更妙在於令人不知

教津卷之三十八 終

牧津卷之三十九目

任人 兼重士

巫馬期

子奇

西門豹

四見

吳公

文翁

田延年

薛宣

四見

孔融

第五倫

二見

王祥

宗資

龐參

田歆

延篤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一

王龔

荀淑

吳榮

傅燮

陳寵

王越

陸釁

陽州公永樂

韓滉

三見

陳仲舉

羊陟

二見

陳登

顧邵

袁粲

呂璩

朱公叔

胡毋輔之

徐寧

陶侃

皇甫亮

王儉

劉仁之

張忠定

十二見

范仲淹

四見

薛簡肅

四見

孫炎

任泰

姚善

况鍾

二見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二

明山陰祁承燦輯

巫馬期

巫馬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不一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夫子言政首言先勞一方寄命何處可以言佚勞於用人即佚亦為勞矣

任人

卷三十九

一

子奇

子奇宰東阿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矣齊君以其幼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必能治阿也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夫以老者之智而以少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宰庫無兵倉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凡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老者之智而少者決豈復有疑行哉何物

使者有此識力○幾在初念事戒三思老者之涉世久而為慮深持重之意多故可與言智而不可與言決

西門豹

西門豹魏文侯使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奸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

任人

卷三十九

二

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奸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明乃治旨哉言乎處天下事惟此中明了則精神智慮無不畢赴何事不辦○特聞從事喜明作者往往蹈此轍此語尤當深省

吳公

吳公爲河南守，聞雒陽人賈誼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徵公爲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時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云。

西京多循吏，吳公爲河南守，史所稱述，獨薦賈誼一事，能知人，則安民，古人之見遠矣。

文翁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三

文翁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郡，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令

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領受教令，出入閭巷，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子弟，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大凡一方風氣，非旦夕所能移，而教思無窮，非泛施之所能化。擇材敏者，躬自飭勵，雖僅僅十餘人，而因人及人，漸淑漸廣，教化之隆，比於齊魯，所以循吏定屬真儒。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四

選僮子與俱，令吏民榮之，化導之中，更有機權。

田延年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輩，次至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因奇之。後遷守扶風，課常爲三輔最，惟翁歸可爲此言。然延年之識翁歸，當有

在言前者不然誇誕之士世復不少

薛宣

薛宣為左馮翊察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中山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遺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藤薛故或以德顯或以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五

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思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廼其妻獨受繫者錢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

受賂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

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入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亦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心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六

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靖易地而俱治最善器使至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尤得馭吏之體○以宣之明作而吏民稱之者以清靜何以得此聲哉觀其憫王立諭張掾於下情無不委悉者王道本於人情夫豈虛語

孔融

孔融為北海相深敬鄭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

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講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後袁紹在冀州，遣使邀玄，大會賓客，客多豪傑，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七

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第五倫

第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賂如雲，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

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

能選用志行之人，則不必問孤貧，特用孤貧者，以破賄爭之俗耳。

王祥

王祥應召，呂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計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休徵一任州委，便能使一境清靜。至行之人，自然有體有用。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八

宗資

宗資守汝南，請范孟博爲功曹。范在職，嚴整疾惡，人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搜拔幽陋，天下稱之。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晷，二郡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王晝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此語若施於今，則爲一郡兩太守之謬矣。惟古人擇賢而任，所以不可及。

龐參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立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惜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幸龐公能爲任棠作註脚，不然幾於啞謎禪矣。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九

田歆

種暲始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譔，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多貴戚命，不宜相違，欲自用名士以報國家耳，可助求之。會譔送客于大陽郭，遙見暲，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乃洛陽吏邪？譔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暲于庭，辨詰職事，暲辭對有序，歆甚奇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異士不必在山澤，誠哉是言。

延篤

延篤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愛惜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張趙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惟擢用長者，乃可以與參政事。

王龔

王龔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十

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雷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繇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黃叔度畢竟超人一等，若陳仲舉便有進退維谷之狀。

荀淑

荀淑為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

荀季和故具人倫之鑑安得所拔非名士

吳祭

吳祭少時與同郡陸遜齊名初為山陰令有能聲後為會稽太守召處士山陰謝潭為功曹潭以疾辭祭下教曰夫應龍以屈信為神鳳皇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在官募民討平山越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士

古人待一功曹如此其重安得不自愛

傅燮

傅燮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

故吏與舉主交代合符亦大常事何足為榮所難在范津之知人耳

陳昭公

陳昭公寵守廣漢入為大司農帝問在郡何以

為理昭公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譚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

要在功曹主簿不負太守太守乃能不負

廣漢郡

王越

東海王越臨兗州以江應元為別駕委以州事與應元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應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士

元舉鄒鑒為賢良既修為直言程收為方正時

稱其得人

宇宙自不乏才聲應氣求定有相符然賢

良直言方正之彥偶集一時亦不易得

陸馥

陸馥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待之前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

奸摘伏事無不驗。

用十善固難，知十善尤難，所用非人，亂政更甚，其不令人稱滿堂刺史者幾希。

陽州公

陽州公永樂累遷北豫州刺史，罷任，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為濟州，仍以二人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義取，莫復畏及。至州，監與公正諫，不見聽，以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七

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

為政者安可無夾輔，必子賤之取友，有以也。長史別駕之正氣，自足動刺史長悞，而神武教臣下以不廉，殊不可解。

韓滉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群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

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此公真能器使。

陳仲舉

陳仲舉為樂安太守，郡人周孟玉，清潔之士，前後太守禮命皆不至，獨仲舉致焉。仲舉大加寵異，字而不名，特置一榻，去則懸之。

仲舉每遇高士，多以懸榻示寵禮，然則下陳蕃之榻者，不特一徐孺子矣。

羊陟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十四

羊陟為河南尹，知趙乙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乙，時諸計吏多盛飭車馬帷幕，而乙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柴車草屏露宿，或是務飾名行之槩，與語極歡，必有卓然獨抱。羊公觀人，非在區區。樊車羸馬閭者。

陳登

太守陳登使功曹陳矯詰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五

如登所言眉睫間無不作名士態安得謂非自矜

顧邵

顧邵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祠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誦出於役伍陽羨張乘生於庶民烏程吳祭雲陽殷禮起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乘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讓

章發在近路值乘疾病時送者百類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病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

如此拂拭後進獎拔名流風尚所及自當瞿然顧化

袁粲

江敷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敷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六

尹與丞政事德業可相成者不少何以獨稱風流不墜

呂豫

呂豫為陳留太守宣布禮教敦尚名節一時人士化之後瑯琊王澄嘗行經其界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時郡人多至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

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此○中○小○吏○亦○知○如○此○
可○以○知○君○之○德○化○矣○子○尼○卽○蔡○克○應○元○卽○江○統○
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問人不問位陳留
小吏可令王澄面赭

朱公叔

朱穆年二十許為郡督郵迎太守太守見公叔
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勢或有令德公叔答
曰郡中瞻望名公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逆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七

孔子語次因及風俗人物太守大奇之曰身非
仲尼督郵無愧顏子

少年便非德行之選應對已列言語之科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為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
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
卒也惟不乏我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
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
悅之擢為功曹

不乏我事一語便足觀其器局輔之是任
達人自然賞此奇士

徐寧

徐寧為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
常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
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之云是興縣
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
大賞之結交而別

為令能清惠更能博涉便是循良第一流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六

陶侃

陶侃守荊州至潯陽既有憾于庾亮議者咸謂
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愆自
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
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噉
蔗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
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

前賢觀人每於最細微處矚目

皇甫亮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較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與有中。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兩爲美事。景昇官至青州刺史。

患無賢

王儉

王儉爲丹陽。有一令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卿與誰共事。答曰。十餘歲在張令緒門下。儉目送之。時殷璠在坐。曰。康成門人也。

自是六朝氣習

劉仁之

劉仁之爲西充。臨別謂崔暹曰。貴州士惟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州。定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五

如此殿最。考功之法。乃不爲文具。司牧何

有何政。使劉西充如此。欽歎業曰。惟知自修。文

宣謂裴英起曰。卿識河間中郎孟業不。昨見其

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

王元韶。其人中心清正。世實希有。帝曰。果如公

言。便是太屈。清。正。便。是。自。修。之。實。劉。裴。之。觀。人。甚。正。

張忠定

張忠定在蜀。有叅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明日求去。且以詩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五

興。濃公驚謝曰。此吾過也。同僚中有如是詩人。而吾不知。因畱慰薦之。

二語似一寫其無聊之致。未便能動忠定

特忠定借此爲憐才。以鼓舞僚屬耳。

范文正

范文正公仲淹。掌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問何謂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爲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名重京師，即昔日索游秀才也。公歎曰：貧累大矣，苟因循索米至老，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憐才如文正，惟明復足以當之，不然恐世政不乏索游秀才耳。

薛簡肅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薛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蜀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即此僕可知蜀。人不知為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將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得一偉人與俱來。

蜀公之器格固高，簡肅之賞鑑亦確，生平

知己，何可多得。

孫炎

孫炎守處州，時秀民有才能者，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至一二人，問有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中丞劉基章盜，知府葉琛，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

氣，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詞甚美，基不答，遂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傾峽滾滾不休，累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

草昧之際，收錄賢豪，故是急著。

任泰

任泰苦學勵行，登進士，授上饒縣，平易近民，獨持大體，邑有名士婁諒，折節下之，諸生聞風，無不束修自好，於是廣置學舍，羣秀異絃誦其中，暇則躬為講說，士風興起，蔚稱人文，立法清田，以杜爭訟，盡力陂塘，使得灌溉，作浮梁，增社倉，百廢具舉，治最一時。

任伯亨平生守一敬字，如此作用，不愧以

敬字自盟矣。

姚善

姚善守蘇州，有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善，迺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圭

下士之風，空谷幾無足音，然周士之貴，要亦有以自處。况鍾在蘇州，與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時有鄒亮者，獻詩十二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於爲義類如此。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圭

况公之取鄒，定有獨鑑，在詩句之外者，不然，卽瀾翻倒海之詞，亦何能定人品格。○難在不爲潛揭者所動。

牧津卷之三十九終

牧津卷之四十目

治賦 兼役法

李 惺

任 峻

宋齊丘

劉 晏

張 綸

呂正獻公

王欽若

杜 衍 五見

張 詠

十三見

李南公 二見

邵 晔

李 繁

張 奎

王 鐸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一

孫夢觀

趙 開

章 服

趙必愿

趙不息

范成大

胡順之

許 庸

葉 衡

王 良

董搏霄

二見

鄒伯顏

許 楫

冷應徵

汪 綱

李叔正

周仔肩

吳 惠

况 鍾 三見

樊 瑩

何 鑑

王汝績

楊繼宗 六見

何文淵

郭 南

張淑勵

陳 恪

齊 柯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二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悝

李悝初仕魏。文侯知其能。賢之。以為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悝又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為粟百八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傳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

篇。終以具律。具加減。凡六篇。具律。即今名例律也。商君受以相秦。

民之寄命在食。國家理財要法。莫急于糴。糴散斂之間。此法始於管仲。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而李悝之意。專主于濟民。管仲所謂人君不理財。則畜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孔桑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宗此。然山海天地之藏。開市物貨之聚。與其為豪強所擅。則取之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以富國可也。至農人服田力穡。贏餘幾何。上人時其欲散。而不使甚貴甚賤。則可。若以盡操小民之利權。則害民。并以害國矣。

任峻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竝起。卒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為

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

屯田是足餉第一義任峻典農而許下一郡即得穀百萬斛有謂屯田無近效者吾所不解

宋齊丘

宋齊丘在江南時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三

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徐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悉稅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繇是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自來富國之臣未有不從蠲恤為基者

劉晏

劉宴方八歲時玄宗封泰山晏獻頌行在帝奇

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

正字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後期舉賢良

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祿山亂避地襄

陽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

假晏守餘杭璘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

晉陵西走終不言功代宗朝領東都河南江淮

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

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授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淮

泗至河陰鞏洛盡得其地利然畏人牽制乃遺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四

書於宰相元載備陳利害載方內擅朝權得書

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

子大悅曰卿朕之贊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

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晏在位佐軍興實國

用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

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幹

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修行里

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後被誣貶忠州

史賜死天下以為冤時簿錄其家唯雜書兩

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晏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款則賤糶或以穀易襍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斃流殍然後賑也繇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季年乃三百餘萬○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五

輕重之權悉前在掌握國家獲利而無甚憂
 跌之憂
 今能為國家實經濟者惟財用一事豪傑

士慎勿諱言劉晏也劉士安每言如見錢流地上豈不能毫末為計而簿錄其家僅雜書兩車米麥數斛○晏之出於司錢穀會計之人其廉尤難○晏之理財是見財而不見身晏之律身是見身而不見財天下未有不廉而能奪造物盈虛消息之柄者○妙在先備陳利害而使朝廷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以盡展其才蓋理財一事非專且久必不能取効且久○夢溪筆談曰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於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糶米於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乃能行下此至則粟價已增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六

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爲五等。具籍於王者。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卽時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卽糴第一數。第二價卽糴第四數。第四價卽糴第二數。乃卽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卽日知價信皆有術。○劉晏貴糴賤糴之法。不專於救荒。而其法實與常平相出入。其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預爲奏行。不待困斃流殍而後賑之。尤可法也。

張綸

張綸天喜末爲發運副使兼知秦州。先是江淮發運政多不舉。逋課累年。綸奏除鹽課宿負官助其器用。入者優其直。繇是歲增課數十萬石。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七

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銅鉅石爲十礎以洩橫流。泰州捍海舊堰壞。歲患濤冒民田。綸與范仲淹經畫修復之。遂成堰。凡百五十里。復逋戶三千。州民賴之。奏除宿負而增課乃至數十萬。此之謂以予爲取。乃理財第一策。○司牧者欲使地無遺利。必先于水利究心。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八

呂正獻公

呂正獻公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蓋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欠秋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爲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爲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溢額之賦。一增必不可復減。以正獻之忠。

告而司農猶格不行，恤民蓋難言之矣。

王冀公

王冀公欽若為亳州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輪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輸之，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議其名，秩滿見擢為朝官。

只先支濕穀，則輸者受者皆為兩便，宰相才不須此，而即此亦見宰相才。

張忠定公

詠治蜀

卷四十一

九

杜正獻

杜正獻公衍，又徙永興軍，時西邊用兵，民勞于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為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會期，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十六七。

凡期會一寬，民自受惠，而事亦早就，急處用寬，此法人多不解。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

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十戶為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奏為永制，後雖時有災饑，民無餒色。

濟困因以禁奸，忠定真政事中化工手。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

李南公

詠治蜀

卷四十一

十

縣自督之，書其姓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治，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所典賣耳，與汝期一月，為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趣輸之，及期盡得，佃之人使各承其稅。

催徵之煩，至今益甚，南公初之立法亦嚴，然法行而民不擾，民畏而法不煩，此之謂

治才

邵暉

邵暉知廣州。鑿內河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有溫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惠民正不在多。

李蔡

李蔡撫利州。嘗匹馬行阡陌。咨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蔡感其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十一

言奏罷之。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實科糴也。詔范成大同蔡相度。蔡奏請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為官糴。貴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謹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且得盡力農畝。歲大登。

巡行阡陌。咨詢民瘼。胷中了了。則利民之念自切。

張奎

張奎通判廬州。會秦州鹽課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恡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

今鹺法屬商人。通行民間矣。然商日貧而

國課亦不裕。其故安在。○一言而悉除十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十二

一州之所負。其惠自溥。

王鐸

王鐸為京兆丞。時李蟻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計七百。京國米價。計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斛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都下識者

皆服鐸之察事鐸卒以此大用

徵賤徵貴每以物情之盈縮為度焉有非
產米之地而可以言糴者乎王公自是透
達時務之士

孫夢觀

孫夢觀知寧國錫通減賦無算浮入者盡籍于
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夢觀曰吾寧委
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方句祠且將以府印牒
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為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七

流涕

以去留爭之固可寬民旦夕之力然常賦
豈得以一味寬恤為計

趙開

趙開初除成都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
例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
折料等實數使人人具曉繇是鄉胥不得隱匿
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
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以

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因指隱權茶買馬五

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榷茶未可遽罷亦
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
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
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
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
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引收
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
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七

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
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鑄錢不可加
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互相隱匿
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
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
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
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
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為市於一
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估

既流通民以為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三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初宣撫司獲錢引三十萬盜五十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倚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五

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

財利之源當出於一此是理財第一義民力已竭獨權貨稍可救一時之急非深識時務者不能為此言○大較國家理財一事非得之于經營則取之于徵課經營為宇宙流通之利非妙有心計者不能徵課為小民剝肉之輸必大有善政者乃得故云善政得民財今欲民財而不先言善政吾不知之矣

章服

章服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人洶洶爭走訴馬前時庫錢不能三萬緡服徐諭之曰汝輩第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按稅籍得豪民奸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安於法守州以大治改知鄂州州額秋租纔五千而上供萬斛之須稱是服按酒稅籍得贏錢即以代辦民甚德之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六

缺餉是最棘手事若單為豪民奸胥所乾沒猶是易處

趙必愿

趙必愿知崇安縣立催科法列戶名為三等以三期為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悅願輸革胥吏鬻鹽之弊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逮吏欲懲之必愿曰芻牧職也吏何罪來擔俟譴帥無以詰而止方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則免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已田以

倡遂徧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役滿民共立祠刻石歷知全常台處四州一循祖父之政端平元年以直祕閣知婺州遷太府丞歷官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必愿平易近民忠信厚俗早聞家庭忠孝之訓故所立卓然可稱

催科列三等意在緩徵以惠民恐終不免踰期者多若助役之法至今人人言之而格不可行總之不如厚其植以催役為便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七

趙不息

趙不息知開州有鹽井舊吏必遺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息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中節銀絹時以比循吏鹽利倍入郡計用饒有此乃可以嘉惠一方

范成大

范成大知處州松楊民爭役成大曉之曰吾聞東陽有出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媿乎因推

廣東陽之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諸邑爭效之

馬端臨曰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顧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備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為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六

復反而為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顧便於差義便於顧至於義而復有弊則亦無如之何也已○范公助役之妙在自定名次而有司勿預不然強半入黠胥積隸之手

胡順之

胡順之為浮梁縣邑民藏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輪納前縣

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爲讐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邪第在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力繼之又曰不能又使押司錄繼之又曰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邪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滅氏人皆迸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男子十六已上盡痛責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滅氏皆懾服無敢詣府者自是滅氏租常爲一縣先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九

妙在先一怒又妙在後一召弄奸豪於股掌間○頑民逋賦每令良吏感額捐心此輩法無可施故當治之以術

許庸

許庸知會昌縣遇事工鉅費多則貧者驗丁以出力富者驗貲以供費民樂於趨事邑無異議役雖輕省趨事當均况於工鉅費多尤宜調適

葉衡

葉衡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苦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

此法惠貧民之意甚佳然上四等何以甘心爲五等代輸

王艮

王艮再調峽川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湖行省掾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十

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艮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措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艮言凡爲舡六綜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于行省未報而克敬爲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舒民力沮之者以爲有成籍不可改艮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

民命乎且湖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為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斤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實寡而強之多計若此可為一歎

董搏霄

董搏霄為於潛守至正中軍興輸輓方急乃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三

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軍給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此短運法也余每謂轉餉一事多積不如常通長輸不如短輓一人之力山徑險亥

之地負米四斗日行五十里其力已疲而接踵手授即數百回而猶不倦事逸而功倍今黔運荆楚之力竭董公之議僅亦當事者所樂聞乎

鄒伯顏

鄒伯顏為崇安尹崇安為邑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十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鄉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細

牧津

治賦

三

民配五十大家之役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乃取其糧籍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贖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俸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休息崇安賦役之均為四方最

此法即今均田均役之意然亦時有空礙難行非獨在閩左任役之苦正在閩右均役之累所以立法惟在便民事固難言也

許楫

許楫為勸農副使時商挺為安西王相遇於途楫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當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

數千頃荒野西北郡邑何地無之立屯收穀設法而力行之此萬世之利也

冷應徵

冷應徵知德慶州屬縣租賦諉道沮久不至郡

牧津治賦

卷四十一

三

應徵為立期日首輸者為減分未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

此增減一法勝于敲扑

汪綱

汪綱初知暨蕭二邑歷浙東提刑並有異政改知紹興兼安撫浙東訪求民瘼疏浚蕭山運河三十里創碑江口以止漲沙甃石過途凡十里中為施水亭往來稱便諸暨十六鄉瀕湖諸鄉賴以溉灌勢家多侵湖為田水壅不得去雨稽

多輒汎溢歲為諸鄉害綱奏奪侵田不徇請托

湖始復舊備繕錢三萬歲為築塘費塘始永固

郡臨海道密邇都畿軍伍單弱乃招水軍刺義

手專教習之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增繕甲兵

緩急始有備舊有經總制稅名四十二萬其中

二十五萬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

以修奉攢宮之資偽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

上之罪大據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宿弊

牧津治賦

卷四十一

三

始革綱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半理慨然從之

大有經營大有風力亦大有識見

李叔正

李叔正遷渭南縣丞時同州人與蒲城人爭地連年不決行省以事委之叔正即單騎至其處召二家至前一言而定縣歲輸糧二萬而田無定額乃令里社丈量立法密而用刑嚴奸慝警服早獻其誠於是豪右失計公私交便

立法密而用刑嚴，是清查第一義。

周仔肩

周仔肩為鄞丞，律已廉介，科役均平，會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他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仔肩進父老，具宣德意，立義役法，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賤物力之厚薄，各捐已橐，得錢七千五百緡，為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中五人，日詣有司，牧津治賦，卷四十，五，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於是橫徵者有所畏，民甚便之。

此法最為便民，然今條鞭之法行，而受役者無所事，惟於民間重大之役，一人一家力所不堪者，善師其意而推行之可也。

吳惠

吳惠知永興縣，永興風俗素鄙，惠以化導為急，俗遂丕變，陞解州知州，州輪邊儲，挽運甚勞，惠立貧富三等法，且聽其附載貨物，以易粟，上倉。

費煩減半，輸亦告足，民歌曰：吳父母，恩何溥，昔惟悴，今鼓舞，乃刻石頌德。

以貨易粟入廩，此法誠便，但受粟之處較出粟之地，其價相去甚昂，甚安所得易粟而輸之，今惟南都米商湊集，或可以此意一行之。

况鍾

况鍾守蘇州，自以忠直簡在上心，故凡利于民知無不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

牧津治賦，卷四十，五，擬奏求減焚香草疏，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請，凡奏減省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逾年包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滄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舡五百艘，免買舡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減湖白三校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淪水道，淤塞辨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

六千七百戶。凡所施行皆綱紀大務。時境內大旱。發倉賑農。復與周文襄講究收糧之法。永樂間。轉輸北餉。道遠糧長以一徵三。除正供及餽車船之費。羨餘皆爲所匿。通議別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上不失徵科之期。下無毫髮損于民。每遇水旱。輒發餘米賑之。全活數十萬人。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三

需索其綜理甚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疎。民至今受其賜。

如此減省以養民力。乃是造化生成之手。若自鉅而細。綜理無所不密。而事乃不煩。且易行。尤不可及。

樊瑩

樊瑩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移新蔽陳。百計

侵盜。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瑩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綱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糶展轉迂回。此弊所繇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網。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皆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利。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三

民。惟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復革收糧回戶。以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長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貨。以贖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可以補周文襄與鍾伯律所未滿。

何鑑

何鑑知宜興縣。縣歲輸米數十萬石。運戶攬納者。妄費民苦。額外加徵。償貸動以萬計。鑑力請

於巡撫每里選殷實六戶以二充運戶四充運夫共運米一百石每一戶徵銀十兩泊耗米若干並付總部收支回縣稽算重徵之葵遂革又歲貢茶一萬五十斤例領南京馬快船裝送舡軍無統記惟私載射利反致官茶壞竊滯腐歲亦額徵貸百計又請每茶一斤收解錢三文額船裝運罷馬船民皆便之隸兵火甲積年漁食小民一切罷革拘攝催徵惟責里役逾年宜興稱治一日村老百餘輩携二童捧薯蕷五束茶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无

少許詣庭下曰吾儕小人不識官府自公下車犬不夜吠人安寢食故來見耳羅拜而去

何公少年登第而留心民瘼直如饑渴之

於飲食其器局何可及也所以卒為名臣

王汝績

王汝績知絳州絳土陋民繁產薄稅重績尤善處事先時賦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負緣為奸民茹其毒績分為次第但書片紙為期約布告鄉市民相勸輸將不敢後州租卒歲遠輸

給邊軍旁郡惟徵銀易米績則布帛穗裘諸物任民所賣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

遠

楊繼宗

楊繼宗知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一而會計催徵里胥比併則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不堪繼宗廉知其害迺併於秋糧中徵之後總會秋稅歲得羨餘即移以補夏稅之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手

額民至今德之

可為計糧省徵之一法

何文淵

何文淵以額佐薦擢知温州府淵至首以民之利病為念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為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淵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郡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既而禁

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淵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無輸銀之苦

今鈔法竟不行矣百年之政迥已不同何況前古

郭南

郭南知常熟縣先是邑民當役者苦於科擾南與之約曰爾輩出米四石准役一年願否皆曰往者一年之役需銀五六兩今若此止一兩耳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三

無不願者於是為倉貯之一年支用纔三之二役有輕重不等今三吳有一役而傾家者此法恐非為差解者言不然捐者一而省者可千百民何苦而不為此

張淑勵

張淑勵知歷城縣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值凶歲民無所自活邑田瘠稅腴民多逃徙淑勵第坵畝履原隰視土熾惡以登下其賦百姓始不以磽瘠為子孫憂往供億轉置舊委諸編戶歲

終得代其產蕩然淑勵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器業儲粟得轉相為用百年做政如洗民不重困

度支在官使工賈無以乘緩急此管子理財法也

陳恪

陳恪居官不矯為名務盡其職筮仕宿松辟荒蕪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墾之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歸籍者五百餘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三

戶清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凶歉不可無儲廩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修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

墾粟以償虛賦真是實政

齊柯

齊柯為温州瑞安令邑故有沙稅名公費歲入不下千金悉罷之自是疲民少蘇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縮稅狹而反溢稅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柯為建丈量之議請監司郡守

親爲履畝，握算登籍，以記無使有漏，而以田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供應諸費，悉取俸祿，自是創爲畫一，官無擾民，民無逋賦，未幾新例下，大丈天下各田，獨瑞安從容按故籍對，方瑞安令履畝清丈之時，民情定自寬然，至天下俱丈田，而瑞安反有先事之豫，所以事貴獨斷。

文華治賦

卷一

三

牧津卷之四十一目

救荒

第五訪

鄭默

舒仲應

王方翼

員半千

令狐文公

王會

富弼

王旭

張詠 十四見

趙抃

范仲淹 五見

文彥博

馬亮

救津救荒

卷中十一

滕元發

程師孟

曾子固

程垓 二見

范純仁

蘇次參

畢仲游

蘇軾 七見

張密

辛棄疾

司馬旦

吳遵路

陳堯佐

蘇耆

范諷

洪皓

王隨

王恬孫

鄭剛中

袁燮

黃裳 四見

孫覺

李紳

葉夢得

劉彝

馬光祖

王致遠

黃震

諳都刺

黃珂 三見

周濟

李昂

樂護

邢宥

救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二

救津卷之四十一 救荒

明山陰祁承燦輯

第五訪

第五訪少孤貧常備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故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

救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一

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

饑民待命頃刻生死攸分發粟賑饑如乳母之哺嬰兒啼聲方至母懷已開更何處可容思維擬議有意惠民已落第二念况能計及于一官之得失一方之利害哉後人慎毋以前賢擅發為噉名也

鄭默

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

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與我共此民者，惟二千石乎？急民發粟，原非矯制，乃後世反借以爲美名，則盡失古人救民之意矣。

舒仲應

舒仲應爲沛相，歲大旱，江淮間民相食。袁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聞怒，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以一

津救荒

卷四十一

三

人之命，救百姓于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賑荒不待報而發廩者，不可勝數，惟仲舒奪軍以與民，非有機權勝力者不能。○袁術卽能轉念爲重名計，亦一智漢。

王方翼

王方翼爲肅州刺史，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鄰郡民或餓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值以濟饑瘵，搆舍數十百，楹居之。

全活甚衆

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如富弼令樵採打魚之類，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濬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但貧民間蘆蕩，或柴篠之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民樵采，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應細民之用。做方翼所爲，亦是一法。

員半千

津救荒

卷四十一

三

員半千調武陟尉，歲旱，勸令發粟賑民，不從。令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怒，囚之。薛元超讓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俄舉岳牧。

一尉政自難

令狐文公

令狐文公守兗州，時境方旱，米價甚高，廷吏至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

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官人競發所蓄。價方平。人心欣然得安。

暫一言之。可畧平一時之騰踴。然轉盼仍復倍增。此必須有一實善。以及民。乃可。

王沂公

王沂公曾留守洛。時歲歉。里^{荒政第一項}有困積者。饑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曾但答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常命陝雍晉絳。歲輸陝粟。以赴

救津救荒

卷四十一

四

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於今賴之。

聚黨脅取。即難以盜論如法。然此風斷不可長。如上言儲廩。是乃長策。

富弼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二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給以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

千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人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弼。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

救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五

中。大為粥食之。饑民聚而為疾疫。及相踏死者。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幾千萬人矣。

救荒無奇策。為賑貴。早為法。貴肅為制。貴條次有序。惟文忠之法。出于一片至誠。能使人人盡力。所以為難。公自言勝二十四考中書。其所快于心者遠矣。

王旭

祥符初王旭知穎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一千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今行于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和買病民新法之害即貸錢償縑亦僅可荒歲偶以此為救饑則可不然縑日積而錢日空後將何以應之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

張津散荒

卷四十一

六

者數百餘人詠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詠曰錢塘十萬家饑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忠定凡事皆有勝算妙在寬嚴相濟先後得着

趙清獻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立賞禁人增米價捫獨榜路衢令有米者仁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以增為減此平糶第一妙法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二湖阻饑穀價方踊斗許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買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輳價亦隨減

張津散荒

卷四十一

七

凡一切發粟存餉之政為術甚備吳俗素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於是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興造蕩耗民力仲淹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按救荒莫過於通糴，通糴莫先於聽價。此趙清獻知越州時所榜通衢，今有米者任其增價，按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二公皆祖管子之意。○興工役以濟饑民，是亦救荒一策。近代何公喬新賑山西，僦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張公敷華賑楚，因修學宮，以備直資饑者，皆得古人之用心。

救津 救荒

卷四十一

八

文潞公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平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多減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

夫惟不與之爭，故能得其平，妙在不限其數，今之平糶以升斗限民，適足為市儈資。

馬忠肅

馬忠肅公亮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糧，令民轉粟以相賑。足朝廷從其言。

留漕以濟民，難乎為上，轉粟以相賑，則上下俱利。

滕元發

滕元發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

救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九

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碁布，肅然如營陳。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滕達道之處，流民大類富，鄭公富散而不擾，滕聚而能整，皆可為法。○如此異才，即

經濟天下而有餘，豈止爲救荒一事乎？

程師孟

程師孟慶曆中，知楚遂二州，提點夔路刑獄，屬歲大饑，孟行部以常平粟賑民，猶不足，即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孟曰：「本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饑民四十餘萬。

備荒在豫，救荒在速，此不易之論。

曾子固

曾子固鞏爲通判，歲饑，度常平倉不足，仰以賑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十一

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不乏。

使富民自康其粟，而稍增值以予民，絕勝

官給升斗之愛

程珣

程珣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旣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珣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是亦救饑一策，地利之活民甚博，司土者不可不推廣其意行之。

范純仁

范純仁知襄城，久不雨，純仁度其將來必關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諭之曰：「民將無食，爾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十一

等商販，惟以五穀貯于佛寺中，候關食時，吾爲汝主糴，衆買從命，運販不停，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及歷官知慶州，是時秦中大饑，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純仁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純仁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荐饑，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無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

之餘純仁令官糴所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
牛穀種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
布種甚廣遂大有年或言純仁廩貸過多而無
活人之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聞之爭先輸
官比使至無負者

自來康濟定須先事為謀若待溝中瘠而
起之晚矣忠宣如此嘔心尚有言廩貸過
多而無活人之實者荒政之難調也古今
一體可為慨歎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十三

蘇次參

蘇次參賑濟澧州患抄劄不公給印曆一本用
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
干合請米若干實貼各門首如有虛偽許人首
告以備委官校點又患請米冗併分幾人為一
隊逐隊用旗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引第
二隊以至辰巳皆用前法自無冗襍老弱疾病
婦女皆得均糴權安鄉縣值大澇令典押將縣
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

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叅舍方詩鄉
耆逐鄉為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叅
驗不檢澇而分數可知催科賑濟亦視此為先
後

此法今亦多用之但御衆能肅始法可井
然若用圖抹色分別荒熟最便催徵不特
散賑一節也

畢仲游

耀州大旱畢仲游以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十三

而民不救先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郡將賑濟
且平糴若干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
皆懽然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
糴以給之鄰境流散殆盡而糴之當徒就食者
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
繼之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

是乃仁術也然先時更為勝着

蘇軾

蘇軾知杭州歲遇大旱饑疫並作軾請于朝免

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賜僧度牒三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又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少，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大湖泛溢，害稼，軾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

救津救荒

卷四十一

十四

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長民者，惟在先事料理，此着必不可失。長公以備荒為救荒，所以民之受惠尤溥。

張密

張密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為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密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稽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救荒立法，一意恤民，私宰之禁，安得不弛。

辛棄疾

辛棄疾帥湖南，屬江右大饑，棄疾賑濟榜文，止用八字，揭之通衢，曰：閉糶者配，劫禾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銀錢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糶，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採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

救津救荒

卷四十一

十五

予信

此真拯濟手，大較歲凶之際，小民謀生無所不至，惟前予以必生之路，始可後惕以必死之條，惠溥而亂自戢。黃震之知撫州，救饑之約，惟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於市，不抑米價，價為日損，此古人之成效。司牧者所當究心。

司馬旦

司馬旦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羣盜剽奪，富家

巨室。至以兵自備。且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糴。不失其贏。饑者獲濟。盜患亦弭。勸富民出粟。當官者多以此取怨。然保全富民者自遠。

吳遵路

吳遵路知通州時。天下蝗旱。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於民。官不傷財。民亦蒙利。又建茆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蓆鹽蔬。日與飯食。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為凶歲也。明年范文正公按撫淮瀾。上路治狀。頒下諸郡。

先事而憂。故災而不害。勝眉睫之救遠矣。○無一念不是真實心。無一着不是真經濟。

陳堯佐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自出米為糜。以食饑者。吏民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導民之術。無踰身先。

蘇耆

蘇耆充陝西轉運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餓殍。京東轉運使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西。如數與之。仍奏於朝。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衆。粟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卹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苟有輸運。耆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有分地。無分民。當事自應切一體之念。

范諷

范諷通判淄州。是歲春大旱。六月始雨。民乏食。

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之，諷曰：令無與也，卽貸以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

雖是師古人之意而行之，難在郡佐而能獨行其意。

洪皓

洪皓為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沒者十一，流冗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皓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西隅，不能自食者，官為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

救津救荒

卷四十一

十九

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滑僞，溼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靡不可杖，有侵牟鬪鬻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物，錢且盡，會潮江網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乞留之，廉訪使者王孝謁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延至

兩寺視驗，孝謁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違制吾脫之，所活九萬五千餘人。

洪之救土著，與滕元發之救流民，均一作用，而妙在整肅，王孝謁所謂行邊軍法亦不過是，此意得之，若截留一事，寧以一身易千萬人命，實心為國為民者，自不難此。

王隨

王隨知江寧，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糶，

救津救荒

卷四十一

十九

以邀高價，乃出官粟平其價，民賴以濟。

計日給米之法，最為救荒蔽政。

王怡孫

趙令良，隆興中帥紹興，流民聚城郭待賑，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怡孫建策云：今盡常平義倉之米賑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為繼，况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不猶愈于城郭待升斗之給，因饑而死乎？趙

行其言，委官抄劄給糧以遺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全活甚衆。

此即曾南豐之遺意，升斗豈能久活，給糧歸業，旨哉別駕之策。

鄭剛中

鄭剛中為溫州通判，歲大饑，流民甚衆，乃出俸勸糴，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荅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口，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辛

自守以下，莫不稱賞。

剛中之意固善，倘饑者不及夜遇投錢，將不沾一粒矣，更須酌之。

袁燮

袁燮為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者羅點屬任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追胥，披圖可立決，此以為荒政首。

如此方是置田境於睂睫之間，精神自然貫注，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此法即豐歲無不當行。

黃裳

黃裳知政和縣，適歲荒，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官置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石米以二斗息并歸之，且禁粟無得出境，獲全者衆。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壬

撫饑民，斷不可開搶奪之端，官置簿書而約之以息，固可安富民之心，然欲使在下者樂從而在上者不强，此處更自難調。

孫覺

孫覺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

恐米不勝易，然捕蝗亦自無法。

李紳

李紳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紳大市酒務。

所用薪草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通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踊十倍渙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事雖小而上下實為兩便

葉夢得

牧津散荒

卷四十一

三

葉夢得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許昌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秦乞越常格賑之幾千餘人稍能全活惟遺小兒無由得之夢得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患既長或來識認爾夢得為立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

餘粟貧者量投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褍恤災而能及乳哺者術無過此

子產古之遺愛也左丞近之矣往余守宿時亟欲設一慈幼局不論凶荒常以收養各省流民乳哺之遺棄意正類此

劉彝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于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

牧津散荒

卷四十一

三

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此之謂民之父母○能補造化所不及位天地而育萬物只此一念

馬光祖

馬光祖知臨安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光祖再謁王王辭明日又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子不

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採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得粟活民甚多

借盈補虛一時之術當爾時王亦不得不勉從

王致遠

王致遠以父任歷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潮東大饑死殍成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為粥以食餓者始日食千人既而鄰民全至日至八千人已俸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五

以續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哺以活嬰孩之委棄者病與醫藥死為斂埋山谷窮民感恩流涕稱為王佛

皆救荒實事一一可行

黃震

撫州大饑黃震以通判紹興起知州事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署文書

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饑者請于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

州糶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并提舉常平倉司舊有

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為

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况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

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鬪爭漁會知縣事蹇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五

雄為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

自久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

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

收家成活者眾

未下車而中道約耆老已入境而驛舍署

文書真是極溺起焚寧家濡足之意若其

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只此八字已盡

救荒之要

諸都刺

諸都刺至順間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武關諸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諸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乎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為築堤城外遂以無虞流民不開其生路地方立受其害

黃簡肅公

卷四十一

主

黃簡肅公珂初為湖廣龍陽令龍陽民皆竄亡厚積公閱閱於懷凡賦役有關利病者皆以漸罷行之會歲大侵民益困公請于當道獨常賦三之二復請發公帑分糴米粟以賑之嚴立程式以里之遠近為限人各粟一斛米半之至即給與無時刻稽留如是者三月其澤敷所有魚蝦蓼蕨之屬聽民自取公私無所禁民是以免死徙之患珂雅意學校廟宇堂齋恒為繕葺躬

課諸生授以作文矩矱力學而有貧者量給薪米紙筆之費以督其成時或循行田野察民勤惰有劬於耕織者加賞勞間夜出坊市酌酒作惡者察識其人晨則繫之寘于法人皆畏而愛之

救荒妙在嚴立程限又妙在至即給與無時刻稽留然只此二事便已不易

周濟

周濟守安慶時郡中三歲不登以子女易食者

救荒

卷四十一

主

滿載而南無虛日濟至即命止其舟借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為亂乃聚眾強取富民以盜訟于官濟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即碎其狀曉於貧民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周文襄公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為綜理自濟下車之後曰我無安慶之憂矣

碎狀非治荒之法即代償之語亦黃葉之

止兒啼斷不可以爲實語卽以爲實饑民愈無法矣

李昂

李昂知青州值歲大饑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飼餓者全活甚衆既而法吏以不請論昂歎曰民既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勵昂尤慮饑饉後民

牧津

卷四十一

无

不能畊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憚發無告者闕廬棲之時給服食問弔藥樵建漏澤園於關北俾道殣者託瘞焉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輻輳博興一邑至占三千餘戶父老歎曰不圖今日復

見富公

此公救荒無大作用然亦有實濟至荒政後循行阡陌一着更好

樂護

樂護授宣城知縣初至值歲歉道殣相望饑民

落中曲加撫諭賊衆喜曰父母矣何以生我

相與感泣而散遂遍歷各村咨訪疾苦計口類

刑歸卽發廩賑濟置大牌數十面上書鄉貫序

列十餘里民以次由南門入既給粟從北門出

絕無停留侵冒之苦甚得賑濟良法善聽訟傍

郡縣疑獄監司多以委護太平鄉民有甲乙素

善戲相搏擊乙誤中甲甲歸語其故而妻與所

私者夜遂殺甲誣乙抵死臺檄護覆視之細閱

案牘見甲兩耳後重傷悟曰豈有重傷若此不

牧津

卷四十一

无

卽死而能歸家至夜始絕耶此必同謀故殺誣

人以便已私者也召甲妻詰之具得其狀伏辜

乙得免死其他平反多類是

散賑之次第有法

邢宥

邢宥復起爲蘇州府蘇田賦甲天下攬納者滋

爲弊賦因以虧宥痛繩以法責之償且得餘錢

數千緡因以闢永豐倉築沙湖長堤甃運道橋

梁爲永久利民俗喜奢宥率以儉約諸遊宴亭

館老佛殿閣一莫之顧成化丙戌大水民饑宥
 開倉廩且勸得米八十餘萬斛賑之民猶不給
 相聚持券入富家強取宥即日榜諭許民持書
 券赴府府召鄉老引領往貸其不發與強取者
 俱抵罪同官以專擅為慮宥曰民命在須臾待
 報何及吾當任其咎民賴全活殆四十餘萬
 與其使小民強借不若以官券往貸然亦
 非救荒良法特一念惻惻之意可無忝司

耳

卷四十一

手

牧津卷之四十一終

牧津卷之四十二目

詰盜

張敬二見

尹賞

王敬則

韓褒

司馬悅

彭城王高澄

符融

蘇無名

刁雙

楊津

張鷟

張壽

柳慶

王瓌

牧津

卷四十二

二

韓琦六見

昆補之

會鞏三見

范純粹

高昉

蒲宗孟

尹伊

李常

許宗裔

劉皓

陳襄

胡長儒

歐陽穎

任伯雨

孫德淵

楊告

張繪

金武都

陳文偉

錢藻

黃環

王恕

萬觀

戴金

王愷

李渭

牧津

卷四十二

二

牧津卷之四十二 詰盜

明山陰祁承燦輯

張敞

張敞為膠東相，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欵然。國中遂平，遷守京兆尹。京兆自廣漢誅後，比更守尹。

牧津

卷四十二

二

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偷盜尤多，百質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囚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贖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裙吏坐閭里，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

繇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故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跡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故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負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

後漢書

卷之五

二

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以盜治盜此古今第一法○政惟頗雜儒雅便能動引古今以定大議治理故嘗以經術勝

尹賞

尹賞以都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栗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頻陽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時北地大豪治商等報怨殺

後漢書

卷之五

五

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適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掠行者死傷橫道抱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召部曹掾史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五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行持刀兵者悉記籍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賞其罪諒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各歸其處不敢闖長安江湖中多

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歿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効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辨名

後漢書

卷四十一

四

尹賞所爲雖曰殘刻然除暴絕奸明目張

膽直截易曉與他酷吏鍛鍊周內者不同
○自令而守兩以殘賊免而賞之沾沾自喜者在此朝廷榮辱進退之權果不能奪人之性生

王敬則

王敬則爲暨陽時有一部劫逃入山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敬則乃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設酒會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

神十牛今不可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後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殺降近虐而除盜有不嫌於過嚴至今舉舊偷以自代此緝盜第一法

韓褒

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而陽不知之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

後漢書

卷四十一

五

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日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繇是群盜屏息

此亦以盜詰盜然而教化行於其間矣

司馬悅

司馬悅為豫州刺史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或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悅疑其不實引毛奴兄靈之謂曰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者曰此門所作賣與隣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款服靈之又於及祖身上認得毛奴

牧津

所衣皂襦遂釋爨

既能得盜亦已平寃

彭城王高浹

高浹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浹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毛浹乃詐為上符市皮倍酬價值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定州有

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浹乃令人客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

此公詰盜多用小術然終不失為能吏

符融

符融為冀州牧有老姥於路遭劫喊賊路人為逐擒之賊反誣路人時已昏黑莫知其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呵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賊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賊也何誣人乎賊遂服罪蓋以賊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賊也

偶爾徵盜則然然善走而被擒者何可以

一律論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值黃金百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盡為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

死尉謂吏卒曰吏卒游徼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衛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曰得盜物者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吾歷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盜至前無得脫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請爲解厄耳尉白長史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綾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既徹奠卽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

卷中十一

九

九

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卽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甚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悅賜金帛加秩二等

卷中十一

九

九

實能辨盜於蚤卽其請對數言胷中已自了了此君才智直是過人

刁雙

刁雙除西兗州刺史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卽隨使歸罪雙舍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

服盜之心得盜之用

楊津

楊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並緝俱獲自是合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濁貨者未嘗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

張鷟

只是應用得捷○如此明察人而御屬吏乃不以刻而以厚

張鷟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假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為術巧而為法便

張壽

張壽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勅十日

內須獲賊壽至行劫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以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推逐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贓並獲

此法亦無甚奇但賊智不出其所料耳

柳慶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師年出常自執鎗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郡

柳慶

縣謂主人所竊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鎗恒置何處對曰自帶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覓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一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

告牒下，因此盡獲餘黨。

察饗金之沙門易作匿名書鉤奴自告難於此乃見巧心。

王璩

王璩為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囊中得故紙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引為賊所掠者，賊即引伏。

有據即不能自隱。

韓琦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十一

韓魏公琦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滿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眾，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以為法。

通此一路亦可鼓舞人。○此法今亦可通行。

晁補之

晁補之知齊州，方於為政，有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名，一日宴客，召賊曹授以方略，酒行

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為撤警。

妙在聲色不動。

曾鞏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為本，屬民為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自是外戶不閉。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十一

若盜賊者人人飲食冠裳之日亦不給，惟偶得渠魁以鼓弄群偷乃為得之。

范純粹

范純粹尹洛，賈者有金數十兩為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莫伏，粹令吏搜檢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即時押下，吏莫能曉，粹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齎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粹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

中者即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

亦幸得此一匙耳不然賈物何從得出

高防

左丞高防守蔡州日部民王又為賊所劫捕得其黨伍人繫獄窮理贓仗以具錄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刑防疑其不實取贓閱之因召王又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耶又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捶楚

教津 詰盜

卷中十一

古

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詰闕訟防之功誦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為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遣之

辨盜證贓自應爾爾其不可及處在不以

已之得情形人之失

蒲宗孟

蒲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為戲樂恭敏獲其黨

先剔去足筋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濼縣

官有用長梯窺蒲葦間者宗孟下令禁毋得乘

小舟出入濼中賊既絕食遂散去凡獲盜即日

輦金至中行賞以故人用力斬捕略盡

信賞必罰為政之經於捐軀追捕之事尤

在激勸

尹伊

尹伊為司法參軍時金城坊人家有故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

教津 詰盜

卷中十一

古

市諸胡盡禁推問伊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

一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

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

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

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聞義伏善輸

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

非伊之能察盜亦以纂不解事自合聽人

掄擲

李常

李常知齊州素多盜常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
黠盜察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
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縣富家為之囊使
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
則免矣常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
發屋破柱拔其根株盜賊遂清

真是窮盜之源

許宗裔

許宗裔典劍州有於燈下識認劫賊曉告吏捕

律

卷

七

之所收贓惟縲絲紬卷不禁拷掠遂誣服送州
囚言其物是家有與失主互爭即命取兩家縲
絲車又問紬卷各用何物為胎心一云杏核一
云丸子即開示之見杏核仍以絲繩安於車船
量其大小亦是曰家物被劫者受妄認之過巡
捕吏伏拷決之辜其枉獲雪

辨盜惟在辨贓

劉皓

劉皓初為趙州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劫盜獄

吏令盜偽通買物者十餘人以狀稟乞追譴意
欲乘時規利皓伴為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
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
命屏鞠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
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
實告命盡釋之富行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
欺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
爾乃敢爾宜屏縮以候來者

凡訊盜須即在擒獲時審定略轉盼則誣

律

卷

七

攀四出若供吐同盜而面目不認者又其

常也

陳襄

陳襄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
持為常襄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
不得發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
柱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
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
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

出獨一人手無所汗扣之乃為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持小術以辨盜可一不可再

胡長儒

胡長儒為寧海主簿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為過客患長儒偽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騎卒十人躡其後巖中人突出邀之長儒方遜辭以謝騎卒俄集皆成擒窮其黨置於法

歐陽穎

以身詰盜更是捷法

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劾之即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

賊或在內原非怪事然穎能察此必悉知

一家之情境乃得

任伯雨

任伯雨知開封府雍丘縣縣枕汴流漕運上下

盜竊擾人無虛夕未有獲者伯雨知其故迺下令網運不得宿境內不從者斷其纜趨京師者督護以出境自是外戶不閉

運卒為惡今昔皆然但不得宿境內則勢必令晝夜不停而後可若止令之出境則隣邑亦受其害故必須有一處法乃佳

孫德淵

孫德淵以進士調涑水丞察廉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又自刺其足面曰秋桑

剛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自刺也盜遂引服

刺盜而盜反訴生安有此法

楊告

楊告為豐城主簿邑有賊人投尸於江人畏不敢言告親往擒之有言賊黨欲報怨者告不為動既而果乘夜欲刺告告又捕得之境內肅然除暴須有此定力

楊繪

楊繪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踪跡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證具服人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

妙在踪跡出入

金武都

金武都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廉得姓名榜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

難在廉得姓名此法今亦可用

陳文偉

卷中十一

主

陳文偉為山東安丘令流賊百餘人掠庫偉勅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勅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為首者彈發左目中之又再彈右目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偉曰好為吾送庫金還羣賊唯命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偉曰吾何有衆賊奴各杖三十遣之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御史

竟以縱寇論劾免官罷歸

其人亦慷慨可喜然劫盜罪自應死杖而遣之無此紀法御史之劾為是

錢藻

錢藻知廣信有商人被殺浮於河其子求屍得之疑瀕河人殺之也訟於鉛山縣逮係數十人備極拷掠卒無狀縣以白府錢心知其冤乃為盡釋一行人商子泣曰賊可縱耶錢曰此輩非賊也方為汝捕真賊耳密問汝父何商曰布何地曰某地錢密逮其地布行諸牙僧及諸任僦舟者詢其詳商以某日買布若干僦某甲舟某日發矣錢知賊繇舟人逮之榜訊數百不肯承

錢密遣官往搜其家亦無得詢諸比隣鄰人云

卷中十一

主

前某夜多吠屨往來剝喙但不知其故耳即有布當不以入家乃遍搜之山谷林野間時方刈獲野多聚稗獨一處最高大發之皆布也舟人乃服罪

凡詰盜最不可拘成案亦最不可着成心

惟虛衷密察得之者十九

黃瓌

黃瓌守化州賊胡公威擾害地方瓌乃募民驍勇者伺其所經之處而陰撲之。繇是賊黨畏懼聽招民獲安息。

陰伺而撲於所經之處以此禦小盜則可

王端毅公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誣隣人為盜恕閱其賊有二裙一寬而長

牧津 詰盜

太卷四十二

三

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

辨盜只有審賊一法

萬觀

萬觀知嚴州七里礮漁舟數百艘晝漁夜竊行旅患之觀令十艘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繇是無復有警

今江湖舟楫叢雜之處宜用編甲之法

戴金

戴金解褐授蘇州府推官會庫亡折糧銀若干兩長吏日考掠守庫者竟無驗金乃遍召諸糧役於庭陰以一牌用濃硃塗之。寘後堂暗室中詰之曰而輩以糧役役於官乃茲糧金亡欲避咎弗獲也余有牌在後堂甚神能辨盜盜手摩之。騞然有鳴聲眾如指諸摩出視其手皆硃中一人獨不硃立詰之遂首服還所盜金而守庫者具得釋其訊獄神明奇中若此

牧津 詰盜

太卷四十三

三

庫金之亡大較已有端倪借牌以神其說不然手之硃不硃亦未便可以斷人

王愷

王愷為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陳謀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荳者和少熟荳其中夜過寺門復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荳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群盜屏跡

似於用術然詰盜政不妨術也

李渭

李渭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崔苻之警未殄。渭集諸寮屬論之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盜張本。儻多欲則身為谿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填之。百姓安得不盜？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敢忘自責聞者悚息。

真是千古弭盜根本。

牧津

卷四十二

五

牧津卷之四十二 終

牧津卷之四十三目

儒治上

宓子賤

子路

子游

子貢

倪寬

范甯

劉梁

韓愈

陽城

周惇頤

謝良佐

張載

陳襄

李之才

牧津儒治上

卷四十三

一

游酢

馬伸

張栻

宓子賤

宓子賤為單父，辭於夫子。夫子曰：母迎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

微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今二史書方責，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

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曰：宓子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三史家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遂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

微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遠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乃莞然曰：今茲無麥，明

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彊。喪之不加竭。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

牧津 儒治上

卷中三

三

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所治大則庶幾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三年。孔子使巫馬期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

馬期問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鱒。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鯁。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嚴形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受命於師。請命於友。而尤必假便宜於君。聽五年而報政。不齊之爲單父。何兢兢也。

牧津 儒治上

卷中三

四

○古稱師臣者。帝又曰。知人維艱。知子賤父事。兄事及稟度而師者。不易言。則知鳴琴而理者。不易言矣。

子路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躋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

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後爲蒲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寡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

教津儒治

卷三

五

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

課政者觀其淺采風者得其深豈問簿書哉夫子謂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而治蒲三善絕不在才局間論作用則撫字之實

意端可知矣

子游

子游宰武城以禮樂爲教明人倫之序定上下之分風聲物采話語動履一一不妄故民無逸志邪心絃歌之聲不絕邑有澹臺滅明者貴之不喜賤之怒廉於行已子游與之

上作而下效言公之化真是身先

子貢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

教津儒治

卷三

六

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是謂之伐緩今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在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

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以是道行之信陽信陽大治

蒞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然世謂廉者多苛刻不知廉者不忍取民之有而安忍刻待乎民若藉不敢取民之有以立名即其廉已非矣安能無刻故至仁者必廉而名廉者未必仁

倪寬

倪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七

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以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為人溫良廉知自將善屬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郤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

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以寬為奏讞掾舉侍御史見上語

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治民勸農理訟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八

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倪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擇用仁厚不求名聲洵非俗吏不審何以

驚張湯而動武帝

范甯

范甯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方競尚浮虛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

禁糾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救之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敬未有如寧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多獻替被讒疎隔求補豫章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寧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言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嶮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

張津 儒治上

九

已又言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壘墳楨皆以成行雖非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初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寧在郡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克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

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疑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

范武子始終以興學校養生徒文學飾吏治爲已任者其所論政貴平靜切切乎時政之非真不愧儒者作用○置學臺課弟子正良二千石事而竟以此抵罪何耶豈其著論崇儒抑俗之時所見忤於世者深乎

劉崇

張津 儒治上

十

劉梁少孤貧桓帝時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鎖隸風移畏壘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起期會理文墨豈本志哉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

聚徒勸誡執經試策此政非難而實能興起儒化爲難若課業雖勤而士習日故吾何以觀之哉

韓愈

韓愈德宗時爲山陽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累遷刑部侍郎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爲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鱷魚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始潮人未知學愈命進士趙德爲之師文風遂振復徙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十一

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及長慶中遷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退之作原道君子猶以爲未徹其本原然馴鱷魚之暴則至誠之動物矣振文教革沒隸至使六軍不敢犯法儒貴實用文公之爲文也夫何疑

陽城

陽城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

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鶩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責州當上考功策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十一

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月城不敢歸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案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遁去

陽城爲諫官至八年不言人已莫窺其際而出爲刺史不以左遷係念一至輒有實惠於地方此君胸次更令人莫能窺其際○催科亦撫字中一事若一味寬恤究竟國課終不可缺必至勢迫而立法嚴則積

猾之里胥得利而良民反受其害故實能為國家作催科中之撫字乃真愛民之吏陽道州治民如治家此意可師府復遣官其人乃至載妻子中道遁此其賢不減于城惜史不著其姓名

周元公惇頤

周茂叔惇頤慶曆間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牧津儒治上

卷四十三

十三

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惇頤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不死遷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獨以抵罪為擾實以行汗善政為恥其為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民亦不肯從轉通判虔州前在合陽或謂之趙抃抃臨之甚

威惇頤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亦來為守熟試惇頤所為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惇頤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涯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得罪者自以為不冤時虞部郎中杜諤知瑞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為杜萬石惇頤惡其奪民之利因為起請凡任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著為令云後分司南京力

牧津儒治上

卷四十三

十四

不能返故鄉愛廬阜之勝築室其上名曰濂溪因定居焉

元公真儒也而意在洗冤澤物儒者之作用舍萬物一體之外無真政事矣惟是以清獻公之賢而不免有威臨茂叔之事上下之交可易言哉

謝良佐

謝良佐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問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

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佐嘗言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人作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手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上蔡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五

後乃省悟，程顥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盡，方有向進。顥爲點頭，後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上蔡謂去一矜字難，乃爲政而寬嚴在手，圭角盡融，無往非泰而不驕矣。

張載

張橫渠先生載，嘉祐初，爲丹州雲巖縣令，其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

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呂晦叔薦載於朝，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嘗謂仁政必自經界始，欲買田一方，畫爲數井，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五

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歲歉，家人惡米不鑿，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子厚作令，惟敦本善俗是先，而使鄉長宣諭上意，又遇民輒問所論之事，最可爲司牧者法。○謂仁政必自經界始，而顯然有欲井田一方之意，自然與時勢相左，所以較明道先生之作用，覺淺一籌。

陳襄

陳襄倡道海濱，人稱為述古先生者也。仁宗朝，王建之蒲城簿，會邑令闕，獨當縣事。邑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為常。襄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猾縮首喪氣，遷仙居令。地僻隱，民不知教，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篇，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牧津儒治止卷四十三去。爾有子弟，亟造就學，耆老翁然從之。每遇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有興建必為民利，皆樂助焉。徙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為郡，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子弟于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感志，何名知已，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奇之，遷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師生，襄為拓之，其規模遂為諸郡庠序之冠。襄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毘陵學者盛於二州，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入江，為蘇常數邑民田害。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北流，民害立除。早且有澆，歲多豐穰，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襄淡于宴樂，故有餘足以周民困。

牧津儒治止卷四十三

述古為政，首崇教化，不以譏言沮，而且終見信於鄭公，蓋自信於心，而亦能使人信之者。近世之學，尤在能使人信為實學，若聽斷措置之善，特其餘耳。○導水入江，是三吳第一惠澤，余嘗令茂苑，茂苑六倉，半屬水窟，每區相度地勢，築為長堤，以禦驟水，蘇皆澤國，無處求土，若就水中以蓮條芻藁為牆，栽柳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蓮條中。

候乾則以水車去兩牆之間舊水墻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永無淹沒之患此三吳百世之利也會以遷去不果行此念至今耿耿因聊附識於此

李之才

李之才少師河南穆修修性寡合雖之才亦頻在呵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主簿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九

權共城令時康節居母服築室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之才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乎曰未也願受教于是康節始傳其學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欄坐必拜先示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終焉之才器大難乎識者久之謫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

守延安郡僚多送出境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及雍謫安陸之才泐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晚

之才器大觀其誨康節數言自見胸中所負至於不以出疆遠送所不相知之人此意更見識力

游酢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十

游酢應程明道先生扶溝之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謫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縣范純仁判官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僉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程門高第酢爲首稱

定夫之學以篤信入似一執見之士乃更數郡而處之裕如學問固不可以才局論也

馬伸

馬伸初受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其故伸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伸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示玩好飾美女凡可以盡誘者收津儒治上卷四十三主計百出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伸盡逐之嚴察吏不容纖介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怪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王名曰馬縣丞也孫嘆息不已抵郡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伸嘗以此語人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行直道無用求於人也尋遷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伸拒之曰民

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伸曰伸為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先須効爾事乃可行民間伸被効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伸勇於為義而韞藉深厚每日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僅一擔圖書半之

夫丞簿倅貳要津所篋視也任此者輒碌碌如輟駒不自振乃有宋大儒則多為之

張杖

矣周程百世師其筮仕亦滯外僚即簿倅時見宰天下之規模焉時中蓋一丞耳而剗盡拯危豁如也當其時獨無梗之者耶嗚呼士先志志在行道古之人固不羞小官矣

張敬夫杖淳熙中除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夏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讐殺間入塞侵掠而州兵皆脆弱慵惰邕管斗入羣蠻中

最為重地，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為藩蔽。棧知其弊，至則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之法。論溪洞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獎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棧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千四人，時湖北尤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棧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牧津儒治上。本卷四十五。

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北邊，分屯諸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棧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每案親兵，必令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諭以農隙習武事，候不時案驗，加賞罰，士咸感奮，並准奸民出塞為盜者，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棧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

盜中。棧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其見戶，熟田與之。棧劾大辨詐，諛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以不職求去。敬夫之學，以高明簡徑稱，而遇事乃動中事機如此，然較之周程諸先生，不無少露風裁耳。

牧津儒治上。本卷四十五。

牧津卷之四十四目

儒治下

朱晦菴先生

陸九淵

楊簡

黃榘

真德秀

魏了翁

李方子

劉清之

胡朝穎

方克勤

王陽明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一

牧津卷之四十四

儒治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朱晦菴先生

朱仲晦先生熹紹興中主泉州同安簿蒞政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士選邑秀民充子弟員訪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究修已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為僧道者孝宗即位除知南康軍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痛懲奸豪之侵擾細民者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一

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先是熹所居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常帥鄉人置義倉以賑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奏行之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賣

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無所屬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歷其境至自有引去者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置悉如南康而用心尤苦熹知台州時唐仲友已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熹按得其實奏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乃下紹興府鞠之獄具囚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陳賈首論其僞學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後知漳州奏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二

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劉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差知潭州會洞僚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

學者畢至嘗答范伯崇有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處細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衛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其少過矣

真懇爲民勵精居職以國事爲身圖者吾於先生見之○奉公畏義恒人所知但得失之念終不能不往來胸臆所以持已御民時有過中失正之弊觀晦翁答范伯崇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三

書宛然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之心法此晦翁之自述生平從政者佩之爲座右銘可矣

陸子靜九淵

陸子靜九淵淳熙中差知荆門軍有縣丞問何時赴任九淵曰朝廷命速之任單騎卽行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意九淵遽云如此則荆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若單騎却是有所畏忌也吏以故劄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

接賓受詞分日。九淵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辯爭利害於前。九淵唯默聽，候是非既明，乃從容贊嘆，以養其狗公之意。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受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內官吏貪廉，民俗習尚，忠良材賦，與猾吏暴強，九淵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爲立限，皆如期而至，輕罪則曉令解釋，其有涉人倫者，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牧津。儒治下卷四十四 四

掠者，卽其人也。乃知追治吏人大驚，郡人爲以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覆，盜賊得匿藏。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者，鄰伍捕獲，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荆門素無城，九淵以郡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何以築城而工畢。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恥，吏惟好衣閒觀，至是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事威。荆門兩縣置壘，歲困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門吏取賄多，藏覆商苦重費，大半繇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卽日揭示，俾徑至務，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

捕之。九淵訊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歲收增倍。湖北諸郡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九淵病之，乃信捕獲之賞，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備，直不使饑寒，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九淵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令得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六

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數目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世儒耻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取乎。九淵家居時，鄉人苦旱，羣禱莫應。請九淵除壇山巔，大雨隨至。荆門亦旱，九淵每有祈，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踰年，管箠不施，至於無訟。

化導與整齊並用，若子靜之仕，不虛真儒。

至謂簿書數目之間，奸貪寢食出沒之處，吾輩尤當悉心，更不虛真儒矣。○趙廣漢以鉤距發奸，人驚如神。先生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老者之訴，盜者之脫，一一如照。先生豈有異術乎？蓋其平日接受無早暮，下情盡達處，先已握其機矣。○先生每言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是箇閒閒散散，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真可謂當官應事之法。雖然此法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七

可易至哉。

楊簡

楊慈湖先生簡，乾道中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閒冷簡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贊數千。初富陽民不知學簡，至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不利爲士。簡惻然，即日白宰，請學講習，文風遂振。爲紹興府司理，犴狴必躬臨，端嘿以聽，使自吐露。猾吏僅行文案，莫敢繹越。府吏觸怒帥

送獄○勸之○簡曰○無罪○令勘平日○簡曰○吏過○詎能
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
帥大怒○簡歎曰○是尚可為乎○歸取告身納之○爭
愈力○知不可屈○遂已○每謂白事上司○必從容陳
述○有不合○即追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
碍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改知樂平縣○學宮逼陋
簡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
國家設學校○欲教養真賢○使進於科目○非具文
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九

賦論策耳○善為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也
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楊石二少
年囂健○虛喝官府○異時長吏利為鷹犬○挾借聲
焰○莫可誰何○簡灼見姦狀○寘獄中○因論利害○咸
感悟○願自贖○繇是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
不拾遺○召為國子博士○二人率眾相隨出境外
呼曰○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及出知溫州○首訪
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
首行鄉約○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

惡○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簡架大鑼○敲門公
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之○每受詞○採訪
縣官賢否○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有私讎者○五百
為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
之○巡尉儼跳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
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人○拒捕相殺傷
變在頃刻○萬一召亂○貽朝廷憂○且兵之節制在
郡將○遣節度○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
庭下○召劊手兩行來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九

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因奏罷分司○時有訟
售產於寓官○而負其直○同訴者十八人○即命吏
籌計官帑○人給之○袖眾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
必無是○是在幹者○寓官為動○不得已吐實○簡曰
幸出幹者屬吏○寓官靳之○竟追斷償所負○勢家
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謹誦名楊公河簡
在郡廉檢自將奉養菲薄○嘗曰○吾敢以赤子膏
血自肥乎○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簡
往謁○特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間○簡去十餘歲○邦

人去思未艾。謂當時真有三代遺風。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蹙。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斲斗升粟而迎殺之。斲脫死。乃速得死。豈綏四方之道。乃設法安插。

慈湖之學。人以其高曠而不可及。乃蒞職所至。懃懇周密。若此。臨淮之射。深切軫惻。萬物一體之念。皆於蹙然聞見之矣。

後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十

黃幹

黃幹初補將仕郎。監台州酒務。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分十二料。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

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幹日以五鼓坐於堂。使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及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挈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

後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十

真德秀

以夢決獄。涉於靈異。思之不得。鬼神通之。驗矣。分料計工。先自舉築。繼以委人。工役無所容其虛冒。儒者之政。其利國利民也。如此。

真文忠公德秀初仕判南劍州嘉定中累進禮部郎初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薛拯每誦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以此撼德秀秀上章自明朝廷乃悟遷知泉州前此番舶畏苛

牧津

備治下

卷四十四

三

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三十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改知潭州首以四事勵僚屬仍為民去十害理宗時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有勸畜養精神者德秀曰郡敵無力惠

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耳海寇縱橫次第擒殄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秀士再守長沙嘗集十二邑宰湘江議事以詩勗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汝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長沙人至今祀之

牧津

備治下

卷四十四

三

一意恤民是賢太守事然郡事有可自繇者如政平訟理是也有不可自繇者如預借之類是也預借之害甚於加賦禁之誠是但郡計赤立之時何以措手

魏了翁

魏了翁開禧中差知漢州漢號為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為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嚴戶婚交許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改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耆考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為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復墓

願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風俗一變及遷轉運判官職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遷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脩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其先見理宗卽位史彌遠惡了翁不附已會有詆其欺世盜名者謫居靖州築鶴山書院以待來學者民有爭訟惟閉戶自咎蠻夷化之爲立祠後起擢潼州路安撫使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古

知瀘州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日弛城郭頽塌了翁乃葺樓櫓增置器械申嚴軍伍之律興學校矧復社倉義塚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

鶴山先生所至首先武備增埤浚隄如朝

不及夕亦所處之時應然可見真儒之治

定非迂遠

李方子

李方子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

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史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語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五

通書便嫌於求今之求者異乎方子

劉清之

劉清之初授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賦平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稔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覈實蠲除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乃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所全活甚衆後除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尤謹奉大洪

山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或則火葬之。清之皆力爲禁。先是郡飾厨傳，以專常平刑獄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嘆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貨賄爲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於民足矣。清之自常祿外，悉歸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俸，上供送使俱莫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論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邦人家有其書，訟庭日清。

牧書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七

子澄自謂生平學問無慮可澄，似於透脫見地人，而吏治無不周詳，曲當其分，賑其經用，皆實實匡濟之才。

胡朝穎

胡朝穎歷武昌令，通判嘉興，時宰相鄭清之家奴暴橫，朝穎執置諸法，移書謝云：以天子之命官，撻宰相之奴僕，罪當避位。清之得書以聞，帝喜曰：得一佳士矣！除守岳州，兼河北提刑，至官謂其地爲東南上游，非諸生坐嘯之地，乃精士

類厚公蓄嘗以道學不明，詞章隘陋爲歎，慨然自信其獨見而躬行之。諸生及門者皆超然拔於流俗之表。

懲一豪奴，何必避位，然反以此見知於人，主則存乎所遇矣。

方克勤

方克勤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却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爲書

牧書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七

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卽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閒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並緣爲奸。歲暮轉戎衣於燕，時

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
僵死於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
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
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
輿援挾貴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
民不得田克勤憤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
密聞之中書即日詔罷役民驩呼而散鄰境蝗
卽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
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大

器服威飾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
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郡故
以葦困時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
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
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輻輳於前
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
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勤民夫五
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於天天
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九

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
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
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爲
也府庭不陳杻械縣韋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
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
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
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
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
請以身贖父罪不報

方公始終以天子愛養元元之意，加惠一郡，勤勤懇懇，如治家然，風俗爲急，德化爲本，公雖不言儒，而國朝之儒治，定無踰此。

王陽明

王陽明先生守仁，起知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鄉里貧富，姦良之實，而低昂之，猴牒盈庭，不卽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繇是國

牧津

儒治下

卷中十四

手

圖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逐風，以血禳火，而火卽滅，因使城中開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徵，杜神會之借辨，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化民善俗，自是真儒分內事，惟是平定逆藩之功，大都得於吉郡賢豪之助，然此諸賢皆七月廬陵令時所識拔而聯屬之者，卽此一種法眼，那可易得。

牧津四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祁承燦撰，承燦字爾光，山陰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叅政。其書採輯歷代循吏事實，分類編次，首列緝槩一卷，分爲五目，一攷名，二稽制，三述意，四論世，五辨類。以下凡四十四卷，分經濟消弭、匡定節義、當機惠愛、化導勤節、集事政才、政術真誠、清德砥躬、風力守正、嚴肅敦厚、忠信明決、得情察奸、矜慎平恕、執持識見、崇體任人、治賦救荒、詰盜儒治三十二類，每類前各有小序，徵采既廣，不無煩碎叢雜之病。